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七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3輯，雜史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1956-8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日本—歷史—雜史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99077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946　字數:18920 千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1956-8/K
定價:23800.00 圓(全二十八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三輯目錄

第一册目録（總第62册）

雜史

佛教

第二册目録（總第63册）

第三册目録（總第64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65册）、

第五冊目録（總第66冊）

第六冊目録（總第67冊）

第七册目録（總第68册）

神道

第八册目録（總第69册）

雑紀

第九册目録（總第70册）

第十册目録（總第71册）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72册）

第十二册目録（總第73册）

第十三册目録（總第74册）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75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76册）

第十六冊目録（總第77冊）

第十七冊目録（總第78冊）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79册）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80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81册）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82册）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83册）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84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85册）

外史

第七册目錄（總第68册）

圓仁著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東京東洋文庫影印鈔本

據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

東京東洋文庫影印鈔本影印

入唐求法巡礼行記卷第一

承和五年六月十三日午時第一第四兩舶諸使
駕舶緣無順風停宿三箇日十七日夜半得嵐風
上帆搖艣行巳時到志賀島東海為無信風五
箇日停宿矣 廿二日卯時得良風進發更不覓
澳投夜暗行 廿三日巳時到有救島東北風吹征
當帆到比至酉時上帆渡海東北風吹入夜暗行
兩舶火信相通 廿四日望見第四舶在前去與第
一舶相去卅里許遙西方去大使始畫觀音菩
薩請益留學法師等相共讀經誓祈亦行火信
相通其貌如星至曉不見雖有良風昊而无
漂遷之勢大竹蘆根烏賊貝等隨瀾而流下鈎
取看或生或枯海色淺綠人咸謂近陸地矣申
時大魚隨水遊行 廿七日午鐵為波所衝表脫落

夜信宿不去此時西飛二三丈更還居如斯數度
海色白綠為更令人登桅子見山島悉猶不見
廿八日早朝鷺鳥指西北雙飛風猶不變側帆
指坤巳時至白水其色如黃泥人眾咸云若是揚
州大江流水令人登桅子見中ゝ從戌亥會直流
南方其寬廿餘里望見前路水還淺綠暫行
不久終到泥水中大使深怪海色還為淺綠新羅
譯語金正南中ゝ聞導揚州掘港難過今既逾
白水疑逾掘港歟未時海水亦白人咸驚怪令
人ゝ桅今
見陸島猶稱不見風吹不變海淺波高衝鳴
如雷以繩結鐵沈之僅至五丈文經少時下鐵試
海淺深唯五尋使不擺或ゝ將下石停明日待
征或以須幸下帆馳艇知前途淺深方漸進路
停留之說事似不當論定之際潮逆流成

東風切扇濤波高猛船舶卒然趍昇海渚乍
驚落帆柂角摧折兩度東西之波互衝傾船
柂葉著海底船艫將破仍截桅弃柂船即隨
濤漂蕩東波來船西傾西波來東側洗流船
上不可勝計船上一衆憑歸佛神莫不誓祈
人々失謀使頭以下至于水手裸身緊逼褌船
將中絶遷走艫舳各覓全處結構之會由瀾
衝咸皆差脱左右欄端結繩搦檣競求活途
淦水汎滿船即沈居沙土官私雜物隨淦浮流
廿九日曉潮涸淦亦隨竭令人見底々悉破裂
沙埋㮽棙衆人設謀今船已裂若再逢潮生
恐檣摧散吹倒桅子截落左右艫棚於船
四方建棹結纜搦棙亥時望見西方遙有火
光人々對之莫不忻悦通夜瞻望山嶋不見唯

看火光二日早朝潮生進去數百町許西方見
嶋其貌如兩船雙居須臾更進去即知陸地流矸
未申過酉潮涸狀猶流五十餘町船流居泥不
前不却爰潮水強遄掘决船邊之泥々即
逼沸船卒傾覆殆將埋沈人々驚怕競依船
側各々帶禪衣々結繩堅居待死不久々頃船
覆左々人隨右遷隨覆遷處稍逮數度又
船底第二布材折離流去人々銷神泣淚發願
當戌亥遙見物隨濤浮流人々咸曰若是
迎船歟論々之間逆風迎來洛知是船已見小
倉船一艘乘人先日所遣射手壬生開山大宅
年人趍至船前爰錄事以下共問大使所着之處
答云未知所着之處仍聞驚悲涕淚難耐即
就其船遷國信物錄事一人知乘船事二人學

同信回載卅已下廿七人同遷留之指陸發去午
時到江口未時到揚州海陵縣白湖鎮桑田鄉東
梁豐村日本國承和五年七月二日即大唐開成三
年七月二日雖年號殊而月日共同留學僧等到守
捉軍中季賓宅停宿聞大使以六月廿二日未時離
船以後漂流之間風濤強切船將沈損觸
物口誦觀音妙見意求活路猛風時止子時流著
大江口南蘆原之邊七月一日晚潮落不得進行
令人登桅頭看山聞南方遙有三山未識其名鄉
里幽遠无人告談若待潮生恐時久日晚不謀捶
瀉船上之物以縋懸船中海邊人數甚少不
得搖動判官以下取艇到之未時從艇從海邊
行衛見江口邊到大江口逆潮遂流不可進行其
江稍淺下水手等淺艇三行見人指浮僅逆貢

蘆人所問國鄉答云此是大唐揚州海陵縣淮
南鎮大江口即云其高人兩人上船向淮南鎮請水
路至到半途彼兩人來云鎮家更指江口却歸白
晚於江口宿二日晚彼二人歸來送州有塩官即
差判官長岑宿祢高名唯錄事高丘宿祢百
與令向鎮家但送文牒即塩官判官元行存家
小船來慰問使者率國風大使贈土物之所向
淮南鎮去從江口北行十五里許既到鎮家鎮
軍亦中之更有使向於掘港庭即將餘等兩人
歸于江口暮到江口判官元行存在水路邊中之
令日已晚夜頭停宿隨會留座暮問練深盃加
引前之人三日丑時潮生江路之船引前而赴掘
港庭巳時到白潮口逆流極遙大唐人三人并
本國水手等曳船截流到岸結纜暫待潮生

於村同第四船源兆海午時儀斜海陸縣監白湖
鎮管内守捉軍中村家先於海中相別録事
山代武吾小廿餘人迎出互得相見喜悦玆係
流瀍中情実千辰倶居村同庭小船未遑國信
物并洗曝混損官料料物雜経數日来有州縣
慰苦人人各覓便宿争者不少請吾諸所當
字信一夜停宿從東梁豊村去十八里有近海
村村東有寺名國清寺大使未爲總源営於本人
從九日巳時海陸鎮大使劉勉来慰問使未贈
酒餅自設音樂相從官儀観者八人其劉
勉眷寺郡服富村押官之同昔寺衣此條事
早到帰縣家十二日從東梁豊村取水路渾流
身物皆寺裏畢同日午時為俱便発船之事
大宅年旅肘子大宅宮総未從水路今向縣家

中時吾會留字信未往東豊村来到此間十言
大勢来時吾會白雨源者以来攻焉其多且不如
撓入贅役人争者元在中時留字信来同庄書
基吾兩十四日辰時為縣州迎船不来大使一人
判官二人録事一人知家船事一人史生一人射手
水手小舟廿人從水路向縣家未登時開元寺信
元星来業言過情頗識文章問知国風為贈土
物彼信贈桃菓未返寺過有其流灣話所望
暮際吾與混雨登問尤甚十七日午時射手大宅
宮継与押官未十餘人從如阜鎮家時廿餘草
船来即開大使昨日到鎮家中時吾知家山
録事未与射手從東梁豊村来宿往寺裏十
八日早朝上取財物運船船巳時録事以下水手
巳上從水路向州去水牛二頭以贈廿餘頭以編

三艘爲一船或編二艘爲一船以纜續々前後之
程難聞相喚甚遠稍々疾行掘溝寬二丈餘直流無
曲是即隋煬帝所掘矣雨下辛苦流行卅餘
里申時到鄭補村停宿入夜多蚊痛如針刺
極以艱辛通夜打鼓其國々風有防援人爲護
官物至夜打鼓九日寅時水牛前牽進發
晴雲无雨行時聽鷄聲始有人行林皮出粟小
雨足不已時大使牒到來案牒狀偁其浮損船
須便檢校於所由等捉司其等船水手上役數
令上向不得欽留其登時差官船所大使來丸
未逢遣泊船之處午時到臨河倉鋪竟夜進
行廿日行早到赤岸村問土人答云從此間行
百廿有如皐鎮暫行有堀掘開略堰發去進
堰有如皐院寺之官未詳所由到太維之繹

水牛更編三船以爲一番各番令水手七人令挽
船而去暫行人家更々長續繫半淺去左右共
誰家々叢家多人難淺埒半疾從空人皆々
下半之力即富一百人定比至午時水路北岸楊柳
相連未時到如皐茶店暫停船渡北岸店家
相連射手丈部貞名不從大使所來々從此行半
里西頭有鎮家大使判官不居此來向縣家大
使判官不聞虞候物來爲更向州令皆來船
又々令白州使來相報先年新羅國使与
与大唐國一處与今年朝貢使稱新羅國使而
昔踐路今大使不先來鎮家既定大唐國与新羅
異澤遠邈即縣州我一言之既爭作問新羅
壁家情未時領大使判勉書馬來泊船之處
馬子從者七八人許移校事就即去録事已下船

奏請大使向日晩不到於此停留廿一日未時大
使以下共發去水路左右富貴家相連專無
阻隘暫行未貴人家鄰聚竟是鹽家四國矣
大使相從三四里許歸向本頭從頭家而縣
二百卅里巳時發掘水牛各合一船掉遙行
絕無人家中路到延海鄉延海村停宿蚊蝱
甚多辛苦罔極半夜發行鹽官船積鹽或三
四船或四五船雙結續編不絕數十里相隨而
行乍見難記甚為大奇廿二日平明諸船繫水
牛牽去白鵝白鴨往々多有人宅相連巳時已
後或行三十里而三四家有家不定入夜暗行子
時到村未知其名諸船於此宿住廿三日卯時
發行大人等從此間去縣二十里皆行而久水
路之側有人養水鳥追集一處不令外散一處

所養數二千有餘如斯之類江曲有之矣竹林無
處不有竹長四丈許為上指北流行自而東船
日多指西行時々或北或西北辰時前途見
塔所問土人答々此是西池寺其塔是土塔有九級
七所官寺中是其一也延行不久到海陵縣東
頭縣家官人長官一人判官一人兵馬使來總
有七人來拜其無皆行到縣南江縣令等迎來
西池寺南江指前大使所官錄事以下船就港
到寺裏宿住縣司未參錄事坦請參而寄宿
在船上縣中人甚集競見而寄宿脈宣不好
廿四日辰時西池寺講起信論座主諱齊光後
三綱未迎來船上慰問遠來兩僧幷告通情
取僧未贊往歸來此至巳時大使以下出寺如縣
同共參來縣家官人等以元慰勞君章事也

相逐申時到宜陵館此是侍供往還官客之
人處係准判官藤原貞敏卒尒下痢諸船於
此館前停宿兩僧下船看病者登時歸船
聞第四舶判官不思湯水下船居白水郎宅未
奉國信物船悉破損但公私之物無異損壞
運船不得遂々廿五日寅時發去人々悉痢到
船不一准先行之船留為後來後行々人進在
前路自海陵縣去宜陵館五十里餘去州六十
五里巳時到仙宮觀五行不休未時到禪智
橋東側停留橋北頭有禪智寺延曆年中
副使忠守之事於此寺死自橋西行三里有揚
州府大使為通國政差押官等違府延來申時
發去江中充滿大舫船積蘆船小船等不可勝
計申終行東郭水門酉時到城北江停留大
使等登陸僧往來違府司請居留學僧未來船
船上入夜迴下牽去到廿六日晡時下船宿從
於江南官店兩僧等店列居廿八日看彼處分
船向重居寺半途有諍不入寺處還到官店不
久之頃開元寺僧全操等九箇僧來慰問接
卅日開元寺僧貞順慰問兼畫問此府寺名并及
所名色賂法物八月一日早朝大使到州衙見揚府
都督李相公事畢歸來為後請留學兩
僧出縣於使衙請向台州國清寺兼請被給
水手丁雄小麻呂仕死求法路往春隨從大使
宜為果海中捨厭事向開元寺看定閑院三綱老
僧卅有餘共來慰問巡禮畢歸店館三日請令
請益僧等向台州之狀使院達揚府了為畫
造妙見菩薩四王像令畫師向寺裏令有衙由

到不許外國人濫入寺家三綱不可令畫造佛像
仍使牒達相公未有報牒四日早朝有報牒大使
贈土物於李相々被相公不受還却之又於今日見
雜料無物不備香後從揚府將護問書來被
狀偁還學僧圓仁沙弥惟正惟曉水手丁雄滿
右請往台州國清寺尋師便住台州為復從台
州却來赴上都去留學僧圓載沙弥仁好伴始
滿右請往台州國清寺尋師便住台州為復從
台州却來赴上都去者即奉書々還學僧圓行々
右請往台州國清寺尋師決疑若彼州無師
更赴上都兼經過諸州
留學問僧圓載
右請往台州國清寺隨師學問若彼州全无
人法或上都覓法經過諸州訪覓者

又請使畫像之事為卜蓋々有要停公既了
須明年將發歸時奉畫仍以戌時到開
元寺大門稽擣其由七日馳書信諮開元寺三綱
兼贈土物附遞信送報札唐八日聞第四舶猶在
泥上未到海咸國信物未運之其舶處擱離既
給水始滿隨潮出潮落舶衰損況不之為浪
濤之災或法僧未登陸地頭判官營陸居
白水郎合船中人五人乘陸況大唐運船十隻
許來一日一度運國信物至縣如高山屋嶼不讓
遲運并者尤甚聞道昨日揚州指可行運船
之狀令義赴既了未詳子細九日巳時節度使
李相公牒於開元寺許令畫造佛像未時句當
日本國使王友真來官店慰問僧等早令向
台州之狀相談歸却請益法師便贈土物々少依

登時爲人王客來掌書問國清寺消息頃聞
贈花笠與刀子等十日辰時請益留學兩僧隨身
物等斤量之數定錄達使衙即聞第二舶著
海州第二舶新羅譯語朴正長書送金正
南房午時王大使來道相公奏上既了須待
勅來可發赴台州去大使更留學僧暫住揚府
請益僧不待勅符且令向台州之狀牒送相公
二三日後相公報牒偁不許且發待報符可定
進止其間令僧住寺裏者船師佐伯金成患痢
經數日十六日辰時兩僧與元宗冗敵但令來
浣暮澄句當日本國使王友真共相公使人到
官店勘錄金成隨身物十七日中時聞第四舶
判官到如皐鎮公私雜物並悉運到鎮家今
諸小船搬向揚府入夜比及世將病者金成死

已十八日早朝押衙宋來檢校此事據日本國使判
金成隨身物依數令交僧從并依法未時押衙
等句當買棺葬去廿一日檢校船之使在取所
楊復條唐等趁來即聞水手長佐伯金繼在海
陵鎮死去廿二日王大使將相公牒來案其狀偁
兩僧及從等令住開元寺者廿三日晚頭開元寺
牒將來送句當王大使廿四日辰時第四舶判官
已下乘小船來取數艘計廿艘已下落後使
進寺令檢校安店未時兩僧并從人等出官店詣
開元寺既到寺裏從東塔北越二處於第三廊中
間房住登時三綱并寺和上及監僧等赴集上
座僧志強寺主令徽都師洪道監寺方起庫
司令端慰問隨身物同運寺裏廿五日早朝有
綱維請僧到寺庫裏喫粥以至午時三論留學

常暁師老病談奉家設供相共香常暁師也若
帰館老憊遣問語莫令請巻付回説慇息牙
四船舶頭判官及告備椽損讃歎張不便妄謂
即第四船為高波所漂更登高瀬難可浮四
水手未來小船注船々未達中途潮波迴浮至
船々不知所向但射手一人入潮溺流有白水灯經
之廿六日李相公遣軍將將軍沈弁来説問宣
語相公請四字庭去廂々四字已翁講々文講去
廂暮陸沈弁君使贈来座一境請屈法師為
供寺僧衆寺庫司僧令歸問寺僧鼓部有一百
僧所少令小二兩充設供斫西堂僧已出二兩換々
討小四兩以送寺衙保従隨寺僧未共集一處許
定大一兩二分半登時詩寺家銀値須具今鼓
更旅宿取處合要設運飯者　抄令小四兩

在來法僧不得充齋呈再見生日陛從寺家誌
泉樹因謹獻伴沙金以替香積供伏願和聯從
之皆開元寺交衆僧齋飯但期在明日矣八月廿
廿日本國天台法花宗還學傳燈法師位圓仁
請住僧廿九日供寺家僧百種物集以為用足僧載
百餘當寺僧常簡奉綱維請為作齋文書在
別廿日長安千福寺僧行詳來本言述謝恩問
得長安都唐道息九月一日元果事從開元寺西
涉河有元曇威寺有老僧名文鑒春秋七十餘
維維摩經記三巻今現在寶載請具疏記多川
繋生獸天台未感此寺諸僧來集離之榛叢都
有廿八人共教寺彼文說和尚二日隨寺僧言歟
未於廊頭叙宣飯九日相公為大國使設大餘大
不出但判官已下盡起集矣廿一日聞判使不來

留住本國但判官藤原豊並与舡頭長岑高名
相公奏狀之報符來於揚府未得子細應後䒭
早晚要精薫大一郎來語州衙多少揚州節
度使領七州揚州楚州廬州壽州徐州和州也
揚州有七縣江陽縣天長縣六合縣高郵縣海
陵縣揚〻子縣也今此開元寺江陽縣管內也揚府
南北十一里東西七里周卅里從開元寺正北有揚府
從揚州北行三千里有長安都從揚府南行一
千四百五十里有台州水〻三千來里人衆語不定
今此揚州淮南道台州江南西道也揚府最
僧尼寺廿九門州內有二百軍總管七州都有
十二萬軍唐國有十道淮南道（十州）關內道（廿州）
山南道（廿州）隴右道（九州）劍南道（卅州）總計三百十
一州揚州去京二千五百里台州去京四千一百里

台州是嶺南道十六日長判官〻得相〻牒偁請
益法師可向台州之狀大使入京奏聞得報符
時即許請益僧不許赴台州者未得詳至十
九日惠照寺廣禎法師來相見語話當寺僧不
〻是法花宗〻議慈恩流廿日酒得相〻牒狀偁
日本國朝貢使數內僧圓仁等七人請往台州國
清寺尋師右奉詔朝貢使來入京僧等教赴
台州未入可允許須待本國表章到令發遣者
事由在牒文廿一日瑢寺老僧宿神玩和尚來相
看慰問廿三日揚府大郎騎馬軍二百來步軍
六百來總許騎步合千人事當本國五月五日
射的之節廿八日大使君賜昆布十把海松一叢
廿九日大使君賜砂金大十兩以充求法料相〻為
入京使於水路設牒又蒙大使宣但請益法

昨聞向台州之狀得相公牒偁大使入京之後聞
奏得勅從後台今向台州者仍更添之狀書遣
相公先了昨日得相公牒偁此事別奏上前了許
明後日令得報怙者　勅詔早令發赴者聞導
今天子爲有人計殺皇太子其事之由皇太子擬
殺父王作天子仍父王殺之云云　十月三日晩頭請
益留學兩僧注牛脂餅爲大使判官等入京作
別相語長判官々得兩僧情願之狀將到京都
聞奏早令得符者四日爲後兩僧者辭謝遣
情願之狀牒判官所其狀如別入京官人大使一
人長岑判官菅原判官高岳錄事大神錄事
大宅通事別請益生伴須賀雄眞言請益
圓行等并雜職已下卅五人官船五隻又長判官
寄付延曆年中入唐副使從記并券文及錄

十七得判官狀偁延曆年中入唐副使石川朝
臣道益明州已身亡今有勅贈四品位付此使送贈牒
披贈者須使向台州路次若到明州境即讀
牒文以火燒捨從記之文者三論留學常曉須
往廣陵館不得入京五日行從大使入京船發
赴京都後日通留下六日始寒七日有霜求九日
始令作襖暁未三丈五縫絹二丈五寸七條絹四丈
七尺五寸大衣絹四丈　總計十一丈六尺縫手功
作大衣女五條用一貫錢作七條四百文作五條
三百文總計一貫七百文今開元寺僧貞順勾當
此事十三日午時請益僧從惟曉留學僧從仁
好同時剃頭十四日砂金大二兩於市頭令交
易市頭秤定一大兩七錢々々准當大二分半
價九貫四百文更買白絹二疋價二貫文令作七條

三藏綱發心令僧貞頂句當此事應請禪門宗僧等十三人來相看長安千福寺天台宗惠雲姿門宗學人僧敬岑法崇禮實行全宗憲法寬法真惠深全古從實仲詮曇幽崇素正固元堅雲從山水從此至常下游楚泗令到此郡殊喜頂禮大奇大奇歎之甚也今欲往天台古詳便到珍重珍重哀業喜報報日本僧來者有大國今遇和尚求定知為遊法情非虛承章章若有到天台必將相見珍重珍重十九日為令惟正惟曉受戒牒報判官錄事大唐大和二年以來為諸州多有密與受戒下符諸州不許百姓剃髮為僧唯有五臺山戒壇一處洛陽終山琉璃壇一處自此二外皆悉禁斷因茲請報所由取處分廿二日平朝見彗星長一丈許長

南隅雲華寺多見寺主僧令嘉讀此星是國兆已先日昨日今夜三箇夜現見此日有相公縣無日令七箇僧七日之時念涅槃般若諸寺亦然來春年三月亦有此星極明長大天子驚怖不居殿上別在卑座衣着細布長齋放赦計今年合然依同付之在本國之日所見与寺主語冥合矣廿三日流弁來云彗星出即國家大衰及兵亂東海王鯨鯢二魚死占為大怪血流成津此兵革衆起征天下不揚州今上都前元和九年三月廿三日夜彗星出東方到其十月應宰相反王相公已上計殺宰相及大官都卅人亂殺計百人已上僧寺雖事未定為後記之入夜至曉此房見此彗星在東南隅其尾指西光極分明遠而望之光長計合有十丈已上諸人僉云此是

兵銅元先年收回回唐人今作坊正小坐具四個
當寺僧貞順之句當作坐具一條緋絹二丈
一尺長八尺四寸廣八尺四寸緣折四尺二寸兩箇坐
具之料都計四丈二尺依半切作一箇用二百卅
文總計五百文廿日齋前寒霰十一月二日買維
摩關中疏四卷價四百五十文有勅斷銅不許
天下賣買說六年一度例而有之恐天下百姓一
向作銅器無銅鑄錢所以禁斷矣十一月廿日開
元寺僧貞順私以破釜賣與商人現有十斤其
商人將鐵出去於寺門前逢巡檢人被勘捉歸
來巡檢五人來云近者相公斷鐵不令賣買何輒
賣與貞順答云未知有斷賣與即勾當并貞順
具狀請處分官中免却自知揚州管內不許
賣買鐵矣齋後相公衙前之虞候三人特來相
見某言通情相公始自月三日於當寺瑞像閣
上刻造三尺白檀尺迦佛像其瑞像飛閣於
隋煬帝代栴檀尺迦像四軀從西天飛來閣上
仍煬帝自書瑞像飛閣四字以懸楹前八日齋
前相公入寺禮來禮佛佛了便於堂前砌上喚請益
留學兩僧相見問安穩否前後左右相隨步軍
計二百來虞候之人卅有餘門頭騎馬軍八十
許並皆著紫衣更有相隨文官等總著水色
騎馬忽不得記相公看僧事畢即於寺衙喫
飯大椅上被擔而去又物持檢百餘表記寺狀
理斷十九日依啓謝相公到寺慰問兼贈小物水
精念珠兩串銀裝刀子六柄斑筆廿管螺子三
別修牒狀相同入啓函裏便付相公隨軍沈弁
大夫邊十七日巳時沈弁歸來讀相公傳語以

謝詩啓又作留取大樣子木瓶一口白瓷瓶
樣子二口及鍍珠刀筆付使還更差虞候人
贈來白絹二疋白綾三疋即作謝付迴使奉送
又大唐國今帝諱昂 即名 先祖諱純 淳 誦 評
括諱 豫 預 隆基恒湛淵虎 世民 音同者盡諱
此國諱諸字於諸書狀中總不著也是開明寺
僧宗叡注所々所示也十八日相公入來寺裏禮閣
上瑞像及檢校新作之像少時隨軍大夫沈弁
走來云相公屈和尚便共使往登閣相公及監
軍并州郎中郎官判官皆椅子上喫茶見
僧來皆起立作手立禮唱且坐即俱坐椅子
啜茶相公一人隨來郎中以下判官以上八人相
公着紫郎中及郎官三人着緋判官四人着綠
衫虞候及步騎軍并大人亦與前不異相公對僧
不遥坐問那國有寒否留學僧答云夏熱冬寒
相公道共此間一般相公問云有僧寺否答云多有
又問有多少寺答三千七百來寺又問有尼寺否答云
多有又問有道士否答云無道士相公又問那國京
城方圓多少里數答云東西十五里南北十五里又
問有坐夏否答有相公今度時有語話慰問
申情既畢相揖下閣更到觀音院檢校修法之
事十九日爲充廿四日天台大師忌日設齋以絹四
疋綾三疋送於寺家留學僧絹二疋請益僧綾
三疋絹二疋具狀送寺家畢具在別紙賣買
得六貫餘錢廿四日寺頭設齋衆僧六十有餘
幻羣法師作齋歎食儀式也衆僧共入堂
裏以第列坐有人行水施主僧等於堂前立衆
僧之中有一僧打槌更有一僧作梵々頌云々

何於此經究竟到彼岸願佛開微密廣為
衆生說音韻絕妙作梵之間有人々經梵齋
之後衆共念經者二枚許即打槌轉經畢次
有一僧唱敬禮常住三寶衆僧皆下床而立即
先梵音師作梵如來色無盡等一行文也作梵
之間綱維令請益僧等入堂行香盡衆僧數
矣行香儀式與本國一般其作齋香人也請
矣衆起立到佛左邊向南而立行香畢先歎
佛與本國咒願初嘆佛之文不殊矣歎佛之後
即披檀越先請設齋狀次讀齋歎之文讀
齋文了唱令人念牟尼佛大衆同音稱佛名
畢次即唱禮與本國道為天龍八部諸善神王
頌一般作之唱禮俱登床坐也讀齋文僧并
監寺綱維及施主之請本十余人出食堂至庫頭
香白林僧沙彌盛食堂香並於庫頭列為向
衆天台末和尚備儲供養衆僧遺香時有庫司僧
二人并備諸事唐國之風每設齋時飯食之
外别留料錢當齋將竟隨錢多少僧衆僧數
平分與僧但贈作齋文人別增錢數若於衆僧
各與卅文作齋文者與四百文並呼嚫錢計
與本國道布施一般齋後同於一處嗽口歸
房凡寺恒例若有施主擬明朝設齋供僧時
齋即暮時使人巡報明朝有齋若有人設齋
時晚際不告但當日早朝使人巡告云頭有
飯若有人到寺請轉經時亦令人遍上堂云
經其楊府中有卅餘寺若此寺設齋時屈彼
寺僧次來令得齋儭如斯輪轉隨有齋事編錄
寺名次第屈餘寺僧次是乃一寺次第取其僧

次一寺既爾餘寺亦然且取寺次取僧次隨唐
饒乏僧僧不定一寺一日設齋計合有一千僧
次此寺僧次又有化俗法師與本國唱導花數般
同也說世間無常苦空之理化導男弟子女弟
子導化俗法師也講經論律記疏等名為座主
和尚大德若衲衣收心呼為禪師亦為道者持
律偏多名律大德講為律座主餘亦准今已同

自十月來霖雨數度相公牒七箇寺各令七僧念
經乞晴七日為期及竟天晴唐國之風乞晴即
閉諸北頭乞雨即閉諸南頭相傳云乞晴閉北頭
者閉陰則陽通宜天晴也乞雨閉南頭者閉陽
則陰通宜天雨也廿六日夜人咸不眠與本國
正月庚申之夜同也廿七日冬至之節道俗各致
禮賀住俗者拜官賀冬至節見相公即道晷運

推移日南長至伏惟相公尊體萬福貴賤官品
并百姓皆相見拜賀出家者相見拜賀口敘冬
至之辭互相禮拜俗人入寺亦有此禮眾僧對外
國僧即道今日冬至節和尚萬福傳燈不絕早
歸本國長為國師云云各相禮拜畢更道嚴寒
或僧來云冬至和尚萬福學光三學早歸本鄉
常為國師云云有多種語此節總並與本國正月
一日之節同也俗家寺家各儲希膳百味總集
隨前人所樂皆有賀節之辭道俗同以三日為
期賀冬至節此寺家亦設三日供有種總集
廿八日參書九日天晴揚州有卅餘寺就中過
海來鑒真和尚本住龍興寺影像現在法進
僧都本住白塔寺善者在此白塔寺從文遂矣
惠雲法師亦是白塔寺僧也發州有開元寺龍

興寺亦是揚州龍興寺平中將安存誼百論和
向可思來相見又第一船判官　藤原朝臣貞敏
從先臥病今者殊發心畫作妙見菩薩四天
王像仍以此日令大使傔人粟田家繼到此寺
定畫佛成廿日早朝於此院殿請神宴食於畫
妙見并四天王像　十二月二日本國留後僧為令惟
正曉受戒更請相公難允請遣一行由日句不當之
冬奠〔吳〕諮問失打仍令更請從其狀如別五日齋
畫事畢八日國忌之日從捨五十貫錢於此開元
寺設齋供五百僧早朝寺衆僧集此寺列
坐東北西廂辰時相公及將軍入寺來從大門
相公將軍雙立徐入來步陣兵前後左右咸衞
州府諸司皆隨其後至講堂前塼砌下相公將
軍東西別去相公行入東幕〔幕〕裏將軍西行入

西幕下俄頃改鞋澡手出來殿前有二砌橋相
公就東橋登將軍就西橋登曲各東西來會於
堂中門就座禮佛畢即當於堂東西兩門各有
數十僧列立各擎作蓮花并碧幡有一僧打磬
唱一切恭敬〻〻禮常住三寶畢即相公將軍起立
取香器州官皆隨後取香盞分配東西各行相
公東向去持花幡僧等引前同聲作梵如來妙
色身等二行頌也始一老宿隨軍亦隨衞在廊簷
下去盡僧行香畢還從其途指堂迴來作梵
不息將軍向西行香亦與東儀式同一時來會
本所此頃東西梵音交響絕妙其唱禮一師不
動獨立行於〔打〕磬梵休即亦云敬禮常住三寶相
公將軍共坐本座擎行香時受香之香爐雙
坐有一老宿圓宗和尚讀咒願畢唱禮師唱為

天龍八部等頌語旨在嚴皇靈每一行尾云敬禮
常住三寶相公諸司共立礼佛三四遍唱了即
各隨意相公將軍至堂後大殿裏喫飯五百
衆僧於廊下喫飯隨寺大小屈僧多少大寺卅
中寺廿五小寺二十皆各座一處長列差每寺之
勾當各令弁供處處勾當各自供養其設齋不
遂一處一時施飯一時喫了即起散去各赴本寺
於是日相公別出錢差勾當於二兩寺令涌湯浴
諸寺衆僧三日為期九日本國判官藤原朝臣貞
敏於開元寺設齋出五貫六百錢作食供養新
畫阿彌陀佛妙見并四天王像并六十餘衆僧
又以前日令畫龍興寺法花院壁南岳天台兩大
師像十八日未時新羅譯語金正南為定諸使
歸國之船向楚州發去申時勾當王友真來云

大使等以今月三日到京都了過日相隨大使入
京勾當書帖奉達州衙又沙彌等受戒之事相
公不許比年有勅不令受戒非勅許未可
允許云云廿日買新曆夜頭下雪廿一日雪止天
陰廿三日天晴第一舶通事遞射手壬生金人來
寺香並令經歷沒元豈戒寺僧通往來相
見白寧辭與食更有極寒寺文璨法師傳
得真言法巡者間學三論兼學僧寧曉往彼
寺於璨法師處受真言法擬畫兩部曼荼羅
廿九日暮際道俗共燒紙錢俗家後夜燒竹
與爆聲道萬歲街店之內百種飯食異常
滿日本國此夜宅庭屋裏門前到處盡點燈
也大唐不爾但點常燈不似本國也寺家後夜
打鐘衆僧參集食堂禮佛禮佛之時衆皆下床

地上敷座具礼佛了還之床座時有庫司典座
僧在於衆前讀申歳内種用途帳令衆聞
知未及曉明燈前喫粥飯食了便散其房遅
明各出自房觀礼衆僧相共礼謁寺家設供
三日便休開成四年己未當本國承和六年己未六年
於正月一日甲寅是年日也官給三日休假當寺
有三日齋早朝相公入寺礼佛即歸來三日相公
南岳天台兩大師像兩補各三副昔梁代於
韓幹是人當梁朝為畫手之第一居畫
像及手者其眼則諸飾至寺南岳大師諦觀
寫著於揚州龍興寺敕安置法花道場瑠璃
殿南廊壁上乃令大使從傔粟田家繼寫取
兕一鋪讃達於開元寺令其家繼寫綵上宮
貞衣眼之騎也一依韓幹之様又被院同廊
壁上畫寫誦法花經將數毀異感和尚未識
數及其疾不讀異寫瑠璃殿東有普賢迴風
之堂昔有火起盡燒彼寺燒至法花院有誦經
師畫秡於此普賢堂内誦法花經忽然大風
起自院外吹却其火不燒彼堂時人因号普
賢迴風之堂又於東塔院安置鑒真和尚素
影閣題云過海和尚素影更中門内東端建過
海和尚碑銘其碑序記鑒真和上為佛法渡
海之事伝和尚過海遇惡風初到蛇海長數丈
余行一日即盡次至黒海々色如墨不著又到粉
看到州其狀伝惰翻負使奏為日本國使
帖於楚州府般便以三月令渡海者未詳其旨六
日相從随軍沈弁來相公傳語從今月初五日為
國并持齋於開元寺梅檀瑞像閣寺營威寺

令講經奉緣請本國和尚將到聽講道唯本
國諸官不得破捨餘者七日流弁並傳相公語
台州府諸官擬以明日會集眾城寺將唐本
國和尚相來者語若道有講經法師請奉緣文
案破此得脫瑜伽同講金剛經所乞錢五十
貫狀還相公賜報奉因緣同日寄居感寺語
經很緣者具狀山州流弁中々相公施一千貫以
論以二月為朔無日逆赴聽法人多數計以一百
貫得設此同彼朔國未干貫錢設國人捨二百
貫今國數計少人數仍慕五十貫者時續感少
八日新羅人王請來相若是大唐國永仁十年流眷
出州國之唐人護覓治不同船々人已同漂流之
由申々為交易諸物離此過海遇惡風南流
三月流着出州國其張覓治兄弟二人臨將發時

同共逃留出州從北出州就北海而發得好風十
五箇日流着長門國々頃解本國語九日西風而
並天台記事　十四日立春市人作鶯賣之人買
玩之　十五日夜東西街中人宅燃燈與本國年盡
晦夜不殊矣寺裏燃燈供養佛並奠祭師影俗
人亦爾當寺佛殿前建燈樓砌下庭中及行廊
側皆燃油其燈盞數不遑計知街裏男女不
惮深夜入寺看事供燈之前隨分捨錢巡看
已訖更到餘寺看禮捨錢諸寺堂裏并諸院皆
竟燃燈有來赴者必捨錢無量義寺設匙燈
竹燈計此千燈其匙竹之燈樹構作之貌如塔也
結絡之樣極是精妙其高七八尺許並從此夜至十
七日夜三夜為期　十七日流弁來西風吹發隨
昧蒙相公隨得注台州西流弁去之弁諮問

相公前後三四度諮說大國和尚往台州取一文
牒不審得否相公所說揚州文牒出到浙西道
及浙東道不得一事須得聞奏勅下即得餘
得又相公所管八州以相公牒便得往還其潤州台
州別有相公各有管領彼此守職不相交恭
勅詔元以頃行更番後當寺宗亦數張琢奇在
並卅二賢聖畫既異種殊綵不可記得聖君恩
或開目觀念或作兩邊視或面信似有語話
伏面瞻比卅二像皆有卅二種容貌坐之形或
結跏趺坐或半跏坐法不同卅二賢聖外別畫
普賢文殊像并共命鳥伽陵頻伽鳥像暮際
點燈供養諸聖到入夜唱禮佛并作梵讚歎
作梵法師一來入戒擎金蓮玉幡到座聖前同
聲梵讚迴庭元伏每一聖前點燈十八日晚際

奏樂供香時即供飲食百種盡味視聽冒共
論畫定會集多數並於寶頭設齋供僧入夜更
點燈供養並以梵讚計二日二夜又大官軍中并
寺家僧並以今日咸悉標來不限日數諸州通來
合付諸寺隨數多少斛斗数不定十斛廿斛并
寺庫領受更與眾僧或一斗或一斗五升分俾無信
得之揀擇無破者為要不破為好設得一斗
之米春合為二合其好饒得六升無好要異餘
納官家諸寺亦同此或各揀擇好惡皆送納官
家得二色米好者進奉天子以充御飯惡者當
番納於官家但合付人算人中并借不致百
姓擇揚州揀粟米更難擇揚州擇米之色極
黑擇卻秕粒并破損粒唯取健好自餘諸州
不如此也同遣相公揀五石點派門周迴節中

二石軍中師僧一斗五升錄一斗又
相公近者屈來潤州鶴林寺律大德光義暫
置惠照寺相公擬以此僧為當州僧正便令住
此開元寺其僧正撿領揚州都督府諸寺之
事並僧尼凡此唐國有僧錄僧正監寺三種
色僧錄統領天下諸寺整理佛法僧正唯在
一都督管內監寺限在一寺自外方有三綱并
庫司寺暮際僧正住當寺廿日暮際僧正
來相看慰情廿一日請後大使示去年十二月
六日壽將來案具狀傳十二月三日平善到上
都安置東京禮賓院又長狀如別長判官傳
從村清同月同日狀傳今月三日辰時到長
樂驛勅使迎來傳陳詔問使到禮賓院安置
祠障異答昭江事由廿五日就近光宅寺僧遠藏

見淨法花圖錄三卷同正月三日當寺唐僧
正入寺座諸寺老宿於庫頭置饌百種周匝並
設音聲四日依令正寄請為令撿理所買船
令都匠番匠船工鍛工等卅六人向楚州去人了
當寺請僧令乞雨七人為一番讀經五日
下入夜雷鳴電光降雨似夏月雷雨聲遠雷
日降雨至晚始晴相公為撿理開元寺瑞像閣
設講募緣始自正月一日至于今月八日講筵
近百貫買木寫置寺近日勾當令起首之本
國朝貢第一船使下水手射手六十餘人皆並
臥病辛苦十九日天台山禪林寺僧敬文來相見
書云敬文住天台山禪林寺隨師在此山中
家卅一夏學四分律南山闍學天台法花經正
觀去年十月初三日離寺至浙西蘇州廿日

大唐國有使進獻有大和尚相從彼此寺請教
又又十貞年時隨和尚行滿見教〻開聖求
取天台教門分疏計已卅年未得消息邇聞
知澄大德已喪亡道門衰哀當須奈何先許
滿和尚却來入天台山滿和尚已已化經十二年
教父恩聞二大德在彼此寺請受請益信書
爰因是前入唐澄和尚之弟子爲寺天台遣
遂來到此國緣却來下暫住此寺不得進發
請照之教文書之當澄和尚貞元廿一年入天
台後歸大唐國送書得達所將天台教法彼去
據緣多少彼國當時備居之是南岳示生令
後事宜不委令既是澄和尚弟子却來下云
何不旦入天台待恩住於此經久却下來使即發
還大唐國此行更得從容之請答信問來書

彼天台國清寺常住座主在教文卷之國清
寺常有一百五十僧冬住夏歸有三百已上人
酒禪林寺常有四十人住夏即七十餘人國清寺
有維那獨座主每諳止觀廣疏座主下成業弟
林寺即是廣脩座主長講法華經止觀玄義
冬夏不闕後學座主五有數人之多有語之如
今住經當州東照寺禪林院到春歸去此日
教文又已來業言通情已後相續來語話說
嵩山院持念和尚全雅借與金剛界諸尊儀
軌示載十卷此全和尚現有胎藏金剛兩部曼
荼羅並釋作壇法二月五日和尚全雅來看
作如意輪壇與日州官准勅給祿案觀察使
法循准同月二日勅給使下赴上都貳佰諫
給循每人伍尺計書件參佰伍拾尺准要兄此

一年二月六日勅並曰若給緣衣左件若為例元
有錄給僧之例今度錄時亦僧未但不入案
自宜一例官已下水手已上每人各賜五疋更无
多少八日得長判官閏正月十三日書札使對見
天子之日殊蒙面陳乞不蒙許仍深慕悵者
第四船射手一人水手二人緣被唐人先日
捉縛將州着枷未被免來時出東郭水門受
之間第四船監國信并通事緣買勅斷色物
公交人來喚隨使入州去諸船到禪智寺東
邊停住從使入寺巡禮晚際第四船通事知乘
亦被免趁來長官傔從白鳥清岑長岑留學
等四人為買香藥等下船到市為所由勘追捨
二百餘貫錢逃走但三人來廿一日早朝發
大使衆四家緣先日為買物下於法市所由捉
縛州衙今日被免來　第四船射手亦被免
放來到江陽縣廻船堰夜宿廿二日辰時發
手身人部貞淨於市買物先日被捉閉縛州
衙今日被放來又不失物人々舍第四船
射手水手二人被先打來史越留貞原先日往市
買物所由報州請處分今日趁來將到市
西頭市西橋下停泊暮際且發入夜暗行
亥時到邵伯驛宿住廿三日早朝發辰時高
郵縣暫駐北去楚州寶應縣堺五十一里南
去江陽縣堺卅三里出揚州東郭水門從禪
智寺東向北而行戌時過寶應縣管門到寶
橋暫行即停亥時發行廿四日午時到寶應
縣白田市々橋南邊有法花院辰時到寶應
縣停宿從此側有安宜驛南去揚州高郵縣一

百卅里此去州八十里午時到山陽縣去州六十
五更中發到楚州城判官錄事等下船入驛
晚際見大使請益留學僧等從入驛相見
大使判官等大使宣云到京之日即奏請益僧
往台州之事雇九箇船且令修之事亦奏使等
未對見之前諸事不得奏聞再三催勸亦奏
但許雇船修理不許遣台州蒙勅報偁使等
未歸國之日從揚州至台州路程遙遠僧
到彼求歸期計不得逢使等歸船之日何以
可得還歸本國仍不許向台州但其留學
僧一人許向台州五年之内宜給衣糧若對
見之日復奏勅全不許後復重奏遂不敢許
忖懷若語諸之後入開元寺往於厨庫西亭
廿三日日晚有宣言請益留學可往法行諸大使在

京每三上奏請益令往台蒙勅又不許後復
上奏僅蒙勅許令住青龍寺於義真座下
可十五日受路藏法但百僧不受令明來法大
台日早朝全船來流惣官不交經本務往誠
興寺相去五里從揚州有餘〻楚州并句當
王友真及日本國朝貢使李其狀爲留學問
新羅譯仁好僧從揚州朝貢使奏請往台州
學問本勅宜依所請件因教亦勝請往楚州
判朝貢使等迴到揚州便往台州本相公判准
狀者今判朝貢使訖擬遣台州同十時正更奏
句當押領僧等雇一小船早(子)遷來州司待許給糧
本相公判准狀者州宜准狀者具在膝久王爲僧
勸不許還居日本國持節大使正三位行大宰
官兼大弁守鎮西府都督參

右議是廿四

太唐國

年年事

雲麾將軍〈云云〉檢校太常卿〈是文官〉〈三品官〉〈云云〉兼左金
吾衛將軍〈是武官第一西説〉〈可除職已云三云〉員外置同正員廿七
日留學僧為向揚州排比隨身物。及請本國使
賜留學僧來絁卅五疋，帖綿十疊，長綿六十五
屯，砂金廿五大兩，充學問料。朝貢使賜句當王
友真酒飲借料。香請本國相公處而學僧賜砂
金流渡時別因澄值去月四日從長安款歸十
三日至揚州月宣時擬留楚州更不向揚州官
人亦從在京之日沈病辛苦，從去月十三日入内
衰廿五人，緣事不得從會，集諸蕃數云國南
詔國第一，云日本國第二，自餘皆王子，不著冠。其
貌醜陋，服著皮氈。又留學生道俗總不許留
此間。圓載禪師獨有敕許往留台州。自餘皆可
歸本國。又請益法師不許往台州。反右盡謀
遂不被許。是以歎息者。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此三箇日
是寒食之日。此三日天下不出烟，總喫寒食。十七日
十八日為向楚州，官私雜物亦總載船訖。十八日昏
隨請益留學僧亦出開元寺，往於橋館，從船諸官
人來駕船。十九日早朝，諸官人入州，拜別相公。申
時駕船，我人擬船，總十箇隻人于橋館東駐留。
廿日，諸公事未備之，不得進發。午時先入京使
内監國信春道宿禰永藏、雜使山代吉永財手
上敬繼、長判官傔從白鳥村清岑宗十全人
家一船，未便聞大使亦以今月十二日到楚州往流
上都。不得賣買，便著前件人亦為買雜物來。
又聞大使以下雖臥病辛苦，元通病後漸可。第二
船判官藤原貞敏，路間臥病，不任辛苦，死去。
自餘諸人並皆平善。真言請益圓行法師入青龍

寺只得大日庭女書手寫父恐未ミ相請奉法此
不得入京更令弟僧義澄着冠成判官傔從
令入京句當事修王友真相隨向楚州去不許
永藏小章町打駄叢去藍國信傳大使宣ミ
請益僧發赴台州之事大使到宣三四度奏
請遂不敢許大使寄上天台山書一函并紗
叢袈及寺家未決此評說求決小並令付留學
僧既了失八日香請留學僧并從從二人与ミミ
王友真驚向揚州發去惜別惆悵二月一日
本國相公令本國畫工三人於開元寺畫妙見菩
薩四天王像是海中漂没之時所發願也二日晚
頭功畢三日相公於開元寺設齋供六十余僧捨
錢七貫五百文以充齋襯二色香濃天台山禪林
寺僧敬久從揚州來寄送本國元行法師書

札一封寄上圓澄座主書狀一封是敬久從楚
州來在路不逢圓載闍梨到揚州入開元寺說ミ
彼門人不敢入靜住崔家評說遣懷不離問之
贈絁巻小夜頭本國相公爲海中所發之願
於開元寺室設千蓋燈供養妙見菩薩四
天王像令會稽未年漂没之時更發願到之
日畫已身高畫妙見菩薩十軀藥師佛一軀觀ミ
并一軀香岸之後各事繁多在擬中諸事
難備不諒供造到本國之日必將畫造前件
功德ミミ州不允三月三日之前四日香溪敬久
辭咐向揚州發去語ミ到揚州復發共圓載
闍梨向天台山去其先合付元行和尚信物時
与天台座主ミミ五日香溪前畫胎藏曼荼羅一鋪
五副之但未除色耳又讓袈裟鄉還可留行金

國之時獻大使相公具狀在別相公報宣如要
留住是為佛道不敢違意要住即留但此國之
政極峻官家知聞便導違勅之罪有様煩歟
但能思量耳十七日運隨身物載第二船與
長判官同船其九隻船分官人各令船頭押領
押領本國水手之外更雇新羅人諳海路者六
十餘人每船或七或六或五人亦令新羅譯語正南
商可留之方未定得否十九日州判史設論
餘承相公不出但判官已下着緋之人入州
受餞看後請益僧出寺廿二日早朝於
金大二兩大坂腰帶一送與新羅譯語劉慎
言卯時朝貢使出館往船處宿泊已上旨騎
馬過通人八人巳時解纜上船登住吉大神請
益僧未登第二船船頭長岑判官第一船藤
下第三船菅判官第四船藤判官第五船伴判
官中並着軍將令趂送九隻船又有勅請
海州登州路次州縣支給第一船水手亂離叠
緣在楚州館逢丈生越留貞原伍人亂無懷
日內不許駕船郭下判令駕隨從軍將船
酉時動棹從發出河到大淮之南邊停宿廿
三日未時劉慎言細茶十斤松脯贈來與請益
僧中將問唐人導第二船使人今月廿四日發
自海州東海縣來詳康量此楚州北有大淮
自西南東流所謂大淮橫涉到於東海處頭
請益僧送延曆寺消息一通令付大使傳送江
博士粟田家繼廿四日酉時打鼓進發出河入淮
中停宿廿五日卯時發風吹正西系淮東行未時
到徐州管內漣水縣南淮中停宿風起不發

緣第一船新羅水手及梢工下船未來諸船爲
此拘留不得進發迴旋信風不變廿六日早
朝風變西南打鼓發行潮逆風横將移所停
午後又發未時第一船第三船已下八箇船自淮
入海到橋籠鎮前停住第二船不入海從淮
直行當鎮西南於淮中停住去餘諸船五六十
里風吹東南入夜稍正東從海口一船來便問
何處來船人答云從海州來日本國第二船二人
今月廿四日出海州到東海縣昨見未發云云手倩
同第一船打鼓發所第二船本所在前去廿七日
卯時去淮口七十余里逆潮暫停餘船隨後追
來風吹西南衆人共言緣淮曲迴見風有變過
日風遂只應是西風云云巳時行午時東北風吹
未到海口卅許里鄉所停住暮際艮風雷雨

廿八日天晴巳時爲得順風祭住吉大神午風
變東南夜頭風變西南廿九日平明九箇船擧
帆發行卯後從淮口出至海口指北直行遣密
軍將緣浪很高不得相隨水手稍叠倩使船
向海州去望見東南兩方大海玄遠振自西北
山嶺相連即是海州管內東極矣申時到海
州管內東海縣東海山東邊入澳停住從澳
邊東有胡洪嶺南風切吹檣動元今其東海山
純是高石重巖臨海參差松樹藂多甚可愛
怜自此山頭有陸路到東海縣百里之程一月
一日天晴雲氣趁艶來時郎下已下登陸岸祀
祠天神地祇不久之頃雨下艮風稍切波浪猛涌
諸船踊騰小澳多船鼓有相觸驚怕殊多[illegible]
[illegible]播爲遠數山在密州合付音信書四通寫

用知意一板時付記傳留學生長岑宿禰
國既了官人祭祀之後若議渡海新羅水手申
云自此北行一日於密州管東岸有大珠山今得
南風更到彼山修理船即從彼山渡海甚可平
善節下應之而諸官人不肯二日風變西南節
下喚集諸船官人重議進發令申意諸第
二船頭長岑宿禰申云其大珠山計當新羅
正西若到彼進發災禍難量加以彼新羅與
張寶高興亂相戰得西風及乾坤風定著
賊境案舊例自明州進發之船為吹著新
羅境又從揚子江進發之船又著新羅今此
度九箇船北行既近賊境更向大珠山寄
入賊地所以自此渡海不用向大珠山未五箇
船同此議節下未入意敢論多端此時從廿一

船遣書狀報判官已下具狀偁第二三五七九等
船隨船留情所從此渡海不奉命今具小舶
者隨狀轉報既了夜頭風吹南北不定三日第
一船昨夜奉命之狀令長判官等五船頭者等
二船者史生名餘四船不到者不得令正南書
偁第二三五七九等從此過海可進發第七八船
者四日卯時請益僧及惟正惟曉丁雄滿者
相隨相公往密州留住下第二船進發第八船
西風不變第八船頭律宿禰報相公請蒙
相公判宜依僧等情所者第二船頭長岑宿
禰諸相公船並同渡海之事其意猶依先議
相公宣云夜者風色云云不變明日早朝從此過
海如有風變便向密州[休]耳者五日平明信風不
改第一船篠偁第一四六八等船為擬作船調度

先般往密州管修理船從彼過海今信風吹西
杖弱補脆從此過海將銀諸船者請益僧等
在楚州與新羅譯語金正南共謀到密州界
留住人家朝貢船發隱居山裏便向天台直注
長安節下不違斯謀令諸船從此過海不隨
節下往密州界之議加以信風連日不變所以
第一船只隨從此過海々說節覽機敷仍所
求得法門一藏兩部曼荼羅壇様等盛皮大
箱一合寄付第八船頭伴宿祢直付隨身物
請益僧惟正惟曉水手丁雄滿四人下船留住
岸上節下賜金廿大兩諸人臨別莫不惆悵
亥至辰時九箇船帆進發任風指東北直行登
岸望見白帆綿連行在海裏僧等四人留經
山岸處齋時尋水入深澗不久之間有聞多人聲

驚怕望見有一船到泊船處令存餘人下石
停住從船處來問僧等在此之由僧等答々僧等
本是新羅人先住楚州爲注密州有相識之由
暫駕朝使船隨相來朝貢使船今日過海所
以下船留此々　船人等々吾等從密州來船裏
載炭向楚州去本是新羅人々數十有餘僧
等今在此深山絶无人家并當今无船注密州去
頭宿住否爲復尋村里行如久在此不知風雨
隱居何處僧等至此絶洞忽逢斯等不知所
爲所賚隨身物乃至食物總與船人不留一
物更語謂有金物同不致害便道向村里去
船人等語々從此南行踰一重山大餘里
方到村里令交一人送去便將一人相從逐路
石巖崄峻下谿登嶺未知人心將惡懸慮

經海浦過北中申時到宿城村新羅人宅暫
憩息便道新羅僧從密州來之意僧等
答云新羅僧慶元惠溢教忍乘船來
到此間一兩日宿住佐請勾當村老
王良書云和尚到此處自稱新羅人見其言
語非新羅語亦非大唐語見道日本國朝貢
使船泊山東候風恐和尚是官客從本國
船上逃來是村不敢交官客住請示以實示
報莫作妄語今此村有州牒兼押衙使下有
三四人在此村里更恐見和尚捉入州云云
舍海州四縣都遊將下子巡軍中張亮張茂
等三人帶弓箭來問從何處來僧等不敢以實答
道是人稱有新羅僧投即作方便說謨使寄
本國僧等實是本國船上來緣病暫下船宿

宿不覺船發唐人到此請老使人送去還
軍中案的建申由僧將僧等往村長王良家
約軍中請具錄留却之由與押衙僧等便作狀
具狀僧日本國朝貢使九箇船泊東海山
東島裏候風此僧緣腹病兼脚氣以三月
三日下船從者僧一人行者一人相隨下船尋求
登山處日夜將理未及平損朝貢使船發去
風吹發早朝到船處覓之不見矣而却絶岸
憫悽之際載炭船一隻人來有十人在其間問事由
便教村里僧等語唐一人從山處來到宿城
村所將隨身物被衣服鉢盂銅鋺文書淨瓶
及錢七百餘貫子等如今擬往本國船處覓船
歸國請老使人送去子巡軍中等更如別狀
張押衙都巡送其行入夜自晩時雷鳴從西大

風切吹雷電之聲不可聽聞蕭而無風亭
相當此度也時雷雨並息風色有變早朝請問
夕遇北風六日天晴縣家都使來請狀依牒
狀作狀與之子巡將等老史二人遣向船處令看
船發未但張使者遣來不可得發去子巡
將護亮等令老史一人將和尚隨身衣服到第
二船處到山南即覓驢騎去在此無處借覓
驢馬者曉頭縣都使來云今日且行明日雇
山南作驢使雇驢待和尚來須明日早朝
但契衙早來看時已前到彼宜歸語了即去少
時押衙差州司衙官李順把狀走來且取僧
狀九隻船發來未到那海裏著定庄寫生
夜文登人張來者子巡張亮領者船使說便被
船已發去不見之狀卷人將來於押衙所七日

打時子巡軍中張亮等二人府史令何遇身
物將僧等去天晴雲氣從山嶺到越兩宮府
山際取路處泥深路遠巳時到縣家都使
宅看、後騎驢一頭僧從等步行少時有一
年中逃來之押衙源和尚等逃來誅老使人
催來未時到興國寺、人等之押衙在此寺
待通來六人合騎去寺主處覓僧便雇驢三頭
騎之發去驢一頭功錢五十文三頭計
百五十文行廿里到不淨未足即在寺押衙在
此使入寺相看吳淩事由押衙官姓名海州
押衙兼左二將十將四縣都遊奕使句當蕃
客朝議郎試左金吾衛張實毀奉之後使
句縣家去更雇驢一頭從尼寺到縣廿里晚
頭到縣到押司錄事王岸家宿驢功與錢狀

又一人到百里百姓八日早朝押衙之使押衙
入縣未時帰来縣令通直郎守令李夷甫縣
主登仕郎前試太常寺奉礼郎攝主簿居
原主簿將仕郎守主簿李登縣尉文林郎
尉花達捕賊官文林郎尉陸僚等相随押衙
来者共僧等語話主人与縣令等設酒食嚴
即日押衙及僧等看經書又録事宅向船處
押衙与八箇平中排比小船留之同發縣令等
夷甫以新麺二斗寄張押衙獻州判史第二
船在前路小海押衙垂以縣見来岸州在西
岸良判官派舶来送船船從此小海西岸有
海龍王廟良判官等今於此廟宿本意今欲往
彼處判官處令相看等上帆直到從船過直悼
僧等且欲上船押衙不肯未時到海龍王廟相

者良冬判官粟録事紀通事神荘軍等具
陳留住之由并語發之事判官等聞之或惆悵
或歎未得同其和録事病在船上法相請益戒
明法師并弟子等語話道玄等同在船上仍到将
相看押衙等三僧入州晤者大史便令絵侭僧
等三人相随押衙入州去從神廟西行三許里到
州門前押衙及將等先入門𧗽少時豪僧等且入
至判史前着椅子令坐問拔到之由令押衙申判
史姓顏名措粗解佛教向僧等自說語話之後
便帰神廟判史顏大吏差一軍將令相送僧
等三人及到者皆往海龍王廟從東海山宿城
村至東海縣一百餘里惣是山路或駕馬步
一日得到從今日始東北風吹界日不改只待
九箇人舩過渡西風之後石湛地海跌兵悵

右臨行不為求佛法起謀越度來遂斷意臨
歸國時苦欲留却之謀事乞不應遂殷探覓也
左右盡議不可得留官家嚴檢不免一介纖
貧第二船歸本國先在揚楚揚州覓得法門
并諸貲物留在第八船准留却所將隨身之物
頗[?]法[?]至州之舍並好与他[?]年駕船地[?]歟
息是好為未遂求法再九日風猶良隔[?]夜深[?]
受西南十日丑西起未時良岑判官出廟上船任
不相隨之船相看戒明法師及通事[?]未乘[?]
事紀通事為有句當事未上船十一日行時云云
事不駕船便發上帆直到西南風吹撥到海縣
西為風所扇直看浮漂下帆搖櫓偸過至晩
不下掉斷路任從日辛苦漂到縣湖落船居次
上不得搖動夜頭停住上船語云今日從宿城

村有狀報任本國九隻船載入第三船流著
密州大珠山中時[?]衙及縣令兩人來宿
城村覓本和尚却歸船負但其二船流著
萊州界任流到密州大珠山其八隻船海中
相失不知所去云云求時掌纔撤出之不得浮
十二年且風東西不定船未浮去又從縣有狀報
良岑判官不得朝貢使船內第三船流著留
縣家先日使發者未見云云狀風吹不定十三日
早朝潮生撥發緣風不定進退多端午後[?]風
起西南轉成西風未時潮生船自浮流來行上
帆進發從東海縣前指東發行上艇[?]節[?]後
帆任吾[?]大神始乃渡海風吹稍切入海不久[?]
一人徒先臥病中死去裹之以席推落海
裏隨波流却海色稍清夜頭風切直指到[?]十

四日平明海運白濁風逆不變望見西方山〻岑
見北至午時風止海色淺緑未時南風吹側帆
向丑寅時為得順風依灌頂經設五穀供祠五
方龍王誦經及陀羅尼風變西南夜半風變
正西隨風轉舳　十五日平明海水緑色風起正
西指日本國而行巳時風止未時東南風吹側
帆北行水手一人病苦死去落却海裏申時人
卜部占風不多宜但占前路難頭羅瑞應无
驚怖〻船上官人為息逆風同共發願祈乞
順風見日沒處當大檣正中入夜祭五穀供
誦般若灌頂等經祈神歸佛乞順風子時風
轉西南不久變正西見月沒處當艫艙邊
後　十六日平明雲霧雨氣四方不見論風不同
或云西風或云西南風或云南風望見最限白當
於舳小檣旋門便知向東北去側帆而行或逆
南風次上天難晴海上西方雲霧蒸滿不得通
見今日始主水司以水倉水記船上人官人已下盡
人日二升但從巳下水手已上日每人一升半午
未之後見風色多依東南指子側行霧晴天雲
於艮坎坤有黑雲塞請參僧達知不多好不
嬰飲噴入夜從雨身苦无極　十七日早朝雨止
霧重〻不知向何方行海色淺緑不見日月
迷方濁或云向西北或云向正北或云前路
見鳥進行鼓冠海汲似淺下繩量之但有八尋
欲下矴停不知去陸遠近有人云今見海淺不如
沉石暫住且待霧晴方定進止衆咸隨之下
矴繫留儀見霧下有白波擊激何見足物乃
知是鳥群來合明不久霧氣微薄鳥群合明

未知何国境便下船差射手二人水手五人遣令
尋覓地問其處名霧氣稍晴地面山嶋相連
自東南始至于西南綿連不絶或云是新羅
國南邊令卜部占之稱大唐國很遠新羅事
在西岸未得定知持船之際可遣水手射手
未時唐人二人來便陳登州牟平縣唐陽陶村之
南邊去縣百六十里去州三百里從此東有新羅
國得好風兩三日得到　船舶上
反帰便依按州縣天未晴望見山頭來
得頭然東風吹日暮霧救晴十八日沒食諸
日無人糧一升水一升東風不變又州但有
粟其粳米取貴　請益僧為早到本國
並進平所歎諸卜部令卜部祈禱神・大珠一
菊祭施於住吉大神水精念珠一串施於海
龍王剃刀一柄施於主船之神以祈平帰本國

巡礼記巻第一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第二
十九日平明天晴北風吹本舶西南出來時風正
挂檣指西南行申時到邵村浦下舶擬往當於
泊村之西南擬入於渡口潮逆流不許進行廿
日平明新羅人乘小船來便聞張寶高與新
羅王子同心罰得新羅國便令其王子作新羅
國王子既了南風猶切依潮逆流不得定往來
西浦渡檣板猶損廿一日雲霧午後南風切吹
廿二日雲雨申時挾抄一人死去霧罷移置
渡邊廿三日雲氣南風廿四日霧雨比泊舶之
處法覽〻新羅風吹浪高迎日下八箇覽其三
箇覽所垂新羅所餘之覽其少設遂異風不
能堅從風悄無拖廿四日西風吹本處騎馬人
來於北岸從船上差新羅譯語道玄令通
去却來〻意者惡押衙之判官在於當縣
本國使船泊口日久而今來擬相見須夜歸去來
得相看明日還語於船上更令新羅人於岸
上傳語於道玄將為官人今申來由便聞本國
朝貢使船新羅船之後流著萊明廬山之邊
之西便不知所去雖聞是事未詳以之第式之
聞大唐天子為新羅王子賜王位差使擬進發
擬此其船兼賜禄了廿五日風吹南霧氣走
晴午時昨日從岸歸去押衙之判官等了
贈與於官人酒美未王敬言白献酒餅大郎官
人賜綿布〻船多有潛破無當浪深新覽流行
五六度矣未後檣檣向乳山去邵村浦經程
行未及半逢暗霧煙起四面俱闇不知何方之
風不知向何方行施所停往風浪相競檣動量

去頃夜無異廿六日早朝雲霧微霽時見乳山
遊在西方風起東北拔碇行巳時到乳山西浦
泊船停住山嶋相衛如垣周圍其乳山之體巖
峯高嶮頂上如鋒山根白巖嶺下乃指六合九撥
西邊齊有石山巖峯鋸巖高秀半天表〻無比
雖有山連而猶鉾平未時新羅人卅餘騎馬
乘驢來云押衙潮落擬來相看者一兄來候迎訖
中有一百姓云能曰從廬山來見本國朝貢船
九隻俱到廬山人物無損其官人等亦總上陸地
作養屢在從容候風〻〻不久〻間押衙乘新
羅船來下船登岸多有娘子朝貢使判官差新
羅譯語道玄遣令通事由已後粟錄事下船
到押衙處相看具作状請食粮先在東海縣
但過海之粮此船隨遣〻風打歸流着此間遠
須不可在此等過海粮物請生料〻〻押衙騎
〻更報州家取處分晚頭歸宅終日東北風吹
廿七日陰雨北風廿八日天晴押衙來與官人相看
廿九日北風吹令新羅譯語道玄作謀留在此間
可穩便否道玄與新羅人商量其事却來留
住之事可穩便五月一日遣買過海粮於村勾
當王訓〻家兼問留住此村之事王訓亦云如要住
者我專勾當和尚更不用歸本國〻〻使事不違
未識定意終日西風吹方日西風廿許艘出澳
為風亂切行路逆磯不諫即申酉時風停從流
到澳口停泊遣人汲水日沒之時於船上祭天神
地祇〻官私絹纈鏡亦奉上於船上住吉大神
同時水手一人自先沈病將臨死未死之間裹
其身載艇送弃山邊送人却來云弃着岸上病

人來死亡飯水語我病若念意守附望來船上之衆
人莫不惆悵三日風吹不定從乳山西南浦口艤
帆進發風逢離午時風止而又東風吹迴帆却
歸到乳山浦口停宿四日辰時從浦口西南四五許
里行於海府村東浦衆唱北進結纜五日下乘
登陸作五月節之禮沐浴晚頭從船之時狀
來其狀值頂風難前不遂利涉謹判官三云講
合誦灌頂經明日始三箇日宣座請和尚時經命
佛祈願順風即參軍長岑光儀着謝夜來即赴
夜頭於陸岸宿六日平朝赴船之未於船上誦
新羅譯語道玄至向押衙宅去答後更登陸岸
看幕排比發船之事晚頭參五方疏了戒望
所勾頭具事七日西下九具平朝將從東昇十日
登大唐天神地祇從十日至十三日奉心以晴證

風吹不定十四日州押衙來於船上問船上之人數
且歸村家所村勾當王訓亦來相看便問本國
相公亦先使船先從廬山過海遇風更流着於
廬山以來之狀入夜雷鳴從雨十五日朝雷色暗
乳雷雨殊切州押衙來於船之請船上人數寫
具錄其數告張州家晚頭押衙歸朝貢使遣
錄從歸十六日天晴押衙使來請朝貢使張詠
之信請奏借作面從之狀付高人孫清送林大使
宅船上官人參對十二人水手二人與州押衙等遣
請粮押衙稱無粮物賭州縣而不交支前使奉
自陸却來去十八日風從西亂或免人論不一
晴十九日夜北風至日時雷鳴電耀從雨大風不可
相當艤纜悉斷船即流出任盤下矴便諸傳
經船頭神處為之救為大風吹落不見所在

人義船不能自捺昔西風吹復欲過渡樂
々遥上岸人午時風変西南許不能上船
遥發入夜雷雨更甚廿一日巳時西風吹雨
晩發行風止不前聞得得風南風激吹雨
船上帆騒泊沼晩船上下部白光久實晩頭下
船廿二日早朝同卜部於岸口死後日晴雨裏風
吹廿三日雲天微晴入夜風雨驚切廿四日西風切
吹雨気未晴仍未進發晩間官人共議風色從
日未変明朝復發廿五日早朝纜晩風止不得進
發中時船行和一復懸白帆從海口渡未辰登
項迴流入東晩漸任流向乳山泊去識人者皆若
是翔貢徒從庭山來欲駈櫓遣問彼所來船
遣使張友信難不得語恩海來廿六日報發風
遣前頭晩頭西北雨音雷電々々雷電驟雨入

夜船忽然振動驚怖尤極戌時泊西北岸上
雨雷且聲遠近響久而不息而久々金雷電閃
電聞之乎雷電光之猶不堪精視大雨似流雷
鳴聲船之諸人不能出入暁日暁霹靂落来
將打艫子驢音之而斜處折々其所折斧四
寸有餘闊三寸許長三丈餘自外折弁之者五行
沈四寄北五尺已下以々狼藉探集一處整者狩
船頭之上並祭幣帛到本国々日專建神社
永充祭祀々々燒爾甲占其崇佰船上下部諸公
葬於當處神前所以得神真始作神祠尖和
読經陀羅尼便干安鎮於余鳴鉢陀羅尼文於船上
祭雷神其破折々桅子破々既是折桅更
造習破々作桅之材仕處並今難可得若更
作桅計今年不随進海事須結誓所祓移之意

早可進發ゝゝ諸人僉議便應進發風起西
北少有動船風吹便止人心未著上下不睡夜
風疾前到曉議發緣風无感暫行下碇入東風
風微大然帆漸行從海口風止不能發下碇繫
留廿八日辰時重霧暗石神振鳴奉可歸
未雨下早晨從碇進入東海東南少後有泊於
卅泊船卅日天晴 今日晨言一○ 風起西北迴時不定風
至今日可經卅村之事報請官人未許今日又請
未被允許六月一日天色微晴緣留住之事皆
請辭避不定天下敢二日天晴雖无信風人人含
欲歸鄉專可請到後日難出晚際上帆迴
船望欲流去時乍破碇下碇盡日從潮午善
三日西風微吹或吹或不吹上帆下帆三數度更
以帆或檣遣發赤山去從邵村浦東邊與行舊

浦于潮候進船帆急破碇下檣指張不論西南
有浩石相去衝當岸礁施石相合衝觸船將破
發人今日指棹步可去浮寬水隨流水行海
中停留春陰大風浪西雷聲電光可觀問船
上諸人振輝驚大刀子鏘音乎叫以遙霧遠四
日早潮上帆進行皆到風止下碇堅住五日早明
照帆進行午後到赤山西邊潮逆皆停繫令早
頃又行漸入山南邊泉遠來遠風急吹破帆
頃更下帆之會見鳥龍來遶船三迴還居鳴上
衆人驚怕皆謂是神靈不交入泊迴船却出
赤山猶從壁居後十北台有霧聲雷鳴來
船上官人驚怕殊甚猶疑冥神不和々相共
發願息邪除祈祠船上霹靂神又祭船上住
吉大明神 非 又為本國八幡等大神及海龍王并登

州諸山准擬不若萩揺落堪漸以風起表
西下可望石山船難經日久不能進海又不得
入灣經多日夜漂蕩海裏不任揺動六日夜皆
六日乾風切吹擬入赤山泊風合相煩何春流石
擺北帆布風以浪隨更流鎮石未之進入風波
在着行途不与心合難會之至莫過之大矣七日
午時乾風吹擧帆進行未申之際到赤山東邊
泊船乾風大切其赤山純是巌石高秀處即
文登縣清寧鄉赤山村山裏有寺名赤山法花
院本張寶高初所建也長有庄田以宛粥飯
其庄田一年得五石米冬夏講說冬講法花經
夏講八卷金光明經長年講之南北有巌嶺
水通院庭從西而東流東方望海遠開南西北
方連峯作壁但坤隅斜下耳當今新羅通
事押衙張詠及林大使王訓等專勾當八日齋
後請益法師及惟正惟曉等登寺偶謁寺家
諸僧等卅有餘相看啜茶夜宿閑房九日齋
後相請益戒明法師及從僧等相尋登來共
於食堂喫齋。後粟田録事新羅通事道玄
等同共登來也宿一夜十日齋後粟録事歸船
上去本國七箇僧留住山寺起七日西南風大
作時元息廿二日大風暴雨通夜不止廿三日昇
明過者山寺拔樹折枝崩巌落墨石從泊船
處水手走來〻船當蕉磯盡已破損艇艇青
雙並皆破散下閑旅无極復見尋上便走泊船
處今者廉賣其船爲大風吹流着蕉磯擊
破打艇一雙並已摧裂船當于磯三面廣淵
濤如山雖可不整与彼流半自西

風吹逆切浪猛更劇下艫為矴々纜繞流遮
岸盤留舡々諸人恐逆不喫宛似半死兩日之
後歸到舊泊補綴艫艇廿六日令取矴
又覓桅料之材自去四月起首雲霧暗塞風
雨不止一兩日晴還更雲塞廿七日聞渡大使實
聞船二隻到乳山浦廿八日大唐天子差入新羅
慰問新即位王之使青州兵馬使吳子陳崔副
使王判官等卅余人登來寺裏相看夜頭張
寶高遣大唐賣物使崔兵馬司來寺問慰
廿九日遣明州道玄開聖入來寄居廟堂留住之
事便問船載歸去赤山浦東南涉少返大海
與乘岸稍遠是吳干將作劍處時人號為莫
邪島但莫邪是鳩之名干將是匠工之名七月
十日九日夜最吾風波浪猛騰激廻涌沸泥滲
北壽船舩漂振擊惱不少十四日辰時有山涉
到泊舡處在岸頭忽戒明法師及粟錄事
事鍾村往莫石村天門院相看法空闍梨法
曾至本國歸來二十年夜宿其院廿五日山院喫
齋便與新羅粟米飯十六日早朝從山院下石路
聞人傳船兩日前發去到泊船處覓船不見
暫住岸頭赤山院衆僧亦來慰問俱登本
山院喫飯便見州使四人先來在院逐日在寺
朝貢使粮七十石未看今於當村緣朝貢使已
發不得領過便請縣家去院就老少深宿齋
施封慰問懇懃廿一日申時本國楓子已下九
隻船來泊此赤山浦即遣惟正起居相公並諸
諸判官錄事不相看老遊江據情去栗田家繼
及射手左近米太郎貞名不盡聞請處惟正

問第二船遣歸客之事。廿二日不發。廿三日早朝
山頭望見泊船處，九隻船並不見，便知發頭問
發。西北風吹。赤山東北隔海百許里，遙見山，
喚為青山。三峯並連，遙交炳然。此乃秦始皇
於海中修橋之處。又於此山向東見遙萊
山、儀山、胡山，便於此現其時。康韓岱見在定
喜花院說，僧渡之三僧為向天台長四國之數。
得在赤山院，每問行李，向南去遠路絕遠，聞講
向北迴，見有五臺山，去此二千里，南遠北近。又
聞有天台宗和尚，法號志遠、文鑒座主，兼今
玄素座主之弟子，今在五臺山，修法花三昧，傳
天台教迹。北臺宋谷蘭若先修法花三昧
得道。近代有遠禪師，是楚州龍興寺僧也，持誦
讀經一千部，入臺山去。遠禪師受法花三昧，
入道場求普賢，在院到道，得見大聖，如於菩
來也。讀新羅僧聖林和尚口說云：此僧入五
臺及長安遊行，得廿年，來此山院。語話之次，
商聞臺山聖跡甚有奇特，深喜近於聖境，
休向天台之議，更發入五臺之意，仍改先意，便
擬山院過冬，到春遊行巡臺山。去六日中時，縣
使竇文至來，兩人將縣帖來，其狀偁：

縣　帖青寧鄉
得板頭竇文至狀稱：日本國船上拋却人三人。
右檢案內，得前件板頭狀稱：其船今月十五日
發，訖拋却三人，見在赤山新羅寺院，其報帖
者。依檢前件人，既船上拋却，所合村保板頭當
日狀報，何得經今十五日，然始狀報。又不見拋却
人姓名，兼有何行李衣物，并勘赤山寺院綱維、

本僧等有外國人在都不申報事須帖鄉專
人勘事由限帖到當日具分析狀上如勘到一
事不同及妄有拒注並追上勘責如違限勘事
不子細元勘事人必重科決者　開成四年七月廿四日典王佐帖

主簿判尉胡　君直

攝令戚宣員　赤法僧等依帖狀報一事之由具狀
如右　日本國僧一人從小師二人行者一人留在山院事
右僧等為求佛法遠涉滄波雖到唐境未遂
宿願辭鄉本意欲巡聖國尋師學法緣貢
使早歸不能相隨歸國遂住此山院已後便擬
巡禮名山訪道修行但隨身物鐵鉢一口銅鋺
二具銅瓶一口文書廿餘卷遮寒衣服更
無別物今蒙縣司勘問具事由如前件
狀前謹牒

開成四年七月廿八日本國僧圓仁　從僧惟正
僧惟曉行者丁雄萬等
青寧鄉赤山院狀上勘日本國僧人船上不歸事
由事狀
右日本國僧圓仁小師惟正惟曉行者丁雄萬四人口云
遠聞中花興流佛教故求投聖域欲求尋
名山聖跡巡禮諸方緣時熱且在山院避熱待
時涼即便行還不早赴縣司狀　惟恐累且僧等
隨身衣鉢更無別物如通狀後不由法清等不
虛妄之過謹具狀事由如前

開成四年七月　日赤山院僧法清狀

八月十三日聞相公已下九隻船在青山浦更有渤
海交關船同泊彼浦從彼有人來報縣家來
詳廉貴所以然今九隻船從過赤山浦發去

北風逆日常吹令猶有更宜何可遲不裁
[illegible]麻是人座傳十五日寺家設餺飩餅食等
作八月十五日之節斯節諸國未有唯新羅國獨
有此節老僧等語云新羅國昔與渤海相戰之
時以是日得勝矣仍作節樂而喜舞永代相續
不息設百種飲食歌舞管絃以晝續夜三箇
日便休今此山院追慕鄉國今日作節其渤海
為新羅罰纔有一千人向北逃去向後却來依
舊為國今喚渤海國之者是也十[illegible]為非正源
晚聽讀因明論疏青州都督府管內有四箇州
萊州登州淄[illegible]州並山東道登州四縣牟平縣
文登縣蓬萊縣黃縣蓬萊縣在州下今赤山
院是文登縣清寧鄉赤山村內清寧鄉南接
望海有莫琊嗚[illegible]時作節三[illegible]

東南傍小海從赤山北向東轉去陸路得到
九月大一日己卯問錄往臺山行李州名里數過
八箇[illegible]到五臺山計二千九百九十來里從赤山
村到文登縣百三十里過縣到登州五百里從
登州行二百廿里到萊州從萊州行五百里到
青州從青州行一百八十里到淄州從淄州到齊
州一百八里過齊州到鄆州三百里從鄆州行過
黃河到魏府一百八十里過魏府到鎮州五百
來里從鎮州入山行五日約三百里前到五臺山
依新羅僧諒賢口說記之三日午時縣使一人
將縣帖來且帖文如左

縣　帖青寧鄉

先得狀在赤山寺院日本國船上拋却僧

三人行者一人

右撿案内得状偁前件僧等先負帯而中(?)
訛(?)告州司要有迎勘使請帖海口所由及當
村板頭并赤山寺院綱維等須常知存亡請
處分者奉判准状帖所由者依判前件人事
須帖海口所由告報及綱維等須常知存亡如已
後州司追勘稍有東西不知去處更(?)迎不會科
决仍限帖到當日告示當取状帖州状已者

開成四年八月十三日典王佐帖

縣令戚宣員　主簿判尉胡君直

司功

先在青寧鄉赤山寺院日本國船上拋却僧

僧三人行者一人

右件僧等先中州中使訛說有東西去八月十
四日帖赤山寺院并村保板頭海口所由等須知

存亡同大使等三種(?)村正譚亶拋却腊(?)至今
都無状報其譚亶見在伏請處分牒件状如前謹牒

開成四年九月　日典王佐牒

主簿判尉胡君直

日本國僧同行等　状上

奉帖勘日本國船上拋却在赤山院日本國僧三人行
者一人　右今未去存亡事由状

右僧等為慕佛法權住山院已得(?)伏(?)得穩善欲
歸(?)便出遊禮諸有緣時屬(?)寒未有東西在此山
院過冬到春遊巡名山訪尋聖跡僧等請處(?)状
報免寺家帖勘東西存亡謹具事由状上如前
謹牒件状如前謹牒

開成四年九月三日日本國僧圓仁状

十一日(?)二(?)十(?)時雷鳴雨下東北隅龍相鬪[illegible]

面奉下寺老僧據致封不見對晩頃以頌去
此去冰雪深積三四寸許後積如雪老僧去云
不來相信時山多有雖言

祠部　　牒

上郡章教寺頭陀僧法清

右請准格所在隨緣頭陀

牒得前件僧狀稱本心入道志樂頭陀經歷名
山歸心禮謁經行林下所在寺院遍參之行
門遊觀修理諸經既元和元年四月廿二日初三歲
僧戒若日奉慕子大會示請頭陀本住釋教
者初既行所在頭陀句離聖典但為持念積
習迴於風霜鼓動三恒業解之間要須市易將
息今欲注諸山巡禮及寺院齋處所在蘭
若城門街鋪村坊併宗山林蘭若州縣寺舍
寺舍練行由請繪公驗者付庫檢得狀稱
右同者謹檢格僧尼有能行頭陀者到州縣
寺舍任安置將理不得所由恐動者僧法清請
頭陀檢勘同者依狀牒故牒

元和二年二月　日令史潘倫牒主事

趙參

日本國求法僧示　牒　當年

員外郎　沖濟

僧同々　從僧惟正惟曉　行者丁雄萬

請奇往諸州縣給与隨緣頭陀者修

牒僧本奉欽慕釋教遠投　仁境歸心聖跡
悉樂巡禮見說台山等諸處法教之根源大聖
之化處西天高僧踰險尋訪漢地名德至我得
道實僧伏作依彼奇蹤偶屬良緣幸到聖國今
欲往赴諸處以遂舊情恐所在關路不練行由

若三藏爲頭陀僧奏請公驗准勅批諮進
昔須今已伏聞當寺　當國據例臨郡州縣請
給公驗然則綱維叙縣〻菩聲遊巡遊外給
物之恩頻快揚佛日不任思誠之至具状如前
牒件状如前謹牒
開成四年九月廿六日　日本國延暦寺求法僧
廿三日據唐曆立冬自後寒風稍切廿日下雪
自九月中旬已來寒風漸起山野無青草澗
泉有凍氣廿八日始當院收蔓菁蘿蔔院中
上座等盡出揀葉如庫頭無柴時院中僧等
論老少盡出擔柴去十月一日始霜下五日泉
水始冰十日夜半聞群雁鳴空北向南去十五日夜半
月蝕院衆作聲打板五更〻初月色漸
明十一月一日赴新羅人王長文請到彼宅齋
齋後尋載僧共到寺院庶宿一宿十二日晩以
歸到山院　九日冬至節衆僧相禮辰時堂前禮
佛十六日山院起首講法花經限來年正月十五日
爲其期十方衆僧及有緣施主皆來會見就
中聖琳和尚是講經法主更有論義二人僧頓證
僧常寂男女道俗同集院裏白日聽講夜頭
禮懺聽經及次第僧等其數卌來人也其講經禮懺
皆據新羅風俗但黃昏寅朝二時禮懺且依
唐風自餘並依新羅語音其集會道俗老
少尊卑揔是新羅人但三僧及行者一人日本國
人耳廿日寄前由當院講託處出寺往南
山法花院赤山院綱維處書請歸不許往
南院更作状請十九日蒙綱維綱僧許廿二日
從事不得歸於本院

赤山院講經儀式　辰時打講經鍾打驚衆
鍾訖良久之會大衆上堂方定衆鍾講師上堂
登高座間大衆同音稱嘆佛名音曲一依新羅
不似唐音講師登座訖稱佛名便停時有下
座一僧作梵一據唐風即云何於此經等一行
偈矣至願佛開微密句大衆同音唱云戒香定
香解脫香等頌梵唄訖講師唱經題目便開
題分別三門釋題目訖維那師出來於高座
前讀申會興之由及施主別名所施物色申訖
便以其狀轉與講師〃〃把麈尾一〃申舉
名獨自誓願〃〃訖論義者論端舉問〃〃
間講師舉麈尾聞問者語舉問了便傾麈尾
即還舉之謝問便答帖問帖答與本國同但難
儀式稍別側手三下後申解白前卒爾指申難
聲如大嗔人盡音呼諍講師蒙難但答不返
難論義了入文讀經講訖大衆同音長音讚嘆
〃〃語中有迴向詞講師下座一僧唱處世界如
虛空偈音勢頗似本國講師昇禮盤一僧唱三
禮了講師大衆同音出堂歸房更有覆講師一人
在高座南下座便讀講師昨所講文至如含義
句講師牒文釋了覆講亦讀〃盡昨所講文
了講師即讀次文每日如斯
新羅一日講儀式　辰時打鍾長打擬了講
師都講二人入堂大衆先入列坐講師讀師入
堂〃了大衆同音稱嘆佛名長引其講師登北
座都講登南座了讚佛便止時有下座一僧作梵
〃〃一依唐風即云何於此經一行偈也作梵了南座唱經題目
所謂唱經長引音多有屈曲唱經之會大衆三遍

散花每段各唱者有所頌。唱經了更短音唱題目。講師開經目三門分別，述經大意。釋經題目竟，有維那師披讀申事興所由。其狀中具載無常道理、亡者功能、亡逝日數。登州刺史姓烏名角，時人喚烏使君。有三諱字：明、綺、給也。明日即讀來日。青州節度使姓壽，時人喚壽尚書，無諱字也。

新羅誦經儀式

大唐喚作念經

打鐘定衆了，下座一僧起打槌，唱一切恭敬，敬禮常住三寶。次一僧作梵，如來妙色身等兩行偈，音韻共唐一般。作梵之會，一人擎香盞，歷行衆座之前，急行々便休。大衆同音誦摩訶般若題數十遍也。有一師陳申誦經來由了，大衆同音誦經，或時行經本，或時不行經本。念經了，導師獨唱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次稱佛菩薩號。導師唱云：南無十二大願，大衆云：藥師琉璃光佛。導師云：南無藥師，大衆云：琉璃光佛。導師云：南無大慈悲，大衆同音云：觀世音菩薩。餘皆如是。禮佛了，導師獨結願迴向，迴向稍長。迴向之後，導師云：發心，大衆同音亦云：發心。次導師唱發願已竟，頂禮三寶。次施主擎施物坐，導師與咒願，便散去。廿九日晚頭，此新羅院佛堂經藏點燈供養，別處不點燈。每房竈裏竹葉及草從燒出烟。黃昏、初夜、後夜、朝禮佛。後夜諸沙彌小師等巡到諸房拜年，賀年之詞依唐風也。開成五年 庚申 正月一日 戊寅 早朝禮佛了，不相拜謁，亦歸自房。喫粥之後，堂前禮佛沙彌禮佛了，便於堂前衆僧同禮拜，更於座老下

依以来正月十五日講當寺曆日於本殿奉讀

開成五年曆日　十八日記之　凡三百五十五日合在乙巳已巳

歲德巡遊

大歲申　大將軍午在　大陰午在　歲德庚在　歲刑寅在　歲

破寅在　歲殺未在　黃幡辰在　豹尾戌在　蠶室在

正月大　一日戊寅建　四日雨水　十九日驚蟄　　二月小　一日戊申危　十六日春分　十六日清明

三月大　一日丁丑收開　二日穀雨　十七日立夏　　四月小　一日丁未收　十三日小滿　廿八日芒種

五月　一日丙子收　十四日夏至　廿九日大暑　　六月大　一日乙巳危開　十六日立秋　廿一日處暑

七月小　一日乙亥收平　二日處暑　十七日白露　　八月大　一日甲辰危開　三日秋分　十八日寒露

九月小　一日甲戌大會　二日霜降　十七日立冬　　十月大　一日癸卯會　三日小雪　十八日大雪

十一月大　一日癸酉會　四日冬至　十九日小寒　　十二月　一日癸卯　四日大寒　十九日立春

右件曆日具注勘過

某日山院法花會畢集會男女昨日二百五十人

今日二百來人結願已後與集會衆授菩薩戒

徒各歡喜　赤山法花院常住僧衆及沙彌等名

僧曇表　僧諒賢　僧聖林　僧智真　僧軌範

僧頓證　明信　惠覺　修惠　法清

金政　真空　法行　常寂　善範　沙彌道真

典座　師教　詠賢　信惠　融濟　師俊　小善　信惠

尼三人　老婆二人

日本國求法僧因人條　當院

請從禮諸處尋師訪道

條因十年條　仁德往院極善　頗居高深難以翻譯

國境之誠在物難奇然以藏僧推選春景

漸暖今欲尋訪巡禮諸處訪尋佛教伏請

處分謹件狀如前謹牒

開成五年二月十九日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牒

廿四日　院綱維更作一狀　差僧一人家使人

當州軍事押衙張詠、邑去求法僧劉判一切
送押衙其狀如左。屢奉周眷，春景惟暄，伏惟押
衙尊體動止萬福。即日圓仁蒙推免，見日然
蒙尊流念，問殊厚勤，慕元任感，處限以緣情
不獲祇謁，欽之誠何以為諭。圓仁等發春入欲
淹留唐境，今欲往赴諸台等訪尋師跡，伏候信
仁事牽吉縣，所謂遣弟子僧惟正奉狀代謁

不謹狀

開成五年二月廿日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　狀上

張押衙　侍右謹空

廿一日，得押衙張伯明日差使帳文登縣所得（取）
帖張寶使賑恤於赤山院，留心相待，指揮院家
衆僧及押衙并村人，皆知青州以來諸處，近
三四年有蝗虫災，五穀不熟，人飢餓，多有
賊人殺奪不少，行客乞飯無人布施。當今
四人同行，計應太難。且在此院過夏，待秋穀
熟，出行路程。便欲發行，且向楊楚州、海州，彼有
穀熟，飲食易得。若欲遂本願，從楚州、海州直
大路向北去得。人說不同，心裏進退。又登縣
長官請勤少府請牟廿七日曉頭，得押衙張伯
晡已具為孟張宮縣牢居過帳來文八中州條
十數日同州司有處合，方可東西者。二月一日文帖
一狀催押衙，其狀如左。仲春漸暄，伏惟押衙尊
體動止萬福。即日圓仁蒙恩，奉給見示及其
教高情異常厚深。元在少僧，不勝感荷。伏准縣
帳又八中州條等數日同州司有處分，方可東西。暑
設不斟酌理而強縱，但可明行李，若蒙賜回
容經中非計，必暫霜惟縣司中州來必早發

差有遊禮至遇到赤院入楚時伏請更無其
謀因人重程論險專之遠道適合負罪出不僅
擅責將以少東本煩危下悚愧難積不能盡心
斯乃為慕押衙所護伏望存仁准勅早賜處
分兼副法緣善種遠播旅外求法善根同結今
聞不任勤仰之至謹遣弟子惟正奉狀代申不宣
謹狀

二月一日求法僧圓仁狀上

護押衙　侍右

得押衙報云更差使中館計不久即來且欲著
元至長廣府自到解當以治候多少人路日
遠遠七日齋後弟子惟正師敎出院向東去十日
黃曾寺之弟子惟遊諸縣賀滸章上經小竹之錢
兩人聞不語未是縣院中老少五人聞卅十四日夜
新羅僧常寂讀法劉村到縣後見白石新
儀幹之者互同事由參到縣有新羅人王宗
等有一僧來說我是文殊師利石摩頂證
積年有人修持佛身埋沒土中見此佳去以來
若鑿若破即贊揚表來南贊等邊便得見石
羅且鑿破以爭中事說諸道遊趁來南邊
村地深至膏已等得佛身像今見在得神動
像一軀文殊師利身一軀普賢身一軀觀世音
身兩軀大師子身一軀羅睺羅一軀佛骨錄
國廿行已上諸人見之奇異不少夜頭示佛道依
舍集龍捨通夜十五日齋不限人數便見張押
衙得押衙報云西行之事少人等待老人上州
到取處分三五日面亦相待如要輕急即專
令所由奉送至縣遣向蓬萊縣得十五日司空

押衙船從揚州來在乳山浦十七日爲与本在押衙
面狀一封爲若從家無書一封同贈張大使
其狀如左　疎遠改歲德音常闕勤馳增深企
春已暄伏惟押衙尊體康裕即此圓仁蒙恩
謹以去冬不獲觀謁曠隔日深欽詠何喻圓
仁滞住山院多幸過年厚蒙存恤仁德殊感深
情斯乃押衙兼達見庇護（庇）遂蒙一一微身能酬
奉千深銘心骨但增感愧先蒙答白開奉從
避水寺使賜船送達維南者逼同甚山寄
而經過慕因圓仁本意專尋天數年周歷境何得
不赴須有此啟先向臺嶽既遂誠約合本不諧
深愧高情退思可遣使人且致加資賞賜資
求法已後却歸赤山從清海鎮轉向本國伏望
參張大使具陳事情因　却廻時許明年秋月

若有彼方人船往來請垂高命特令寄存德
歸衙專與鴻攸不任勤仰之至謹留寄狀代
中不宣謹狀
開成五年二月十七日　日本國求法請益傳
燈法師位圓仁
謹　押衙　侍者
南別官尊體萬福雖未拜奉先已蒙恩同
宛如面覲伏惟照察事情同前請免怒
并須陳委細不列書狀垂照察謹空
生年未祗奉久欽高風伏增欽仰仲春已暄
伏惟大使尊體動止萬福即此圓仁蒙仁德
无任勤仰圓仁爲求舊情滞住唐境微身幸
留遇大使本鄉之地感慶之殊難以喻言圓仁辭
衙之時伏蒙況前大守寄書一封轉獻大使

忽還和流浮滄海無資物可付書札通敍依
蒙張恨々情三日不積際無莫賜怙貢款參
未聞但增悚雖不備謹奉状起居不宣謹状

開成五年二月十七日日本國求法僧傳燈
法師位圓仁々状

清海鎮張大使　麾下謹空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々状上

請蒙賜公驗往赴五臺山及諸方
巡禮聖跡尋師學法僧圓仁弟子惟正
惟曉行者丁雄萬隨身衣鉢等

右圓仁等本大心爲慕尺教訪佛道遠聞中花
五臺山諸處佛法之根源大聖之化跡西天高
僧踰險遠投漢國名賢遊藝得道圓仁等本願
欽慕涉波諸尋未遂宿願來開成四年六月內
到文登縣青寧鄉赤山新羅院隱生緣於院
須忘懷於海濱今意欲任東西遊到居住處
今欲往赴諸方禮謁聖跡尋師學法恐所在州
縣關戍城門街關津鋪村寺舍等不練行由伏望
賜路次公驗將爲憑據伏請處分謹
狀如前謹牒

開成五年三月二日日本國求法僧傳燈法師位

日本國求法圓仁伏蒙恩賜公物若干事在縣
身不勝感荷圓仁是外蕃庸僧何敢當斯
寵賜實難銷謝但增悚惶伏惟使君志正廣
天下貴業列千城清風高紀化邈敷軍府早延縉
素欽仰風久爲求仰嚴感德遠來當遊貴境
今沐仁德凡在下情允任感慶開成五年二月
九日感渡此赤山新羅院入縣院了僧謹請相

送到勾當新羅使張押衙宅押衙相見云云
未得縣牒擬差人報去和上自來赴到甚誠云云
行事具有感應相慶便見縣牒文登縣
牒勾當新羅押衙所
當縣先申日本國船上客僧圓仁等肆人
牒檢案內被牒稱前件客僧於先在赤山院住
今為春暖欲往諸處巡禮恐不練事由今欲改
東西未敢專擅狀上者奉判准狀改去者未有公
牒勾當新羅張押衙處請處分者准狀牒
張押衙者謹牒
開成五年二月十日典王佐牒
主簿判尉胡君直
踏縣下三處牒
登州都督府
文登縣牒
日本國客僧圓仁等肆人

僧圓仁弟子僧惟正惟曉行者丁雄萬并
隨身衣鉢等
牒檢案內得前件僧狀去開成四年六月因隨
本國朝貢船到文登縣青寧鄉赤山新羅院
寄住今蒙放任東西今欲往諸處巡禮恐所
在州縣關津口鋪路次不練行由伏乞賜公驗
為憑請處分者依檢前客僧未有公驗請
處分者准狀給公驗為憑者謹牒
開成五年二月廿三日典王佐牒
主簿判尉
胡君直
入夜於押衙宅宿昔押衙牒付圓仁等往縣司
今日公驗自縣可由事明日相送入縣便辭別押
衙及去赤山院了僧法清等相別了向北行廿里
到牟平縣村王家斷中齋後北行五十里夜到

文登縣入惠海寺。寺極亂閙，院宿。廿一日早朝
入惠聚寺，請覓住處，北院安置。齋時赴惠海
寺。極亂閙，隱。斷中。廿三日早朝入縣衙門侍
押衙。縣長官未到，未得公驗。唐國風法，官人政
理，一日兩衙，朝衙晚衙，須聽鼓聲，方知坐衙。
公私賓客候衙時，即得見官人也。廿二日於當
寺等衙。飯後長官請明不來，得公驗。又聞
開成天子今年正月三日崩，天下三日舉哀著
服。又聞新天子上位，城中殺卻四千餘人，先帝
時承恩者。已去三日寒食節，三日斷火，各該
縣令胡主簿、郎王簿、尉等數十人入寺來相看，
尉問具說遠來留住之本意。文登縣者，瀕之
西，根唐國之東境，奈皇御宇，將今也過處
國之佛法等之無報。今在縣南。廿四日早朝請
縣公牒文，於州所由李班才句當，安吟早歸
押衙。廿五日巳時入縣，辭長官，却入寺喫飯發。
綱維典座等到縣西亭中辭別。縣行廿里到招
賢館宿。此館人馬慇在館中，行飯主人慇懃。廿
六日開明早朝出招賢館，行廿里到龍泉村斜
山館斷中。此館人梁公度石館家住，不索不好
綠斷餅不得發行，便於館宿。廿七日早朝發，到
奉平村宋日成宅斷中。乞醬酢鹽菜，專无一色
錫飯喫，不得。西北傍海行七里到牟平縣城東
南半里有盧山寺，未時入寺宿。只有三綱典座
直歲五人，更无僧人，佛殿破壞，僧房皆安置
俗人，變爲俗人家。縣城東西一里，南北二里已
上。廿八日從盧山寺發，登州刺史爲君齋言信
二人，奉信一行，延曆僧常表日本三僧好有

有多人村人以有錢名於自宅邊立頗黎號瑠璃殿
食擧將來寺主僧一行表謝村人於當府司
眷屬自何時開元寺宿縣長事由如前

開成五年三月二日，求法僧圓仁狀

登州都督府城東一里南北一里城西南界有開
元寺城東北有法照寺東南有龍興寺更無別
寺城外側近有人家城下有蓬萊縣開元寺僧
房稍多盡安置官客無閑房有僧人來無處
安置城北是大海去城一里半海岸有明王廟
臨海孤標城正東是市粟米一斗三十文粳米
一斗七十文城南街東有新羅館渤海館從登
東赤山到登州行路人家希總是山野牟平
縣至登州傍北海比年虫災百姓飢窮喫
橡為飯三日早朝縣長官使來屈赴長官衙

見入州見錄事及入判官衙見判官了從衙門
入來見使君邀上廳歡啜茶使君手書施兩
碩米兩碩麪壹斗油一斗醋一斗鹽柴參拾根
以充粮根四日國忌使君判官錄事縣司不相
入開元寺行香使君判官於庫頭喫茶喚求
法僧等賜茶問本國風俗齋時赴張家請日本
三僧寄寺典座僧到彼新中正以早朝奉狀謝
使君給粮科狀請公驗其狀如左日本國求法
僧圓仁伏蒙給賜米貳碩麪貳碩油壹斗醋
壹斗鹽壹斗柴參拾根等在微身無任感戴
圓仁是外蕃僧何敢當斯仁惠實難銷謝
但增捧悅伏惟使君專膺天心榮貴百城清
風高標仁政遐敷軍府晏然緇素飲仰圓仁
為求佛教遠涉滄溟來屆此貴境幸沐仁德特

云無疏拯負覊旅下情無任感處之至謹奉
状陳謝不宣謹状
開成五年三月五日日本國求法僧円仁状上
使君 座下謹空
日本國求法僧円仁状上
請賜公驗往赴五臺山及諸方處巡
礼聖跡尋師學法僧円仁弟子僧惟正惟暁
行者丁雄萬隨身剃刀衣鉢等
右円仁等本心慕釋教欲訪佛道遠聞中華
五臺山等諸處佛法之根源大聖之化處西天高
僧踰險遠投唐國名德遊茲得道円仁等舊
有欽羨涉海訪尋未遂宿願去開成四年六
月到文登縣青寧鄉赤山新羅院寄住
於險漢忘懷去於海岸舍業故作東西得到使
君仁境今欲往赴諸方礼謁聖跡尋師學法
恐所在州縣關津口鋪及寺舍等不練行由伏
望 使君仁造特賜公驗以為憑據伏請處分
牒件状如前謹牒
開成五年三月三日日本國求法僧円仁状上
蒙使君帖々本司給憑又從京都新天子詔書來
於州城内第門前庭中鋪二毯子大门北砌上豎
一几々上敷紫帷々上着詔書黄紙上書州判官
録事等縣令主簿兵馬使軍將軍中行官
百姓僧尼道士各依職類列在庭東邊向西而
立使君從内出来軍將二十人在使君前引左右
各十人録事縣司等見使君出伏面欲到地
君唱々百姓等諸人俱唱諾使君於一毯上立
判官立於一毯上立並西面立有一軍將喚諸

□□録事縣司亦到一時唱諾次案諸軍押
衙將軍兵馬使亦到軍中列一時唱諾又諸
客亦列諸官客諸太子唱諾次〻百姓亦百姓
老少俱唱諾次〻僧道亦僧尼道士俱唱諾後有
二軍將取詔書兩手捧使君前一拜手取詔
書當頭指〻一軍將跪坐袖〻受書擎至庭
中向北立唱云有勅使君對官録事諸軍亦
俱再拜有一軍將云百姓拜百姓再拜但僧
尼道士不拜令兩衙官披詔書其二人着綠衫
更有衙官兩人手替讀聲大似本國申政之時
詔書四五紙許讀申稍久諸人不坐讀詔書了
使君已下諸人皆拜次録事一人軍將一人出於
庭中對使君言謝之詞本處立使君宣諸司
人各勤勾當判官已上盡唱諾次都使唱〻僧
道亦僧尼道士唱諾次〻百姓唱諾次詔書使君
使君前再拜使君下階以袖遮之諸官客亦散
十人到使君前伏地拜身三三軍將唱好去一時
唱諾官人諸軍僧道百姓於此散去五日使君
所施米麺於庫頭領取

米五斗　麺一碩　油 〈住僧〉　果三十枚

右物使君仁惠不敢相受今以前件物於當
院設空飯來日從合寺衆僧諾白

三月五日日本國求法僧圓仁

當寺綱維 〈法司〉

六日午時共合寺僧一十餘人又新中中時當
州軍事押衙王長宗布施一頭驢以充馱粮
七日王押衙寬袁謝開元寺佛殿西廊外僧
伽和尚舊門北隣上畫西方淨土及補陀落淨土

是日本國使々所郎於瀉之書者緣起之書沒
却但見日本國三字於佛像左右書着郎名
即是日本國人官位姓名錄事正六位上建岑
氏錄事正六位上羽豐翔雜使從八位下秦宜
雜使從八位下白牛養譯語史從八位下秦海魚
使下從八位下行散位（欠西字）度位人從七位下連
雄貞位人從八位下紀朝臣貞（欠字）季同寺人說其
本由不知何年朝貢使到此州下八日早觀
狀之判史自倍公驗尋答橫曉伏惟　使君
尊體動止萬福即此圓仁蒙恩信途有瑕
日不獲參謁下情無任悚懼謹遣弟子僧惟正
奉狀不宣謹狀
開成五年三月八日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狀上
使君節下　謹空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
右圓仁等本欲往臺山經夏後歷諸處巡禮聖跡
然衛時節有阻行李先有狀懇乞使君公驗伏
請處分　牒件狀如前謹牒
開成五年三月八日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牒
刺史得請云如今即到府時赴衙押衙請共言
令僧四人到宅齋九日得院長諮州牒明日令
得撥付和之申使請裁和之自時際到青州節
度府公驗令得公驗云云午時於劉白欽宅齋十
日雨下到張家齋十一日巳時得州牒兩通一
通留後官一通進使把牒入州謝刺史兼辭
別得州牒送本登州都督府
牒上　押兩蕃使
據日本國僧圓仁等狀請公驗往五臺山等名山

及諸方巡礼聖跡尋師学法求僧円仁弟子僧
惟正惟暁行者丁雄萬并随身衣鉢等
牒檢案内得件僧状本心志慕釋教修行佛
道遠聞中華五臺等諸處佛法之根源大聖
之化處西天高僧踰險遠投唐國名德遊茲
得道円仁等舊有欽羨涉海訪尋未遂宿願
去開成四年六月到文登縣青寧鄉赤山新
羅院隔生涯滄溟忘懷去於海岸今欲往諸
方礼謁聖跡尋師学法恐所在州縣關津口
鋪及寺舍不練行由伏望特賜公驗以爲憑
據者依檢日本國僧円仁等先據文登縣申
去年六月十二日〻本國入朝貢使却迴船到
當縣界青寧鄉赤山東海口著岸至七月十五日
發使訖得縣申日本國迴國船已發却僧円仁

并行者等四人州司先具事由申使訖謹具狀
不審給公驗否者刺史判州司無憑便給公驗
付安錄申尚書取裁仍遣僧人自齎狀見尚
書取處分者謹具如前未有中　使處請給
者具狀牒上使者謹錄牒上謹牒
開成五年三月九日府史匡從副牒
具狀申上
尚書十日行因
縣書通牒訖典匡從副　官渡言　下二
十二日平明發向西行卅里到王徐村蔡家宅斷
中便發向卅里到黃縣界九里戰村少允宅宿
主人無礼教孃見因諍論十三日早朝發西行
卅里到戰齋館於東桓宅齋主人極慳乞一盤
菜需三四度方与齋後發西行卅五里到乘夫館

與奉行廿五里到萊州掖縣東徐宋村姜
宅宿主人心直專見和尚十四日發行廿里
到南臣館王家斷中主人初見不肯每事難
易終諾謠乘周是應後行十里到高村王家
與奉行廿里到中李村有廿餘家經五六宅
覓宿處家家多有時饑食者自與不合與人
各到白食合以供給也後發西北行十五里路邊
有王府君墓石上鐫誌久經歲月誌石倒地
濰北海浦行廿餘里到壹村法雲寺宿江館人
々事壹館本是佛寺向後為館時人喚之為
佛堂館々前有二塔一高二丈五層鐫石構作
一高一丈鑄鐵作之有七層其銘文云王行則
昔本初征伐東蕃設洛同船一百餘人俱被
賊捨送之後因一身逃竄有逃遁歸鄉遂三

年九月十五日遣此寶塔々　廿九日早發西北行廿
里至芝陽館斷中齋後行廿里到牟城村高
安宅宿主人不惡　三月一日平明發行十里至牟
縣館西北行廿里到望泰徐乾莊宅斷中不
報直入宅哀得主人憐但之心感勤齋後巡
北行廿里到蓬萊縣管內望仙鄉王遠村寺宿
入夜雷雨唐國行五里立一堠十里立二堠
子築土堠四角上狹下闊高四尺或五尺六尺不
定曰喚之為里堠　二日平明發行卅里到安
香村遊彥宅齋行卅里到登州入開元寺宿
登州去赤山浦四百里行路山坂路破時榮枝
牒步行矣城南地界所由喬汶來請行由帖
書行曆々如左日本國求法僧圓仁侍從
不惟晚行者丁雄萬右圓仁等日本國求和尚

四月十三日隨新羅使船離本國来大唐開成三年七月二日到揚州海陵縣白湖鎮八月廿五日到揚州寄住開元寺開成四年二月廿一日從揚州上船發六月七日到文登縣青寧鄉赤山新羅院過一冬今年二月十九日從赤山院發今月二日黃昏到縣人不許客宿寂後到一家又不許宿事三更覓更到縣令宅宿主人有道心十五日發行十五里到于徐村孫家斷中主心懇勤齋後行十五里到萊州州城東西一里南北二里有餘外郭縱橫各應三里城內人宅屋全盛全出城外東南龍興寺宿佛殿前有十三級磚塔基階頹壞周廊破落寺無衆僧僅有二僧寺主典座心性凡庸不知主客之禮萊州管四縣掖縣昌陽縣膠水縣即墨

城西南置市粟米一斗五十文粳米一斗九十文十六日早朝齋任緣喫粥寺家無飯各自求食齋後西下不發十七日平明發向西南行入萊州路行五里遇往人教得赴正路行十五里到潘村潘家斷中主心麁惡不作禮數就主人乞菜醬酢鹽總不得遂出茶一斤買得醬菜不堪喫齋後發行廿里到膠水縣界三埠村劉清宅宿家婦嗔怒夫翁排斥東南去村三十里有膠水縣十八日行五里過膠河渡口萊州界內人心麁剛百姓飢貧傍河行十五里到青州北海縣界田庄卜家斷中主人懇勤齋菜豐足齋後傍膠河行卅里到芙蓉驛東耿村耿家宿去耿家西一里有古城時人喚之昌國城周十二里東西闊南北狹城內見有百姓家三五户

楼問村老郎ゝ處此城成來一千餘年云ゝ何王
住處難問地中今見拾得金銀珠玉古錢馬鐙
等多有寶物散在地中每雨下後拾得ゝ耿家
主人粟善十九日平明發行廿里到王耨村趙家
斷中主有道心供菜飯足齋後行卅五里到北海
縣觀法寺宿佛殿破落佛像露坐寺中
十二來僧盡在俗家寺內有典座僧一人縣中米
一斗六十文又小豆一斗三十五文縣城東西二里
南北一里是古代濰州今爲北海縣廿日早發西
行卅里野中逢渤海使從上都歸國更行卅里
到孤山村宋家斷中主人慳極一撮鹽一匙醬
非錢不與齋後廿里到壽光縣東半城村
家宿主人愛停客取宿錢廿一日發行廿里到
盧味店段家斷中主人心平齋後行卅里到青

州府龍興寺宿寺家具錄來由報州從登州五
百四十里廿二日朝衙入州見錄事司法次到尚書
押兩蕃使衙門前擬通入州牒緣遲來尚書
趁毬場不得參見却到登州知後院送登州文牒
書通晚衙時入州到使衙門令劉都使通登
州牒都使出來傳語喚入使宅尚書傳語
且歸寺院續有處分歸到寺蕭節度副使張
員外入寺來相見又見幕府判官姓蕭名度中
廿三日早朝赴蕭判官請到宅喫粥湯藥茗茶
周至判官解佛法有道心愛論義見遠僧歡
附問欸齋時節度副使張員外一行官客入州迎來
院齋官人六七人飲食如法廿四日春節破陣樂
之日於州內毬場設宴曉頭直歲典座引向
新羅院安置廿五日爲請公驗更修狀進尚書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
右圓仁等歸心聖跡浮海訪尋欲往臺山巡
禮從此發遣諸寺尋師求法恐路次時難不達本
意先有州縣具申由狀望　尚書仁造特賜公
驗希遂願誠早得前路伏請處分
開成五年三月廿五日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牒
從登州文登縣至此青州三四年來蝗蟲災起
吃却五穀官私飢窮登州界專喫橡子爲飯
客僧等經此險處粮食難得粟米一斗八十文粳
米一斗一百文无粮可喫便修狀進節度副使張
員外乞粮食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
請施齋粮
右圓仁遠辭本國訪尋尺教爲請公驗未有東
西到貴府寄食飢情難息言音別異不能專乞伏
望仁慈捨香積之餘俾賜異蓋之貧僧充斷
中今更惱亂伏深悚悅謹遣弟子惟正狀謹疏
開成五年三月廿五日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牒
員外　閣下　謹空
員外施給粳米三斗麵三斗粟米三斗便修狀
謝日本國僧圓仁謹謝
員外仁造施給米麵不勝感戴難以銘謝下情無任
悚之誠謹奉狀陳謝不宣謹狀
一　開成五年三月廿五日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狀上
員外　閣下　謹空
廿七日遣惟正入本典院探公驗事本案張已
有處分給與公驗一頭給公驗一頭關奏待後
日朝衙尚書押名押下了便送到云云　廿八日五更
天氣漸晴發登州留後官王李武家院相看便問

渤海王子先日来到擬趁奉衛侍勅使来發去
於當寺宿後院有齋善請赴假斯十衆僧在
十来先日既状通尚書乞齋粮
日本國求法僧円仁　請施給齋粮
右円仁等遠涉滄波投寄仏教遍求多年遊到
貴境頭陀遠粮食罄絕飢之語音不同無
處乞食伏望尚書仁造施給粮食拯救貧僧
然乃具捨之福比於陳如迦葉之德鏡乎萍物
至任欽歎之誠謹奉状陳請伏增悚懼不宣
謹状
開成五年三月廿九日日本國求法僧円仁状
尚書　閣下　謹空
遣弟子惟正令奉状所蒙通報明日有齋令若
卅日赴齋訖去請判官宅折中便開節度使錄求

雖僧未来由閑奏覆了訖四月一日朝衙得尚
書賜給布三端茶六斤時當寺有齋今日
尚書郎君生日因設長命齋二日早朝齋判官
宅喫粥便入州奉状謝
尚書施物兼辞　尚書
日本國求法僧円仁伏蒙
尚書仁造賜給布參端茶陸斤下情不勝感戴
謹奉状陳謝不宣謹状
一　開成五年四月二日日本國求法僧円仁状上
尚書喚入衙前傳語所施輕少不足言謝昔和
上来好去次入節度副使張員外院謝判官員外
喚入衙裏給茶餅食喫茶罷別員外到寺宿
赴趙德遊請齋齋後幕府判官施給粮米
二斗麵料少豆二斗黄昏入幕府判官宅謝

施路粮諳判官處三日平明發與府判官老
行官一人送過城門蕭府從而相見見時語極
慇懃在寺之時每日有異施慰問不絶發行之
時老人送路無以示隨路今日向書縣軍諸神
廟乞雨從寺發過州城西北去城十里有堯山山
上有堯王廟堯王昔巡此處行過之處留蹤跡
廟靈相傳云每乞雨時多感驗西半城向北到卅
里到益都縣東石羊村陳家飡食主人心平等齋
後西北行十五里到臨淄縣東淄水驛西行廿
里到金嶺驛東王家宿主人心性直好見客
慇懃望西遙見白山四日平明發西南行十六里
入小路望長白山去向西行五里到淄州淄川縣
張趙村入趙家飡食主人極貪見無飯可與飯無
齋齋後向西北行卅里到長山縣東古縣村郭
家宿主人姓王大奈是淄州人心平有道心五日早
發西北行十里到長山縣從縣西行十里到張
斯中主人慇懃齋後西行十五里到長白山東
面日欲中時於仙人臺南不村史家喫茶問
礼泉寺主人答從不村望西直行十五里到礼
泉寺便向西入山去錯差路行十餘里看
差路不正所向張東却不村史家宿竟夜雨
大興曜不睡六日早朝主人施粥又差一人相送指
路正西入谷行過高嶺向西下坂方得到礼泉
寺菓園喫茶向南更行二里到礼泉寺斷中
齋後巡礼寺院礼拜誌公和尚影在瑠璃殿內安
置二柱塔砌皆用碧石搆作寶幢奇妙世珎
寺鋪列嚴麗誌公和尚是十一面菩薩化身其來
源備著碑上和尚俗代金城人也降靈於此寺

山城度其後因貧不知所向但作乞償茶因致
堂空西谷邊有醴泉井向前泉涌香氣可味
有與之者除病得壽今來名為醴泉寺和三職
後泉水涸書但空井如今泉井井已遠一小寺
更作和尚寺々前堂門有石井深五尺餘今見在
此已寺々南峯名為龍臺獨出群地比國所載
昔有龍聚且蘇以此為聞本物後名龍臺寺
後因泉涸改名醴泉寺東西南北為峯連屋
北有開豁無山岳矣寺今破落不多僧衆聚然
後歲主人將說寺后園十五所主人今不得僧徒
本有百餘僧如今隨緣散去現住寺者三十已上
也典座僧引向新羅院安置七日平明堂頭
衞使發典座見僧齋　明日當寺大齋因何
平未々　緣欲早到甚山不經此寺門向北行十

五里到醴泉寺齋斯中向正西行二十里到章
丘縣從縣西行十五里過濟河渡口時人喚為
濟口從口西北行卅里王家宿主人心平八日早發
正西行廿里到臨濟縣入尹家齋斯中便發有為
人施五升米過市正西行三十里申時到臨邑
縣宋復龍村張家宿晚來雨下主人心平九日朝
來雨下不得發齋後雨晴便發正西行十五里
到古縣邑前臨邑縣城郭歲在一方今先代
寺舍破滅佛像露世見為耕時甚可哀憐向
正西行十五里到源河渡口過河行十里到禹城
縣當縣郭村王家宿主人有道心十日平明
發正西行四十里未時到禹城縣々市粟米一斗
卅五文粳米一斗百文小豆一斗十五文麵七八十文
過城西行十里到仙公村趙家宿道俗雷亮

竟雨至曉雷雨阿主人無道心十一日行晴發
西行廿里午時到黃河渡口時人家為藥家口
水色黃泥駛流如箭河闊一町五段許向東流
也黃河源出崑崙山有九曲六曲在土蕃國三曲
在大唐國渡口南北兩岸各有渡口城南北各四
町有餘東西各一町許此藥家口多有舟船貪載
往過人每人出五文一頭驢十五錢河南屬唐
州禹城縣河北屬德州南岸過河北岸斯中
四人每人與四椀粥主人驚怪多𡃤冷物恐
不消化矣正西行三十五里申時到德州平原
縣界趙館村趙家宿主人無道心十二日早
發正西行卅里到德州夏津縣界孤閣村趙
家平斯主人有道心施齋飯菜蔬飽足齋
後發西行廿里到夏津縣東吉家店孫家宿

主人有道心十三日發西行廿五里到王淹村王家
斯中主人乏道心施齋飯齋後西行廿五里申
時到唐州城宿開元寺宿見說中丞中節
度使於開元寺新開壇場脩張衙衛令人知
聞從諸州來受戒僧四百有餘昨日壇場罷新
戒僧皆散去〻見未發者亦有三十餘人也寺
綱維具錄日本國僧亦來由報中丞十四日朝衙
入州衙見中丞〻〻家貴設一十僧齋便赴中
丞請於使宅齋〻後卻到寺晚際入戒壇院
見新造壇場壘塼二層下階四方各二丈五尺
上階四方各一丈五尺高下層二尺五寸上層亦
五寸壇色青碧時人〻取瑠璃色〻　十五日於城
內劉家斯中設食如法齋後入善光寺見注
衆戒壇堂貴縣措鋪席以繩索以不登壇

辛坎鋪者以為秋壇明日起首可行遂去秋
晚衙入州辭中丞十六日平明發西行廿五里到
清河縣東合章流村劉家斷中喫檢菜羹
主人難來解佛法自出齋飯與僧末斷中齋後
冀西北卅里到冀州南宮縣東趙固村趙家宿
主人心直十七日早朝主人施粥飯正北行十五里
西北行十五里到南宮縣入城宿張家斷中畢
城西北行五十里人家希到唐陽縣入城覓
覓寺宿寺舍破落無有僧徒只有知寺僧一人
見客不喜床鋪設幄不得十八日平明
發向正西行卅里到新河口入城南宿家斷中從
西門出過新河橋正西行卅里平原遠過人家
希絕到趙州寧晉縣東唐城寺宿寺
極貪嫉便不庸歐十九日辰時發寧晉城門北

行十五里到秦丘村劉家斷中主人難貪布
施齋飯午時發西北行廿五里熱氣如蒸到
趙州南開元寺宿屋舍破落佛像尊嚴州僧
心鄙怕見客僧廿日平明辭衙西北行卅里到
鎮州欒城縣城外縣家斷中向西北行三十里
到鎮州大廓縣東作頭驛劉家宿主人賊心
廿一日早發正北行廿五里到鎮州節度府入
城西南金沙禪院不見斷中有二僧見客不喜
惶懼遂投度禪入院中就飡主人婦不自作
餺飩與客僧齋後向正北行廿里到使莊楊家
宿此莊即鎮州節度使王大尉之莊大尉姓王
名元逵於十五節度使家人中尋見在有一室
將姓劉句當甚精妙向北一里進碑富梁
主高垣不更開若負大尉義後經令三世矣

普通院極落懸契廿二日早朝主人施粥向正北
行廿里到南接村劉家斷中主人從來貪吝長
設齋飯供養師僧不限多少入宅不久便供飯
食婦人兒並慈善教道齋了喫茶向正北行
廿五里到鎮州界行唐縣入城門西禪院宿有
廿餘僧心總閙亂廿三日早朝喫粥向西北行
廿五里到黄山八會寺斷中喫粟飯時人稱之
為上房普通院長有飯粥不論僧俗來集便任
停宿有飯即與無飯不與不妨僧俗赴宿故以
普通院々中有兩僧一人心閑一人心鬧有一黄
毛狗見俗嗔吠不怕杖打見僧人不論主客
振尾猥馴齋後向西北入山尋谷行時人喚々
為閣信山從上房行廿五里到劉使普通院
宿從遇五臺山金閣寺僧義深等往深州求油

歸山五十頭驢駄油麻油去又見從天台國清寺
僧巨堅等四人向五臺說々天台國清寺日本國僧
一人弟子沙弥一人行者一人今見在彼十經二〻昔
日天陰發從山谷西北行廿五里見過一千客駝
五百許羊到過一嶺到西嶺普通院々主不在
向稍々食院中當未有粥飯須迎年出矣人今主
辦食齋後尋山谷行西北三十里到莘莞普通
院宿當宿游兩廿五日雨下普通院深山無粥飯
喫少豆為飯從趙州已來直至此間三四年來
有蝗蟲災五穀不熟粮食難得齋後雨停尋
谷向西行三十里到解普通院巡礼五臺山送
供人僧尼女人共一百餘人同在院宿廿六日天晴
喫粥了向行山谷廿里到淨水普通院說飡院
中食邊山風漸涼青松連嶺踰兩望嶺西北

廿里到堆城普通院過院西行嶺高谷深翠
岑雲路收漏漲流從堆城西行十五里申時
到龍泉普通院宿院在土上龍宮泉下龍泉次
院邊有泉處為龍泉普通院〻有粥飯廿七日發
從山谷向西行卅里到張花普通院共九僧斷中
院有粥飯齋後行谷十里到茶鋪普通院過
院西行十里踰大復嶺〻東谿水向東流嶺西谿
水向西流過嶺漸下或向西行或向南行峯上
松樹谷裏樹木直而且長竹林麻園不足為喻
山巖崚嶒峻頂接天漢松翠碧與青天相映嶺
西木葉未開張草未至西寸從茶鋪行卅里遠
暮到角詩普通院宿院無粥飯廿八日入平谷
西行卅里巳時到停點普通院未入院中向西北
望見中臺伏地禮拜此即文殊師利境地五頂
之圓高不見樹木狀如覆銅盆望遙之會不覺
流淚樹木異花不同別處奇境特深此即是清涼
山金色世界文殊師利現在利化便入停點普
通院禮拜文殊師利菩薩像因見西亭壁上題云
日本國內供奉翻經大德靈仙元和十五年九月十
五日到此蘭若云〻院中僧等見日本國僧來奇異
示以壁上之題記看之午時合宮主處〻後
見有數十僧從南臺去暮際雷鳴雨下自大三
日申時入山至于今日入山谷行都經六日未盡
山源渡到五臺自去二月廿九日離赤山院至
此間行二千三百餘里除却遲日在路行正得
四十四日已頓憩在路並無病累十九日停點院設百
僧〻齋起請同唐國台州國清寺僧巨堅歸
本寺付書二封送國清寺〻人可譯後見報大僧

北頭南臺去一上許晴天忽陰風雲闇暗忽雨
降雹晚際見其瑞來雖雹打破罷了与我
五月一日天晴散施也寺主所將驢一頭寄在停點
院停點院主僧句當草料從停點西行七里向北
遶高嶺十五里行到竹林寺斷中齋後巡禮寺
舍有般舟道場曾有法照和尚於此堂念佛有
勅諡為大悅和尚遷化來二年今造影安置堂裏
又畫佛陀波利儀鳳元年來到臺山見老人時
之影花嚴院堂中有金剛界曼荼羅一鋪二日
入貞元戒律院上樓禮國家功德七十二賢聖諸
尊曼荼羅一綵畫妙好次開萬聖戒壇以玉石作高三
尺八角底築頭香泥壇上敷一緣毯闊狹与壇齊
棟樑椽柱粧畫微妙謁押壇老宿諱法講靈覺
和尚年一百歲七十二夏顏貌非凡是登壇大德見
客慇懃見說去年六月中天竺那蘭陀寺僧三人
來遊五臺見五色雲圓光攝身光歸天竺去竹
林寺有六院律院庫院花嚴院法花院閣院佛殿院
一寺都有四十來僧此寺不屬五臺五月五日寺中
有七百五十僧齋諸寺同設並是應州軍事合僧
所設竹林寺齋禮佛式午時打鐘眾僧入
堂大僧沙彌俗人童子女人依次列坐了表歎師
打槌唱一切恭敬禮常住三寶一切普念次寺
中後坐僧二人手把金蓮打蠡鈸三四人同音作
梵作了行香不論僧俗男女行香盡遍了表歎
先讀施主設供書次表讚了便唱一切普念念悉
同音唱摩訶般若波羅蜜次唱佛菩薩名大衆
詞同禮天迦牟尼佛彌勒尊佛文殊師利菩薩大
聖普賢菩薩一萬菩薩地藏菩薩一切菩薩摩訶薩為

我奉天梵王等致礼常住三寶為聖凡之宗致
龍宮經藏三寶為今日施主亡霊荘嚴致礼常住
三寶為師僧父母法界衆生致礼常住三寶打
槌唱〻能念元觀上座僧元觀了行儀念上下
座少通僧畢女平不從奄已衆僧不契廖了訖
次錫口次打槌念佛表歎所打槌〻為今日設
善荘嚴及法界衆生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
大衆同音念釋迦牟尼佛彌勒尊佛大聖文殊
師利菩薩一万菩薩一切菩薩摩訶(以次云 以下合)念佛了打槌
隨意大衆散去暮際高聲遣而園院飾嚴道
場供養七十二賢聖院〻僧常欽有壽迎接諸
院〻同請曰本僧復起請入道場者孔念法
事堂中燈臘次第安列七十二賢(聖)畫像寶幡
寶珠盡世妙珠張施鋪列雜色毯遍敷於地

華燈名香茶藥食供養賢聖黄昏之後大
僧集會一僧登礼座先打蠡鈸次說法事之興
由一〻唱奉請諸名及施物色為施主念佛菩薩次
奉請七十二賢聖一〻稱名每稱名竟皆唱唯願慈
悲哀愍我等降臨道場受我供養〻言立礼七十
二遍方始下座更有法師登座表歎念佛勧請
諸佛菩薩〻〻一心奉請大師釋迦牟尼佛一心奉請
當來下生彌勒尊佛十二上願藥師瑠璃光佛大
聖文殊師利菩薩大聖普賢菩薩一万菩薩皆云一
心奉請次同音唱散花供養之文音曲數般次有
尼法師又表歎不一切僧法師次僧法師与諸僧
同音唱讃了便打蠡鈸同音念阿弥陀佛便休
次尼衆替僧如前相賛讃歎佛直到半夜
事畢僧尼出道場歸散其奉請及讃文寫取在

料七日同院有施主設七日僧齋〻時法閣上同吃日細引香時道場僧奏音聲讚歎時不留一收奏數本但上表嘆更有別僧打鐘作讚法事飲食如法十四日夜雁上晚無數十遍來沙弥於西玉壇受具足戒十六日早朝出竹林寺尋谷東行十里向東北行十里到大花嚴寺入庫院住齋後入涅槃院見賢座主在高閣殿講摩訶止觀有四十餘僧列坐聽講便見天台座主志遠和上在講筵聽止觀堂內莊嚴精妙難名座主講第四卷畢待下講到志遠和上房禮拜和上慰問慇懃法堅座主從西京到此文鑒座主久住此山及聽講眾卅餘人並是天台宗同集相慰喜遇請益遠和上自說云日本最澄三藏貞元廿年入天台求法台州刺史陸公自出紙及書手寫數百卷與澄三藏〻〻得疏却歸本國便問日本天台興隆之事粗陳南岳大師生日本〻事大眾歡喜不少遠座主聽說南岳大師生日本弘法〻事極喜大花嚴寺十五院以遠座主為其首不受施利日唯一食六時禮懺不闕常修法花三昧一心三觀為其心腑寺內老僧宿盡致敬重齋〻後入涅槃道場禮拜涅槃相於雙林樹下右脇而臥丈六〻容摩耶悶絕倒地〻像四王八部龍神及諸聖眾或舉手悲哭〻形或閉目觀念〻貌盡經所說〻事皆為像也又入般若院禮拜文鑒座主天台宗曾講止觀數遍兼畫天台大師影長供養頂禮慰問甚懃懃更見大鞋和尚影曾在此山修行過五十遍於中臺頂

其夏雨下纔三寸也遂得大聖初現老僧大
屣々高一尺長一尺五寸大一堂共五竹小一堂十
竹現者就前和尚曾作一百五千具衣被施与
一百五千僧設七百五千僧今作就於高閣上安置
供養以清涼山五月々夜極寒尋常著綿襖
子嶺上谷裏樹木端長無一曲戾々木入大聖
境地々時見極賤々人亦不敢作軽蔑々心若逢
驢畜亦起疑心恐是文殊化現歟舉目所見
皆起文殊所化々想聖靈々地使人自然對境
起崇重之心也

入唐求法巡礼行記巻第二

入唐求法巡礼行記巻第三

廿八日入平谷西行卅里巳時到停點普通院前始
望見中臺頂此則文殊師利所居清涼山五臺之
中臺也伏地遙礼不覺雨涙遙望耳頂因高不見
樹木便入停點普通院礼文殊像見西亭壁上題
云日本國内供奉翻經大徳霊仙元和十五年九
月十五日到此蘭若午時入食堂斎畢見上僧遊五
臺文殊像不見其靈蹤座怪而問衆僧乃云此
山諸處於是更香後見數十僧從南臺去一上
時晴天忽注風雲閟暗忽而天來晚後見其歸
來被雹打破笠子彈身經与來自今月三日中峰
入山至〻今日每日入山巡經六日始得到此景來
二月十九日離赤山院直到此間行二千三百餘里
除打歇日正行得卅一日已想悅到此无病

里廿九日院中有百僧各各同赴請又因台州國清
寺僧巨堅巡臺歸本寺付二封書因送我上人所五
月一日天晴巡五臺去從停點普通西行十七許里
向北過一高嶺行十五里到竹林寺斷中仍見斎那
未求受戒沙弥數十人在寺後日香後巡礼寺有
般舟道場曾有法照和尚於此堂修念佛三昧有
勅謚号大悟和尚遷化来年人造影安置
影又畫佛陀波利儀鳳元年來到山門見老人之貌
花嚴院佛堂有金剛界曼荼羅一鋪二日入貞元
戒律院上樓礼國家功德七十二賢聖諸尊曼荼
綵畫精妙次開万聖戒壇迴香純用白玉石作高
三尺八角以香泥築壇面壇上敷一張毛毯
綵綵邊亦八角造闊使當壇恰香押壇老宿法諱
靈覺生年一百歲卅二夏臘[illegible]凡是登壇大德

見寔慈想見去年六月中天竺那蘭陀寺三蔵三
人来巡礼五台見五色雲円光攝身光帰天竺去
此竹林寺有六院律院庫院花厳院閣院仏殿院
一寺都有四十来僧此寺不属五台五月五日有七百
五十僧斎諸寺同設並是斉州霊巌寺供主所設
矣晩際随喜十四日夜惟正惟暁共数十人於白玉
壇受具足戒十六日早朝出竹林寺尋谷東行十里
向東北行十餘里到大花厳寺入庫院住斎後到
涅槃院見賢座主於高楼上講止観講第四巻
欲後有廿餘僧同聴便見志遠和尚在講下聴
上観其厳門外花厳精舎難名得下講礼拝志
遠和尚及講座主同聴衆僧亦和尚亦慰問慇懃
座主祈從西京来文鑒座主久住山常講止観法
花経数遍諸聴衆見之遠和尚門下不少有識言求

聴者志遠和尚〻〻貞元廿年見日本国最〻〻三蔵入
天台求法台州刺史陸公自出家（紙）墨及書手写数本
参与澄三蔵〻〻全得信却帰本国〻〻便問日本
天台学興盛之事因担陳南岳大師生日本弘法之
事遠和尚及大衆甚歓喜大花厳寺十二院僧衆
至多許以遠和尚為首座（和）〻〻不受施利日惟一餐戒行
清高六時礼懺不闕〻〻常修法花三昧一心三観
以為心腑志超物外遍山諸寺老宿尽致欽敬
者甚深意一生欲得見普賢菩薩法花三昧之
覚表後入涅槃道場礼仏涅槃相於双樹下大
賜右臥一丈六尺之容摩耶夫人悶絶倒地之儀四
王八部龍神天人及諸聖衆或挙手悲哭之形或
閉目観念之兒一切経相作次入般若院礼文鑒
座主〻〻礼天台大師影文鑒座主相喜不已及〻討

寺閣二層講論傳天台教感見遠國僧求天台教
來到此寺甚有感歎更見大鞋和上説昔在
此山頂到巡五臺五十遍又曾在中臺頂冬夏不下
經頂三年遂得大聖加被者大鞋高一尺五寸大一
量則廿五斤小一量則十斤量見在此府和上曾
造一萬五千蒸餅花一萬五千僧設七萬五千供
養訖於高閣上供養畢四時近居寺來次三十餘
年志遠和上請次撰遠和上云見説天台山已次
此不合更次不肯過定曉際與數僧上并堂院
見持念和上年七十過可世來已人々年高色壯
得持念々力開堂礼拜大聖文殊并儀容顏頗盛
端嚴無比時所示儀端又同殿在其所示精靈生
骨髓並有動安之勢口生潤氣良久觀之恰似
運動更老宿云初造此并時作了便裂六遍捏
作六遍裂其博士惆悵而云吾此一作天下共云々
皆許稀奇更一生來捏作佛像不曾見裂損之今
時作此像齋戒至心盡自工巧之妙欲使天下人瞻
禮將為歸心々々應今既六遍造六遍皆摧裂的應
不稱大聖之心若實然者伏願大聖文殊并為我現
現真容親覩金顏即便仿而作之纔發願了開眼見
文殊并騎金色師子現其人前良久乘五色雲騰
空飛去博士得見真容歡喜悲泣方知先所作不
是也便改本樣長短大小容貌取所現之相第
七遍捏作此像更不裂損每事易為所要皆遂
其人造此像了安置此殿露光眼中涙流乃云
大奇曾來未曾見者今得見已願々生々常為文
殊師利弟子言竟身亡向後此像時々放光頻現
靈瑞每有相時具錄聞奏勅施袈裟今見披在

𦬇騎上答是其一也因此每年勅使送百領袈裟
表賜山僧每年勅使別勅送香花寶蓋真珠幡
蓋佩玉寶珠七寶々冠金鏤香鑪大小明鏡花毯
白氎珍假花菓等積漸已多堂裏鋪列不盡之
餘者總在庫貯積見在自餘諸道州府官私施
主每年送者不可勝數今五臺諸寺造文殊𦬇像
皆取此像之樣然皆百中只得一分也其堂閣
七寶傘蓋當𦬇頂上懸之珍彩花幡奇異珠鬘
滿殿鋪列寶裝之鏡大小不知其數更出到殿
北望見北臺東臺回頂高聳絕無樹木唯草合
斂遙望觀之夏中秋色卻到堂前遙望南臺亦無
樹木臺頂獨秀與碧天接連超然出於眾峯之株（林）
西臺隔中臺望不見也於𦬇堂院臨澗有三間樓
子地上敷板四面高欄亭下便是千丈之岸嶮澗

老宿云昔者日本國靈仙三藏於此亭子見一万
𦬇通禮既到閣院見金亮座主經四月講法
花經並天台疏聽眾卅餘人總是遠和上門下弟
座閣院請法花經晚座涅槃院請上觀兩院之
眾互往來聽從諸院來聽者其多當寺上座僧
洪基共遠和上同請二座主開此二講實可謂五臺
山大花嚴寺是天台之流也共眾僧上閣禮拜功德
閣之内狀莊嚴所有寶物与𦬇堂相似也見辟支
佛頂骨其色白黃色狀似本國輕石骨内堅密
大二升椀許大見是額已上之骨上生白毛長五分
許似剃來更生矣西國僧貞觀年中將來者也至
有梵夾法花經又佛舍利盛之於瑠璃瓶裏金字
法花小字法花精妙難思也閣前有塔二層八角莊校
殊麗塔下安置阿育王塔埋藏地下不許人見是阿

育王所造八万四千塔之一数也次入善住閣院西堂
有淨僧五十餘人盡是毳衲錫杖各從諸方来遊者
者也勅置鎮國道場有天台宗僧謂四合律大德
通和上門下十八日赴善住閣院之請到彼齋中覺
從台州國清寺將來書先於楚州付留學僧圓
載上人送天台山延曆寺未決卅條國清寺修座
已通決之便請台州下信刺史押下已了被修寺
敬文座主具寫送本山亦天台諸德答日本國元
行和上送天台書及天台維座主通決已畢請州
下信之書台州刺史批判与下信之詞具寫付來
次日始巡臺去從花嚴寺向西上坂行七里許到
王子寺覽恭向西上坂行六七里至王花寺更西向上
坂十餘里到中臺〃南面有求雨院從院上坂半
里許到臺頂〃上近南有三鐵塔無層級相輪

等也其形一似覆鐘周圍四抱許中間一塔四角
高一丈許在西邊者圍周並高八尺許武婆天子
鎮五臺所建也武婆者則天皇是也鐵塔北邊有
四間堂置文殊師利及佛像從此北一里半過臺
頂中心有玉花池四方各四丈許名為龍池〃中心小嶋
上有小堂置文殊像時人呼之龍堂池水清澄深
三尺人來在岸透見底砂礫無塵草臺頂中
地周圍可百町餘超然高起猶如覆盆臺頂周圍
嶺於此望見餘之四臺西臺北臺去中臺稍近
下中臺向北上坂便是北臺之南涯又下中臺向西
上坂便是西臺之東崖也三臺地勢近相連東臺
南臺去中臺並五十來里中臺東斷長嶺高低
屈曲遙遠向南五十里地便与南臺西北嶺連北
臺東北斷嶺下為頂上高低長嶺秦者叙東四

十餘里便與東臺西所過五臺高頂出衆嶺
之上五臺周圍五百里外便有高峯重々隔谷高
起遶其五臺而成墻壁之勢其峯參差樹木鬱
茂唯五頂半腹向上並無樹木然中臺者四臺中心
也遍臺水湧地々軟地上軟草長者一寸餘茸々
稠密覆地而生蹋之即伏擧脚還起步々水濕
其冷如氷處々小窪皆水滿中矣遍臺砂石間錯石
塔無數細軟之草間莓苔而蔓生雖地水濕而無泥
淖緣莓苔軟草布根稠密故遂不令遊人汙其鞋
脚奇花異色滿山而開從谷至頂四面皆花猶如鋪
錦香氣芬馥薰人衣裳人云今此五月猶寒花
開未盛六七月間花開更繁云々看其花色人間
未有者也從臺頂東下坂半里許有谷冬夏有
凘凝積從迴臺嶺緣從鐵塔處向西漸下路

行十餘里下峻坂二里許更上坂向西半里許到西
臺供養院從院後有三大巖峯嶮峻巨秀三
峯並起名曰香山昔天竺僧來見此三峯乃云我在
西國久經香山今到此間再見香山早出現此亭
從供養院向西上坂五六里到西臺頂々々周
圍十町許臺體南北狹東西闊東西相望東狹西
闊臺頂中心有龍池四方各可五丈許池之中心
有四間龍堂置文殊像於池東南有則天鐵塔一
基四面無級高五尺許周二丈許莓苔軟草鮮
石々塔奇異花草不異於中臺地上水滿濕停
於草下露霜水停三方連溪而東岸邊迄漸下
無中臺所根連從臺西下坂行五六里近谷有文
殊與維摩對談處兩箇大巖相對高起一南一北
高各三丈許巖上皆平皆有大石座相傳云文殊

師利菩薩與維摩相見對談之處其兩尺中間於
下石上有師子蹄跡蹈入石面深一寸許巖前有六
間樓面向東從南頭置文殊像騎雙師子東頭
置維摩像坐四角座老人之貌頂髮雙結惟色
素白而向前覆如戴蓮荷著黃丹衣及白裙於衣
上襲披皮裘毛色斑駁而赤白黑兩手不入皮袖
右膝屈之著於座上竪其左膝而踏座上右肘在
揍几之上作拳以中五指左手把麈尾以腕押左膝之
上開口顯齒似語笑之相近於座前西邊有一天女
東邊有一菩薩手擎鉢滿盛飯而立又於此樓前迄
有六間樓相對其人々見化現時之樣而造之矣樓
東行百許步有八功德池水從大巖底流出看臺
夜却到法花院宿廿一日吾後卦到中臺菩薩寺
與參向東北遙望谷底深谷數十町地見白銀之

色人々云是千年凍凌年々雪不消積為凍凌谷深
而背陰故前巖遮日光不當照着所以自古已來
雪无一點消融之時矣谷之前嶺便是中臺之東
畔也從菩薩寺向北傍中臺之東岸邐迤下坂十里
來又更上坂行十餘里到北臺々頂周囙六町許臺
踈圓囙臺頂々南頭有龍堂々内有池其水深黑
滿堂澄泮合其一堂為三隔中間是龍王宮臨池
水上置龍王像池上造橋過至龍王座前此乃五
臺五百毒龍之王毎臺各有一百毒龍皆以此龍
為君主此龍王及民被文殊降伏歸依不敢行惡
龍宮左右障板上置文殊像於龍堂前有供養
院見有一僧三年不斷日但一食々訖便吾羨
取三年不下臺頂有數箇弟子院前院備臨深
谷臺涯峻嶮與可千丈此谷是文殊菩薩化現金鐘

[illegible]今[illegible]僧樓石々之西頭是中臺東
南之庭[illegible]陵是高頂々之北岸經渝三漢重石
崖峯年殊清在幽處與諸峰又向東南望見大
花嚴寺臺頂中心有則天鐵塔多有石塔圍遶數
十基[illegible]道數池上譯三四步皆有小井池无數名
為龍池水涌沙底与清淨亦北亦東岸漬高隄源
發心塔君之宋否當有一僧依天台智者法花三昧
行法祈願得見普賢并及多寶塔之處南面難嶮
路与有路可攀躋西北岸漸下成惟然為深谷甚
頂東頭有高坂名羅漢臺臺亦无樹木從羅
漢臺向東南下路邊多有煙石礪地方圓有石墻之
謂其中煙石積滿是化地獄之處昔者代州刺史
性暴不信因果聞有地獄不信因遊臺觀望
到此忽見猛火燒巖石黑烟衝天与起
焚石火炭赫奕乃成因爾獄卒現前令捕刺史
驚怕歸命大聖文殊師利猛火即滅矣其迹今
[illegible]存燼石壘為垣周五丈許中滿黑石廿二日從
[illegible]從北臺東腹向東北邐迤下坂尋嶺東行六
里許到上米普通院在臺東忽見五色光明直
入堂中照然忽不現矣雖亦惟院大同在堂者亦
不見物奇之不已香後尋嶺向東漸々坂六里
來到東臺々東頭有供養院入院喫茶向南
坂二里許到臺頂有三間堂壘石為墻四方各五
丈許高一丈許堂中安置文殊師利像從堂
西北有則天鐵塔三基狀共諸臺者同也臺頂
无龍池地上亦无水生草稍深臺頂周圍四方
各可十丈許臺勢南北漸長東西稍狹北根長一
里許臺南有嶺高低長連三里許然是頂之叙

高頂而無樹木從臺頂向東北盡下半里已於崖
上有窟名為那羅延窟人云昔者那羅延佛於此
窟行道後向西去窟內濕潤水滴戶闊六尺窟內
黑暗宜有龍藏矣日晚却到供養院宿時欲
黃昏天色忽陰於東谷底白雲靉靆忽赤忽白
而飛揚雷鳴霹靂在深谷諸同人在高頂俯頭
而視風雨雲雷亂擾底處須臾而息廿三日齋後下臺
却到上米普通院便向南直下坂行十八里許入金
更向東南涉三四里更向西谷行一里許到金剛窟
〻在谷邊西國僧佛陀波利空手來到山門文殊現
老人身不許入山更教往西國取佛頂尊勝陀羅尼
經其僧却到西天取經來到此山文殊接引同入
此窟波利纔入窟門自合于今不開窟巖堅塞
黃色窟戶有高樓窟門在樓下人不得見於樓
頭有供養窟〻樓上有轉輪藏六面造之
見于窟記云窟內多有西天那延維衛佛時香山
摩利大仙造三千種七寶樂器其佛滅後文殊師
利將來取此窟中拘留秦佛時兜率天王造鐘
咸一百廿石聞聲者或得四果或得初地末佛滅文
殊師利將此鐘來置此窟中迦葉佛時造銀箜
篌有八萬四千曲調八萬四千曲調各治一煩惱佛滅
度後文殊師利將此箜篌來收入窟中星居却
第二佛全身寶塔一千三百級文殊并將此塔來
收入此窟振旦國銀紙金書及百億四天下文字
文殊并收入此窟〻從窟上坂百步許有文殊堂
普賢堂此乃大照和上見金色世界之處也日晚
却到大花嚴國維寺到涅槃院安置閣下一房此
則講法花經座主玄亮上人房〻〻日請禪座閣

院遂和上及文鑒座主院天台教迹文書備足廿
三日始写天台文書日本国未有者六月六日勅使
来寺中衆僧盡出迎候常例毎年勅送衣鉢香
花等使送到山表施十二大寺細帔五百領綿五百
屯袈裟布一千端青色染之香一千両茶一千斤手
巾一千條兼勅供巡十二大寺設斎七日於竹林寺設
勅斎〻後時花厳経一郎暁澄勅使共数十諸上
并寺共巡現到涅槃院礼拝遂和上八日勅使設
斎供一千僧九日斎後勅使往金閣寺十一日令上涼
陽日勅於五台諸寺設斎讃斎諸寺一時鳴鐘最
上座老宿五六人赴座行香聞勅使在金閣寺行
香帰京廿一日天色晴朗空色青碧無一點翳共珍
仁指晩院中数僧於院閣前庭中見色光雲光明
暉曜其色殊麗炳然流空當于頂上良久而没矣
院十数十僧不出来者不得見矣有幽州頭陀僧
■■十二年及諸善通蘭若十年供養之者因
日遂令宇僧来於同見光瑞經演与之蔵同發心
十年已来毎年還廻山供不闕未嘗見一相今春
外国三蔵同見光雲誠知生處雖名在殊台無量
大聖化同有緣欲從今已後同語〻讃長为文殊
師利菩薩廻〻廿九日寫天台教迹畢作目録呈
遂和上令趣法講七月一日為法長表挑比行李
見人就從五台法長安向西南行二千餘里得到
長安己香前拝遂老宿及請天台止観文句二座
主及諸大衆就院〻僧慶初設空飯迎路香後
使發院内大衆相送到三門外捌瀬執手別矣取
竹林路從竹林寺前向西南行一高嶺到保磨
■■金閣寺堅固菩薩院宿遂上座供養之僧數日

赤端洽州去今日從花嚴寺續後來同院宿院
僧奉諸〻日本國靈仙三藏昔住此院二年其
後移向七佛教誡院亡過彼三藏自剝手皮長
四寸闊三寸畫佛像造金銅塔安置今見在金閣寺
金閣下長年供養云〻二日共數因緣不及寺十
鼓僧開金閣禮大聖文殊菩薩騎青毛師子聖像
金色顏貌端嚴不可比喩又見靈仙聖人手皮
佛像及金銅塔又見辟支佛〔牙佛〕肉身舍利言菩
頂骨七寶傘蓋是勅施之物閣九間三層高
百尺餘壁檐椽柱無處不畫內外莊嚴盡世珍
異顒然獨出杉林之表白雲自在下而靉靆碧
層超然而高顯次上第二層禮金剛頂瑜伽五佛
像斯乃不空三藏為國所造依天竺那蘭陀寺
樣作每佛各有二脇士並於板壇上列置次登第
三層禮頂輪王瑜伽會五佛金像每佛各一脇
士菩薩二菩薩作合掌像在佛前面向南立佛菩薩手
印容貌與第二層像各異粉壁內面畫諸尊曼
荼羅填色未了是亦不空三藏為國所造　禮
已畢下閣到普賢道場見經藏閣大藏經六千
餘卷總是紺碧紙金銀字白檀玉牙之軸看願
主題云鄭道覺長安人也大曆十四年五月十日
造五臺觀見大聖〔金〕萬菩薩及金色世界遂發心
寫金銀字大藏經六千卷云〻又有畫跡千輻輪
相并書說之根中〻貞觀年中大宗皇帝送袈裟
使到天竺見阿育王古寺石上有佛跡長一尺八寸
闊六寸打得佛跡來今在京城轉寫來以安置也
次開持念曼荼羅道場禮拜尊像此則不空三藏
[illegible]奉為今李家國運長遠奉　勅持念修法

之道場西三時以旦禮計知非塗作無風吹時香
氣遠聞今銅瓶是甚多燒香煙上以開香贊
堂孔普賢菩薩三軀並立背上安置一菩薩像
因此華嚴院畫錢列不可具言七寶經函異樣
繡佛以像串真珠繡者緒ゝ切造奇妙自餘
諸物不能具錄禮畢却到涅槃院十番後共
從ゝ頭陀僧義圓與數人同為一行向南臺去
從金閣下西去寺五里有清涼寺今管南臺計
五臺山都号清涼山ゝ中造寺此寺最初故号
清涼寺ゝ中有清涼石ゝ破頭陀門向南臺去
不得到彼寺出金閣寺三門寺嶺向南上坂行
廿里到南臺西頭向東傍臺南岸行四五里到
臺上並無樹木臺東南側有供養院從院試
北上坂三百步許到臺頂於三間堂內安置

又琢菩薩像白玉石普賢白玉師子狀草樹茂密
淩香花遍臺芬馥臺體西北及東南長嶺高
低邐迤而漸遠東西北面淺漸陝千里居右
頂向北遙見四臺歷然在眼前迴首遍觀五頂
圓高超然秀於衆峯之上千峯百嶺松杉鬱
茂參差間出五頂之下深谿邃谷不見其底
幽泉澗水但聞流響異鳥翻翔衆峯之上羽
翼凌高而飛臺上頂者稀矣五頂之地五百里
外四面皆有高峯環列周擁五臺而可千里延
其勢如有墻周遶之勢峯谷重ゝ不知幾
重旦從東入臺山入山谷行五百里上至高嶺之
頂下到深谷之底動經七日方得到五臺山地
其餘三方四維亦是遠涉山谷方到五臺誠知
此山乃万峯之中心也五百毒龍潛山而吐細

風雲四時六節雜音旋頻浮矣天色忽時遠人
不見長明之光景每晴時觀千五臺是淨黃之
色峯上忽見一點雲起俄尒之間重雲遍山入
此山者自然起得平等之心山中設齋不論僧俗
男女大小平等供養不看其尊卑大小於彼皆生
文殊之想昔者大花嚴寺設大齋凡俗男女乞
丐寒窮者盡來受供施主憎嫌云遠涉山坂
到此設供意者只為供養山中眾僧然此塵
俗乞索兒等盡來受食非我本意若供養此
等乞丐只令本處設齋何用遠來到此山僧勸令
皆与飯食於乞丐中有一孕女懷妊在座備受
自分飯食訖更索胎中孩子之分施主罵之不
与其孕女再三云我胎中兒雖未產生而亦是
人數何不与飯食施主曰你患癡也胎中兒雖

是一數而不出來索得飯食時与誰吃乎女人
對曰我胎中兒不得飯即我亦不合得喫便
起出食堂纔出堂門變作文殊師利放光照
曜滿堂赫奕皓玉之貌騎金毛師子万菩薩圍
遶騰空而去一會之眾數千之人一時走出忙然
不覺倒地舉聲懺謝悲泣雨淚一時稱唱大
聖文殊師利迄于聲竭喉涸終不蒙迴顧髣髴
而不見矣大會之眾飡飯不味各自發願從今
已後送供設齋不論僧俗男女大小尊卑貧
富皆須平等供養山中風法因斯置平等之式
自餘靈化頻現多端天下共知今見齋會於
食堂內丈夫一列女人一列或抱孩兒兒亦得分
童子一列沙彌一列大僧一列尼眾一列皆在
牀上受供養施主平等行食有人多索

處々隨步小花色々也山中多寒五六七月通五
臺五百里內奇異之花開敷如錦滿山遍谷香、
氣薰馥每臺多有葱韮生昔者孝文皇帝住
五臺遊賞文殊菩薩化為僧形從皇帝乞一座
具地皇帝許之其僧見許已敷一座具滿五臺（百）
地皇帝怪之曰朕只許一座具地此僧敷一座具
遍滿五臺大奇朕不要共住此處遂以葱韮散
五臺上便出山去其僧在後將零陵香子散
葱韮之上令无臭氣今見每臺遍生葱韮總
不聞臭氣有零陵香遍臺生香氣氛氳相
傳云五臺五百里敷一座具地矣今於南臺上
共頭陀等數十人同求大聖化現及夜不見遂
歸院宿初夜臺東隔一谷嶺上空中見有
聖燈一盞衆人同見而禮拜其燈光初大如鉢

許後漸大如小屋大衆至心高聲唱大聖號更
有一盞燈近谷現亦初如笠向後漸大兩燈相
去遠望十丈許燈光熾然直至半夜沒而不現矣
三日齋後共頭陀等同為一行頭陀相送直到
汾州在路與供主人從臺頂向南下行十七里許
於谷裏有一院宇今破落無人名為七佛教
誡院院額題云八地超蘭若日本僧靈仙曾居
此處身亡渤海僧貞素哭靈仙上人詩於板上
書釘在壁上寫之如後哭日本國內供奉大德
靈仙和尚詩幷序　渤海國僧貞素　起余者謂之
應公矣公仆而習之隨師至浮桑小而大之介立
見乎緇林余亦身期遊物負笈來宗霸業元和
八年窮秋之景逆旅相逢一言道合論之以心
素至於周恆小子必其可乎居諸未嘗早向鐘

摩鶴鴿之至是應乃以計仙大師是我應公之師
矣也妙理先契示于元長慶二年入室五臺山
以身猒青山之谷不將以龍白猿之喻長慶
五年日本大王遠賜百金達至長安小子將領金
書送到鐵懃仙大師領金訖將一萬粒舍利
新經兩部造勅五通示屬附小子請到日本答
謝國恩小子便許一諾之言豈憚萬里重波得
遂鐘无外緣期乎遠大臨迴之日又附百金以大
和二年四月七日却到靈境寺求訪仙大師亡來日
久泣我之血崩我之痛便泛四重溟渤視死若
歸連五同行李如食之頃者則應公之原交所
致焉吾信始而復終飄靈兆兮表壽室西洞水
噎咽千秋之聲仍以雲松惆悵而思之行四月蓂
落如一首遥呼哀哀乎不既年以涙自銷用述

眼落幽泉明朝從同滄波客的說遠路白足
達大和二年四月十四日書於小寺中安置七佛教
當寮戶百一重重面邊有一小菴室於室下有
二厝五破落遍地邑無有人居於前寮前七佛
現矣面西三里許到大曆靈境寺向老宿問靈
仙三藏亡處乃云靈仙三藏先曾多在鐵懃蘭若
及七佛教誡院後來於寺浴室院被人藥殺
中毒而亡過弟子亦埋殯未知何處々々於寺三門西
邊有聖人舍利寺僧普看於大原幽鄉出三壽度
府皆現舍利身白々我是梵至佛所作神護佛
法埋在地中積年成塵皆出現今在五臺山靈境
寺三門內三州壽度使驚怪且錄相奏者達任
今訪有二舍利在寺門左右其形貌帶氣一樣本
州所現雖色同其優打到本道銀之送三州教

從來持此處僧多有靈驗具如碑文寫之里利
近三門側頭有山榆樹根底空豁成窟名曰
聖鐘窟々中時々發鐘響々發之時山峯振動
相傳云斯是大聖文殊所化也相傳云為聖鐘谷
寺之正東去寺十來里有高峯号為寶石山嶺
中多有小石每石現圓光積累充五色云云此是聖
人化現所致也　四日齋後向西南入谷踰嶺行
十五里到大曆法花寺堂閣於巖崖上造立四面森
西畫是花嚴寶殿佳地高絕雲合北嶺經像堂
物色妙難言巡礼諸院次入法花院見神道和
尚影和尚在生依天台法花三昧行法求生安
念法花經四十三年不出院感得六根清淨遂
凡數年見其影及所持法花經及三昧行法并
體得三昧畢尋大聖子去今見在院法花寺西北

十五里有佛光寺　五日齋後西南行二里到上房
普通院宿　六日早發向西南行五里許向南遠
望高嶺巖頂嵩嶽中心有一大孔透見那畔之空
其孔遠見如笠子許大斯乃昔人命射箭透過
之處向西南行七里許到思陽嶺昔儀鳳元年
西天梵僧佛陀波利來到此處雨淚遥礼臺山
感得大聖化為老人約令卻迴天竺取佛頂之處
今見建寶幢々上書佛頂陀羅尼及序便題此
到過老人之事從思陽嶺西南行十三里到大
賢嶺於普通院斷中從嶺上遥望嶺頭
有臺山門樓此乃五臺南山門也齋後向西南行
五里許到代州所管五臺縣向西南行廿里遥
胡陀河到建安寺宿　八日齋後向西南行廿里
到忻州定襄縣七巖寺宿　九日早發西南行廿

里許到胡村普通院斷中歇十日早發行卅里
許到宋村普通院斷中行卅五里到石嶺鎮
南開頭普通院宿十一日早發行卅里許到大
于普通院斷中行卅五里至陽曲縣宿十二日五
更發行卅五里到白楊普通院斷中更行十
五里到三交驛歇次入淨覺寺店見收蘸名太
三交破更行十五里到古城普通院宿十三日
午明發行十五里到太原府府河東道節度也
京去西京二千來里北門入到花嚴下寺住見南
天竺僧法達從臺山先在白〻我是鳩摩羅什
三藏弟三代苗裔五臺山大花嚴寺僧下山來
者皆此寺下敬名花嚴下寺彼僧眷主義圓頭
陀到此寺頭陀自從臺山為同行一路已來
勾當衙鐵泰元西開少十五日赴四衆寺主請共

頭陀來到娘子寺宿後入廣勝寺巡禮并南龕
舍及入州見龍泉次入崇福寺巡禮佛殿閣下
諸院皆鋪設張列光彩殊人從陳珍物傾城人
盡來巡禮黃昏自恣十六日入開元寺上閣觀望
閣內有彌勒佛像以鐵鑄造上金色佛身三丈餘
坐寶座上諸寺布設各選其勝十七日赴節度
同十將胡家請共僧主僧義圓到彼宅喫諸寺
吾南花舍十五日赴齋十七日罷十八日南天竺三
藏法達邊寫取五臺山諸靈化傳碑等十八日欲
向長安發去頭陀僧義圓見雇博士自出帔襖子
一領畫五臺山化現圖擬付傳日本國為得畫
畢不得發去十九日隨頭陀赴女弟子真如性請
到宅齋中同同巡臺來今為主人廿二日共頭陀
赴花嚴如宅齋此是同巡五臺者也廿三日共頭

院赴尼衆大齋，齋後歸大德院，香花大德三人送
義頭陀同巡臺來，共六日盡化現前，半頭陀請畫
遂日本國三藏同巡臺，同見大聖化現，今畫化現
前一鋪奉上，請將歸日本供養，令觀禮者發心
有緣者同結緣，同生文殊大會中也。吾從辭別
院中衆僧，始向長安去。頭陀云：余本心欲送和上直
到汾州，在路孤二人，今到此間，句當事未了未竟，
停留十數日間，不遂本請云云。同巡學僧令雅云：
余欲得送和上向長安去。頭陀篤篤囑余勸勾
當行里暫乃得奉受，今適客在路，齋莫便
為同行發。頭陀頭陀相送同出城，共巡禮西山去，便同
出城西門，向西行三四里，到石山，名為晉山，遍山有
石炭，近遠諸州人盡來取燒，修理飯食，極有火
勢。見乃巖石燋化為炭，人云：天火所燒也。竊惟不
然，並是此處衆生果報所感矣。山門有小寺，名為
石門寺。寺中有一僧，長念法花經，已多年，近日感得
舍利，現頂城人盡來供養，僧俗滿寺，不可量數。得
舍利之根源者，念經僧於夜房中坐念經，有三
道光明來照滿房，暉明與遍照寺，尋光來處，從
寺西堂藏底中來，每夜更守及寺院主僧數日見
緣尋光到處所掘地，深一丈餘，得三瓶佛舍利：青
瑠璃瓶裏有七粒舍利，白瑠璃瓶中有五粒舍利，金
瓶之中有三粒舍利，擎來安置佛殿中供養。太
原城及諸村貴賤男女及府官上下盡來頂禮供
養。人云：是和上持法花經不可思議力所感得也。從城
至山來往人滿路，稠密觀禮奇之。從石門寺向西上
坂行二里許，到童子寺。慈恩基法師（州）避新羅僧
玄測法師，從長安來，始述唯識之處，已於西堂樓

殿裏殿有大佛像見碑文云昔義州禮禪師於此
山住忽見五色光明雲從地上空而過照其光明
雲中有四童子坐青蓮座遊戲響動大地巖巘
頽落岸上崩處有瑠璃佛像出現三晉盡來
致礼多有靈異禪師具錄申送請建寺遂送此
寺因本瑞號為童子寺數以鐫造瑠璃佛像出現
顏容頓然玉毫隱没座〻碑高十七丈闊百尺觀
音大勢各十二丈　廿七日齋後發於此與從來主
義圓頭陀別矣共同巡禮僧令雅同為一行並往
西京從童子寺南踰一嶺到西京寺齋中從西
京寺向西南出山行卅里到清源縣入普通院
宿院主不解主客之礼　廿八日向西南行十五里到
晉村家齋中西南行卅五里到石高村入石壁
院宿　廿九日西南行卅五里到文水縣李家齋中

是義圓頭陀親門徒飯食如法齋後行卅里到
郭柵村入村寺宿院主僧尼宴不喜　八月一日
西南行廿五里到汾州東最香寺齋中寺東有
汾河汾水汾河流到此渡汾坂囊為船因用千町
許与衛向南流到河中府入於黃河從最香寺西
行五里到汾州城南行門西邊入法律寺淨土院宿
此院是臺山僧主義圓頭陀院也於大原去請〻
到汾州為到院歇息因此到院宿州押衙姓何
來寺中相看安存是義圓頭陀門徒見此逐客
作主人殷勤從州向西去寺五十里山中有麼城
院有仙洛座主講天台止觀門人五十餘人今見
在州南去州八十里有寶福山高處人〻宣玄律
行道之處從今秋以來多雨　二日雨下早朝到何
押衙宅奉請押衙設齋中齋後發向南行卅

里到孝義縣々北一里有龍文復基入城内留
院宿寶桂論座々初見時不怪後語話相歡喜
言論經聲經教通達能故典斯造唐韻略及大
藏經音八卷撰進今上未畢四道三日早發向西南
行十五里到王同村王同院斷中齋後南行廿里
到冷泉店宿々人聞道四日粥後傍汾河奉山岩
行廿五里到小水店李家斷中齋後傍汾河西南
行十里到靈石縣過縣傍汾河南行廿里到陰地
關々司勘出過關南行十里到拖折店擇家宿
店臨汾河有五六家々人心平五日平明南行十
里到長寧驛汾水關々司勘入是河中府北界
晉州汾西縣界因南行廿里到永清驛斷中齋
後南行廿里到晉州管内霍邑縣々城西邊側
有白雉泉昔魏文帝所城西邊見有下白雉
攝山其泉涌出縣城南頭三里有舍稱吴望又
帝白代造四面見金稱吠於此矣々（々々三平土 號君不之）今
稱昇者三位照列自如優俳位稱爲大北西二百
塚岸北向縣家西臨汾河縣北去太原三百五十里
南去上都九百一十里南去晉州百六十里從縣西
行十五里到霍邑村馬家店宿主人藏賊六日
粥後西南行十五里到普邑驛斷中々々人鄙有道心
極貧齋後南行廿里到趙城縣從縣南行十五
里到洪阿村大曆寺宿七日朝南行廿里到洪洞
縣斷中齋後南行六十里到晉州城内西番
通院宿八日早朝出城西門西南行廿里到晉橋
店斷中南行卅五里到故關店過河入景雲普
通院宿河北晉州襄陵縣南界河南絳州太
平縣北界九日朝齋西少時西南行廿五里到

太平縣斷中出南郭門向未申行五十里到長
秋驛宋家店宿驛北十五里許有馬頭山古
早發西行卅里稷山縣斷中從縣山望見稷堂
縣十五里地黃土路傍及城內人家穴地下作窟
齋後西行六十五里黃土路路粘實粟數百姓
憂熱苦當之時到龍門縣入招提院宿院々
僧元周申　十一日齋後西南行十六里到斷橋渡々
汾河從渡西岸看東岸正南行卅五里到寶
鼎縣管內秦村入村院宿　十二日遲發向西望
見黃河南行廿里到寶鼎縣入天王邑斷中
齋後南行卅里到臨晉縣舖店宋家宿天
有遍雲　十三日早發南行卅里到辛驛店頭
斷中齋後南行卅五里到河中節度府黃
河從城西邊向南流黃河從河中府已北向
南流到河中府南便向東流從北入岸西門
出側有蒲津關到關得勅入便渡黃河浮
船造橋闊二百步許黃河西流造橋兩處南
流不遠西流合都過七重門向西行五里到河
西縣八種寺宿寺在縣城西去縣百步未地
十四日歇　十五日發西行廿里到朝邑縣於店斷
中齋後西行卅五里到同州入廣化坊大王院
宿夜雨　十六日朝時雨停發西行十里渡洛河
西行十里到馮翊縣安遠村王明店王家斷中
西行不到入村院宿從洛河西穀苗黃虫喫
盡村鄉百姓愁極　十七日雨止西行十五里到
蒼驛店高家斷中西行卅里到故市店入天
王院宿　十八日遲發西行廿五里到永安店斷中
齋後西行廿五里到新店經卅來家覓宿處

不得入趙家宿。十九日，雨。行廿里，到京兆府東
櫟陽縣。縣中於縣南頭，見山陵使迴入京城。
是葬開成天子使發葬軍兵陳列五里，軍
兵在大路兩邊對立，不許百姓人馬車從中路
過。縣西去縣八九十里山中有陵頭，去京在東二
百餘里。過軍營中，南行廿五里，到高陵縣渭
橋。渭水闊一里許，橋闊亦尒。鎮從渭水在北岸
上。渭水本從西蕃出來，東流便入黃河。橋南
行五里，到三家店佛殿宿。廿日，早朝行廿五里，
到高陵縣灞橋店斷中。灞水本從終南山來，
入渭河。吞後，從灞橋南行十五里，到滻水橋。
滻水從終南山來，入於渭河。灞滻兩水向北流去，
水色清澄，來同渭涇。水西行十里，到長安城東
章敬寺前歇。寺在城東通化門外。從通化門

外南行三里許，到春明門外鎮國寺西禪院宿。
廿二日，午前，山陵使迴來，從通化門入。吞後，出鎮
國寺，入春明門，到大興善寺西禪院宿。廿三日，吞
後，到左街功德巡院，見知巡押衙監察侍御使，
姓趙名鍊，通狀請寄住城中諸寺尋師。狀文
如右。日本國求法僧圓仁，弟子僧惟正、惟曉，行者
丁雄萬，并驢壹頭。右圓仁等，去開成三年
隨朝貢使來，尋訪佛教。今年三月，請青州文
牒，入五臺山礼謁聖跡，遂到此間，擬學聖法。伏
請寄住城中寺舍，尋師聽學。謹具如前。伏聽
處分。

牒件狀如前。謹牒。

開成五年八月廿三日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牒
知巡侍御差巡官一人，領僧去雍資聖寺安置。
廿四日，辰時，巡院押衙作狀，差巡官令奏巡功德

使庭衙叩頭傳使牒軍中尉開府儀同三司知内省
事上將軍仇士良封三千戸僧等隨巡官人使衙
從寺北行過一坊入望仙門次入玄化門更過内舍
使門及總監院更入一重門到使衙南門。見尼
神策安道門總過六重門到使衙案頭通狀請
處分　細問來由更作一狀令説事由如左
日本國僧圓仁弟子僧惟正惟曉行者丁雄萬右
圓仁去開成三年四月隨本國朝貢使上船過海
到七月二日到揚州海陵縣白湖鎮八月内到揚
州寄住開元寺過一冬開成四年二月離揚州到
楚州寄在開元寺至七月到登州文登縣赤山
院住過一冬至今年二月離登州三月到青州權
住龍興寺十日已來蒙於節度使韋尚書邊請
得公驗五月一日到五臺山巡禮聖迹七月一日從
五臺來今月廿三日到城今請權寄住城中寺舍
尋師聽學却歸本國謹具如前伏請處分
牒件狀如前　謹牒　開成五年八月廿日。日本國
求法僧圓仁牒開府不出不得通狀案頭何判
官送到内護國天王寺安置寺在左神策軍毬
場北寺與大内隔墻即皇城内城東北隅之常住
二七僧令時念衆僧見客周通　廿五日早晨從
使院有使帖僧等隨使入使衙得四條使院
帖權寄住資聖寺作綱維帖給知巡侍御
在使帖時帖資聖寺便差巡官送到寺且在
庫西亭安置　廿六日雨下暮際綱維主檢
居院於淨土院安置院主僧修安有道心見
客僧慰問慇懃每向諸僧寺問時人知殊
未得的實　九月五日夜聚合眼沙門程誠氣

衆諸人聞揚州節度使李德裕有勅令
入京九月三日入內作宰相　六日早朝當院僧懷
慶持念爲衆將佛舍利五粒來令禮譬
如要持秘法余請知一城內解大法人青龍寺
潤和尚但解胎藏深得一葉城中皆許好手
彼寺雖有西國僧未多解語持念之業不多甚
解大興善寺文悟闍梨解金剛界城中好手青
龍寺義眞和尚兩部大興善寺有元政和尚
深解金剛界事理相解彼寺雖有西國難陀
三藏不多解唐語大安國寺有元簡闍梨金
剛界好手兼解悉曇兼盡解書梵字余請寺
法全和尚深解三部大法新天子造一寺在宣陽
坊未賜寺額是元和已大伯所遺也今上與大伯
判勅城中諸寺簡擇五十餘僧配入此寺七日

音晴左衛功德使巡押衙趙鍊入當寺來過
取七僧錄八月廿六日至九月十日霖雨不審十
四日作狀起居知巡侍御史　季秋漸冷伏惟
侍御尊體動止萬福即此圓仁蒙恩限以寺
不獲諸辰勤謁之誠無物堪奈圓仁見回寺
甚爲奉煩作得居院欲擬參謝深栽十日淫
雨不晴未由遂情伏深悚戾伏請莫賜嗔責
覲謁在近但馳結謹遣弟子惟正奉狀起
居不宣謹狀

開成五年九月十四日日本國求法僧圓仁

狀上　知巡侍御　閣下　謹空
侍御卷書在判更得侍御傳語々客中衣到
此河寺衰元會斂々食應不如法和尚自作一狀
將來余進開府安置有靈巖寺々十八日作狀

謹上侍御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
右圓仁先日伏蒙雅旨殊賜安存下情无任歡
荷之誠然圓仁本意到已蒙使司仁造檢示等
感處伏緣更無可望如請移住有空閑寺伏
時恐亂大官令請往資聖寺往來諸寺尋師
聽學任意求法處歸本寺伏乞侍御恩造特
賜允許謹具如前伏請　處分牒件狀如前
謹牒
開成五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牒
侍御傳語々任和尚意更有所要即報來与
和尚取穩便十月十三日差惟正共懷廣同達
青龍寺令見知法人於東塔院有義真和尚解
胎藏日本國行闍梨於此學法更有法司空道

解金剛界年七十三風疾老耄　十六日遣大興
善寺令問擇知法人翻經院有元政阿闍梨
解金剛界持念文書備之天竺難陀三藏弟子
解廣諸文性闍梨不及於政阿闍梨　十七日遣狀
起居政阿闍梨並借請念誦法門文籍素欲來
因接展欲作之誠雖以齋言昨辱榮問殊慰
尋情盡冬漸寒伏惟　和尚道體動止万福
圓仁遠辭本國訪尋佛教遊到城中未有眼
勤伏表　和尚德尊道高寬暢法藏開演真
教圓仁雖未頂謁殊仰道風伏以客中不能
專詣勤慕空積本願未同但增馳結謹遣弟
子僧惟正奉狀代身不宣謹狀
開成五年十月十七日日本國僧圓仁狀上
興善寺政和尚　法前　謹空
於赤山寺夢見買得

特一具其貴特人々此是特定三千大千世界
寺之特也々同諸奇敬々陪得合誦法門
十八日於西市廿九日往大興善寺入勅翻經院參見
元政和尚於是入金剛界大法入勅置灌頂道場禮
諸大菩薩設供養受灌頂　又翻經堂壁上
畫金剛智和尚及不空三藏影於翻經堂南有
大辨正廣智不空和尚全身塔金剛智不空二三
藏曾於此院翻經也　開成五年十二月廿九日
更見畫金剛界曼荼羅一副本國大師被甚亭
院心極大歎喜禮禮拜大師々々云我不敢受
汝禮拜我合拜汝々々　懇懃歎喜畫曼荼羅一來
十二月三日雪下　十三日雪下　廿二日冬至節僧
中拜賀々伏惟和尚久住世間廣和衆生臘下及
沙彌對上座說一依書儀之制沙彌對僧右
膝著地說賀冬節之詞樂術時沙彌鐃鈸奉上
十二月八日准勅諸寺行香設齋當寺李德裕
宰相及勅使行香是大唐玄宗忌日皇帝也
於內官物設齋當寺內道場三教談論大德
知玄法師表讚　廿二日令衆僧錄畫金剛
界大曼荼羅四副　廿五日更到入新年衆僧上堂
喫粥餛飩雜菓子衆僧喫粥間綱維典座直
歲一年內寺中諸庄及交易并客料諸色
破用錢物帳衆前讀申
開成六年辛酉正月一日僧俗拜年寺中三日
有飯供僧　四日國忌奉爲先皇帝勅於薦福
寺令行香請一千僧　六日立春節賜胡餅寺
粥時行胡餅俗家皆然　又聞勅於左金吾衛
大將軍是國親令帝忌河陽元來食素生

常行於諸寺樓薦菊並土責令訴衆其依
令五大將軍入内裝陳出來時共對金甲引
馬騎軍將五六十來把棒遏道步軍一百來
衛鎧步軍並皆著錦衣帽子錦袍其大將
軍者衣冠甚綺皆繡鳥衛瑞草之文拜南郊
後險鳳翔府節度使 七日令天子幸大清宮
香 八日早朝出城幸南郊壇〻在明德門前
諸衛及左右軍廿萬衆相隨諸奇異事不可
勝計 九日五更時拜南郊了早朝歸城幸
在丹鳳樓改年號改開成六年爲會昌元年
又敕於左右街七寺開俗講左街四處此資聖
寺令雲花寺賜紫大德海岸法師講花嚴
經保壽寺令左街僧錄三教講論賜紫引
駕大德體虛法師講法花經 菩提寺令招福

寺内供奉三教講論大德齊高法師講涅槃經
景公寺令光影法師講 右街三處會昌寺
令内供奉三教講論賜紫引駕起居大德文
溆法師講法花經城中俗講此法師爲第一 惠
日寺崇福寺講法師未得其名 又敕開講道
教左街令敕新從劍南道召大清宮内供奉矩
令費於玄真觀講南花等經 右街一處未得
其名並皆奉 敕講從大和九年以來廢講今上
新開 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罷 二月八日令
則家普恭福盡了 又敕令章敬寺鏡霜法
師於諸寺傳阿彌陀淨土念佛教 廿三日起首
至廿五日於資聖寺傳念佛教又巡諸寺每
寺三日每月巡輪不絶又大莊嚴寺開尺迦牟尼
佛牙供養 從三月八日至十五日薦福寺開佛

牙供養藍田縣從八日至十五日設无㝵茶飯
十方僧俗盡來喫左街僧録體虚法師為會
主諸寺赴集各設珍供百種藥食珍妙菓花
衆香嚴備供養佛牙及供養樓廊下敷設
不可勝計佛牙在樓中庭城中大德盡在樓
上隨喜讃歎舉城赴來礼拜供有人施百石
粳米卅石粟米有人充供養飯頭之有人施无
㝵供雜用錢之有人供充无㝵餅之有人施
諸寺大德老宿供之如是〻〻發願布施莊嚴
佛牙會向佛牙樓散錢如雨求法僧十日往
彼隨喜登佛牙樓上親見佛牙頂戴礼拜兼
入翻經院見義淨三藏影壁上畫三藏摩頂
松樹街西興福寺亦二月八日至十五日開佛牙供
養崇聖寺亦開佛牙供養城中都有四佛牙

崇聖寺佛牙是那吒太子從天上將來与終南山
宣律師一莊嚴寺佛牙從天竺入腿肉裏將來
護法迦毗羅神將得來一法界和尚從于闐
國將來一從土蕃將來從古相傳如此今在城中
四寺供養二月十三日受令則寂大法華供養會到
寂善參入及受傳法灌頂以五瓶水灌於頂上
至夜供十二天並奉吉祥且登慈恩寺塔十五日
興唐寺奉為國開灌頂道場從十五日至四月八
日有緣赴來結緣灌頂之月廿五日詣崇聖寺礼
尸迦牟尼佛牙舍有人多〻終南山和尚隨毗沙
門天太子將此佛牙那吒天子從天上將來与諸
今普亦奉供養　四月一日大興善寺翻經院為國
開灌頂道場直到廿三日滿四日往青龍寺入東
塔院受細諸見諸尊者　七日往大興善寺入灌

頂道場池並及登大聖文殊因　九日開府進碑
讚揚開府功名德政事之巳從大安國寺入望仙門
左神策軍裏建之題云仇公紀功德政之碑（注府）章
馬及諸嚴備之事不可計數今上在望仙樓上
觀看　十三日資畫工王惠尚畫胎藏幀功錢
十五日晝了瞻見宮寺送僧送卅疋絹來云有龍
寺義真和尚施作胎藏幀功付布施來云云　序
竊有佐人十人許相共議云云和尚今畢作胎藏
曼荼一鋪物諸云云元暑威須得其物又夢有一
僧將書來云云從五臺山來從北臺頂寄付書慰
問日本和尚便開封看書初注云云生華未相錫
光望五臺一見云云　更問詞付送來白絹廿小口
子並藥極好領得其物擊數云云　晚間侍士惠來
畫幀功錢同宣它入了五千貫錢作五副幀共日

始畫胎藏幀並夏漸熱伏惟　和尚道體百福臨
此圓仁蒙惟先破物移滿事不得載就而後
乃夜伏深一兩日後專到拜觀未問但增恥結
謹遣弟子僧惟曉謹狀起居不宣謹狀
會昌元年四月　日日本國求法僧　仁好
青龍寺真和尚　座前　謹空
絹參疋
右物輕尠謹充遠塗之資圓仁敬奉行客緘
身貧薄奉覲難遇無物供養前件微物謹表
寸志伏望領至莫嫌輕少不宣謹白
會昌元年四月　日求法僧圓仁上
青龍寺真和尚　法前
興善寺新譯經念誦法等四月廿二日寫了和尚
日本行僧金剛界大法盡付囑了其法門未盡

遐方更有不足者別處尋覓　以元政和尚令府
後都計廿五兩自外不在數限

鑄畫拾貫文

右雖輕少謹表寸誠伏望捨領圓仁為法遠來
幸遇和尚求學胎藏大法伏請　慈悲特垂付授
冀得傳佛法利益有情元任懇欽之誠謹奉狀謹白

會昌元年四月廿八日日本國求法僧圓仁　上

青龍寺尊和尚　法前

廿八日下手畫胎藏幀　於當寺畫金剛界九會
曼荼羅功錢商量定除畫絹外六十千文尊和尚
教化俗人助和絹卅六尺賜充畫絹
五月一日遣行者丁雄萬謝昨日狀奉　昔日諸事
被成就歡躍無極深謝　和尚教化賜絹卅尺
充畫功德緣殊深專在圓仁元任感荷喜歡

處來推　和尚道貌可端良可圓仁蒙惟先緣
有小事不獲自詣謝悚惶伏深渥白寺到院中
面謝未間但增跪作元任感愧欽欣之誠謹遣
丁雄萬奉狀伏冲不宣謹狀

會昌元年五月一日　求法僧圓仁　狀上

青龍寺尊和尚　法前　謹空

五月一日勅開講兩街十寺講佛教兩觀軍
教當寺內供奉講論大德嗣標法師當寺講
金剛經青龍寺圓鏡法師於菩提寺講涅槃經
自外不能具書　三日始畫金剛界九會曼荼羅
幀五副除畫絹外六千文是畫功之　此日於青
龍寺設供養便於勅置本命灌頂道場受灌
頂施花始受胎藏毗盧遮那經大法並蘇悉地
大法　五月十四日畢荒散　六月十一日今上

降誕日於内裏設齋兩街供養大德及道士集
談經四對論議二箇道士賜紫釋門大德惣不
得著南天竺三藏寶月入内對君王從自懷中拔
出表進請歸本國不先諮開府恶發五日軍内
收禁犯越官罪故寶月弟子三人各決七棒通事僧
決十棒不打三藏不放歸國　八月七日爲歸本國狀
狀進使資寺日本國求法僧圓仁弟子僧惟正惟曉
行者丁雄万　右圓仁等去年八月廿三日從五臺
山來到城中伏蒙開府大進今配寄住資聖寺
今權歸本國不敢專擅謹具如前狀牒　處
分牒件狀如前謹牒
會昌元年八月日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牒
九月一日勅兩街諸寺開俗講七日閉日本僧惠
萼弟子三人到五臺山其師〻發願爲求十方僧
供訖歸本國留弟子僧二人令住五臺山　廿三日大雪
下一尺已來樹木摧折　十一月一日冬至節[illegible]
現[illegible]之[illegible]街〻安大宦家作諸寺轉經　十二
月[illegible]院　四日月共大伯星相近一處行
八月因兵寫寺官香城中諸寺有浴[illegible]星衝設現
會昌二年 歲次壬戌 正月一日家〻立竹杆懸幡子祈
歲新長命諸寺開俗講　二月一日勅[illegible]統開府
充觀軍容使便知天下軍事　十七日寒食節
前後一日都三日暇家〻拜墓　十九日清明節
廿九日於玄法寺法全阿闍梨所始受胎藏大法
又於大安國寺元簡阿闍梨所[illegible]次[illegible]
三月三日李宰相聞奏僧尼條流勅下發遣保
外無名僧不許置童子沙彌　八日薦福寺開佛
牙供養　諸寺隨喜供養　街西興福寺開佛

牙廻浣將怙興善青龍資聖寺三寺外國僧三
藏等　右奉軍容處分前件外國僧玄昭等
在不得發遣者事須牒怙各仰准此處分訖
報者准狀牒怙者
會昌二年三月五日怙
押衙知廻何公貞
十一日諸興福寺孔佛牙一宿　十二日晚回至山東
供養回歸山付送百五十僧供　日本國求法僧圓
弟子僧惟正惟曉各丁雖萬
救送清涼山佰伍拾僧供
右圓仁等設供意者求法得達過海平難奉答
得達廣利郎勤〻主〻常爲大聖文殊眷屬利
益十方法界含靈同霑此福謹疏
會昌二年三月十二日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謹疏

迴鶻軍兵入唐侵境今在秦府國家抽六節度府兵
馬遣迴鶻界首城中有迴鶻人數百准勅盡斬殺
訖在諸州府亦同斯格
迴浣怙資聖寺　日本國僧圓仁并弟子惟正惟曉等
各丁雄万等
右奉使怙得狀今發遣保外客僧出寺其圓仁等
未敢專擅發遣奉　軍容處分不用發遣任前住
寺者准狀怙迴者怙寺任准使怙處分者
會昌二年三月十日怙
押衙知迴何公貞
見說迴鶻兵馬入秦府城住節度使逃走節度
節度使在路不敢入去法寺法令座〻郎二部大
法花臨藏大帆儀三卷通利尋法三卷臨藏平要
兗遠國廣須送書謝侯檢遊意濕難今〻畏契

伏惟座主道體万福即此圓仁蒙恩且依少故諸
辰不獲伏謁反庚謝府之蒙流施法門之卷究
度行不勝感愧私傳道國次委法恩但來有俲
養悚惻尤甚一兩日後自到院中面謝未間但
增馳結謹遣小師奉狀不宣謹狀
　四月　日　日本國求法沙門圓仁狀
全座主　法前　謹空

四月廿三日天子在御樓冊尊号諸司軍兵馬排
隊樓前百寮僧門道士班列宰相進尊号五月
奉勅開俗講兩街各五座廿五日因載留學僧從
僧仁濟來便得載上人會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委曲云日本入唐大使相公到本國京城有六號
長判官得伊豫介錄事得左少史高錄事大
宰與淳和皇帝去年七月崩第二船漂落裸人
國破船人物皆損偶存卅余人得命折破大
船作小船得達本國云云　又楚州新羅譯語劉
慎言今年二月一日寄仁濟送書云　遣朝貢使揖
工求乎前年秋迴故國
玄濟闍梨附書狀并砂金廿四小兩見在劉處
尊和尚附船到楚州已巡五臺山今春擬返鄉
慎言已排比人船訖其尊和尚去秋暫往天台冬
十得書云擬趁李隣德四郎船取明州歸國
尊和尚錢物衣服并弟子悉在楚州又人船已
備不免奉邀從此發送載上人委曲云僧玄濟
將金廿四小兩兼有人人書狀等付於陶十二郎歸
唐其物見在劉慎言宅廿五日使條勘問外國僧
鄉貫巡院帖揚化國
　當國諸寺　　應有外國僧寺

右奉　使拈勘從何國來及到城年月并住寺
并年與歸何處奪其名字上者專須拈圓作
速折狀通切侍中上石將通速者准狀拈圓者
　會昌二年五月廿五日拈
御衙知巡何
資聖寺日本國僧円仁 年五十臘 請法花居 弟子僧惟正 年
僧惟曉 年卅二 臘法花經
　奉拈勘從何國來及到城年月並住寺并
　　歸年何處實等
右円仁本為抄傳國本經論流傳本國去開成三
年七月隨日本國朝貢使來到揚州去開成五年
八月廿三日到城奉使牒權寄住資聖寺聽學
具如前謹牒〻件狀如前謹牒
　會昌二年五月廿六日　日本國僧円仁等謹牒

五月十六日起首於青龍寺天竺三藏寶月所重學
悉曇親口受正音　廿九日有　勅令內供奉
大德兩街各廿員六月十一日上德陽日大內講論
講論兩街大德對道士〻　御前論義
道士二人得紫僧門不得著紫　七月廿一日留學
僧往人仁好歸天台去遣惟正相隨到楚州令取
本國書信八月十六日夜月蝕　十月十三日惟正從楚
州歸到上都得大國書二封楷嚴澄狀一封高丘
人書一封刀子四柄其付泊中金廿四小兩楚州譯
語劉慎言先已用盡無物得与空手來得譯語
張〻極因載國宮蒙命先已用矣書函封先已折開
十月九日勅下天下所有僧尼解燒練咒術禁氣
背軍身上杖痕鳥文雜工功曾犯婬養妻不修
戒行者並勒還俗若僧尼有錢物及穀斗田地庄

團收納官。如惜錢財情願還俗去，亦任勒還俗，宛
入兩稅徭役。勅文在別。城中兩街功德使帖諸寺
不放出僧尼，長閉寺門。僧眩玄奏自作劍輪，自領
兵打迴鶻國。勅令彼僧試作劍輪，不成。又准宰相
李紳聞奏，因起此條流。其僧眩玄當誅。緣僧尼
財物准　勅條流，天下大同。諸州府中書門下牒行。
京城內仇軍容拒勅，不欲條流。緣　勅意不許，且

勅牒在別所[illegible]汜起右街功德使帖遣令勅

許請權停一百日內。帖諸寺不放僧尼出寺。左街
功德使奏：准勅條流僧尼，除年已衰老及戒行
精確外，愛惜資財自還俗僧尼共一千二百卅二人。
右街功德使奏：准　勅條流僧尼，除年已衰老
及戒行精確外，愛惜資財自願還俗僧尼共二
千二百十九人。奏。　勅：左右街功德使奏准去年
十月七日、十六日　勅，條流令還俗僧尼，宜依其所愛
惜資財情願還俗，宛入兩稅戶。向
後諸道有如此色類，並准此處分。所畜奴婢，僧許
留奴一人，尼許留婢二人，餘各任本家收管。如無
家者，官為貨賣。同衣鉢餘外資財，收貯待後勅處
分。其僧尼所留奴婢，若有武藝及解諸藥、諸術等，
並不得留，不得剃削私度。如有違犯，綱維、知事
錄狀官，餘資產錢物，亦各委功德使自檢閱奏。

會昌三年歲次癸亥正月一日

十七日，功德使帖諸寺：僧尼入條流內，並令還俗。此
資聖寺卅七人。　十八日早朝還俗訖。左街還俗僧
尼共一千二百卅二人，右街還俗僧尼共二千二百五
十九人。　廿七日，軍容有帖喚當街諸寺外國僧。
廿八日早朝入軍裏：青龍寺南天竺三藏寶月等
五人，興善寺北天竺三藏難陀一人，慈恩寺師子國

僧一人賢聖寺日本國僧三人諸寺新羅僧不更有
龜茲國僧不得其名也都計外國僧廿一人同集左神策
軍〻容衙院喫茶後見軍容〻〻親慰安存當
日各歸本寺　廿九日陸州訪潞人寄來得陸州
譯語對慎書一通進頓呂阿利書一通　二月一日
使牒云僧尼已還俗者輒不得入寺及停止又發
遣保外僧尼不許住京入鎮內　二月廿五日和蕃
公主入城百司及三千兵馬出城外迎入通化門入
內得對勅令安置南內院是大和公主大和天子姑
和回鶻國嫁與回鶻王今緣被國王破滅兵馬亂
起公主逃歸本國隨公來回鶻人並不得入城回
鶻王子隨公〻〻來公主在路自殺之　四月中旬勅
下令殺天下摩尼師剃髮令著袈裟作沙門形〻
而殺之摩尼師即回鶻所崇重也　五月廿一日

使帖勘諸寺外國僧來由
巡院帖善提園
諸寺應有外國僧等
右奉使帖作勘從何處來及到城年住寺年月并
年幾能何藝業者具名分析申不得遲違者事須
帖團作速具分析狀也待準中使者准狀帖團者
五月廿五日行押衙知巡何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 年五十一解信 誦法花經　弟子僧惟正 年廿一
僧惟曉 年廿二　並習法花經
右圓仁等為求佛教隨朝貢使過海來開城五年
八月廿三日奉使處分權寄住資聖寺謹具如前
謹牒〻件狀如前謹牒
會昌三年五月廿六日日本國求法圓仁謹牒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巻第三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第四

會昌三年六月三日軍容辭官歸宅向前五六度
進表請出家勅不放至進表請五月有勅放歸
家仍便出家見至三日軍容辭官歸宅勅除
新中尉以內長官特進楊欽義任左神策護軍
中尉左街功德使當日便上任十一日今上降誕
日內裏設齋兩街大德及道士御前論義每街
僧尼十二員大德功德使帖巡院令簡擇大德每
街各七人依舊例入內德對道士論義道士二
人勅賜紫衣与大德惣不得着紫又僧降白
前十五日內宮內諸司各赴諸寺設齋獻壽又
于詹事韋宗(家)卿撰涅槃經疏廿卷進今上覽已
焚燒經疏勅中書門下令就宅追索草本燒
焚其勅文如左　勅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詹
事上柱國花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韋宗卿
忝列崇班合遵儒業溺於邪說是扇妖風既
開誘惑之端全戾典墳之旨簪纓之內頹靡
何深況非聖之言尚宜禁斥外方之教安可流
傳雖欲包容恐傷風俗宜從左官猶謂寬
恩可任成都府尹馳驛發遣太子詹事韋宗卿
進佛教涅槃經中撰成三德廿卷奉　勅大圓
伊字鏡略廿卷具已詳覽佛本西戎之人教張
不生之說孔乃中土之聖經聞利益之言而韋宗
卿素儒士林衣冠望族不能敷揚孔墨翻乃溺
信浮屠妄撰胡書輒有輕進況中國黎庶久
染此風誠宜共遏迷聲使其反樸而乃集妖
妄轉惑愚人位列朝行豈宜自愧其所進經內
中已焚燒訖其草本委中書門下追索焚燒不

得停之杖殺　會昌三年六月十三日下廿三日仇
軍容薨　勅遣官取　廿五日勅斬仇軍容孔
目官郎中并護諸公等四人及男女奴婢不盡數
破家廿七日夜三更東市失火燒東市曹門已
西十二行四千餘家官私錢物金銀絹藥不總
燒盡廿八日三更內裏失火燒神龍寺　廿九日長
樂門外失火燒草場向前有勅焚燒內裏佛

經又埋佛菩薩天王像等向後二處失火甚後又
東市二夜數處失火日本國僧圓仁弟子僧
惟正惟曉行者丁雄萬房內除四人外更無
客僧及沙彌依客宋右奉寺家牒稱奉使
司處帖切不得停止保外及沙彌依客不如後
有人糺告官家隱藏情求重罪伏請處分牒
件狀如前謹牒　會昌三年七月二日日本國僧

圓仁牒弟子僧惟曉從去年十二月一日病至今
年七月都計八箇月病　會昌三年七月（當日本承和十年）
廿四日夜二更身亡日本國僧圓仁弟子僧惟曉
右弟子僧惟曉久患瘵病今昨夜二更身亡謹
具狀報伏請處分牒件狀如前謹牒
會昌三年七月廿五日日本國僧圓仁牒日本國
僧圓仁弟子僧惟曉身亡右弟子僧惟曉僧

送緣身衣物外更無錢物尼葬斛斗不如後有
人糺告稱前件亡僧房內別有錢物不申伏請
圓仁及同學僧惟正請蒙科罪謹具如前伏請
處分牒件狀如前謹牒　會昌三年七月廿五日
日本國僧圓仁謹牒　日本國僧圓仁弟子亡僧
惟曉　右弟子僧惟曉身亡更無錢買地伏乞
三綱和尚慈悲賜與一墓地埋殯謹具如前

欽請云入寺中并大字

□□　會昌三年七月廿五日ミ本國僧惟曉身亡□□絶從剰与一墓地　廿七日殯葬於春明門外鎮國寺東頭資聖寺瓦窯北角地　廿九日齋墓同院惠見僧宗信專勾當葬事　諸左院僧儀共設送殯人從送殯僧思習僧數十箇懷紡僧惠見僧宗信當寺門從本三教講論大德知金法師達同學僧可從今送殯葬送殯出賊人僧侶共計十餘人於墓殯前請七僧籍名十人令咒願　八月十三日爲求歸國投左神策軍押衙李元佐是左軍中尉親事押衙也信敬佛法極有道心本是新羅人宅在永昌坊入北門西迴第一曲傍墻南壁上當護國寺後墻西北角到宅相見許計會也　十九日曉惟曉三七日齋　□□□□　廿九日五七日齋九月十三日七七日齋　五度諸　円代奉　駙馬杜悰淮南節度使仍判天下鹽鐵使淮南節度使李紳勑追入京作相　河北道潞府節度使劉從諫叛　勑下諸州府抽兵馬都五萬軍打潞府入界不得仍在界首相守從軍每日用廿万貫錢諸道般載不及遂從京城内庫般糧不絶潞府留後院在京左街平康坊　潞府押衙畫孫在院知本道事　勑令捉其人走脫不知去處　諸處尋捉不獲唯捉得妻兒女小斬殺破家　有人告報潞府留後押衙畫孫剃頭今在城僧中隱藏　仍勑令兩街功德使誅理城中僧公案無名者盡勒還俗遞歸本貫　諸道州府亦同斯例　近住寺僧不委來由者盡從京兆府捉新裹頭僧於府中打殺三百餘人　其走藏

不敢衝突行也回鶻國兵馬大敗本道便聞
奏潞州府兵馬歸本道訖　十二月三日難曉百
署　十二月得楚州新羅譯語劉慎言書云
天台山留學圓載闍梨稱進表遣弟子僧
兩人令歸日本國其弟子亦未到慎言處覓
船便發去為難此一便船者人發送訖今年九月
發去者　會昌四年歲次甲子二月越州軍事
押衙姓潘日使進藥將圓載闍梨書來書
云緣衣糧罄盡遣弟子僧仁好亦兩人往本國
請衣糧去者潘押衙云載上人頻得入城來請
得越州牒付余令進中書門下余近日專候分
使入中書送牒宰相批破不許入奏例上人事
不成也三月勅下朕欲幸東京仍曉示百寮
如有朝臣諫者誅身滅族勅不許供養佛牙又

勅下：代州五臺山及泗州普光王寺終南山五臺
鳳翔府法門寺寺中有佛指節也並不許置供及
巡禮　亦不知有人送一錢者脊杖貳拾　如有僧尼在
前件處受一錢者脊杖貳拾　諸道州縣應有送
供人者當處投獲脊杖貳拾　因此四處靈境絶人
往來無人送供　准勅勘責彼處僧人無公驗者並
當處打殺具姓名聞奏昭潞府留後押衙作僧
潛在彼處　宰相李紳李德裕奏停三長月
作道士教新定三元月　正月上元　七月中元　十月下
元　唐國恒式三長月不許殺命　今上則不然也為
破潞府勅索道士八十一人又於內裏令作九天道場
於露處高壘八十掖床鋪設精彩十二時行道
祭天尊乳脯酒肉祭大羅天　四月一日起首直
到七月十五日為緣湖其道場不在屋令內於露

道士作法請晴明即日癸雨下許賜男八十一人十多
有春旱者已　今上偏信道教憎嫉佛法不喜見
僧不欲聞三寶長生殿内道場自古已来安置佛
像經教抽兩街諸寺解持念僧三七人番次差入
每日持念日夜不絶今上便令焚燒經教毀拆佛
像起出僧衆各歸本寺於道場内安置天尊老
君之像令道士轉道經修練道術國風每年至
皇帝降誕日請兩街供奉講論大德及道士於内
裏設齋行香請僧講經對釋教道教對論義
今年只請道士不請僧也看其體色從今已後不
要僧人入内道士奏云孔子說云李氏十八子昌運未
盡便有黑衣天子理國臣等窃惟黑衣者是僧人
也皇帝受其言因此憎嫌僧尼意云李字十八子
爲今上當第十八代恐李家運盡便有黑衣奪

[illegible]寺准勅不許僧尼街裏行犯鐘
[illegible]有出者事須諸寺鐘聲未動已前各歸本
寺又不許別寺宿若有僧尼街裏行犯鐘聲及向
別寺宿經一夜者科違勅罪從前不許午後出
寺今不許犯鐘聲三月駕幸右街金仙觀是女
觀觀中有女道士甚有容天子召見入意勅賜絹
一千疋遂宣中官令修造觀便通内門特造金仙樓
其觀本來破落今修造嚴麗天子頻駕幸向
後駕幸左街興唐觀是道士觀又賜千疋特令
修造銅鑄聖容作聖容當度授奇絶城中諸
寺七月十五日供養諸寺作花蠟花餅假花菓
樹等各競奇妙常例皆於佛殿前鋪設供養傾
城巡寺隨喜甚是盛會今年諸寺鋪設供養
勝於常年勅令諸寺佛殿供養花藥等盡般

剝其膚觀祭天尊十五日天子於望春觀裁召百姓
令看百姓罵々棄佛依養登兄神難背觀者天
嗟百姓不來諸寺被棄依養物悔惶甚之祈潞府
兵入他界不得但在界首頻有勅催怕無消息
征兵多時都不聞征討者何彼兵衆恐懼捉牧
畜牧牛兒耕田夫等送入京來稱捉叛人來勅賜
對刀於街衢與斬三段兩軍兵馬圍著殺之如此
送來相續不絕兵馬尋常街衢被斬屍骸滿路
血流濕土為泥看人滿於道路天子時々看來旗
鎗交横遼亂見說被送來者不是唐叛人但是
界首牧牛耕種百姓枉被捉來國家兵馬元來
不入他界恐王怪無事妄捉無罪人送入京已兩
軍健兒每斬人了割其眼肉喫諸坊人皆云今
年長安人喫人勅追雖有節度使杜附馬入京
宰相李仲卿破作詐偽使勅依後送郭矣杖
附馬入京請對曰拜相仍判鹽鐵度支百寮盡疑
自古已來當有附馬拜相之例國風宰相賜與平
章事李德裕奏云附馬拜相不合宗典勅急從
容來有詔旨附馬猶不得與己打潞府無效每日
內二十日貫錢諸州般載不及又京城官庫物破
盡百物合欠百司判錢隨官尊卑納錢多少
內衙打潞府兵糧諸道州府官皆同此例又勅
下令毀折天下山房蘭若普通佛堂義井村邑
齋堂未滿二百間不入寺額者其僧尼盡勒
還俗充入色役具令分析聞奏且長安城裏坊
內佛堂三百餘所佛像經樓莊校如法盡
是名工所作一箇佛堂院敵外州大寺准勅
併除罄盡諸道天下佛堂院等不知其數天

下尊勝石幢僧墓塔不有勅者令毀拆勅召
國子監學士及天下進士及第身有學者令入
道教未曾有一人入其道者也今年已來每旱
少時功德使奉勅諸寺觀令轉經祈雨感
得雨時道士偏蒙恩賞僧尼寂寥無事城
中人笑曰祈雨即惱亂師僧賞物即偏与道士
八月中太后薨郭氏太后流太后有道心信佛
法每條流僧尼時皆有詞諫皇帝令進藥酒
与藥殺矣又義陽殿皇后蕭氏是今上阿孃
甚有容今上召納為妃与太后不奉命天子索
弓射殺箭透入胸中而薨太原府兵馬三千人
三年在迴鶻界守捉今年打迴鶻破歸至府
未經數日未共親情相看其府使便差發遣
打潞府來軍健不肯去辭訴云三年打迴鶻辛

苦疲乏適到家鄉未見親情更毋衣服請差
別兵其節度使不肯仍三千人一時根兵城相
殺節度使閉奏捉進宴城勅使兵馬追入其閒
其人號打迴鶻功勞不合殺之其録事申聞奏
勅不依奏勅賜財物令斬三從於東市北街擢頭
斬之從潞府投來來使遂呪不審於寸截斬也九
月潞府大敗卿捉得彼處押衙大將不送到京
城斬殺六七度已後斫叛主劉從諫頭來三鋒
餘頭穿之於高三丈餘上頭頭名見遂而并進
入内裏天子坐銀臺門樓上看大笑曰昭儀已破今
未除者唯是天下寺舍並條流僧尼都未了邪不
知君哉十日後唯勅進潞府劉家資財停物貨
珮家具等每度七八家全載車載送到城中進納
内庫仇軍容兒常侍知内省事與道計聚歸

匿銭顔對奏云天子稱斷尋實是錢何郡國主之
也天子録當時打殺　勅令從其妻女等流竄於外
州殺令守後奏仰結中官收納家中錢物寫于
滿庫珠玉金銀等盡皆滿庫錢帛匹段不知數每
日出京車般入內庫一日之內般運不盡自餘資
瑰奇異之物不可計數　皇帝到內庫看指手咤
云朕庫不曾有此等物諸高班低頭不語道士趙
歸真等奏云佛生西戎教說不生夫不生者只是
死也化人令歸涅槃涅槃者死也盛談無常苦空
殊是妖怪未涉無爲長生之理　太上老君聞生中
國宗乎太羅之天逍遙無爲自然爲化飛錬仙丹服
乃長生廣列神府利益無疆請於內禁築起仙
臺練身登霞逍遙九天庶福聖壽永保長生之
樂云云　皇帝宜依勅令兩軍於內裏築仙臺高百
五十尺十月起首每日使左右神策軍健三千人般
土築造皇帝意切欲得早成每日有勅催築兩
軍都虞候把棒檢校皇帝因行見問內長官曰
把棒者何人長官奏曰護軍都虞候勾當築臺
皇帝宣曰不要你把棒勾當須自擔土便交般土
後時又駕築臺所皇帝自索弓無故射殺虞候
一人無道之極也從去年來兩街諸說論已自登
位已後好出駕幸四時八節之外隔一二日便出每
行送諸寺營辦床席氈毯表幕結樓鋪設椀
疊臺盤椅子等一度行送每寺破錢四五百貫
錢不了　勅令毀拆天下小寺經佛般入大寺鐘送
道士觀其被拆寺僧尼粗行不依戒行者不論
老少盡勒還俗遞歸本貫宛入色役年老者有
戒行者配大寺雖有戒行若是少年者盡勒還

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城中毀拆卅三[illegible]小寺[illegible]流僧尼一
准勅文已十二月中勅〻[illegible][illegible]儀[illegible][illegible]已破朕取來
年正月更拜南郊所司百寮晚示諸職早令排
比者百司准勅於理橋道掃路不通人馬車出城
南郊壇特[illegible]造於壇四面[illegible]春帳[illegible][illegible]城
皆一切毀城中內裝之樣百司[illegible]〻不已會昌五
年歲次乙丑正月三日拜南郊儀仗威儀一依元
年不許僧尼看又廳有條流不許僧尼午後
出寺又不許犯他寺鐘及向別寺宿所以僧人不得
看南郊已築仙臺欲成就勅令道士[illegible][illegible]仙丹
道士趙歸真奏〻有一般仙藥此國全無出
土蕃國有此藥臣請自向土蕃採此藥兩軍中
尉不肯仍奏〻差別人去即得從趙歸真求從
長不合自去勅依中尉奏不敢去有勅問所須
何藥具色目申奏道士奏藥名曰李子衣
十斤桃毛十斤生雞膜十斤龜毛十斤兔角十斤
等勅令於市藥行覓盡稱元由此被打頭
惱不徹遂於諸處求之不可得[illegible]令從前已來
[illegible][illegible]賜七日歇築臺夫每日三千官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不[illegible][illegible]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狀三千人一時銜聲守節
[illegible]怕每人賜三疋絹放三日歇三月三日築臺成
勅遊仙臺人君上臺兩軍中尉諸高班道士示
隨皇帝上兩軍中尉語趙歸真曰今日遊仙
臺了不知公等求得仙否歸真低頭不語見
說仙臺高百五十尺上頭周圍與七間殿基齊
上起五峯樓中外之人盡得遙見孤山高聳
般終南山盤石作四山崖龕穴盤道結構精
妙便栽松柏奇異之樹可[illegible]稱意便有勅令道

廿七人於臺上飛錬求仙又勅下天下寺舍不許置
莊園又令勘檢天下寺舍奴婢多少兼錢物
斛斗疋段一〻詣實具錄令聞奏城中諸寺委
兩軍中尉勘檢諸州府寺舍委中書門下檢
勘其城中寺舍奴婢三等收身有藝業者軍家
收無業少壯者貨賣老弱者填宮奴婢或夫父
南子北今時盡已分離使帖諸寺奴婢五人為一
保〻中走失一人者罰二千貫錢諸寺錢物兼
貨賣奴婢價錢盡官收撥充百寮祿料又
勅令天下諸寺僧尼年卅已下盡勒還俗遞歸
本貫人之又上仙臺勅令音聲人推落左軍中
尉音聲人不肯推之勅問朕交推如何不奉音聲
人奏〻中尉是國家重臣不敢推下天子甚打搭
二十棒在臺上喚道士〻朕兩度上臺卿等未有
一人登仙者何意道士奏曰緣國中釋教與道教
並行黑氣越著礙於仙道所以登仙不得人君宜
兩街功德使〻〻衙以為朕是何所盡不受也
數曰須勅下天下僧尼五十已下盡勒還俗遞
歸本貫訖後有勅〻天下僧尼五十已上無祠
部牒者盡勒還俗遞歸本貫有祠部牒者委
當州縣磨勘差殊者盡勒還俗遞歸本貫城
中僧尼委功德使准此例條流者中書門下准
勅條諸道訖城家僧尼功德使條流甚嚴切且
勘責無祠部牒僧尼之數具錄聞奏使帖諸寺
令殺家具其有祠部牒者總案將入軍家磨
勘其祠部牒上皺有點汙無及生年與功德
案入條牒者殊者盡入還俗之數不差殊者
便收入軍案不出還俗諸寺僧尼同元出錢色

大家皆〻不遂若身者不當僧尼之誤根收錄
埋鐵物者毀拆寺舍之兆也皇帝宣〻殿王之
施極深令人長嗟不安眠欲得填之事須祭壘
之日擬選設齋慶賞敕迎兩街僧尼集左軍
衷斬其頭用填坑者拾檢下塞奏〻僧尼太不
是國家百姓若令還俗者自髮生於國有利請
不用送入請你本司盡勒還俗遞歸本貫充入
色役者　皇帝點頭良久乃〻依奏者諸寺僧
尼亦同斯事既呪去年不知所向因仁通收請
情願還俗却歸本國功德使收狀未有處分
但頻有牒來不在功德使帖諸寺准敕條流不
許僧尼出寺事須看家人五六人守寺門輙不
得放僧尼出寺如有違越者綱維三老及典直
并守門人各決脊杖二十其出寺僧尼當時處死

者左右神策軍者天子護軍也每年有十〻軍
自古君王頻有征伐之難仍置此軍已來元人敢
奏國經敕賜尓每中尉初上時准敕出兵馬迎
尓列行公事不屬南司今年四月初有敕索兩
軍下中尉不肯納尓有敕再三索敕意索護
軍尓付中書門下令宰相商兩軍事一切擬令
敵相兵合也左軍中尉向於納尓与右軍中尉
不肯納尓遂奏〻送尓之日出兵馬送之納送之
日且須勅兵馬納之中尉意勅若許即因此便勅
兵馬起異事也便作一兩司暗排比兵馬人君怕且
縱不來見說功德使條流僧尼還俗之事兩
議次第且令卅已下還俗訖以令五十已還俗訖以
令五十已上元祠部牒者還俗第三番令祠部
牒磨勘差殊者還俗縱令有祠部牒不差誤

者盡令還俗所僧尼從也斯之為識天下大同
已後唯勅行放從四月一日起首年卅已下僧尼
還俗遞歸本貫每日三百僧還俗十五日年卅已
下僧尼方盡從十六日起首五十已下僧尼還俗
直到五月十日方盡從十一日起首五十已上無祠
部牒者還俗前年已來牒流僧尼即簡麁行
不依本教者還俗遞歸本貫今年不論高行
麁行不論驗僧大德內供奉也但到次第便令
還俗頻有勅問已還俗者多少未還俗者多少
催進其數外國僧未入條流之例功德使別聞
奏取裁有勅云外國等若無祠部牒者亦勒還
俗遞歸本國若西國北天竺三藏難陀在大興善
寺南天竺三藏寶月兼弟子四人於中天成業是
解持念大法律行精細博解經論在青龍寺
並無唐國祠部牒新羅國僧亦無祠部牒者多
日本國僧圓仁惟正亦無唐國祠部牒功德使准
勅配入還俗例又帖諸寺牒云如有僧尼不伏還俗
者科違勅罪當時決殺者聞此事裝束文書
寫經論持念教法曼荼羅等並皆裝裹訖　文書
並衣服都有四籠便買三頭驢待處分未定不
憂還俗只憂所寫聖教不得隨身將行又勅切
斷佛教恐路諸州府檢勘得資科違勅之罪
十三日使帖來當寺僧無祠部牒者卅九人數內
有日本國僧兩人名先還俗僧林宗信觀相識情
厚許相送到汴州汴州去京一千四百里見他護會不
測其情已三經三年亦來相憂遠涉求法遇此
難艱不免改服自古至今求法之人豈有鄭重請
安排已不同此難則先回歸國且喜將聖教得歸

本國使合本郡縣那僧法過遲檀頭懷一艘
以充歸國。僧春曉澄峰一寺僧了便卷信敢十四
日早朝入京兆府請文牒。然元文牒在路難可收
西國三藏等七人亦同在府請文牒。府司判与兩道
牒作路次。老人適過此後(從)會昌元年乙未經功
德使通状請歸本國。計百有餘度。又曽屬數
箇有力人用物計會。又不得去。今因僧尼還俗
之難方得歸國。一喜一悲。左神策軍押衙銀青
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殿中監察侍御史上
柱國李元佐因求歸國事投相議(識)來近二年。情分
最親。客中之資有所闕者盡能相濟。緣功德使
無道不放歸國事不蒙縱許。在府之間每致
飲食衣服不曁慰問相助。十五日出府到萬年縣。
府家老人送到太理卿中散大夫賜紫金魚

[illegible]書任御史中丞今寺後來問何日出
[illegible]金錫國基一串也時中歌此狀報謝
[illegible]本法論大經未寄歸鄉(張)不得消息今潜
[illegible]頭陀在楊卿宅家今童子清淨將書來
[illegible]中有將利之言甚喉快(候)矣當寺諸維摩百法
座主[illegible]涅槃經座主靈應光世已下例還
俗既令其頭者諸寂來縣中相看李侍御与
外甥忼十三郎同來相問二頭兮當別李來去
書並範摺子又入寺檢校文書範決不寔相座
[illegible]書範状相共姚比尼不得隨身將去喫澄此
[illegible]老人道送此應縣去。咸八九十里去
[illegible]座主同相遂(送)到春明門外與秦楊卿老
[illegible]書來亡弟子書状更通至手書付送前路
[illegible]藏官人實但將此書通入的有可登

大夫賜紫金魚袋楊敬之前書相奉
在寺之時慇懃相問亦書數度到寺撿校
絁綿褐衫襟今知僧歸將書來送路絹二
疋蒙頂茶二斤團茶一串錢兩貫文付前路
書狀兩封別有手札布施之楊卿人送來請
一疋楊布一端錢一千文充路上用自餘相送
人不能具錄並於春明門外辭別之畄斯今矣
楊卿使及李侍御不肯歸去相送到長樂
坡頭去城五里一店裏一夜同宿話李侍
御送路物吳綾十疋檀香木一檀龕像兩
和香一瓷瓶銀五股拔折羅一毡帽兩頂銀
字金剛經一卷（見日衣中也）軟鞋一量錢二貫文歎
在別後已悟別慇懃乃之希可多生有幸得
遇和上遠來求法敢辛從今可信來之一生
不破雖和上遠和上今遇王難了歸本國去弟
子計今生應難得再見當來必在諸佛淨土
還如今日與和上作弟子和上成佛時請莫忘
弟子〻〻又云和上所着納袈裟請留與弟子將歸
宅裏終身燒香供養既有此言便以遣之既
十三郎出同法儀至厚十六日早朝相別與發去
唐僧十九人同行晚到昭應縣宿同到者
一僧生年廿是長安城裏人父母兄弟姉妹今見
在從少年入佛法在大薦福寺侍奉新羅僧為
師近日僧難來將新羅僧名字得住寺官家隨
其今驗遣向新羅國去在府之時百官作計中
新不免遂過現情啼哭街中相別遂被遣到
昭應縣同宿大家互更發其僧時之晚與他同
行晝不覺到縣明即知家丁三人中兩人合路覓

[illegible]見疑知早到城裏家中隨處齋[illegible]
[illegible]二日過陳留見因城之日直也泗
[illegible]施陳縣永寧縣皆有楊儆書狀並通入
施六月一日到東都崔太傅宅送楊儆書　太
傅專使來傳語並存施絹一疋九日到鄭州刺
史李舍人前有楊儆書任判官前亦有楊儆
書將書入州見判官及判官並已發在所懇
州長史殷中丞侍御史楊某合與錢事
久呈在長安長保敬直情合具懇懃書牢得鄭
州長史赴任今在州相見縣書史馳在同座
便家宅言新中驗具刺史施兩疋絹諸人皆區
以其是兩京大路乞客詣汗行人事不并若不
是大官是尋常衣冠郎夫　來經是懇懃者即
得一疋兩疋縱上得兩疋是刺史懇宜據也　絹

官施夫緞一疋韋長史見來便更載經楊儆答
後出州歸到宿處韋長史專史（伏）來施絹一疋
綵肱一斤散褐敬書一中〻續到拜辭請惡時
侍者經縣家乞老人食餅不及相待使發行
十五里迴頭望西見韋長史走馬趁來三對別官
路邊道走來邊於土店裏往喫茶話語多時相
別〻此國佛法即无也佛法東流自古所言而
和上暫口早達本國弘傳佛法弟子多年願語
多時今日已別今生中應難得相見和上成佛之
時願不捨弟子十三日到汴州節度副使裴郎
中前有楊郎中書狀竹兵馬使前有楊儆書
並通送訖裴郎中在同懇懃便差行官一人專
句當般發送兵馬使不在州（縣）不得相見裴郎中
雇船直到睢陵縣西泊上待得未來緣官私難

載船不及相逢前發去汴河路以為路難不免良、
雇船汴州已來傍河路水人心急惡不善誠如所
聞汴河水之急流渾濁已東縣不饒粳粮在路
自持粮食廿二日到泗州〻管在徐州節度府泗
州普光王寺是天下著名之處今者莊園錢
物奴婢盡被官家收撿寺裏寂寥無人來往州
司准勅欲擬毀拆廿三日渡淮到盱眙縣去楚
州路東二百里本意擬從此到楚州覓船過
海縣家對道向揚州去通狀中論縣令不與道
理不免向揚州去從盱眙縣至揚州九驛无水路
文書竊賦各驛留驛之在路見裴舍人曾任
泗州刺史今春追入貶任台州長史更有錯抹
博士貶下為外州司馬因相見〻五月廿九日離長
安在城之時城中僧尼還俗已盡准勅毀寺函

三綱勅撿錢物待官家收寺錢物已後擬人還
俗〻諸寺見下手毀拆寺數青龍安國三寺通
為內園〻〻廿八日到揚州見城裏僧尼正裹頭
遞歸本貫撿拆寺舍錢物莊園鍾等官家收撿
近勅有牒來〻天下銅佛鐵佛盡毀碎稱量斤
兩委鹽鐵司收管訖具錄聞奏者江都縣差人
遞到江陽縣同物請往楚州縣家便遞向楚
州去經高郵寶應兩縣七月三日得到楚州先
入新羅坊見摠管當州同十將薛詮新羅譯語
劉慎言相接存問熟熟文書龍子船已看譯語
宅便入山陽縣通狀具申本意日本國朝貢使
皆從此間上船過海歸國圓仁等遞到此間歸國
請從此間過海縣司不肯乃云當州未是極海之
處既是准勅遞過不敢停留更須遞到登州地

[illegible]下上船歸國者新羅譯語劉慎言自
對縣用物計會大家計與縣令肯乃此間
是文牒了欲留　李紳相公管內唯勅遞過之
人兩日譯留使是違勅之罪々々縣司不肯與遞
理存大使劉譯語更入州計會又不肯兩日之
間百計不成已須遞過定已　山陽縣司不畏劉
譯語苦屬左右謀計不得乃々和已欲得向南去
所向南遞去欲得向北去所向北遞去若令得酒
此間見和所縣司曰不及已食霧无可中論仍
請往登州々々是唐國東北地極去楚州一千百
余里縣家差殘老人遞向登州去張大使劉譯
語無破得約留望新羅船衣量從此發遣歸國
緣州縣不肯遂苦約留不得已五日晚縣出家
下到劉譯語宅語譯語以三百文與家了船計會

[illegible]知上未已勢之時遂得道路見已因急慎令坐
時安置宅家今兩三日歇息々未旦歸大家錢合
早來家下交藏歸家大使譯語錫乃將令見
遞從楚州至登州遞路盡是山坂曠野草木
高深蚊虻如雨終日踰山行野村柵遞遠希見
人家々人心麤惡如七八十里方有一二家令人怯畏
若將文書籠子隨身行將謂是物被人驚損之
不得今又勅斷佛教切令毀拆向北州縣人心麤
惡見將佛教儀隨身必恐應依法欲罪及違勅
仍共劉譯語商量從京將來聖教功德幀及僧服
計都四籠而且寄着譯語宅家合付譯語處今
檢校者屬以若到登州得有船即將去請來來
間在長無暇疾勿令漏失々々譯語仍領就將
批執此行李薛大使施三兩綠劉譯語九疋絹

羅日子十枚蘇乞兒白金貨供本少准前送物楚
州縣人心拆惡大難把捉見譯語有人絲々同
從日本國過來船西使到南京州家居岸上（江）
付同三千金黃絹貴部船別應唐船載物來
是聖會昌三年送回載因要身了本船令部回坎
令欽徹老人保來又日本國惠蕚闍梨子會昌
二年禮五臺山為求五臺供就李隣德船却歸
本國去年々將供料到來今遇國難還俗見
在楚州々將同國載上人消息見人計天八日發
劉譯語有書狀付送登州已來路次得人而應
交存與作主人本事上船入淮九日晝時到漣水
縣々屬泗州縣楚州譯語有書付送漣水新羅
坊令交存使計會留鈞之事仍到縣見大新
羅坊々人相見心未慇懃就總管等苦覓識

住事雖爲陪從崔暈第十二郎曾爲清海鎮
兵馬使在登州赤山院時一度相見便書名留
期々和上求法歸國之時事須將此名紙到漣水
暈百計相送同往日本相期之後其人又歸到新
羅遇國難逃至漣水住今見便識情分不疎
竭力謀停住之事苦覓識謀官未佐作計之
仍作狀入縣見長官請停泊當縣新羅坊內
覓船歸國長官相見處分喚祇承人給令
勾當茶飯欲令且停將見長官同々新羅坊處
曾有相識否答曰緣開成四年日本國朝貢使從
楚州發歸國時皆於楚州及當縣雇人的令
相領長官給令祇承大々領和上到新羅坊若
人對聽許令付取領狀來若元人識即打和
上來便差役同到坊內總管等未肯領留專

皆不肯所以不假領状却到縣中長官判於
人善寺安置三日從縣發崔十二郎借作郵人送路
縣牒及遞送人向州發去崔十二郎雇船排
比路粮饌靈藥蔬等一切同備便相別之弟子
有心被得西和已從此發遂歸國張衆人不
肯及官家牒已了取日亦及不達本心狀須自
教到登州求舟相語之　十五日到海州入縣
通状請暫停泊日本國朝貢使船此間若肯許
從此發歸本國因イ未遇使來朝今歸本國
前以遇到此間便是海岸伏乞暫停泊當州
自覓舟船歸本國長官云近者新羅僧亦從
京兆府遞來請於當州權泊使君不肯便
遞過和上請停從事亦應難也縣司不肯自由
事須經使君通狀十六日入州到衙[illegible]

歸國刺史不与通理仍判之准勅遞過州司來
牒停留告之者十七日發從海州向北元次縣羅
停海沂之不見海終日過野便入山十八日到懷
仁縣海州人心麁惡頗見客熟全不相接待
而心亦善廿日發山野行草木高深希逢人
日上山入谷踏泥水者元絶廿一日到莒縣
在密州縣司百姓心麁惡廿六日到密州人心粗
惡儉嗇八月二日到高密縣人心和軟自
到即墨縣管在萊州人心麁頗諸安在客十若
日到昌陽縣萊州管人心好十六日到登州見當
縣公所來赴任又有勅天下金銅佛像當州縣
司剝取其金稱量進上者從海州直到登州
已來路境不可行曠野路狭草木掩合寸
步過泥頻失前路若无知道人引即一步[illegible]

踏也。出覓入山，出山入野，坂險谷幽，深澗水泥，草寒冷，涉者入骨，竟宿入山野，即一日百遍踰山，百遍渡水。入野，即樹稠草深，微徑難覓，草之動合人行也。蚊虻如雨，打力不及。草下泥泥至膝至腰。路次州縣，但似野中之一堆矣。山村縣人，飧物麁硬，愛喫鹽茶粟飯，澀吞不入，喫即胸痛。山村風俗不曾煮羹，專喫長年惟喫冷菜。上客殷重極者，便與空餅冷菜，以為上饌。向北一千三百里，盡是山野，難迴海邊，不曾見海。到登州界始見海。登州者大唐東北地極也。北是海，臨海立州。州城去海一二許里。雖是邊地，條流僧尼，毀拆寺舍，禁經毀像，收檢寺物，共京城無異。況乃就佛上剝金，打碎銅鐵佛，稱其斤兩，痛當奈何。天下銅鐵佛金佛有何限數，准勅盡毀碎，化塵物。蓬萊縣牒送牟平縣。向東南傍海岸行，野難過山坂險之廿日到牟平縣。得縣牒，又向東南海行。廿四日到文登縣。踰山涉野，雖破眼盡，入縣見縣令，請往當縣東界勾當新羅所，求乞以延唯命，自覓舟，却歸本國。長官准狀牒送勾當新羅所去縣東南七十里，管文登縣青寧鄉。廿七日到勾當新羅所。勅平盧軍節度同十將兼登州諸軍事押衙張詠勾當文登縣界新羅人戶，到宅相見，便識認，慰存問慇懃。去開成五年從此浦入五臺去時，得此大使息力，專勾當州縣久除公驗事，發遣。今却到此，又慇懃安存，便過縣條具說心事。大使取領，停留許覓船發遣歸國。又相喜，亦前經此發去已後，至今未得息不哀

將謂早歸本國，不謂更到此間，再得相見，大奇
〻。弟子与和上太有因緣，今贊同思元無事，請喜
歇息，不同憂煩，未歸國之間，每日齋粮余情取
自供。但饒命即晚，大使便作狀，報州，得文登縣
牒稱：日本國僧圓仁、惟正二人，京兆府賜給長
牒，時各一道，准勅遞過本國者，即仰牒遞到此縣，請
到勾當新羅所求乞以延性命，候有過往日本
國船，即欲歸國者。今見在縣者，十日後得州牒
云其僧亦且委安存，如有過往日本國船，即任乘
來。而者近有勅，天下還俗僧尼緇服者，仰本州
縣盡收焚燒，恐衣冠親情恃勢隱在私家，竊
披緇服，事須切加收檢，盡皆焚燒訖，聞奏。如焚
燒已後，有僧尼將緇服不通出，巡檢之時有此
色者，准勅處死者。諸州縣准勅牒諸坊諸鄉

[illegible]尼緇服，將對[illegible]焚燒。又有[illegible]
寺舍寺家寶珮珠玉金銀，作本州縣收撿進上。
又有勅〻天下寺舍僧尼所用銅器鐘磬釜鐺等，
委諸道鹽鐵使收入官庫，且錄聞奏者。有勅，
天下騎驢車牒流後，所有人將騎驢車行者，官
家收錄流。天子信道士，數騎驢車，擬破道中心。
諸道士心不安，後有勅，斷天下猪黑狗黑驢牛示
此乃道士著黃，恐多黑色，欺黃令減，〻故令進海
州縣進活獺，呪來如其由，近有勅令諸道進年
十五歲童男女心膽，亦是被道士誑惑也。
唐國僧尼本來貧，天下僧尼盡令還俗，乍作俗
形，無衣可著，無物可喫，艱窮至甚，凍餓不徹，
入鄉村劫奪人物，觸處甚多，州縣捉獲者，是
還俗僧。因此更條流已還俗僧尼勘責更前

廿二日大使宅人高山就便船往楚州去大使留
護作書付送楚州譯語劉慎言處存律大使請
先所寄經論文書功德幀及衣服等大使宅公
客不絕向大使請閑靜處過冬本意擬往赤山
院緣州縣准勅毀拆盡無房舍可住大使處分
於寺莊中一房安置緣令大使從已所遣人還
俗僧李信惠弘仁末歲到日本國太宰府住
八年須井宮為筑前國太守之時哀恤斯人至
張大使天長元年到日本國迴時付船却歸唐
國今見居在寺莊能日本國語便為通事大使
處分莊中事一切委令勾當自家亦信無早來
疏問是大使頻有書狀送糧食安存熟慰十一
月三日大使來到莊上相看安存乃云參取今將七
日上州見新刺史歸云因以次縣中遂和已往日

本國事竟請高州歸來春番覓船與已見說
七月已來五書大下侵唐境又迴鶻國兵入寇
便棄國地勅抽諸道兵馬三四年已來天下州
縣准勅毀拆僧尼還俗已盡又天下毀拆佛堂
蘭若寺舍已盡又天下焚燒經像僧服罄盡又
天下剝佛身上金已畢天下打碎銅鐵佛稱斤
兩收檢訖天下州縣收納寺家錢物莊園收家
人奴婢已訖唯黃河已北鎮幽魏路等四節度元
來敬重佛法不拆寺舍不條流僧尼佛法之事一
切不動之頻有勅使勘罰云天子自來毀拆焚
燒即可然矣臣等不能作此事也十月十五日黃
昏月蝕入夜月體總沒淨不見三更初合漸
出現近有勅天下還俗僧尼並依
所在收在已世不令東西緣還俗僧破法器

也府准　勅追帰西蕃故追送到鳳翔節度使
孫節度使室(宣?)奏勅旨且令鳳翔府收管更不
遣入西蕃因此天下進州遇(過?)僧尼出不令來
西方(?)當使准發送求僧未請當州過所勝(?)到
云自求歸况准　勅追過不合停滯給者大書
官入當(?)貴云有阻勅文不肯給公驗　會昌六年
歲次丙寅正月朔　其行(?)九日三時(?)追楚州取文書
功德大使大使家人高山到來得楚州譯語劉
慎言書云有勅焚燒佛教經論幡蓋及僧衣
物銅瓶碗木器燒諸盡有違者便處極法　白
家經幡功德大(?)皆焚燒訖唯留和上文書未(?)敢(?)
流甚切恐鎮捆寨(?)云不敢將出寄付又云近得
的信李德裕迴(?)道云日本客相隨來因尋訪
詢中未通息未次又有牒國(?)信來尋附上云

高山云在楚州現見縫(?)船下來人云有一僧人姓
為請益僧訖(?)船來到今過(?)僧難(?)叢(?)頭(?)僻(?)云
日五日為取楚州劉慎言所寄着(?)經論未着(?)下
雄(?)為訖同(?)舍令船告(?)楚州大使勾當發送其船
至三月十三日發訖九日得大使書云近得南來
船上人說云日本國來人僧一人俗四人見到揚州
將本國書信物未來(?)請見(?)請益僧云云　四月
十九日(五)聞天子崩未載(?)用(?)諸道州縣舉哀者
訖身體爛壞而崩矣廿三日新羅人王宗(?)從揚
州將日本國壞(?)臨海注(?)吟(?)書來中具說來由
五月一日天家(?)打(?)歸揚州去便付書報(?)性(?)海
師　新天子對(?)李五月中大赦並有勅天下每州
造兩寺節度府許造三所寺每寺置五十僧
去年還俗僧年五十已上者許依舊出家　其(?)

十年登八十卷國家賜五貫文使定三長月徵
舊新居五月廿二日從楚州宣勅許六月十七日未
得楚州總管同十將詮書懽付李國遇送
使到前請楚州丁雄萬請欲發來並到五月
一日歸南州人王宗五月下旬得楚州使入揚
州說李國遇說矣 六月廿九日丁雄萬來到
並得楚州主人劉慎言書先寄功德賴文
書之中能藏金附西郭大唐卷雅國色者流
淮南勅牒撒切劉慎言已楚訖其金為書度
文書未具得將來雖萬不得向揚州並來七
月廿二日山陵說見說會昌天子三月廿三日崩
十月二後上人從揚州來到始得相見仍日本
太政官牒及延曆太宰府小野少貳書卷
內記書及勅施黃金未能太政官牒延曆寺
牒及野少貳緣本金財揚州節度使李
事李紳不敢自用金財送上長安今上具見
訖勅付淮南節度使封金令付本生國官
上人得將來其勅文見在十二月二日巳時以
十金廿二合已留 會昌七年歲次丁卯正月中改為
大中元年讓大使從去年冬造船至今年二
月功畢專擬載國〻〻未發送歸國同二月十日
聞入新羅告哀兼弔祭冊立等副使試太子
通事舍人賜緋魚袋金簡中判官王朴等到
當州牟平縣南界乳山浦上船過海有人譖
侵護同十將造國舟擬發送遠國人貪逃舟
不來迎接天使〻〻副使未定其讚言深怪
嫌恭國到不許是船送客過海未敢交使
不敢專擅切須大量累過海歸國〻〻事不

遣實爲向呈往明州趁本國神御井來船歸
國緣自下元船往南將十七綿布唐那游人
鄭審則載衣物僑海習蘇州崇慶同三月二
日出行至石礙大使二十里相送船別十七日翻
到蘇州諸城縣界大朱山駮馬浦過新羅人
陳忠船載炭欲往楚州商量船脚價絹至
定五月五日上船候風九日發緣風變東南
去大朱山不遠於瑯琊臺與齊堂島中間
拋石經經四宿十二日夜發十四日黃昏到海
州界東海山田灣浦泊船候風十八日發到中
路風變無定頭流終日竟夜十九日艱到海中
臨郡島邊泊船粮盡廿三日得東北風北近
欲二更打到東海山邊夜廿四日早發三更到
淮水海裡額遇風猪浪不振入活避根處

楓店元趁六月一日風息稍靜趁潮衝入五日得
到楚州新羅坊總管劉慎言專使作擄學
國頭一人船推送衣鉢求使於公廨流去當語云
明州本國今年已發未料前祿恐敗歸的不及
仍偽到大使謀請從日發送歸國九日得蘇
州船上唐人江長新羅人金子白欽良暉金珍
等書云五月十一日從蘇州松江口發往日本國過
廿一日到萊州界牢山諸人商量日本國僧人今
今在登州赤山便取往彼相取往日臨沂次過
人說其使未已往南州趁本國州趁本國船畫
今且在牢山相待事須回停來云云　書中又云春
大郎神一郎未家明州讓文信船歸國已來將
得消息已發已春大郎本擬雇舶船歸國大
郎往廣州後神大郎將錢金付讓文信訖仍

春太郎上明州船發去。春太郎兒宗健兼有此〻〻物今在此船云〻。又金珍等未付楚州惣管劉慎言云、日本國僧人到彼中、即發遣來云〻。十日經船從牢山發書狀付送金珍等處、頃具待金珍等、且復却歸向牢山。須後排比路粮、楚州劉惣管無事勾當、所與資糧詮及登州張大使金弟張從丞及孫婦皆送路。十八日晚辭楚州新羅譯語王可昌船、三更發。十九日立秋。

（此字旧本缺）廿日到牢山南梯家莊、訪金珍船。上船已往登州赤山浦訖。見留書〻、專望赤山相待。既於此不見、向乳山趁逐彼船。廿七日狀書付程家船、報楚州劉惣管訖。更雇船主王可昌船望乳山去。廿八日發、到由瑛浦、无風住經十五日發。亦得七月十三日遣于旅萬金在一人從陸地[illegible]書已來尋訪、今金珍等船下。九日得風信發。廿日到乳山長淮浦、得見金珍等船、便載人物船便發。廿一日到登州界泊船。勾當新羅使同十將張詠來船上相看。船上衆人於此余糧擬從此渡海。八月九日得張大使送路信物、載在船。十五日剃頭、自服緇服。廿四日祭神。九月二日午時從赤浦渡海、出赤山莫琊口、向正東行一日一夜。至三日平明、向東遙見新羅國西面〻山。風變正北、側帆向東南行一日一夜。至四日曉、向東見山島、段〻而接連。問楫工等、乃云是新羅國西熊州西界（朝）、本是百濟國之地。終日向東南行、東西山島聯緜。二更到高移嶋泊船、屬武州西南界。嶋之西北去百里許有黑山、〻體東西迴長。見說百濟第三王子逃入避難之地、今有三四百家在

西北往五日風變東南發不得到三更得北
風發六日卯時到武州南界黄茅嶋泥浦泊
船亦名丘草嶋有四五人在山上差人取之其人
走藏取不得是新羅國第三宰相放馬處從
高移嶋到丘草嶋山嶋相連向東南遙見耽
羅嶋此丘草嶋去新羅陸地好風一日得到少
時守嶋一人兼武州太守家投鷹人二人來船
上語話々國家安泰今有唐勅使上下五百餘
人在京城四月中日本國對馬百姓六人因釣魚
漂到此處武州收將去早聞奏訖至今勅未
下其人今在武州囚禁待送達本國其六人中
一人病死矣六日七日无風往八日聞悪消息甚
驚怕无風發不得船衆捨鏡等祭神求風
僧等燒香為當嶋土地及大人小人神等念誦祈願

平善得到本國即於此處為當嶋土地及大人小
人神等轉金剛經百卷至五更雖无風而發去
纔出浦口西風忽至便上帆向東行似有神
相救從山嶋裏行南北兩面山嶋重々森然日
欲巳時到鴈嶋暫歇是新羅南界内家馬之
山西東有黄龍寺莊々有人家二三所向西南
遙見耽羅嶋午後風變更好發船從山嶋裏
行到新羅國東南出到大海望東南行十日
平明向東遙見對馬嶋午時前路見本國山
從東至西南相連分明至初夜到肥前國松
浦郡北界鹿嶋泊船十一日平旦筑前國丞判官
家人大和武藏共嶋長來相見把本國中事宜
十五日到橘浦十七日到博太西南能舉嶋下泊
船十八日到鴻臚館前十九日入館住十日六日給

[illegible][illegible]準給八十疋綿二百屯給水手已上并僧人
[illegible][illegible]書生鞠來十頓送來從國府從十月一日
[illegible]乾折十九日太政官符來太宰府曰仰五人速
令入京唐人金珍等卌四人仰大宰府量加支給
官府并判廿六日不獲入京之狀告出於府衙十一
月七日叡山上座仲曉將僧惠義僧安曉到來
為特來迎接十四日得太政官十月十三日符有儀
給唐客今琛求事廿五日少貳少貳入京從上
從已道說於大納言宅奉啓伴右中弁小野宰
相宅皆有狀並付小野少貳訖二十八日於大宰
將入唐時所誓金剛般若五仟卷咕充馳使奉
隨緣帛同日早朝一時發遣緣帛使訖使轉
經同日為竈門大神轉一千卷廿九日午前為
住吉大神轉五佰卷午後為香椎名神轉五
百卷十二月一日午前為筑前名神轉五百卷
午後為松浦少貳靈神轉五百卷二日為香春名
神轉一千卷三日為八幡菩薩轉一千卷親露
師無事相助轉經僧布施白綿貳佰屯十四日午
後南忠劉梨到來

入唐求法巡礼行記卷第四

明德二年十月日全部四帖感得了可貴々

法橋大僧都[illegible]賢記　七十

正應四年十月廿六日於長樂寺塔頭花庭
書寫畢[illegible]後人以証本可校合
法下[illegible]記之
[illegible]

成尋 撰

參天台五臺山記

天保五年（一八三四）抄本

據天保五年（一八三四）
抄本影印

參天台五臺山記第一
延久四年、三月十五日、（乙丑）寅時、於肥前國松浦
郡壁嶋乘唐人船、一船頭曾聚、（字曾三郎）南雄州人、
二船頭吳鑄、（字吳十郎）福州人、三船頭鄭慶、（字鄭三郎）泉
州人、三人同心令乘船也、船頭等皆悅、然物密
々相補也、悉予物米五十斛、絹百疋、褂二重、沙
金四小兩、上紙百帖、鐵百廷、水銀百八十兩等
也、同乘唐船人、賴緣供奉、快宗供奉、聖秀、惟觀、
心賢、善久、沙彌長明、不乘船還人、永智、尋源、快
尋、良德、一能、翁丸、拭淚離去、辰時、依西風吹不
出船、在壁嶋西南浦、法華法、後夜經第六卷、如
意輪供、海邊人來、時諸僧皆隱入一室內、閉戶
絕音、此間辛苦不可宣盡、午時日中經第七卷、
如意輪供、唐人酒盛、宴以有興、申時文殊供、戌
時初夜經第八卷如意供、
十六日（丙寅）寅時、依有東風、出船上帆、無幾、有西
風、船還著本泊、〻〻卯時、後夜經第一卷如意
輪供、海邊男女頻來賣買、終日閉戶、極以難堪、
午時日中經譬喩品如意輪、申時文殊供、船頭
抄劄十以鷄酒祭諸神、燒紙錢幡、讀祭文、其後

酒宴五六日度、双六興宴、戌時初夜經第二卷
〻〻如意輪供、每日念聖觀音咒一萬遍、風天
真言一萬遍、祈乞海安、
十七日（丁卯）天晴、卯時後夜經第三卷如意供、辰
時、邊人來集、閉戶絕聲、午時日中經第四卷如
意供、申時文殊供、戌時初夜經第五卷如意供、
依無順風、猶在壁嶋、
十八日（戊辰）天晴、依無順風、不出船、七時行法如
例、修了經六七八卷、
十九日（己巳）天晴、寅時、東北順風大吹、先來坏出
見埼、波射亘由來告、即以艫進船、卯時上帆、亂
聲擊鼓出船、爰東風切扇、波濤高猛、心神迷惑、
不修行法、心中念佛、隨波上下、船亦轉動、波去
上坏上、人洪損、（坏戴大船上、坏高五尺、海上至大船上六尺、）
言、予終日不食、聖秀、心賢、長明、不覺醉臥、餘人
頗亘、予侍懸大袋、終日竟夜辛苦、五箇年間以
不臥爲勤、今望此時、殆可退轉也、
廿日（庚午）天晴、飛帆馳船、雲濤遮眼、只見渺々海、
不見本國小嶋、午時、北過高麗國耽羅山、予頗
亘少食、〻三人重醉同昨日、唐人中二人醉

臥、申時少雨下、入夜不晴、不見星宿、只任風馳
船、不知方角由、唐人所中、終夜雨氣不散、只以
非大雨為悦、聞風浪聲、猶如鳴雷、
廿一日、辛丑、風吹如故、雨氣不散、辰時、髣髴見日
光、即知方角、知風不改、午時天晴、少有乾風、船
人騷動、祈神卜之、艮風出来、予心中不動、念五
臺山文殊、并一万菩薩、天台石橋五百羅漢、念
誦數万遍、戌時、始念不動尊呪一万遍、丑時、六
千遍、|有吉夢、寅時、一万遍滿、|有好夢、
廿二日壬寅、天晴、艮風大吹、唐人為悦、中心思之、
万遍呪力也、其由亦抄劄|林皋告云、此京朗林昨
日未時、入唐海、|以繩結鉛入海底、眩日本海
海深五十尋底、有石砂、唐海三十尋底、無石有
沿古、昨日量|者、住室内間、不見所量者、林皋
但馬唐人林觀子也、予見四方、無山無際、三人猶
醉臥、終日竟夜飛帆馳船、數万念誦、敢無間斷、
今日濱崔二来船中、如巡視記、
廿三日癸卯、雨下、艮風大吹、波浪高扇、午時、天晴
風止、海中宿船、待順風吹、令人登桅、令見山嶋、
悉称不見、戌時、得順風馳船、終夜飛帆荏尚有、

廿四日甲辰、天晴、風吹如故、馳船不止、午時風止、
船留、令人登桅見山、戌時、南嶋称不見、風吹来、
終夜向北馳船、人々竟夜歎息、雀猶在船、
廿五日乙巳、天晴、東北風吹、大悦進船、巳時以後、
四方大霧、不辨東西、午時天晴、順風如故、未時、
始見蘇州石帆山大岩石也、無人家、船人大悦、
丑時、至蘇州大七山宿、從日本國、至大唐蘇州
三千里、弘法大師云、海路間三千里、到蘇州、
廿六日丙午、天霧不知東西、未出船、巳時天晴、依
無順風、以艫進船、申時、著明州別嶋徐翁山、無
人家、海水頗黄、西南見揚山、有人家、三姑山姑
相連、有人家、將著徐翁山間、北風大吹、騷動無
極、殆可寄岩石、適依佛力、得著別嶋宿、諸僧皆
醒如死、亦蘇、
廿七日丁未、天晴、巳時出船、依有北風、以艫進船、
未時、著明州黄石山、山石并土、其色如紅、大海
水大濁、家黄、從此嶋得順風、一日至明州云、
北見北衆山、有人家、依南風吹、共黄石山、廻船
著小均山、黄石西南山也、有四浦、多人家、一浦
有十一家、此中二宇瓦葺大家、餘皆蓋屋、十有

餘頭羊、或白或黒斑也、小均山東南、有求子山、
有人家、湾海五六町、求子山南、隔海數里、有大
均山、有二千四湾谷、人家多々也、大均山西畔
有随稍山、有港無人家、小均山挨有清水、法師
等以瓶三口取水來、献佛閼伽、諸僧飲之、
廿八日、戊申、雨下、依無順風、猶在小均山、沈小六
郎来示山等名、申時、南風大吹、嶋人以小船四
艘、相共助大船、廻嶋着北面宿、
廿九日、己酉、小雨下、依北風大吹、不出船、廻嶋着
南面、戌時、始終法華法、一時經第一巻丨如意

供、一時文殊供、一時西界供養法、丨無諱衆、
四月一日、庚戌、辰時、依北風吹出船、申時、着袋山、
有随稍山西山也、有人家、東南有欄山、有人家、
雖有順風、依潮向止船、己丨七時行法修、丨
二日、辛亥、辰時、出船、依潮満、以櫨進船、午時、到着
東茄山、船頭等下陸、参泗州大師堂、山頂有堂、
以石為四面壁、僧伽尚木像數躰坐、往還船人
常参拜處也、未時、乗坏参仕丨山南面、上下有
二井、水極清浄也、沸湯行水、丨向東南見揚翁
山、有人家、翁山西見馬務山、無人家、有三路港、

依風向吹、不出船宿、七時行法修之丨、經四五
六巻丨、
三日、壬子、依西風吹、尚不出船、在東茄山、福州商
人来、出棗子唐菓子朱如于棗大似棗、離去上
皮食之、七時行法修丨、一船頭曽聚、悉与縫物、
泗州大師影一鋪、告云、有日本志者、随喜千万、
四日、癸丑、已時、依有順風、出船向西、行上帆馳船、
未時、南見烈港山金垢卿、有人家、向西北、上有
呉農山、無人家、連四座小山、大船不可通來、云
山外通船、烈泥山南、有一小山、号為鐵雲山、無

人家、山下治得船留、鐵鼎山西、有加門山、無人
家、西有令嶋山、無人家、山中下有通船來去向
西南、入定海縣、南有一座山、名遊山、港口有
虎頂山、無人家、上到拓寶山、無人家、金鷄均在
港口東畔、無人家、従港入明州、令不入明州崔
向西赴越州、依越州指南人出來、申時、出船向
東、山北邊同二點止船、有人家數十、明州界内
也、七時行法、
五日、甲寅、天晴、辰時、借河船移積雜物、人々分乘
両船、既丨已時得順風出船、午時、着明州陸地、

過進船、未時過明州界、入越州界内進船、酉時
止船越州小嶋、亥時、依潮満出船、終夜以艫進
船、七時行法、｜
六日、乙卯、寅時、一點、着越州思胡浦、見鵜鳥入篭
持来、賣与船人、終日留住此浦、七時行法、｜
七日、丙辰、雨下、依潮乾、不出船、食糖餅、以小麦粉
作菓子也、其躰似餅、大三寸許、圓餅厚五分許、
中入糖、其味有美、七時行法、｜
八日、丁巳、天晴、未時、越州人、以書通言談話、其後
依酒乱、客人二人鬪乱、閉室不見、七時行法、｜
九日、戊午、雨下、巳時、乗移小船、運積法門業猶在
思胡浦、七時行法、｜
十日、己未、天晴、午時、依潮満、少下船至川口、七時
行法、｜
十一日、庚申、雨下、子時出船浮海、丑時夢見多聞
天太子并眷属、七時行法、｜
十二日、辛酉、巳時、出船、雨雖少下、依潮満風宜、未
時着越州蕭山泊、三船頭林少郎梢工陳從来向
慇懃、与小刀各一柄、｜少郎陳從、各進糖餅六
枚、從陸来人送六枚、船人〻分与、｜七時行法、

十三日、壬戌、小雨下、巳時雨止、潮満〻来、音如雷
聲、人〻集出見之、造岸潮向東、奇怪事也、即出
船、｜未時、着杭州湊口、津屋皆瓦葺、樓門相交、
海面方疊石、高一丈許、長十餘町許、及江口河
左右同前、大橋亘河、如日本宇治橋、賣買大小
船、不知其數、廻船入河十町許、橋下留船、河左
右家皆瓦葺無隙、並造莊嚴大船、不可數盡、七
時行法、｜
十四日、癸亥、午時、潮満、人々多来、開河中門戸、入
船上河數里、又開水門入船、大橋両處、皆以石
為柱、并具足物以貴丹畫莊嚴、申時、着問官門
前、見都督門、如日本朱門、左右樓三間、前有廊
并大屋、向河懸簾、都督乗船時屋也、官人乗轎
具五六十、眷属出入大門多々也、七時行法、｜
十五日、甲子、巳時、李思愷買作飯與志、味如日本
餅淡、大如茄頂、頗細、以小麦粉、小豆甘葛并糖
作菓子也、林皐志与櫻子、大如棗、味似覆盆子也、
又似鬱實、未時、梢工陳從志与甘蔗一枝、長四
尺、口徑一寸、皮三寸五分、皆齊在之寸切、喫汁
如来蕪、極甘美也、吸取汁後去捨、一船頭曾聚、

送糖餅十枚、今日依都督酒宴不上船雜物徒
然在小船、終日雨下、
十六日乙丑、雨下、已時、問官着客商官舎、乗轎子、
具數多眷属、来滑予上官舎、住一屋内、運紀船
物、以官夫運納、予行向問官許、付申文一見、ー
後返与、明日自参府、可獻上者、即還舎休息、未
時、与船頭共向宿處、店家廿町計、取置物以金
銀造、食物菓子不思議也、七時行法、ー
十七日丙寅、已時、家主張三郎、調美食送、見兜馬
二疋、一疋負物、一疋人乗、馬大如日本二歳小
馬、高僅三尺計、長四尺計、耳長八寸計、似兎耳
形、弾琴童二人出来、人々与銭、行法七時、ー自
料買草鞋一足、直八十文、
十八日丁卯、雨下、家主食如昨日、銭三貫借送問
官、閑封後可返者、頼縁供奉状宗供奉聖秀、谷
買草鞋一足、直谷四十文、七時行法、ー
十九日戊辰、雨下、宿坊壁上、懸阿闍佛真言、々聖
秀令取書、取ー現轉女身因縁、為渡日本也、陳
一郎来向、五度渡日本人也、善知日本語、申云、
以陳詠為通事、可参天台者、乍悦約束、ー家主

張三、買送予料笠、直五百五十文、頼縁供奉笠
直三百文者、七時行法、ー
廿日己巳、辰時、惟観、取金銀如負持来、已時、以快
宗供奉為首六人、遣問官市中、時、沙汰ー切負
以小船運来、問官之息、不可思議也、小船賃三
百文銭与、ー七時法、ー
廿一日庚午、雨下、陳詠櫻子一裹持来、細布一端、
与呉船頭、ー申時、向浴堂沐浴、八人料銭八十
文、呉船頭出ー以細布一端、与家主張三郎、示
取帰家、ー七時法、ー
廿二日辛未、辰時、家主張三来、為買銭、沙金二小
両、水銀百両渡家主、ー紙志与人々三帖、一船
頭曽聚三帖、季二郎三帖、林廿郎二帖、大
頭胃三帖、李愷十帖、留守人十帖、色十郎賢来
分与人々、練袈裟一条、甲袈裟一条、鈍色袍一
領、赤色薄物裳一腰、表袴一腰、快宗供奉、甲袈
裟一条、赤色練裳一腰、綾表袴一腰、大口一腰、
頼縁供奉、主袈裟一条、聖秀狩袴一腰、布袈裟
一条、惟観狩袴一腰、布袈裟一条、心賢布袈裟
一条、布一段、衣料善久布一段、長明衣料、戌時、

呉船頭林少郎、李二郎、相共出見市、以百千七
宝、荘厳一処、或二三百燈、以琉璃壺懸、並内燃
火、玉大径五六寸、小三四寸、每屋懸之、色青赤
白等也、或懸玉簾荘厳、女人弾琴吹笙、伎楽
多、不可思議、或作種々形像、以水令舞、令打鼓、
令出水、二人如咒師廻転、二人従口吐水、高四
五尺、二人従肘出水、高五尺、二人馳馬、惣百餘
人、造立高臺、人形長五寸計、種々巧術、不可宣
盡、每見物人与茶湯、令出銭一文、市東西卅余
町、南北卅余町、每一町有大路小路、百千壹貫、

不可言盡、見物之人、満路頭并舍内、以銀茶器、
每人飲茶、出銭一文、都督北方、従市中過行、前
後共人数百人也、如唐笠、朱張時拭張絹、内以
燭為燈、系毛轎子十余衆、腰輿十余衆、男女衆
之、最為甚妙、故不見盡、皈宿、一七時法、一
廿三日壬申天晴、陳詠来与上紙三帖、一高麗船
人来告、知日本言語、惟観心質、善久、笠直九十
文、銭与之、陳一郎干柿十果、持来、卒大白美也、
人々各果、一行法、一
廿四日癸酉雨下、龍華寳衆寺金剛経會、請書到

来、而依雨不行向、廿三四五三箇日齋、每日二
千人、々々會主請書在別紙、七時行法、一
廿五日甲戌早旦、従金剛宝衆寺、金剛般若會、
主計送迎船、即出衆船、一時計晋寺、先拜大佛
殿焼香、中尊丈六金色弥勒、佛左右有丈六釈
迦、弥陀佛、弥勒脇仕有比丘形二菩薩、無著世
親、次堂荘厳甚妙也、黄金佛具燈臺等、有其数、
每柱巻赤色纈物練絹、以色々練絹結幡花鬘、
代礼堂立寄子食床、僧侶并居佛面左右、賜紫
大師等為首、各座次礼五百羅漢院、次礼観音

院、次須菩提院、衆人焼香為事、佛前敷絹、有一
僧、執香爐啓白、次諸僧並立、寺錢十口計、次
着食座、諸僧先以坐具敷寄子坐、下帖量之、先
食菓子、茘子、梅子、松子、龍眼、味如干菜、似茘子
顆少、去上皮喫之、胡桃子實、極大皮薄、易喫破、
又作菓九六種、不知名、有蒲生蓮根、紫苔為菓
子、有櫻子、次乳粥、次汁三度、家後飯、極少盛之、
申時、衆船還宿、七時行法、一
廿六日乙亥辰時、詠共参府、献。天台山由申文、参
於廊、可點茶由有命、即向廊喫茶、次従都督内

以新去茶院銀花盤送香湯飲、｜見物之人濟
々也、退出、｜七時行法、｜木患子琉璃裝束念
珠一串、惠与家主、｜
廿七日丙子、午時、府使到来、随申乞、安下寺可下
府宣者、南屏山興教寺、可宣由示、｜使子極細
布六尋、｜七時行法、｜
廿八日丁丑、天晴、巳時、府使来令見興教寺請文
又古旨云、稟惟奉古旨、送銭二貫文、住興教寺、
齊僧八負、与闍梨轎子一乗、請表曰、早赴興教
寺齊斉、以言示暴由、府使｜七時行法、｜

廿九日戊寅、辰時、府使并轎子持二人到来、即向
興教寺、四里許、八人并施十郎、共到大門前、坐
寄子、寺教主諸僧来向、諸共禮、堂々莊嚴甚妙
也、大佛殿、釋迦三尊、次禮十六羅漢院、皆等身
造像也、次禮天台九祖、等身造像、次禮五百羅
漢院、長三尺造像、次文珠堂、次深沙大王堂、次
阿弥陀堂、有三年行道念佛、誦弥陀経僧、大佛
殿後二角、有等身大辨功德天像、次禮鬼子母
堂、次還安下處、次講堂、講経百餘人着座、教主
一人、禮佛登高座、然一座無讀師、座高六尺許

有搞如佛説法、儀式唄、二人、維那升柱、出唄敎
立、表白讀玄義、釈籤第六巻、｜次食座、諸僧向
食堂、｜日本僧等於教主房別食、盡善盡美、銭
五百文、賴緣供奉快宗｜、各二百文、通事施十
郎百文、他人無銭賚、｜　還宿所休息、大教主
老僧、爲點茶、請行向喫茶、此寺造立後、経一百
四年、黄金火舍口径一尺、白銀一尺、有其數、入
見教主宿處、置銀大枕、懸銀棹、懸衣裝、出見、諸
堂、有方池、有黄金白銀魚出遊、申時、出寺、大小
教主、送大門前、有茶藥、從興教寺北隅二里、有

淨慈寺、参拜大佛殿、石丈六釋迦像、次禮五百
羅漢院、殿以甚妙、次礼石塔九重、高三丈許、每
重彫造五百羅漢、並有二塔重、閣内造塔食堂、
有八十余人、鉢皆裹絹、懸木上、懸油紙、如興教
寺食堂、教主勅賜達觀禪師、寺七十四狩、入宿
處喫茶、坊内莊嚴甚妙、寺内三町許、室々堂廊
敢以無隙、以造石敷地面、如塗漆、出去之间、大
師出大門送之、諸僧列送、取手束轎子、後還、｜
申時、還着宿、取使者与銭百文、轎子擔二人、各
五十文、七時行法、｜

卅日己卯天晴、未時、天台國清寺僧四人到來、其
中一人、僧名允初云、赤城處成教主通天台教
餘人不能|、深音云〻、同二點、陳一郎來、惟觀相
共以眼珠二分、負二百餘粒、買錢出吉非幾八
百文持來、七時行法、|

五月

一日庚辰天晴、巳時、家主張三郎來示云、參天台
申文、爲令加宿坊主各有召、仍參府者、午時、淨
慈寺妙惠大師、勅賜達勳禪師、送牓云、二日齋
者、申時、家主張三郎、船頭吳十郎、同來告云、知

府都督、爲大師其志丁寧、二人共進署名已|
來日可參天台者、七時行法、|

二日辛巳雨下、午時、靈隱寺僧德讚來、志與茶二
瓶、天台路間可喫者、與小刀一柄、|明慶院浴
室僧來、志與茶二瓶、即與剃刀二柄、|申時、陳
一郎來告云、預沙汰府解人二人、錢各百文可
取者、以長命錢二百文送之、七時行法、|

三日壬午雨下、辰時、國清寺允初、以書一封到來、
可奉赤城成教主者、午時、陳詠借得明州沈福
船來告、即運積雜物衆船已|同二點、府使來

以上紙、四帖、令書日本假名、狀宗供奉三枚、老
僧一枚、令書獻|志與上筆一管去、|申時、陳
詠取抗州公移持來、爲悅千万、吳船頭來船感
觀、張三郎示水銀砂金直錢十三貫、將來船賃
且二貫與、|約束四貫也、依雨不出船、七時行
法、|

四日癸未卯時、出船過通濟橋、次門見公移允下
|過十五里、至荐二水門、清水閘依潮少閉|小
々下止船、|午時、壽昌寺則明來、以書一封與、
船頭陳詠乞錢、仍與一百文、|申時、以一人送

經一卷自來與書云、抗州捍江荐三指揮荐五
都長行兵士徐貴、生年三十七、十月二十七日、
坐今來捨四十二章一卷奉上國師者、返答可
祈万歲由|亥時、府使來、仰可閉水門、申|七
時行法、|

五日甲申天晴、卯時、陳詠參府、申可閉水門由、使
者來、閉水門出船、他船三四艘、太以爲悅、巳時、
江下止船、依潮未滿也、申時、潮滿出船、得順風
上帆、過錢塘江、三江中其一也、酉時、著越州西
興泊宿、七時行法、|

六日乙酉天晴、卯一點出船、過十里入河、船頭陳
詠行向主船司衙、令見杭州牒、取開門札來、即
開水門、名定清門、古閘基石船入門、｜過十五
里、至五雲門、第二水門也、以主船引入閘孔、開
門入船、即附綱手、｜已時、於蕭山寺前下船、遥
拜｜、山上有石九重塔、上階鶴造巣、次過官市、
參圭市司衆轎來船謁、船過入｜、次過驛樓亭、
傍有五重塔二基、高五六丈計、名覺苑寺、遥拜
｜、自五雲門、過五十里、未時、至錢清堰、以牛輪
繩載船、最希有也、左右各以牛二頭卷上船、陸

地、船人ゝゝ多從浮橋渡、以小船十艘造浮船、大
河一町計、過三里、有山陰縣、有大石橋、通前五
大石橋也、過二里、至錢堰、從堰過五十里、戌時、
至府迎恩門、止水門閑｜宿下、七時行法、｜今
日過百廿里、｜
七日丙戌天晴、卯時、以杭州令、見官人、令開門入
船、河東有大伽藍、河左右有市、以錢四百文買
茶五斗、見頭白烏數烏、聞小鳥聲如哥金鼓、人
銅烏云ゝ、見道士、表衣如日本付衣、迎恩門、如日
本朱雀門、大五間、左右有廊廊、有耐操、通水料

欲、過五里有都督大殿、如杭州府、過五里有都
油門、以牛二頭、令牽通船、都油二階門樓五間、
如迎恩門、未時、過六十五里者、盤江同四點、過
十五里、至白塔山酒坊、過一里、至勅護聖禪院、
先拜十六羅漢院木像等身、中尊千手觀音、次
礼金堂阿彌陀丈六像、有脇仕四菩薩、有小十
六羅漢像、次礼釋迦堂、莊嚴甚妙、教主阇梨出
來點茶、次入奥礼、大師堂、天台祖師、次將入竹
林中、令見笋、捿取廿本志与、還釋迦堂、好茶出、
大門取手令乗船、最懇懇人也、過十五里、至東

関、有天花院、不参礼、過｜過十五里、至曹娥堰
宿、今日過百廿五里、｜七時行法、經三卷如例
修｜
八日丁亥天晴、辰一點、潮滿、先以水牛二頭、引上
船陸、次以四頭引、載入大河、名曹娥河、向南上
河ゝ北大海也、河湖萬見山、行過五十里、午山
點、至王家會、暫逗留買薪、過廿五里、酉一點、至
蔓千浦口、河名也雖同、河上下名異、過廿五里、
至蔡家山宿、七時行法、｜今日過一百里也、
九日戊子雨下、卯時出船、已時過十五里、至蕓頭、

借小船乗移、運入雜物、同水浅、大船不能上、仍借小船也、過卅里、午時、着三界縣、過卅五里、申四點、至黄沙、順風出来、上帆進船、過十里、戌時、至蔡家浦宿、七時行法、｜今日過九十里、｜

十日 乙丑、天晴、卯時、出船上帆、馳船過五里、至剡縣、巳時、着張九郎家、銭小八郎、悉与ヤ香一両、礼拝百遍、雖制止不兼引、有一人与香直銭卅文、一人十文、悪之家主、母生年八十五、出来礼拝、志銭二文、家主焼香、入夜、志酒一瓶子、時又一瓶、貢後夜料、｜七時行法、｜

十一日 丙寅、天晴、小家主張九郎、雇夫九人、轎子擔二人、与三貫三百文銭、｜主人々別三百文、至國清寺、三日功食文与二百文、家主志百文、房賃五十文、轎子功七十文、頼縁供奉、私以六百七十文銭、雇二人乗轎、餘人徒行、過卅五里、至新昌縣、以銭九十八文、与夫十三人酒料、｜過十五里、至三坪高陳公店宿、七時行法、於轎誦加経六巻、与家主坊功五十文銭、｜

十二日 丁卯、天晴、卯時、出坊、過十五里、辰三點、至月懸仙桂郷、亦有石阿弥陀仏堂、壽昌寺僧正

供下當有奉字

明知大師弟子行者性季建立、件堂行出来進茶、而依器械不喫、過十五里、午時、至天姥、出銭百五十文、令喫酒十三人、過十五里、申時、過新昌縣界、入台州天台縣界、若関嶺高山頂也、過関嶺一里、至鄭一郎家宿、七時行法、｜於轎誦加経六巻、

十三日 戊辰、天晴、卯時出宿、過五里、永保郷内是十三家休息、次過五里、至飛泉口休息、次過五里、至陳七叔家休息、諸人喫茶、雖与銭家主不取、次過三里、至景福院休息、礼金堂半丈六釈

迦像、心讀撰取古経中療痔病経八陽地蔵十王経、次過二里、至蓋家橋休息、立牓至天台縣廿里、過関嶺廿里者、次過五里、見石塔、高五丈計、名何方洋塔、次過五里、午時、見赤城山、々頂有塔、遥以礼拝、智者大師入滅之處、姑以拝見、感涙難抑、次過五里、赤剎、至清家休息、頼縁供、出銭百五十八文、十三人令喫酒、牓云大平郷、東至國清寺一十里、至宗縣五里、家主有道心、令喫茶、｜漸見赤城山、南面如以赤石造城、次過五里、入國清寺、山見石大塔、高五丈、五重塔

上、行山過五里、未一點、至國清寺大門前橋殿暫見廻寺數、松欝茂十里、挟路琪樹璀璨、五嶺抱寺、雙澗合流、四絶標奇、寺主賜紫仲方、副寺主賜紫利宣、監寺賜紫仲文爲首、大衆數十人來迎、即共入大門、坐寄子喫茶、次諸共入宿房、懇懃數刻、究如知己、又次喫茶、寺主大師、取遣唐曆、見日吉凶、壬辰吉日者、即參堂燒香、先入勅羅漢院、十六羅漢等身木像、五百羅漢三尺像、毎前有茶器、以寺主爲引導人、一々燒香礼拜、感涙無極、次入食堂、礼七郎天燒香、食堂作

法、不可記盡、不思議也、次參大師堂、額云、真覺法空大師院、智者真容安坐禪床、定光影像坐寶座上三方、天台諸大師、皆以並坐、燒香礼拜、悲涙難禁、昔聞今見、究如符契、次參大佛殿、丈六金色釋迦像、左右坐丈六弥陀弥勒像、燒香礼拜、次參戒壇院、莊嚴甚妙、不可記盡、燒香礼拜、他院〻以後日可參礼、燒香、國清寺、隨朝閏皇十八年戊午歳正月廿九日、奉勅左司馬王弘、依智者大師遺旨建立、至大唐武宗皇帝會昌五年乙丑、三澄癈、至宋皇帝大中五年辛未、

正月、勅下從此重建殿堂屋惣八百間、處寺在天台縣北一十里、次退歸宿房休息、申時、寺主儲饗膳甚妙、食床莊嚴不思議也、七時行法、一如誦經六卷、輪間所作也、酉時、入浴院沐浴、毎日湯云〻

十四日癸巳、辰時、寺主來坐慰問、取出木患子琉璃裝束念珠一串、志奉寺主、大衆同來慰問、見闍梨官府、巳二點、寺主坊有食、七人皆參向、以沙弥一人爲留守、寺主院是智者大師懺堂、名教跡院、先入智者懺堂、礼大師持佛三尺釋迦

弥陀觀音等佛數十躰、次礼見大師持經法華經并七卷、皆御筆、與有日記、有師御筆名、感涙難抑、他卷皆燒失云〻、抑佛後懸大師影像十六羅漢、泗州和尚影等、次著食坐、莊嚴甚妙、副寺監寺等同食、午時、參礼三賢院、三賢者、豊干禪師、拾得等寒山等、弥陀普賢文殊化現禪師、傍有廊、二大士是俗形也、三賢、唐太宗貞觀年中、相次垂迹於國清寺、豊干禪師、先泊於寺大藏西北隅庵居、乃一日遊松徑赤城道、側見一子、而啼可年十歳、問無家亦無姓、師引歸寺庫收

食、号為拾得、後有一賢子、從寒岩而來、遂号為
寒山子、貞觀十七年、朝議大夫使節台州諸軍
事守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閭丘胤、問豐干禪
師曰、未審彼地、當有何賢堪為師仰、師曰、見之
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乃可見之、
寒山文殊遁迹國清、拾得普賢狀如
貧子、刺史遂至國清寺、厨中竈前見二人、向火
大笑、刺史礼拜、二人連聲喝刺史、自相把手、呵
々大笑、叫喚乃云、豐干饒舌、饒舌、彌陀不識、礼
我何為、二人乃把手出寺、急走而去、二人更不

返寺、刺史至豐干禪師院、乃開房唯見虎跡、乃
問僧寶德道翹、禪師在日、有何行業、僧曰、豐干
在日、唯切舂米供養、夜乃唱歌、自樂豐干詩、余
自來天台凡經幾万廻、一身如雲水、悠々任去
來、妄者在傳録、寒山在天台縣西七十里、号為
寒岩、國清寺大門前過一町、松林東在拾得巖、
次礼普明禪師、以錫杖築出井、名普明泉、在大
佛殿艮角深沙大將堂内乾角、燒香了、次礼豐
干禪師在日齋堂中有數躰小佛、後二角各有
木像三賢、燒香供粮、次礼地主山王元弼真君、

真君者是周靈王子王子晉也、寺者王子宅也、
成仙經數百年、而謁智者大師、受戒付屬地也、
究如日本天台山王、天台記云、真人周靈王太
子喬字子晉、好吹笙作鳳鳴、於伊雒間、道人浮
丘公接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求之不得、偶乘
白鶴謝時人而去、以仙官授任、為桐柏真人、右
弼王領五岳司、侍帝來治群山、次礼定惠院、智
證大師傳云、將右大臣給發路粮砂金卌両買
材木、於國清寺止觀院、起止觀堂、備長講之就、
又造三間房、填祖師之願、即請僧清觀為任持

人、仍燒香礼拜、次參明心院、智者在世經幾有
紅箋數十合、任持僧咸寧、年八十二、念法華經、
為持經者、點茶并楊梅、次礼轉輪藏一切經、八方
重々置之、下入人令輪轉、故云轉輪藏、二階樓
内如搭二丈、計造之、燒香了、酉時還宿房、了寺
主弟子為珪依切々乞、与木患子青琉璃裝束
念珠一串、七時行法、
十五日甲午、天晴、巳時、以陳一郎并惟觀、寺主許
贈細布一端草鞋一足、副寺主許紫檀琉璃裝
束念珠一連、監寺許贈紫檀琉璃裝束念珠一

齋、午時、於食堂共食、寺主對坐、未時、依鴿植閣
梨切乞、賜黑木青琉璃裝束念珠一連、七時行
法、—
十六日（己未）天晴、巳時、寺主許獻沙金三小兩、狀
云、
進上
砂金參小兩
右物雖乏少、志准香積一鉢僧掌一日供料、
進上如件、
熙寧五年五月十六日　大日本國延曆寺阿闍梨寺主

阿闍梨寺主（字未明　熙寧以下二行本書成一行）
返狀云、　領金砂壹大兩、却設得一日堂供假、
法賀石橋因寺奉爲
國師和尚修設祝
法筭人還護此咨
白國清寺主賜紫　　仲方　　是咨
國師和尚法師　　　　即封
午時、諸僧共見、來日可渡十方教院、最可云便
宜處、七時行法、—
十七日（庚申）天晴、辰時、渡教院、在寺西院、智證大
師住國清西院、今亦符契、寺主自手掃治、最可
云懇懃、七時行法、—
十八日（辛酉）天晴、辰時、乘轎登山、賴緣供奉、沙彌
長明、留守餘人皆登、寺主來向、皆云、金銀之中
少々隨身、可奉院々者、銀四兩隨身上山、登寺
東嶮峻坂道十三里、參金地定惠真身塔院、內
額名勅真覺之院々是天台大佛真身塔也、塔
內有龕々內坐大師真身、燒香礼拜、淚更難禁、
昔只聞名、今觀奉拜、中心之悅、何事如之、住持
老僧出來點茶、悉与銀壹兩、出智者大師留身

之墳、乘轎漸向大慈寺、金地銀地、南北交領、殖
松竹、東西婆娑、路由其中、過二里至大慈寺、
陳朝大建十年戊戌三月六日、宣帝爲智者大
師造寺、号脩禪寺、至仁壽元年辛酉、花寺因國
清成後自廢、績造改爲禪林寺、會昌廢後、重建
殿堂屋宇、惣二百十九間、大宋三朝大中祥符
元年戊申七月初三日辛酉、勅改禪林寺名大
惣寺、斯則智者傳法之地、又号銀地道場、智者
大師、以陳大建七年、警其先兆東游、九月至此
山、乃見定光禪師庵宿、金地禪師曰、北峯銀地、

沁當住此、即初入場、今大慈寺是也、先參大佛
殿燒香、丈六釋迦弥陀弥勒、次參智者大師真
身院燒香、次參定光大師堂燒香、次參法華懺
院堂内、有大白象形、是智者大師修懺法時、所
現普賢井所乘象様也、又於此處現三通宝階
大師、額書法堂、大師堂者、是大梁朱皇帝勅賜
額也、智者大師者存日、隋帝師号法空大師者、
滅後賜謚、次礼戒壇院、莊嚴如國清寺戒壇、隋
十五里、有二戒壇也、大慈寺戒壇、陳宣帝勅建、
國清寺戒壇、隋煬帝勅建、次礼佛隴道場、副寺

主將向務點茶、三度伏地礼拜、答拜〻〻、其後數
刻拭涙、通事陳詠云、容顏似智者大師、思甚大、
師重來、仍礼拜首、老子禪宗永嘉集一卷、證道
歌注一帖、又三度礼拜、答拜、同前拭涙、同前稱
稱似智者云〻、次行向食堂齋、宿可云珎美、知事
僧与銀壹両、|有一老僧持来日本國元燈上
人影像、賜紫大師号并讃、依忽劇不書取、但見
日本人影、感涙頗下、大慈寺與有石象道場、此
智者大師感得普賢乘象降來摩頂之處、古來
相傳、普賢白象化為大石、撫圖不以真象、所以

彫石象道場、便於象南石窟西邊鑿石、敲之出
聲、似千實鼓、世云、智者說法、攝之集衆、象東西
石相對、形似屏風、中間有石箭、模様如大箱、其
高八尺計、云上古賢人、集天下要文、納斯箭中、
唯智者開見之、餘未有其人、又從大慈寺北、行
廿五里、山路有亭子、曰捫蘿亭、浙東觀察使御
史中丞孟簡所建、仍字之曰、孟中丞亭子、從比
行廿五里計、上至天台山、最高云、峯号曰華頂、
此則智者安居、降伏天魔、感得神僧之地焉、招
手之石見在、定光之跡、植新若竹、鹽肥茶樹成

林、〻邊亭子曰倒景亭、并泉横流、人物棲息、次
下華頂、却到山脚、隨溪而下、至歩雲亭、又傍溪
行至千石橋、有廣大道場、先拜白道猷尊者影
像等身、金色堂三面、懸十六羅漢畫像、燒香礼
拜、道猷尊者、并三果人、晉時晉初中、大竺國大
那爛陀寺沙門白道猷、遠涉流沙、礼五臺山、至
天台赤城山、降山神之後、尋來過石橋、親見五
有大阿羅漢、礼拜供粮、所以奉安置尊者形像、
庵主印咸、闍梨知定共出來點茶、僧堂宿處、重
〻廊有其數、次參石橋、路坂造廊廿餘間、過廊

至石橋頭、亭子五間大屋也、公家毎年供粮五百羅漢會也、先向山礼拜、燒香、供養五百羅漢、次至橋頭燒香礼拜、橋色皆青、向長也丈計、東頭闊二尺、西頭闊七尺、龍形亀背、似互虹梁、西間令流、從橋下過世為瀑布、西流出剡縣界、從下仰觀、若晴虹之間、橋勢鴟崄岭巃、聲如雷搞西頭二丈計、巖高一丈、自非得通人、敢不可過、近代之人、至橋中半、稱渡石橋、寂奇怪也、長廊之内、有娑羅樹三本、高一丈計、是通獻尊者、從西天種將來殖、葉似石南草、橋上有二三重小

滝、申時還庵齋備珎膳、入々重参石橋、予留窃所、此寺名石梁寺、寺知事僧預銀二両、已―智證大師云、毎披天台山圖拉膽花頂石橋之形勝、未遇良縁、久以存思、遂以渡海、今小僧追大師前蹤、遂宿念拜石橋、感涙無極、七時行法、今見夢記、日本康平四年七月廿日夜、夢、大河有白石橋、小僧成尋、渡一橋未及有間斷、有一人以蹈床渡令渡成尋已―夢内思之、天台石橋也、非發菩提心人不渡之、今渡遂―、心中悦喜、以今日見石橋躰、符昔日夢、天台山石橋、并

銘序、

唐上都左街寶壽寺文章應　製内供奉

大德賜紫沙門元孚述　仙都僧利見書

天台風景與諸郡不同自古神仙所居之處非軺車牧伯則無由遍此元元和末間游石橋華頂○砂靈○雙瀾瓊臺無所不至乃有石橋銘曰

混沌未判　孰為化工　挺埴天台　勢亘蒼穹
厥石為橋　宛若晴虹　匪雕匪琢　匪磨匪礱
實地之骨　實天之功　星流碧潭　月懸虚空

絶壁中開　萬壑通同　道獻上人　子喬仙翁
更履斯險　輕捷如風　潜虬飲飛　洪瀧濤洋
驚湍駭雷　犇激吼唤　赴于朝宗　浩々翁々
拔石移山　崩崖拉岸　山鋪翠屛　樹綴珠貫
發孫綽戈　動相如翰　緬懷兹橋　用伸厥讚

慶暦乙酉歳閏五月既望寺僧擇息置石

弘農楊鳴擧　刊字

壽昌寺監寺掌　御集賜紫　體平

壽昌寺主掌御書賜紫　方延

山門副僧正同監壇選練賜紫　清緒　篆額

勅補山门都僧正監壇選練宗教大師履歌重五
十九日、戊辰晴、参石橋、以茶供養羅漢五百十
六杯、以鈴杵真言供養、知事僧驚来告、茶八葉
蓮華文五百餘杯、有花文、知事僧合掌礼拝小
僧、寔知羅漢出現、受大師茶供、現靈瑞也、者即
自見知知事、告随喜之波、与合掌、倶下、巳時、於
食堂齋、盡珍膳、予料銭三百文、快宗供奉、六十
文、聖秀惟観、心賢善久、各三十文、是印成闍梨
志也、雖返預知事更不取銭、午時退出、過数十
里、於智者泉亭、對面壽昌寺監寺、寺賜紫三人、

大日本史　三十一　自筆

以通事数剣懇懃、智者大師、以錫杖石出井、仍
名智者泉、未一點、於真身塔院休息、住持花僧
點茶、同四點、著國清寺、酉時、寺主送非時食、遠
行之故、可用非時、者擔輪二人、各与六十文銭、
一七時行法、一於輪誦加一部、
廿日己巳晴、寺主相共、参向天台縣、官人許、於
國清廨院點茶、次行縣衛大守、出迎共入亭坐
寄子、今見杭州公移、以通事陳詠通言語、大守
點茶薬、同日本皇帝姓名、答帝王无姓、雖有名、
庶人不知、又問、石橋貴不、答極貴、退還、出還廨

院、見善照明覚禅師影像、又見右行廊行康行
者影真身、以漆塗餘色、作定印端坐、入滅形也、
未時、還本寺、申時、主以使請即参向、以種々珍
菓進酒、予雖固辞、及両度、寺主四杯、陳詠一杯、
七時行法、一輪擔二人、各与銭廿文、
廿一日庚午晴、参堂有講會、先唄、元散華作法、
如杭州興教寺、巳時、文法大師来請頼縁供奉、
快宗供奉共行向、有茶湯糖餅、午時、出食堂別
饗、寺主取儲小僧銭一貫、頼縁供奉百二十文、
快宗供奉百文、五人各五十文、八十餘人皆与

大日本史　三十二　自筆

銭、良玉借天台山記、植教主借律行相、七時行
法、
廿二日辛未天晴、午時、法花法堂莊嚴、与良玉黒
木瑠璃装束念珠一串、依頼乞也、未時、為珪捨
与寒山子詩一帖、中心為悦、七時行法経二巻、
一寺主大師許、送納袈裟一具、日本織物横皮、
依被要又送鏡筥一口、両度返事在左、
仲芳啓茲猜伏蒙
日本国法主阿闍梨大師特捨
法衣一件

霞膊一件已受領訖、感佩之至、不任下懐
謹具状塵
謝伏惟
法慈甫賜
手案不宣　天台山勅景德國清寺主臨壇賜紫仲芳
上
日本國法主阿闍梨大師
五月二十二日状
又表
法慈特示鏡苫
大日本史
三十三
自養
一口深感
厚意勤篤、不敢推轉、謹上
謝毋宣天台國清寺主臨壇賜紫仲芳復
日本國大雲寺末國師
五月二十二日　五
廿三日壬寅、天晴、辰時、寺主・副寺主・監寺・諸老宿
等来集、見法花壇荘嚴、忠来曽有、巳時、惟照闍
梨来、借善才知識抄・普賢十願釋一、日植闍梨
来、借天台大師衣座室儀觀心誦經法一巻一、
見鵜鶘鳥、似鳥、頭小、腹白、背黒、羽白斑也、午時、

以善久長命為使、大慈寺副寺主許、送達子紙
琉璃装束念珠一連、石橋卯成闍梨許、送赤木
有銀节立笠大念珠一連、雉乞穂子、依無患子、
以赤木送已、七時行法、
廿四日癸卯、天晴、辰時、到住十方教院講堂有講
會、鳴植闍梨為講師、表白後只以讀天台大師
傳一枚為事、寂奇恠也、申時、寺主房有茶菓菓
子、七時行法、
廿五日甲辰、天晴、午時、寺主齋、未時、赤城寺中式
闍梨来、借天台大師遺旨一巻、南岳七代記
大日本史
三十四
自養
巻、寺主来點茶、志与良玉禹珪・如奕三人各々
紙三帖、依住一院親也、願初叔賢通・新元吉、各
二帖、一院住人也、鳴植闍梨四帖、行者禹昌、綾
二丈、細布三丈、依能書人、令見要書故也、禹珪
細布一端、為来日昔台州共人、惟務料切々乞
取也、台州申状、令書良玉、能書人也、七時行法
一
廿六日乙巳、天晴、午時、寺主禹珪陳詠諸共来、鵜
出寺、先向天台縣、謁知縣、問寂照入唐年記、答
六十一年、次問奝然入唐、答八十一年、見里太

后御法花経、感喜無極、有茶湯、退出、向監酒許
縣第三官人也、有茶薬、第二官人推官秘書、依
向杭州不謁、寺主帰寺、三人赴州、従寺過四十
五里、至泊歩宿、七時行法、丨途中於轎加誦経
六巻、
廿七日丙午、天晴、卯時、出泊歩、過五里、入臨海縣、
丨於茶院、見百五歳老翁、公家被宛日食云々、依
耳不聴、問往事過、丨申時、過五十里、至丹丘駅
并永福院、石色赤、故名丹丘也、山以赤岩畳、過
一里入州城朝京門、至國清寺廨院、有元表白、
従國清寺来會、告云、台州是屈毋龍王宅、把名
丹丘、水名霊水、山名小固山、山城名白雲城、去
天台縣九十里、章安寺者、在臨海縣東、一日至
寺云々、七時行法、丨
廿八日丁未、雨下、辰時、参向州衙、謁知州少卿元、
来向階下、次共登廳寄子、通判郎中官人仁著六
彩与使君對坐、次小僧坐奥、並有二座、推官秘
書都監大保二人坐、小僧以通事申云、欲安下
國清寺由、即来国清寺牒先自騰、令覧杭州牒
有點湯、退出之間、使君被送、従階下切告令帰、

丨次向司理秘書衙、有點茶薬、依大雨下、帰
廨院、丨未時、依有使、行向通判郎中衙、以通事
示子細、有茶薬、石寄轎於前、固辞返出於門外
乗、次向法曹秘書、點茶、石寄轎於前、雖切固辞、
以傳人執以自手引乗、愁乗出了、退帰宿房、々々
人々来集、不可記盡、陳四郎名永来、志與茶小
器十口種々菓子酒等、七時行法、丨
廿九日戊申、雨大下、辰時、向都監大保衙、有茶薬、
次向監酒殿直衙、有茶薬、次参開元寺、今名景
徳寺、廣大伽藍也、於大門詢管内僧判官、賜紫
覚希賜紫久良二人、同共入院、々々礼仏焼香、於
僧判官房有茶薬、次向教主闍梨若明房、點茶
湯、次参寺主都僧正房、有茶湯、年六十二、宛可
云高僧、次於蔵院、謁監祝侍禁、同謁子鴻長老、
有點茶、登楼礼五百羅漢、退帰宿房、七時行法、
六月初一日己酉、天晴、巳時、通判郎中斎、客有子
鳴長老三前皆銀器筋匙、斎後通判問云、以凡
夫眼見三千界如何、答丨、又問、法花修行方軌、
答了、借観心経法花経可借約来、丨告云、雖在
俗身、常持法花、最至要也、者未時帰、丨開元寺

都僧正覚照大師子章兵台州管内僧判官賜
紫覚希二人、先出文状、即来坐面謁、点茶、—被
乞念珠、答約束—、次鳴長老来坐、慇懃申状、参
府被告三日齋田州縣二通持来、杭州返牒天
台返牒、二人使各与五十文銭、七時行法—
二日庚戌、天晴、午時、司理秘校法曹秘書主簿秘
校三人、乗轎来向、焼香、司理以書問云、金剛経
是名一合相、其義如何、答—、次問歌利王何人、
答—、同如筏喩者意何、答—、同如夢等譬何、一
—答—感歎無極、未時、向学堂、羯字頭、上表案

文、預—帰宿、—頂敢賜紫永明来、謁申状、寓往
取表案来、求能書人、因處外能書冠者、来令書
写、—表文大日本国延暦寺阿闍梨大雲寺主
傳燈大法師位臣ム欲乞
天恩巡礼五臺并大興善寺青龍寺等聖跡、
右ム従少年時、有巡礼志、傳聞江南天台定光
垂跡於金地、河東五臺文殊現身於巌洞、将欲
尋其本處巡礼聖跡、而為大雲寺主三十一年
護持左丞相二十年、如此之間、不遂本意、今齢
満六旬、餘喘不幾、若不遂鄙懐、後悔何益、因之

傳謝商客船所参来也、就中天竺道猷登石橋、
而礼五百羅漢、日域霊仙入五臺、而見一万菩
薩、　性雖頑愚、見賢欲齊、先巡礼聖跡、次還天
台、修身修行法華秘法、専求現證、更期極楽、所
隨身天台真言経書六百餘巻、潅頂道具三十
八種、至于真言経儀軌、持参青竜寺経蔵、糺其
訛謬、伏望
天恩早賜　宣頭、将遂素意、臣ム陳表以
聞、
　煕寧五年六月日　大日本国延暦寺阿闍梨大雲寺主
　　傳燈大法師位臣ム上表

酉時、従府有使、明日齋者、七時行法—
三日辛亥、天晴、巳時参府、依有使者也、衙南面向
山有齋處、少卿對坐、奥有一座、左宿道士着白
練衫付黒裳、袖口付黒縁、廣二寸許、不用帯頭
有増、皆長垂、三前以銀器筋匙、並置齋—、置銭
五文、以白糸貫之、糸長垂、道士三○○○卿問
云、法華名経其義何書、○義文答—、衆生手如
来一偈、是大摩訶衍一偈書献—、次書問、仙佛
二経何勝、答以佛教最為勝、退出、晩奉表早可
奏由約束、—下國清寺由委承、—午二點、出廨

院過五十里、申時至国清寺、在宿房主老僧饗
應無極、予宿料銭五十文、七時行法、一輪間誦
加経七巻、
四日壬子大雨下、卯時出宿、午時過五十里、到國
清寺、人力七人、各与二百文、申時、向寺主房、好
茶菓子、七時行法、一輪間誦加経六巻、
開元寺都僧正文状案文為後日書置也、
都僧正覚大師　子章
在子章謹祇候
起居

重、。阿闍梨大師状。
旨
牒件状如前　謹牒
煕寧五年六月日
都僧正覚照大師　子章牒

参天台五臺寺記第二
六月五日癸丑天晴。辰時、副寺主監主智海表白
来、多以来集。詣台州往来遂行疲労、今見州帖
二通、感喜不少。良玉将来善財知識十願釋惟
照闍梨返献。者即良玉借行願品釈、一持来借
澄観行願品疏二巻、抗州台州等牒案、
抗州　公移付客人陳詠、
移日本國僧成尋、昨今杭州巡礼、欲往台州天
台山、焼香供養羅漢一回、成尋等是外國僧、恐
関津口本被人根問無去着、乞給公移、隨身照
會、并移明州客人陳詠帖、昨於治平二年内、往
日本國買賣、与本國僧成尋等相識、至熈寧二
年、從彼国販載留黄等杭州抽解貨賣後、来一
向只在杭蘇州買賣、見在杭州把剱営張三客
店内安〇、於四月二十日在本庄内逢見日本
國僧成尋等八人稱説、從本國從海前来要去
台州天台山焼香陳詠作通事引領赴杭州、今
耳課遂僧同共前者台州天台山焼香廻来杭
州赴船却帰本國、并移抱剱営閙張客店百姓
張賓状、四月初九日有廣州客人曾聚等、從日
本國博買得留黄水銀等、買来杭州市舶司抽
解、從是本客船上附帯本国僧人成尋等八人
出来、安下今来却有明州客人陳詠与送人相
識、其陳詠見在江元店安下、本人情願耳深遂
僧同共往台州、得前去台州天台焼香廻来杭
州赴船却帰本國、如将来却有異同、谷耳深罪
不将。看右事須出給公移付客人陳詠収執、可
帯本國僧成尋等八人前去台州天台山焼香
訖、州徼比公移赴州在路不肯別致東西及違
非、留帯如連罪帰有處。熈寧五月初三日給
権観察推官呂甫
権節度推官李疏
観察判官許直
尚書比部員外郎簽書節判廳公事徐
大常博士直史館通判軍州事蘇立
尚書比部郎中通判軍州事劉直
右諫議大夫知軍州事沈
台州　給
准　杭州牒、已給公據付客人陳詠収執、引帯
日本國僧成尋等八人前去台州天台山焼香

訖依前帶引延僧迴來當州赴船却歸本國牒
狀州激此公據外牒州照會州司已帖天台山
門僧司照會公據僧成尋狀稱欲在國清寺安
下三年在寺修行乞公據与客人陳詠赴　杭
州激納前來公據乞
本司陳　景劉押業陳　押司官倚　勾押官揚
孔日官鳳
右具如前除已下天台國清寺安存僧成尋等
宿食外事須出給公據付隨來客人陳詠便收
執前去　杭州与本州今未給　公據一處赴
杭州牒徼納不得逗留熙寧五年六月初一日信
守司法參軍權州　楮司
守司戶參軍　馬衣
軍事推官　孔
軍事判官　劉出
尚書留爲中通判軍州兼勸農使安内
光祿少卿知軍州事兼勸農使錢匠
州
帖國清寺
准杭州牒已給公據付客人陳詠收執引帶日
本國僧成尋等八人前去台州天台山燒香牒

三　自養齋藏

渾當作揮

州照會施行州司已帖天台縣及山門僧司照
會外公據僧成尋等經徼陳狀稱蒙客人陳詠
引領到國清寺燒香本寺是智者流教道場就
此讀誦遵經答還心願為客人陳詠稱為母親
在當羊无無人侍養催從成尋等依舊將公據
迴轉杭州徼納成尋欲屋在國清寺安下三年
在寺朝夕修行法華秘法候看經一百日設羅
漢齋僧方畢却令隨行來陣僧迴還本國亦留
千下小師一名在身邊三年侍養却為國清寺
主事僧衆等為見客人陳詠要將帶公據回轉
杭州又無上命指渾不敢安存恐有病患乞賜
帖下國清寺將殊与安存及乞公據与客人陳
詠赴杭州徼納先據本寺寺主仲芳狀申有客
人陳詠帶杭州公據引領日本國僧成尋等捌
人到寺燒香欲在本寺看經未蒙指揮未敢申
聞者　右具如前陳已出給公據付客人陳
詠收執前面杭州並帖天台縣及牒杭州照會
外事須帖天台景德國清寺仰詳日本國僧會
成尋所陳事由安存日本僧与安下隨來僧賴
緣等八人在寺看經別聽指揮仍具知前狀申

大日本史　四　自養齋藏

熙寧伍年陸月初壹日帖
守司法參軍權州院掎　由
守司戶參軍馬乙上新書　夜
軍事推官孔新一字　几
軍事判官劉揖　止
尚書郎中通判軍州兼勸農使安　囮
光祿少卿知軍州事兼勸農使錢　压
申時、与陳詠織物青色三重大掛一領、沙金一
兩、銀二兩、還杭州粮料也、七時行法、
六日、甲寅、辰時、溫州開元寺僧守則來云、鴈蕩山
大日本史、　　自養
在溫州、諾矩羅尊者道場、山石怪異、可巡礼、從
此州五日到溫州、城內有永嘉真覺大師道場、
述證道歌人也、者巳時、西山鴻實庫主來請、即
行向、陳一郎善久、長明爲共人、拜職堂佛、見房
々庫主房世事、具足不可思議、五百人儲具、皆
以具足、者以種々珍菓珍膳等饗、有客人赤城
老僧共喫、有父麗行者二人、名本讓藥之午時、
於堂庫院寺饗、陳一郎并弟二人僧共喫、七時
行法、
七日、乙卯、天晴、巳時、陳一郎松花餅廿枚持來、從

壽昌寺子章童行送者也、寺主送安元治氣丸
元丹、每服廿丸湯下、無忌、國清寺送杭州返牒
案文、
台州天台山景德國清寺
當寺先去今年五月十五日、明州客人陳詠、有
帶杭州公據引領日本國僧成尋等八人到寺
燒香、本僧後稱本寺是智者流教道場之地、欲
要就看經一泊日、畢供養羅漢、齋僧宣讀訖、
遂令六僧却還本國、只留小師一名在身邊侍
粮本僧稱遊五臺後還本寺、三年誦經修法華
秘法、本寺爲未蒙　上命指揮、未敢安存、其成
尋等却經　本州陳狀乞帖安存、并乞本州公
據發遣客人陳詠帶前來公據、使衙徵納本寺
已蒙　州帖下本寺、安存日本國僧成尋等
八人在寺安下讀經、已訖、今客人陳詠持帶本
州公據前去、徵納、謹具狀申聞
知府　陳詠伏候
台旨、謹錄上
牒件狀如前、謹牒
熙寧五年六月　日台州天台景德國清寺綱維僧

鳴忍

監寺掌敎誨賜紫仲文

副寺主掌金宝賜紫利宣

寺主掌御畫臨壇賜紫仲芳

申時、僧堂大炊男二人、来乞腕珠、各与二粒、雙
頂一粒、道新二粒、同二點、大雨丁、大雷頗驚心
神、七時行法、了
八日丙辰、天晴、巳時、陳一郎向杭州、寺主志与烏
眼一足、副寺主織物小袙一領、監寺白小袙一
領、手布一、襪一足云云、

植闍梨与絹手布一、心操尋常、自然有衆人饗
應、寺主以下皆出、大師送陳詠、午時、扠質来返
南岳心安一巻、未時、當時北宿如日来謁、字曰文慧
時寺誤
與詩一紙、

如日謹成詩一章

贈送

日本國師伏惟

垂覧

天台國清沙門　　如日上

卿國扶桑外風濤幾萬程人心誰不畏天道自
分明鵬起遮空黑鰲田似海傾到應王誓首竃

賜弘公卿

如日和尚、年七十二、常作詩詠、為一生事云云、予
示云、祖師智證大師、住唐六年間、自他詩集十
二巻、還帰本國、常悔作詩、因之小僧於本國啓
白本尊、起請不作詩、不獻和為恠、七時行法、了
九日丁巳、天晴、辰時、禹珪小師、持来當寺送台州
返牒案、

天台山景德國清寺

當寺今准

州帖准杭州帖已給公憑付客人陳詠収執
引帶日本國僧成尋等八人前去州天台山
燒香帖州昭會施行州司已牒天台縣及山
門僧司昭會外今據僧成尋等經　衙陳状
稱蒙容人陳詠引領到國清寺燒香本寺是
智者大師流教道場就此讀誦迢經吞還宿
願成尋欲要在寺安下三年在寺朝夕修行
法華秘法候百日設羅漢齋僧了畢却令隨
來陸僧同還本國只留手下小師一名在身
辺侍養却為國清寺主事僧衆為無

上令指揮不聽敢安存恐有病患乞賜帖下
國清寺將与安存并據本寺主仲芳等申有
容人陳詠帶杭州公據引領日本僧成尋等
八人到来燒香欲在本寺看經禾蒙　指揮
不敢安存等事者
右當寺昨蒙　使牒指揮前項事由且寺司与
主事三綱僧衆知委已訖昨是日本國僧成尋
等要在本寺看經寺司令僧成尋等八人就寺
十方教院安下日夕看經已訖謹具狀申
聞
通理郎中
知府　小卿伏候
裁旨謹錄狀上
牒件狀如前謹牒
熙寧五年六月日　景德國清寺綱維鴻恩牒
監寺賜紫仲文
副寺主賜紫利宣
寺主賜紫仲芳
禹珪為使、寺主被送州返牒耳、七時行法、
十日戊午天晴、午時、参惠光大師看經之院、天台
第十三代祖、惠光大師宗昱闍講道場也、院主
可明寺六十出来點茶、次拜觀音寶殿燒香了、
惠光大師本寺也、次礼方等懺堂八角天蓋、内
外有廿四幡三重、（二丈六尺）懸、未得其意、天蓋荘嚴彩
色甚妙、緑八角入大鏡八寸計、蓋大径一丈計、
佛座圓也、數躰仏并坐、以見圓室上下、外面以
萱葺、内塗壁、極閑静也、高一丈径一丈計、入定
處也、次入如日文章房點茶、還坊之次、参寺主
院、令見懺法私記并我心自空圓感喜不少、為
寫本借留已了、切〻相留、點茶菓子藥酒、望晩
歸〻、七時行法、
十一日己未天晴、禹珪辰時向台州少卿許、送所
持天台教目錄、以禹昌新書寫、永以奉入、奉借
真言書目錄、依先日令也、通判郎中許、奉借觀
心注法華經第一巻、午時、日宣闍梨来、借天台
大師衣座室圖、鴻植闍梨借實相觀注抄妙樂
大師念佛觀了、未時、説始大懺法、預緣供奉快
宗供奉等料也、七時行法、
十二日庚申天晴、巳時、日宣闍梨、借送杭州孤山
智圓闍梨作弥陀經疏一巻、鈔一巻、披見之、自

日東傳來弥陀疏一卷、智者說非也、詞俚義陳、
日本作偽稱智者說、欲得行之、予見之最可云
謬說、傳教大師圓宗目錄百四十四卷、六千八
百九十七紙內、弥陀経疏一卷五紙、智者出者、
何稱日本作乎、智圓、源清弟子、天禧五年、作此
疏経、五十二年、申旼、如日和尚、送大揚梅一桶、
七時行法、｜
金僊子　如日作、挽歌三首、令僧行唱、相送
六處塵忘見性空不須吊　起悲風古今賢達皆
明此還似南柯一夢中不生不滅謂無生百歳
光陰鏡裏形三昧炎焚無主物百千年後不知
名臨行一句付兒孫不用悲啼送出門絲髮不
移無寂處木奴從此不開言
去後兒孫或埋或化一任敢（肯）性作頌二首
數片乾柴　一推（堆）欲天　不動不遷　金剛常住
生死本空　去住自在　紅焰輪中　火光三昧
又作示生滅頌一首
生也無蹤　死也無迹　若問旨歸　青天霹靂
呈　日本國師大法主闍梨行次望修行福力
相助幸甚○淨土息力不盡不宜老比丘如日

稽首〻〻
十三日辛酉雨下、辰旼、良玉來、借律行相弥陀疏
返送三賢院宣闍梨、｜七旼行法、｜
十四日壬戌天晴、未旼、植闍梨、返送妙樂念佛觀
念、并送林檎菓、似日本青梨、味似梨、于茸少〻
同送、七旼行法、｜
十五日癸亥小雨下、未時、寺主從刑還、告送云、知
府少卿表并目錄、感喜無極、通判觀心注隨喜
千萬恙悅者參五臺表上京｜云〻、七時行法、｜
為珪、持來開元寺僧判官消息通判返事等、
覚布啓近蒙
象馭遠祗雲城雖忻接
見之儀益鮮
延容之具弟增愧赧奚罄指
陳恭惟
棠履奚煩
起居無怪具如傾致（不詳）
慈彩幾積丹衷伏翼（翼字歟）
修進之餘
強加食息人次謹奉手啓咨致幸望

昭察不宣台州管内僧判官賜紫覚希手啓上
日本大師侍右
季夏十四日
十六日甲子天晴、辰時、釋賢来、借永嘉祥宗集一
巻了、申時、寺有請即参向、有菓子酒、七時行法、
十七日乙丑天晴、巳時、食堂齋、前日沙金三両出
送齋也、餅心餅汁三度、最以丁寧、諸僧大随喜、
七時行法、｜
十八日丙寅天晴、辰時、寺主許送扶尻一柄、銀散
物扶尻也、朝棟入道志与也、國清寺前截料由
示、｜七時行法了、
十九日丁卯天晴、未時、行向中礼座主計、訪半風、
稱有夢相、切々示送、仍行向祈之、誦寿量品三
遍、泣涙無極、若邪風所為歟、頗振動、有弟子䏚
肩、有點茶、自執筆書感謝之由、退出、｜七時行
法了、
廿日戊辰天晴、未時、寺主送浄油一瓶、蘇州香燈
一小瓶、可究法花秘法燈油者、寺主借南泉坊
安養集十帖、｜七時行法了、
廿一日己巳天晴、巳時、請釋賢令圖書我心自空、

風氣之誤

依日本慶耀供奉、
依人々告、件本并釈借｜、七時行法了、
廿二日庚午天晴、巳尅、如日文章作歌三首頌三
首送之、付使借我心自空圖、｜七時行法了、
廿三日辛未天晴、未時、從中礼座主許、返送妙薬
大師念仏観一巻、七時行法了、
廿四日壬申天晴、未時、交讀注法花第三巻了、夜
時、案得解界還從寂光意、中心感悦々々、七時行
法了、
廿五日癸酉天晴、巳時、從中礼座主許、送棗餅一
杯、作飯一杯、心餅一杯、申時、赤城寺中式闍梨
来、送天台大師遺言南岳七代記了、七時行法、
廿六日甲戌天晴、巳時、西山實庫主、火熟瓜二果、
自今持童行来、未時、雙頂童行、取寺主返事来、
而未仕之、七時行法了、
廿七日乙亥雨下、辰時、紫子香来、伏地拜見堂飯、
｜申時、寺主副寺主監寺三人、与天台縣知縣
推官二人同来、入見法華法堂荘嚴、拜見皇太
后宮御経、｜以書問答、法門、以心地觀経理藏
悔文論得経偈書与知縣、｜感喜不少、七時行

法了、
廿八日丙子、天晴、辰時、出大門、於搗亭、謁臨海縣
官人、七時行法了、
廿九日丁丑、天晴、於教院講堂、謂會之次、有茶餅、
道新所儲、八十餘人同喫、午時、食堂齋臨海縣
官人所儲齋也、七時行法了、
七月一日戊寅、天晴、辰時、童行道寧依切乞、与紫
檀琥珀裝束念珠一連、一七時行法了、
道寧　稽首和南　道寧伏深　慶幸
得過
慈顆過采
恩重屢錫
寵憐向者伏辱
頒賜數珠其荷之心千勝莫狀允來輙有懇
慈愍不以爲讓而道寧中心之願懇告
國師闍梨德子數幸求一串未悉可容果珠
元前者即弁納還其當受恩大矣容道寧終
身報
答修祝
專齡无何離過敢有𣂔

聞幸錦
鴻造恕悉爲最不謂行者道寧和南
國師闍梨左之
二日己卯、辰時、房中僧寺相共讀法華經阿弥陀
經念佛、修法和尚遠忌、一七時行法了、
三日庚辰、天晴、未時、良玉送熟荔二果、七時行法
四日辛巳、天晴、未時、誦四要品、修一禪大師遠忌、
依智證大師遺誡也、七時一、
五日壬午、天晴、寅一點、始六時大懺法、賴縁、快宗
二人供奉同修、以十方教院弥陀佛前爲道場
懸福莊嚴、七時一、
六日癸未、天晴、六時懺法、七時一、丑時、堂繩床
睡間、夢謁日本左府、被仰云、行琉球國由聞之、
而今在唐爲悦云云、
七日甲申、雨下、巳時、權惟觀善久行懸齋可得錢
來、六時懺法、七時一、
八日乙酉、雨下、午時、智海表白、儲齋請賴縁供奉
快宗供奉同行齋了、六時行法了、
九日丙戌、雨下、從今日就七軸本、誦經十三時行
法一、

十二日脱文然、文干有合疑、月小干當文、干之順不合

十日丁亥、天晴、十三時行法了、無別事、入夜寺主
来聞懺法、為随喜也、寺感安院養集無極植闍
梨同以感歎、
十一日戊子、雨下、午時修懺法、日中之間、大衆多
来聞懺法、十三時了、
十三日己丑、雨下、午時良玉来、返律行相十願釈、
十三時了、
十四日庚寅、午時、為訪寺主痢病、参向法華懺院
十三時了、
十五日辛卯、午時、日中懺法、次過去尊神等、同以

廻向、依盂蘭盆日也、雙頂童行田、得八文銭志
父母我身、給仕小僧者、且与三百文、了十三時了、
十六日壬辰、天晴、午時、出食堂、有銭二百文、於食
堂、老翁出来乞銭、与四文了、思文殊化身、有小
唱歌小女乞銭、人々各与一文、予与三文、十三
時了、
十七日癸巳、天晴、巳時、於寺法華法院有齋、謁僧
共食、十三時行法了、
十八日甲午、天晴、午時、嶺上座房齋、智海表白、並
此一時行僧也、十三時了、

官當作宮

十九日乙未、辰時、劇現庫主謝、一行僧皆行向、小
僧一人料送房、僧堂夏供後、依海表白勧進、諸
房為日本僧儲齋也、午時、同齋、自行向、海表白
等同来、日本一行僧問齋了、以沙弥長命為留
守人、行者雙頂從房々運取、与沙弥為例事也、
未時、海表白送粽一杯、蜜一杯、以後美童行法
為使、十三時了、
廿日丙申、天晴、西山鳴賓座主齋、海表白同来、有
容僧二人、俗二人、不知名、十三時了、
廿一日丁酉、天晴、羅漢院主法周齋、海表白齋了、

見五百羅漢畫像、未時、於大門前橋亭、謁天台
縣知縣太守並明州推官、點茶、推官問云、一心
三觀何觀答、止觀文並鏡譬夢譬、以次問答、以
色見我何云邪道答、啓公之指云々、次乞一偈答
是大摩訶衍一偈、並問共一法身一偈獻了、而
問赤城寺劇成教主衆轎来會、知縣問云、安有
存問有不足事可示者、元不足由答了、官人來
宿房、見法花道場懺法堂、見皇后宮御經、感歎
無極、十三時了、
廿二日戊戌、雨下、海有表白齋、今日已及雨度最

可

下云慇懃、十三丨、
廿三日己亥雨下、三宝院宗益齋、一行僧行向了、
十三既丨、
廿四日庚子天晴、庫院齋、不知誰人所備、不似例
齋、家好、十三時行法了、
廿五日辛丑天晴、監寺大師齋、僧俗十餘人同齋、
十三既丨、
廿六日、壬寅去夜二半三七日懺法結願、丨浴院
處交坊齋有錢、老僧五十文、余人三十文、如日
文章具、小師光梵來、小師借觀心論了、文章、左

大日本史　一九　自養齋藏

子先僧好茶一裹、七既行丨、
廿七日癸卯天晴、羅漢院如貫闍梨齋、寺主同來、
如貫闍梨、坐具敷地、伏地礼拜、答拜了、件闍梨
私造作堂僧房有其數、家以甚妙、德行高僧也、
齋了、行者等着座、喫同器爲例事、奇怪多端、見
惟觀寺五條、二長一短、家爲怪、諸律中五條、皆
一長一短也、今造二長一短誤也、者年來所存、
敢無可會釋、方只答坦然不知業內、見七條九
條、二長一短、五條同造由、自今以後、永可停止、
二長五條之路次義、問監寺許、被倩智者大師

供禮文遵式也、七時行法了、
廿八日、甲辰式坦主中郃齋、年六十五人也、位所
有便宜、七時行法了、
廿九日乙巳天晴、清祥座主齋、今見師舍利日記
懸師影、供養丁寧也、佛出大門、向赤城寺、拜大
佛殿弥陀丈六像、智者大師、參此大殿、於仏前
入滅、今禮燒香、感淚先下、次參懺法堂燒香、寺
曰中巖寺、即是西國高僧白道猷降鬼神後所
立寺也、山高三百丈、同廻七里、即天台南門也、
古今即國家醮祭之所、其山積石、石色赤、朝霞

大日本史　二〇　自養齋藏

望之如雉堞、故名赤城、亦名燒山、丨頂有塔道、
猷真身塔也、半山有飛霞寺基址、山下有石室、
教主周成闍梨、將向房点茶法门問答、夜別紙
申剋還、七時行丨、
卅日丙午天晴、文皓庫主齋、有水團炙夫二種菓、
其外種〻菓子多〻也、晚依請參向寺主院、有
茶菓藥等、見感教主答家以不許也、從赤城送
書在右、
處咸和南昨日蒙
道馭充撿衡闕辜接高論不勝似抑受以

惟惟𢦏宿詰且来
起居如何輕利耶未遑前去展
謝率茲叙
露少布一一諸留
前既不宜赤城北丘處咸和南
孟秋晦日
日本國師阿闍梨　侍人
一日丁未雨下、無別房齋、庫院齋丁寧也、七時〻、
二日戊申天晴、午䁥、従台州少卿許、以息男為使
被送返真言目録、老宿道士一人、老僧一人同

道来、点茶、〻近隣房祥台座主齋、七䁥、
三日己酉雨下、七人行天台縣仲縛要法㕛齋、所
昇闍梨妹也、老僧一人、依雨留房、〻七人各得
錢七十文、七䁥〻、
四日庚戌天晴、三賢院日宣闍梨齋、寺主聞来、尽
善盡美、七䁥〻、
五日辛亥天晴、有元表白齋、有日本日延詩、有天
令祖生抗州孤山智圓闍梨造也、借取還房、見
合西山祖量、采有乃失、未䁥、如日文章送、文字
云、国師法位、日来万福、遍聞

大宋皇帝来詔定應如日贈送詩云到應王寵
賜必赴意願王成仏冨應衆人聞善之無盡未
欲下拜見且好誠辞惜将如日詩呈献　尊官
者無妨容告請見之此相親即日如日再白知
上、七䁥〻、
六日壬子雨下、惟照闍梨齋、宣闍梨、植闍梨同来
齋、従寺主許、有文字、日本消息、唐云文実、昨日吉縣渇〻
通判郎中、前奏表、遊五臺、今朝中有文牒下〻、
許遊五臺、亦令官員妨送、上京面見
皇帝注法花、更借雨巻云〻、齋了、向天台縣、謁通

判郎中、借経𭧂三四巻〻、委聞宣旨、七䁥〻
〻間宣旨由、中心之悦、何事如之乎、
七日癸丑天晴、慎如表白齋、従知縣有文字、寺主
相共可来山、即出吉縣仙尉秘書出、今見台州
牒可、上京面見皇帝
宣旨、其状云、
台州牒、　日本國僧成尋等、
今日初三日、准　樞密院劉子節文、擄台州奏、
准杭州牒、出給公據、付明州客人陳詠引領到、
日本國大德僧成尋等八人、到天台山國清寺〻

燒香、内僧成尋、要留小師一名、同在本寺看經
三年餘、發遣向本國、當州不敢一面指揮、已令
權在本寺看經外候
勅旨奉　聖旨成尋等八人并通事客人陳詠
令台州選差使臣一名優与盤經暫引伴赴闕
仍指揮兩浙淮南轉運司令沿路州軍事与照
官量差人船令劉佳台州准此等事
右真如前除別行外事須帖日本國大德僧成
尋等八人一祥　樞密院劉子内聖旨指揮准
此照會熙寧五年閏七月初四日帖

守司戸參軍馬
守錄事參軍杜
軍事推官孔
軍事判官劉
大理寺丞知臨海縣權通判李
尚書理田郎中通判軍州兼勧農使安
光祿少卿知軍州事兼勧農使錢
知縣仙尉、以書重〻問答、推官秘書同以問答、
推官問、見圓覚了義注撈蔵經耶、答、圓覚經云、
地獄天宮等一行、次參通判許對面、獻如理如

量六○智證大師歎、｜晩歸寺、｜七時｜、
八日、甲寅、子阜齋、午時、書州返牒送縣、未時、參寺
定鎮守天齋、仁聖帝平水大王五通天王白鶴
靈王紙二白文燒了、元弼真君金擬錢二百文
燒供了、為上京參臺祈禱也、智者大師進上綿
衣一領、即本寺主｜七時行法｜
九日、乙卯、天晴、布鳳齋、七時｜、
十日、丙辰、天晴、了性齋、為告云、州由行白知縣許
推官在一處、問答了、晩還本寺、從寺主許有請、
一行皆參、有菓茶藥酒等、七時｜、

處咸和南
日本阿闍梨侍者、來辱示海、義逆日
道候禅寂宴如響者掌朝出懺請列山寺
一食聊表早悃今云翌入成赴天子明詔
至尊之命既重是以小子之薄祐也五臺
游訖可望不忙天台教源之地希賜重遊
幸矣前所示娑沙觀法二久深感謹奉皈
納秋涼川陸善加宝愛不宣天台赤城比
丘處咸和南
閏七月十日

日本阿闍梨

十一日〈丁巳〉天晴、巳時、向台州、寺主手自破子入
来、兼丁寧沙汰、寺中上臈十余人、皆出大門送
寺、自取手乗轎、雖固辞不義引、實大師乗轎、植
闍梨乗馬、同向新坊、〇文殊大師齋、所如貫闍
梨早来在齋所、盡善盡美、在錢一貫、単衫一領
日記自筆文書等、多取出、徳詔和尚、即文瑶師
也、因之有此又書也、者瑶大師伏地禮拜、敬度
答拜同之、未時、出庄、申二點、者臨海縣内宿、七
時|、

大日本史



二十五

自養齋藏

十二日〈戊午〉天晴、未時、著洲國清廨院、即参少卿
許、以筆言問答、皇帝殊有勅宣、其旨寂重、必蒙
厚恩ゝゝ、一両經圖取　朝廷指揮兵具使臣
上可京者松門巡撿潘大保本宿廨院等言通
語七時|　出小卿同下有一人若冠与半紙
披見詩一首也石橋建比知何載側険夾ゝ水
水清多少人心平与曲誂半試驗最分明
十三日〈己未〉以爲珪春僧判官許白担青瑠璃装
束念珠一連都僧正許奉五香白琉璃装束念
珠一連

覚虎啓侍者来學
書兵白擅念珠一串
足荷
勤意殊少剋諸前
拜謝人還謹此通
懇不宜　覚虎上
大日本國師
十三日

都僧正、行向松門縣了、有弟子返申、未時、小卿
送天台縣、　進奉皇帝色目、問實否、答實由|、

二十六

念珠五串、銀香爐一口、青色織物綾一足也、七
時行|、
十四日〈庚申〉天晴、辰時、潘大保還松門了、景徳寺
僧官来令喫茶畢、同寺僧来乞念珠、依不随
身不与、景徳寺表白、賜紫　象休
一心拜告
日本國大法師願求念
佛数珠一索終身受持永當宝惜然願此世
他世生常相逢値
諸佛國土爲法眷親伏望

慈悲特垂
喜捨幸
甚謹白
熙寧五年閏七月日　表白賜紫象休白
十五日辛酉雨下、辰時、道士先公来點茶、〻禹珪
帰國清寺、与錢四百文、〻行者同帰、与錢卌文
了、七時、
十六日壬戌天晴、向少卿許、告〻路間吏等沙汰、
来〻今一二間可住、有句當吏示及者令両三
百日不可有句當事由答〻七時〻少卿送錢

天台日本史　二十七　自養齋藏

文字在後今送錢贰索文省且充乳藥之費幸
留撿暄咨上
日本闍梨
十六日
惟觀指悞篭子開召鍛治一人与錢十文閑〻
頗無益耳申時白蓮院首座僧与處州備師共
来礼拜重〻問答理即覚義并修性不二音件
僧頗知天台教
十七日癸亥辰時国清寺主来坐告曰久不飯寺
為慰問来也者明州秀才四人来宿予問司理
官子秀才明州秀才来由答云明州温州台州

三州秀才并就台州比試取解約五百来人已
上取十七人将来春就　御試取三人作官五
百人秀才中只取三人給官天下州府軍鎮秀
才約廿万余人春間御前此試只取三百人作
官約千中取一也予七時〻
十八日甲子雨下已時司理官来金剛般若吏重
〻問答景德寺十方藏院賜紫比丘若明普安
禪院住持傳教比丘惟果。問法門重〻問答。来
了感歎無極惟果云日本國東過三万里者仙
集山云〻實否何答云先年日本東夷名俘囚其

二十八

中僧念久来云東過數万里有羅漢住處造仙
宮不知數者若此山名集山云〻温州秀才七人
来宿寺渡南家令宿秀才〻七時〻
十九日乙丑雨下辰時寺主被飯國清寺〻待使
臣来汝可飯者明州秀才来問云佛還為生死
人耶答此問甚深哥雖入重玄門倒修凡吏不
為生死人仏豈忘本覚耶七時〻
廿日丙寅天晴于時東掖白蓮院景堂来謁次石
仏院今改妙勝院僧六人来謁明州秀才注六
問来問一一答〻次明州秀才挙人姚挙来以

五問來問一一答了七時｜
廿一日丁卯天晴國清寺轎擔男錢長小周与錢
各二百六十文返飯｜未時北山普寧院住持
闍梨來礼赤城寺僧具俗陳敳造文字來礼七
時｜
廿二日戊辰天晴辰時參問少卿衙來日可飯寺
使臣追可行寺者次參轉運諫議衙筆言重問
答見手中獨鈷亦云得見金剛杵何見金剛禪
答禪常在心中何目望得見唯獨自明了余人
所不見運使頻好〻即召轎床前取予手令乘

頻雖固辞更不免手懸乘轎出｜前日通判被
返注法書司理官備｜行付司理官衙乞返得
｜陳敳來云來日齋者受｜七時｜明州
秀才來云達磨西來九年弘法國師東至傳其
言句
廿三日己巳天晴卯二点向通判衙被出問以壽
量六句釋顧侍之｜參少卿衙見轉運使牒錢
二百貫可宛日本僧上京盤纏沿路州軍鎮厚
致労問旨也退出｜巳時向陳敳齋所種〻珍
膳不可數盡錢一貫惟觀善久長明各百文手

時出廨院秀才等出大門送申時至沙潭除八
處宿七時｜
廿四日庚午天晴卯時出宿未時到着國清寺十
方教院雇州轎擔二人各与五百文錢寺人力
｜馬与錢二百卅文｜扶質永嘉集持來返依
示寺主也七時｜
廿五日辛未天晴於庫院寺主齋未時韶州客人
來話六祖惠能禪師住処有州内曹溪寶林山
南華寺有二百僧六祖真身塔在彼寺州四十
里者申時寺主房有荼藥菓須住州間留寺僧

等行休大師等答五度云〻七時｜
廿六日壬申雨下神或表白齋午時去天台縣謁
推官示人力十人到尅縣料推官答云垩旨不
同常事州縣盡心運送者問知縣仙尉推官答
近差入州一月日飯云〻轎人各与廿四文錢
廿七日癸酉天晴雖〇大慈寺參小馬小閣等有
錢多少論不來家無本意七時｜
廿八日甲戌雨下寺主爲錢送儲齋家以甚妙錢
一貫縁行宗伯二人二百文余人五十文七時
｜

廿九日乙亥天晴午時台州大理寺丞監税○推
推官○○○○道至天台國清寺日本國成尋
通放○兵士䕶大乘成尋等未軍資○○請取
錢二百貫　孔目諸文
日本國成尋等八人
右成尋今月二十九日遞鋪兵䕶大賚到來
牒一通准　察院郎文及准
上令指揮優與盤纏錢牒付成尋八人前去盤
纏已於兵士䕶大邊責領随身牒已訖謹状
年月日

参天台五臺山記第三
熙寧五年八月一日丙子天晴依州牒寅時出國
清寺向台州未時於臨海縣道安驛對面使臣
崇班令見州牒來日到國清寺可待者申時至
八〇徐八家宿今日行八十里七時行法誦經
了台州帖大日本國僧成尋當州准樞密院劄
子節文據台州奏准杭州牒出給公據付明州
客人陳詠引領到日本國大〇僧成尋八人到
天台山國清寺燒香内僧成尋要留〇一名同
在本寺看經一年餘僧發遣回本國當州不敢
一面指揮已令權在本寺看經外候敕旨〇
聖旨成尋等八人并通事客人陳詠令台州選
差使臣一名優一〇（何字）名与盤纏暫引伴赴
國緣准
聖旨指揮優与盤纏即未有數日〇差定監路
橋酒税高侍禁暫引伴日本國僧成尋赴國又
處監塩使臣有礙
塩法不許差出本州遂具狀申
轉運衙令賜降下　指揮令准
牒令指揮已轉牒至　京沿路州軍照會其牒

准南轉運司依詳
朝旨施行外牒州清立使於軍資庫先支官錢
一百貫文應副成尋等一行人赴發及沿路盤
纏使用所有其餘令要錢數即關報前路州軍
候見管伴人申報令要數目並依
密院劄子内
聖旨指揮支法給仍告示管伴人如更要錢及
所須物件並申經過處請領應副者其別選差
使臣引伴乘早起發赴
京訖具差去名銜狀申本州令勘會管下場務
使臣谷係監塩外在城兵馬都監鄭崇班目下
待替相次赴青今請本官抗使引侍僧成尋等
八人并通事引領人陳詠赴国闕其上件令支
官錢二百文省内退一索四十文省底索不支
外實支官錢一百九十八索九百六十文省已
〇軍資庫仰於見管官錢數内據數支給付日
本國僧成尋等一行人沿路盤纏使用須至行
遣右具如前上件實支官錢一百九十八索九
百六十文省州已出給正句沾軍資庫仰於見
管官錢數内據數支給付日本國僧成尋等一

行禱領沿路盤纏使用外支須帖日本國賜紫
僧成尋等一行人准此照會赴軍資庫據數請
領上領官錢起發及沿路盤纏使用如更要錢
及所須物件即牒計會管伴鄭崇班申報經過
州軍請領
熙寧五年七月廿四日帖
守司戶參軍馬
守錄事參軍杜
軍事推官孔
軍事判官劉

大理寺丞監城下稅務權。官劉任衙推。
大理寺丞知臨海縣事權判官通判李喧
尚書理田郎中通判軍州兼勸農事安任衙
光錄少卿知軍州事兼勸農使錢使暄
二日丁丑天晴卯時出宿已時到著州國清廨院
即參少卿衙東過五里於東門謁少卿來日可
請取錢者点茶退出七時行|
三日戊寅天晴辰時參少卿衙善久等向軍資庫
請錢請文自向庫容倉書之与藏司了倉外廊
等絹綿糸錢種々物不納積置不可稱計手時

上名五部衙陳熙寧來向告云以小船可送錢
者即借小船送錢以推觀善久為使七時|
日本国師隨
詔都下溫州進士朱　定　謹
成拙什拜
錢幸布
悉照　定　和尚
生性殊邦決至和放懷求適渡流沙浮艖迢遞
辭鄉館駐錫懸懃覿
國華瑞應山川供悵望

恩頒繒帛支
旌嘉好隨
明詔趨
○闕何憚
跋程万里賒
熙寧五撰仲秋初三日書
四日己卯辰時參少卿衙告可跋由兵士四人輸
擔可送越州者已時出廨院以兵士四人擔輸
申時到著國清寺后房主有種々用意宿料五
十文外加廿文七時|　今日行五十里

五日庚辰卯時出宿巳時行向天台縣一郎長者
家尋惟觀船答未來者若來可令宿錢由示｜
次謁監酒官筆言問答｜過五十里午時着國
清寺從台州至天台縣九十里至寺百里也酉
時寺主院有菓藥酒等七時｜｜｜寺主送使
臣鄭崇班文字一封彼見之知前去剡縣可相
待者
六日辛巳天晴雇手迎人力十二人借寺主副寺
主海表白轎顆緣供奉咏宗供奉予三人同乘
轎出寺法門雜具大略令擔去世間雜具分置

寺主并海表白房寺主自令持七条袈裟來志
返安養集十帖𢅽法私記一卷｜｜出寺之間寺
主副寺主為首寺中上﨟出大門送寺主取手
令乘轎慈秉｜巳時至縣行會路待天台縣
人力十人擔錢來午時來同去申時過四十五
里至関嶺南家宿七時｜途中入景福院礼
佛寺主点茶即与詩一首
惠日啓臨
大師象駕光訪今成一章
奉餞

行駕拜
呈伏惟
采覧
天台比丘　惠日上
紫詔
中天下
金書下日拓揄（書）松專侍
候報我
聖歌謡
七日壬午天晴卯時出宿同二點至天姥山関嶺

從天台縣至関嶺四十里從関嶺至天姥駅十
五里從駅至新昌縣五十里天台山記云自天
台山西北有一峯孤秀廻挍与天台相對曰天
姥峯〻下臨剡縣次望究如在天表関嶺天台
縣新昌縣堺也過七十里申時到着新昌縣謁
知縣并少府令見州牒乞可下所即以使送宝
巖寺大伽藍也寺主点茶知縣并少府來問沙
汰乞人力十二人轎三乘約束｜諸僧并縣人
人來集見之七時｜｜寺主儲非時食
八日癸未卯時人力八人來擔法門等次轎三乘

人力四人未不可与銭由知縣示送寺主儲食
辰時出寺國清寺轎并十二人皆返遣了行向
知縣少府許二人在一処謁了巳時去縣十里
立牒至剡縣廿五里至東京二千三百四十里
午時到着剡縣従新昌縣三十五里至剡縣也
即謁崇班知縣乞安下所即安下實性院本名
清泰寺有傳大士影礼拝焼香院主智深長老
云諸寺歩木魚鼓集行者是以傳大士為根本
大士冤嵩頭陀時歩魚鼓頭陀即應鼓音来自
尓以来天下大小。院為集大衆歩木魚鼓云々寺

大日本史　七　自養齋

長老儲食知縣國傳仙厨秘書監務奉職三人
縣官来点茶湯知縣問云見仏無定処何遂礼
聖跡答云法界皆道場見佛無定処佛種従縁
起是故礼聖跡感喜不少筆言問答重々也長
老入夜沐㳂持来筆言問答數刻退飯七時了
了礼堂見長老房（台州共山送遣了　与二百文銭了）
九日甲申雨下卯時長老儲粥辰時乗船知縣出
小船五艘二艘僧三艘崇班以人力廿人運銭
法門雖具入船此間瑞像院傳天台教上都賜
紫衣顔恵安都寺主請書来礼拝答拝了次乗

船了申時過六十里至三界子一點過五十里
至曽女山宿七時了
十日乙酉天晴卯一点出船午時至東関先入天
花院礼佛喫茶次乗移杭州大船具迎来台州
大船一艘杭州大船一艘也使臣并僧各一艘
乗了子時過七十里至州東門宿七時了
十一日丙戌天晴辰時回船入先相寺礼佛喫茶
是妙寺院多住僧多巳時回船過十里至越府
前申時崇班送酒一瓶茶一瓶七時了
十二日丁亥天晴午時乗越州新大船轉運使被

大日本史　八　自養齋

渡杭州以崇班被示云於杭州奉謁者越州官
人上下以女舞楽船送轉運使儀式不可注盡
七時了
十三日戊子天晴雨下崇班子秀才来云潤州大
江中金山寺必可礼云々杭州有三百六十寺蘇
州有三百六十石橋云々木蕭八領諸僧表送従
州送之法華法堂荘厳了七時了
十四日己丑天晴従都督衙送轎三乗於景徳寺
齋予頼縁供奉快宗供奉衆二衆与崇班共向
寺為人々有管内僧正賜紫大師筆言問寺主

闍梨良諝和尚入滅日答不知由人问涅槃経
私志百巻事问答不知由極無本意次参大仏
殿焼香礼拜次参懺堂了着齋座食極以甚妙
已但無銭寺僧為奇但自思念有官銭二百貫
雖不請取越州二百貫杭州二百貫有　宣旨
仍不更銭也七時—
十五日庚寅未時台州陳都衙并通事陳詠到来
為悦無極七時—
十六日辛卯天晴未時以崇班轎并兵士四人参
都智府謁了云々齋時起居辞三通文字次第奉

大日本史　九　自養齋

入七時—
十七日壬辰雨下台州兵士四人返遣了越州相
替守護船七時行法了
十八日癸巳天晴官銭従今月以小師可用由示
崇班了七時—
十九日甲午天晴巳時従杭州轉運使送牒崇班
日本僧出路久不見来銭塘江浅不及渡今月
之内可出船蕭山汴水浅大船不得進示縣借
小船六艘可来者午時出船過五十里子時至
銭清堰駐船宿七時—誦経一部了

廿日乙未雨下卯時以水中八頭付轆轤縄大船
越堰船長十丈屋形高八尺廣一丈二尺也越
州為日本僧上京新綵色荘厳依　勅宣也申
時至于蕭山小船六艘将来乗移今日過四十
里至河口定清門宿七時——経一部了
廿一日丙申雨下辰時従法過門乗大船待潮生
天小晴申時潮生渡銭塘江過十五里酉時到
着杭州官舎運船物宿七時—　都衙云従
越府至杭府一百五里云々未一定
廿二日丁酉雨下辰時借轎茶向轉運使衙有官

大日本史　十　自養齋

人四人三人着黒衫一人着緑衫点茶湯送大
船由有命次参提挙衙有茶湯依雨大下不参
知府都督并通判衙見府内重々大門廣大官
舎数百市内大小路辺売買綾羅金銀香薬絹
絲布食物等満多人戸同越州府与陳詠渉金
一両出家賃妻子上京料也巳時轉運送大船
二艘僧并使臣乗了依船未造今日駐留七時
—
廿三日戊戌辰時囲船至府駐船依船士
造船也依造船间可経日従杭州大郷衙送大

船三艘依轉運指揮也一艘僧一艘崇班一艘
小使并通事申時淮官并龙藏都監來船謁了
拜見皇帝大后御經感歎(本作歟)无極問官春閑封文
間深恩之由示之彼又爲悅戌時通事借沙金
三兩錢十貫於京可并(合)本數者莊嚴
七時了
廿四日癸巳天晴寅時出船運使以兵士四人催
船副船行陸午時出杭州北門右餘杭門水上
二階樓門也子時至倫濱宿七時――今日
過十里從杭州至秀州二百廿里

大日本史　十一　自養齋

廿五日庚子天晴卯時出船午時至塩官縣長安
堰未時知縣來。長安亭点茶申時開水門二処
於出船〻出了関木曳塞了又開第三水門関
木出船次河面本下五尺許開門之後上河落水
面平即出船也亥時至縣宿七時――今日
過六十里
廿六日辛丑雨下寅時出船午時入秀州堺內崇
德縣界秀州是割蘇州所置也有四縣崇德縣
嘉興縣花亭縣海鹽縣也亥時至三塔寺大門
外河辺有三塔高三四丈許磚塔也去州二里

也今日過一百里從秀州至蘇州一百卅五里
也七時――　至州門○杭州防送兵士二人
返遣了
廿七日壬寅天晴辰時向秀州少卿衙通判在一
処以通事問答了已時州使絹十五疋持來七
人表七条可涂道料也即示可涂色返了回船
著北門兜率院前午時少卿送酒三瓶与使臣
錢三十五文了法酒一瓶志送崇班小使予取
於船令飲七時――　送兵士二人爲役人省
厨

大日本史　十二　自養齋

今送
大師
食堂分　折酒　二餅
法酒壹餅
右具在前
　八月　日守司理參軍監康
所送去酒食恐被公人倫據請遂色酒物批四沖(洽)覆
廿八日癸卯雨下午時兜率院諸僧來迎即入院
礼諸云莊嚴甚妙見澄照大師影道宣律師(諡号也)妙
樂大師日記了見僧正房壹水中造山有仙宮

寺如鉄州釈迦院二秀山有一僧问天台来一
一各了来時管内副僧正傳教臨壇首座賜紫
廣教大師用和出文状
秀州管内副僧正傳教臨壇首座賜紫廣教大
師　用和
右　用和　謹　祗候
謝
日本傳教闍梨大師伏取
慈旨
牒件状如前謹牒

熙寧五年八月日秀州管内副僧正傳教臨
壇首座賜紫廣教大師用和来坐船中志与
茶二瓶并燒香有慚愧人也拜見皇大后御
經題容目録了与文状一紙在右
今日叩義　闍梨大法師見尔
聖妝並王后經用和幸〻無量願生〻世中常
值闍梨大法師於一一處對揚敎法闡生降可考仏
國土廣度一切衆生也用和愚意礼客法師今
赴京闕面見聖人佛法必得興隆也用和今見
此公凡出家人須二十歳方得入帳爲重行在

寺来年二十不得入帳供甲大凡人年二十歳
風骨已成　業心散難爲教誡欲乞　西對聖
人時言凡出家不俱年限俱從父母立疏捨人
寺許容使入帳貴得出家從小学業無難是用
和願也更有凡僧人暫離本州須得公據往他
州不赴公據阻他州罪當還俗着得公據往還
時方爲總便次壽主院比丘願從出文帖来船
老僧也並借戒躰依船可早去不借七時卜
廿九日甲辰天晴巳時府使取七条長矩衣尺寸
還了七時｜

九月一日乙巳天晴申時出船過州北門經六里
至三樹堰令闭二水門出船了堰官人来入船
中謁見道場俵持袈裟不進船戌時七条之帖
衣衫七領持来有府文状錢十四貫四百文出
献了即出船至閘頭宿七時｜　防送兵士二
人返了
二日丙午天晴寅時出船過五十四里申時至蘓
州平望驛駐船同二点出船戌時至感撤宿
七時｜
三日丁未天晴卯時出船巳時過大湖五湖中東

湖也午時過松江水三江中一也三島居書江
銘有木橋石橋有橋不知其數未一点至茶陵
亭有利住橋長一里二丈間四十八間也橋有
高欄以朱塗之中有樓四間橋了有望沢亭次
渡大橋次渡市橋至呉江縣從平望駅過四十
五里至呉江縣也河左有酒税務蘇州使王寺
和衆小船迎来今日終日過大湖酉時從呉江
縣過四十五里至蘇州前宿七日——
四日戊申天晴卯時諸寺依都督命来迎船進向
清語亭數里諸僧歩行蘇州官内僧正廣化院



住持傳教臨壇文照大師善顥蘇州管内副僧
正報恩寺傳教慈照大師法如件二人来輪子
副船行開元寺主
蘇州管内僧正廣化院住持傳教臨壇大照大
師善顥
右　善顥　謹祇候
起居
闍梨大師伏聽
慈旨
牒件狀如前謹牒

熙寧五年九月　日蘇州管内僧正廣化院
住持傳教臨壇文師善顥
蘇州管内副僧正報恩寺傳教慈照大師法如
右法如　謹祇候
起居
闍梨大師伏聽
慈旨
牒件狀如前謹牒
熙寧五年九月日蘇州管内副僧正報恩寺傳教慈照大師
法如牒 一行す



開元寺主賜紫道隆同寺賜紫宗雅同寺賜紫
誉昇同寺賜紫慮參同寺賜紫法淵同寺賜紫
道月等百余人僧徒行至亭見莊嚴甚妙縣色
々畫幕三間皆莊嚴州兵士十人令持輪子三
衆来僧正等着倚子点茶令見顥密目録了乎
崇班○轉運都督衙拜謁了見州門々官舍如
抗州廣大也市賣買不可思。也石大橋三議百
六十云々東西南北有堀川故也都督着赤衫
官人三人同坐會運使許通判并推官坐會都
督運使共迎送都督前召輪子取手令乗而固

辞令持輪出中門了衆饗應無極以通事問種
々支七時行法了
五日配辰時為拜因通大師影向普門院州兵
士十人州輪也以四人為輪子持餘人在前後
皆如昨日有衣冠陳一郎快宗供奉聖秀心賢
為共人過八里至普門院圓通大師影堂燒香
了在講堂乾角荘厳甚妙前立常燈常花常花（香衍）
臺銘之法印和尚花香有影讃以行者令書取
了普門先住持日本國因通大師真讃扶桑海
國有山峻雄師蘊靈粹挺生厥中少（衍）慕釈氏

十七

早脱塵籠皈我聖代愛武真風一錫破浪万里
衆空祥符天子延對役陛是身之未空花可喩
是身之化水月還同長天雲散高巌雪融諸相
術非相瞽首圓通治平元年五月初一日前住
持法印大師守堅重修述讃寺主点茶件伽藍
本報恩寺僧房也因通大師早以建立一堂之
後皇帝造加諸堂廣大寺也茶大師仏殿燒香
了住僧多々问因通大師入滅年紀之処寺主
答云此年未云々傍有報恩寺副僧正未謁仍参
向燒香先見副僧正房畫湛水造山奇岩怪石

不可思議有衆多仏宮郎点茶次参講堂有菓
子儲菓子廿種計並居郎付倚子喰之陳一郎
同喫了退出僧正大門送来切々固辞留门内
取出輪門前衆了還亭州兵士十八人与百文
銭了拜因通大師影極以悲涙感喜不可注盡
報恩寺廣大伽藍也往還之間見遣大寺數十
処州内作法荘厳不可注盡未時出船依運使
催来也從都督許送酒五瓶文字書宜奉郎中
此田負外郎通判蘇州権発遣軍州兼管内歓
農使騎尉賜緋魚袋巌　君既法酒五瓶右謹送

十八

上伏惟留納謹状者使与銭廿文了
宜奉郎中同書出田負外郎通判軍州兼管内
勧農事騎都尉賜緋魚袋巌君既（一行ナリ）
法酒伍瓶
右謹送
上伏惟
留納謹状
九月　日宜奉郎中尚七田負外郎通判軍
州兼管内勧農支騎都尉緋魚袋巌
君既　状

同二点出船過數里出州北門名閶門河水左
門樓有雍門内有會州亭大伽藍有數处石橋
大岩數十過了七时―――　從蘇州至常州百八十里
六日庚戌雨下卯时出船巳時越上亭堰入常州
堺堰水門并轆轤皆荒蕪年尚戌时過八十里
至常州無錫縣宿廣大縣也苑如州作法七时
行法了酒一瓶与都衙并通事了
七日辛亥天晴卯时出船辰二点暫駐船崇班送
酒一瓶都衙自持来糖餅十枚巳时出船召取
執州兵士一人捎工一人喫酒召水手三人

同喫酒戌时過一百里至常州南門前宿府使
職負王瑜来出文状諸寺諸僧數十人出文状
来迎依入暗未日可奉謁由示了管内僧正傳
教賜紫懐雅管内副僧正講經律大德中恵
管内僧正傳教賜紫　懐雅
右懐雅　謹　祗候
起居
日本　大師代取
慈旨
牒件状如前謹牒

熙寧五年九月日管内傳教賜紫　懐雅牒
曾大平興国寺僧十五人蔓福禅院僧二人廣
福禅院二人城下表白一人也今日得順風終
日上帆馳船今日過百里從常州至潤州百八
十里七―――
八日壬子雨下卯時入州城門辰時臨川亭駐船
過留州刺史以王瑜并兵士八人為使午時出
北門南北水門二階樓門外過二里駐船監酒
送酒五瓶兵士七八人為使郎出船曳之戌時
過三十五里到奔牛堰宿七时

九日癸丑天晴卯時越堰左右各有轆轤五以水
牛十六頭左右各八頭辰时過十八里至蔡縣
暫駐船同二点出船未时過五十四里至丹陽
縣駐船同二点出船丑时過七十五里至潤州
南門宿七―――
十日甲寅天晴卯时開水門入州城蕭閑堂官舎
也休息上堂謁通判推官二人有点茶登時来
會管内僧正宣教大師日花管内副僧正延慶
寺賜紫白超
管内僧正宣教大師日華

右　日華謹祗候
起居
國師伏取
慈旨
牒件狀如前謹牒
煕寧五年九月　日管内僧正宣教大師日華　牒
管内副僧正延慶寺賜紫　白超
右　白超　謹祗候
起居
國師伏願

裁旨
牒件狀如件　謹牒
煕寧五年九月　日管内副僧正延暦寺賜紫白超
普慈院住持傳法沙門慶蒙耳露院住持傳教
比丘應天谷出文狀未問答法門不委記辰時
至京口堰駐船午時衆小船崇班都衙通吏相
共渡揚子江参金山寺一名浮玉嶋江中孤絶
山也不令女人入山一一礼拜燒香諸堂遶山
有行廊内有諸堂莊嚴甚妙宛如元衆城以絲
青緑青朱砂等貴丹皆悉盡知々高棚或有黒

漆塗或有朱塗如懸鏡二里之間无○　數石
廊殿樓臺映日照耀梁朝洞臺魏代永寧更不
能及大仏殿丈六釈迦像諸堂十余所岩洞塔
婆家以甚妙一切經藏寔可貴重僧堂置鉢寢
所置衾或二領三領八十余所其外房々皆以
優美看經院内八十余人各居經先讀一切經
泛海樓内有等身釈迦像如今日見并一莊嚴
寺也寺主大師儲齋供珍膳美菓盡善極妙申
四点渡江向亭休息依湖乾不用船知縣送馬
二疋崇班共乗還今日始乗案唐馬如日本鞍表

數霞鞍骨鐙懸金輪酉時帰着船馬含人与錢十
文了州南北門築正垣十文許上造高樓見異
國軍料云々此州東晋時王都也地名金陵城名
建業水名楚水江南王朝都此州謂香齋宋梁
陳也渡又都大呉皇帝云々依湖乾不就堰宿七
十一日乙卯天晴申時以牛十四頭左右各七就堰
依堰司令上陸見就船家以希有也堰下河船
駐宿七時
十二日丙辰天晴卯時出船出水門過一里出水

门向揚子江廣大如海有數百船渡江間從州
船二艘各。兵士廿人艫各四枚以左僧船英。棗
崇班船綱各付一艘令牽船一時討渡江了家
可云勤功送着河口兵士船帰了江間卅五里
已時至河口有利涉亭入揚州堺內了次至𢬵
ゝ頭有迎湖大江廟遠見金山寺四面甚妙也
次入流州內隋帝時所分置也今又屬揚州無
別剌史至水門駐船待潮生可開閑木中一点
潮生寅水中木入船過二里到著流州堰宿七
時ㄏ｜｜

フト本史　二十三　自叢書

十三日丁巳天晴卯時越堰牛廿二頭左右各十
一牽上入上河ゝ左有廊五十間每間有五隔
午時至揚子鎭江都縣駐船此河隋煬帝所堀
也堀溝寛二丈餘直流弄曲夫四点過十里至
揚州安貫亭來迎管內僧正傳教賜紫惠禮管
內副僧正壽寧寺住持講經臨壇賜紫惟雅
管內僧正傳教賜紫　惠禮
右　惠礼　謹祇候
起居
三藏大師伏取

慈旨
牒件狀如前謹牒
熙寧五年九月日管內僧正傳教賜紫惠礼
管內副僧正壽寧寺住持講經臨壇賜紫惟雅
右惟雅　謹祇候
起居
三藏大師伏取
慈旨
牒件狀如前謹牒
熙寧五年九月　日管內副僧正壽寧寺住

フト本史　二十四　自叢書

持講經臨壇賜紫惟雅
僧判官壽寧寺講經臨壇賜紫通演同寺賜紫
五人知支一人建隆寺了素住石塔慧照寺法
實石塔寺賜紫守詢首注進僧都住寺也龍興
寺秋之首鑒真和尚住寺也開元寺賜紫一人
知支一人雍熙禪院智潤興教禪院賜紫文清
住持僧子等合十七人出文狀予從船下陸入
亭面謁礼謝了從州送酒八瓶兵士五人可召
仕人者留一人仕之四人返遣了未三点出船
終夜牽船丑眠過一百五里至新湖口宿楊府

南北十一里東西七里周卅里築城七時―
従潤州府至揚州府四十五里

揚州使酒庫
奉　指揮送
日本僧酒如渡
百陶酒玖勝計参小瓶到折食
百陶酒壹肆伍勝小位小瓶折路食
右具如件
九月　日勾當人李　質　等

二十五

虵

監
十四日戊午天晴卯時出船辰時至邵伯鎮止船
従船前（不明）捧幡去廟羅伎楽数十人渡辺祭神人
云々未時閑水門二所了次閑一門出船―子
時過六十里至高郵県大県也北去楚州宝應
県堺五十五里南去江陵県卅三里揚州有六
県江陽県天長県六合県高郵県海陵県揚子
県也揚州去東京一千五百里而行千四百五
十里有台州七時―

死人葬
十五日己未天晴卯二点閑水門廓入県見死人
葬船人々皆以白埋最頭女人三人歩胸啼泣
至県官舎前止船午時出船得順風飛帆子時
至楚州宝應県管内僧行賀福停船七時―
今日行五十五里

入楚州
十六日庚申天晴巳時出船過十里至黄浦鎮駐
船同二点出船順風上帆戌時過八十里至楚
州城門宿七時―従揚州城至于楚州城
三百十里云々
十七日辛酉天晴辰時見鸚鵡大如鳩尾長一尺

二十六

嘴赤足背毛青処々有白班紫毛処々交入籠
置船又鹿如日本鹿与羊置船飼人見荘家以

驢馬引臼
驢馬二疋覆自口懸麦料石臼独廻，牽無人副
巳時出船回州城至閘頭築城南北九里三百
歩云々至于泗州二百十里巳時過十里至閘
頭依潮乾不閑水閘申時登州秀才与陳詠与
来相人由告之同令今数年吾可保八十余年
者戌時依潮生閑水閘先入船百余艘其間経
一時亥時出船依不閑第二水門船在門内宿
七時―

十八日壬戌天晴頤〇終日在閘頭市前戌時開
水閘船即得順風上帆爭牽綱手寅一点過六
十里至楚州淮陰縣新開駐船七時｜｜｜經
四巻｜
十九日癸亥雨下卯三點出船過六十里中三点
至閘頭石梁鎮内也戌時開閘出船至淮時口
宿七時｜
廿日甲子雨下寅時出船入淮河牽船未二点至、
盱船　縣貴山寺塔十五重如閣頂見羅漢井
寺、名先福寺昔五百羅漢見住処也爭知緇州

二十七　自養齋藏

大師行状須風上帆戌時過八十里至泗州東
淮頭停船七時｜｜｜
廿一日乙丑天晴卯時以小船令牽船同二点入
小河〻口南北有二階閣内立八角大石刻用
經頟名度人經依遠不見何經淮河有浮船〻
脚有六十余艘從河口過二里至州前停船午
二点知府送酒三瓶与使錢三十文同四点故
徒行参普照王寺先拜僧伽大師真身塔西面
頟名雍煕之塔礼拜焼香八角十三重高十五
六丈許毎青黄色瓦如黄茶梡有光毎階下有

罗綱具中昼菩薩賢聖天衆像荘厳不可思議
也塔内荘厳中心造銀宝殿在黄金宝座向西
大師坐後有二尺鏡前有脱足左有銀大水瓶
二口高二尺五寸許左右有一僧像宝殿以七
宝荘厳無種〻瓔珞玉幡前有黄金宝殿上下
皆金長八尺横四尺柱等皆金也塔内四角大
柱以黄金巻柱梁柱貫皆以金造之柱上有半
出菩薩形皆金色内有連子毎頭有天象形左
右有竜形内四面懸綾羅天蓋幡等無隙以瑠
璃敷地有三重連子内前黄金宝殿坦上七宝

二十八　自養齋藏

花香燈供具〻足造置多以金造四面各有黄
金灯炉二高二尺次四面各五間毎間中八尺
次六尺黄金板以黄金造半出金卜佛各廿躰
許生仏前中門頟普照明覚大師連子上有銭
羅綱北一間有入宝物小門大方一丈許頟名
枚拖刹有階人登階入宝物有七宝篇外間四
面懸天蓋幡无隙佛面外二柱以銀并覆口経
二尺圍有連子高六尺許護銀箋也四面上長
押懸綾羅皆縫物大師変相也餘柱皆朱色也
仏面立床子上置灯炉三口〻廣二尺四面地

數黒石皆有光階下四尺四面立並女人誦經
各取花具外通路男女不知數階下四面皆立
床子有香灯具次佛面礼殿三間別搮黄瓦葺
宝殿之内立床子造供具不可思議也階柱上
有黄金師子懸大七宝蓋種〻幡具懸之有四
有七宝七重小塔高六尺許有緋瑠璃師子懸大
七宝蓋種〻幡具懸之有四面廊四方各一町方
〻五十間許西北二面壁畫大師卅二变相來、
廊前有小殿造居等身真寂大師影僧伽大
師今兄也容顏甚妙也有種〻眷属塔其方有

二階閣内立石大鐘從閣鹿出遊有一男細子
也件男所飼鹿也塔前庭有鶴一双遊塔四面
庭地或敷碧瓦或敷黄瓦有光文奇妙辺塔後、
廊外有講堂有大師影安中心莊嚴甚妙也造、
小宝殿垂綫羅帳左有僧形寺主未向茶次入
僧堂百五十人休息坐各有衣鉢或臥或坐或
昼法門或讀經次出北廊礼彫石法花十二間
内立石卅二枚廣三尺高五尺刻昼經一部七
巻廿八品石色青色刻文内入牛粉仏一字題
名以來入講堂点茶之次以通事陳詠問寺主

泗州大師入滅經幾年入滅月日何答經多年
無知人云〻予乞硯筆書之中宗孝和皇帝
景雲元年三月二日入滅至今年三百六十三
年者寺主見称知也頗前後相違次礼寂北乾
明禅院寺主出來点茶次塔西有大仏殿丈六
釈迦弥陀弥勒皆有脇仕二天等囲繞二階大
殿也仏面戸左脇丞天親菩薩像右手當齋執
花一莖左手當肩掌持緋瑠璃器盛花三枝内
外映徹頭冠花瓔如常有脇有文殊像手取如
意普賢像左手捧花臺上有経未曾見様也造

紙経也化菩薩如常西壁外西有三藏影各長
六尺許羅什右手執如意左手垂膝曇無讖左
手當胸捧龍入瑠璃壺内外映徹右手垂膝仏圖
澄左手當肩掌向外現山海右手垂膝恵遠左
右手垂下生通生右手當胸執行扶左手垂膝
東壁東面摩騰右手當肩執紂左手垂膝竺法
蘭左右合掌當胸前以右左大指撗取塵尾僧
會姓康氏即康居国大巫相長者棄俗入通神
儀則正逝化為任右手捧瑠璃瓶當乳左手執
瓶上從瓶放光二尺許如日本開扇三人皆着

跦鞋玄奘左手抗經當胸右手當胸小指頭相
捻次窺基字洪通右手执念珠垂前以左手把
右手腕二人着花鞋鼻如花大仏殿前有花薗
立石植種々花草并十樹花西有經藏四重閣
也内造宝殿納銀色一切經無帙只綾羅裹之
開大集經一帙奉礼見了燒香供粮人々多々
也東有鐘楼四重閣上階有鐘下階内有等身
尺迦像仏前有地藏菩薩像十王囲繞左右壁
辺坐三尺十六羅漢仏後有九子母九子囲繞
皆着色々現衣四面廻廊一町計仏後有四重

三十一
自養齋藏

塔影現板

次閣石宝岩之閣丈六尺迦像坐三面有五百
羅漢等身像上階白衣觀音有五人脇仕登上
階々高殆及一町於像見四方在掌中塔九重
葺黄光瓦如茶碗作瓦也大仏殿上階黄瓦階
下碧色光瓦如紺瑠璃鐘楼經藏上二階黄瓦
下二階碧色瓦見了入内坤角有二穴大如一
寸計隔子閉之以白板長二尺又廣一寸計去
穴二尺計向穴板現塔影随穴負二塔皆逆塔
也是希有支也十三重咸移板書詩傍ち付王
敏題塔影詩変化明知普照昊蒼生愳尺昧中

扁容先塔影層々見報應須防暗遂顛退級之
間大門外廊左右置内外典籍賣買即買取法
花感應傳一帖慈氏菩薩一帖道場五方礼一
帖白衣觀音礼一帖申時还船知府送酒五瓶
送返支使者与錢卅八文路間食者家可云丁
寧七時
廿二日丙寅天晴巳時以都監轎參泗州大師院
燒香拜礼了途中千万人滿路敢無隙賣買宝
物食物如杭州市陳一廊查子持来形似木瓜
味似梨午一点見短人長三尺餘計午二点出船

大日本史
三十二
自養齋藏

過廿二里宿胡口酉一点停船灯内七里臨淮
縣同十三里也七時
廿三日丁卯天晴寅二点出船河極駛流黄濁難
飲戌時過五十五里至下易縣宿終日牽船河
駛船重數非幾七時
四百廿里
廿四日戊辰天晴卯一点出船終日牽船戌時過
八十里至有偶駅宿七時
廿五日己巳天晴寅一点出船辰時見青陽駅館
舍等家廣大也同二点梢工屑福持来醬一坏

薑一坏蘿蔔一坏捎亠者日本挑取也申時崇
班来向船点茶戌時過四十里至通海鎮停船
宿七畈——
廿六日庚午天晴寅二点出船申二点過三十八
里到宿州虹縣有大橋即出船戌畈過七里至
店家前為駐船宿七畈——
廿七日辛未天晴寅四点出船卯三点得順風飛
帆終日馳船酉四点過七十三里至夾頭縣大
橋下宿七時——
廿八日壬申天晴卯一点出船終日牽船亥時過

四十五里至静安鎮宿七畈——　經四五六
七巻——
廿九日癸酉天晴寅三点出船終日牽船戌時過
四十五里至宿州宿七畈——　經一二三丁
卅日甲戌天晴寅二点出船辰畈過十五里至州
艤舟亭知府送酒三瓶送返吏与使錢卅五文
知府并通判示送云今日可逗留欲儲齋者谷
云平可上京齋無用由也時出船過一里開知
府重送酒大一瓶糖餅五十枚有文狀送返吏
既了依同使重不可与錢

朝奉郎守大常少卿知宿州軍州事兼管内堤
堰橋道觀農使上護軍備紫元　居中一行十り
法酒三瓶
右謹専送
上伏惟
仁私俯垂
留納謹状
九月日朝奉郎守太常少卿知宿州軍州事
兼官内堤堰橋通勧農使上護軍備紫元居中一行

朝奉郎守大常少卿知宿州軍州事兼管内堤
堰橋道勧農使上護軍備紫元居中一行十り
糖油餅五十枚
法酒一餅
右謹専送
上佐候
仁私俯垂
留納謹状
九月　日朝奉郎太常少卿知宿州軍州
兼管内堤堰橋道勧農使上護軍借紫元
居中　伏一行へ

即出船戌旼過四十里至寄宅鎮宿七旼｜
十月一日己亥雨下寅三点出船辰旼志送崇班
交菓子羹了都衙兵通支計各送酒一提子糖
餅五枚小手十六人与酒二瓶糖餅八枚梢工
与酒一提子糖餅五枚十前〻州酒皆以如此
分志船〻依無暇不委記巳旼過柳子駅未四
点至柳子駅未四｜至柳子鎮有大橋申旼一
里停船宿七旼｜｜｜今日行五十里
二日丙子天晴寅三点出船終日牽船戌旼過六
十里至毫州永城縣甫城縣甫城甫亭停船従

大日本史　三十七　自養齋藏

宿州至至當縣一百五十里従縣至南京二百
里七旼｜｜｜
三日丁丑天晴辰旼出船従大船下捜船橋無柱
以大找木交上一鐵結留宿州以後皆如是未
四点過三十四里至鄗陽鎮（鄗ニ似タリ下同）去毫州一百里云〻
有大橋名鄗陽市橋過三百歩又有大橋此領毫
州鄗縣内也不停船過鎮｜戌時十六里至甫
中宿七旼｜｜｜今日行五十六里
四日戊寅天晴卯一点出船辰四点過十八里至
南京迎應亭停船有大橋辰三点出船得順風

上帆兵捜船酉時過五十二里至十八里
今日行七十七里七時｜｜｜
五日己卯天晴卯一刻出船巳時過宋州穀熟縣
官計以兵士十人送之従大橋下過行終日捜
船酉一点過七十四里至南京大橋南停船宿宋
州内有南京官名揚侍讀従南京至東京三百
二十里従鉄州至楚州八州河不流河也河
左右殖生楊柳相連従泗州至東京駛流河也
河左右殖生揄樹成林大橋上兵店家燈炉大
千万也伎樂之声遥聞之七時｜

大日本史　三十六　自養齋藏

六日庚辰天晴辰旼捜船従橋下過店家賣買不
可記盡經二里至次大橋外停船梢工宿積于
蔓取上市頭｜五十石計上｜於宿州世石計
上市之梢工房福家可云當人也時大河亭次
過六百歩過望雲亭河中有損沉船凡此河駛
河見損船及十余隻八月七日出台州府至今
日六十二ノ到着南京經千一十三州二千六
百七十五里従台州至関嶺（越州界也）二百卅里従
堺至到縣一百里（已上）乗小船従河不過一百
九十里至越州府垂大船行〻堀河過一百五

里至抗州有經二百廿里到秀州府過一百廿
五里到蘇州府過一百八十里到常州府過一
百八十里到潤州府過四十二里到揚州府過
四百廿里至宿州府過一百五十里至亳州永
城縣過二百里到着南京也從南京至東京三
百廿里從台州至東京二千九百九十五里從
揚州至東京一千六百十里也酉三刻過三十
五里至宋州葛駅停船宿七時||
七日辛巳天晴卯一点出船巳時至宋州府有九
橋河辺有寧陵縣駅即拽過一里停船秉崇班

大日本史　〇　三十七　自養齋藏

橋過一町半到象廐一屋有三頭象一屋有四
頭象先見三頭象有飼象人教象有外国僧寺
来見可拜象一象屈後二足垂頭拜跪次教可
称諾由即出氣出声|高一丈二尺計長一丈
六尺計鼻長六尺計牙長七尺曲向上以鼻巻
取葛食之|師与錢五十文了望象二ノ所|
師又乞錢五文与了拜諾同前高一丈長一丈
三尺有牙次至象三象所高長同象一象拜諾
同前与錢同前三象皆男象也至四頭屋象一
象高長同前象一象拜諾与錢同前女象也有

左牙一尺五寸計右無牙象二象元女象牙拜
諾与錢如前象三象拔象也高一丈三尺長一丈
七尺計屈四足拜諾声極高人〻大驚三声出
之与錢同前象四象壯象也与錢五文後象
師從牙登頂上挙牙令登人是希有事也高一
丈四尺計長一丈八尺計屈後二足拜諾同前
皆黒象也後二足付繩繫之知〻積置葛如山
毎日食一頭十五竹朿葛長十八尺計象元廣
南大王為戦於城所養也破廣南之後於此養
之云〻象無毛膚色如日本黒牛毛落時色鈍

大日本史　〇　三十八　自養齋藏

色也陰藏付〇茎形如馬北象乳
廿八里酉二剋至府中宿七時|||
八日壬午天晴卯一点出船過七里辰一点至東
京宋州襄邑鎬縣舟停船有大橋廣大縣也賣
買店家繁昌莊厳異佗縣崇班志送饅頭廿九
即分与一船人〻捎工水手等|同三点出船
過七十三里酉二点至府中駐船宿七時||
|今日行八十里
九日癸未天晴卯一点牽船過八里至東京汴州
雍五縣停船有大橋崇班告送云北縣有女子

暫可逗留者即女子与夫共乗馬来件賀富縣官人也共人兵士等廿余人也午一点陳都衙照寧借錢十貫依負持来返納通事陳詠十貫同返ー稍二三貫持来返ー終日在縣留宿七時ー

十日甲申天晴辰二点出船終拽船酉過八十里至東京陳留縣宿有大橋七時ーーー去洛陽城四十五里

書本云

以證恵大師手跡之本比校之ー云云

參天台五臺山記第四
大宋國凞寧五年十月十一日乙酉天晴卯一點
從東京陳留縣拽船中一点過三十八里到着
鏁頭去洛陽城七里停船使臣崇班前立使者
奏日本僧參着由我安下處待 宣旨間
宿此辰七時行法了内殿崇班來入船内數尅
慇懃取遣茶共喫仰惟觀梢工水手兵士等二
十人令喫飯了陳都衙通事梢工事梢工屑福
兵士長一人令喫酒了兵士十人逮署借錢三
百文返文書志与就了各來感謝見數百大小

船並着河左右邊梢工兵士等各來悦到着京
由出國信寺六十五日至洛城諸僧喜悦何事
如之進奉 皇帝念珠五串銀香爐等内殿崇
班見沙汰了台州奏状在色日不可奉別解文
者進上念珠香爐有不得意思輩欲因之進上
頸家法門六百餘巻目録表右状中昔天台智
者以蓮花香爐水精念珠獻 隋煬帝今日域
愚僧以紙銀香爐五種念珠進 今上聖主共
表祝延志奉祈萬歳旨奏之也
十二日丙戌天晴雖 宣旨不下且辰時拽船過

二里至開封縣水門問官前止船巳時内殿崇
班具螺來向點茶午時官人來梢工屑福賣物
取上提上如山但豆荳等貴物隱船内依日本
僧船不入見過了午時出船未尅至同縣下土
橋停船見從橋上中縣車過行雖似日本車屋
形前後左右有四柱憲蓋柱也申時拽船過三
里見麗景門七間高樓有三戸過一里至相國
寺前退安橋下停船侍中一人來船崇班來會
拜礼點茶宿船七時行法了汴河左右前宿船
不可稱計一万斛七八千斛多々莊嚴大船不

知其數兩日見過三四重着船千万也侍中用
金帯寂甚妙也黄門女聲
十三日丁亥天晴早且從大平興国寺傳法院告
送八月四日安下處 宣旨下了早可來入者
巳時向傳法院余並頼縁快宗兩供奉乘馬殘
五人步行以船兵士十四人合運云々門雜物錢
等所殘一百四十六貫運置既了依殘可多不
請取楓別杭別揚別各二百貫如案多有殘被
下八百貫 宣旨寂可云殊恩崇班為乘馬同
來小使通事同來院少卿副寺主名少卿來迎

諸僧有其數入講堂點茶四重閣也中門西僧
房為安下所三間大房也老僧并小師五人同
宿中門東一間小房安原作宇下下賴快雨供奉少卿雅
備儲齋依於船喫了不喫午時勅使侍中御藥
官名也末坐以通事種々更問答公家被下寺家
日本僧八人通事曰飡文書三枚送客省叩擦
印儀式優義也依黃門女声呂勾當僧數尅沙
汰寂丁寧也崇班告錢殘負以通事示云公家
不可被知吕任意可用者不完安下盤纏希有
事也是見闍梨官符即令出見以出見以寺賜紫

大日本史　八　三　自養齋藏

僧為　天覽書字卯匂　花押ナリ　進奏法門目錄
付侍中了數尅之間點茶三度及申剋還參內
了五ア通具皇太后宮御經見了討也委奏歎
進奉　皇帝香炉念珠等見了院大卿來馬還
房即崇班相共參向中天竺人也年五十六云
々出西天三箇年來着當朝已經二十五年名
日称三藏色黑如墨依有德行　公家為國師
并院司々々點茶還安下所有非時食飯汁塩
酷也崇班為宿直來宿別求一房宿小使還船
通事同留宿七時行法了酉時從御藥許送羊

毛疊十枚深青色長丈廣三尺五寸厚一寸依
宣旨也八人通事各一枚殘一枚典座取了一
二三
十四日戊子天晴辰一点勅使御藥來以筆言示
曰銅壇具盡功德皇后經長髮等祠部入內進
呈　以下四行唐人云也要將來者盡功德并銅壇被物色本后宮
物者經并髮闍梨牒祠部入內　進呈　者即
依負八供粮
具兩壇鈴杵五胡鈴四口塔寶三鈷独鈷鈴各
一口五胡五枚三胡五枚独胡五枚羯磨四枚

大日本史　四　自養齋藏

輪一枚撅八枚宝杵二枚縛日羅一枚閼伽器
八具五色糸二結法花曼陀羅一鋪八字文殊
曼陀羅一鋪仏眼曼陀羅一鋪梵字不動尊三
井寺慶耀供奉取之也衣座室天台大師像一
躰百光房律師希有智惠也文殊三種真言次
梵字一卷尊勝等諸真言梵字一卷慶耀供奉
送五臺山并文成尋也西天三藏見梵字等感
歎無極少卿并惠詢三藏定勝筆受等見漢字
并草案字感歎無極皆以進覽闍梨官符依召
進呈其案文云大政官牒延暦寺應補阿闍梨

傳燈大法師位成尋事　右得阿闍梨大僧
正法印大和尚位明尊今年三月十八日奏
狀偁成尋者故法印大和尚位文慶入室弟子
也即從師受学胎藏金剛兩部大法并護摩秘
法諸尊別行儀軌等重從入道兵部卿親王禀
学胎藏金剛蘇悉地參部大法護摩秘法依為
其器賜印信既畢又重從阿闍梨法橋上人位
行圓研究參部大法護摩秘法諸尊別行儀軌
等盡其深理如写瓶更從小僧禀受兩部大法
護摩秘法等修学功積顯密業成薫修練行生

霜稍尚仏法棟梁寂之法器久習一業之奥儀
顯飛詞華於清涼殿之春風深通參部之大法
即懸觀月於畢竟空之晴天加之門徒赴請之
經臺門碩学竪義者必可与阿闍梨位解文者
薦挙之處成尋旁當撰集望請天恩延暦寺公
阿闍梨釋照之闕賜官符将授傳法灌頂不勝
領国弘宗誠者正二位行権中納言兼中宮権
大夫藤原朝臣經輔宣奉　勅依請者寺宜承
和依宜行之牒到准状故牒　天喜二年十二月
廿六日　正五位下行大炊頭兼左大辨算博士

小槻宿祢孝信牒左少辨正五位下藤原朝臣
定成正文進上了皇太后宮法花經依宣旨進
上六尺髮同依宣旨進上奝然日記四巻覚大
師巡禮記三巻依　宣旨進上至巡礼記并四
云日本自来為甚不通中国入唐進奉答曰滄
波万里人皆固辞國之久絶也又被問即今国
主姓甚答曰日本无姓誰問百名由庶人不如
之又問曰日本進上官人負呼甚者多少来答
大政大臣兼関白從一位藤原某乃至參議位
階姓名依負事進了御菓子一點參内畢還房

齋種々菓菜過差也未眩見大宋皇帝御筆碑
石高二丈五三階大閣内无他仏等次見真宗
皇帝御筆碑文二三间大殿之内額名乾明之
殿无佗仏次見筆受定照大師書道德二大字
各三尺字也各書絹一鋪一字同三照定照大
師来請即隣房也行向吹茶見王羲之蘭亭書
并摸本影像等了即问當院人々名照大師書与
并近来訳經三蔵大師等名照大師大文字上
平泗州普光王寺額依勅書去年高麗國使与
大羅漢三字書満三副絹了者大卿者西天訳

経三蔵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宣大師賜紫日称
中天竺人也小卿者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同
訳経宣秘大師賜紫恵賢三蔵者詔同訳経梵
才大師賜紫恵詢訳経證義文章文恵大師賜
紫智普訳経證義西天廣梵大師賜紫天吉祥中
天竺人也譯経正梵学梵恵大師賜紫師遠訳
経正梵学廣智大師賜紫恵琢訳経筆受崇梵
大師賜紫明遠定照以上當院左街副僧録同
知教門公事訳経證義兼綴文〻鑒大師賜紫
用寧閑宝寺右街副僧録同知教門公事釈経證

義兼寺綴文澄鑒大師賜紫文素報恩寺左街講
論首座訳経澄義宣密大師賜紫顕静開宝寺左
街鑒義訳経證義慈雲大師賜紫清振聖寿院訳
経證義講経論宝恵大師賜紫可燃景徳寺訳経
證義講経論明義大師賜紫清衍景徳寺訳経證
義講経論賜紫大正報恩寺譯経等受清梵大師
賜紫智宝慈教寺訳経正梵字字梵大師賜紫恵
海大相国寺已上普見在訳席近年故者西天訳経
三蔵銀青光禄大夫試光禄卿普明慈覚伝梵
大師賜紫法護謚演教三蔵訳経三蔵朝散大

夫試光禄卿光梵大師賜紫惟浄是人江南李
王孫大聡明解王天梵語兼會経論文章謚明
教三蔵雖故人近年三蔵也仍注欲當寺三蔵
見訳文字合集得一部二十五巻未徹天吉祥
三蔵来當寺二十二年者二人典座道日光可
通此中可道承行見了日李僧會中阮後内返
給仏像道具梵字等有蔵由告送留下法華持
験日記七巻者七阮行法了戌阮實大銀器盛
菓一杯松子一杯自将来餘人料皆有侍正非
時食了得四五六

十五日己丑天晴辰點茶両堂焼香而三蔵將向
房點茶次宗大卿房具拜慮執手固辞將入房
中點茶湯次参小卿房三拜少卿倶時三拜点
茶七人皆参至十五日朔日定礼法者大小卿
共還時遠出送已阮小卿三蔵二人来坐点茶
了午阮三蔵来諸而向房合見皇帝問日本風
俗答学文武之通以唐朝為基一問京内里数
多少答九條三十八里也以四里為一條三十
六里一條北邊二里一問京内人屋数多少答
二十万家西京南京不知定数多之也一問人

戶多少答不知幾億万一問本國四至至北界答東西七千七百里南北五千里一問國郡邑多少答州六十八郡有九百八十一問本國王甚呼答或稱皇帝或号聖主一問有百姓号答有百姓号以藤原平源橘等為高姓其餘百姓不遑委記一問本國相去明州至近因何不通中國答本国相去明州海沿之間不知幾里数或曰七千餘里或曰五千里波高無泊難通中國一問本国貴官有是何名目答大政大臣一人左大臣一人右大臣一人內大臣一人大納

言四人中納言六人参議八人是名上卿一問本國世系〔三藏云神代人代名七系〕答本國世系神代七代第一國常立尊第二伊弉諾伊弉冊尊第三大日靈貴亦名天照天神日天子始生為帝王後登高天照天下故名大日本國第四正勝尊第五彥尊治三十万八千五百四十二年前王太子已旹第六彥火出見尊前王第二子也治六十三万七千八百九十二年第七彥　尊治八十三万六千四十二年次人代第一神武天皇治八十七年前王第四子也第七十一代今上國

主皆承神氏一問本国四時寒暑与中國同不同答本國四時寒暑与中國同一問自明州至日本國先到何國郡去國王所都近遠答自明州至日本太宰府筑前國博多津從津去國王所都二千七百里一問本國要用漢地是何物貨答日本要用漢地香藥茶垸錦蘇芳等也一問本國有是何禽獸答本国無師子象虎羊孔雀鸚鵡等餘類皆有一問本国　王姓氏答本国王無姓一問本國去毛國近遠答曰去毛國近遠不知未時御藥案預院書生令清書来曰

可進奉由示了唐朝郡即州名邑即縣名村即鄉名也答郡有九百八十以為小州名是為本國宗善日本郡唐朝名縣也中既院書生来清書文粤取晏名即如了其清書文曰日本國大雲寺主阿闍梨傳燈大法師位成尋今供本國支件如後〔問答住單〕如前右謹具如前謹錄狀
上
牒件狀如前謹牒年月日本国大雲寺主阿闍梨燈傳云同二點從幾才三藏房有請即行向点茶菓廿種以銀器備之喫了七時　一一二

十六日庚寅巳時齋間定照大師手自捧珍菓二
坏來次自諸人料次飲一坏汁一坏手侍來家
可云慇懃之午時持向將來目録令看点茶來
時御藥來坐沙汰問答文字持參既（一作覩）了崇班來
坐點茶了院書生与三百文了感喜不少通事
与九文了戌時文殊供小卿并三藏來坐聞之
壇可送由約了七時　—　了參向文惠大師房
點茶了三四
十七日辛卯辰時小卿并三藏及照大師令持法
花法壇來於房林邊洗沙汰即運入五之莊嚴

畢三藏來燒香礼拜以薫陸香數日料志与了
三藏歸房後送書狀曰御藥指揮令問阿闍梨
或恐弟子等寒冷各要置買衣被及諸般物色
等但請通令支彼中見在錢收置錦綃等用請
知之已上消息也大略依聖旨示及耳巳時以
官人令時絹十五疋紬十疋送出錢三十九貫
八百五十文置了三藏送練物家了午時客省
官人承聖旨來問何日欲朝見者答不日朝見
欲參五臺山者官人云然者集中文可進上者
即造奏狀案頌書生了當寺文惠大師訳經證

義議者來向通内外学人由三藏以筆言示之
戌時文殊供時院人々多以來策聞七時行法
了五六七卷
十八日壬辰天晴辰一點院書生申文案文持來
自書可進上者自書与了案曰日本國大雲寺
主阿闍梨傳燈大法師位成尋右成尋昨於台
州天台国清寺燒香奉聖旨成尋等八人并通事
客人陳詠令台州差使臣一名暫引伴成尋等
赴闕令於傳法院安下准台州差得替都監鄭
珉引伴成尋等八人并客人陳詠已於今日十

三傳法院安下成尋等乞引見謹具狀申聞伏
乞指揮謹録狀上牒件狀如前謹牒年月日牒
傳法院牒客省像日本国大雲寺主阿闍梨位
賜紫成尋狀昨於台州天台国清寺燒香奉聖
旨乃至旨引見者牒具如前事須牒客省請照
會施行謹牒年月日入内侍省東頭供奉官向
當御藥院傳法院李巳時齋間典座可道送珍
三種照大師送汁并菓五謹　午時景德寺右
街僧録澄鑒大師法瑩同寺尼街副僧録同管
句教門公事訳經證義兼綴文々鑒大師用寧

開寶寺尼街僧録知教門公事神恵大師方諗
（今日出箭頭寺殿直官不安如品乞為僧人也）賜紫大師三人来坐講
堂為見日本僧即於宗會依梵才三藏命令見
梵字不動梵字文殊真言一巻尊勝真言一巻
皆以感觀梵漢両字共以称美慶耀供奉震旦
振名了梵字不動并独胡始自僧録七師ゝゝ
捧頂觀念次皆入成尋房見法花壇場伏地三
度礼拜諸大師供時拜了臨坦委見道具随喜
讃嘆退出乗馬之處院諸僧共出送之大卿小
卿出去間不出會中畋院書生三人来依稱有

例給名与一貫錢了綿紋小衣依無錢不貫由
通事愁歎仍与錢一貫畢七時行法了経一二
十九日（癸巳）天晴已畋齋普正大師義物菓五種
手自持来居床食畢大師奏一杯菓三種送之
今才三藏次六十貫錢温室一万入并有齋諸
寺諸院大師向温室之次終日連〻来見拜法
花坦場賜紫大師等名字不遑委記未畋行向
文恵大師房年六十三者自畫影像注名并自
身無常由詩請房有茶湯退帰之處送来数枝
之後又自持夫白衣觀音像一鋪即懸壁上返

帰了酉尅廣文大師来坐點茶伏地拜法花坦
場三度了院書士一艏来告院牒并奏状下客
省了三人共向濃省司了着密〻乞錢二貫即
与了從浴室頓雖有請使朝見以前有不他行
説仍不向浴室七時行法了雖有行向西天三
藏房同梵語志以二万貫錢他處被造木谿间
比両三日不帰院房依之不遂本意從三四五
廿日（甲午）天晴已畋齋從文恵大師房送羹一杯
弥菓二杯皆用銀器諸僧料同送之照大師送
羹一杯崇斑来向令喫茶了齋後照大師来請

即行向點茶温州鴈蕩山僧二人来會午時文
恵大師随身銀器茶器銀花盤奉向諸僧皆喫
茶宸可云慇懃人之錦一百五両持来直錢八
貫四百文下了温州僧并照大師来伏地礼拜
法花壇并顕密法门等各三度行向梵才三藏
房阿弥陀大咒句義了者了可返者當院本名
譯経院今名傳法院見僧住五十人行者七千
人皇帝偏毎日齋料夏冬衣服炭油等宛行他
寺更不然云〻申畋梵才三藏以阿弥陀句義自
来向文恵大師次来借了酉畋自持来返両人

共隨喜感觀戌時院死自未告二十二日朝見
由七時行法了經六七
廿一日乙天晴午時院司家主持未院牒云傳
法院准客省牒已定今日二十二日今日本國
僧成尋等八人并通事陳詠朝見所有名下進
奉物也色被遂一閑坐希公文廻子等者右劄
付僧成尋等并通事陳詠仰於今月二十二日
絶早赴東華門并進奉物色祇候朝見即不得
主望日乱有唐突夾帶將入文字入内仍具諸
實知委子狀申上不得有違熈寧月日次作請

文業持未日本国大雲寺主阿闍梨傳燈大法
師位成尋准監使公文准客省牒已定今日二
十二日今日本聖僧成尋等八人并通事陳詠
朝見所有名下進奉物色請遂一閑坐廻示劄
仰今月二十二日絶早赴東花门并進奉物名
祇候朝見即不得至日乱有唐突夾帶將入文
宗入内具知委文狀申上者右具如前成尋等
委依准前項指揮知委諸謹具狀申　聞謹録
狀上
牒件狀如前謹牒

熈寧五年十月　日通事陳詠牒
沙彌長命僧善久僧心賢僧惟觀惟僧聖秀僧
賴縁阿闍梨傳燈大法師位成尋未時文惠大
師未借輔
國中有一傳法蕊蔔曰明教大師賜紫契嵩大
通用外教兼戒行精潔賦生清高撰此輔教論
三策大體護持三宝勸修十善勉其朝貫帰奉
像教今年六十四歲遷化荼毗之後耳根不壞
舌根不壞男根不壞持課德子數珠不壞并舍
利等今已建率觀波華之今有輔教三策奉呈

日本阿闍梨幸聖隨喜看閲一番訳經證義文
惠大師　智普和南
傳法院准客省閤子准閤门奏劄子閤门檢會
儀制應每有海外進奉蛮子番客等朝見具劄
子与朝見目問奏進奉人姓名已下着所賜衣
及賜酒食後依例於崇政殿報無公吏前再拜
出如散文物及酒食未了皇帝崇政殿已起次
日引出引當殿唱賜酒食唱拜再拜隨拜萬歲
唱各祇候酒食畢唱拜再拜隨拜萬歲唱各祇
候出

煕寧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延和殿進呈奉
聖旨依李征進奉人例後殿引見門賜齋食差
閤門祇候伴候列請告報管勾日本国進奉人
所詳前項聖旨指揮施行右閑送傳法院詳閤
関子内事理施行
右劄子付日本国僧成尋等并通事陳詠御依
客有関子内事理具知委子状連申不得有違
　年月日有判客省官人来与文状
客省檢會番夷朝貢條貫内一項進奉人〻皇
城並令訣語官預先行告報不得將帶頭及壊

授文字者
右劄送引伴日本国僧通事陳詠作依此造亦
日本国僧成尋等八人朝見不得將帶頭及并
壊授文字入皇城各具知委文状連申
　煕寧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在判
七時行法了經一二三
廿二日丙申天晴寅時行法二時了卯一點借馬
九疋并通事林内先入一大門至廊下馬有安
下所懸幕暫送留客省官人引入第二門間乗
馬人數百入門昇殿拜礼之人等也次入第三

大門經數里入東花門南廊安下懸幕簾立倚
子且備饗膳間數千人来見辰二點客省官入
二人来教立御前呼萬歲作法辰三點以客省
官人并通事爲前立入第四門漸出庭見拜人
二人并舞例三拜次三拜次三拜東方一人進
出引聲呼随其谷三拜也共着赤衫諸列通判
欣　聖主居遠和之殿北面後左右數百人並
立其中有員胡録人數十人聖主坐録何子曰
銀床着赤衫日本一服庭中立并人數百人左
右以御前爲上列之次僧等出庭中向南對御

立以西爲上並立八人次有一人引聲出引見
次通事進出敬屈呼聖躬万寶次諸僧低頭呼
万〻歳次引聲云賜倒物次從四方經僧前搭
渡東方賜衣絹等即諸僧呼如前次引色講却
祇候諸僧呼如前次勅使御薬從御前仰集諸
寺可燒香　宣旨他勅使從　御前来仰可参
五臺山了即退出畢至安下所吹齋種〻珍菓
菓飯不可記盡勅使上卿一人来對坐同喫齋
畢如本出二門乗馬帰本院見市頭賣買金銀
珍寶不可記盡東府西府谷數里大殿廻廊見

過了即車入賜物送来傳法院物數在請文日
本大雲寺主阿闍梨傳燈大法師位成尋等准
祇候庫賜到下項對見分物金羅紫衣一副三
件金羅裲僧衣七副各三件白絹定一百六十
疋右具如前交領到前項並疋如後異同耳受
重罪不詞牒件狀如前謹牒年月日牒馬人々
与錢九百文了各百文有之未時院書生三人
持来　宣旨　面奉
聖旨已差使臣令引日本國僧成尋等八人并
惠詢白今月二十三日後赴下項去處燒香

大相國寺　大平興国寺　啓聖禪院　顯聖
寺　感慈塔　開寶寺　福聖院
右劄送
同譯經惠詢并日本國僧成尋等諸客依前項
聖旨指揮　年月日
入内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句當御藥院傳法
院李舜奉在判於御前賜紫袈裟衫衣裙為成
尋過分也延久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於日本備
中國新山夢於大内賜比申袈裟覺後即思於
大唐国賜紫衣相也今如㝡年夢　七人

皆請色袈裟裳八人同八丈美廣絹二十疋也
通事錢三貫文也諸人同心各二疋絹与通事
了合十六疋也中間僧二人下法師二人被朝
見是希有也各充賜廿疋并裳束已以成冨人
了豈異騣尾蝿手中既従梵才三藏房有請即
行向以銀器盛珎菓十抔饗有少飲従公家賜
羊毛疊十六枚諸僧各二廣四尺長七尺八枚
以紫染旨染絹裹之究如食賜青染絹帳八帖
四重隔帳蓋莊嚴戸外三間同引帳結店已了
与使四百文錢了院諸僧来随喜朝見三藏云

従西天三藏二人去年来不朝見参五臺山了
汝於　王者有緣也者成既三藏送諸僧茶菓
七時行法了經并四了容省官人一人来予絹
二尺了八人各出疋也
廿三日丁酉天晴卯一点使臣入内々侍省内侍
殿供奉官来即出講堂少卿并三藏来會点茶
容貌優美年可廿五六即借馬九疋出立先従
行向大平興國寺廣大伽藍也参大佛殿寺諸
僧来向中尊六尺迦西弥陀東弥勒點茶之後
出東大门衆馬行六里到啓聖禪院大门諸僧

來向從西腋門入先於大門内點茶引幕張帳
立倚子次礼大佛殿丈六弥勒爲中尊左右弥
陀千百億釈迦荘嚴甚妙次礼盧舍那大殿燒
香先新誓　聖主萬歲万々歲有維那弁金高
聲唱依次礼東大殿燒香尺迦像次礼西大殿
金字一切經荘嚴不可思議東西南北壁邊有
墨字一切經二部毎間經上造樓閣一間三字
其下棚置經次礼泗州大師堂廻見寢殿毎一
間三人宿造有厨子三皆有閑鎰十一間殿也
次見食堂見住僧百五十人云々次礼仏牙堂

勅使自開封有勅封簡之内有七宝塔高八尺
許塔内有純金樓閣々々内有純金筥方一尺計
以錦綾色々縫物綃等十重褁之筥内有純金
小厨子云々以赤錦三重褁之四向立白瑠璃
内見織銀蓮花座上置佛牙長一寸三分廣六
分厚四分云々今礼拜燒香淚下數行始自使
臣諸僧百餘人皆置頂礼了次見国王燒香大
侍殿次着齋座皇帝勅賜齋備百菜飾膳不可
記書使臣三藏成尋寺司四人一處喫隔幕七
人仰并通事監寺賜紫一處喫々了出院向大

相國寺經八里到寺大門四重閣也從腋門入
於大門内点茶先礼弥勒大殿六丈仏也從腋
門西弥陀東千百億尺迦荘嚴大石高七尺計
四面廊各二百間計次登大殿高閣上礼五百
羅漢金色等身像中尊釈迦等身像燒香了西
樓上有普賢像白象眷屬皆具足次礼仏牙堂
使臣開勅封各法花之院四面廊外西方也中
有七宝殿々内有高臺々上純金宝殿高二尺
廣二尺五寸宝殿之内有純金宝閣高二尺八
寸廣二尺三寸閣内有純金筥廣一尺高一尺

作法如前厨子有勅封二先帝今上封敕不開
見徹瑠璃佛牙放光希有之不可思議感淚無
極牙堂外前有人尺迦像登樓上礼五百羅漢
皆金色也見京内如掌廣大不可思議識見
聖主燒香斜瑠璃大殿遙有光明件兩院青瑠
璃瓦大殿有五數申尅還院了使臣參内了来
早旦來院了參殘兩院者酉時使臣送使云明
日上賜官馬九疋私不可借馬宜旨下了者借
思之希有輒恩也更非一世事欲使与一百五
十錢了同二點三藏來坐勅馬事感歡無極次

惠大師来坐随喜讃歎今日借馬九疋与錢一
貫五百文了七時行法了經五巻七人僧並通
事与綿十両練絹一疋半了
廿四日戊辰卯一点三藏中门張引幕立侍子待
侍中成尋出参共待三藏点茶同二点中使侍
中来坐待官馬至辰二点未見之曰之私借馬
出院許也官馬待将還欲過數里見皇城南门
宣德之门七間门楼门也左右有二楼各重〻
五尺計高額下内面左右楼廊造双外面有左
右會如日本朱雀门是南面東第一门也東隔

三百步有左掖门人從此出入五間大门楼也
漸過巽角有大楼無门戸下一丈五尺重瓦上
造楼也次向北行見東華门東西南第一门大
楼门七間有三门戸外面左右有十餘間舎官
人進居　朝見之日寂初入门也漸〻向東门
經數里次到福聖禅院先入奥着僧室傍造岩
堀諸僧入坐喫茶次入食坐侍中二藏成尋三
人同坐食當寺主人私房了饗膳盡善窮美
皇帝勅賜齋也点座時侍中問飽否廿僧答飽
満侍中感次大佛殿礼丈六金銅釈迦像形貌

美也脇仕二菩薩十大弟子四天王皆以甚妙
也大宋皇帝建立也内天井皆宝殿也荘厳不
可記盡次礼東堂泗州大師像中坐四面有一
切經荘厳不可思議次南礼弥勒堂丈六像次
西方礼使藏中心宝殿有銀泥一切經先見成
實論宝殿轉輪合見之四面厨子上有四重小
閣四面壁邊有墨字一切經二部上皆造四重
宝一間有三小閤不可記盡次礼盧遮那堂四
面有三千金銀仏像長一尺座光皆金銀也大
宋文宗皇帝建立次羅漢殿中有一間小殿内

納舎利左造三百一十尺塔納舎利為天火被
焼今造寂殿宿置也前有等釈迦東弥勒西泗
州大師立像着衫裙袈裟後所供養也西別座
羅漢十六羅漢五百羅漢二又像也次登閣上
五丈計見西京内縣大絹天蓋幡無佛像七間
五重大閣也次出院向開宝寺見皇城门東第二
门名景龍门第二名天陽门重〻楼门也小楼寺
皆如東南门從此向北經數里到開宝寺寺次
額名勅壽禅院塔額名感慈塔入塔燒香礼拜
先祈　聖主次祈乞心願泗州大師真身塔內

遠原作逺

所也莊嚴非眼所及次七宝莊之柱造佉立
鏡居菩薩聖主壁皆如山此九重塔有別塔階
心柱二百二十六尺登塔階之中慇懃勧進欲
九重之内皆如高一堂造立三千仏侍中云若
欲登参五臺必可究登九重者登礼了登第十
四階見四方如掌次下了流汗辛苦次見羅漢
堂造大等身十六五百羅漢寂以甚妙退出之
間侍中告云可進感悦遠者以三蔵令書案文
以寺張書僧令清書進表已了
申時還間見皇城西門名圖門北第一門也入

門向南行二町許有第二門名且秋門高楼如
前今日廻皇城四面大略八町計如日本皇城
同二点着不洗了九重廿一大塔上下之間心
力俱屈寂以難堪自非勅宣敢無登人每重有
勅宣制止之札文曰奉聖旨曰僧俗秀[本ノママ]乱不可
登塔上若要登者寺具経名　進奏表　聖旨
可令上者酉尅輩方三蔵以筆示曰大唐特尼
中使相伴焼香與礼寂厚也未曾有事也者院
司家[院書生者名司家文名職掌]来呈参五臺容省牒容者
牒　傳法院[曹在卿樂名]

熙寧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入内内侍省承
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李舜挙傳
宣容省日本国僧成尋等令赴五臺山焼
香
[此一行重複カ原如此]宣容省日本國僧成尋等令赴五臺山焼香
尋於延和殿覆
奉奏
聖旨依奏者
牒具如前事須牒
傳法院諸詳前項

聖旨指揮施行者謹牒
熙寧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牒
権樞密副承旨西上閤門副使権同官内客者
四方館公事大点醒衆観公事張左判東上閤
門使管勾者四方館公事勾當御前忠佐單頭
引見司秋[判在]司家三人乞銭各二貫先例参臺
人皆銭与司家者与銭者答法問三蔵可随被
指揮者七時行法経第六巻
廿五日[己]辰天晴巳時勾當可人道通平甚煎物
一杯廣智大師送汁諸僧料皆具子時照大師

來請点茶未時撰出大日経義釈廿巻金剛頂経
疏七巻蘇悉地経疏七巻最勝王経文句十巻
法花論記十巻安養集十巻以上六十四巻将
向三藏計（許ｶ）借預已了
奏聞公家可写留當院由示了知證大師傳一
巻借献已了行向文恵大師房返補教編三巻
日来朝見諸寺院焼香相續无暇今遊臺日迫
忩劇天極五臺還来之時可借看由聞達了借
献往生要集三帖了為令知源信僧都業自持
向源信僧都行状一巻唐務州七仏道場行辿和

請納往生要集返事一通日本諸儒参源信
僧都房作詩一巻於文恵大師房南在三藏房
者即向三藏房二人共見威可写留谷示之始
自国倩寺諸州諸寺往生要集不流布由聞之
大略務州諸（請ｶ）納不流布欲於日本所聞全从相
返以筆言問三藏云司家来乞銭三人各二貫
者而前日綃六疋三人各二銭五貫上臈一人
三貫次二人各壹貫今従客者送遊臺牒重所
乞无理三藏答曰前綃銭已多〻不可与者即
由前司家了可主大食欲者之酉時照大師舎

弟賜紫僧恵褱来拜答ヶ照大師曰普安禪院
住僧在城西寺也者七時了経弟七
廿六日庚子天晴辰一点向太平興国寺浴院沐
浴僧俗数百人集浴室内晴遅不見形午時文
恵大師来返往生要集状云往生要集已略覧
之甚妙観者憕必已勝敬也却亦之近晩請
訪支喫少菓子者来時慈濟大師来借阿弥陀
大呪句義了同二点文恵大師来請即相共而
向房以銀器盛珍菓八種并羨菓五種饗羹五
度茶飲五杯銀小器也同四点還房申時遊臺

使臣来
勅宣文家有盛随身還去以後日可盡来月一
日可共去由約了出文字如後三藏共出向点
茶
鐸謹惟
謁
大師
十月　日　右班殿直新授官伴劉鐸
酉一点慈濟大師来返阿弥陀大呪句義与
頌一紙如後

伏蒙
日本闍梨見示
弥陀大咒記謹回
納目書拙頌奉
謝狀惟
法慈女賜
采覧
譯經詮義慈濟大師　智敬上　ヲ二可有カ
弥陀密咒不思議具足十種甘露味
大士能持此法門縱横演出爲編紀五於（原作故）女歲
多誦持覧茲語句增妙利願今以此編流通同
入文殊根本智
成時三藏切請即行向与詩二通如後依紙長
不續在別大惠大師和在別進丸大臣殿了於
三藏房數対問答有珍菓五種皆用銀器問曰
日本興詩否答曰日本道俗以詩爲興宴基至
小僧啓白本尊永絶作詩但見感不女退出了
七時法了經
第八
廿七日辛丑天晴辰一点梵才三藏文惠大師共

入南隣七宝院礼七宝無價塔高二丈造立二十
重閣内銭右王所造九重毎重造佛菩薩羅漢
塔右在文殊普賢乘獅子象雲上造立雲高大
尺計造立一百年東塔前坐梁朝志公和尚等
身像瘦黑比丘形着見紫袈裟衫裙挙袖見手
骨露現瘦礼拜燒香巳時照大師来請有一
郎中望相見者即向大常博士列鋳拜覲了照
大師点茶次廣智大師自茶持来令喫了同二
点　御藥来坐被示曰歳寒比難堪春間可赴
五臺者答云小師通事欲早帰日本依之今年
早々参者通事相云由中文与御藥了文曰日
本國具位名等　今月廿六日
聖恩特差使臣引押成尋等往五臺山巡礼
聖境伏緣成尋等乍到大國言語不通今欲
乞將同来通事人陳詠往被　貴使於事伏
乞監使御藥採狀敷
奏謹録狀上
牒件狀如前謹牒　年月日　具位名牒
遊臺使召来爲書中文等乞銭一貫即与了三
藏点茶通事毛衣毛頸巾毛袋（原作手、恐脫之字）毛襪等直銭五

貫与了御藥早可赴五臺仰通事了通事買老
僧料毛頭巾毛沓草手袋三種持来直一貫五
十文与了七時行法了経第三
廿八日壬寅天晴巳時三藏送羹八杯菜八杯菓
最美也諸人悦以喫食午時買兩衣二領兩裙
二裙錢直三貫四百文一具一貫七百一具一貫七百老僧并
頼縁供奉料錢六人分以絹一疋半貫之成眨
司家永和来乞錢密与一貫了七時行法了経
第三
廿九日癸卯天晴辰時　勅使侍中来為　御覧



召日本裝束即進　覧納袈裟横皮襪巾一具
薄物三重繁文綾檜皮色袍堅文織物綾表袴至
于裙者依与一般不進覧指貫合袴綿袴一襲
入日本紫繁文綾袋使人令持官人参内々許
曰三藏来見此次日告諸寺燒香使臣侍中昨
日御藥来見依両人侍中奏随負所召也皆以
鮮浄毛以之為悦也午時返予具鞍九具来三
藏定五十四貫買来時遊臺使臣来沿海盤經
宜旨十低州縣傳馬宜旨一紙具縣兵士宜旨
一紙皆以丁寧　勅宜也　朝恩原作臣不可思議感

涙難禁以後日可注取侍臣持還了与三百文
錢了雖專輙依三藏定也申時裝束依負返賜
同二點参王卿房以珎菓茶藥補桃酒饗食其
中有金橘大如棗色似金肉實如小耳子皮似
耳子得八菓將来与小師等八人了出自温州
無他州至燒向廣智大師房有茶藥二九成魁
七人讀經修智證大師遠忌七時行法了経四
巻慈濟大師送文在後
　蠟燭壹對獻上
　闍梨臺山供養



菩薩幸
　留納　慈濟大師　　　智敬
今見夢記延久元年同十月七日夜夢在旅路
帝王召御藥賜粮由云云中心思之五臺修行
成就相也者今日見沿路粮料　宣旨箭契昔
夢
卅日乙巳天晴辰時以通事陳詠并惟觀為使志
送三藏沙金三两闰布一端依方支沙汰丁寧
也両度返送第三度予納了同二點馬二疋買
一疋直十貫一疋直八貫税錢八百十五文合

廿貫也官中判父到来午時羅漢供講堂荘
厳張帳幕懸縫物十六羅漢泗州大師一鋪各
金二尺高四尺前居金銀作双供花等次前立
金色伎楽菩薩廿躰高二尺次前供百味膳即
焼香供養赤鈸四口小鼓一口鏡一口法螺一
口讃声満院内次廻諸堂焼香讃嘆次向諸房
持仏先向少卿房出仏布施絹次三蔵房出銭
一貫次参地主護法次向崇梵大師房絹一疋次
広智大師房絹一疋次照大師房絹一疋次有
関鎌房頻押扣咲過了次成尋房出絹二疋少

卿三蔵等切返一疋了次文恵大師房絹一疋
次慈済大師房絹一疋次還本堂了未時三蔵
送頭巾龍脳香四両乳口絹三種物文恵大師
自持来茶一斤銘曰廬山第一等茶奉送日本
闍梨供養訳館比丘智普封上曼殊師利菩薩
同結勝縁者戌時従三蔵房送珍菓八種神挑
酒一瓶子諸僧各別皆有今朝贈羹八杯珎菜
今夜重如此其志丁寧也同二点少卿并三切
諸向羅漢供有茶餅等終日竟夜伎楽歌讃飲
食粥菓頻雑請出立沙汰無暇不向顔遺恨也

丑時典座可遂自持来銭九百文者老僧二百
文七人各有念仏残銭所奉供也者老僧兄領
納受畢七時行法了経第五

參天台五臺山記第五

同四年十一月丙午天晴巳時使臣并三司官人來參五臺山沿路盤纏文字三司官人與老僧文云三司日本国僧成尋等差殿直劉鐸引伴成尋等赴五臺燒香訖却引伴赴闕日本國僧捌人每人各來三勝麵壹引參兩貳分油壹兩玖錢捌分塩壹兩貳分醋參合炭壹斤壹拾貳兩柴漆斤高客通事壹名每日支口券來貳勝貳勝右仰沿路州府懸鎮館驛依近降敕令供給往來則例具券并沿路批勘文曆俟四日

繳納赴者

熙寧五年十月二十捌日給

判官

制使

使

客省官人來成尋錢十貫通事錢五貫下賜宣旨持來以通事請遣官庫于時請取來即二貫与客省官人畢八貫納置三藏房即出院步卿三藏諸大師皆大門出送於中門乘馬官御馬十疋兵士廿人下給每人取馬口各二人私夫馬二疋三藏自沙汰貢物大門外見物道俗濟々列立漸過京中經五里至順天門外見金明江有大橋樓首刻從門馬鋪過十二里至祥府縣新照馬鋪西一町永福院主出來點茶諸僧皆來拜七時行法了經第六

二日丁未天晴卯時從新照馬鋪馬十疋來御出行道十五里至八角馬鋪擾馬十疋過十里至五里午時至醋溝馬鋪擾馬十疋過十里至十里店馬鋪十疋擾馬過十里至中牟縣三異駅齋敕使侍中馳來賜於五臺可奉供香即還參

了從駅錢四百五十文請來中牟馬鋪馬十疋來即出行過十二里至義井馬鋪擾馬十疋過十二里酉時至日沙馬鋪留宿今日行七十三里七時行法經第七

三日戊申天晴卯時騎馬十疋猶向西行過十二里至國田馬鋪擾馬十疋過十二里至道土店馬鋪擾馬十疋過十里至鄭州靈顯王廟八百八文買紙幡一百連香一囊奉供燒香了二百二十間廣大廟靈驗神云々次過五里奉寧駅午時止宿使臣李宅在此州因之逗留從此州

京兵士二十人還了與錢五百文了從州出賛
兵士二十人今日三十九里七時行法經苐八
驛錢四百八十文請来了
四日(乙酉)天晴今日依使臣乞請逗留依州下行
粟米諸僧以粟爲飯頗以難堪私八百五十文
買白米交湌耳使臣以羊毛疊借與使臣兄弟
等来拜七時行法了經苐一
五日(庚戌)天晴辰時賣馬二疋直十五貫錢本十
貫今八貫本九貫今七貫路間飼馬有多煩仍
賣了巳時馬十疋將来即出駅向乾方行過十

二里至候家庄馬鋪十疋出兼賛了次過十二
里至須水馬鋪十疋出兼替了次過十二里至
廿里黙馬鋪十疋兼替了次過十里至永青馬
鋪十疋兼替了次過十八里至榮陽縣々駅廣
大駅也路北邊有大海寺次有天齋仁聖帝廟
之門西大崖下掘大穴有數十立屋人多住多
乞匃人次有勅賜護聖禅寺次入榮陽駅了宿
今日過五馬鋪六十四里三時行法了經苐一
縣兵士廿人替了
六日(辛亥)天晴卯四點出馬十疋即向西行十二

里至汜水縣孟店馬鋪出馬十疋向西行過十
二里至同縣汜水馬鋪出馬十疋向西行過十
五里入勅行慶閑二階樓門數十人兵士並立
見人數過入西京東間也過一里有西樓門至
行慶馬鋪十疋兼替了過十五里至鞏縣郭村
馬鋪十疋兼替了孟州捗内縣也見黄河過行
次行路河南岸過十二里至同縣住村馬鋪向
西行過十八里同縣上駅留宿申一點留了今
日行七十二里西京之内也經苐三縣兵士廿
人替了

七日(壬子)天晴卯時兼鞏縣上駅馬十疋向坤方
行廿四里至永安縣馬鋪馬十疋出替過十二
里渡路河浮船橋八文船十六艘渡二町許橋
也過十二里至牙庄馬鋪十疋出了過十二里
至河陽縣内望仙坡馬鋪十疋了南方見二山
陵呉荘嚴寺過十五里至河陽縣南北樓門廣
大向北行兼也次渡黄河浮橋先五町許浮大
船廿一艘造橋隔一里次渡浮橋十六大船三町
許河二分取也過河陽駅至孟洲河陽門前主
廣禅院宿二時行法經苐四今日過七十上里

縣兵廿人替了孟洲兵士廿人出了
八日癸丑天晴卯一點河陽驛馬十疋將來邸衆
馬向北入孟洲門行店家前過一里出州北門
向北行十二里至梧桐馬鋪十疋衆替向北行
過十五里至五里馬鋪十疋衆替向北行過
十八里至十八里馬鋪十疋衆替向北行過十
七里入懐州門四面垣上皆有矢倉垣外有堀
川出洲北門一里至覃懐驛廣大驛也請食錢
了此驛河内縣也今日行七十里三時行法了
經第五童無二手臂裎切失右大指一具仏尼

令死指二足膝下余無以腂歩行女相具来拜
與錢不取僧尼錢本不取由切中使臣與廿文
自然有文智文字云々孟洲兵士廿人還懐洲兵
士廿人来
九日甲寅天晴卯一點門馬鋪馬十疋衆向北入
懐洲南門過一里出北門向北行廿里至萬善
驛十疋衆替向北行五里北行登大降山小路
堆次至長老堆百小伽藍有道者由聞之次過
十里至山上長平馬鋪十疋衆替從萬善驛至
長平馬鋪十五里也次過十里至黄塋堆有小

堂文宣王謁孔子影也次過一里有孔子小堂
從長平馬鋪過十五里至夾泉鋪十疋衆替過
十二里至澤洲晋城縣星軺驛中甦留了尚大
降山内也驛客住々令東西壁立石雕詩云
大行道中作
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節洲河
東路往略安撫使
曉霜殘雪滿弓刀萬壑嵗風競怒號為誓丹心
報明主擁鞍不覺太行高
慶暦五年冬至日題

朝奉郎尚書司勲員外郎知軍洲兼管内勸農
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
宿卿東寄一二知己
前河東轉運使尚書刑部員外郎　王逵上
東南重疊聰星軺（大行山在本道東南）霜雪隨年入鬢毛去日
不知三路重迴時使覚太行高登山臨水離魂
斷錄石流金暑氣豪滿眼風波石莫問一齋分
付與杏醪
慶暦戊子歳夏六月花陽盧　觀書
過太行作

西上閤門使莫州刺史知路州及提舉沢潞箕州
兵馬公事　郭諮
難於登蜀道特隆接壊初盡日至絶頂百八技
一車壊橋溪石拆空舘栢籬躁佽好帰休去漳
西有榮虚
今日過四馬鋪六十二里了此駅店宗見駱駝
六足背上有鞍肉前後二谷高一尺皆有長毛
足如牛頭如鹿頭似馬鼻如牛付縄尾如猪似
馬高六七尺長七八尺或一丈六頭大小不同
太行山有群羊三處或五千或三千或一千云々

官家　御領々々　二時行法了経房六盤纏銭
講取了
十日乙卯天晴卯一点里軺駅駅馬十足来不向
北行山上過十二里至天井関馬鋪馬十足来
替尚向北行太行山上過十里至南小箕馬鋪十
足来替向北行山上道七里至晋城縣過太行
山了過六里至澤州高都驛見州外節垣上四
南作矢倉如壊州来一点止宿駅了依壊州兵
士廿人従此州還遣所催沢州兵士廿人也毎
峯有堠名不可委記山内住宅有數十取廿家

以下四五家以上散住山上多作畠雜役来往
還山上非險峻山西塢山中寂爲高駅名含壁
立石刻詩留題大樹詩
祥府十己歳今
大参陳公領河東外計掌税駕於高都大
槐之側有短什書之詞壁至是僅一紀近
則轉輸孫公亦有是詩觀謂年所漸深墨
迹式缺因令上勒石庶披覧之可見
尭佐
臃腫逐牧宜支離養天壽我乎不材人樹々能

無咎仲
太行山上塵五臺道邊樹果園五変家興亡中
此路此路邈長在此樹欝何茂誰謂不材哉性
合天理同
天聖九年五月一日　改南和　郝刚
安國軍節度掌書記宣德郎試大理許事夌候觀書
太中大夫大行尚書都官郎中知澤州軍羽兼
管内視農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王　世昌立
未時留宿雖遺恨使臣稱辛苦切留了今
日過四十五里了二時行法了経房七駅

下粮錢
十一日丙辰卯一点出馬十足乗向北尚行阿東
道從州外廓過十五里至玉太馬鋪馬十足乗
替了過廿里至喬村馬鋪高平縣内也過十五
里至高平縣高平駅宿未時留了今日行六十
五里二時行法經箒八驛粮錢六百余文請文
了
十二日丁巳天晴寅一点駅馬十足乗向北行過
十三里至長壽馬鋪十足乗替過十七里至接
馬々鋪十足乗替過十五里至沢洲上黨縣上

大日本史　九　自養齋藏

黨駅十足乗替過廿里至韓店馬鋪十足乗替
過十八里至同縣郝店馬鋪十足乗替過十八
里至潞洲崇賢驛過驛三里至開元寺安下少
卿儲八人僧兵通事齋畫善窮美珍菓香膳種
々不可記畫寺中諸僧来向燒香感謝々々都監
大保来生還向之次可参次仕由告了今日戴羊
頭山了二時行經箒一今日百里申時止宿
十三日戊午天晴卯一點寺主送粥諸僧皆喫了
辰時道俗男女數千人来拜施錢香等次諸堂
燒香大仏殿三面壁善才知識甚妙也巳時澤

洲兵士二十人還了潞洲兵士二十人来了即
馬鋪十足乗向北行過二十五里至呈寺馬鋪
十足馬乗替渡深都橋向北行二十里至寺底
驛依無止人被宿過一里至資慶寺宿主老僧点
茶依崇賢駅請錢兵士遅来今日四十五里宿
了兩驛粮錢合八百文請来了潞洲比留縣内
也二時行法了經箒二
十四日乙未天晴卯時寺僧儲粥諸僧皆喫与錢
百文了行者一人與六十文了依無驛馬以呈寺
馬鋪馬衣留飼乗行二十五里至孝義　馬鋪

大日本史　十　自養齋藏

只有悪馬戴足無馬仍以本馬重行只召擔夫
士人令擔雜物二十里至九龍山九龍馬鋪出
馬五足浅八本馬用之里寺馬鋪馬夫与錢百
文了過十五里至紫虽山紫出寺莊嵗廣大寺
也欲夜宿間從寺内死人擔出乍驚出寺過五
里至襪亭駅宿二時行法經箒三
十五日庚申天晴卯一点出馬十足乗向北行過
二十五里至潞州襄垣縣寔子馬鋪五足出本
馬五足相如乗向北行一十里過潞州界入成勝
軍内縣過十里入軍内從馬鋪過廿五里至呈

軺駅過驛入勅廣教禪院安下寺僧点茶依兵
士等事未一点留宿見寺講經道俗男女聽聞
筆百人許講師佛左方前向西坐高慶女一人
佛右方前事坐向講師誦頌随講師出声次女
付声次諸僧同音誦不知何事講後諸僧来拜
日本僧道俗男女皆来拜寺主為日本僧儲大
齋㝡盡善耳從戌勝軍下依錢了兵士廿人出
来潞州兵士廿人還了寢堂莊嚴不可思議天
井入數百鏡每寢床上在小宝殿二時行法了
經第四

大日本史　十一　自養齋藏

十六日辛酉天晴卯眨里軺馬鋪十疋將来駅在
寺南五里東向北行過十二里至放駅馬鋪十
疋出衆替向北行越鄭子山過十五里至交口
馬鋪十疋衆替向北行過十五里至銅鞮縣西
陽駅錢一貫半請来十疋衆替向北過十八里
越千佛山至良候馬鋪宿山東面石刻千佛故
名山也今日六十里宿了行法二時經第五六
巻
十七日壬戌天晴卯一点馬十疋来替向北行過
十五里至武鄉縣新馬鋪十疋衆替過十二里至

南関駅錢四百六十文取了十疋来替越斗底
嶺過二十里至大原府郡縣来遠馬鋪十疋衆
替越石覆山過十五里至盤馳山盤地馬鋪十
疋衆替越盤馳山過十五里至團柏驛宿比六
七日每日見駱駝三四十疋委見形躰頭面如
馬而于鼻付綱如牛無上歯口如牛頭細長常
曲捧頭如鶏頭〻上下共有髮足如牛両分尾
如猪尾背上二鞍骨高一尺毛長常臥如牛高
一丈二三尺也㝡可了罪業深重今日行七十
七里駅錢送五百十二文三時行法了經七八

大日本史　十二　自養齋藏

十八日癸亥天晴卯一点馬十疋来衆向北行過
十五里至團柏店馬鋪十疋衆替過十五里至
白珪村馬鋪十疋衆替過廿里至大原府汾州
大谷縣壞迹橋壞遠馬鋪十疋衆替向北行十
五里至徐溝縣徐溝駅北云并州七十四里留
宿今日行六十九里三時行法經第一
十九日甲子天晴寅一点馬十疋来衆向北行二
十里至三女馬鋪十疋衆替行過十五里至東
橋馬鋪十疋衆替行過十五里至利店鋪十疋
衆替行過二十里至平晋駅莊嚴廣大驛大原

大駅大原大府以色幕殊以荘厳即以行事侍
一人送種々菓茲酒九瓶各納壱斗々々即與飲
之三時行法了経旁二
廿日乙丑天晴卯一点従大原府龍圖許送粥并
有齋請已畋衆人々多即十人参府齋荘厳不
可思議知府龍圖容貞宸可云貴人容人圖四
人同坐三座各三人合九人同喫三座毎前向
外有頂捧大香盤作人燒沈檀香如日本不斷
香毎一人床有作長一人立人形彩色甚妙捧
火舎向人燒香造花二杯菩二杯胡桃一杯椎

一杯谷高一尺計盛之其次珎菓十坏以銀盞
盛之菓十坏门銀器着座之後酒菓十餘度最
後右飯眞實旁一齋也齋了還駅了被送錢十
貫通事計酒二瓶使計酒七瓶被送尓時道俗
来拜其中老廿三人各志与震面斷綿并切衣
等三時行法了経旁三入夜従府被送粥
廿一日丙寅天晴卯時従齋被送粥已時齋雖非
如昨又次丁寧也被送紫皮裘一領羊毛皮裘
一領錦襪三足三人老僧料醋一瓶酒一斗昨
今毎使各三十五十或百或百五十皆与了紫

衣老僧来拜志与皮鞋一足錦襪一足有感々
々午時馬十疋衆出駅向北行過十五里至白
楊木馬鋪十疋衆替行過十五里至楊曲馬鋪
留宿龍圖為祈送文云龍圖閣直学士朝散大
夫起居舎人集賢殿脩撰知太原軍府事兼管
内初農使河東路經略安撫監牧使兼并代沢
潞麟府嵐石路兵馬都総管騎都尉賜紫金魚
袋彭城縣開国子食邑五百戸劉庠
施紫皮裘一領于日本国大師禦寒伏願女楽
安都大若李氏增延慶壽

府中殿舎廣大数百重々门搂廊外天倉不可
記盡宛如京城今日行三十里二時行法了経
旁四
廿一日丁卯天晴卯一点馬十疋衆向北行過十
五里至塔地馬鋪出馬十疋衆向北行過十五
里至百井寨百井駅同官両頭供奉官来問馬
十疋衆替并兵士廿人出替太原府兵士廿人
還了出駅向北行過二十里至大盂馬鋪十疋
衆替向北行過十五里至石嶺関重々门四面
垣上失倉如城兵士二十人出替供奉官来謁

了百井兵士二十人還了十疋衆替向北行過
十五里至新興馬鋪十疋衆替過十五里至忻
州駅宿今日行九十里一時行法経第五
廿三日戊辰天晴卯二点馬十疋忻州兵士二十
人来替向北行過廿五里至池池馬鋪十疋馬
来向北越金山過廿里至忻口塞金山駅午時
留宿兩駅銭將来了依井便宜諸人皆沐浴使
臣汎濯ヨ之逗留駅容殿壁立刻詩三月廿六
日行次忻口見桃花馬上口占都轄運使　天
章閣行制王次金山嶺上望忻口紅綠一川桃

李柳山東寒食花已閑寒垣春方来地寒穠艶
難遅蔑却書陽和延一月楊鞭処々見桃花忘
却慢々極白沙癸卯咸管界巡撿
其覚上石矣書寨主劉温琪立邢靄刻今日行
四十五里二時行法了經第六忻州少卿借粥
難有齋諸依営々不来向過了
廿四日己巳天晴卯一点忻口馬鋪馬十疋来忻
口塞兵士二十人来向北行過二十里至平地
泉馬鋪代州縣内也十疋馬来衆向北行過十
五里至買村馬鋪十疋馬来向北行過廿里至

崞縣駅未一点留宿寨主来竭点茶銭五百廿
一文諸僧共修天台大師供以新鍮石盞十六
坏餅菓茶等備依掃畫讃導師作法了縣官人
二人来喫菓等三時行法了經第七兵士二十
人替了五十五里
廿五日庚午天晴卯一点馬十疋向北行廿里至
龍泉馬鋪十疋来向東行過二十五里至代州
内崇軺驛廣大州也有都督府代州大卿借齋
并酒菓諸僧飽満代州兵士卅五人被送崞縣
兵士二十人還了依有虎怖盗賊怨怖使臣申

廿六日辛未天晴卯一点大卿被送粥同四点被
送路食鋏餡五十心餅五十糖餅五十作飯五
十廣餅五十法酒二瓶大辰一点門前馬鋪馬
十疋来馬鋪十人如例為擔人出驛向東出州
门渡大橋向東行廿五里於店家喫酒菓即出
行過廿里入繁時縣城内住宿繁時駅南行衙
今日行五十五里三時行法了經第一代州兵士
三十五人還了縣兵士卅五人出来
廿七日壬申天晴卯三点出繁時駅行衙申一点
到着宝興軍宝興駅未時始入溢山谷入軍初

门始見東臺頂感涙先落過數里入軍门三重
城垣如州城軍東有興国寺下院入宿駅見壁
有記文云大原文叔同諸弟契家往五臺求
文殊宿此凞寧壬子季夏念十日故誌
念二日登於東臺求其
文殊觀其聖境甚妙未時乙東現於五色祥雲
并其圓光至申時現其遍身之光出於山谷瞻
禮至於昏暮返廻時廿六日後筆
大原府永利両監巡提私塩巻鐵司吏人王倚
斌笔離鄉數日到治洋沿路山林量色新此立

去五臺在白里須觀聖地過政僧
山中耕者
曉來雨過急趨耕惟恐田中草後生坡上傾[字脫]難
並驅牛羸人困強驅行勤身春種心無憚樂聖
秋收歲有成力穡莫憂風與旱天時人事自分
明
到寨有作
両崖直下宝興軍谷口川頭過幾村野獸有時
晨飲澗居民無事尽局门雲弟起處山先暗日
來沈時天正昏更隱此中同霧豹　凞朝還會感

宿宝興駅舍有作
危城孤壘截崖根南北川肩勢已分耳畔水声
清瀬石面前山色碧侵雪花盤嶺上隨風綻禽
諳林间入夜聞忠義處心無畏避當遲豺虎任
成群　同前路虎累故有是句
石雞詠
淡花文彩羽毛齊可愛形容號石雞飲啄近心
相上下飛翔得侶鬪高低每堂清曉披煙聚及
到黃昏聒耳啼時候不知空叫噪虛名可媿為
留題繁時縣兵士三十五人還了宝興軍兵士三

十五人出來從五臺寺主許迎馬十疋行先七
人送之於灯下供養物色目注之砂金三両銀
十両以上成尋供養文殊唐綃三疋賴緣快宗
聖秀三人各一疋也惟觀心貿錢各一貫善久
長明錢谷五百文　皇太后宮御經供養目錄
大皇大后亮耶付鏡变文等書了今日行五十
里昨今從駅至駅中间無馬鋪三時行法経弟
二三了
廿八日癸酉天晴卯時從真容院送馬八疋軍駅
馬二足人〻東登山先行谷十里次登坂㝡以

峻嶮時ゝ下馬徒行雪十月中下旬雨下凍氷
馬足難駐谷間五里有地鋪兵士谷住止谷三
十里故十五里登山頂北臺傍路也先下馬拜
北臺遥拜西臺中臺南臺至千東臺隔山不見
従岑嶄下十里諸僧来迎以都維那爲首坂口
小堂副僧正乗馬来次諸僧列行捧幡八流五
色也宝幢二衬鈸僧八人惣數百人許来先於
堂点茶先文殊供養物依等主令取積輿上數
錦輿内金銀鍮如先日色目鏡髮又銀二両龍
脳香一莒薫陸香三両渡与已了香輿加名香

了諸僧列行五里歩行日本人乗馬斬行時參
臺下半真容院置文殊宝前了中一点入安下
房荘嚴甚妙也重ゝ以色錦等所畫幔帳之數
生先行浴室沐浴了次入堂礼佛焼香堂内荘
嚴不可思議七宝真珠充滿佛前立禪床終夜小
師皆帰房了於途中西堂児現五色雲使臣先
見之告予次見之也堂中諸僧行者有其數而
文殊供両品合行直界供養焼種ゝ香次如意
輪供次法花法一時經第四五了終夜於禪床
睡夜无小便思寂寺異也皇太后宮法花經奉

供養了
廿九日甲戌天顔霽卯時於文殊宝前副寺主来
坐令喫粥副僧正覚恵大師承鍮大師閣主廣
大師同喫主僧正覚證大師須行者被他行ゝ
辰時諸堂焼香副僧正共引伴先文殊閣四重
荘嚴堂内七宝供具不可紀尽次四重閣丈六
釋迦弥陀弥勒次第三閣銀等身佛四躰四方
佛ゝゝ文殊閣名瑞相之殿第二閣名化相之
殿午時於副僧正房齋客紋齋大師延一坐生
年七十四云ゝ午時前雪始下廿八日之間天雪

今日下是希有事也文殊迎接敢無所疑院内
謁僧皆感之副僧正取出菩薩石与人ゝ予得
二顆皆有五色光未時温琦表白来坐問答數
剋寂可云才人安下坊名迎福亭第三重戸康
記云東頸供奉官博州人事於治平肆年七月
二十八日宿比赴任内謁菩薩過菩薩見五色
毫光辰持直見至午時方息全家楽矣崔何
　又云鞆州龍興寺諸經論沙門真
宣与當院師公寺主間謁　聖容思後再来故
記之耳時治平四年六月日真宣壁上又云越

州栢鄉坊市戶耥辛李臻武頒周備於㶑寧
四年四月七日到此處安下至此月十日廻帰
去清涼寺礼拜一万菩薩去謹故記思於再来
遊此周倫記又云真定府平内縣市戶何颯与
毋周氏等十八人同参真容見五色毫光全家
楽矣思後再来㶑寧五年三月五日
㶑寧三年五月十五日到山至十八日遊臺東
臺上見白毫光五色光裏面現文殊菩薩兜羅
錦世界五色雲随行人府州閔足帛鋪尼王和
妻毛氏街和尚及母親午氏牛宣街頭順王揚

哥陳和唐清劉平等至廿二日記副僧正所志
石三顆皆有五色光是希有吏申時賜紫都維
那省須廣清涼傳摺本三帖持来依要文字乞
得翫了中心之恍何更如之作傳妙濟大師延
一今朝拜謁人也尓時上卿来爲门郡被流人
也以文字通言成時使臣藥二種茶一斤時来
志与三時作法了経房六副僧正送非時食廣
大齋如今朝極不便也明日可停止之水藏殿
主省岳送石四顆
十二月一日乙亥天晴辰一点参宝章閣焼香下

地藥師佛十六羅漢上階殿盧舍那仏大六像
康繞葉上千釈迦圍繞四千銀菩薩次左延壽
王菩薩大六像圍繞三千菩薩銀像次右長壽
王菩薩丈六像圍繞三千銀菩薩合一万兵次
参集聖閣下地千手観音三丈像上階殿五髻
文殊菩薩丈六像十六羅漢観自在兵次参僧
堂文殊菩薩三堂加階四處共百文銭上献次
参無言常坐僧耗和尚坊拜見了既経廿年
午時参副僧正坊齋三人使臣通事同喫齋後
馬十疋寺指南僧省認爲前引八人通事参大

平與國寺本名白鹿寺中臺半腹也去真容殿五里
先礼文殊閣丈六像本大平興国寺也次礼渾金経藏
次登上殿礼一万菩薩以礼萬聖閣下地五方
仏各百四菩薩次上階十地菩薩次礼三千金
佛閣皆以七寶作堂舍重閣廣大伽藍寺主賜
紫崇暉和尚儲珎菓茶藥生年八十二捨云廻
五臺五十八度焼左手无名指供養文殊於東
臺見文殊圓光頭光摂身光兵見一万菩薩於
南臺上見金色世界々々身軽声高寂可云聖人
之次出寺下坡一里礼金剛窟文殊菩薩宅礼

窟穴人燃松入穴取土了燒香礼拜穴前有井
名文殊井窟上有寺身文殊像眷属圍繞興國
寺并窟八百文獻上了次礼大華嚴寺廣大伽
藍也次參僧房見西天竺三藏令見貝葉經數
十連阿弥陀經阿魯迦經梵本云々令見純金尺
迦五寸像令見天竺袈裟甕多羅僧并安位會
也予問云僧迦里衣有否答云定迦呂無云々今
年秋從西天来從傳法院以供奉官爲使臣被
送五臺山也十月到着云々身色黒髪久不剃一
寸許若還西天若欲上京申一点還安下處了

上官来出文字志酒一瓶菓子八種次々司来
入夜還了綺表白送日本國院返牒持来文云
大宋國河東道代州五臺山大華嚴寺真容井
院文殊聖容殿當殿今月廿八日有
大日本國延暦寺阿闍梨大雲寺主傳燈
大法師位大宋國賜紫僧成尋賚到
大日本國
皇太后宮降来
先帝御書經巻
妙法連華經一部八巻

无量義經一巻
觀普賢經一巻
阿弥陀經一巻
般若心經一巻
右前件經依教領得於
文殊師利菩薩真容面前如法安置永充供養
福利迴向
大日本國
先皇帝伏願覚心超悟通明
佛性之源

宝界安居速紹
法王之位
皇太后伏願長芳
凝德賛
寶暦於千齡永著
坤儀茂
瑶圖於億世然後普顧國倩
君壽俗富民康
台衡賛
堯舜之風

藩屏曜
唐虞之化
法輪永茂
鳳曆延鴻庋禱
文殊冥垂
昭鑒謹祝

大宋國熈寧五年十一月日五臺山真容院知
　菩薩殿講經律論沙門省岳等迴向
　五臺山真容院知大經藏沙門　　　　温著
　五臺山真容院表白兼講主沙門　　　温琦
　五臺山真容院知錢帛庫講經律論賜紫沙門省古温道
　五臺山真容院知客講經律論臨壇闍梨沙門省認温準
　五臺山真容院知御書宝庫大閣講經論沙門温明　省諸
　五臺山真容院知大師太閣賜紫沙門　　省廣
　五臺山真容院知前殿講經律論紫賜沙門　　頒潛
　五臺山真容院堂維那講經律論　承侍　省斯
　五臺山真容院尉典座講經律論紫賜沙門　　省挑
　五臺山真容院都維那講經律論臨壇賜紫沙門省順

五臺山前十寺副僧正兼真容院供粮主同句當僧正司公支講經律
　論臨壇首座妙齋大仙賜紫沙門延
五臺山十寺副僧正兼真容院供養主同句當僧正司公支經律論傳
　大乘戒覚惠大師賜紫沙門承鍇
五臺山十寺僧正兼真容院主句當僧正司公支講經律論傳大乘
　覚證大師賜紫沙門頎行
又大皇大后宮亮附送鏡髮返牒文云
大宋國河東道代州五臺山大華嚴寺興容井院

文殊聖容殿今月二十八日有
大日本國延曆寺阿闍梨大雲寺主傳灯大
大宋國賜紫僧成尋賚到
大日本國故
右丞相從一位藤原朝臣第六女子爲
大皇大后宮亮藤原師信朝臣家室產生云逝
藤原朝臣以云室親身物所施
鏡一面
髮三結
右前件物等附

大日本史　二十七　自養齋藏

文殊師利真容殿內如法安置持仲供養所集
善因
朝臣家室伏願
追隨三嶋之仙
鏡智澄輝
證悟一乘之位更冀
居家賢固威柔
吉善之因
莊公處私悉獲
安寧之報

文殊在
聖力昭彰證祝
大宋國熙寧五年十一月日五臺山真容院知菩薩殿講經
律論沙門省岳等廻向
餘人〻名位如前作者溫琦表白即自持來法
門童〻問答五臺縣知洄伯祥來坐鴈門縣監
酒王上官同來坐者頌和尚送菩薩石四顆副
僧正送五顆藥枕二石提子二依无可然物答
不忘遺恨不少石提子一筒預趙行者溫翰了
來年參仕時可用料也爲遂百日修行明年可
參由示人〻了今朝見仁宗皇帝御筆飛白字
章尚顧莊嚴甚妙不可記盡三時行法了經第

大日本史　二十八　自養齋藏

七
二日丙子卯二点還向馬十疋行者四十人副僧
正被催送即來坐安下亭暫談話後還本房了
予爲辞別參入行者申云爲送被去大門者献
錢二貫預行者了賜紫者頌知容者認共見了
還亭出立處鴈門縣監酒王上官鴈門令黃炎
送石提子一口燒石一顆行者四十人喫酒了
丘頂有雪此度不拜明年可遂巡礼出寺過二

里小堂副僧正都維那衆馬先來儲茶藥宿丁
寧事也漸登華巖頂間雪大下入華嚴嶺小堂
晩去袈裟裳渉行下坂依雪凍馬足難駐也役
手過三十里至嶺下弟四鋪從寺知容僧温志
來儲大齋午時出鋪下行雪猶大下過十里雪
止天晴過三十里至宝興驛罷立送炭柴多〻
也軍兵士二十五人出來行者馬返了知容來
住廨院儲大齋爲令申紫衣出名簿行者温仁
爲令奏公家出名簿三時行法了經弟八
三日丁丑天晴依驛馬不足山馬五疋軍馬五疋

用之卯一点知容送粥二点出驛過三十里於
店家喫飯午時出店過廿里未三点至繁時驛
安下行衙山行者八人惣與五百文錢了依雨
日送來也軍兵士四十人還了尓時知縣來坐
今年四月來縣明年遊臺必可謁者三時行法
了經一二丑時夢從真容院還出時路盤纏真
容院廿石大石廿石以馬出立由〻〻昨日夢三万
菩薩送給由云〻今日行六十里
四日戊寅天時卯時馬十疋來即出驛過三十里
於店家喫茶菓依家生謹厚与菓酒錢了過廿

五里申一点至代州驛縣兵士三十五人還了
州兵士二十人出替大卿送大齋兼酒官人等
多來慰問入夜大卿送酒一瓶菓子五種三時
行法了經三四了繁時縣十一月二十七八九
十二月一二三兼六日食錢請來予雖制止使
臣請來也在山喫寺齋出寺主軍驛有寺食只
可謂一日料而請六日不便也
五日乙卯天晴卯時從府被送粥辰一点与使臣
通事共參府謁大卿以通事樂通言家好人也
点茶二度湯藥一度即送驛有齋酒路食別被

送餞餡五十隻砂餡五十隻糖油餅五百箇素
油餅五十箇散子五箇使与二伯文錢了次被
送路食酒大瓶二口通事一瓶使与二佰文了
諸事沙汰使与錢二貫文了從州前馬鋪十疋
來已一点東馬還至龍泉馬鋪官人二人各用
馬云〻直乍騎過了過四十五里申時至凉縣驛
州兵士廿人返了馬鋪捲〻依極疲与餞餡廿
二箇了十一人各二与了馬鋪一人依使臣消
損破損被責泣涙与錢一百文了使驚返頭巾
元還了入夜知縣少府監酒三人共來坐數尅

以通事㳂話還了二時行法經了五
六日庚辰天晴卯時出駅州馬五疋駅馬五疋用
之過二十里至買村馬鋪州馬五疋還了駅等
馬鋪兵十疋用之過十五里至平化泉馬鋪五
疋相替駅五疋返了過廿里中一点至忻口金
山駅二時行法經了六涼縣兵士二十人返了
忻口寨兵士二十出替
七日辛巳天晴卯一点出馬十疋即出行過廿五
里至沱沱馬鋪十疋來替過廿里至忻州駅子
三点留宿使臣一紙將來其状云五臺山真容

院譜大花嚴經傳戒賜紫省戚状五臺聖境鎮
還軀想倂他方仏國無一注名者香松月下生
〻世〻礼文殊偶成一頌呈上又頌曰菩薩出
世間普救衆生苦无量无數劫而起大悲心
使臣取書追還不入内不奉謁遺恨寀深忻口
兵士返了州兵士二十人出替忻州建國寺主
起立來拜州少卿送糖餅八十枚酒大瓶通事
一瓶二時行法了經七八今日四十三里
八日壬午天晴卯一点馬十疋來過十八里至新
兵馬鋪十疋出替十二里至石嶺関兵士二十

人出替関司來謁十疋出替過二十里至大盂
馬鋪十疋來替過十五里至百井駅依巡検使
宿至寺宿各坐南寺造神陀落山海中異類衆
生供養觀音東壁畫帝釈修羅戰二時行法了
經了一関兵士二十人還了百井兵士二十人
出替
九日癸未天晴寅時出馬十疋即衆向南行過十
五里至地塔馬鋪馬十疋來替過十五里至揚
曲馬鋪兵士并擔人合三十人与油餅酒了馬
鋪兵士三人与了馬十疋替來過十五里至大

原府平晋駅宿未二点止了龍圖送菓餅種〻
食酒大九瓶而通事一瓶小師等一瓶留下七
瓶返納了食次有酒珎菓十種許中兩三種分
留已了二時行法經了二
十日甲申天晴卯晩龍圖送粥已晩迎馬十疋至
笠三蓋兵士二十人送之即參入儲甚妙齋不
可記尽過百前日齋還間二人擔入籠於馬前
後放之各百許即將向駅各二百文錢与了未
晩酒十五瓶送之予四老小師二人通事各二
五小師各一瓶加前每瓶一斗即通事二瓶留

下十三瓶返上已了依思罪報也申時送衛使
臣依賣買切逼留二時行法了経易三
十一日乙酉天晴卯眨送衛殿直切遅留依之沸
湯已時送齋有酒一瓶醋一瓶申時馬鋪馬十
足來即出駅間被送齋不喫出了過二十里尓
時至新店馬鋪宿二時行法経易四大原府被
送路食糖餅五十枚餕餡五十心餅五十
十二日丙戌天晴卯時馬鋪馬十足來即出行過
十五里至東橋馬鋪馬十足替過十五里至三
女馬鋪馬十足替過廿里至徐溝領内徐溝駅

未時止宿了錢請來丑時夢入文殊現身説法
處見宮殿云云額名如此二時行法了経易五
十三日丁亥天晴卯一点出駅乗馬十足行過十
五里至懷遠馬鋪十足替過二十里至白柱馬
鋪馬十足替過十五里至團伯領團伯駅宿今日
行六十五里二時行法了経易六内錢一貫五
百文請來
十四日戊子天晴卯眨馬十足來即出駅過十五
里至盤陀馬鋪十足替鐵石覆山過十五里至
來迎馬鋪十足替鐵斗底嶺過二十里至南關

駅宿今日過五十里駅壁詩
百事感心聽魏闕五年騎馬馱兵刈蛾眉皓歯
無消息至得南関一段愁
闕將家宿此　熙寧辛亥八月二日還
駅錢持來二時行法了経七八一二了
十五日己丑天晴寅三点馬十足來即出南関駅
過十二里至新馬鋪十足乗替過十五里至長
候馬鋪十足乗替過十八　西陽駅十足來替
至文口馬鋪十足來替過十七里至故亦馬鋪
十足乗替過十八里至星軺駅申一点止宿感

勝軍兵士二十人出替大原兵士二十人与錢
一貫返遣已了今日九十里两駅各卅五里也
二眨行法経三四了
十六日庚寅天晴卯眨馬十足來即出駅過二十
五里至窯子馬鋪十足替乗過二十里至褫亭
駅即至馬鋪十足替過五里至紫蓋寺山土色
如紫故名也即不入寺過十五里至九龍馬鋪
止宿未三点留了今日行六十五里二時行法
経五
十七日辛卯天晴寅二点馬十足乗出九龍馬鋪

過二十里至孝義馬鋪十疋乗替過十五里至
寺底驛十疋乗替過二十里至呈寺馬鋪十疋
乗替過二十五里至潞州崇賢駅未至州門一
里都督送迎人笠持等六人駅州判史来宿困
之前亭宿申時参府使臣通事共点茶之後數
尅談話又次好茶点茶次点湯自藥也召出馬
前都督執手騎馬雖固辞不許即乗了以文齋
送駅酒三瓶送之種〻珎菓不可記尽威勝軍
兵士二十人与錢六百文与菓子等還邑潞州
兵士二十人出替了三時行法経六

十八日（壬辰）天晴辰一点出崇賢駅過十八里至
郝店馬鋪十疋馬替過十八里至韓店馬鋪十
疋替過二十里至上黨駅未一点止宿今日五
十六里三時行法経第七
十九日（癸巳）天晴卯一点出駅馬十疋替過十五
里至榎馬〻鋪十疋替過十七里至長壽馬鋪
十疋馬替過十五里至高平駅途中人〻置茶
垸馬乗撫〻器等了今日四十五里三時行法
了経第八従縣送羊畳十枚
廿日（甲午）天晴丑一点馬十疋来出駅過十五里

至高村馬鋪馬十疋替過二十里至已云馬鋪
十疋替過十二里王大馬鋪十疋替過十八里
至高都駅已旺止宿依使臣諸乞也沢州南門
外也従州送羊畳十枚紫綃羊畳七枚従州内
過行至駅州兵士二十人出替路州兵士与酒
二瓶還了従州送大齋僧八人使臣通事今日
行六十五里三旺行法経第一
廿一日（乙未）天晴丑一点馬十疋来出高都駅過
十二里至此小箕馬鋪十疋馬替過十里至南
小箕馬鋪十疋馬替卯一点出馬鋪過十二里

至天井圓馬鋪十疋馬替十二里至星軺駅従
郷事馬鋪十疋馬替過十二里夾泉馬鋪十疋
馬替過十五里至長平馬鋪十疋馬替過十五
里至萬善馬鋪南有萬善駅十疋馬替過二十
里至懐州覃懐駅但駅但牓銘北至星軺駅七
十里又星軺駅銘〻南至覃懐駅七十里北至高
都駅四十五里今日一百五十里懐州兵士二
十人出替澤州兵士返了三旺行法了経二三
廿二日（丙申）天晴卯三点馬十疋来出駅過十七
里至十八里馬鋪十疋乗替過十八里至五馬

里馬鋪十疋乗替過十五里至梧桐馬鋪十疋
乗替過二十里至孟州河陽駅宿北駅東堂子
晩留了駅荘厳甚妙堂〻皆懸幕張帳今日七
十里三時行法了経第四
廿三日丁酉天晴卯三点出北門馬鋪馬十疋即
出駅渡黄河浮橋兩過十五里望仙坡馬鋪十
疋出替過十二里至牙庄馬鋪十疋出替過十
二里至油店馬鋪十疋出替過十二里至孝義
馬鋪是中路也非先路十疋出替過二十里至
洛濱駅来晩止宿了今日七十一里二時行法

経第五参向并還向大河小川皆凍原人馬行
氷上立春以後大河氷解大流寂希有也孝義
馬鋪東有孝義駅但无券處也而為寄宿處〻〻
又河陽南駅廣大也見過了州第三司不知何
州死去了妻子眷属以死人入荘厳棺持入駅
悲呼之声満駅寂為悲了已経十四日従迹来
〻〻於京可葬云〻
廿四日戊戌天晴卯一点馬十疋来出駅過十八
里至仕村馬鋪十疋乗替過十二里至郭村馬
鋪十疋替過十五里至汜水馬鋪十疋替過十

五里至孟店馬鋪十疋改替過十二里至滎陽
駅十疋改替過十二里至水青馬鋪十疋替過
十里至二十里店馬鋪十疋替過十五里至須
水馬鋪十疋替過十三里至侯家庄馬鋪十疋
替過十五里成一点至鄭州本寧駅依奉官先
宿〻店家今日行百三十七里三時行法了経
第六
廿五日己亥天晴卯時移奉寧駅店家与銭二百
八十文了三十人之内十人各八文兵士二十
人各五文充〻依使臣請乞整逗留以百二十

文盛柴沐浴申一点馬十疋来即出駅鄭州兵
士二十人出替過十五里至道土店馬鋪十疋
擾馬過十二里至國田馬鋪酉一点止宿了有
便宜宿所之道土店元宿白沙馬鋪先宿又好
也今日行二十七里三時行法了経第七
廿六日庚子天晴寅一点出国田馬鋪馬十疋乗
過十五里至白沙馬鋪擾馬十疋渡金池河行
擾辺過十二里至義井馬鋪擾馬十疋過十二
里至中牟縣馬鋪過三里至擾馬両疋本馬八
疋過十里至十里点馬鋪擾十疋過十二里醋

溝馬鋪攙馬十足過十二里至八南馬鋪攙馬
十足過十二里至新点馬鋪攙馬十足過十二
里至順天门馬鋪十足攙馬即入门看门官人
暫止擔物以通事的子細即過五里至傳法院
使臣送着還宗馬鋪十人与五十文持錢重四
人与八文了諸僧来集随喜感歎五臺山行者
李温仁出来從他道先来酉一点入宿房了戌
時從三藏房被送酒大一瓶珍菓三種小耳子石榴大梨
三時行法經八
廿七日辛巳雪下参臺沿路廿八日全天晴无雨

雪着真容院了廿九日大雪下今日一日天晴
参入大平興國寺巡礼院々二日天晴出真容
院登華嚴嶺回有小雪即天晴十六日無雪今
日雪下明知文殊菩薩加護院内諸僧皆以感
悦依両月三雪　公家致怖動傳法院被祈雪
下即廿四日大雪下五寸許云々而途中无雪
下称以聞喜辰時参天吉祥三藏房拜覲從中
印度摩竭提國到来經廿二年云々見其容皃
寂可云奇特用見中天竺僧二人五天竺西北
大天國僧二人中天西人從陸地西蕃来今年

二月到着當院月内朝見賜紫衣五月参五臺
山五月還着院天吉祥三藏同参臺久也大天
國二人従南海来着廣州今日着當院皆喫茶
菓還房次入新来中天二人房喫茶菓午時從
大天国僧房有請即行向喫茶并湯菓皆知唐
語今日院内上下皆来集労問未時新来中天
来坐令喫茶了次大天國一人来坐令喫茶了
官人来房装束張帳引幕未時司家三人来令
見還着由院奏状雖乞錢先日六貫六足与了
因之雖有廿余貫称無由不与之人貪欲官人

也先例参臺僧還着時必有恩由稱之而问三
藏後可与也通事与錢三貫了今朝鄭州兵士
二十人各与十五文長一人与二十文了戌時
三藏贈薯蕷八杯三時行法了經并一
廿八日壬申天晴巳時通事陳詠齋以　公家給
錢五貫并私錢一貫合六貫獻三藏令修齋講
堂南面少卿并梵才三藏左方一座天吉祥三
藏次文恵々々次慈濟々々次檀越陳詠右方
一座小僧次中天賜紫二人次大天國二人有
方面座日本僧七人寺餘僧来堂礼堂餞各引

百文從早且奉祈皇帝皇后升鈸誦讚次垂升鈸至齋朝迴諸堂燒香供養齋了天吉祥三藏召請予與新來中天二人通事共喫茶次見月燈三昧經梵本無量壽經梵夾彌勒授化經梵夾字甚妙也貝葉長一尺六寸廣三寸各入金筥兩重褁錦紋令見日本慶耀供奉梵字三人梵僧感歎無極次見白傘蓋真言紙梵本次見校勘印本後序寫取了如右

新雕神咒楞嚴經白傘蓋真言後序

提點兩浙路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奉郎守尚書屯田郎中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苗振述

壬辰歲冬余權知蘇州有西天中印土摩竭陀國那爛陀寺三藏智吉祥天吉祥二僧經由見訪雖言語不同而傳譯頗曉同其所能且日誦神咒結印各三千六百道粉壇一百八座解經論一十七部余因出楞嚴經白傘蓋真言示之乃曰是經神咒頗多闕矣今有梵本質而可知余對曰是王之譯久矣何歷代未能補之彼上人曰唐譯楞嚴經主般剌密譯者而印土人也譯語者又烏長國人去中印土西北二万五千里非中印土人故不能盡通中天語言又譯至三藏不空者龜茲國人也嘗游中印土亦不能盡通中天語言至今二本差殊多所漏略如智吉祥寺即中印土人本剎帝利之種族淨飯王宗裔也自離中天在路一十六年凡經十國余回請梵本校勘唐經白傘蓋真言般剌密諦本止有四百二十七句許少二百七十四句頭少梵音啓請并三歸依又不空譯本止有四百八十一句亦少二百十句二本俱少十方仏海相日月相十吉祥六大神通等咒句讚顛倒不次今以中印土梵本離析祥正排次神咒共計七百一句次書梵書並刊華字募工雕印廣廣流傳時　大宋皇祐五年四月三日杭州公署序

潤州金山龍游寺僧　克志　校勘
定州開元僧　崇恵　校勘
代州五臺山真容院賜紫華藏大師　丞遷　都校勘
杭州前管内僧正賜紫崇周　大師　可中　都校勘
西天中印度摩竭陀國那爛陀寺沙門　天吉祥同神咒

錢唐鮑　瑨　書

雕華字　胡逵
雕梵字　顏坑
大天國三藏來座以照大師取梵經兩卷來令
見予東印度梵字令不似中文不知何經件三
藏依不知唐語也同令見耀公梵字見感無限
未時司家三人与錢一貫了依三藏令也容省
官人來乞朝見奏狀依三藏制止不与返了今
日齋大卿不坐依古參内依御生日大卿一人
對御齋云々見天吉祥於五臺見文殊普身圓
光身光五重金鐘五色光七重花樹羅漢七人

等像畫總十二相也感涙難禁今日三度行向
天吉祥三藏房既了申時文慧大師來借廣清
涼傳三卷古傳二卷了申時三藏梵才大師來
座早作表可進奏狀由示之今日如意供三時
不動兩界合行一時法花法一時經第二卷遂
臺往還以日本冷泉院前内親王給五條袈裟
着用每日奉祈後世往生極樂以治部卿上終
頭巾着用奉祈二世
廿九日癸卯天晴於梵才三藏房見奝然法輪並
寂照大師來唐日記即借取書取揚文公談苑

如左
公書雍熙初日本僧奝然來朝獻其職貢今年
代紀奝然依錄自云姓藤原氏爲眞連國五品
官也奝然善筆札而不通華言有所問書以對
之國有五經及釋氏經教並得於中國有白居
易集七十卷地管州六十八土曠而人少率長
壽多百餘歲國王一姓相傳六十四世文武僚
吏皆世官即在史局閱所降禁書有日本年代
紀一卷及奝然表啓一卷日得修其國史得其
詳奝然歸國附商人船奉所貢方物爲謝寮自本

倭之別種也八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爲名或言
倭之名不雅改之蓋通中國文字故唐長安中
遣大臣眞人來貢皆讀經史善屬文後亦累
有使至多求文籍釋典以歸開元中有朝衡者
太學應舉仕至補闕求歸國授檢校秘書監
放還王維及當時名輩皆有詩序送別後不果
去歷官至右常侍左南都督吳越錢氏多因海
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餘卷有錄而多闕賈
人言日本有之錢俶置書於其國王奉黃金五
百兩求寫其本盡得之訖今天台教大布江左

十景德三年予知銀臺通進司有日本僧入貢遂令問之僧不通華言善書札命以牘對云住天台延曆寺〻僧三千人身名寂照號圓通大師國王年二十五大臣十六七人郡寮百許人每歲春秋二時集貢士所試或賦或詩及第者常三四十人國中專奉神道多祠伊州有大神或託三五歲童子降言禍福事山有賀茂明神亦然書有史記漢書文選五經論語孝經爾雅醉鄉日月御覽玉篇蔣魴歌老列子神仙傳朝野僉載白集六帖初学記本國有國史秘府略

日本記文館詞林混元録等書釈氏論及疏論傳集之類多有不可悉數寂照領徒七人皆不通華言國中多有王右軍書寂照頗得其筆法上召見賜紫衣束帛其徒皆賜以紫衣館于上寺寂照願遊天台山詔令縣道續食三日使丁謂見寂照甚悅之謂姑蘇人為言其山水奇見寂照心愛因留止吳門寺其徒不願住者遣教人歸本國以黑金水瓶寄謂并詩曰提携三五載日用不曾離曉井斟殘月春爐釈夜漸都銀難危修棄石自成虧此器堅還實寄君應可

知謂分月俸給之寂照漸通此方言持戒律精至通内外字三吳道俗以歸嚮寂照東遊予遣以印本圓覚經并詩送之後寄書奉予詩中兩句云身隨（類苑有字今補入）客槎遠心学海鷗親不可志也因覚回日不暫捨云後南海商人船自其國還得國王弟與寂照書稱野人若愚書末云嗟乎絕域殊方雲濤万里昔日芝蘭之志如今胡越之身非歸雲不報心懷非便風不傳音問人生之限何次過之云〻

後題寬弘四年九月又左大臣藤原道永書略

云商客至通書誰謂宋遠用慰馳結先巡礼天台更攀五臺之遊既果本願甚悅懷王之心如何再會胡馬獨何北風上人莫忘東日後題寬弘五年七月又治部卿源從英書略云所謂唐曆以後史籍及他内外經書未來本國者因寄便風為望商人重利唯載輕貨而來上國之風絕而無聞学者之恨在此一事末云引手之後相見無期生為異鄉之身死會一佛之土書中報寂照俗家及墳塋事甚詳悉後題寬弘五年九月凡三書皆二王之迹而野人若愚章草特

妙中土能書者亦鮮及紙墨尤精尤大臣乃國
之上相治部九卿之列右十揚文公談苑第八文
中天新來二人來坐点茶了次大天國二人來
坐点茶了容省官人來依先約与絹二疋了三
司參什了亦可傳三司由了如意供三時法花
法二時經三四不動一時了
卅日甲辰天晴卯時以通事參五臺山慶悦表奉
御藥許了午時通受還來云侍從內裡出遲來
但表被納了以文惠大師合作表以定照筆受
令書也日本國延暦寺阿闍梨大雲寺主傳灯



大法師位賜紫沙门臣成尋等右臣等先蒙聖
恩特差天使兼遞馬馱𫃵送彼五臺瞻礼聖相
已於今日二十六日却通傳法院託以臣異國
凡四十三翻誠願數今獲圓成慶悦于心仰荷
睿睠臣等無任瞻天感聖激切歡赫之
至謹奉表稱謝以同湊奏年月日具僕公
狀表
未時使臣承直來雖乞參昨日預容省了申示
了昨日買法花法壇牧八枚八百文方木五本
二百五十文今日造了又与百文了成時堂庄
嚴了三苑切請參向喫酒珍菓十二種菓五種
汁五度飯魚丁寧也三時行法了經第十
永安元年八月五日癸未依御仕葉切兵



參天台五臺山記第六
大宋國熈寧六年癸丑正月一日己巳天晴從卯一
点通事諸僧參大卿少卿梵中三藏廣梵大師
崇梵大師新來中天文恵大師大天國二人典
座房皆有茶湯慈濟大師廣智大師定照筆受
退出先畢仍不謁還畢諸大師來坐点茶未時
廣梵大師与上官一人中天二人共來点茶湯
看法花壇莊嚴感歎無極申時梵才三藏來坐
看壇場惟觀買來新暦二巻辛亥天下郡譜五姓括
一部蜀裡図一帖茶器十百五十口六時行法經六
二日丙午天晴梵学大師真梵与照大師共來看
法華壇景德寺住僧石街僧録澄鍳大師法堂
小師也新來中天二人御筆天名恵遠恵寂大
天國二人名吉祥子衆護容省取受孫宣惑來
乞門見奏依有聖旨來催者注付草真名与畢
惟觀等買來暦一巻傳燈語要三巻揚文公談
苑三帖百官圖二帖太上老君枕中經一帖七
時行法經七八一
三日丁未天晴齋時三藏送菓四種午時蘇州雍
熈寺賜紫僧戒円与照大師共來点茶湯了他

寺僧七人又來皆看法花壇随喜感歎惟觀買
來暦一帖京州圖一帖七時行法畢經二三
四日戊申天晴從廣梵大師天吉祥許有請七人
皆參向点茶二度湯一度話云王舍城為外道
婆罗門家今無王舍城登霊鷲山一日云々屋
舍敷板如日本國生為礼二同賜紫僧二人來
看法花壇不知何寺僧廣梵大師見八字文殊
曼陀罗梵字不動尊天台大師影等感歎々々
申時大天國一人來令見大天國袈裟両重黄
色七條無堵七時行法畢經四五六
五日己酉天晴五臺行者温仁寺等与五百銭返
了菩薩名直也人々与銭揔一千文了殿直劉澤
來与絹一疋畢了參三藏房有茶飲見大天國
漉水嚢完如搭鈴形入水小口水不落下最奇
恠也五臺行者温仁諂僧名与百文畢七時行
畢七八
六日庚戌天晴齋時典座可道持平茸煎揔大器
一杯分諸僧共喫道事持李草括要一帖注千
字文一帖与通事養生要集一巻頗知醫道故
戌時照大師房喫藥酒七時行法畢經一二

七日辛亥天晴他諸寺高僧八人来拜答拜畢天
吉祥三藏共来取遣茶令喫畢成時次菓子十
二種酒請照大師令喫已畢次請大天國二人
可道典座令喫菓酒畢七時行法了經三
八日壬午天晴他寺高僧三人来拜行法二問不
起拜次景德寺僧一人出文字来拜令喫茶湯
畢名行興慈氏大聖院主者客省官人以取受
孫宣武爲首二人絹貳拾疋持来回賜絹勅給
者即乞請文從取受書與案文写與本使畢案
文云大日本國延暦寺阿闍梨大雲寺主傳灯

大法師位賜紫云今交領得客省有押到回賜
絹二十疋者
右件前項絹並依數交領訖謹具狀申聞謹狀
熙寧六年正月七日大日本國延暦寺阿
闍梨傳燈大法師賜紫某
昨日事依忘却退今日記之即三人與一貫五
百文畢次司家三人来乞錢答此度無丈字沙
汰仍不可與由示畢是依三藏命也中時備菓
子十二種請中天竺新来賜紫惠遠寂二人令
喫茶藥湯已畢七時行法了經四五

九日癸丑天晴齋時可道典座送菓二種已時相
國寺訳經正梵學宗梵大師惠海来喫茶湯畢
大天國吉祥子同喫畢他寺賜紫大師等八人
来拜看法花壇礼拜畢七時行了經六
十日甲寅雨下他寺僧十五人来拜照大師自手
持茶来令喫畢於文惠大師房與梵才三藏共
喫茶次於梵才三藏房茶藥奉借百光房伴師
作懺法畧私記一卷金剛頂經蘓悉地經并一
卷中時客省官人二人持来狀云正月十一日
駕出閤梨並退事等赴内門前祇候迎駕居請

来日五更早来於内門前山樓從西廊上祇候
請書知
即依使請書與返報　勅宣感謝成尋等八人
並通事来日五更早参内門西廊上祇候迎駕
起居與使二人錢各二百文畢令喫茶藥畢以
行者令借馬九疋馬主来且取三百文畢殘六
百文来日可取者以　宣旨文令覧三藏〻〻
大天國吉祥子取　宣旨文令見梵義大師持
還畢酉時通事陳詠見　朝見處来七時行法
了經七

十一日乙卯雨下依客省官人来候九人乗馬参
南門前廊有安下處而依雨　駕出延引者午
騎馬還畢午時天晴馬九足主与九百文畢未
時客省官人一人来十三日可有駕出者与二
百文畢施才三藏借看観心経法花経四巻大
懺法一巻懺法注抄一巻文恵大師借懺法略
私記一巻金剛頂蘓悉地疏官荷一巻亡時行
法了経八
十二日丙辰天晴客省官人来与文字云客省参
得聖旨令闍梨等於興國寺南門前迎駕起居

　惟濈上者已時登講堂上階見華厳海會観
音像善才童子向菩薩立見四方京内如掌見

大宋正教序如右
大宋新訳聖教序　文政元戊寅正月重以大藏中宋紹興戊辰之本校之乃以朱点付字側皆者耕為
大矣哉我仏之教也化道群迷闡揚宗性廣博
宏辯英彦莫能究其旨精微妙説庸愚豈可度
其源義理幽玄真空莫測包括萬象鮮旨喩元
根綜法納之紀綱洲无際之正教援四生於苦
海譯三藏之秘言天地変化乎陰陽日月盈虧
乎寒暑大則説諸善悪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

端靡可尽述若窺像法如影随形離六惟以長
存歴千劫而可久須弥納藏於芥子如垣蕩於
無邊達磨西来。法傳東土宣揚妙理順從指皈
彼岸菩提愛河坐滅用行於五濁悪趣極溺於
三界逢中経意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雪山
貝葉若銀臺之耀目歳月煙蘿起香界之自遠
巍々罕測杳々難名所以道資十聖徳被三賢
至道。起於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摠繁形類竅鑿
昏明絶彼是非閑茲蒙昧有西域法師天息災
等常持四息早悟三乗翻貝葉之真詮讀人天

之聖教芳猷重啓運偶昌時闡五声於文章暢
四始於風律堂々容止巍々耀光曠劫而民藝
童明玄門昭顕軌範而。弥光妙法浄衆騰香利
益有情倶登覚岸无。成障礙救諸衆羸冥昧慈
悲浩汗物表柔伏貪佷啓。滌昏愚演小乗声聞
合其儀諸大乗正覚立其性含悟而蒙福藏教
釈而重興幻迷逢火宅深喩雖設其数不知者
多善念生而。無量潛臻悪業興而随縁皆随調
御四象積行十方樹花雨於金輪護恒沙於王
闕有頂之風不可壊天際之水沸能漂澄寂湛

然圓明清淨之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
緣可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宙朕
慙非博学釈典微閑豈堪序文以示来者如磨
螢爝火不足比之於曦日将微蠡量海。未能窮
尽於深閫者哉

大中祥符八年八月日翰林侍詔朝奉大夫守少卿同
軽車都尉臣白憲奉勅書
入内内侍有内侍殿頭勾當印経院編修所監訳経臣知

西天訳経三蔵臣　天息災　等謝表

臣天息災等言今月十四日西頭供奉官街紹

欽傳聖旨賜臣等
御製新訳経三蔵聖教序者
巖旨宏深
皇謨炳蔚闡
澤保於覚路昭
辰象於（潛字）門緇素之倫皈依闡極伏惟
應運統天叡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
清淨神禹業邁炎唐
步斗極以申戍
握河圖而闡化

削平多疊紹恢震旦之區
洪濟黎元同金妙喜之國猶復燃微浄衆廣闡
仁祠覃海藏之真詮訳雞山之秘語臣等及居
紀域夙尚真樞候律占雲織
中華之有聖聚沙剜抉知妙道之在人幸奉見
多遠踰葱極精誠懇至恵力潜侍胃弱水之险
難遂藁街之
藁街之
朝謁還叨
震春獲演契経翻善逝之微辞續摩騰之舊典

勉遵
仏記粗暢宗源
心游二諦潛発
惟幾之息戢戍
有煥之言上着家囙旁昭
懿律灑
中宸之輸舒布
王猷導迦陵之音遍滿法界是以幖題玉篆冠
映金園超勝會於永平陋前因於貞觀群生鄉
慕如蟻於一雲末字瞻持若踏於十地臣等素

慙懔時幸偶
休明叨
綸綍之獎稱盆苾蒭之榮曜欽承
覆護愈励傾覆臣等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称
謝以
聞　臣天息災等誠惶誠恐頓首　謹書
雍煕三年十月日　西天譯經三藏朝殿大夫
試鴻臚少卿明

放大師賜紫臣天息（本作災）等上表
御書院祗應臣祐有万錐門
十三日乙丁天晴卯一点向興國寺南大門僧俗
多以集立辰一点謁燒使供奉談話同二点
駕出前陳供奉官人騎馬數千人来或着紫衫
或着赤或着善悪青衫馬並鞍具甚妙也不可
記尽次御馬十疋置鞍牽来皆以錦覆鞍鐙不
具其体鞍以黄金白銀琉璃作之宛如錦覆帶
次有腰輿以錦覆次上卿近御輿騎馬並未徒
行兵士官人不知其數三重圍御輿各着錦衫
捧金銀状年若中僧各捧金銀様状令持共人
下馬之處自叙之揔供奉人不知幾万人制御
輿入大門於中門前朝見既了頗低頭皆以敬
屈了興国寺諸僧一里參向御輦即前至打鐃
鈸先入寺捧金銀造蓮花各長五六尺香爐燒
香御輿張錦頂無鳳蓋木皮後陣人不委見數
入門畢即還傳法院畢不見皇帝燒香作法午
時還御云云未時從内有御使賜茶菓入銀八
角莒盛鍮石盞即令作三藏進表案文云大日
本國延暦寺阿闍梨大雲寺主傳灯大法師位

賜紫沙門臣成尋
今月十三日蒙中使賜到上元節茶菓下
項成尋茶二斤菓子十楪
小師七人各茶一斤菓子共三十五楪
右伏蒙
聖恩賜到上件茶菓臣寺已私受訖不任
曠天荷
聖栄耀微切屏營之至謹具狀稱謝以聞
謹奏
煕寧六年正月　日具位如前成尋等狀表封

上盡具位名狀表謹封
与使臣錢二百文畢三藏并典座可道馳東西
沙汰表事等他僧無此茶菓日本僧施面目耳
三藏許送菓子廿五種加新菓也茶二斤至茶
被返畢小師五人先遣明申文令作三藏令写
照大師付司家軍御藥遠去間令付陳御藥案
文云
大日本國延暦寺阿闍梨大雲寺主（傳灯大法師位賜紫成尋）
右成尋今欲先遣小師頼縁快宗惟觀心賢
善久等五人令陸路赴明州尋商客船却歸

日本切慮經過州縣関津不練行由別有阻滞
欲乞宮中出給公憑許令前去仍乞公文牒明
州市舶司揀拾穩便舡舩遂一交付商客前往
其頼縁等五人乞且於明州廣惠教院安下等
候便次又有沙弥一名長明今乞聖節授壇受
戒亦乞劄付戒壇院許令受戒訖使令随後皈
日本國未敢自專伏乞鑒使御藥大造據狀敷
奏施行謹録狀上
牒件狀如前謹狀年月日具位名　牒
成時請大天國吉祥子并典座可道令喫茶菓

酒畢七時行法經三
十四日（戊午）天晴備弥菓廿二種茶一壺送少卿
坊次菓子五種茶一壺送梵義大師天吉祥房
次菓十種茶壺（送）慈濟（兩伽備）大師房國清寺行者二人
来喫茶畢慈倫大師来坐筆書云恐今晩来日
。宣内前者今朝齋時三藏送平茸乳等（菓）
大一杯分与松本諸僧行興國寺見物種々（舞）
樂雅樂女舞童舞等如相國寺元三日見物云
々松本一人不行見大畧駕出（日本行幸名々）莊嚴令
見万人次燒香人出錢多々叙云々七時行法

畢經四五（念日）　駕出五岳　次天清寺次
相國寺夜半還御云云
十五日（己未）天晴辰時慈濟大師来坐今日月望
十五日曰之来拜者次大天國吉祥子来語同
前次崇梵大師来同前以通事為使菓子十楪
茶一壺送崇梵大師房次送廣梵大師房次送
道晃典座房次送照大師房數皆同前六人僧
行興國寺見　大皇大后皇大后三（皇太后三宮）人行詣燒
香傳語云如駕出供奉人數只女官騎馬上騰
戴覆面衣下騰頭面三后各五六十人以上令

持乘田扇如日本儀式大皇大后者皇帝祖母
皇大后者　皇帝母后皇后者皇帝夫人云〻以
數百絹弐人持之弐貟驢馬云〻　聖秀一人爲
留守人不行見七時畢經六
十六日庚申天晴齋時梵義大師送蘿蔔大一抔
分諸僧畢司家永和等二人來各与一貫錢了
金山寺經藏來拜二月向西京可礼三藏真身
由告之七時行法畢經七八　三藏來坐行法
之間欲出會
十七日辛酉天晴齋時梵義大師送蘿蔔大一器

照大師好茶自持來令喫諸僧次参向三藏房
喫茶弐天國吉祥子來語五天多以菩薩戒爲
受戒本其作法聞之不似日本作法出家人不
用婦女不用童子深以禁之人皆有道心僧來
施物送中無施物人或取耳黄金施或脱衣施
云〻七時法了經一
十八日壬戌天晴放賴緣供奉三部印信中蘊悉、
地印信令寫訳經業受定照大師兩家五佛種
子梵字十字令寫譯經三藏梵義大師天吉祥
以爲中天竺人撰令畫也皆行向房語之從梵

才三藏房有請即行向喫茶梵義大師齋時送
餅淡八切八人料蘿蔔兩種各一抔梵才三藏
送平茸煎物一抔以五臺石銚子一口送与照
大師畢中天竺惠遠和尚談話次云　皇帝賜
金羅紫袈裟單衫裙絞同三種絹同三種者依
祈雨驗被賜云〻大平興國寺樂声始自十四日
昼夜不斷小師等每日見物種〻　猴樂舞
不可見盡云〻相國寺天清寺啓聖寺皆以女比
云〻大内門前又以不可思議云〻有宣旨被
元日本僧見物處〻皆行見門物　后宮車

千万云樓上流滿殿上人等見之云〻名上元節
正月例事也夫始自十三日夜京内燈如日本
十二月晦夜及十五夜三箇夜也諸州只十五
日夜一夜云〻七時行法經二
十九日癸亥天晴少卿請日本八人令喫茶湯次
通事共行向大天國吉祥子房問行程答云大
天國五天竺中西北方經海從西海向南行二
箇月到着西印度信渡國下陸步行二箇月
來中印度云〻大天國王城四面各一百里云〻
梵義大師送蘿蔔一大抔七時行法了經三四

廿日甲子天晴齋後小師等行向相國寺浴堂頼
縁供奉一人留以通事送薪沐浴成尋一人節
畢照大師送酒一瓶菓子風藥三九七時行法
了經五六午時依別勅宣入内　侍省供奉官
依宣旨來問云於五臺山見何異相以通事答
奏云於中臺上現五色光又問云見他相答不
見他相又問云光長短何答一丈許又問云於
途中往還州府志有無何答云皆以志丁寧其
中并州府龍圖閣以丁寧儲齋兩度共以窮美
志与錢十貫及裘二領潞州忻州代州皆有齋

二度途間菓子等多々也他州雖儲齋依無暇
過了又問云可住當院何答云待花水赴台州
天台山十二處道場一々數十日修行秘法欲
聖應其後明後年奏事由入京又參五臺山每
臺頂九旬修行佛道皈京是本意也通事申云
參臺二十八日之間全以無雪下廿八日參着
畢二十九日不雪下山諸又感喜無極是即菩
薩奉迎也云々還向之間二十六日無雪下廿
六日着當院二十七日雪下是人未嘗也云々
供奉官感善大卿少卿三藏同座兩度点茶三

感申云六七年常坐不臥希有人也者即還參
了依宣旨皇太后御經進内了
廿一日乙丑天晴衡慶院住持賜紫尼子惠送来
日齋請八人可迎者依三藏命与使者行者百
文錢畢司家三人来今見五人歸鄉沙弥受戒
宣旨御藥李舜舉被他行間持勾當被中下也
入内々侍省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権勾當
傳法院陳遂礼者与司家一錢了前後司家与
錢廿貫了絹六疋了三藏未坐剃頭之間不談
話七時行法了經七

廿二日丙寅天晴辰一点借馬九疋八人通事向
齋處少卿并梵才三藏梵義大師西天惠遠和
尚惠寂和尚大天國吉祥子衆護同道向齋到
着後大卿来會出向賜紫尼并尼衆未拜衡慶
院廣大伽藍也施主尼年七十三老宿有力人
也七左方一座大卿二座三藏三座賜紫尼妙
回大師法貴崇徳院々主每日說法講法花經
人也年七十九施主院生人惠師也右方一座
少卿二座梵名大師三座成尋左方後坐中天
二人大天國二人齋行事賜紫僧知事僧古者

後座日本七人通事一人含書珍膳以尼衆共
俗為垣下上薦錢一貫下薦各實五百文綾共
絹手巾各二裓各一疋大卿少卿成尋三人別
有單衣一領金綾腰帶一午時帰了九疋各与
百文了通事以錢買薰陸香宛燒香料了客省
宣威來五人帰郷可乞朝辞數日朝辞者二十
七日可宣由議定畢依先日約束与絹一疋了
参三藏房告此子細畢七時行法了經八一
廿日丁卯天晴齋時三藏送堇菓名下文廿六日可見五大一杯七人
小一杯照大師送菜二坪日本消息頌惟觀心

大日本史　十七　自養齋藏

賢泗州大師影一鋪一船頭曽聚取与送日本
五百羅漢像一鋪幷才三藏取与同送日本杭
州能大師昼此羅漢了虚空應現五百羅漢已
亡無多年云〻三藏被拾絶威儀雖抑百官圖二
帖百姓名帖揚文公談苑三帖八卷天州府京
地里圖一帖傳灯語要三帖宇治御藏奉納經法花音
義一卷大雲寺主藏奉納唐暦一帖老君枕中經一帖
注千字文一帖以上進上日本左大臣殿暦一
卷進上民部卿殿寒山詩一帖暦一帖進上治
部卿殿且頌惟觀了永嘉集一卷證道歌注一

帖泗州大師傳二卷廣清涼傳三帖古清涼山
傳二卷入唐日記八卷送石藏經藏七時行法
了經四五
廿五日己巳天晴齋時小曲座可道堇五大一杯
持來三藏行者十六羅漢像十六鋪釈迦像一
鋪持來与直錢十貫四百文絹三疋了掘合十
四貫也送石藏料耳通事陳詠食料与絹一疋
了從當院倉借出五百羅漢摸印七人各一両
本摺取三藏來四人料与好紙十六枚了成尋
与人〻好紙并打紙了左衛景德寺慈氏大聖

大日本史　十八　自養齋藏

院比丘雄戴随身來拝天台山大慈寺善賢懺堂往
僧也日本國元燈和尚弟子也者客省取受宣
戒來五人小師帰日本明州牒并弘路州縣駅
劵使文字三道持來皇帝廣恩寔以不可思議
文字如左
客省牒傳法院
准傳法院牒據日本國僧成尋状令欲先遣
小師頼縁快宗觀心賞善久等五人令陸路
往明州尋高客船却帰日本功慮經過州縣
関津不練行由別有阻滞欲乞宮中出給公

馮許令前去仍乞公文牒明州市舶司揀搭穩
便舶船遂一交付商客前往具賴緣等五人乞
息於明州廣惠教院安下等候使次又有沙弥
一名長命令乞　聖節投壇受戒亦乞劄付戒
壇院許令受戒訖使令隨令賴緣等五人朝辞
所准上傳法院牒客者後帰日本國僧成尋等
乞要於今月廿七日令未敢施行取
聖旨　熈寧六年十一月廿五日　延和殿追
呈奉
聖旨賴緣等五人　傳宣樞密院差三州使

臣〻一名押伴前去并給与通馬駅券餘並
依所乞
牒具如前令奉
聖旨令賴緣等五人於今月二十七日朝辞具
遞馬駅券已具狀申樞密院所有揀搭穩便舶
船前去及且於廣惠教院安下等候使次亦牒
明州並訖内沙弥長命一名乞　聖節投壇受
戒速請移文於所乞戒壇院依應上件指揮施
事須牒
傳法院候到更請照會仍希公文向手謹牒

熈寧六年正月二十五日牒
權樞密副兼京東上閤門副使權同管勾客省
四方館公事提点醴泉觀公事張
東上閤門使管勾客省四方館公事勾當御前
志佐
軍頭引見司兼提举集視公事兼提挙中太
一宮狄
唐人手跡准本省劄劉子在前
右具如前令欲牒
两浙轉運司并

明州候到請名一依前次
聖旨指揮仍行移文字与沿路州縣及指揮
下本州市舶司揀選堪好舶船交付穩便客
人引伴賴緣等帰本國及指帰廣惠教院且
令賴緣等五人於本院安下等候客人引伴
帰本國并牒
傳法院請前詳項
聖旨指揮照會仍請行移文字与戒壇院候將
來　聖寧令沙弥長命投壇受戒希公文回示
并關閤門者取處分

熙寧六年正月日駈使官梁造名兼受凭
再李造名　旦詠造名　拾勾摂官李造名兼受
行李劃旦造名
艾名　如名　絶名
七時行法了經六七
廿六日庚午天晴齋時梵義大師送菓二坏諸大
喫崇梵大師小師景福請諸僧喫茶次梵義大
師請諸僧喫茶湯次參三藏房点茶令出見文
殊合集經梵本見出來廿五巻未徹秘密字
三摩地分梵本青燄明王儀軌梵本房莊嚴宝

王經梵本皆中天竺貝葉最優美也司家三人
来乞錢小師出合一貫与了奉官依　宣旨来
依通事出去次筆書云奉　聖旨先帰本國五
人幾日可赴明州欲志送本國
主物色可附小師者成尋筆答奏云奉　聖旨
先帰本國五人小師相議來二十九日出云但
使臣未來待使來告可定日志送本國　主物
色旦以感悦即供奉入懐中還參七時行法了
經八一
廿八日辛未宣一点五人通事參内天晴齋時小

典座送平茸煎物大一坏午時五人帰來丙少
卜五人皆賜紫衣於御前著紫衣於御前著紫
歩進庭中申慶賀畢者面見作法如前於廊下
有齋賜絹各十疋院内大卿少卿三藏梵義等
四人房々列參五人拜賀了与錢五百文小師
与了絹五十疋持來客省下部三人各与百文
了次客省上䑓以宣戒爲首三人來与絹一疋
半了司家三人來与錢一貫了房裝束下部一
人來乞与二百文了五人賜紫院内諸僧感歎
無極是只祇饗應大師故也者院中老宿等多

着黄衣今小師五人著紫是希有事也申時客
省宣戒來与絹六疋半了通事雖固辞与五疋
了典座二人各与一疋了行者二人各与百文
了惟觀与大天國行者禍也三件新出家料吉
祥子所乞也者与了行者來拜三藏來悦引見
揚文公談苑圓通大師從衆賜皆以紫衣依其
例所賜欤慈濟大師來請即行向房有茶菓藥
食備珍膳有十飯三藏來請有茶菓小飲七時
行法了經二三
廿八日壬申天晴借出院倉達磨六祖撲摺取照

大師志与原紙九張云々絹紙充三鋪料摺了三藏
以十五張充小師等五人摺取了七時行法了
經四八
廿九日癸酉天晴御藥以別使送院牒文云傳法
院准客省牒准本院牒日本國僧成尋狀今欲
先遣小師頼緣快宗惟觀心賢善久等五人令
陸路往明州尋商客船却歸日本切慮經過州
縣関津不練行由別有阻滞欲乞官中給出公憑
許々令前去仍乞公文牒明州市船司揀搭穩便
船々遂一交付商客前往其頼緣等五人乞

且於明州廣惠教院安下等候便次又有沙弥
一名長命今乞聖節投壇受戒六乞劄付戒壇
院許令受戒訖便令隨後歸日本國僧成尋等
乞要於今月二十七日令頼緣等五人朝辞所
准上項本院牒客省未敢施行取
聖旨熈寧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延和殿進呈
奉聖旨頼緣等五人傳　宣樞密院差三班使臣
壹名押伴前去并給與遞馬駅劵餘並依所乞
牒令奉
聖旨令頼緣等五人於今月二十七日朝辞其

遞馬駅劵已其狀申樞密院所有揀搭穩便舶
船前去及且於廣惠教院安下等候便次六牒
明州照訖内沙弥長命臺名乞
聖節投壇受戒速請移文於所乞戒壇院依應
上件指揮施行牒請照會者
右具如前當院已劄戒壇院請依應　客省
牒内聖旨指揮施行去訖今劄送
日本國僧成尋依此照會
熈寧六年正月日　有捺印　戒壇院牒送客省了
彼臣來今出見　宣旨文云

差客省牒乃至朝辞其遞馬駅皆如前状畧之　伏乞依傳
宣指揮
右奉
聖旨依已得指揮仍差借職王宗彥今劄付
王宗彥準此
熈寧六年正月日
少卿為五人賜紫院來坐点茶了文惠大師來
坐古清凉山傳二帖被返了即送日本奉治部
卿殿了文惠大師志与釈迦仏牙頌一鉡即送
日本奉宇治殿客省官人來小師五人擬与五

百文錢了六祖影二張送日本一張石藏一張
進宇治殿向文恵大師房見寫吾形像懸壁即
作頌云吾相非相從労郢匠々々既傳後成幻
妄幻妄匝真々亦假名虚堂摶對水月澄明寫
取同文恵大師書別紙告云　大僧視真已最
夢中夢更觀身水身了七時行法了經六七
廿日甲戌天晴齋時照大師自捧戒令行者計一
巻二經將来午時陳　御藥来依　宣旨通事
陳詠別給每日令外二百文妻子食者從二十
七日至二月十日二貫八百文被下了是依

雲音被重和尚故也者院内雜事支配後被歸
問少卿三藏梵名比丘梵字西天新来二人大
天二人皆送至大平寺云至房点茶湯了大天
二人名寫取参内一人名蒂誠羅補垃一人名
生僧伽羅叱多三藏来坐悦通事餘事十三日
上元節茶菓文恵大師不在間未志送今日從
廨院歸来即以菓五經送房返事如右
洋人至孚示　手澤兼恵十三日所賜珍菓不
敢奉　拒已依數捧収訖仰荷勤原弗勝悚戢
不宣　智普和南

阿闍梨法師　侍者
七時行法了經八一
二月一日乙亥天晴喫粥之後崇梵大師慈濟大
師来喫茶畢今日朝拜諸大師互以向房々依
負参向依負来坐了齋時梵才三藏送茶五九
枚梵名大師為喫茶請即行向喫茶了申時以
入内々侍東頭供奉官張士良使臣下賜被志
獻日本　皇帝金泥法華經錦廿疋物色如右
金書法花經七巻用金渡銀起突鈒通裹釘子
装經匣一具盛紬縹表銷金裏脛帙子并金襆

金
川合羅雲鳳細錦二疋
川倒仙細錦二疋
川攢鷹細錦二疋
川黄師子細錦二疋
川雜花暈細錦二疋
川族四金鵰細錦二疋
川翠毛白師子細錦二疋
川方勝天下樂細錦二疋
川方勝宜男細錦二疋

川盤絲雲鴈細錦二疋
依日及晩不進受領表来日可賜使由申了
院内諸大師司家等来見感〻七時行法了
經二三
二日丙子天晴供奉使人来即進表云具位成尋
等今月一日蒙
中使宣降到送臣本國物已依
聖旨未數受領訖臣已逐一令小師五人如法
弁受護前去謹具状數
熈寧六年正月日　具位ム等　状奏

與使錢百文了未時監使御藥来出會了使臣
王宗彦来五日小師可出由納了三司券客省
牒等三通家以下寧也見御藥被下大天二人
錢四十貫依拕名大師等奏被下也十年遠来
無錢無便依之一日所奏也新来中天二人可
帰本國由奏了七時行法了經
三日丁丑天晴蔡諫議齋請書来文云今於傳法
院下項請日本國僧八人今月初四日到西有
弟四位蔡諫議位齋紫衣成尋褐衣頼縁快宗
聖秀惟觀心賢善久長命二月日与使錢百文

了七時行法了經五
四日戊寅天晴辰一点以馬五疋参僧四人成尋
頼縁惟觀長命并通事也快宗聖秀心賢善久
依病瘡病不参先以大花舎二大香爐燒香讀
經日本平坐作法三礼唄表白發願請誦法花
經一二巻三人或第一巻或觀音經〻了齋布
施成尋賜好絹二疋三人各一疋通事別給大
瓶酒一瓶齋中間從大内送賜菓子精進物大
一荷以四人紫衣兵士令持之究如輿四人持
四大瓶酒一人又持菓子一盒進交領文学使

与錢一貫家可云無止人侍人密令見請文云
樞密制使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蔡定帰院了
与馬錢了七時行法了經六
五日己卯天晴齋時拕義大師送菜次送茶七時
行法了經七
六日庚辰天晴齋時照大師送菜汁三藏送汁諸
僧別有七時行法了經八
七日辛巳天晴齋時三藏送菜汁拕義大師送茶
七時行法了經一
八日丙午天晴辰一点頼縁快宗惟觀心賢善久

人使臣馬　兵士一人馬鈾六人知鈾搭〻六
人相共出去了七时行法了経二
九日癸未天晴院内来將軍齋已时依請行向五
人前喫茶湯　樞密侍中大彦博　參政侍郎
王陸中書參政諫議馮京中書樞密制使諫議
異充樞密制使諫議蔡定如例問日本作法以
通事答了七时法経三
十日甲申天晴齋时照大師送菜汁今日終日從
三藏房菓茶爭種〻也七时行法了経四
十一日乙酉天晴齋时三藏送菜二杯文惠大師

大日本史　二十九　自養齋藏

送菜五杯汁一杯照大師送二杯汁一杯多以
〻通事七時行法了経五
十二日丙戌天晴大相國寺三覚院講經論傳戒
紫善湊送齋請其文云善湊啓取二月十五日
釈迦弥勒回寂之辰取十三日夜就大相国寺
佛牙院懺悔回戒十四日倫齋紙迎伏望法慈
早賜　光降謹状　年月日具位如前
請了七时法了経六
十三日丁亥天晴依喫哾味無術送齋辭書了齋
時三藏送菜汁及申尅送藥食每日可送由被

送所以通事為使不可送給由雨度切申留了
自本不用非時依之停止了三藏志最丁寧也
七时行法了経七
十四日戊子天晴齋时照大師送菜二杯汁一杯
午時三藏從齋所令持〻銭五百文衣收一令
書文字示云　湊和尚傳語　闍梨為不来齋
時嚫銭各五百文衣收一令希知之聖秀長命
各五百文絹手巾一ヶ以百文沐浴了七时行
法了経八
十五日己丑天晴齋時以前依例參向諸房皆右

大日本史　三十　自養齋藏

茶湯文惠齋及大師數度来向齋时三藏送汁
一杯梵義大師送菜二杯三藏令送見藏本諸
教壇圖一巻披見金剛界諸尊別壇圖也皇日
記云千時長興三年四月内於洛京敬愛寺內
寫得畢日本國持念弘順大師賜紫寛補記之
惠文記大平興國五年五月日
熙寧四年仲冬
閑寶追福院左街戒錄譯經文鑒大師用寧字
宗厘東無題
寛補是朱雀院御時〻寛建赴會寺士人来唐

國人也瑜伽大教大教與大唐從寛補受灌頂人世余人云奮然法橋日記依鉛會大師語所記也鉛會云入唐五十年生年八十五云々七時法了經

十六日（庚寅）天晴齋了梵義大師送茶三人喫了辰破九十五粒三藏送給嗽良藥也一服一粒臨非以生薑湯呑下云々今夜以酒服七粒了三藏送酒一瓶子也七時行法了經二

十七日（辛卯）天晴齋時三藏送羹一杯齋了文惠大師送原三杯三藏來數對談話萬歲院講律

惠通宗來德珠三人以持律僧二人爲使借送四分羯磨二帖眞律師述四分含注戒本疏六卷（律師宣述）行事抄會正記七卷（本十二卷七）眞悟大師元堪述付使借与律街相一帖律要私抄一帖行事抄六卷南海傳四卷三藏送茶喫了七時法了經三

十八日（壬辰）天晴辰時三藏并文惠大師來共行向堂寺浴室公家施温室良供奉爲勅使道俗濟々出入梵義大師送茶沐浴七時法了經四

十九日（癸巳）天晴三藏送散十六ヶ分人々了四

明江鎭來拜秀才及ガ人云々入夜照大師自持來梨一杯茘一杯文惠大師送茶七時法了經五

廿日（甲午）天晴齋後梵義大師送茶三藏來坐四分注本疏有印板納興國寺戒藏可令交易摺本云々七時法了經六

廿一日（乙未）天晴齋時照大師自捧菓二種來次以行者送羹一杯齋了文惠大師送茶申時文惠大師送平茸調羹一杯茎立七杯寸時法了經七

廿二日（丙申）天晴講堂集會眾經堂等他寺ノ々有齋々後讀文字令集經第四卷了分散了大卿少卿三藏梵義（天祥）吉緣文二人等受二人證義八人等也讀人證義文正也南岳七代記行向文惠大師房達磨魏來梁來掛達欲見寺代記也而大師書与詩云達磨識詞西來跨水後逢羊（渡海逢羊年來）半夜悽々暗渡江（從梁往魏）日下更憐双象馬（日下是長安双象馬是傳大士也）兩枝嫩桂久昌々（嫩桂即少林也）年代記又借了來日可令看者点茶湯了三藏來坐七時法了經八

達磨渡来年暦

廿三日丙丁天晴齋時照大師送羹一抔菜一抔
次送茶從戒壇有使問沙弥祠部出家官牒三藏来
答大唐有沙弥祠部日本無祠部便暴諾還了
申時以使請参向筆及通事陳詠為渡日本要
買小船回之ゝ唐絹二十五疋了交易錢廿五
貫買齋香上品十三觔了日本定米五百石云ゝ
三藏感歎即有茶湯以論待經心地觀經理懺
悔文献三藏了合掌礼拜了願生一佛浄土拭
涙數度可云道心者七時法了經一丨丨
廿四日戊戌天晴齋時照大師送羹一抔菜一抔

次送茶以通事照大師示云新羅捉一口者借
申用之献直絹一足永欲給預者答云更不可
有直早志献由畢即来悦文恵大師送達磨大
師自西天来勘文如右達磨大師以正法眼藏
及袈裟付嘱二祖恵可聴吾偈曰
吾本来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菓自
然成大師當梁武帝普通八年丁未九月二十
一日到此土梁帝不契至當年十月十九日過
江北此是魏第八主孝明帝大和十年至少林
寺得二祖付法已於大和十九年丙辰十月五

日而入滅葬熊耳山經三年曰魏有使宋雲自
西土廻葱嶺逢見大師手携隻履云吾帰西天
後宋雲到本國當魏第九主莊帝乃聞奏尋開
塔而全身不見唯留隻履存焉大師示滅至今
大宗熈寧六年得五百三十九年矣讃曰
觀音應迹王宮誕神明珠辯智宝坐多身多
羅親印双徑逢奉帰命我祖水月空雲
依祖门心印集録之奉呈
依古今通系圖勘之梁武帝天監十八年改元
為善通元年八年丁未即魏明帝大和十年也

達磨和尚来至震旦相當南岳大師生十三年
大和十九年達磨和尚未滅當南岳大師生年
十二梁武帝魏明帝同時皇帝也
大相國寺東經藏戒律院道則座主来以照大
師功ゝ乞受法花法照大師示云只觀無常迅
速一心要持經修行數年講法花念誦法花人
也者以廿六日庚子日可授内約了代地礼拜
随喜帰了　照大師志ゝ胡文三枚唐朝徐諧
学士所書金剛般若經本四枚可渡日本者也
七時行法了經二

廿五日己[illegible]天晴齋時照大師送汁一—菜二—
次茶自作帰天台奏狀行向三藏房令見無取
捨仍令請書照大師三藏以照大師令閱經藏
送當今新訳經福蓋正行所集經一部十二卷
父子合集經二卷二一披見福蓋正行所一卷之
處龍樹菩薩集西天譯經三藏試鴻臚卿宜梵
大師賜紫臣日稱奉詔訳與又注云孔自宮臣
張永弼
講仁王經囙明論唯識論沙門臣法秀證義
講法華經囙明百法論沙門臣可瑑證義

講以王經百法囙明論沙門臣超宗證義
講仁王經囙明百法論慈雲大師賜紫沙門臣普振證義
講唯識囙明百法論明義大師賜紫沙門臣衍證義
講楞嚴經慈濟大師賜紫沙門臣智教證義當院
講圓覺經文章文惠大師賜紫沙門臣智普證義當院
右街鑒義講百法論宣密大師賜紫沙門臣顕證義
左街講經首座講法華經百法囙明論證鑒大師賜紫沙門
右街講論首座講百法論文章文鑒大師賜紫沙門用寧變文
梵字宝梵大師紫賜沙門臣惠明筆受
梵字崇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明遠筆受當院

西天僧廣梵大師賜紫沙門臣天吉祥證梵義
梵才大師賜紫沙門臣惠詢奉　詔譯
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宜秘大師賜紫沙門臣
惠賢奉　詔同譯
經〻以下薦為初也
景福殿使莫州團練使入内内侍省副知監訳
經臣李允恭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臣護莚元水
都開國候食邑一千戸賜紫金魚袋臣
熈寧元年四月　日進所二卷一切同前所

三卷訳經僧十四人同前超宗逝去仍證義七
人二年四月日進入内〻侍省内東頭供奉官
勾當御薬院監訳經臣李舜挙推忠佐理功臣
正奉大夫行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上柱國南
陽郡開國候食邑一千戸賜紫金魚袋臣超抃同
潤文本行也一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学士監修國史兼訳
經潤文　所四五卷二年四月日進僧依訳人
經義七人上柱國　國公食邑一万戸實封肆

十二百戸臣富弼如第三巻第六巻三年四月
進講百法明論因覚仁王經沙門臣文正證義
紹榮逝去替潤如前冨替有嘗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
州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僕射兼門
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学士監
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魯國公食邑万
一千百戸實封肆千二百戸臣宣公亮潤文第
七八同前四年四月日進僧俗如前但筆受一
人惠明逝去第六巻第九潤文一人
朝散大夫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上柱輕車都尉
臨平都開國候食邑一千五百戸實封六百戸
賜紫金魚袋臣馮京四年四月進梵学情光大
師賜紫沙門臣智實筆受　梵惠明　處第七十
一四年四月進僧俗同前第十二巻潤文馮京
臣相如推忠佐理功正奉大夫右諫議以上如前雖畢
益事毎年二三巻譯出進奉為知此由委記之耳七時泌了經三
廿六日庚子天霽齋時照大師送汁一〻菜二〻
相國寺圓則座主來受法華經了借与儀軌一
巻次第二巻形像儀軌一巻梵圖字曼陀羅一
紙早〻可書寫由示了受法初後地數坐具各

三度礼拜了三藏奉借与智證大師大般若開
題一巻了七時法經四
廿七日辛丑天晴齋時照大師汁菜各一盃拜見
父子合集二巻了譯經僧中五人如前縹文二
人加位所文素右街嗣僧錄用寧右街副僧錄
監經潤文一人馮京如前佛以優陀夷遣淨飯
王許教化三請佛所故名父子合集經也雖廿
五巻譯出第一以下未清書進覽曰之不能拜
見廿五以下貝葉而有其殘未譯進覽綵以錦
為褾紙以金為軸莊嚴甚妙也見大天國梵本
法華經八寸廣二寸五分貝葉第一巻四枚第
二巻五枚半第三巻四枚文字頗小字也父子
合集經貝葉長一尺五寸廣三寸四十枚譯出
廿五巻雖多羅葉文少漢字譯出枚多也七時
法了經五六梵義大師送茶三杯
廿八日壬寅天晴申時少雨下酉時止了齋時三
藏送乳羹三杯三人料菜四杯一人料小典座送羹
一杯次三藏來觀見古今廻集通力下同圖還房了有
請即參向點茶兩度照大師与志古今廻集圖
一帖講律惠道和尚文送六巻抄律要私抄律

行()壺南海傳即付使返送合注本疏六巻會正
記十二巻四分羯磨二帖了此三經書共以要
書而帰南地。迫不能書寫送日本國帰天台中
經七八入於三藏有請即参向儲種々珍菓不
酒茶地北多学慈恩宗予学玄賛由被告示小
僧問撰釈鏡水鈔有無答無由給以契丹僧作
詮明抜釈玄賛書也者三藏問八鮮脱大小乗
觀差別以天台義答了
廿九日癸卯天晴齋時照大師送平茸煎物一一

同壺遣奚一一司家三人来乞錢帰天台大字挙
少故也来日可与由約了照大師持来令看梵
字々毋石搨本御篆天竺声学毋梵書序御書
御製序推忠協謀佐功臣光祿大夫行尚書工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
大学士上柱國常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戸食
實封貳百戸臣賈　昌朝奉勅書并篆字御書
天竺梵字後記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
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樞密使臨文館大学士監修國史上

柱国京兆郡開國公食邑八千五百戸食實封
貳千八百戸臣章得象奉勅撰記中云大平興
國寺傳法院國朝所建翻訳之館載嚴勝範延
集造流藏篇寝深具函疊委〻莊嚴五門二階
堂内造石大亀立大石高一丈廣八尺両面書
之依文多不書之堂只立一石無他佛像
真宗皇帝大宗慶暦五年三月十九日建立大
宋皇帝四重閣内立大石高二丈廣一丈委如
前()壺照大師開經藏自入見新訳經四百餘巻
一帙借出了今()壺奉讀佛毋宝德藏般若經一

部二巻了新作目録三帖借出見之上中如開
元録下巻真言經不空訳為始般若三藏天息
災法天施護法護近来人也法賢惟淨等訳經()壺天
台慈恩二教皇帝被入此目録梵才三藏来返
所借法門等志与福蓋正行所集經訳出草一
部十二巻所書改文字潤文字潤文公卿右將
軍右僕射諫議等文字也寂以有感又志与法
智大師碑文自作也者沙弥長命上當院沙弥
三十餘諸共参大平興國寺戒壇院以錢二百
三十文買沉香薫陸香随身今日終日学明日

受戒作法礼拝焼香至明日受戒不出戒壇明
日官家有沙弥齋其後受戒云々聖秀行見還
語云諸寺沙弥百余人並立礼佛五十遍其後
有官人谷与戒牒尚書官人云々有僧三人敎種
々事云々以日本沙弥為上臈云々當院沙弥
令持衣攏煎茶具大儀式行戒壇院了云々申
時戒壇至和尚来向先出文状次来紫衣僧七
人同参礼拝看法華壇還了次文恵大師来坐
七昄法了経一二

參天台五臺山記第七
六年三月一日甲辰天晴卯二点參向少卿三藏
廣梵大師崇梵大師文惠大師慈濟大師皆以
点湯還來入行法間少卿三藏文惠大師中天
二人大天國二人來向行法之間不奉謁之齋
間照大師送汁菜從三藏房有請即參向廣梵
大師中天竺二人大天國二人同參來点茶西
度銀花盤并置銀口茶器茶壷銀也還次入照
大師房出去之間不謁還畢三藏具齋請來坐
尼街崇福院講經賜紫尼惠饒今月六日參詣

就大相国寺供養仏牙王日仍備齋日本阿闍
梨并侍者等三人代奠賜光降者使行者与錢
三十文畢西天訳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錄卿
傳法大師賜紫施護訳了義般若波羅蜜多經
一巻聖佛母般若波羅密多經一巻拜見畢仏
母經者心經同本異訳也鷲峯山千二百五十
比丘俱仏入三昧觀音說經以身子爲對揚問
人觀音經了仏從定起讚觀音并經依爲要經
写之渡日本大相國寺賜紫有孚來坐年廿許
若僧也未尅從内裏有御使供奉官　宣旨云

正二月無雨五穀耳絶今祈雨可勤仕否答奏
云隨　聖旨可勤仕使還參了無沉從　大内
後苑傳　宣云日本國成尋於後苑可粉壇祈
雨者且忝知者出領狀了有後苑司六人到而
無何日可參修由七時法了經三四
二日乙巳天晴辰時有祈雨粉壇請書後苑司皆
判日本國僧成尋從今日於後苑可粉壇祈雨
者可修法花法由　奏了即使者与二百文了
只今可參由來示依取具壇道具天蓋幡等間
又使到來遲由三人如通事可參者借馬參仕

後苑　皇帝御殿北大池々中有大宝殿（名瑤津亭）
也御念誦堂也造大橋人通宝殿以件殿爲壇
形莊嚴甚妙究如衆香城八角一階殿也池方
二町池様方也龍頭船等有數十水鳥鳬鴈有
數池邊有大鶴六白鵝三隨人語答之其形大
如鳥一切皆白人与食以定取之食之鵝三四
處有其數異類不記盡入四重門間寺門人乞
錢皆与之合一貫餘了別可入日本僧　宣旨
下了有父母屋内左大壇東庇塗護摩壇行事
太保一人供奉官一人（日本）藏人隨色同五宝等皆

即時持来五十二大供諸龍王壇須修水天法
倶迦梨龍而法華法竿兼馮深就中光宅雲法
師依　皇帝諸講法華經至藥草喻品具雨普
等四方倶下天感大雨又或誦有降雨人〻多
依恩先例修法華恭偏為求菩提巡礼聖跡尋
勝地来須固辞而蒙無　朝恩将何以報依此
事愁所受申也又諸寺高僧二十三人為看經
祈雨請来書取佛前文字　後苑瑶津亭道場
所奉　聖旨請僧二十二人并日本阿闍梨開
啓粉壇祈雨道場七晝夜具僧衆法名如後一

尼衛副僧録文鑒大師開宝寺　一日本阿闍
梨　一大衆師十人　二名師子　華嚴大師
洪円(相国寺)　慈照大師守感(万成院)　六人紫衣　善湊(三学講国院)
智普(顕聖寺)　文秀(国寧寺)　之輅(相国寺)　恵浄(時覚)　令善(報慈寺)　二人褐
衣　自然(相國)　清彦(資相禅院)　道場紫衣僧衆一十一
人　雲秀(相国)副(相國)班　同省眞(清大寺)闍梨道林(相国寺)鋭　處祥(相国)
知磐　永定(相国)鈸　法顕(相国)鈸　浄橋(相国寺)鈸　智表(相国)鈸　惟秀(相国)鈸(兼侍者)
恵琺(相国)鈸(文字)
右仰道場僧衆逐日依法六時礼佛行道歌讃
法事轉誦經文所集勝國上祝　龍天早降耳

雨務在精虔不得慢易　年月日
道場十一人金剛經(毎人各一巻)　熾盛光經(毎人各五十巻)　五方
真言(毎人各五十遍)　押注文字如此又外面押又後苑牓
奉　聖旨於瑶津亭開啓粉壇祈雨道場柴晝
夜切慮不係祇應人等於道場并設壇處出入
交雜須議專行指揮
右事須出牓曉　道場處諸色人等如係祇
應者即潔淨端謹不得乱有交雜具不係祇
應人如敢壇至道場處必定別作施行各知
委

以前件如前　年月日牓
入内〻侍省東頭供奉官勾當後苑李(位一般)
李(一般)馮(位如前)勾當延福宮擁勾當後苑徐(一般)
張(一般)閻(一般)入内(至乃)奉官勾當御藥院兼後
苑陳後苑瑶津亭　奉　聖旨請僧三十二人
并日本阿闍梨開啓粉壇祈雨道場七晝夜逐
日依法六時礼佛行道所集勝因並用上祝龍
天早降耳沢　三月日　道場所
申時　皇帝　駕来道場焼香拜法華場焼香
成尋立護摩壇　皇帝来御被　仰下丁寧可

祈由者可盡忠節由　奏了奉向　皇帝立問
一間之内也着赤衫御座面前蒙　聖旨是希
有事也無幾還御畢諸僧前立至橋南端　皇
帝偏　御覧小僧一人寂初駕未旼諸僧出橋
南並立呼聖躬萬宝万歳〻〻万〻歳卽御挙
前還入堂畢入夜始法華法僧俗周匝見之子
旼一旼畢自行七旼畢及五更經五了
三日丙午天晴諸大衆師當時名僧等也以筆言
問答諸宗人〻也華嚴宗二人師号春年有曾
人也法相宗人〻且以高僧等也北地無天台

宗人律宗理性宗多〻也厳上人多以未見公
卿又如是法花壇皆以感歎未旼俄僧俗皆以
出門外　皇后達為礼法花壇参堂云〻經一
旼還来聞之大皇大后皇帝祖母也皇大后皇帝母后也
皇后皇帝夫人也皆以参堂仕女三百餘人皆来云〻
皇帝同以　駕来云〻聞如是事必欲顕法霊
驗一後五百歳一衆流布旼顕法花勝利弥令
信一衆二為鼓　皇帝廣息必欲顕法驗三前
〻大師等從日本来給未有如此事小僧始有
此事為本國無驗大耻辱也依此事致誠修行

三日之内欲感大雨　皇帝頻労間而天弥晴
更無雨氣申時　皇帝以行事太保問云若有
夢想可奏也者答申云今朝後夜時護摩間如
夢人告云四明金隠日月光三日之内必可下
雨云〻後辛日光晴閑地上清涼意也但不知
虚實太保還参了後午時荘厳數多龍頭等船
船楽競船種〻遊戯皇帝皇后皆衆船御覧並
合船大三艘以錦荘船門外有白鵠鳥通事陳
詠以手摩鳥頸傾頸令摩又問何處鳥以足教
痒處云古〻寂以希有也万事依無他念不委

記之七旼法華經第六
四日丁未天晴後夜旼後中心思之今日已及三
日而天晴無雨氣本尊諸尊可助成給辰時散
念誦間眠入之處如陵王装束人一人又如納
蘇利装束人共馳上天了覚畢思之赤龍青龍
上天也深憑念之日中時切〻祈申了未時俄
以天陰大雨下雷電頻鳴雨足弥天一時間大
降甚雨中晴天晴雨氣散了為随喜　皇帝可
参堂給由驚動數尅〻〻奉待間太保為御使
来懐中出取一紙与小僧文云雖似多感應得

雨不多弥可精禱者答奏云　龍王登天更有
何疑随　聖旨弥可精禱即入懐中持参了雖
似之言頗以有思依之猶祈乞雨其後有雨氣
雖小雨下風頻吹不快也申三点有勅使太保
仰云雖有雨氣風迅吹雨不下可祈止風若
有可入物可　奏者即答奏云十二天壇中風
天坐可祈止風由別不可有入物即誦念風天
真言一万遍祈申酉一尅風止雨大下終夜甚
雨七旼行法華經七
五日甲戌雨下従夜至辰時大下已一点雨頗宜

间皇帝駕御諸僧共立同申万歳如常為悦焼
香於法華壇焼香礼拝諸僧前立為仰送立橋
南至威尋等在護摩壇方依不待路不出而
皇帝思食已前立由於橋　御覧依不参出止
御輦以大保為使　宣旨云雨大下寂為感悦
召出小師聖秀等同仰此悦由馳還参軍畢聖
秀果報不可思議也数度面見希有今蒙　仰
寔以難量殿上人〻頻以来悦午時賜弥菓等
諸僧同喫大保来　宣旨云従今日延七日可
法楽下雨龍王等十二日可結願也者従未旼

雨大下終夜甚雨四時法了依自行即化他誓
止法
六日己酉雨大下已一点行事太保与乳母子太
保六来行事太保以筆書云此是御波〻母乳
子為一會闍梨来也　御乳母為雨悦為闍梨
儲一齋而　皇帝被仰云諸僧會合皆令齋者
闍梨知目縁答書云委義曰縁千廻感謝従今
以後可祈禱壽福乳母子太保入懐中還了即
送大齋種々珍菓物諸僧飽満行事太保云雨
已満水出二尺五寸云〻至于今者可止雨者

従日中時祈止雨由従申旼天晴畢而雲尚厚
以行南為馮子時太保来示云至于護摩龍
壇可結願者頗雖不得意依不知唐作法日中
結願畢初夜龍壇十二天壇結願了終夜無雨
四時法畢　皇帝旦夕両度以　勅使焼香數
無懈怠已時於太清楼東庇沐浴　皇帝夏涼
所也廣大四重楼也内荘厳不可思議也以錦
巻柱為天井重〻有錦隔后達　御所等簽〻
示少卿行事小行水及久聴於其處可令浴由
有宣旨云〻従　御前方衣冠人〻運湯来慇

以浴畢諸僧俗来感歎欣無雨
七日戌庚天晴雲散日光顕現人々大悦行事太
保来示云何不回見　宮中答云此六日不剃
頭鬢髪極白因之不出亭外太保云　皇帝聞
食事剃刀由被下　宣旨畢明日持来其後可
可回見者大略依天気来示欲入内裏人不具
小刀剃刀所以不随身也僧録并官勾行事分
配法花大壇護摩仏供以珍菓充諸僧料極功
徳也初夜焼香上蘭閣太保召寄紙以華厳大
師令問云祈求雨大得感應粉壇并三觀中何

挟答云此行法者一心三觀妙法更不可作何
觀挟衆人感之太保自書云遊臺上中臺西臺
見五色雲直光金橋云々有通心人云々儲一
齋可請由約了太保云八龍可投苑池壇上道
具共可入池否答云更以不用太保并大嗟今
朝行事太保此問答一般大以咲大器　皇帝
戯言欲依僧録勧進奏　日本阿闍梨ム右奉
行歟也聖旨於今月初二日開啓祈雨粉壇道
場已被感應所有壇上供養龍八座欲乞就本
苑池内投送謹具状申聞謹録状上牒

牒件状如前謹牒　年月日ム状上寂初申乞
令作并青龍八座長一尺以紙叅并畫之頭面
好作畫依之所奏也前々投金明池以金銀作
龍也是此草龍只投此池好也者徒僧録許清
書送可注付名者加名進奏了僧録志丁寧人
也善湊和尚投詩　春暖群萌發精膏沢滋
處祈労　帝懇懃恪勤僧慈有感龍天喜无私
草木肥生民忻歳稔同賀　聖王知行事張太
保来談話問云日本國亦有如闍梨祈雨得感應
人否答云多々也就中真言宗祖師弘法大師

諱海空於　唐朝従青龍寺恵果和尚傳受請雨
經法帰本朝後依　官家請於神泉苑修請雨
經時修圓僧都成嫉妬心駈諸龍納水瓶而弘
法大師祈雨壇上并龍穿堂上登天降大雨後
年又修祈雨法於神泉苑池邊石上金色龍乗
黒龍背出現弘法大師并弟子高僧實慧大僧
都真濟僧正真雅僧正真然僧正并十人同見
金色龍餘人不見　大師云此金色龍是无熱
池善女龍王之類也云々其後大雨普下従其
以来真言宗修此秘法必感大雨近五十年来

見仁海僧正修此法每度感雨世云雨僧正其
弟子現有成尊僧都修請雨経法感大雨張太
保重問云闍梨何不修請雨法修法華経法答
云成尊非真言宗非弘法大師門徒不学請雨
経法真言宗中尚傳此法人両三人深秘口傳
以他宗哉成尊是天台宗智證大師門徒祖師
従青龍寺法全和尚究学真言秘奥有水天祈
雨法秘法有倶哩迦龍祈雨法智学傳受而修
法華法所以何者　唐朝光宅寺雲法師講法
華経祈雨至薬草喩品其雨普等四方倶下之

大日本史　十一　自養齋藏

以大感降雨加之誦法花人感雨有其數次八
大龍王皆蒙於閻浮提可降雨佛勤若干眷属
在法華座此曼陀羅中列諸龍王因之修此法
感雨也太保又問云如闍梨得感應人日本幾
人乎答勝自成尊人數十人等華人數十人至
于成尊者日本國無智無行啞羊僧也依有巡
礼天台五臺本意深所参来也太保又問云闍
梨所言頗以不信唐朝近来祈雨大卿（西天日称三藏也）
五十二日雨下中天恵遠恵寂（去年新来二人也）去年祈
雨至第七日雨下未曽聞三日感大雨与諸六

師等問答諸宗義闍梨皆勝計也与闍梨等坐
少欲況於勝和尚人乎答曰受戒之後未曽虚
妄問答文字入懐中還参已了小行事司家来
護摩壇等茶碗器等依負返上之諸大師等見
感云太卿以金銀器置壇上皆取領耳瑠璃環
金收領况碗器手闍梨離塵清浄也云云同家
運納已了自行四時了
八日辛天晴後苑瑶津亭　奉聖旨於今月初
五日開啓謝雨務壇道場七晝夜逐日依法四
時礼佛行道所集　勝因並用答謝

大日本史　十二　自養齋藏

龍天三月五日道場所日僧録文鑒大師以黄
紙大文字書押門西外面也祭文二通寫之維
熙寧六年歳次癸寅三月甲辰朔二日乙巳
皇帝遣入内〻侍省内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薬
院兼後苑陳承礼等請僧三七人於後苑瑶津
亭開啓祈雨道場伏以夏春之交百物茂長雨
暘或失歳望以愆欽惟覚慈等觀群品尚奥流
汎徧此十方謹言
維熙寧六年歳次癸寅三月甲辰朔五日戊申
皇帝遣入内〻侍省内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薬

院薫後苑陳羕礼手請僧二十五人於後苑行
津亭開啓謝雨粉壇道場七晝夜伏以未沢不
時大田將橋側恩射咨精意乞　靈澤感歳功以
慰民望沛然嘉應曾不崇朝被除清壇祇謝神
貺尚繁無祐終獲有秋謹言
國婆〻差官勾馮供奉種〻珍菓菓子送宍諸
僧皆喫無間斷官人来見之火壇手行法皆僧
俗並立見物敢不制止此度降雨上中下万人
感悦　皇帝随喜無極云〻　黄昏燒香使行事
太保日来毎日六時有燒香

大日本史

十三
自養齋藏

勅使両三人互来燒香僧録以御巻数令見曰
徑五寸純銀花軸以金銀薄押紙爲標紙以日
日本僧巻数爲初次十人大衆師以道場衆列
之初五日爲一巻合二巻也初云大宋皇帝頂御
谷之奥日下又有大宋皇帝頂疏全異日本巻
数　皇帝進仙之義也四時自行畢
九日壬子天晴辰時　官家被賜剃頭人作悦於
僧録宿房剃之丁七日不剃宛如鬼白髮白鬚
已以除了毎日從廿二苑持来花甚妙也未曾
見種〻色〻春花麗春草花色紅大如桔梗花

而有五葉地　草花色如紅梅大如前萵莨花
色黄而八重也此亭内有三躰畫像以弥陁五
尊爲中尊釈迦中薬師東皆以隔一間皆有菩
薩羅漢東西各八鋪有十六羅漢像向佛有十
七星像九曜七星也東方有八西有九納置数
多畫像有十大明王像各三鋪像也降三世二
臂像左手執三鈷杵軍荼利二臂像右手執棒
吒紇明王如不動尊頭有三髑依燒香　勅使
太保来不見畢日中時畢如例僧録官勾分仏
供次爲囬見官中依同道約束行向諸大衆師、

大日本史

十一
自養齋藏

宿房慈照大師恵淨和尚以風薬丹薬各一丸
与小僧点茶慈照大師与襪一足善湊和尚与
襪一足甚雨之間依襪黒損也恵淨闍梨与的
乳茶壷貼即於此處脱古襪与通事着新二足
華蔵大師慈照大師文辨和尚恵淨闍梨善湊
和尚文秀和尚令喜和尚七人諸共行見先見
連枝木次見畳木亭以奇巌怪石四面畳上次
見永福之殿真宗皇帝常住此殿云〻次見儀
鳳閣次見太清之楼次見隆儒殿　皇帝作文
之處四面有行廊廿處許中間無空處皆作花

薗種々菓樹種々食菜盡有之各以朱木爲垣
其中方五丈許有竹田之處又五丈許有麥畠
又有青蔓畠敢不可記尽殿々樓閣莊嚴甚妙
也皆隔以石疊上作山依有官家允許無制止
人樓閣之内皆殿上人圍碁之遊管絃之声種
々充滿至于　御殿邊無制止人諸大師俗稱
日本阿闍梨田見宮中殿樓舍閣等廿餘處名
皆忘却畢仍不記之皆四面廊之内也、御殿
南面敢不可見殿々樓閣皆有御座寄子疏床
等各有守護人宮中人々敢不可知其數就中
賞来殿莊嚴繪畫不可思議也還了見大輪明
王二臂各一蛇繞肘右手執棒々上有一蛇遶
髑髏自繞棒佛頂有化佛大力明王忿怒三面
左右赤色本躰青色中面頂有化佛有二蛇向
化佛肘有一蛇行事張太保可来遊由有使即
參向出池水門許從金明池放入水大流来見
之也者筆田見宮中由答好即相共將向賞棘
殿令見種々色敢不知名問日本有無答無了
四見花薗菓樹花自取花来令見皆不知花等
也雖敎名依不知文字忘却了次入太清之樓

東花薗皆以同前從樓前還了黄昏燒香他大
保也楊供奉談話間不謁太保始来夜時了四
時法了

十日癸丑天晴瑤津亭橋南庀右有兩亭西名澄
柱之亭東名極曦之亭人休息處也華藏大師
爲喫茶請即具通々事小師行向華藏慈照兩
大師各点茶慈照大師与黒神九一畏於御前
有樂大師等共行向依僧錄命皆還了申時於
法花壇邊善慧和尚与詩

善慧啓祈禱有感悉賞後苑謹課成五十六字
呈上　闍梨伏冀　光矚者矣　比丘善慧上
幸回祈禱臨後苑不類尋常事々美幾處樓臺
呈靈聳數般花木闘芳栄矮槐偏鮮階華景恠
石希奇旁太清書樓　龍天無有感野僧無量
慈遊行詩與書云許与三車但賜牛車何謂也
件和尚年紀六十七有智德行大衆師也華景
者亭名也太清者樓名也皆前往了華藏大師
慈照大師共華嚴宗人也華藏大師書与令大
衆師十人見闍梨德行同云与闍梨發菩提心
修行佛道生々世々互相將導同生一仏淨土

之中俱爲善友黄昏燒香　勅使張太保呂寄
通事詮數尅自行四時了每日四時如法修行
法花之法曰之暫止自行三時也
十一日甲寅天晴辰三点　皇帝賀來瑤津亭燒
香立法花壇邊以五杵加持　皇帝依太保命
小師二人立後五六尺許去立通事法花壇燒
香後衆　御樂給间馳田前立於橋南邊唱万
歳還御之後太保并宮勾楊供奉三人曳錢等
出南亭賜之廿一人皆賜紫衣三件四人褐衣
自然清彦二人小師僧錄成尋二人金羅紫衣

三件廿三人絹各一疋僧錄其二人各二疋僧
錄錢十貫諸僧各三貫聖秀長命各四貫五百
文通事三貫即太保与一錢賜成尋下項物色
如後　惠澤三貫七百五十文折絹并時賜錢
二十二貫二百五十文共三十貫文澡浴錢一
十貫文此金羅僧衣一副明黄絹偏衫三領兼
白布四疋宝來香藥等　金一分碎銀一分碎
真珠小一粒青瑠璃小二粒水晶二粒碎沉香
三兩白檀香三兩一分人參伏苓石菖蒲天門
冬各二分酥七兩乳香九兩除絹外兩項見錢

共三十六貫二百五十剩還龍脳赤賜閤梨聖
秀長命各澡浴四貫五百文　惠澤二貫五百
折絹褐絹僧衣一副通事陳詠錢三貫文以上
文字單小行事司家三人來乞錢各六百小師
各四百与了合三貫也門戶雜文六百加小師
各四百与了兩又菀子惣二百三十文運食男
二十文茶湯男二十文或幕男二十文与了家
初請使与三百文外單來乞錢人不知其數而
依僧錄制止不与之仏供備男一人与廿文畢
佛修菓子皆從中宮家儲備也菀子長一人別

曰廿文了佛供男又一人廿文畢兵士一人百
文了半夜浩願了八龍方鈸誦讃諸共衆船放
池以五殼入池護摩壇　同入池了兩壇五宝
等同入了閣太保燒香使來同衆船楊供奉同
衆船月明極好殆可云興宴之自行四時了
十二日乙卯天晴卯一点退出初门十二天乞入
内時錢与百文畢擔夫二人与百文了從御前
廿株子茶二斤入銀八角筥盛鍮石株子將來
出東華門到店家取領茶菓与百文了二日請
使兵士乞不足錢与百文了擔夫五人各廿文了

從傳法院馬四疋將夫等行者到來即到着院
先行者与丗文了放天台山聖旨到来
傳法院　㧺日本國僧成尋状乞放天台国清
寺安下候兩年重進五臺山寺事
謹具　進呈　熙寧六年三月十一日　内事
進呈奉　聖旨送摠寂院押
相國寺僧返法華儀軌形像儀軌次第二卷来
返投入佛三昧耶印畢明日可来由示了更借
第一卷了慈照大師寺恩来謁了當院内諸大
師等一〃来拜示兩澤之悦成時三藏送涌一〃

顆子召取照大師共喫了法花法堂莊嚴如本
始自行了經第七四畤法了
十三日丙辰天晴卯二点借馬一疋為謁五臺山
副僧正向啓聖院即出向点茶湯志猷絹二疋
汗衫料而度難返遂収領了即退出馬丗疋實
与了三藏来告示云張行者同去天台不妨者
答感謝由畢依無雨氣念除雨障真言張太保
於　内告云若雨又久不下者祈雨有請欤今
整不可放天台〃〃依之為早去天台中心祈之
期一萬遍今日四千返畢七畤法了經八未畤

左　大相國寺東經藏院講經論賜紫慧明出
文字来褐衣一人共云欲去日本云但未知實
否受法僧法華法五印了文惠大師送茶二人
料
十四日丁巳雨下於三藏房点茶依有請也買木
香花韵過麗花供壇上了芍藥花似牡丹花小
也木香者君青木香欤文惠大師答云青木香
藥名也三藏云馬兜鈴根亦云雲南根講律鐸
和尚来可去天台由云〃萬歳院僧也文惠大
師来請參向喫茶了今日一千遍了雨下即喜

藏一万滿了三藏来坐典座依御藥指揮他處
人進冷不令夜宿天台行者乘船之時可来由
示耳答云無令以前至乘船日住他處時〃来
通事斫可案内乘船日与二百文了晩景小卿
来坐問訊七時行法了經一二
十五日戊午天晴卯二点慈済大師来坐依月望
也者即退出了成尋先參向少卿房次三藏次
廣梵大師次崇梵大師次文惠大師次慈済大
師房皆有点湯還房始行法間文惠大師来坐
謁了次崇梵大師来坐謁了始行法了少卿三

藏廣梵大師三人同來入行法間不謁由以通
事中了即還了次通事云十二日　皇帝妃出
男子宮中之人皆給官並天下大赦云々　皇
帝夫人一人名皇后妃三十六人更衣二十四
人惣有六十一人云々照大師從經藏取出新訳
大衆集善薩学論一部廿五卷借与法称善薩
造法護三藏訳日称三藏梵才三藏宣秘大師
同詔訳至和三年訳當日本天喜四年照大
師重米張行者至感慈塔院買來天聖摠目錄
一部三帖六百文者壽昌寺僧來拜文惠大師

送茶三杯三藏存旼送羹乾事令四杯菜二杯送
之天聖目錄天聖五年作了至今年卅七年此
間新經論不入天聖錄七旼法了經三四
十六日己未天晴文惠大師持來大赦詔　門下
朕獲奉宗廟于茲七歳愛動顧治弗敢荒寧大
史豫言天下將降告正之朔日有蝕之推原典
經斯帽大異凧霄戰栗朱燭厥咎豈非庶政之
失加於四方德誣未孚燭厥咎豈非庶政之失
加於四方德誣未孚刑罰未中善氣繆盭以累
三光令天動威申儆不遠足用損茲徹膳変服

避朝推恩元元蒿霄多辟以圖消復以召和平
應四京諸州軍監見禁罪人除十悪外其餘死
罪降流罪已下並赦以通事借馬三疋老僧通
事聖秀三人行顯房点茶見目錄經可買法文
司家官人來取經奏可買由示了且預置錢二
貫六百文還了馬各七十文畢大衆集善薩学
論第八見了嘉祐三年四月進披第九卷日称
三藏訳法護三藏逝去了云々第十二云慈氏
鮮朕經説譬若有人以喝吒迦計一兩点千兩
錢而作黄金非彼多鐵能金少討而返成鐵焚

菩提心一切業障消滅亦爾第九卷初有不動
百字門功能甚妙也寫取了又有根本真言功
能亦爾有金剛輪陀羅尼等十二卷西天智吉
祥證梵義十八卷智吉祥逝去天吉祥證梵義
廿五卷嘉祐八年十不善業道經一卷日稱三
藏訳看了馬鳴菩薩集也七時法了經五崇福
院主妙因大師賜紫尼法貴送齋請於大相国
寺仏牙院備齋二人侍者同來使行者与三十
文了
十七日庚申天晴齋時典座送羹一杯照大師自

持來汁一杯菜一杯三藏來坐議定新經作奏
狀可申由西天梵義大師有喫茶請与西天新
來二人共喫了六趣輪廻經一卷馬鳴菩薩集
華師法五十頌一卷馬鳴菩薩集尼乾子問無
我義經一卷馬鳴菩薩集日称三藏訳嘉祐八
年進河北定州僧重智与三藏行者來拜唯識
宗人也借出諸法集要經十卷日称三藏訳觀
無畏尊者集者第一卷了治平元年進訳衆如
今旺七旺法華經六
十八日辛酉天騎三藏來坐乞新經　奏狀書了

齋時三藏送乳羹四杯迦通事料珍菜四杯一
人料照大師送菜一杯大卿從廨院還來以典
座可道問訊郎与使共参入有茶湯被悦祈雨感
應中在　内中间万事辛苦如何者　奏狀以
照大師清書以通事送御藥許了　五臺山副
僧正來坐以狀云五臺山十寺副僧正兼真容
院供養主同句當僧正司公事覚恵大師豪鍮
参如例集要經第十者了治平四年進披如來不
思議秘密大乘經第一卷廿卷本也惟淨三藏
訳法護三藏共訳第一了景祐元年四月進客

崔宣戒來摠密院牒使臣船手可送天台由聖
旨也七旺法華經七
十九日壬戌天晴如來不思議秘密大乘經第十
云迦梨迦龍王於佛前說謁云我等今日於仏
前増益威光得善利我昔供養拘留孫及迦諸
迦大聖宝迦葉寂上人中勝乃至今供釈迦仙
家之俱梨迦龍王也十一云或見菩薩處虛空
中或見菩薩於虛空中踞師子座或見菩薩菩
提樹下安處法坐成證菩提云云金剛手長子
名金剛軍次子名好臂共得無生法忍廿卷見

了訳人中有請天台教文章慈雲大師賜紫沙
门臣清滿照大師送茶令喫之相国寺受法座
主來与絹一疋香一裹真言護審了秘密大乘
經爲真言大節經也金剛手秘密主本緣始末
委細說之曠野住處中移來土淨土莊嚴七日
請佛供養傳授記之鄉手中金剛杵於虛空中
戯咲作法不思議也長子金剛軍同供養佛次
子鈔臂同伸供養以後年秦皇帝書写了迭日
本之雨旺雷電頻萃大雨下中心爲悦七旺法
了經八一

廿日癸亥天齋齋時三藏送珍羹菜五種拜見新
訳佛說一切仏攝相應大教王經聖觀自在念
誦儀軌一卷法賢訳同詔訳法天施護等文云
境内无旱當於彼處擇地畫作竜池即於池前
心念龍名以白芥子及塩作護摩即降大雨一
境豊稔云云今有所思此度以白芥子護摩叶
此久次見普賢曼陀羅經一卷施護摩似金剛
界成身會有印真言要事等多〻也次見妙臂
菩薩所問經四卷法天訳蘇婆呼童子經同本
異訳歟文云調伏諸龍須四方爐云云今用法

花壇並黃色淨衣威雨叶此文意帝釈所問經
一卷嗟韈曩法天子受三帰獲免悪道經一卷
息淨因緣經一卷淨意優婆塞經一卷初分說
經二卷上下說三迦葉身子目連得道也毘婆尸
佛二卷上下見了皆法天施護天息等訳也護國
尊者所問經四卷見了無量壽莊嚴經三卷雙
觀註同本異訳也如幻三摩地無量印法門經
三卷見了觀音勢至本縁授記說之慈氏陀老
和尚請來佛手骨長三寸大方一寸仏牙一各
入七宝筥重〻最之諸人當頂各伏地拜万歲

院惠道和尚來二人僧光俗同來令喫茶了看
法花壇礼拜了佛牙請求老僧九十歲名善詣
申時三藏与呉樞密使共來使云來日請齋小
師二人通事同來者与使百文了七時法了經
二三
廿一日甲子天晴午後雨下辰一點借三藏馬行
向西府斉三座呉樞密家諫議上卿家中議式
家以廣大侍人多〻先召入住所小僧通事少
常問本國作法了次以紙筆問悟示聞入一〻
書答問三觀四教五時一〻答了次問法花大

指答了其次書南岳安樂行文三箇寫与了次
斉四人問喫盡善窮美与小僧錢一貫了錢餘
人五百文通事同前午時還著傳法院雨下有
感女房以水精一貫取小僧念珠了沈香念仏
時懐中有香今以替取之不能周辞女房達始
自上各志与赤裙二腰草衫四箇了寂可哀三
藏馬人与百文了同去又一人与五十文了三
藏送茶喫了八種長養經一卷見了八齋戒也
除蓋障菩薩所問經下十卷且見了參向三藏
房喫茶七時了經四紙日終夜雨下

廿二日乙丑雨下諸僧群集有新經文讃齋時典
座送汁一杯見輔教編三帖傳法正宗記十二
卷了杭州霊隱寺東山契嵩和尚作法藏二十
七人傳菩提達磨門人集也達磨來朝年紀相
違在第五奥別紙抄取了文惠大師送茶三杯
次送詢備菜七種副僧文鑒大師來坐点茶了
司家三人來乞新經文字　奏了下司家乞錢与
一貫了七時行法了經五今日終日大雨副僧
錄云雨已多〻爲黍木吉可祈止雨者祈之入庭
止了

廿三日丙寅天晴來日齋便來催可參來由示了
披寂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敎主經七
卷本法實訳第一云若欲雨者當往竜潭中持
誦若欲止雨者當用蔞花於水中護摩賜顕聖
寺新經聖旨列來如右
傳法院　　據日本國延暦寺阿闍梨大雲寺主
傳燈大法師[illegible]賜紫成尋狀伏覩聖朝新訳經
五百餘卷未傳日本昨雍煕元年日本僧奝然
來朝蒙　大宗皇帝賜号法濟大師三年還帰
賜大藏經一藏及新訳經二百八十六卷見在

日本法成寺藏内成尋今來欲乞賜上件新訳
經所冀流通祝延　聖壽況成尋曾去顕聖寺
揀點收贖官中不許外國收贖是致有此陳贖
伏乞據狀數奏本院遂具進呈奉　聖旨今顕
聖寺印新經賜与成尋本院大錢
，右請　顕聖寺印經院依　聖旨指揮仍先
供戟令仗錢數　煕寧六年三月日
入内〻侍者東頭供奉官勾當　御藥院傳法
院李押送天台使臣左班殿直劉政參謁文狀
來樞密院差使臣文字如右三藏來[illegible]沙汰

詠話点茶了
傳法院中據　日本國延暦寺阿闍梨大雲寺
主傳燈大法師位賜紫成尋狀　花水已來捋
啟天台景德國清寺是智者流敎之地一賢無
蹤之處林私爵茂十里扶疏琪木璀璨五嶺抱
寺雙澗合流四面標奇智者真容安坐禪床普
明錫泉添濂殿良成尋爲安下之處修行佛道
但山中有智者十二所道場大師或見普賢或
遇神僧降伏天魔感得宝蓋成尋於此寺道場
一夏九句或七七日修法花法行普賢懺專祝

聖寺且逐本懐花頂石橋銀地白沙有道場
有住僧他處〻中或無住人或無堂舍私結草
庵可修秘法小師二人行者二人爲助成人台
州賜紫經失曽侍支經両年後重遊五臺毎五
頂峯谷三七日結壇修行伏乞撫狀數奏本院
逐具進呈奉　聖旨送樞密院
右奉　聖旨依所乞差殿直劉政衆船伴送
至天台令劉付劉政唯此
熈寧六年三月十七日　押押押押
廿七日　朝辞廿八日可乗船由約了船究久

依文字多不書之揚州船也好船云〻頭聖寺
文字司家雇通事送了尉氏縣南去城九十里云〻興國
寺孟禪院主宝来和尚与照大師来坐賜紫人
也照大師云常念法花經孔雀瑜伽教十大明
王真言人也云云礼拜法花壇即買芍藥花十
二枚供養壇上花茂葉似牡丹色赤大樂金剛
經七卷看了要樞也慈濟大師来坐筆言賜師
号〻　聖旨被下中書了　御藥奉次司家一人
来告此由照大師来諸即行向告令達去天台
爲毎日膽礼欲圖闍梨形即以畫師令圖雖爲

嘲被写已了大唐作法圖白形像懸自房咒師
影像皆圖持之司家三人来乞新經文字并師
号文字沙汰之間往還深泥辛苦殊甚可与錢
者答云至于新經文字者一貫先了至于師号
者非所申乞只　朝恩所致何与錢乎然而切
〻乞之与一千五百文了通事從印經院還来
云從来日以好紙可摺者七昨法了經六七五
時記之
廿四日丁卯雨下頭聖寺文字送傳法院顕聖寺
印經院准傳法院劄子撫日本國乃至私畧合使錢

數者
右謹其如前本院勘會今来所要新訳經五百
餘卷切緣所管經板万數浩瀚逐時印造毎一
歳并新訳成經共五千四百二十五卷並係一
依自来旧印經院條式内數目出賣今来本院
近准熈寧四年八月十日中書劄子換賜到上
件經板赴院管勾後雖依舊来卷數出賣即不
見得是何繼文係　聖朝新訳致目下未敢印
造謹具狀申　傳法院伏特賜　持揮降下逐
部經名題目下院貴憑点撿印造有柱費官錢

謹録狀上　牒件狀如前謹牒
煕寧六年三月　日提轄管勾印經院吏
智悟大師賜紫懷謹
傳法院返牒　當院每年所訳祝　聖壽新經
並降傳　宣劄子下印經院開板今來日本國
僧乞賜　雍煕元年後來新經五百餘卷緣貴
院目見得遂部經名題目更不須再來會問幸
早与印造了當請先供報合使錢數爲日本國
僧日近　朝辞尋要上件經起發免致悞問徃
覆拖延往滯成尋注送顯聖寺　天聖録下冊

大日本史　三十一　自養齋藏

内　二百八十六卷自佛母出生三法藏經至
中天陀羅尼經九十三卷自大乘律至沙弥十
戒經二十九卷　西方賢聖集傳一百九卷自
白衣金幢緣起經至海惠所問經合五百廿卷
未入録著天聖五年以後治平四年以前印板
經辰一点以馬四足向相國寺佛牙院爲謁華
藏大師前立行向出去間不謁妙因大師廣大
供養不可記盡備珎膳供一百餘人者僧小師
二人各錢一貫有一尼加供谷二百文一尼与
襪一足手中一合諸僧皆与午前真言供養佛

牙午後講五人並坐高座次第説經各讀一卷
文字全異日本作法灰廻向程通俗通士女各
誦頌或如雅樂次第与手中兎腰帶貴大師高
德人也未時還院間兩上了司家書与師号中
書案文面奉　聖旨日本國延暦寺阿闍梨大
雲寺主傳燈大法師位賜紫成尋今賜師
号　右欲具狀申　中書　煕寧六年三月日
佛牙院四重宝閣七重莊嚴内外甚妙四面廊
皆有僧房當宝閣前陽左右廊如礼堂有大殿
母屋有僧房文辯和尚大乘師也住此僧房日別点

大日本史　三十二　自養齋藏

茶依祈雨後苑親七花藏大師慈照大師來謁
惠淨和尚同謁礼拜道俗男女來礼不知數客
僧齋坐北庇敷列大卿少卿東座西面坐南大
卿北少卿南邊北面二座一座以西爲上三藏
次成尋次他院〻主三人不知名合五人二座
以東爲上俗四人通事列未北邊南面二座一
座以西爲上廣梵大師以中天二人大天國二
人二座以東爲上他寺老和尚八十餘歳云云
次聖秀次長命以上仏面東也佛面西檀越坎
内大師賜紫尼法貴東面一人次北面一人他

寺院主賜紫尼不知名講經論尼次衡慶院主
講經賜紫尼人惠南面一人也妙因大師之弟
子也通事一人俗中得錢五百文雖固辭置去
了爲座席作法妻記七時法了經八
廿五日戊辰天晴齋時照大師送汁一坏菜二坏
三藏小師相国寺紫衣僧德嵩來欲同船去哉
州中告之次三藏相具來礼拜三度三藏告示
可同去二日船一艘使臣通事同船挾欲而可
隨命由答畢嵩大師又三度拜飯了三藏取遣
茶令喫人々畢次文惠大師送茶四盞人々喫

了通事云印經院從他處運渡新造印板撰定
取交印由百卅間廊取積云々閑覺自性般若波
羅蜜多經四卷見了法護訳行向南浴室沐浴
了与百文畢買不空三藏碑二本各百廿文大
證禪師碑百廿文大達法師碑百五十文律師
從万歲院來志与四分律本疏六卷菜二果与
三藏共來云々在俗室間還了三藏後來示此旨
碑文三藏定直買与也顯聖寺院主智悟大師
來礼三度答拜畢印板目錄持來注与要不要
了印了可及一月云々從三藏房点茶了素意

於天台五臺欲修佛道而爲參臺山人花洛間
去年廿日住此訳館今年早飯天台思切去年
參臺騎馬及六十日老衰之身弥以疲極待花
水來以船欲飯二月廿五日待得花水即以上
表依祈雨　御修法三月十日延引十一日蒙
飯爲台　聖旨船使臣即具了依新經章又以
延日中心辛苦七時行法了經一
廿六日己巳天晴齋時三藏送菜二杯大衆菩薩
藏正法經卅卷拜見了法護惟淨等訳慶曆年
中進披仏母般若波羅蜜多四集要義釈論四

卷三宝尊菩薩造大域龍菩薩造本論施護等
訳大中祥符四年五月進本論一卷合五卷見
了披見除蓋障菩薩所問經第一卷法護惟淨
等訳天禧三年十一月進三十卷也東方大蓮
花世界蓮花眼如來之大士也所從來菩薩現
廣大供養宝樹等供粮釈迦如來除蓋障經三
十卷見了客省以通事告云明日不可有　朝
辭經若遲出來　朝辭後久留住可無使者書
送樞密院送客省牒案文傳法院中捷日本國
乃至送樞密院　右奉　聖旨依所乞仍差小使

臣一名衆船伴送天台朝辞且令客者取旨文
賜令劄付客省開牒台州及令属去處施行準
此　熈寧六年三月十七日　押押押押
前日客省官人持来思失不書留仍乞也七
時法了經二三
廿七日庚午天晴斎時三藏送菓二坏小師通事
又各一坏大恵大師来示云来日出廨院飯天
台曰雖相會早速平安可飯来者披仏說大悲
空智金剛大教王儀軌第十五巻本也至和元
年進有五種念珠時用不同取要事也此帆云

如九鈷杵而内中祈南之時通場衆中者資謝
梨修千手供養法其作法全異常従所用九鈷
杵九鈷鈴々中鑄付八大忿怒尊形又廿四日
相国寺仏牙供養闍梨作法如後莬奇思之间
是九鈷文大略新訳說耳念誦之间無间断振
鈴以杵輪轉或當額上下異常相國寺嵩大師
与越州新司理参軍胡傳共来点茶了礼拜三
及次礼法花壇文恵大師作与写真讃相國寺
因則座主来拜照大師行者書工与上絹一疋
了一切如来名号經一巻息除中天經一巻心

印經一巻除賊難經一巻施一切無畏經一巻
看了客省宣戒来新經雖早出来　朝辞四月
十六日可罷者今出見文字二枚一紙先例勘
文太平興國年中日本奝然来朝賜号法済大
師咸平二年寂照来朝賜号円通大師等文也
一枚可有賜物所闍梨全羅紫衣一鉢絹十疋
銭卅貫通事銭十貫也点茶還了衣冠官人一
人出来告師号欲得銭云々非　聖旨使曰之
不相會於三藏談喫茶飯了後三藏来告賜善
恵大師号云々小師二人紫衣　聖旨下了云

七時法了經四無能勝幡莊厳經一巻寂卞燈
明如来經四巻觀自在母經一巻聖曜母經一
巻如意陀羅尼經一巻看了訳人年号注別紙
了以後看經皆注別紙
廿八日辛未天晴卯二点　御薬来今日新訳父
子合集經三四巻润文右諌議参知政事馮京
来有僧俗斉　御薬業言示及闍梨祈求有感
應不待還去天台在京可勤仕　皇帝祈若住
處狭少作道場無便賜廣大寺可令住也飲食
不快者又於他寺可仕意去國清寺不許也者

是　聖旨趣耳答奏云天台智者於十二所道
陽或見普賢或感神僧或尋維禎遇追　祖師
之遺風於天台勝地試欲扣聖應經兩年後参
五臺一年修行後至住京洛可隨左右蒙　聖
恩不可思議設雖還處可祈禱　聖壽賜師号
而知不知何答云雖聞此旨未見文字　御藥
云号善恵大師　朝辞之日可省文字者大卿
少卿三藏文監大師等同坐聞之諫議来即立
見参畢、宜賜茶酒使臣李供奉令持茶菓来
御藥云列訳経證義座看訳経并可喫食由者

随使来出訳堂先大卿取梵文一紙談了次筆
受智宝取梵文一句讀之梵才三藏唱證語筆
受書了決讀梵文一句如前如此一紙訳了詔
同訳少卿讀漢語了前後燒香薫香有手水散
下筆證義一人蔟顧廻向唱宝号奉祈　皇帝
次着食坐諫議与大卿一所御藥与李供奉一
所　少卿三藏或尋三人南面中座西八人東
面座東七人西面座食了間曳内菓子四種茶
二枚食了諫議有請与通事参向喫問祈雨感
應種作法一々答了飯天台事問答了退出了

御藥又退出新經四月廿日比可出来者御藥
大卿等同来入房見法花壇了次張供奉与廣
梵大師俱来次　皇帝被摺十二時歌使臣張
供奉来前日付小師五人被献　日本　皇帝
經綿使臣也出會喫茶了通事可渡　日本言
無達使臣了三藏来坐依官使不審余誌公和
尚歌使由了張供奉早可　朝辞由示之曰之
通事遣容者了御藥告云朝辞之後經卅日一
月更無妨早可朝辞者以此旨告客省也七時
法了經五

廿九日壬申天晴齋時照大師送汁一杯菜一杯
三藏送菜一杯以通事客省四月二日可朝
辞由也即書文字案以三藏紙令書照大師以
通事送了万歳院律師并恵通和尚来律師付
小師一人今同船於杭州可貫律文字人云々
一人系引了又一人不可有由示了志与舎注
本疏感悦由示了七時法了經六朝辞案文日
本國具位ム等　右ム等欲乞於四月初二日
朝辞赴台州国清寺謹具状申客省乞賜
指揮謹録状上　牒件状如前謹牒　年月日

日本ム等牒
廿日癸酉天騎斎畋三藏送好菜一抔廿七八九
三ヶ日間新訳経廿七巻看了目銭在別紙
御薬未参向数尅談話点茶三度少卿三藏御
薬好茶也先道士一人未坐数尅話了西天恵
遠恵寂二人飯西天聖旨文字送摠密院判成
了大天國二人同夫節新経之次可令　朝見
申大卿由奏文字与判了同天節者　皇帝生
日四月十日諸僧参内讀新経祈　聖壽云々
大卿少卿三藏枕義筆受二人合六人参内云
々西當人八人参御薬許一人着紫衫戴冠七
人皆戴帽無冠頂上結緒異唐人結額或用紫
衫或着青衫皆赤綿以之為通事八人之外有
下蔵十人多以色衣又契丹人多来由件人五
六日門可　朝見申客省所告也御薬還出与
小僧同送中門騎馬處了終日翳無雨子畋小
雨下七畋法了經七八
一廿九日卅日雨日齋務官人皆於私宅遊戯
作文明日蝕　皇帝生地上不可居床上官人
不参内齋務云々

參天台五臺山記第八

六年癸丑四月一日雨下今日〻蝕卯時云〻爲
不令晴現祈雨從寅時雨下巳時雨止中心感
喜齋時三藏送羹四〻菜一〻午時　御藥來
王御帶同來以筆言問法門義天台義法華經
重〻問答及二紙兩人來坐房中看法筆壇見
畫師圖形像題名教可書様召照大師見文惠
大師述讃一日預置照大師也因則座主未志
与顯聖寺印本法華儀軌一卷客省宣感來与
朝辭文客省　擬日本国僧成尋等狀欲乞於

四月初二日　朝辭赴台州国清寺申乞指揮
者　右劄送僧成尋聖秀長命并通事陳詠
等仰於今月二日絶早趂赴　東華門祇候朝
辭不得懐挾文字并將帶頭及及不得唐突仍
具知委申　熈寧六年四月初一日押
押出請文
日本國具位ム等
右ム等今収領　客省　朝辭文狀一道二日
絶早趂赴東華門祇候　朝辭者謹錄狀上牒
上牒如前狀謹牒　年月日　台ムムムム

謹牒客省今出異國人〻參來　同天節進奉
金銀七宝馬絹錦布等文字數十枚郭丹西潘
等文字也各數百人來云〻今日西潘人二十
餘人參來　御藥許多色黒新著衫以錦或繒
物依言語異有通事御藥兼行件潘人事各下
賜錢名目錄小作紙從懐中取出名躰令點令
覧　進奉馬四疋与御帶共見各上呂馬也少
卿三藏成尋三人共見之七時不經二壽坐寺
院主賜紫妙空大師法仁送初六日齋請与行
者五十文了

二日乙亥天晴卯二点備馬四疋參東華門迄中
客省使三人來向入三重門從第四門廊東西
有休息處幕立倚子裝束備齋四前以銀器盛
珍菓美菓多以調備侍　御出間一時許休居
莊嚴車數百出入其中以黄金装束車入
皇帝殊入内云〻黄金洗手并金踏床七宝具
足在御車前後妹女車七八兩相列辰三點依
催入門南庭數百人並立殆及千人敕有　御
出着白衫用常冠有銀踏床於崇政殿南面坐
延和殿北殿也宮人各拜謝了由慶賀由各一

人出拜謝三面立兵士拜謁了依催僧少進向
御座立如前三度呼万歳退皈之處有小師
二人賜紫衣　宣旨即於　御前着三件又出
進　御前兩人呼萬歳此間成尋頗東退立以
御藥爲敎使有兩年後必可参來　宣旨可
参由　奏了於御前賜絹三十疋錢等至ム錢
者絹上置三貫許即退出安下處有舍人一人
爲齎伴喫齋了皈本院了祇候庫ゝ子三人車
入絹三廿疋錢六十貫來成尋絹十疋錢三十
貫聖秀長命各絹十疋錢十貫通事陳詠錢十
貫也与庫子錢九百文三人各三百文三僧各
三也通事与百文了御藥御帶兩人來入成尋
房使臣通事可　奏下別船由注狀令覽了御
藥入懷中参　内了相國寺廣照大師來拜之
及答拜了照大師告御帶官名作坊使文州刺
史王中正舊曰曾任御藥院七時法了經三
三日丙子天晴三藏來坐茶將來點少卿之小師
池寺僧將來令拜了不知名通事与聖秀行向
顯業寺買來天台敎九十餘卷回則座主借法
花次第了圖曼陀羅同未送曼陀羅未了云ゝ

以通事問卯經了不院主告云印了令深紙間
七十四五日可出來者七時法了經四
四日丁丑天晴卯時中書賜師号文字來先表畏
黄紙長一尺五寸廣六寸單定題云中書門下
牒成尋禮部侍郎平章事王押形有印封中書門
下牒下行成闕同以日本國延暦寺阿闍梨大雲寺主
傳燈大法師位賜紫成尋　牒奉
勅宜特賜号善惠大師牒至准
勅故牒
煕寧六年三月　牒
禮部侍郎参知政事王在名
右諫議大夫参知政事馮在判京
禮部侍郎平章事王在判安石王將軍也印多ゝ也
与使官人二人与二貫五百文了通事陳詠剃
頭又中書門下牒尚書祠部
中書門下奏據傳法院乃至數奏本院遂具
奉聞奏
聖旨送中書　牒奉　勅陳詠依所乞宜令
尚書祠部特与剃度依例出給文牒仍法号悟
本及関牒傳法院牒上准勅故牒

熈寧六年二月　日　牒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押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馮押
禮部侍郎平章事王押
御藥來看小師并三藏同看感喜三藏告示燒
香可祈皇帝御庭中立机置上書別机安燒香
先礼三方堂谷二反次呼万歳祈之長命戒牒
乞来　尚書祠部　牒　准　銀臺司送下開
封府奏〻同天節開壇度到僧尼沙弥人數内
一名日本國沙弥長命　牒具如前其上件沙
弥長命已受戒訖事　須從
勅出給戒牒為僧者故牒
熈寧六年肆月　日令史徐旦郎　在判
給尚書侍郎中充集賢校理同判大常兼礼
儀事兼同判王安國
右諫議大夫知制　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
封駮事集賢院兼尚書礼部兼同列王益柔
已上從尚書省請來案文
疑戒壇請來云六念案如右
皇帝　同天節勅東京右街大平興國寺資聖

萬善戒壇院開壇度僧受戒所
六念第七引長命同引宗通德濟
第一念須知日月大小黑白（從月一日至十五日云白月　從十六日至末云黑月）
第二念須知食處有四（或云常乞食或云僧常食　或云自己食或云壇越食）
第三念須知受戒年月熈寧六年癸丑歳（三月辰朔一日　甲辰刀時分　受具足戒）
第四念須知三衣鉢具闕（三衣具即云受持　不具即云闕受戒）長衣（已說淨　未說淨）
第五念不別衆有七緣（病時作食施衣道行衆船大衆集沙　門施食時得別衆食）
第六念無病依衆行道（有病當念隨病醫療　無病者隨衆行道）
凡喫食時先作五觀法思念此食難得資身
濟道
一計工多少量彼來處
二忖己得行全缺應供
三防心離過貪等為宗
四正是良藥為療形苦
五為修道業方受此食
知祠部東律臨壇大德賜紫惠炬
知六念東律臨壇大德善洄
威儀首東律臨壇大德惠順
羯戒師東律臨壇大德賜紫惠及
授五戒師東律臨壇大德惠幸

授十戒師秉律臨壇大德賜紫法隆
十戒和尚秉律臨壇大德善深
外引請律学臨壇大德善樂
内引請律学臨壇大德惠來
第十座請律内外臨壇大德惠鉅教授
第九座請經律論内外臨壇大德賜紫惠燈謁塵
第八座講律論内外臨壇大德賜紫惠深和尚
第七座講經律論内外臨壇傳戒賜紫令惠
第六座講經律論内外臨壇傳戒賜紫惠淨
第五座講經律論内外臨壇傳戒賜紫文詳
第四座講經律論内外臨壇傳戒印大師可携
第三座講經律論内外臨壇宣教大師詮秘
第二座講經律論内外臨壇傳戒慈照大師惠嚴
第一座宗主請經律内外臨壇傳戒普照大師詮
奉勅勅選補臨壇大德資聖萬善戒壇主講經律論内外臨壇場
紫在判
日筆受宗梵大師照大師等者師号文狀感歎
令巡礼五臺之次白地安下花浴訖館不慮之
外賜師号且怖且悦七時法了經五
五日戊寅天晴通事以錢十貫儲大齋當院他院
人多以群集列看斉席廣六功德也傍座梵惠
大師遠廣智大師惠琢白成等唱九地菩薩合
掌得第九地菩惠名故也通事明翔受戒奏狀
令作三藏持來即令写照大師獻御藥業文具
位ム令為通事陳詠進家　聖恩降到相部
道許令剃頭与成尋為第子今來欲候到明翔
剃頭特乞開壇受戒与前來小師頼緣等五人
同覓一般往般日不所貴前達不虛約三年間
却得廻檣状乞　監使御藥大道據狀敷奏謹
錄狀上牒件狀如前謹
熙寧六年四月日日本國　乃善惠大師賜
紫午時至御帶來忽与國清寺如日和尚詩一
冊了供奉官与通事來付明翔受戒奏狀了七
時法了經六
六日己卯天晴辰時三藏共行壽聖院尼大師斉
所通事小師二人同去路極遠三十里北門外
院也尼一人迎廣大伽藍重々堂々院々僧坊
寂多々也請二百人僧儲斉每年一度斉云々
出錢上臈一貫中下五百文三藏献紫夏衫成
尋得綾汗衫皆出午布有一小男三藏比有梵字名

二人志与午布五臺副僧正来坐京中僧多以
群集華蔵大師慈照大師手稱九地菩薩依路
次寄印經院買取千鉢文殊經一部十卷宝要
義論一部十卷菩提離相論一卷廣釈菩提心
論一部四卷囙集要義論四卷祥府法宝録廿
一卷五元録二卷与錢一貫五百文了院主智
悟大師点茶藥馬人与一百五十文三蔵房点
茶七吃法了經七
七日庚辰天晴斎時三蔵送菓二〻照大師送羹
一〻曲座送汁一〻三蔵来点茶囙則座主来
返法華圖曼陀羅并法華曼陀羅及私記一帖
座主骨肉前澤州司戸参軍李志臣来拜次法
華壇左街講經首座福聖大衆戒壇主寅赦大
師智夾送斎与使廿文了請与三蔵共可来者
戌時從三蔵房有使郎参有仙菓茶飲今日行
南浴室沐浴了与百文了与五十文了七吃法
了經八
八日辛巳天晴依同天節於御前為讃新訳父子
合集經三四五六七八等六卷大卿小卿三蔵
梵義筆受二人卯時参内中了大卿小卿三蔵

三人各以銀廿両造燒香筥入乳香名董陸也十両
献　皇帝至于成尋者依朝辞了不参内大天
國二人依日稱三蔵奏　朝見各賜紫衣絹廿
足還来礼拜答拜了三蔵来坐筆告云大衆戒
壇院斎十日可行向者長命并天台行者買来
篭子一荷可入新經料也八百五十文者縄通
事買来百五十文云〻斎時三蔵送羹一〻照
大師送汁一〻菓一〻照大師取来点茶七吃
法了經十一二〻四枚
九日壬午天晴斎時三蔵送菓二杯三人料聖秀
并通事向印經院買来大教王經卅卷除蓋障
所問經廿卷与一貫二百文了者印經十三日
可持来者前後一百二卷日本未到新經為付
小師五人送李國所買取也天台行者以帶為
質供錢一貫了囙則座主来拜次高大師来傳
使臣語十四日可乗船由告示了七吃法了經
二
十日癸未天晴張行者以錢五貫四百文買紫紗
三足来為完夏単衫袈裟裙也以四百五十文買
皮鞋一足来龜子鏁鑰一筒百三十文云〻

従夜半付法宝録蔵次抄出新経目録未了功
畢　煕元年以後新経也七時法了経三
十一日甲申天晴齋時照大師送汁一〻菓一〻
畫師行者雖固辞与銭一貫了以通事遣印経
院両宝院羅尼経一巻買了祥府録打損四巻
替送有感〻〻万歳院請律恵道和尚送十四
日齋請使与卅文了七時法了経四
十二日乙酉天晴他寺賜紫大師来拝不知其名
為印経沙汰参向三蔵房点茶次三蔵来坐照
大師自持来好茶点了通事参　尚書省乞祠
部之處書生官人乞一貫銭者与銭五百文了
以通事銭為一貫与書生取来祠部如右
尚書祠部
准
勅節文中書門下奏據伝法院状據明州通
事客人陳詠状昨於慶暦八年内本州市舶
給侍公牒往日本興販前後五廻文象抗州
運司公文差送日本国僧赴闕朝見日夕常
一見日本闍梨精勤仏事欲乞剃頭為僧与日
本闍梨為弟子終身念仏報答国恩奉

勅陳詠依所乞宜令尚書祠部持与剃度依
例出給文牒仍賜法名悟本
牒具如前其上件賜名悟本事須准
出給剃度文牒者故牒
煕寧陸年肆月　日書令史鄭押
牒尚書如前長命戒牒
左諫議同前
左街大相国寺東経蔵戒律院僧恵稔来拝両
三座主欲同船去者答云船不可有由了入
夜三蔵送小瓶子服薬已了七時行法経五
十三日丙戌天晴齋時照大師手自捧盤汁一〻
菓一〻持来侍新印経間以船人運渡法門雖
具等三蔵差諳大師頻来労問未時新経来興
両箇各数錦霞錦八人擔来一ヶ四人官人四人行者
二人印経院職掌共来其文状云顕聖寺印経
院近准　伝法院印新経賜与日本国成尋内
除法苑珠林一百巻日本国僧称本国已有更
不消印造外買印造肆伯壹拾参巻冊遂勤本
院造経行人後延之計料到今使工料價子具
状開坐申伝法院便蒙指揮依数支給下院造

作今擬經行後延之狀具上件經已於今月十
三日並已依數印造經裏具如後杜字号至轂
字号共参拾字号計二百七十八巻蓮華心輪
廻文偈頌一部二十五巻秘藏經一部三十巻
逍遥詠一部一十一巻緣識一部五巻景德傳
燈詠録一部三十三巻　胎藏教三冊　天竺字
源七冊　天聖廣德録三十巻
右具如前其上件已造了新經共四百千三巻
冊本院已随狀差人將擎赴
院送納去訖謹具狀申
傳法院伏乞
指揮謹録狀上
牒件狀如前謹牒
　熈寧六年四月十三日
三藏来坐〇依字号計巻軸預納寸官人寄禄
錢一人三百文次一人二百文次四人各一百
文擔夫八人各五十文各皆稱不足由注文字
示云　大宗皇帝賜日本奝然一大藏經六千
餘巻使者人力更無錢禄其日幾被召納了分
始分錢多小在人心承諾還了即聖秀通事騎
馬向船中取乗船了擔兵士七人雇夫一人各
二度往还運物与實錢六十文馬二足省分六
十文　崇大師篭子等來船斬間經述了使臣
剋殿再前乗住了今朝先典座道見与絹足了
保鸞下部房裝東人与錢一貫了代地拜之月
者給汪秀李行者与五百文了垂同去張者与二
百文了發一具預置照大師房了参五臺時可
用之七時法了經六
十四日丁卯天晴卯一点向傳法院参少卿許拜
辞次参大師房任厢院者等行者了次於三藏
喫粥茶菓次参梵義大師崇梵大師顯大師慈
濟大師房拜辞了辰一点出院向乾元福聖禪
院諸律師齋所三藏同去已一点到着諸大師
律師迎来拜謝王大尉并若官二人共来三藏
合四人於一所同喫律師惠道和尚向二人者
与錢二貫午時三藏還间参　御藥許不在之
間与侍者錢三十文奉置辞別文字既了三藏
来船照大師前来楚休息辞別既了三藏書与
云相別不勝銷黯除中善為珍重早得入京相
見是所願也示礼拜出云了照大師置好茶還

了高大師与大小師共来点茶行法了経七
戌時行浴堂沐浴了實与三十文了
十五日戊子天晴未時嵩大師与小師等共来使
臣殿直取出酒令飲人々了諸人各分散了称
先例有由出船料揖工百文水手二百文下給
了揖工作百文与了未時出船至申時至水門
頭止船数尅逗留官人来　揖工捜検依秀才
同船愁見之云々僧方官人○来即出船酉時
至逕勝延辺止船了嵩大師与達磨六祖檀経
一帖可送日本由示了七時法了経八
十六日己丑天晴見嵩大師所持梵才三蔵真影
三蔵自作偈小師徳嵩写予真乞讃以偈答之
尓令丹青　繪予之相　性本無生　容貌寺状
或謂其真　式称為假　真假両端　善何取
捨　昭々兮々　識者非精　従著毫末　鶏
過滄溟　今見真影　貴似謡同訳経三蔵梵
才大師寂以感歎千鉢文殊経一見已了極以
為貴使臣取出酒二盞進了今日過一百九十
里到襄邑縣止宿七時法了経第一
十七日庚寅天晴卯時出船千鉢文殊一見了注
出儀軌一巻為参五臺山修行也以一本送日
本未時到南宗止船通事銭十八貫可出人尋
求問也通事得五貫水銀等云々即度成一点
出船了子時至迎
十八日辛卯天晴卯時出船酉時過一百里至宿
州其宅鎮應亭止宿一百六十里今日過了七
時法了経二　宿止船了七時法了経三今日
嵩大師清書送日本新経目録了寂妙也杏多
々買来似梅形
十九日壬辰天晴卯時出船辰時至宿州止船逗
留水手喫飯揖工責買云々成尋真影入目録
送日本傳法院文恵大師作讃加写日本國善
恵大師写真讃訳義文恵大師智普述粟粹日
天為熟之賢分燈智者榛蹚奇然皇帝饗應不異奇然故云
観國之光蒙
帝之沢聿遺良工遠傳高格慈相克肖乾戌浩
瞻滄海萬里秋空一蟾遐寄欽眴衆仰无厭
熈寧癸丑孟夏五日訳館西齋書
師勤山此讃寫之郷中
以照大師令書也今聊日録北由緒云年餘六

旬且暮難期滄海波萬里去留無定故圖真影
送一室人若聞往生極樂之日拔此真影念弥
陀号廻向西方矣記此由間落涙難抑今日過
二百卌里至宿州障縣宿七時法了經四
廿一日甲午天驟雨不下以通事参都督府節以
侍人被問誰依風不宜今日不出船七時法了
經六
廿二日乙未天晴辰一点出船入淮河了見浮船
大橋皆如前不記得須風上帆過九斗里至鴻
澤申時入小河楚州内雨曳船過六十里至淮
陰縣丑時止船宿七時了經次
廿三日丙申天晴辰二点出船申時過六十里着
楚州府申三点開閘頭先出船数百艘間及于
酉一点入船南門辺着船宿了使臣本宅在此
州仍逗留七時法了經八
廿四日丁酉天晴依船修理今日逗留從然花南
門内午時金山寺僧二人来乞通恵大師冷彩
料者而依無錢不与之七時法了經一今日沐
浴了於船内所沸也
廿五日戊戌天晴使臣殿直朱書與云〻問来為

發運司指揮須管每一閘要船一百艘已上到
一次開如三日内不及一百艘并三日開不得
足失水利今日也是并三日近晩必開閘出閘
使行者終日雖行開閘過日了家以為難七時
法了經二以張行者昨今終日令縫七條袈裟
廿六日己亥天晴辰一点開閘頭出船梢工依請
取修理船板手至午時逗留午一点曳綱手出
船離楚州新店上船待間来向船有杭州監軍
資庫韓寺兼住船来相看同朱判官是佗觀情
將茶謁来船上点并志与扇二十合乳香二貼
此人會天台教重〻問答法門離州三十五里
至平河橋宿七時法了經三
廿七日庚子天晴卯時出船午時至宝應縣逗留
同二点出船過六十里酉時至界首止船宿楚
揚二州界也七時法了經四今日過楚州謝揚
湖了五湖之一也廣大也掘川西畔〻也
廿八日辛丑天晴卯一点出船未時過六十里至
揚州高郵縣止船梢工賣買止宿了七時法了
經五
廿九日壬寅天晴卯時出船酉時雨下過六十里

至邵伯鎮止宿船宿七旼法了經六
五月一日癸卯雨下終日先入京上船間在所頭
內待船入了晚頭入了閘三閘而入夜間不
出船止宿七旼法了經七
二日甲辰雨下卯時出船午時到着揚州府三下
六里也爲乞船逗留中旼知府給支中送白米
三斗酒一瓶麵粉二斤終日徒然過了七旼了
經八
三日乙巳天晴新經一石余卷今夜洪湿了曳于之
間徒送時打船未來間今日遲了七旼法了經

十九　白食齋藏

一梢工志與魚麵仍與酒一瓶了
四日丙午天晴卯三点以兵士四人象輪參府知
府饗應点茶湯船石還也晚頭可來者知府給
事中鬚髮寂皓好人〃同答本國事次參開元
寺先礼大塔七重石塔也次礼頭子院〃主点
茶与院主共參寺主大師院謁点茶両度依慈
覺大師住古住給寺至誠故參拜次參壽寧寺
廣大伽藍也有廿六小院云〃參副僧正賜茶
惟雅院出去之間以文字預行者了僧判官賜
宗道演同出去了不謁以寺僧爲指南礼法花經

石碑了五間許立石刻經也誦經大師寺影堂
皆損了巳時飯船了兵士五人与五十文〃齋
後即出參龍興寺依鑒真和尚本住寺也先礼
大佛殿後壁收面圖繪摩騰三藏影色黑手持
梵夾竺法蘭色黑手持朱軸青標紙四十二卷
經一卷羅什玄奘惠遠道安道宣慈恩等影長
八尺許有丈六金色大仏三体并脇仕堂內莊
嚴甚妙也次參管內僧正賜紫惠礼院点茶両
度湯一度丁寧礼拜答拜了立王將軍安石大碑
新堂之內有等身釈迦〃〃外玄像右雲上師子

二十　白食齋藏

封上有蓮華普賢左雲〃象立封有經篋廿六
羅漢寂甚妙也僧正出門送之來輪之處切
返了大仏殿西大殿五百羅漢等身像寂妙也
大佛殿後東廊十三間刻立法花經一部維摩
經金剛般若等文〃上造宝殿極貴〃石碑
還着船又兵士四人与四十文了遠〃故也申点
從府被給杭州好船即指本船上河着南門依
日晚不來移七旼法了經二
五日丁未天晴卯一点東移杭州船了杭州牒等
未來間逗留通事依秀才錢十五貫事遲〃未

時以轎子行浴堂沐浴了殿直酉剋取文字来
七時法了經三
六日戊申雨下辰二点出船了未時過二十五里
云〻故里下河宿七時法了經四
七日己酉雨下卯時通事来僅所取錢一貫半文
云秀才遁隱了即出船渡揚子江堰兵士七人
来加也一点入潤州河畢堰兵士七人与百文
梢工二百文李兵士八人合二百文畢已三点
至京口堰船當州知府送酒小三瓶使与五十
文了未時參府謁知府〻卿今年新任卿云〻
年七十餘人也小師五人送明州使臣三班借
職王彥来會云快宗供奉文字藏了途中使臣
殊有用意由也陳船頭舍弟永勵出文狀来有
十人也俗書等多〻持来而依無要返了依潮
乾不越堰宿七時法了經五
八日庚戌天晴殿直嵩大師參金山寺已畢午時
越堰左右轆轤牛合十六頭依潮生也待殿直
等間至泳水橋止船殿直嵩大師等還来食了
寺主宝覚大師務周送来日齋諸僧四人飯二
人皆送請畜而不了參由示使長老并行者等
了則又有文字送返事已了諸書六送畢監
州高親張寧来謁依梢工食事不出船當州七
時法了經六
九日辛亥雨下巳一点出船酉時過七十五里至
丹陽縣丹陽橋止宿七時行法了經七兵士十
人〻酒一瓶了
十日壬子天晴卯一点曳船午時過四十五里至
呂城堰即曳船未三点通三十里至奔中堰左
右轆轤合十六頭水牛曳越已了即曳船酉時
至常州北水門留宿七時法了經八
十一日癸丑天晴常州刺史為送金龍形張公洞
去畢去州陸路百廿里船路九十里〻〻仍謁
通判卯中点參雨度陽一度了還船緣即中送
酒五瓶新五斤使三人惣与五十文了竹輪買
實分三百五十文參府轎持兵士与卅五文了
弭節亭着船逗留未時出船間慧才三藏弟子
温大師来拜常州太平興國寺住僧也三藏中
与紫衣也示三藏常州人次少卿宝秘大師事
京羅五縣人也者　皇帝每年送投金龍知州
城山池台州問也杭州錢塘江揚州揚子江等

也成尋過三十六里至廻林鎮止船宿七時点
了經一
十二日甲寅天晴卯時出船巳時至落杜鎮過卅
里了未時廿四里至無錫縣強行者流本宅郭
下船向宅了州与賜九十里也又至蘇州九十
里〻〻無錫館駅亭逗留船人買買闕也未仁
点船出船酉時過三十五里至顧基止宿七時
法了經二
十三日乙卯雨下卯時出船申時過六十五里至
蘇州北門緇衣亭止船宿七時法了經三
十四日丙辰天晴辰時参府謁王司勲捎工水手
十五日食下畢有感〻〻退出間有点茶湯佗
官人法参出今日終日依船人米請取逗留行
浴堂沐浴〻〻主不取僧銭宿道心者也満中入
亭終日休息於店家買和布持来多〻也為先
天台山〻〻中科也司勲依今年新任刺史不送
僧食七時法了經四通事衆小船先去杭州了
貳
十五日丁巳天晴終日徒然入緇衣亭休息依梢
工水手食米未請取也七時法了經五出不

十六日戊午天晴巳時船出戌時過六十五里至
八尺馬鋪宿七時法了經六終夜甚雨
十七日己未雨下卯時止船終日曳船過八十里
至秀州北門宿七時法了經七
十八日庚申天晴辰時参府謁郎中西度点茶次
湯市送酒約来嵩大師為通事殿直共参還船
後送酒五瓶無灰風麹新酒者茶酒司送文奉
返牒了七時出船了過六十里戌時至秀州内
旦撤駅宿七時行法經八
十九日辛酉卯一点出感船過九十里戌一点杭
州十八里店宿七時行法經一今日未時元右
轆轤牛合十四頭曳越長安堰了塩官駅内也
廿日壬戌天晴卯一点出船辰時過十八里至臨
平賣買次至廣巌寺逗留郎曳船上帆入杭州
了過九十里至照礼亭止船了七時法了經二
廿一日癸亥天晴辰時通事陳詠来劉錕李詮從
日本来由告一衆房衆船者乍悦迎送人處皆
船頭等相共来拜点茶并分酒二瓶了六船頭
各一瓶有坐禅供奉因宗房清水四禅師書即
指織之處感涙頗下坐禅被送讓位除目并公

卿召及田宗寺法華會日記田宗房被送田宗
寺二會日記堅義注記散罸已了為悦不少而
人各被送惟新料細布一段中眠参轉運使衙
被納文字後依沙汰文字事等不出會被来為
悦者次参知府舎人許〻喫酒之間不飼粲
内還了七時法了經三
廿二日甲子天晴辰一点参通判学士出船中文
与判劉殿直中文也次参通判郎中許二人共
有点茶湯次参知府舎衙有茶湯行法了經四
廿三日乙丑天晴徒然在船行法了經五
廿四日丙寅雨下行法經六去年渡海船施才郎
来与酒一瓶扇一枚了相共来一人劉錕船海
人与扇一枚了施十郎為通事去年麗幸召仕
故也
廿五日丁卯天晴秀州船来衆移已了李躬廉
雖頗花麗年久朽損船也行法了經七
廿六日戊辰天晴今年從日本將来永智上人李
詮於吴隱寺儲齋辰政行向嵩大師奕小師三
人通事使臣殿直稱無暇由不去出州西門於
集賢亭乗船渡西湖三里上歩頭陸經于五里閒
漸向松林二寺門究如天台十里松門次至靈
隱寺堂〻荘嚴不可思議奇岩怪石異於他處
中天竺靈鷲山一小嶺飛来峯北面造靈隱寺
南造天竺寺也山体似飛来山洞數處奇秀絶
異也先参寺主慈覺大師賜紫雲如房〻宿
處花美殊勝郎点茶了自引將西軒夏涼
亭也上押打數十詩板一両書取之
靈隱飛来峯　知軍州事祖無擇　林捎葱
蒨拂晴暉岩竇玲瓏寒露共言當日是飛来只
恐多年却飛去　熙寧元年八月二十日
靈隱寺西軒　廣陵陳良
好嶺来從天外飛檻前重疊覧幽奇竜迴曉洞
山先間風入秋林桂不知寒玉噴泉僧定後半
規留景客飯時勝尋到此迷真境展齒盤桓忍
輕移　嘉祐辛丑夏五月書
留題　靈隱長老方丈西軒　大常博士許敏
灑然危構絶風埃疊巘周環万象〇聳壑喬松
千〇起當軒吴鷲一峯来穎陽再〻寺窓下飛
溜溪〻遶舎迴今日偷閑出城市攔遮欲去更徘
徊　後書記一両　拜院〻堂〻了着齋座

有銭五百文四人三百二百一百云〻　次向
浴堂極潔浄也次参天竺寺〻主房百余人字
同天台教管内僧正海月大師恵辯同仁王疏
有無答云四巻疏紛失了有天台一巻疏三巻
章安私記金剛般若疏非天台疏由示之答也
台疏由了僧引将見山洞臥龍石實似飛〻次
見葛仙公錬丹泉水極清涼飲之成藥云〻人〻
飲之拜五百羅漢八祖堂等了僧正儲仙菓茶
船頭等皆喫了山麥曲皆在碑文因之乞僧
正明日可送由約了教長老西軒聞佛法倡鳥
聲數度飛来哢鳴鳥也次参數興聖院見昊鸞
山洞廣大如五六間屋毋石埼造付十六羅漢
種〻佛像希奇怪洞也未時還船於西湖船頭
等喫酒菓等申時還通江橋大船了行法了經
八
廿七日己巳天晴辰一点天竺寺僧正使来被送
碑文一張感喜無極僧正消息如右
恵辯啓昨辰蒙
道駅臨山寺幸本
慈相但愧

迎候疎漏本擬侵晨請
謝忽値二三官員入寺宿霄故不及至容別擇
日
上謁所索飛来峯事碑只有陸鴻漸二寺碑略
指出端由今封咨呈
座右留之不宣住天竺寺　　慧辯
日本傳燈善恵大師侍者
劉琨船頭来与鍮石匙箸各二具了来日可来
赴霊隠寺由也以永智供奉匙箸各二具送李
詮船頭許了行法了經一
廿八日庚午天晴辰二点向昊隠寺嵩大師三人
小師同去於西湖衆船先参天竺寺僧正昨日
出去者善妙大師出来点茶以橋上塔院拜礼
了処〻喫茶四ヶ度已時向昊隠寺劉琨都綱
斎謂慈覚大師沐浴了申時飯船了昨日、轉
運使新船在閘頭申陳一両告之行法了經二
廿九日辛未天晴向新船許衆船了使臣別船家
好也〻〻職方思不可思議也未時雨下本船
極漏由云〻新經早淺後雨下感〻莊嚴法花
壇始終了經三

卅日壬申雨下坐禅返事付刹都綱了肥前々司
消息同付了行法了経四張行者与通事口論
放言仍出船了頗非常行者也
六月一日癸酉天晴為轉本ノマヽ船悦参轉運使衙奉謁
了有茶湯嵩大師来告張行者事不足言也又
殿直同来示不兼引但於殿直船不可制々由
了行法了経五開閘頭出船了大師舒州守也恐風
不出船殿直同不出實出船了風止
二日甲戌天晴船在閘頭外口依人々恐風同梢
工不出也以止風由示大卿殿直梢工等畢乍
時潮生即出船渡銭塘江了大卿舒州都督白地向明州也
殿直同渡了但殿直船被曳潮不可河船居木
上傾水入雑物皆取上云々人々訪見事了大
卿以使被示無風渡了由潮乾不開閘々外止
船了行法了経六
三日乙亥天晴卯時開閘入船即曳船至州比門
外宿殿直船不見行法了経七
四日丙子天晴卯時出船入州内了侍殿直申時
来著即共参府有茶湯学士好人也不出船止
了行法了経八

五日丁丑天晴卯三点出船一船々進申時至東
関於天花院前暫止船酉時曳船至堰了行法
了経一
六日戊寅天晴辰一点以牛十二頭曳越船堰司
来沙汰出兵士七人兼令渡曹娥江已了殿直
船閑渡江了午時至蔡山頭路邊有好泉之酌
入船已了從江通四十八里至上虞縣初等慈
寺前宿行法了経二人々入寺浴堂休了
七日己卯天晴卯一点出船過十二里至餘姚江
辰二点以牛十六頭曳越堰頭了自曹娥堰至
餘姚堰五十里也午時入餘姚縣界内皆越州
縣也申時從堰過六十里至餘姚縣廣大縣也
大伽藍多々也至竜泉寺大門前観風亭止船
休息亥時出船丑時過六十里至熟山江邊宿
行法了経三
八日庚辰天晴辰時出船依風迎吹不能遠去通
餘姚縣入明州界了宿行法了経四
九日辛巳天晴過六十里至明州北門前宿了行
法了経五
十日壬午天晴至州前即参府学士用意最多即

安下廣惠禪院知府送茀一碩麪一石法酒十瓶從船雜物運取了以酒三瓶犒工兵士等了通事三瓶取了沐浴了

十一日癸天晴卯時參通判許夜前後孫吉船五人來由申了但定海縣可送日本船由可被賜丁文由了使臣殿直來亭殿直酒食沐浴了通事陳詠於京蒙　聖旨孫吉先賜奉国軍牒如此相論今日未下定海縣船明日相定五人僧可下定海也自沐浴了

十二日甲天晴卯時陳詠來相定新訳經仏像等買船可頒送并賜預〻大宋皇帝志送日本御筆文書至于物實者入孫吉船了五人相共今日乘孫吉船渡了

善惠大師賜紫成尋記

享保四年己亥二月八日書寫畢

文化十年酉八月晦日謄寫卒功

大日本史　八(一)　三十一　日發齋藏

巡禮五臺山記者成尋法師入宋筆記也文化癸酉歲奉採拾之事於祖墻矣偶夏日閲普門書目而曠所藏之內外典籍因閲書目而得此書矣按法師姓藤氏事石藏文慶稟咨教延久四年入宋迺神宗熙寧五年也遊天台登五臺而入京勅館于大平興國寺傳法院賜紫衣又與西天譯經三藏日稱等之梵宋碩師親炙遊處六年依教祈雨得應賜號善惠大師尋加訳場監事此歲奏取新譯經四百餘卷（釋書作三百餘卷）使其徒寶帰日本付以內外書籍兵此書乘載記中又詳釋書本傳矣我邦自東漸以来蹈海力遊者憧〻乎不絶趾然居相撥過如師者未聞之矣今付遺芳於蠹殘之中欽慕之餘謄寫以自備省覧此書編簡爛脱傳寫謬誤文義不通者多置以俟他日挍正焉

巡禮五臺山記八本 [illegible]
享保五年 [illegible]

二　本　(二)　三十二

佚名 撰

神道五部書

明治六年（一八七三）京都刻本

據明治六年（一八七三）

京都刻本影印

明治六年十一月發兌

度會延佳標記
日溪宗興訂正

神道五部書



京都書肆　永田文昌堂梓

五部書次第

第一御鎭坐次第記

第二御鎭坐傳記

第三御鎭坐本紀

第四寶基本紀

第五倭姫命世記

神記第二阿波羅波秘書十二卷内

（三面鏡外宮內宮多賀宮）（寶一本作靈　已下同）（二神一本二柱神）（小或作少　造化朝日出之時　非留宅於日之少宮則不能結幽契）（狀如葦牙）

天照坐伊勢二所皇大神宮御鎭坐次第記

天照坐皇太神一座（在伊勢國度會郡宇治鄕五十鈴河上）

記曰、伊弉諾尊曰、吾欲生御寓之珍子、乃以左手持白銅鏡（天鏡尊所作三面寶鏡也）則有化出之神、是謂大日孁貴、亦號天照大日孁貴也、此御子光華明彩、照徹於六合之內、（此已上以造化詔）故伊弉諾伊弉冊二神喜曰、吾息雖多、未有若（此已下以人事詔）

此靈異之兒、不宜久留此國、自當早送于天、而授以天上之事、日神卽留宅於日之小宮（今指春宮）焉、當神寶日出之時、天照大日孁貴與止由氣皇大神、預結幽契、永治天下、以降高天之原（天照太神）、爾神留坐天皇親神漏岐神漏美命、以八百萬神等、于天之高市爾神集集給比、大葦原千五百秋瑞穗國波吾

（主又一本王）（記曰神之御鎭坐哉殊指之）（思兼神之德）（一水御中主有神之子三字　一本曰字無　思慮之寒勅也）（一云天津彥火瓊瓊杵尊云　已下同）（命也下一本）

子孫可主之地利奈、安國度平久我皇御孫之尊知食度事依奉比、以八坂瓊之曲玉、八咫鏡、及草薙劒三種之神財、授賜皇孫、永爲天璽、視此寶鏡、當猶視吾、宜文亦云、眞經津鏡、惟天照大神入天岩窟、閉磐戶而幽居、爾乃六合常闇、志天晝夜不分、庶事燎燭辨、群神愁迷、弖八百萬神深思遠

慮、天御中主高貴高皇神勅曰、令石凝姥神取天香山銅、以鑄日像之鏡、其狀美麗、今崇祭伊勢大神宮御靈是也、

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天照大日孁貴太子正哉吾勝勝速日天之忍穗耳尊子也、母止由氣皇大神太子高皇產靈神女萬幡豐秋津姬命夫、天照大日孁貴尊與止由氣皇大神天御中主神也、是天孫尊太祖也、故以高皇產靈神爲皇親神、謂親者祖也宗也、故屬二祖之名、號皇御孫命也）闢天關岐

> 有凡德合天地為皇智合神靈識令大則攻道之道神則神以二字

披雲路介駈仙蹕此天之八重雲伊頭之千別亦千別天築紫日向高千穗槵觸之峯亦天降到居給

神日本磐余彥天皇元年大歲甲寅年冬十月發向日本國矣

> 垂仁天皇

纏向珠城宮御宇廿五年丙辰春三月從伊勢國飯野高宮遷幸于伊蘇宮倭姬命

> 大一本太

> 十月以下可是也日本紀作九年故壁十月朔日云云　度會一度遂字是一字治坐一本處

奉齋矣然後隨神教下津磐根大宮柱太敷立旦二十六年丁巳冬十月甲子日奉遷于度會宇遲五十鈴河上之新殿鎭理定理坐矣

相殿神二座

左天手力男命　元是御戶開神坐靈御形弓坐是神代輪王所造也

右萬幡豐秋津姬命　靈御形劒坐是神代龍神所造也

> 靈御已下十三字一本大字

件姬神則止由氣皇太神太子高皇產靈神一女也是天照皇大神太子正哉吾勝尊妃皇孫命母也故天照皇太神與止由氣皇大神二柱御大神則曰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之大祖也故尊祖敬宗禮教為先矣

荒祭宮一座　天照大日孁貴荒魂靈御形鏡坐

> 天御中主國常立同德日神一德　一本曰以生下有神字

伊弉諾尊洗左眼曰以生號曰天照荒魂亦名瀨織津比咩神也記曰天鏡尊月殿居焉所鑄造之寶鏡三面之內二面者伊弉諾伊弉冊尊傳持天神賀吉詞白賜旦日神所化乃眞經津鏡一面座也因茲為御靈也

天照坐止由氣皇太神一座　在度會郡山田原

緩一作德

崇神天皇

記曰以代水德未露天地未成瑞八坂瓊之曲玉予捧九宮久即水變為天地利天地起成天人民化生須名曰天御中主神故千變萬化受一水之德生續命之術故名亦曰御饌都神也古語曰大海之中有一物浮形如葦牙其中神人化生號天御中主神亦名國常立尊亦曰大元神故號豐葦原中國

亦因以曰天照止由氣皇大神也與大日孁貴天照大神豫結幽契永治天上天下給也

御間城入彥五十瓊殖天皇三十九歲壬戌天照皇大神遷幸于但波乃吉佐宮積年今時止由氣之皇神天降坐天命明齊德給如大小宮之儀志弖一處雙座

倭姫命垂仁帝第四皇女

四百八十二年

氣一本居

今一本尓

大佐々命此時祭主

下下不尊者負

泊瀨朝倉宮御宇天皇二十一年丁巳冬十月一日倭姫命夢教覺給久皇大神吾如天之小宮坐尓天下仁志天毛一所耳不坐御饌毛安不聞爪丹波國與佐之小見比沼之魚井之原坐道主貴乃齋奉御饌都神止由氣皇太神乎我坐國欲度誨覺給支尓時大若子命差使弖朝廷尓令

言給弖搆立寶殿弖明年戊午七月七日以大佐々命弖從丹波國余佐郡眞井原志弖奉迎止由氣皇太神度遇之山田原齋奉焉御靈形鏡坐也

天地開闢之後雖萬物已備而莫照於混沌之前因茲萬物之化若存若亡而下下來來自不尊爾時國常立尊所化神以天

朝霧萬消忽吹拂明鏡鑄造給所是御量事也

黄金樋代御正躰入物也

外宮相殿皇孫尊

極秘左二神二面不二即一座也

大西荒魂小東和魂

道主貴自但波供奉事据世記可考

列傳記云天四德地五行與心性同德

王者何同推未詳

津御量事天三面乃眞經津乃寳鏡鑄顯
給利倍故名曰天鏡尊爾時神明之道明現
而天文地理宜存矣彼三面寳鏡内第一
御鏡是也圓形坐奉藏黄金樋代焉
相殿三座
左一座皇御孫尊御靈形金鏡坐二面大
西小東以西為上同御船代内坐是神代

靈異物也以二面一座爲道主貴奉齋神是也
大物忌内人奉仕其縁也
右二座天兒屋命靈形笏坐牙像也球玉（極秘箱内）
一隻（藏靈鏡不釵入云云）賢木二枝坐天磐戸開之時天兒屋
命捧持祝詞敬拜鎭祭笏賢木是也
太玉命靈形瑞八坂瓊之曲玉奉藏圓筥
也是天祖吾勝尊所化寳玉是也亦五百

或説云亦號已下六字正本無之

箇御統玉奉懸眞賢木枝也寳玉内（內宮）納珍
寳也是天地人（水德）福田也奉納曲玉圓形筥
一合靈異物觸事有効亦五百箇乃在金
玉餝寳珠等天戸開之時太玉命捧持寳
玉是也圓筥則混沌形也故藏萬物種子
是也亦號玉串内人奉仕眞賢木五百箇
御統玉之其縁也

翁曰靈貴者荒魂之謂

翁曰止由氣大神即天御

多賀宮一座
止由氣皇大神荒魂也伊弉諾尊到于筑
紫日向小戸橘之檍原而祓除之時洗左
眼因以生日天子是大日孁貴也天下現
名曰天照大神之荒魂荒祭神是也復洗
右眼因以生月天子天御中主靈貴也天
下降居而名止由氣大神之荒魂多賀宮

天御中主尊其荒魂是月神也伊勢參詣記云外宮月神此國常立尊也非伊弉諾伊弉冊尊所生也天神七代水氣爲始而有月神之号地神五代火德爲主而有日神之名萬物以陰陽爲父母而水火交合之理有之是兩宮寶鏡之習也此外宮長官家行之說也今不先之

是也亦曰伊吹戸主神是也御靈形鏡坐也是天鏡尊所造三面寶鏡伊弉諾尊右手令捧持天月神所化乃眞經津鏡是也天鏡尊明之德以稱給所

以前天照坐二所皇大神宮御鎭坐本記所錄顯如件

神皇產靈十七代 阿波羅波命　荒木田押刀

乃乃古命　赤冠藥

乙乃古命

當宮調御倉神代秘書十二卷内神記并飛鳥記以一禰宜光忠書寫本文治元年四月廿一日正殿假殿遷宮之次於宿館書寫畢

禰宜度會神主高倫 判

件書寫本者祖前三禰宜延行神主相承之于時以彼本書寫之

禰宜度會神主 判

於正案二通者神記一 飛鳥記二 別宮秘藏之判

垂仁天皇

伊勢二所皇大神御鎮坐傳記 神記第一 又一本作
纒向珠城宮皇女倭姫命伊勢國渡遇之
宇遲乃五十鈴河上之邊立磯宮御坐之
時尓狹長田之猿田彥大神宇遲土公氏人遠神神
齋內親王神主部天村雲命之孫大若子弟乙若子命等也物
忌等天見通命之孫宇多大年禰奈大阿禮命等也訓悟白久凢
天地開闢之事聖人所述也爰伊勢天照

皇大神五十鈴乃河上尓御鎮坐之制作
未露紙墨故元始綿邈其理難言志頓爾
諸聞給倍吾是天下之主君也故號國底
立神也吾是應時從機比化生出現之故
號氣神吾亦根國底國与里麤備踈備來物
仁相率守護之故名鬼神吾亦爲生氣仁
授與壽福之故名大田神吾能反魂魄之

一本 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云

故號興玉神悉皆自然之名也物皆有効
驗我將辭訖遂隱去矣
以昔天照大神天御中主神以天之御量
言且賜天津彥火瓊瓊杵尊天照大神之太子正哉吾
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子也母天御中主神子高皇產靈神女栲幡豐秋津姫命
八坂瓊曲玉八咫鏡草薙劒三種寶物亦
以大小神祇三十二神使配侍焉因勅皇

一本 威稜作稜威

孫曰葦原千五百秋之彌圖穗國是吾子
孫可王之地也宜爾皇孫就而治焉行矣
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者也于時皇孫
離脫天磐座排分天八重雲稜威道別道
別而天降給天之八衢之衢奉迎相待足
皇孫之所幸道路啓行天奉到筑紫日向
高千穗槵觸之峯以皇親神曾伎天御中主神之

神武天皇

兒高皇産靈神是也神魯美命,高皇産靈神,弟神皇産靈神是也「一本无」皇
孫之命乎日向高千穗槵觸之峯尓天之
御騎日之御騎度大宮柱大敷立天瑞之
御殿度汝屋船命等木靈久久遲命也稻靈豊宇加能姫命也
天津奇護言乎以天言壽鎭白久皇孫之
命乎天津高御座尓坐天豊葦原瑞穗之
國乎安國度平久所知食弖天津日嗣乎

萬千秋乃長秋度所知食事以天津御量
事弖天津璽乃劒鏡乎捧持賜比言壽宜
治天下卅一萬八千五百四十三歲
神日本磐余彥天皇舊不合尊第四御子母玉依姫海童少女
也元年太歲甲寅年冬十月發向日本國
矣辛酉正月卽建都橿原經營帝宅天皇
孫尊之美豆乃御舍乎造奉仕自神武天

崇神天皇

皇迄開化天皇九帝歷年六百卅余歲天
皇與同殿坐也此時帝與神其際未遠同
殿共牀以此爲常故神物官物亦未分別
矣
御間城入彥五十瓊殖天皇漸畏神威同
殿不安改更令齋部氏率石凝姥神裔天
目一箇裔二氏取天香山白銅黑金更鑄

造劒鏡以爲護身御璽是踐祚之日所獻
神璽鏡劒也謂內侍所是也凡璽則大巳貴神其
子事代主命所獻于大日霎貴瑞八坂瓊
之曲玉神璽是也
天皇六年己丑天照大神倭大國魂二神,
並祭於天皇大殿內然畏其神勢共住不
安故九月就於倭笠縫邑殊立磯城神籬

一本弥作彌

一本未現知作未視知

一本大祖作父母

奉遷天照大神及草薙劒，令皇女豐鋤入姫命奉齋焉

纒向珠城宮御宇天皇廿五年丙辰春三月，從伊勢國飯野高宮遷幸于伊蘇宮，于時倭姫命詔，久南山末見給比吉宮地乎覓幸給支，今歳猿田彥大神參乃言壽覺白久，南大峯有美宮處，佐古久志呂宇遲

之五十鈴之河上者，大八洲之内弥圖之靈地也，隨翁之出現三百八万余歳，前毛尓未現知留在靈物利照耀如大日輪也，惟小縁之物尓不在，須定主出現御座耶念木倭姫命曰，理實灼然，惟久代天地之大祖（天照皇大神／天御中主神）并神魯伎神魯美命誓宣弖豐葦原瑞穗國之内尓伊勢加佐波夜之國波有美宮處度利見定給比天自天上志天投降居給布，天之逆大刀天之逆鉾大小之金鈴五十口日之少宮之圖形文形等是也，度弖天平手乎拍給比弖，甚喜於懷給於此處尓遷造，日少宮給大宮柱（一名忌柱／亦天御量柱，亦心柱，是則皇帝之命國家之固也，龍神土神各一座為守護之神坐）太敷立於下津磐根（大田命以地精金峻／底津磐根奉敷之山）峙搏

風於高天之原弖，朝廷御宇二十六年丁巳冬十月甲子，奉遷于天照大神宇遲之五十鈴河上尓鎭坐焉

天照坐皇太神一座（亦曰大日孁貴）

相殿神二座（左天兒屋命靈／右太玉命靈）

御戸開前神二座（左天手力男神靈／右万幡豐秋津姫命）

御門神二座（豐石牕神／櫛石牕神）

一本前作所

御倉神三座素盞烏尊子宇賀之御魂神、亦名專女、三狐神

酒殿神一座　神靈器坐

宮中四至神四十四前

攝神

荒祭宮一座皇大神荒魂神也、伊弉諾尊到筑紫日向小戸橘之檍原而祓除之時、洗左眼、因以生日天子大日孁貴也、天下化生、名曰天照大神荒魂、荒祭神也、謂祓戸神瀨織津比咩神是也

瀧原宮一座皇大神遙宮也、伊弉諾伊弉冊尊所生河神、名曰水戸神、亦名速秋津日子神也

伊雜宮一座皇大神宮遙宮也、天日別命兒玉柱屋姫命也、依神託崇祭之

已上天照大神宮部類從神之專一是也

豐受皇大神一座

天地開闢初於高天原成神也、一說曰、伊弉諾伊弉冊尊先生大八洲、次生海神、次生河神、次生風神等、以降雖經廻一万余歲、水德未露、天志天下飢餓、于時二柱神天之御量事乎以天瑞八坂瓊之曲玉乎捧テ、九宮所化神、名號止由氣皇大神、支千變万

一本作謂

化受一水之德、生續命術、故名曰御饌都神也、古語曰、大海之中有一物、浮形如葦牙、其中神人化生、號天御中主神、故號豐葦原中國、亦因以曰止由氣皇大神也、故天地開闢之初神寶日出之時、御饌都神天御中主尊與大日孁貴天照大神二柱、御大神豫結幽契、永治天下、兔或為月為日

雄略天皇

月永懸而不落或爲神爲皇常以無窮矣
光華明彩照徹於六合之内矣
御間城入彦五十瓊殖天皇卅九年壬戌
天照大神乎遷幸但波乃與佐宮積四年
奉齋今歳止由氣之皇神天降坐天合明
齋德給如天少宮之儀志天一處雙坐須于
時和久産巣日神子豊宇氣姫命稲靈神也奉

備御神酒今世謂丹後國竹野郡奈具社坐豊宇賀能賣神是也亦
丹波道主貴素盞嗚尊孫栗御子神是也奉備朝大御
食夕大御氣奉仕矣其功已辞竟天止由
氣大神復上高天原支此處仁志天以白銅
寶鏡乎道主貴八少男童天日別命崇祭
奉焉
泊瀬朝倉宮御宇天皇廿一年丁巳冬十

一本齋作齋

月一日倭姫命夢教覺給久皇大神吾如
天之少宮坐尓天下仁志天毛一所耳不坐爪
御饌毛安不聞尓丹波國與佐之小見比一本无
沼之真井之原坐道主子八手止女乃齋
奉御饌都神止由氣皇大神乎我坐國欲
度誨覺支尓時大若子命差使弖朝廷尓
御夢之状乎令言給支即天皇敕汝大若

子使罷往天布理奉宣支故率手置帆負
彦狹知二神之裔以齊斧齊鉏等始採山
材構立寶殿弖明年戊午秋七月七日以
大佐々命弟若子命子尓佐布命子彦和志理命子阿波良波命子從
丹波國與佐郡真井原之弖奉迎止由氣皇
太神度遇之山田原乃下都磐根如五十鈴宮地
大田命奉敷之大宮柱号忌柱亦名天御量柱亦曰心御柱是則皇帝之命

(一本太玉命作太玉神)

(國家之固神明之德也故龍神土神各一座為守護神)廣敷立天高天原仁千木高知弖鎮理定理坐止稱辭竟奉支亦撿納神寶卜兵器為神幣矣更定神地神戸弖二所皇大神宮乃朝大御氣夕大御氣乎日別尓齋敬供進之亦隨天神之訓以土師之物忌造天平瓮乎丹波道主命物忌職奉仕御飯炊滿供進之

皇大神重託宣吾祭奉仕之時先須祭止由氣大神宮也然後我宮祭事可勤仕也故則諸祭事以止由氣宮為先也

相殿神三座(左天津彦彦火瓊瓊杵尊大八洲主也右天兒屋命太玉命各天神地祇之忠神)

多賀宮一座(止由氣皇太神荒魂也伊弉諾尊到筑紫日向小戸之橘之檍原而祓除之時洗左眼因以生日天子是大日靈貴也天下化名曰天照大神之荒魂荒祭神也復洗右眼因以生月天子天御中主靈貴也天下化名曰止由氣大神之荒魂多賀宮是也亦洗鼻因以生神号速佐須良比賣神土藏靈貴也素盞嗚尊與合力坐給也多賀宮則伊吹戸主神祓戸神也天照大神第一攝神也依神誨奉傍止由氣宮也)

山田原地主大土御祖神二座(大年神子大國玉魂神子宇賀之御魂神一座素盞嗚尊子土乃御祖神一座亦衢神太田命神寶石寶形一面坐是神財也)

調御倉神(宇賀能美多麻神座是伊弉諾伊弉冊二柱尊所生神也亦号大宜都比賣神亦名保食神神祇官社内坐御膳神是也亦神服機殿祝祭三狐神同座神也故亦名專女神也齋王專女此緣也亦稲靈宇賀能美多麻神坐西北方敬拜祭也尊形座各一座也)

酒殿神(謂伊弉諾伊弉冊尊所生和久產巢日神兒豐宇賀能賣神從月天降坐善釀酒飲一杯吉万病除也其一杯之直千金財寶積車送之令号神酒驛家使及齋宮之節會夜賜給酒布此之緣也亦曰丹波國與謝郡比沼山頂有井其名

号麻那井此所居神則竹野那奈具社是也故豊宇賀能賣神靈石坐也亦酒造天之瓱一口大神之靈器也以敬拜祭也古語曰吉祥甕腹滿甘露酒名號神酒獻三節祭也

已上止由氣大神靈貴神等崇祭諸神社四至之神等皇大神宮緣也故日天則東南坐月天則西北方坐給矣凡伊勢二所兩宮日月所表諸神星位倭姬命與大田

命宇豆幣帛如横山積置弖朝廷寶位手長御世度堅磐常磐亦齋奉比茂御世亦幸閉奉度以天津御量言之奇護言天諸穢悪事乎定忌言詞大神主大佐佐命物忌荒木田酒女押刀子等亦訓言竟詔文物忌之名此緣也

凡神代靈物之儀猿田彥神謹啓白久夫

一本 神明之道明現云云 劔者天照太神相殿靈也云云

弓者天照大神相殿神靈也 王者豊受宮相殿靈座

天地開闢之後雖万物已備而莫照於混沌之前因茲万物之化若存若亡而下下來來志天自不尊于時國常立尊所化神以天津御量事地之精金白銅撰集三才相應三面真經津寶鏡手鑄造表給倍利故鑄顯神名曰天鏡尊其時神明之道明知明現天文地理以存矣亦劔者大刀子小刀子土

精金龍神所造也弓箭者輪王所造陰陽儀故名天之香子弓地之羽羽矢也王者日天月天之光精也笏者天之四德地之五行自然德也物皆為神靈敢誰為私耶焉高貴神詫宣久大土祖衢神等告覺給天照大神則主火氣止由氣大神則主水氣而万物長養也故兩宮者天神地祇大

(一本興作輿)

宗君臣上下元祖也惟天下大廟也國家社稷也故尊祖敬宗禮敬為先故天子親耕以供神明王后親蚕以供祭服而化陰化陽有四時祭徳合神明乃與天地通也徳與天地通則君道明而万民豊也故荷前荒幣和幣赤曳絲赤丹穂青海原乃鰭廣者鰭狹者興藻菜邊藻菜山野物者

甘菜辛菜御神酒者甕腹満並弖皇御孫命御世乎長御世登堅磐尓常磐尓齋比奉茂御代尓幸閇奉壽言登詔信又詔布神主部物忌職掌人等諸祭齋日尓不觸諸穢惡事不見不聞不争不言佛法言忌亦不食宍近神嘗會日尓不食新飯齊身謐心愼攝掌以敬拜祭矣又神衣神部是同也

(天月豊受御靈也　五飛龍東西南北中也)

神鏡座事

一面者從月天顯現之明鏡圓形坐三光天象五飛龍守護神是天鏡尊之鑄造白銅寶鏡也月五座天所作三面之内也崇祭止由氣宮是也太田命白久崇神天皇御宇止由氣皇大神天降坐弖天照皇大神與一處雙坐于時從天上御隨身之寶鏡是也神代天御

中主神所授白銅鏡也是國常立尊所化神天鏡尊月殿居所鑄造之鏡也三才三面之内一面是也今二面者天鏡尊子天萬尊傳持之次沫蕩尊次伊弉諾伊弉冊尊傳持天神賀吉詞白賜弖日神月神所化乃真經津鏡也天地開闢之明鏡也三才所顯之寶鏡也當受之以清淨而求之

以神心視之以無相無位因以為神明之正躰也今崇祭一面荒祭宮御靈一面多賀宮御靈坐已上三面辞竟奉支一面者八百萬神等以石凝姥神奉鑄寶鏡是則崇伊勢大神宮也（名日像八咫鏡是也八咫古語八頭也八頭花崎八葉形也故名八咫也中臺圓鏡形坐也圓外日天八座　一本无之）一面者日前宮坐也石凝姥神鑄造鏡也

初度所鑄不合諸神意紀伊國日前神是也

已上神代寶鏡是也

次倭姬命隨神誨更鑄造日月所化神鏡藏置朝熊山神社也亦此所（天尓志）種種神財鑄造已竟以靈石為神體也凡大小神祇御靈等或天上地下乃靈物或御（雅累）

一本　式作貳又一本无之

一本　四拾貳種四字无之此數不詳

一本　故號日天子五字无之

一本　惟諸神以下十字無之

一本　竟作覚

代（一本作體）制造之鏡八十三面劒大刀子小刀子五十二枚矛大小一百二十柄御弓御箭御楯各四十四種式以備二所皇大神之大幣焉天照大神各貳拾四種也止由氣大神各四拾貳種分置者也

興玉神託宣久天照坐皇大神則大日孁貴故號日天子故曰天照大神亦止由氣

皇大神則月天子也亦名天御中主神以水德利万品故亦名曰御饌都神惟諸神福田生化壽命也汝等受天地之靈氣而種神明之光亂誰撓其神心誰于其慮耶謹請再拜言壽竟于時倭姬命皇大神座正宮之西北角大地之中臺祝祭也

雄略天皇即位二十二歲倭姬命儀宮坐

一本息字下有氣字

一本右作佑

一本專作守

冬十一月新嘗祭之夜深天雜人等退出之後神主部物忌等宣久吾今夜奉皇大神乃(一本作神)止由氣皇大神勅所詫宣汝正明聞給倍人乃天下之神物也莫傷心神神垂以所禱為先冥加以正直為本任(一本作元)其本心皆令得大道故神人守混沌之始屏佛法之息崇(一本无三字)神祇散齋致齋内外潔齋之日不

得弔喪聞疾食宍不判刑殺不決罰罪人不作音樂不預穢悪事不散失其正致其精明之德左物不移右兵器無用不聞鞆音口不言穢悪目不見不淨鎭專謹愼之誠宜致如在之禮矣于時大神主阿波良波命奉宣記之

朝熊神社六座　倭姫命崇祭之神社也

一本朝熊水神二座

櫛玉命一座　倭姫命御代瑞玉奉造之亦日形鏡御霊石坐

保於止志神一座　倭姫命御代崇祭之神社也真名鶴所化御霊石坐也懸税霊神

櫻大刀子神(一本无)二座　霊花木坐也大八洲櫻樹始從天上降居也因以為花開姫命也一座大山祇雙坐也

苔虫神一座　櫻大刀子神與合力大刀子小刀子鉾類等造進之霊石坐也

大山祇一座　寶鏡鑄造功神也霊石坐也櫻神与并坐也

朝熊水神社一座　寶鏡鑄造功神也霊石坐也

件神社之寶鏡二面是則日天月天之所化白銅神鏡依神詫倭姫命之御制作也凡天照大神御入座之時大年神大山津見山祇朝熊水神等奉饗此之處故神社定給也

一本
坐字無之

豐受宮御井神社

右御井者天二上命理治丁琥珀之鉢天降居七星羅列守護如天少宮之儀也皇大神皇孫之命天降坐時尒天牟羅雲命御前立天天降仕奉時尒皇孫之命天牟羅雲命乎召詔久食國之水波未熟荒水尒在介利故御祖天御中主尊之御許尒參上此由言天來

止詔即天牟羅雲命參登天天孫之御祖之御前尒皇御孫乃申上宜事乎子細申上時尒御祖天照坐大神天御中主神神魯伎神魯美尊詔久雜尒奉牟政波行奉下天在止毋水取政於波遣天天下復飢餓久在介利何神乎加奉下牟止思間尒勇乎天志參登來止詔天天忍石乃長井乃水乎取八盛

天誨給久此水持下天皇大神乃御饌尒八盛獻天遺水波天忍水止云天食國乃水於波灌和天獻初又御伴尒天降奉仕五伴神三十二神八十友乃諸人毛尒斯水乎令飮詔天下奉支

以前太田命皇大神宮御鎭坐之時參相狹長田乃御刀代田奉天即地主廣爲天奉仕三節祭并春秋神御衣祭及時時幣帛驛使時太玉串并天八重榊儲供奉神代之古風地祇之忠神也于時御宇廿二年戊午齋内親王及神主部物忌等美神宜以爲訓傳各齋持不顯露深藏以神祕焉大神主大佐佐前大神主彦和志理無位神主御倉大物忌酒目押刀女等謹請

謹請

倭姫命　有璽 一本作在

白髪内親王　有璽

詔書皇太神宮前大神主彦和志理命謹奉太田命訓傳磐余玉穂宮御宇丁亥乙乃古命二男神主飛鳥記之也 謂神道之化者不可以示非其人也

神道五部書巻二

御鎮坐傳記

〇二十五

（豐受大神所化）（與或作與）（三種神宝）（皇孫命天降）（獻一本在奉迎之下）

豐受皇大神宮御鎮座本紀

天地初發之時、大海之中有一物、浮形如葦芽、其中神人化生、名號天御中主神、故號豐葦原中國、亦因以曰豐受皇大神也、與天照大日孁尊與、以此八坂瓊之曲玉・八咫鏡及草薙劒三種之神財、而授賜皇孫、為天璽、視此寶鏡、當猶視吾、可與同牀共殿、以為齋鏡、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宣焉、皇孫天津彥火瓊瓊杵尊（天照大神太子正哉吾勝勝速日天之忍穗耳尊子也、母天御中主神子高皇産靈神女栲幡千千姬命也、惟素盞嗚尊欲奉辭日神、昇天之時、櫛明玉命奉迎、以瑞八坂瓊之曲玉獻素盞嗚神、受之轉奉日神、仍共約誓、即感其玉生天祖吾勝尊、是以天照太神育吾勝尊、特甚鍾愛、常懷腋下、稱曰腋子、今俗號稚子、謂和可子、是其轉語也、夫天照皇大神・止由氣皇太神二柱御大神、則天津彥火瓊瓊杵尊之祖神也、故名曰皇孫命者也）

（延佳按御渭玉命者伊弉諾之子也、非太玉命弟也、以櫛玉然誤歟）（同按麻殖忌部社者太玉命也、以之可在太玉命之下、但氷上太玉命合二神注歟）

以高皇産靈神名號（皇親神漏岐命也）、伴神天兒屋命（中臣首上祖也）、以天津諄辭之太祝詞、令掌解除、太玉命（伊勢忌部首上祖也、櫛明玉命兄也）捧太幣、天村雲命（伊勢大神主上祖也、神皇産靈神六世之孫也、阿波國麻殖郡座忌部神社・天村雲神社二座是也）取太玉串、奉仕天神地祇、前後尒相從、互闢天關、披雲路、介駈仙蹕、比天之八重雲、伊頭之千別尒千別天、筑紫日向高千穗槵觸之峯尒天降、到居焉、經營宮室（已下亨字依又一本加）、而恢弘大業、光臨六合、司牧人神、餘世闡玄功、時流至德、以鎮元元、上則答乾靈授國之德、下則崇神祇養正之心、撥災反正、德侔覆燾、道協造化、是以普天人民、稟氣懷靈、何非得處、故與天地而無窮、將金石而不朽焉、實人民自然之德、合古便今也

天照大神豐受大神一處御座

延佳按延喜式祝詞屋船命豐受姬命二神共称之

賣一本可

御間城入彥五十瓊殖天皇卅九歲壬戌天照大神遷幸但波乃吉佐宮今歲止由氣之皇大神結幽契天降居于時大御食津臣命建御倉命（中臣祖也）屋船命（草木靈今坐度會郡號淸野井庭神社也）宇賀之御魂稻女神（今號小股神社也）宇須乃女神（五穀靈號須野社也）宇須麻留賣神（今號須麻留賣社是也）宇賀乃大土御祖神（素盞鳴尊子也度相山田原地護神）若雷神（今世號北御門大明神是也）彥國見賀岐建與束命（號度相國見神社也）天日起命（伊勢大神主祖神也）振魂命（玉串大內人祖）相從以戾止矣爾時天照太神與止由氣皇大神合明齊德居焉如天上之儀一處雙座焉和久產巢日神子豐宇賀能賣命（屋船稻靈神也）生五穀而善釀酒奉御饗御炊神氷沼道主（素盞鳴尊孫也亦名粟御子神今世號御炊物忌其緣也）率四九三十六竈神而朝大御氣夕大御氣於炊備天奉御饗留丹波道主貴（太日日天皇之子彥坐王子也今世號大物忌子其緣也）為御杖代志天品物備貯之百机而奉神嘗焉諸神所作祭神之物五穀既成百姓饒矣其功已辭竟天天照大神伊勢國尓向幸給止由氣太神復昇高天原天日之少宮坐于時以吾天津水影乃寶鏡留居吉佐宮給（天地開闢之際雖萬物已備而莫照於混沌之元因茲萬物之化若存若亡而下下來來自不尊于時國常立尊所化神汎形於天津水影以天御量事真經津寶鏡三面鑄表寔是自然之靈物天地感應當此特神明之道明而天文地理以自存者也故鏡作神名號大鏡神尊其緣也）即起樹天津神籬於魚井原秘藏黃金樋代道主貴八小童天日起命豐宇賀能賣命備御饌奉齋焉

相殿神

天照大神御鎭坐

于一本作子

豐受大神御鎭坐

于時高貴大神敎宣以皇孫命靈宜崇大祖止由氣皇大神乃前社云云仍爲相殿神座靈形鏡坐也皇孫命金鏡也

纒向珠城宮御宇廿六年丁巳冬十月甲子天照大神從但波吉佐宮天志奉遷于於度相宇治五十鈴河上天鎭居焉

泊瀬朝倉宮御宇廿一年丁巳十月朔倭

姬命夢敎覺給久皇太神吾如天之少宮坐尓天下毛豆一所耳坐波御饌毛安不聞尓丹波國與佐之小見比沼之魚井之原坐道主子八乎止女乃奉齋御饌都神止是由氣太神者水氣元神坐千變萬化受一水之德生續命之術故名曰御饌都神也亦古語水道曰御饌都神也亦天照太神與止由氣大神一所雙御坐之時隨從諸神等奉御饗其緣也止由氣皇大神乎我坐國欲度

延佳按尋字行校異本無之御鎭座傳記亦無之使字指大佐佐也但倭姬命世記有引照謂無子字則云大若子使云大佐佐命支義相承歟且又勅大若子命之上以大若子佐佐命奉所以則似違勅歟近考御鎭坐次第以大若子命作大佐々命猶可考之

延佳考大佐々命者彥和志理命之二男也大御食津臣命者兒屋命四世之孫字佐津臣命之子也小和志理命者天牟羅雲命之裔介佐布命之二男也事代命者介佐布命之三男也佐部支命者阿波羅命之一男也屋和古命者糸因未考野古命者阿波羅波命之三男也乙

誨覺給支爾時大若子命乎一名大幡主命御間神社是也差使朝廷尓御夢之狀乎令言給支卽天皇祥御夢則天皇今日相夢矣汝大若子使罷往天布理奉宣支今歲物部八十氏之人等率手置帆負彥狹知二神之裔以齋斧齋鉏等始採山材天隨神敎度相山田原乃地形廣大亦麗於是地大田命以

金石天下津底根尓敷立天搆立寶殿豆明年戊午秋七月七日以大佐佐命奉布理留共從神中臣祖大御食津命坐度相郡號御食社小和志理命事代命佐部支命御倉命彥和志理命之三男也屋和古命野古命乙乃古命河上命建御倉命興魂命各前後左右尓相副從奉仕大佐佐命大神主小和志理命奉戴正體興魂命

乃古命若円波羅命之四男也河上命者彦國夫彦建御名命名中臣祖也與上命者宇治土公神也大田命同神歟

道主貴奉戴相殿神駈仙蹕 比錦蓋覆日 物忌祖
縄曳天御翳日御翳屏奉行幸爾時若雷
神天之八重雲乎四方尓薄靡天為御垣
天從祖波國吉佐宮遷幸倭國宇大乃宮
御一宿坐次伊賀國穴穗宮御二宿坐于
時朝夕御饌箕造竹原并箕藤黑葛生所
三百六十町亦年魚取淵梁作瀬一處亦

國處一作今處

今高河原社祭祀之延作於非祭衆豐明神事之緣也

御栗栖三町 崎出之山謂之栗栖 國造等貢進仍二所皇大神
之朝大御氣夕大御氣之料所尓定給支
次伊勢國鈴鹿神戸御一宿次山邊行宮
御一宿 今號壹志郡新家村是也 次遷幸渡相沼木平
尾興丁行宮天三箇月坐焉號爾處天名
離宮也夜夜天人降臨而供神樂今世號
豐明其縁也來目命裔屯倉男女小男童

殿一宮

轉一傳

神宴焉
戊午秋九月望從離宮遷幸山田原之新
殿奉鎮御船代御樋代之内 樋代則天少宮之日倉儀 也故謂天御蔭日御蔭坐隠坐祝言縁也 船代則謂天材木屋船之靈故瑞舍名號 星船縁也天御翳日御翳隱坐古語也 以天衣奉餝之如日
少宮儀也依天照太神御託宣大神第一
攝神多賀宮 號伊弉諾尊洗右眼因以生名伊吹戸主神即大神分身

坐故亦名曰大神荒魂也 奉傍止由氣宮也 御形靈鏡坐在昔天 鏡神鑄造三面眞經津鏡是也一面者天御中主神寶鏡一面則伊弉諾伊弉冊尊 相受轉持左右掌日神月神所化之寶鏡是也一面荒祭神御靈坐也 亦天
照大神相殿坐神二前止由氣宮相殿神
皇孫命尓奉陪從 留 故號止由氣宮相殿
而東西座給 東天皇孫命一座西天兒屋根命靈形笏天津賢木執副 坐大玉命靈形瑞曲玉坐但東御靈常西相殿並坐給也 自爾以往以

延佳按傳記大土祖神二坐而大田命無之有大田命神宝石宝形一而坐是則也云六

又倭姫命世記云土御祖神亦宇賀之御魂神土乃御祖神形鏡二坐宝瓶坐云云但此五如大田命三坐也亦兩説

降坐下一本有奈名姫娘與乃稱嘗也光所資此十二字

天手力男神万幡豐秋津姫命、為天照皇（一本在相殿之上）
大神乃相殿神坐、元是號戸開神、御亦素盞嗚尊
孫大土祖一座衢神大田命一座宇賀魂
大年神一座山田原之地護神定祝祭也
大土祖、靈鏡坐、大田命、靈銘　亦御倉神
石坐、宇賀魂、靈瑠壺坐也　靈稱
豐宇賀能賣命、宇賀能美多麻、神保食神、
尊形牀坐、以白龍為守護神也　凡玉子神
八柱同　謂和久産巣日神子豐
坐給也、亦酒殿神宇賀能賣命坐也、丹波

神道五部書卷三　御鎭坐本紀　○九

國竹野郡奈具神社是也。代昔從月殿天
降坐、五穀種所化神保食神、分身善釀淸
酒、靈形石坐、甕名賀多誓器、摠吉祥之瓶
中盛甘露之酒、直會集人除万病延命良
藥也。亦以大土祖宇賀魂神、為根宮中大
倉靈皇神供神酒、令號根倉靈是。
小神祇四至神等鎭。理定理坐居由中臣、
祖大御食津臣命稱辭竟神善奉祝詞言
佐久度遇乃山田原乃下津磐根尓大宮柱
廣敷立弖高天原尓千木高知弖皇御麻

留一利

支一久

宴樂神樂也

乃命乃稱辭定奉留天照坐須止由居乃
皇大神乃廣前尓恐美恐毛美申給波久天照
皇大神神魯岐神魯美命尓言寄任天天
之少宮之寶殿於此靈處尓奉移造天利以
今日天奉移鎭留御坐須狀於平久安久
令知食度申給登言壽鎭居白支宮人皆（堂上也）
參終夜宴樂、猨女祖天鈿女、喬歌女舞姫

神道五部書卷三　御鎭坐本紀　○十

來目命裔乇倉小男童笛生、琴生、簫生、篳
篥生、諸命等一時起歌舞、其絲竹音鏗鏘
而滿六合、天神地祇受和氣而隨賓用天
下、榮樂海内太平焉。凡神樂起在昔素盞
嗚神奉為日神、行甚無狀、種種陵侮。于時
天照太神赫怒、入天石窟閉磐戸而幽居
焉。爾乃六合常闇、晝夜不分、群神愁迷、手

十一本作弓

足岡暦凡厥廢事燎燭而式辨天御中主
神（止由氣皇大神是也）太子高皇産靈神命宣天會
八十万神於天八湍河原（雲漢是也）深思遠慮
於天石窟戸前擧庭火畢作俳優猿女君
祖天鈿女命採天香山竹其節間雕風孔
通和氣（今世笛類是）亦天香弓與並叩絃（今世謂和
琴縁也）其本末合合而備安樂之聲移和風顯

神道五部書卷三
御鎮坐本紀　○十一

八音即猿女神伸手抗聲或歌或舞顯清
淨之妙音供神樂由調當此時欻解神怒
妖氣既明無復風塵以來風雨時若日月
全度一陰一陽万物之始也一音一聲万
樂之基也神道之奥賾天地之靈粹絲竹
之要八音之曲已以爲貴故依舊氏之權
猿女氏率來目命孫屯倉男女轉神代之

至一本作孝

求一本作受

男一本作意

遺迹而今供三節祭永爲後例也
天皇倭姫命詔宣久男弓弭之物大刀小刀
弓矢楯梓鹿皮角猪皮忌鍬忌鋤類是女
手末之物麻桶綿柱天機具荒妙衣和妙
衣荷前御調類是都合天地生長之土毛
式備宗廟之祭惟仁恩之忠至以信爲德
故神明饗德與信不求備物焉仍撿納神

神道五部書卷三
御鎮坐本紀　○十二

寳卜兵器爲神財亦更定神地神戸二所
大神宮乃朝大御氣夕大御氣（乎川別爾）
齋敬供進奉亦隨天神之訓以土師氏爲
物忌職造天平瓮諸土器類（天）供進亦開
化天皇孫子丹波道主貴苗裔八小男女
寳殿御鑰賜（天）奉開寶殿亦素盞嗚尊子
氷沼道主（亦名粟皇子神亦名大己貴神亦名大國魂神亦大國主神古）

主一本作魂　都一本作登　圍一本作閇

詔曰大國主神名曰宇貨靈卽御饌都神也率御竈神火神嚴
杳來雷水戸神嚴閇象女薪神嚴山雷而
御飯炊滿供進奉今號御炊物忌父子其縁也称女炊女是亦
度會河邊有一人漁人名號天忍海人今謂
之掃守取年魚蓄神膳食矣
天照皇大神重託宣久吾祭奉仕之時先須
祭奉止由氣皇大神宮也然後我宮祭事

神道五部書卷三
御鎮坐本紀　○十三

可勤仕也故則諸祭事以止由氣宮為先
也亦止由氣大神一處御鎮坐乃令卜
筮事天皇敕曰宜本已宗神續以神皇産
靈神苗裔神大佐佐命兼行二所皇大神
之大神主職奉仕矣御井水天孫降臨以
來天村雲命理治于虎珀之鉢徑一尺八寸天
降居留也為守護七星十二神羅列坐光明如明星坐也皇大神

一本无

之一本　之一本　登一本作上　在一本作不　道一本无　石水之間一本太

皇孫之命天降坐時尒天村雲命御前立
天天降仕奉于時皇孫之命天村雲命乎
召詔久食國之水波未熟荒水尒在利介故
御祖天御中主神之御許尒參上此由言
天來止詔卽天村雲命參登弖天孫之御
祖之天照大神天御中主神之御前尒皇
御孫之申上宣事乎子細申上時尒御祖

神道五部書卷三
御鎮坐本紀　○十四

天照皇大神天御中主皇大神正哉吾勝
尊神會岐神會美尊神議詔久雜尒奉乎
政者行奉下弖在度毋水取政道波於遺天天
下復飢餓久在利介何神加乎奉下乎度思閇尒
勇乎忌弖參登來度詔天天忍石乃長井乃
水乎取八盛天誨給久此水持下弖皇大
神乃御饌尒八盛獻天遺水波天忍石水

止衛云天食國乃水尓灌和天朝夕御饌
尓奉獻禮卽時日向高千穗宮乃御井定
崇居焉奉仕矣自爾以降但波眞井石井
尓鎭移居水戸神奉仕岐其後從眞井乃
原遷于止由氣宮乃御井居止焉二所皇
大神乃朝大御氣夕大御氣度八盛移居
毎日二時供進矣凡此神井水者專不干

恒出異怪之事不過於是社亦他用更不
可用之亦道主斎大物忌父御井掃淨奉
亦御井與御炊殿往還間道一百廾丈橋
一十五丈黒木丸橋此毎月修理掃淨雜人等
不通志天愼敬仕奉亦天照大神座南御門
前乃御河中島尓造奉石疊天以黒木渡
奉御橋天止由氣大神乃大御饌伴神御

朝夕御饌式

氣供進奉三節祭別禁封其橋人渡不往
還則齋敬供奉流也
天照皇大神御前御飯二八具御水四毛比
御鹽四坏諸御贄類御河年魚等供進奉
止由氣皇大神御前御飯二八具御水四
毛比御鹽四坏諸御贄類御河年魚等供
進奉

相殿神御前御飯三八具御水六毛比御鹽六
坏御贄年魚等供進奉
神主部物忌等祝白朝廷天皇常石堅石尓
護幸給比百官尓仕奉人等及天下四方
國人民等平久慼給度申拜奉
天照大神八度
止由氣大神八度

赤以下八字一本傍注加年加比亦　神顆大前一本作廣前

此段不審口女二字一本傍注出然一本作女魚

祭禁今

神一本作公

伴相殿神八度敬拜天津御量事寄護
言以言壽祝言
亦神嘗會夕宇賀魂稻靈初天津水田乃稻
種乃初穗穎供進奉赤丹穗於加年加比
亦長御氣遠御氣度大神大前亦如横山
打置天稱辭竟祝言
天神敕曰以口魚女并海鼠不供進御者

此其縁也
皇天倭姫内親王託宣久各念天地大冥之
時日月星神像現於虛空之代神足履地
而興于天御量柱於中國而上去下來見
六合天照大神悉治天原耀天統皇孫尊
專治葦原中國受日嗣聖明所覃莫不砥
屬宗廟社稷之靈得一無貳之盟百王之
鎭護孔照是以從人本天地續命祀皇祖
標德深其源根恭崇祖神令朝四方之國
以觀天位之貴弘大業明天下夫逆天則
無道逆地則無德而外走本居沒落根國
故齊情天地乘想風雲者為從道之本為
守神之要將除万言之雜説而擧一心之
定準卽配天命而嘗神氣理實灼然故祭

神清淨為先我鎭以得一為念也神主部
物忌等諸祭齋日不觸諸穢惡事不行佛
法言不食完亦迄至神嘗會日不食新飯
常謐心愼攝掌敬拜齋仕矣
蓋聞天地未割陰陽不分以前是名混沌
万物靈是封名虛空神亦曰大元神亦國
常立神亦名倶生神亂氣象之中虛

而有靈一而無體謂人乃受金神之性須守混沌之始故則敬神態以清淨為先謂從正式為清淨隨惡以為不淨惡者不淨之物鬼神所惡也

寶宮棟梁天表御形文

天照大神宮御形象日天尊位坐也

止由氣大神宮御形象月天尊位坐也

惟天神地祇明元八洲利物形體故皇天久坐而配日月照宇内之昏衢國家合天地而寶曆長久天真之明道鬼神之變通人民式幸甚幸甚

東西左右摠卅四座

心御柱一名天御柱亦名忌柱亦天御量柱

謂應天四德地五行徑四寸長五尺御柱

傳云清淨而無穢之謂平瓮

坐以五色絶奉纏之以八重榊奉飾之是則伊弉諾伊弉冊尊鎮府陰陽變通之本（御量事也 一本）基諸神化生之心臺也都合天心而興木德歸皇化而助國家故皇帝曆數天下之固常磐堅磐無動三十六禽十二神王常住守護坐依損失必有天下危

天平賀隨天神之訓土師物忌父取宇仁之

波邇造天平瓮敬祭諸神宮別八十口柱本并諸木本置之是則天下泰平吉瑞諸神納受寶器也

于時大佐佐命乙乃古命蒙勅宣奉仕已酉歲乙乃古命二男大神主飛鳥記之（一本）

豐受皇太神御鎮座本紀

文治元年四月廿一日正殿假殿遷宮之時以外宮一禰宜光忠本書寫畢于［已下一本无］時禰宜高倫寫之判

以行忠書寫本點之同一校也已夾廿七

彼本點者悉朱也　為存知記之

己亥年二月四日　外宮禰宜正五位下度會神主章尚判

一本无此五字

一本鋤作耜無入字

一本無重浪二字

一本无嘗字

造伊勢二所大神宮寶基本紀

宮地求給事

活目入彦五十狹茅天皇即位廿五年丙辰春三月丁亥朔丙申離天照大神於豐鋤入姫命託倭姫命爰倭姫命求大神鎮坐之處而詣菟田篠幡更還之入近江國東廻美濃國到伊勢國于時天照大神誨

倭姫命曰是神風伊勢國即常世之浪重浪歸國也傍國可怜國也欲居是國故隨大神之教乃其祠立於伊勢國因興立齋宮于五十鈴川上之側是謂磯宮天照大神始自天降之處也

天皇即位二十六年丁巳冬十一月新嘗會祭夜神主部物忌八十氏等詔吾今夜兼

一本奉祈朝廷作卽

一本泰作太

一本祇作微

大神之威命所託宣也神主部物忌等愼無懈正明聞焉人乃天下之神物須掌靜謐志心乃神明之主莫傷心神禮神垂以祈禱以爲先冥加以正直以爲本須任其本誓皆令得大道者天下和順日月精明風雨以時國豐民安故神人守混沌之始屏佛法之息置高臺之上崇祭神祇

任無二之心奉祈朝廷天地與龍圖運長日月與鳳曆德遙海内泰平民間殷富各念祭神祇以清淨爲先以眞信爲宗散齋致齋内外潔齋之日不樂不弔喪問病食宍不判刑殺不決罰罪人不作音樂不預穢惡之事不散失其正致其精明之德左物不移右兵戈無用不聞鞆音口不言穢

一本記識給云云仁者二字一本細字

一又云云作神散

一本無嗣繼 一本沈生死長夜之闇七字同[illegible] 下[illegible] 也一本无

惡目不見不淨鎭專謹愼之誠宜致如在之禮背法而不行則日月照見給違文而不判則神明記識揔而神代仁者人心聖而常也直而正也地神之末天下四國人夫等其心神黑焉分有無之異名心走使無有安時心藏傷而神散去又云云則身喪人受天地靈氣不貴靈氣之所化種神

明之光亂繼嗣不信神明之禁令故沈生死長夜之闇吟根國底國因玆奉代皇天西天眞人以苦心誨諭敎令修善隨器投法以來太神歸本居止託宣倍利若應節自在尒告示則開大明戸無形顯音或少童女昇立蘆葉上須在驗言矣猥莫信狂言類從天地官門陌掌神本宜存自正是長生

一本无出字

一本仁作尒本作木津作部

一本无和魂宮三字

一本事細字則作卽

之術不死藥也神主部物忌等所託宣懇致其誠終無欺貳齋仕敬祭天神地祇矣纏向珠城宮御宇廿六歳丁巳冬十月甲子奉遷于天照大神於五十鈴原令年倭姫命詔物部八十氏諸人等五十鈴原乃荒艸木根苅掃比大石小石造平弖遠山近山乃大峽小峽尒立並木乎齋部之齋

斧乎以弖伐採天本末於山祇尒奉祭弖中間乎持出來弖齋鉏乎以天齋柱立名天御柱一名心御柱一高天原仁千木高知弖下津磐根尒大宮柱廣敷立弖天照大神並荒魂宮和魂宮伴神等於鎭坐也其造宮之制者柱則高太板則廣厚禮是皇天之昌運國家之洪啓事波宜助神器之大造利奈則

一本沼作治

一本津作都仁作介

一本倂作併無於字

一本齋作斎

兼皇天之嚴命天移日少宮之寶基造伊
勢兩宮焉
泊瀬朝倉宮御宇廿一年丁巳依皇大神
御託宣天明年戊午歳秋七月七日以大
佐佐命天從丹波國與謝郡比沼山頂魚
井原奉迎等由氣皇大神郎山田原乃靈
地乃下津磐根仁大宮柱廣敷立弖高天

原仁千木高知弖稱辭定奉留其後重御
託宣倂我於祭奉仕之時先可奉祭止由
氣大神宮也然後我宮祭事可勤仕也因
茲諸祭事以止由氣宮爲先檢定神寶更
定置神地神戸弖二所皇大神宮伴神相
殿神乃朝大御饌夕大御饌千日別齋敬
供進之隨天神地祇之訓土師物忌取宇

一本太平作泰平

一本無門字判作刈

仁之波仁造神器并天平瓮敬祭諸神宮
別天平瓮八十口柱本並諸木本置之天
照大神宮等由氣大神宮別八百口荒祭
高宮月夜見宮伊佐奈岐宮瀧原宮齋内
親王坐礒宮別八十口進之是則天下太
平之吉瑞諸神納受之寶器也
纏向日代宮十五歳九月十五日伊勢太

照皇太神宮假殿遷宮事
奉渡正體於假殿黒木板葺修造寶殿同日夕
奉遷正體於寶殿已終依宣旨究用當國
正税官物等也寶殿修補之間奉渡於假
殿行幸道長九十五丈爾時伊己呂比命
乙若子命大物忌大阿禮命奉頂正體諸
内人及妻子等人垣立弖衣垣曳弖蓋判

羽等捧ヶ令行幸給者也
仲哀天皇五歳三月
仁徳天皇十歳九月
允恭天皇二十歳十月有假殿遷幸事
繼體天皇即位十二年戊戌九月十一日
等由氣皇太神宮殿舍御門等朽損事依
宣旨造進假殿一宇十一日以寅刻奉遷

御形於假殿之後本殿修補終夕戌剋奉
遷寶殿神主飛鳥小事物忌諸大小内人
及妻子等供奉以當國調庸及田租等宛
造假殿及寶殿等者也
欽明天皇即位五年甲子九月豊受宮假
殿宮子内親王供奉
用明天皇即位元年丙午二月

〔一本无者字〕

推古天皇二十一年八月
孝徳天皇即位二年八月豊受太神宮假
殿遷宮事同年九月皇太神宮假殿遷宮
事
天武天皇九年壬申十月豊受大神宮破
損之間始宮司大朽連馬養崇宣旨當國
司差遣神戸百姓等以神税正税等造假

殿奉遷正體修補本殿已終矣
天武天皇朱雀三年癸酉九月十日依右
大臣宣奉勅伊勢二所太神宮御神寶物
等差勅使被奉送畢宣旨狀稱二所太神
之御遷宮之事廿年一度應奉令遷御立
為長例也朱雀三年以往之例二所太神
宮殿舍御門御垣等宮司相待破損之時

〔一本同作今〕〔一本九作元〕〔一本朱雀三年癸作白鳳二年乙〕〔一本脩作循〕〔一本朱雀三年作白鳳二年以作巳〕〔一本无〕

奉修補之例也依件宜旨定遷宮之年限

> 一本無也字

又外院殿舍御倉四面重重御垣等所破

> 一本破作被

造加也

持統天皇四年庚寅大神宮遷宮（東本宮地也）

同六年壬辰豐受大神宮遷宮（東本宮地坐也）

> 一本同作今

元明天皇和銅二年己酉大神宮遷宮（西宮地）

同四年豐受宮遷宮（西宮地也）（一ケ也字　一本作坐）

> 一本同作今

天平九年丁亥九月諸別宮遷宮事荒祭宮任假殿造立之舊跡奉遷于東宮地也

> 一本支作丑

于時本宮西宮地坐豐受宮御鎮坐以往荒祭宮與高宮掌左右一所尓御鎮坐以中間為假殿之地故也神宮法更不改舊跡者也仍舊之圖蹤跡斯存矣

> 一本无宮字
> 一本無者字

天平勝寳元年己丑豐受宮別宮高宮遷宮廿一年一度新宮及假殿等造進之節

> 一本廿一年作九年

神主部物忌玉串内人忌部等奉立忌柱任儀式勤仕之其舊柱則宮地之内為人無往反清淨之靈處奉藏置之齋敬如神在慎無露顯矣

心御柱一名忌柱一名天御柱一名天御量柱是則一氣之起天地之形阴阳之源万

物之體也故皇帝之命國家之固富物代千秋萬歲無動下都磐根大宮柱廣敷立稱辭宜奉焉

> 一本宜作定

磐根者地輪之精金清淨之自德天長地久之塞座如湯津石村久常磐堅磐尓無動久宮柱太敷立弖伊波比與佐志給緣也

> 一本無輪字

一本無貴字

一本從至以下無三十二字

大神宮東西左右寶藏興于正宮之後斯
則大日孁貴尊無上無二元神故不立一
塵不翳一物衆物普受日神之光胤知阜
白緣也至于度會宮興于正宮之壽是依
廣大慈悲之本誓施與他（一本作施）利養万物為元
曰緣也

棟文形事皇大神宮者日天圖形六合之
中心體（已下十字一本无）獨存任天眞故明白五行中火性
五色中白色故以白銅奉飾之豊受宮者
月天形八洲之中平等圓滿之心體五行
中水性五色中赤色故以金銅奉飾之黄
金種智圓明義也鞭懸者天神地祇之風
光衆人之壽命國之擁衛民之轡策者也
故式為名矣

一本平等圓滿之心體無七字

一本黄金以下八字細又一本無之

一本擁衛作權衡

一本智義也无之義則仁也如天智則靈也如神十二字无之

一本亦作乍

一本知作和

一本天作大

一本故則日天之智義也八字无之

又一本有日天之三字

千木者智義也搏風也義則仁也如天智
則靈也如神風者氣也夫天地之間非風
則不行不動故神聖乘風雲而往行冷然
善亦有風數是則虛空之中無聲而獨能
聞焉無形之中能露心矣實有之所歸
衆之所集至德一天道之數也
千木片掞者水火之起天地之象也故則日

天之智義也片掞者仰天以開口久斯
受月天之一水利万品緣也任水德豊受
皇大神波号御氣都神也向上天神開口也向下地神令
呫也是陰陽化德也

一本天作地地作天

堅魚木者衆星之形也奄守天下比於列
星也人氣昇天為星善氣則為善星惡氣
則為客星也能善元客惡起也

一本能作德

〔一本八洲已下三十五字無之〕

御門鳥居八洲中四方中以西方為智門也故以西方號鳥住也大智清淨心縁也謂陰陽之始乃遂於太明之上出入於窈冥門而君臣上下令道遥清淨之宮殿焉瑞垣玉垣荒垣者天四德地五行万象太位五官皆備矣摠天地與人形人體與寶舍雖異其名而其源一也

〔一本而作然〕

榊一名眞賢木持受自然之正氣冬夏常青故衆木中為賢木號榊也

〔一本為作以〕

御船代御樋代神寶藏神代制作形器也

太神宮屋形文錦御衣者皇天常住之本居義豐受宮小車錦御衣者乘寶車迴四天下度万類之由也

〔一本无四字〕〔一本之字无之〕

神鏡座事

一面者從月天所顯現明鏡形圖崇止由氣宮是也

一面者八百萬神等以石凝姥神奉鑄寶鏡是則崇皇太神宮也（一名日像八咫鏡是也八咫謂八頭花崎八千葉鏡也）中臺圓形坐清明也

〔一本十字无之中臺圓形坐清明也八字无之〕

一面者日前宮坐也石凝姥神鑄作鏡也初〔一本无之〕度所鑄不合諸神之意紀伊國日前神是也

一面者內侍所神鏡坐也礒城瑞籬宮御宇天皇漸畏神威令殿不安故更令齋部氏率石凝姥神裔天目一箇裔二氏更鑄造劒鏡以為護身御璽也

一面者日神月神所化之眞經津鏡

〔已下一本細字〕

謂眞者以天道為神經者以地道為祇津

一本靜作淨
心字无之
一本顯實二字无之

者人道也鏡者靈明心鏡也萬物精明之
德故照混沌之前歸元始之要斯天地人
之三才當受之以清靜求之以神心視之
以無形顯實故則㠯無相鏡為神明御正
體也
神代伊弉諸伊弉冊尊所捧持寶鏡天地開
闢之始出現鏡也一氣化為天地天地化

一本從為以下十六字无之
一本和魂宮三字无之

為鬼神鬼神化為明鏡是斯日月變化水
火德用万物大意也故式為荒祭宮高宮
神形者也是二所大神宮為攝政神謂荒（鏡一本）
魂宮和魂宮是也倭姬命更鑄造日月所
化神鏡納朝熊神社者也
倭姬命隨神誨以二所皇大神奉遷于伊勢
國度遇宮崇大小神祇齋敬諸神態所名

一本褘作袆
一本袖神作天神

神體等或天上地下靈物或御宇制作劒
鏡玉壺金石類是也蓋於儀宮以天富命
裔等所鑄造鏡八十三面大刀小刀五十
二枚鉾弓箭神財四十二種式備大幣也
木綿謂以穀木作白和幣名號木綿神神
七代地神五代神人皆著木皮藤綿連連
衣緣也潔齋之日清淨之祭服是其緣也

一本使作他
一本住作往
也字无之
一本從故謂已下三十九字无之
一本也字无之

以天眞為明衣故也
幣帛者風心便以信備德緣也
大麻解除不淨為住清淨本源也
故謂鎭護神國之境福智圓滿之國遷魔
緣於鐵際撥穢惡於他界已身清淨義蓋
滅罪生善神咒也故謂秡
神代上曰逐之此云波羅賦也

一本燃作然

一本殺作敎

一本惡作熱

内七言　佛稱中子　經稱染紙　塔稱阿良良岐　寺稱瓦葺　僧稱髮長　尼稱女髮長　長齋稱片膳（一本无）

外七言　死稱奈保留　病稱夜須美　哭稱鹽垂　血稱阿世　打稱撫　肉稱菌　墓稱壤

倭姫命神託也

又七言別忌詞　堂稱香燃　優婆塞稱角筈

是佛弟子出世行者也

六色禁法　弔喪問病謂有重親喪病者上下在預祭之限　食宍亦不判刑殺不決罰罪人不作音樂謂不作絲竹歌舞之類也不預穢惡之事惡者不淨之物鬼神所惡也一本惡下淫佛法等是也散齋致齋之前後祭日僧尼及重服奪情從公之輩不得參入内裏雖輕服人致齋之前散齋之日不得參入矣

伊勢大神宮神主大小内人祝部等諸祭日僧尼及重服奪情從公之輩并輕服人與同宿往反齋日犯弔喪問病等六色禁忌者宜科上祓云云

大神宮四至内被禁斷巫覡態者依神託宣也是庶民愚仰信妖言繁好厭呪而匿

一本庶作庶

正理故也云云

神道則出混沌之界歸混沌之始三寶則破有無之見佛實相之地神則罰穢惡導正源佛又立教令破有想目不妄視耳不妄聽鼻不妄香口不妄言手不妄持足不妄行精不妄施矣其死也及是也

我朝家道出混沌堺同華俗無為之功未

假號令不言之化豈用章條於是朴往雕
來步盡驟至壽帝後主雖俱存一面網
重規疊科不能廢三章之科故敎而不誅
制甲令於先誅而不怒張丙律於後云云
詔掃災招福必憑幽冥敬神尊佛清淨為
先今聞諸國神祇社內多有穢臭及放雜
畜敬神之禮豈如此乎宜國司長官自執

幣帛愼致清掃常為歲事

神龜二年七月廿日

日天子天地未剖陰陽不分以壽是名混
沌万物靈是名虛空神亦曰大元神亦號
國常立神亦名俱生神希夷視聽外氣氣
氣象之中虛而有靈一而無體故發廣大
慈悲於自在神力現種種形隨種種心行
為方便利益所顯名曰大日靈貴亦曰天
照大神為万本體度萬品也世間人兒如
宿母胎也

月天子天地之間氣形質未相離是名渾
淪所顯尊形是名金剛神金神生化本性
万物之摠體也金剛水不朽火不燒
本性精明也故亦名神明亦名大神也任

大慈悲本誓每人隨思降實如龍王寶珠
利萬品水德故亦名曰御氣都神也金玉
則衆物中功用最勝不朽不壞不黑故為
名無內外表裏故為本性謂人乃受金神
之性須守混沌之始云云故則敬信神尊
佛清淨為先云云從正故以為清淨隨惡
以為不淨惡不淨之物鬼神之所惡也是

テ裏書也
非二本文一
本記云
二所大神宮寳基本圖儀説祕府 本圖須殿
本云
大慶五年壬寅九月廿三日書寫之
大神宮禰宜荒木田神主行眞判
建保二年甲戌九月十二日書寫之
荒木田神主氏良判
文永三年丙刁三月二日以内宮一禰

宜延季神主憲繼書寫之件憲繼自筆
書寫本外宮玉串大内人度會神主常
主相傳之
建治三年丁丑九月二日禰宜度會神
主行忠書之數度校合訖為後代龜鏡
子孫證本之上者不可出門外矣祕中
之祕也努努千金莫傳之

一本大和姫

一本我皇御孫之尊

一本是以天降遣時

倭姫命世記

天地開闢之初神寶日出之時御饌都神與大日孁貴豫結幽契永治天下言壽宜肆或爲月爲日永懸而不落或爲神爲皇常以無窮光華明彩照徹於六合之内以降高天之原爾神留坐之皇親神漏岐神漏美命以天八百萬神等乎天之高市仁神集集給比神議議給弖大葦原千五百秋瑞穗國波吾子孫可王之地利奈安國止平久我皇孫之尊天降所知食登事依奉岐如此依之奉留國中仁荒振神等乎神攘攘平介武神議議給比諸神等皆量申之天穗日之命乎遣而平止介武申支是天降遣時尔此神返言不奏支次遣之健三

一本神和知給

一本天津彦火瓊々杵尊

熊之命毛隨父事弖返言不申須又遣志天若彦毛返言不申弖高津鳥殃尔依弖立處尔身亡支是以天津神乃御言乎以弖更量給弖經津主命健雷命二柱神等天降給比弖大己貴神其子事代主神尔語言天即大己貴神乃以平國所杖之廣矛天有螢火光神及五月蠅聲邪荒振鬼神等乎神攘攘給比神和和給弖語問志磐根樹立草之片葉毛語止弖葦原之中國皆已駈除平定止奴復命利勢于時以八坂瓊之曲玉八咫鏡及草薙劍三種神財乎授賜皇孫永爲天璽弖視此寶鏡止當猶視吾可與同牀共殿弖以爲齋鏡志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登志宜支此即天津彦彦火

一本天兒屋根命

瓊瓊杵尊登伴神天兒屋命掌解除宜久謹請再拜諸神等各念倍此時天地清淨忘諸法如影像利清淨無假穢忘取說不可得須皆從國生業利大諄辭利太玉命捧青和幣白和幣介天牟羅雲命取太玉串天三十二神前後仁相副從天比各闢天關支披雲路乎駈仙蹕比天之八重雲乎伊頭之千別亦千別天筑紫日向高千穗槵觸之峯仁天降到給比此治天下三十一萬八千五百四十三年是時天地未遠故以天柱舉於天上焉

一本從國生業止
一本天太玉命
一本三十三年

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正哉勝速日天忍穗耳尊太子也母栲幡千千姬高皇產靈尊女也

一本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
一本栲幡千千姬

彥火火出見尊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第二子也母木花開耶姬大山祇神女也

治天下六十三萬七千八百九十二年

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彥火火出見尊太子也母豐玉姬海童神太女也

一本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

治天下八十三萬六千四十二年

神日本磐余彥天皇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第四子也母玉依姬海童神少女也

天皇生而明達意確如也年十五立為太子及四十五歲謂諸兄及子等曰昔我天神高皇產靈尊大日孁尊舉此豐葦原瑞穗國而授我天祖彥火瓊瓊杵尊於是火瓊瓊杵尊闢天關披雲路駈仙蹕以戾止是時運屬鴻荒時鍾草昧故蒙以養正治此西偏皇祖皇考乃神乃聖積

履重暉多歷年所自天祖降跡以逮于今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餘歲

元年甲寅歲冬十月發向日本國天皇親帥諸皇子舟師東征也

（一本八年辛酉正月）

八年辛酉春正月即建都橿原經營帝宅

天皇孫命乃美豆御舍乎造仕奉豆天御蔭日御蔭止隱坐豆四方國乎安國止平

介久知食須天津璽乃劔鏡乎捧持賜豆言壽宜志天津日嗣乎萬千秋乃長秋尒奉護利奉祐留稱辭竟奉留凡神倭伊波波禮彦天皇已下稚日本根子彦太日日天皇以往九帝歷年六百三十余歲當此時帝與神其際未遠同殿共牀以此為常故神物官物亦未分別焉

（一本神倭伊波礼彦天皇）

御間城入彦五十瓊殖天皇即位六年己丑秋九月就於倭笠縫邑殊立磯城神籬奉遷天照大神及草薙劔令皇女豐鋤入姫命奉齋焉其遷祭之夕宮人皆參終夜宴樂歌舞然後隨大神之教國國處處仁大宮處乎求給利倍天皇以往九帝同殿共牀然漸畏其神勢共住不安改令齋部氏

率石凝姥神裔天目一箇裔二氏更鑄造鏡劔以為護身御璽焉是今踐祚之日所獻之神璽鏡劔是也謂名內侍所也

（一本謂名內侍所也六字無之）

（一本三月三日四字無之）

三十九年壬戌三月三日遷幸但波乃吉佐宮秋八月十八日瑞籬積四年奉齋從此更倭國求給此歲豐宇介神天降坐奉

（一本秋八月十八日瑞籬八字无之）

御饗

（一本御字无之）

（一本九月九日四字无之）（一本四月八日四字无之）（一本紀國）（一本五月五日四字无之）（一本天兒屋根命）

四十三年丙寅九月九日遷倭國伊豆加志本宮八年奉齋（四字傍注）
五十一年甲戌四月八日遷木乃國奈久佐濱宮積三年之間奉齋于時紀伊國造進舍人紀麻呂良地口御田
五十四年丁丑遷吉備國名方濱宮四年奉齋于時吉備國造進采女吉備都比賣又地口御田
五十八年辛巳五月五日遷倭彌和乃御室嶺上宮二年奉齋是時豐鋤入姬命吾日足止白支尓時姪倭比賣命事依奉利御杖代止定弖從此倭姬命奉戴天照大神而行幸（相殿神天兒屋命太玉命御戸開闢神天手力男神栲幡千千姫命御門神豐石窻神櫛石窻命並五部伴神相副奉仕矣）（已下一本大字）

（一本倭姬命皇女）（一本祈禱行幸）

一書曰倭姬皇女垂仁天皇第二女也生而容貌甚麗幼而聰明叡智意貞潔通神明給倍利故皇御孫尊乃為御杖代弖奉頂皇大神從美和之御諸宮發給天願給國求奉支（已上一本細字）
六十年癸未遷于大和國宇多秋志野宮積四箇年之間奉齋于時倭國造進采女香刀比賣地口御田倭姬命乃御夢尓高天之原坐而吾見之國仁吾乎坐奉止悟教給支從此東向而乞宇氣比弖詔久（一本作波）我思刺弖往處吉有奈良波未嫁夫童女相止祈禱幸行尓時佐佐波多我門仁童女參相則問給久汝誰答曰奴吾波天見通命孫尓八佐加伎刀部（我一名伊己呂比命）兒宇太

一本返作歸

一本幸行作行幸

一本伊賀國已下無二十一字

延注桜國造本紀云伊賀難波朝御宇隷伊勢國飛鳥代割置如故云云然則根本兩國天武御宇始非兩國歟

乃大乎宇禰奈登白岐亦詔曰御共從仕奉哉答曰仕奉即御共從奉仕件童女於大物忌止定給比天磐戸乃鑰領賜利無黒心志以丹心天清潔久齋慎美左物於不移右須右物於不移左志左左右右左返右廻事毛萬事違事奈久大神尓奉仕元元本本故也又弟大荒命同奉仕從守

多秋篠宮幸行而佐佐波多宮坐焉

六十四年丁亥遷幸伊賀國隱部市守宮二年奉齋伊賀國天武天皇庚辰歳七月割伊勢國四郡立彼國

六十六年己丑冬十二月朔日遷于同國穴穗宮積四年奉齋尓時伊賀國造進篦山葛山戸并地口御田細鱗魚取淵梁作瀬等朝御氣夕御氣供進矣

一本夏四月四日五字無之

一本夏六月晦日五字無之

一本秋七月七日五字无

一本秋八月一日五字无

一本中島宮廣大三箇

一本艘作隻已下同

一本地作船天作地

活日入彦五十狹茅天皇即位二年癸巳夏四月四日遷于伊賀國敢都美惠宮二年奉齋矣

四年乙未夏六月晦日遷幸淡海甲可日雲宮四年奉齋于時淡海國造進地口御田

八年己亥秋七月七日遷幸同國坂田宮

二年奉齋于時坂田君等進地口御田

十年辛丑秋八月一日遷幸于美濃國伊久良河宮四年奉齋以遷于尾張國中島宮三箇月奉齋倭姫命國保伎給于時美濃國造等進舍人市主地口御田並御船一艘進支同美濃縣主角鏑之作而進御船二艘捧天船者天之曾已立地船者天

（一本秋九月一日五字无）（一本次鈴鹿忍山六箇月奉齋廿字无）（一本大若子命）（造奉一本無造）

之御都張止白而進支采女忍比賣又進
地口御田故忍比賣之子繼天平甕八十
枚作進
十四年乙巳秋九月一日遷幸于伊勢國
桑名野代宮四年奉齋次鈴鹿奈具波志
忍山尓神宮造奉天六箇月奉齋于時國
造大若子命一名大幡主命參相御供仕奉國内

風俗令白支又國造建日方命參相支汝
國名何問給白久神風伊勢國止白進舍
人弟伊尓方命又地口神田並神戸又若
子命進舍人弟乙若子命次川俣縣造祖
大比古命參相支汝國名何問賜白久味
酒鈴鹿國奈具波志忍山止白支然神宮
造奉令行幸又神田並神戸進支次阿野

（一本又一本作皆）（宍一本作宮）（一本夏四月十六日六字无）（賀一本加）（賀一本加）

縣造祖眞桑枝大命尓汝國名何問賜白
久草蔭阿野國白豆進神田並神戸次市
師縣造祖建諸古命尓汝國名何問賜白
久宍行阿佐賀國白進神戸並神田
十八年己酉夏四月十六日遷坐于阿佐
賀藤方片樋宮積年歷四箇年奉齋是時
尓阿佐賀乃弥子尓坐而伊豆速布留神

百往人者五十人取死四十往人者二十
人取死如此伊豆速布留時尓倭比賣命
於朝廷大若子命乎進上而彼神事乎申之
者種種大御手津物彼神進屋波志志豆
目乎奉止詔遣下給支于時其神乎阿佐
賀乃山嶺社作定而其神乎夜波志志都
米上奉天勞祀支尓時守禮志止詔。天其

賀賀一本加加

坏一本杯

仕一本能
一本無吉志比女云云

處乎名天宇禮志止號支然度坐時仁阿
佐賀賀多尓多氣連等祖宇加乃日子之
子吉志比女次吉彦二人參相支此問給
久汝等我阿佐留物者奈介曾止問給支
答白久皇大神之御贄之坏奉上伎佐宇
阿佐留止白支于時白事恐止詔而其伎
佐天令進大神御贄而佐佐牟乃本枝乎

割取而生比伎尓宇氣比伎良世給時尓
其火伎理出而采女忍比賣我作之天平
瓮八十枚持而伊波比戶尓仕奉支爾時
吉志比女地口御田并麻園進
一書曰天照大神自美濃國廻到安濃藤
方片樋宮座于時安佐賀山有荒神百往
人者亡五十人四十往人者亡二十人因

一本保平定上ニ以祭之云云

一本冬十二月十八日八字无

兹倭姬命不入坐度會郡宇遲村五十鈴
川上之宮奉齋藤方片樋宮于時阿佐賀
荒惡神為行乎倭姬命遣中臣大鹿嶋命
伊勢大若子命忌部玉櫛命奏聞天皇天
皇詔久其國者大若子命先祖天日別命
所平山也大若子命祭平其神令倭姬命
奉入五十鈴宮即賜種種幣而返遣大若

子命祭其神已保平定即立社於安佐賀
以祭者矣然後倭姬命即得入坐但於其
渡物敢不返取
二十二年癸丑冬十二月二十八日遷飯
野高宮四箇年奉齋于時飯高縣造祖乙
加豆知命尓汝國名何問賜白久意須比
飯高國止白而進神田並神戶倭姬命飯

一本國五百

高止志白事貴止悦賜支次佐奈縣造祖弥志呂宿禰命尓汝國名何問賜白久許母理國志多備之國眞久佐牟毛久佐向國（一本作草）白弖進神田神戸又大若子命尓汝國名何問賜白久百張蘇我乃國千五百枝刺竹田之國白支其處尓御櫛落給支其處乎櫛田止號給櫛田社定賜支從其處天志

神道五部書卷五　倭姫命世記　○十五

御船乘給弖行幸其河後江尓到坐于時魚自然集出天御船參乘支尓時倭姫命見悦給弖其處尓魚見社定賜支從其行幸奈留御饗奉神參相支汝國名何問賜白久白濱眞名胡國申其處眞名胡神社定賜支又乙若子命以麻神蘒靈等進倭姫命而令祓解及陪從之人留弖劔矢共入

一本解除作祓除

坐飯野高宮遂得向五十鈴宮自尓以來天皇之太子齋宮如及驛使國司人等到此等川爲解除止鈴聲之此其儀也從其行幸弖佐佐牟江御船泊給比其處尓佐佐牟江宮造令坐給支大若子命白鳥之眞野國止國保伎白支其處尓佐佐牟江社定給支從其處行幸之間尓無風波天志

神道五部書卷五　倭姫命世記　○十六

一本天照大神之神風

一本社作林

海鹽大與度美（一本无）尓與度美弖御船令行幸其時倭姫命悦給弖其濱尓大與度社定給支「天照太神誨倭姫命曰是神風」

二十五年丙辰春三月從飯野高宮遷幸于伊蘒宮令坐支于時大若子命尓問給久汝此國名何白久百船度會國玉掇伊蘒國止白天御鹽濱並社定奉支此宮座

一本幸行作行幸

天供奉御水在所波御井止號支于時倭姫命詔久南山末見給波吉宮處可有見由止詔天御宮處覓尓大若子命乎遣支倭姫命波皇大神乎奉戴天小船乘給御船仁雜神財並忌楯桙等乎留置天從小河幸行支從其河志天御船後立支爾時驛使等御船宇久留止白支其處乎宇久留止

號支從其處幸行速河彦詣相支汝國名何問給白久畔廣之狹田國止白天佐佐上神田進支其處速河狹田社定給支從其處行幸高水神參相支汝國名何問給白久岳高田深坂手國止白天田上御田進支其處坂手社定給支從其處行幸河盡支其河之水寒有支則寒河止號支其

一本无　一本无　一本作久

一本惡作殺

處御船留給弖即其處仁御船神社定給支從其處行幸時御笠服給支其處乎加佐伎止號支大川瀨渡給止爲尓鹿完流相支是惡詔天不渡坐其瀨乎相鹿瀨止號支從其處指河上弖行幸波砂流速瀨有支于時眞奈胡神參相度奉支其瀨乎眞名胡御瀨止號弖御瀨社定給支從其

處行幸美地到給奴眞奈胡神尓國名何問給支大河之瀧原之國止白支其處乎宇太之大宇祢奈乎爲天荒草令苅掃天宮造令坐支此地波皇大神之欲給地尓波不有悟給支其時自大河南道宮處覓尓行幸尓美野尓到給天宮處覓侘賜比天其處乎和比野止號支從其處行幸尓久求

一本乎之字
處云云

都彦參相支汝國名何問給支白久不求
小野止白支倭姫命詔久御宮處乎不求
小野止號給弖其處尓久求社定賜于時
久求都彦白久吉大宮處有白支其處行
幸志圖作神參相天御圖地進支其處悅
給開相社定賜支從其處行幸仁美小野
有支倭姫命目天給弖即其處乎目弖野

一本有佐
一本大若子
問給云云

止號支又其處尓圓奈有小山支其處乎
都不良止號支從此處行幸澤道野在支
其處乎澤道小野止號支其時大若子命
從大河御舟牽御向參相支于時倭姫命
大悅給天大若子命問給久吉宮處有哉
白久佐古久志呂宇遲之五十鈴川上尓
吉御宮處有白支亦悅給天問給久此國

一本鷲取老
有云云

名何白久御船向田國止白支其處御船
乘給行幸支其忌楯桙種種神寶物留置
所名波忌楯小野號支從其處行幸彼有
小濱其處取鷲老公在支于時倭姫命御
水飲止詔久介老尓何處尓吉水在止問
給支其老以寒御水御饗奉支于時讃給
[illegible]尓水饗神社定賜支其濱名鷲取小

一本速雨二
見國云云

濱止號支然而二見濱御船坐于時大若
子命仁國名何問給白久速兩二見國止
白支介時其濱御濱御船留給弖坐時佐
見都日女參相支汝國名何問給支御詔
不聞御答毛不白弖以堅鹽多御饗奉支
倭姫命慈給堅多社定給支時乙若子命
其濱乎御鹽並御鹽山定奉支從其處行

川一本作津又作留　河内一本川内　一本如大屋門地在前

幸弖五十鈴河後之入江坐支時佐美川
日子參相支問給此河名何白久五十鈴
河後止白支其處尓江社定給支又荒崎
姫參相國名問給白久皇大神御前荒崎
白支恐志詔神前社定給此其江上行幸御
船泊志處名號御津浦支從其上行幸小
島在支其島坐天山末河内見廻給天如

神道五部書卷五　倭姫命世記　○二十一

大屋門前有地支其處上坐天其處名號
大屋門支從其處行幸神淵河原坐波苗
草戴者女參相支問給汝何爲者女白久
我取苗草女名宇遲都日女止白久又問
給久奈止加加久爲者女白久此國波鹿
乃見哉毛爲止白支其處鹿乃見止號支
何是問給登止可責白支其處乎止鹿乃

一本氣作食　一本美作光　一本世作州

淵止號支從其矢田宮行幸支次家田田
上宮遷幸支其宮坐時度會大幡主命皇
大神乃朝御食夕御氣處乃御田定奉支
宇遲田田上尓在名拔穗田是也從其行
幸奈尾之根宮座給于時出雲神子吉雲
建子命神一名伊勢都美一名櫛玉命並其子大歲神櫻
大刀命山神大山罪命朝熊水神等五十

神道五部書卷五　倭姫命世記　○二十二

鈴川後江天尓奉御饗于時猿田彥神裔宇
治土公祖大田命參相支汝國名何問給
尓佐古久志呂宇遲之國止白弖御止代
神田進支倭姫命問給久有吉宮處哉答
曰久佐古久志呂宇遲之五十鈴之河上
者是大日本國之中仁殊勝靈地侍奈利其
中翁世八万歲之間毛尓未視知留有靈物

一本金鈴等也古云

照耀如日月奈利惟小縁之物不在志定主
出現御坐尓時可獻止念比弖彼處尓禮祭
止申勢利即彼處仁往到給天御覽介禮波
昔大神誓願給比天豊葦原瑞穗國之内仁
伊勢加佐波夜之國波有美宮處利止見定
給比從上天志天投降坐比志天之逆大刀逆
桙金鈴等是也甚喜於懷比弖言上給比支

神道五部書卷五
倭姫命世記
〇二十三

一本諸作緒

廿六年丁巳冬十月甲子奉遷于天照大
神於度遇五十鈴河上留今歲倭姫命詔
大幡主命物部八十友諸人等五十鈴原
乃荒草木根苅掃比大石小石造平弖遠
山近山乃大峽小峽尓立材乎齋部之齋
斧乎以天伐採天本末（一本作末）乎波山祇尓奉祭弖
中間乎持出來弖齋鉏乎以天齋柱立一名

一本都作津　一本際作後

天御柱一名心御柱髙天原仁千木髙知利下都磐
根仁大宮柱廣敷立天天照大神並荒魂
宮和魂宮止奉鎮坐于時美船神朝熊水
神等御船仁乘奉利弖五十鈴之川上仁遷
幸于時河際尓天志倭姫命御裳長計加
禮侍介於畱洗給倍利從其以降號御裳須曾
河也釆女忍比賣造天平賀八十枚令天

神道五部書卷五
倭姫命世記
〇二十四

一本市作千

富命孫作神寶鏡大刀小刀矛楯弓箭木
綿等備神寶大幣矣爾時皇大神倭姫命
乃御夢喩給久我髙天原尓坐張戸押張
原如見見志眞伎志國宮處波是處也鎮
理定理給止覺給支于時倭姫命並御送
驛使安部武渟河別命和珥彦國葺命中
臣國摩大鹿島命物部十市根命大伴武

一本天作前　一本打摩志賣蚫国下云

一本舩作傳　一本佐許作沂

一本于時御送驛使

一本大幡主命国造

一本諸作緒

日命並度會大幡主命等仁御夢狀具令
教知給支于時大幡主命悦白久神風伊
勢國百船度會縣佐古久志呂宇治五十
鈴河上鎮理定理坐皇大神止國保伎奉
支終夜宴樂舞歌如日少宮之儀志爰倭
姫命朝日來向國夕日來向國浪音不聞
國風音不聞國弓矢鞆音不聞國打摩伎

志賣蚫國敷浪七保國之吉國神風伊勢
之國百船度會縣之佐許久志呂五十鈴
宮尓鎮理定理給止國保伎給支于時送
驛使朝廷還詣上倭姫命御夢狀細返事
白支爾時天皇聞食弖即大鹿島命祭官
定給支大幡主命神國造兼大神主定給
支神館造立物部八十友諸人等率雜神

一本年作歳

一本伊弉諾已下物也注卅六字無之

一本湍作津

事取總捧弖太玉串供奉因興齋宮于宇
治縣五十鈴川上大宮際令倭姫命居焉
即建八尋機屋令天棚機姫神孫八千千
姫命織大神御衣譬猶在天上之儀焉謂號
宇治機殿是一名號磯宮是也次擶王命大年神大山津
見神朝熊水神等奉饗彼處天仁志神社定
給蚫眞神塞伊弉諾伊弉冊尊所捧持白銅鏡二面是也是則日神月

神所化之鏡也水火二神為靈物也倭姫命御船乘給御膳
御贄處定行幸島國國崎島尓朝御饌夕
御饌止詔而湯貴潛女等定給天還坐時
神堺定給支戸島志波崎佐加太岐嶋定
給而伊波戸居給而朝御氣夕御氣處定
奉然倭姫命御船蚫而鰭廣魚鰭狹魚貝
湍物息津毛邊津毛依來爾海鹽相和而

一本爲作富

淡在介留故淡海浦止號支伊波戸居島名
戸島止號支彼刈處名柴前止號從其以
西之海中介有七箇島從其以南鹽淡甘
支其島乎淡良伎之島止號支其鹽淡滿
溢浦名乎伊氣浦止號支其處介參相弖
御饗仕奉神乎淡海子神止號弖社定給
支其處乎朝御氣夕御氣島定支還行幸

其御船泊留在志處乎津長原止號支其
處介津長社定給支
廿七年戊午秋九月鳥鳴聲高聞弖晝夜
不止囂此異止宜弖大幡主命舍人紀麻
良止差使遣令見彼鳥鳴處罷行見波島
國伊雜方上葦原中有稻一基生本波一
基介爲天末波千穗茂也彼稻白眞名鶴

咋持廻作鳴支此見顯其鳥鳴聲止止支返
事申支爾時倭姬命宣久恐志事不問奴
鳥須良田作皇大神奉物止乎詔弖物忌始
給弖彼稻伊佐波登美神乎爲弖拔穗介
令拔弖皇大神御前介懸久眞介懸奉始
天則其穗大幡主女子乙姬介清酒令作
御饌仁奉始支千稅奉始事因茲也彼稻

生地千田止號支在島國伊雜方上其處
伊佐波登美之神宮造奉爲皇大神攝宮
伊雜宮是也彼鶴眞鳥乎號稱大歲神同
處祝夾奉也又其神皇大神之坐朝熊河
後之葦原中石弖志坐彼神小朝熊山嶺社
造奉祝夾令坐大歲神稱是也又明年秋
之比眞名鶴皇大神宮當天翔從北来天

日夜不止翔鳴支時當白草支也爰倭姫命異給差足速男命使令見罷到見波彼鶴佐佐牟江宮前之葦原中還行鳴使到見葦原中生稲本波一基爲天末八百穗茂也咋捧持鳴支爰使到見顯時鳴聲止天翔事止支于時返事白支爾時倭姫命歡詔久恐皇大神入坐波鳥禽相悦草木

共相隨奉稲一本千穗八百穗茂禮詔天竹連吉比古等尓仰給先穗拔穗令拔半分大税令苅皇大神御前懸奉拔穗波號細税號大苅大半旦御前懸奉仍天都告刀千税余八百税余止稱白旦仕奉也因茲其鶴住處八握穗社造祠也又伊鈴之御河之溉水道田波尓苗草不敷天志作食詔

一本已母犯罪古止
本此句以罪子母犯罪八字在之

支亦我朝御饌夕御饌乃御田作家田堰水道田波仁田蛭穢故波禮我田波仁不住止志宣支亦被法定給敷蒔畔放溝埋樋放串刺生剝逆剝屎戸許許太久之罪波乎天津罪止告別旦生秦斷死秦斷母犯罪己子犯罪母子犯罪子母犯罪畜犯罪白人古久彌川入火燒罪波乎國都罪止告分天天津

金木乎本打切末打斷旦千座乃置座仁置足波志天津菅麻波本苅斷末苅切旦八針仁取刺旦種種乃贖物等波乎案上案下仁如海山仁久置足志天天津祝詞太祝詞事乎宣禮如此久宣良波天津神國津神波朝廷乎始旦天下四方國仁波罪止云罪波不在止清淨仁所聞食武以掌其解除之

太諄辭天天罪國罪之事乎大祓除焉亦年中雜神態三節祭定賜御贄島尒神主等罷御贄漁天島國國崎潛女取奉王貫鮑鷄倉慥柄島神戸神戸進堅魚等御贄國國處處寄奉神戸人民乃奉留大神酒御贄荷前等乎如海山久置足天神主部物忌等忌愼天聖朝太御壽乎手長之大御壽止湯津之如石村久仁常磐堅磐仁天津告（一本在湯字之上）刀乃太告刀事乎以天稱申終夜宴樂舞詠歌音乃巨細大小長短久國保伎奉二十詠（在別巻年中行事記具也云云）

大足彦忍代別天皇二十年庚寅歳倭姫命年既老耆不能仕吾足奴止宜天齋内親王仁可仕奉物部八十氏人人定給天十

（一本皇太神乃四字无之）（一本伊勢神宮）（一本劔叢雲自抽）

二司寮官等遠波奉移五百野皇女久須姫命卽春二月辛巳朔甲申遣五百野皇女於皇太神乃御杖代止天志多氣宮造奉天齋愼美令侍給支伊勢齋宮群行始是也爰倭姫命宇治機殿乃礒宮坐給倍利奉日神祀古止無倦焉

二十八年戊戌春二月暴神多起而東國不安冬十月壬子朔癸丑日本武尊發路之戊午枉道天拜伊勢太神宮仍辭于倭姫命曰今被天皇之命而東征將誅諸叛者故辭之於是倭姫命取草薙之劔授日本武尊宣久愼之莫怠也是歳日本武尊初至駿河入野中而遭野火之愁王所佩劔天叢雲自抽之薙攘王之傍草因是得

一本居作[illegible]

一本理奉[illegible]云云

一本鉏作鍬

免故號其劔曰草薙也日本武尊既平東
夷還至尾張國納宮簀媛淹留踰月解劔
置宅徒行登膽吹山中毒而薨其草薙劔
今在尾張國熱田社也
泊瀨朝倉宮大泊瀨稚武天皇即位二十
一年丁巳冬十月倭姬命夢教覺給久皇
大神吾一所耳不坐波御饌毛安不聞食

丹波國與佐之小見比沼之魚井原坐道
主子八乎止女乃齋奉御饌都神止由居
大神乎我坐國欲止誨覺給支爾時大若
子命乎差使朝廷仁令參上弖御夢狀令
申給支即天皇勅汝大若子使罷往天布
理奉宜支故率手置帆負彥狭知二神之
裔以齋斧齋鉏等始採山村構立寶殿而

一本定作竟　吉作告

明年戊午秋七月七日以大佐佐命天從
丹波國余佐郡眞井原志天奉迎止由氣皇
大神度會山田原乃下津磐根尓大宮柱
廣敷立弖高天原尓千木高知弖鎭定坐
止稱辭定奉利奉饗利神賀吉詞白賜倍利
又檢納神寶卜兵器爲神幣更定神地神
戶弖二所皇大神乃朝大御饌夕大御饌

乎日別齋敬供進之又隨天神之訓尓土
師物忌乎定置取宇仁之波邇造天平瓮
八十枚天敬祭諸宮又皇大神第一攝神
荒魂多賀宮乎波豐受大神宮仁奉副從給
者也又依　勅宣以大佐佐命兼行二
所大神宮大神主職仕奉又丹波道主命
子始奉物忌御飯炊滿供進之御炊物忌

是也又須佐乃乎尊御玉道主貴社定粟御子神社坐是也又大若子命社定大間社是也宇多大宇禰奈命祖父天見通命社定田邊氏神社是也摠此御宇仁攝社四十四前崇祭之爰皇大神重託宣久吾祭奉仕之時先可奉祭止由氣大神宮也然後我宮祭事可勤仕也故則諸祭事以

此宮為先也亦皇大神託宣久其造宮之制者柱則高太板則廣厚禮是皇天之昌運國家之洪啓古止宜依神器之大造奈利即承皇天之嚴命天移日少宮之寳基造伊勢兩宮焉

二十三年己未二月倭姫命召集於宮人及物部八十氏等宣久神主部物忌等諸

一本大宇禰奈命云

一本作命

一本亦宣神託宣久云

一本宜依作宜助

聞吾久代大神詫宣摩志志方心神則天地之本基身體則五行之化生奈利肆元元入元初本本任本心與神垂以祈禱爲先冥加以正直爲本利夫尊天事地崇神敬祖則不絶宗廟經綸天業又屏佛法之息奉再拜神祇禮日月廻四州雖照六合須照正直頂止詔命明矣已專如在禮奉祈朝

廷良天下泰平志天四民安然奈良布告訖自退尾上山峯石隱坐

垂仁天皇二十五年丙辰春三月伊勢百船度會國玉掇伊蘇國仁入座即建神服織社令織大神之御服麻績機殿神服社是也從此處始有號伊蘇宮焉然後隨神誨造建神籬取丁巳年冬十月甲子奉遷於五十鈴川

一本四州作四洲

一本始有作在

一本隱狀作隱妝

上之後見清麗膏地天和妙之機殿乎同
興于五十鈴川上側令倭姫命居焉于時
天棚機姫神令織大神和妙御衣給利倍是
名號磯宮矣爰卷向日代宮御宇日本建
尊比比羅木乃以一本在也之上八尋鉾根天奉獻皇大
神宮留卽倭姫皇女彼八尋鉾根波納緋
囊天皇大神乃貴財止爲天八尋機殿於圓

機殿之也隱狀天爲皇大神御靈弖奉崇祭留
令天棚機姫神裔八千千姫命每年夏四
月秋九月織神服以供神明故曰神衣祭
也摠此御世定神地神戶崇祭天神地祇
年中神態蓋始於此時矣至于大泊瀨稚
武天皇御宇自退一本有御書天宇甍爾時倭姫皇女大神
主物忌等仁託宣久天照大神波日月止

一本子作神

一本孰能抗止云　抗云云

一本亦聞夫乃齋敬焉云　勁之

共志天萬內仁照臨給利倍豐受大神波天地
止共志天國家於守幸給利倍故則天皇御宇
二柱靈尊訪神風之地比尋重浪之國天
天降鎭坐給利倍凡伊勢二所皇大神宮則
伊弉諾伊弉冊尊崇子宗廟社稷神惟群
神宗惟百王祖也尊無與二自餘諸神者
乃子乃臣孰能抗止夜詔布吾聞大日本國

者神國利奈依神明之加被弖得國家之安
全依國家之尊崇天增神明之靈威須肆
尓祭神之禮以神主祝部爲其齋主因茲
弖大若子命弟若子命同侍殿內天善爲
防護奉祈國家波羅禮寶祚之隆當與天壤
無窮矣亦聞夫悉地則生心須意則顯信
心留蒙神明利益事波依信心厚薄利止奈天

一本天照大神一座云々
一本大日孁云々武智詳無之

下四方國乃人夫等仁至万天奉齊敬焉（一本无）
天照皇大神一座 大日孁貴此云於保比屢咩能武智御靈御
形八咫鏡坐 謂八咫者八頭也
相殿神二座 左天兒屋根命形弓坐 右天太玉命形劔坐
一書曰天手力男神
万幡豊秋津姫命
荒祭宮一座 皇大神宮荒魂伊弉那伎大神所生神名八十枉津日神也一

名瀬織津比咩神是也御形鏡坐
伊弉諾尊 左方靈御形鏡坐
伊弉冊尊 右方靈御形鏡坐
月夜見命二座 形馬乗男形也
一書曰御形馬乗男形著紫御衣帯金作太刀佩也
荒魂命 右方形鏡坐飛鳥宮御宇丙寅年十一月十一日遷魚見神社也

一本十一月作十二月

瀧原宮一座 靈御形鏡坐水戸神名速秋津

日子神是也
並宮一座 靈御形鏡坐速秋津日子神妹速秋津比賣神是也
此二神因河海持別而生神八柱
伊雑宮一座 天牟羅雲命裔天日別命子玉柱屋姫命是也形鏡坐
大歳神一座 國津神子形石坐
興玉神 無寶殿衢神猿田彦大神是也一書曰衢神孫大田命是土公氏遠祖神
五十鈴原地主神也

瀧祭神 無寶殿在下津底水神也一名澤女神亦名美津波神
朝熊神社 櫛玉命靈石坐保於止志神石坐櫻大刀神花木坐苔蟲神石坐大山祇神石坐朝熊水神石坐寶鏡二面日月所化白銅鏡是也

一本龍作立

風神 一名志那都比古神廣瀬龍田同神也

一本作酒殿

酒殿神 天逆大刀逆鉾金鈴藏納之
御倉神 專女也保食神是也
御戸開闢神 天手力男神

一本靈形鏡坐四字无之

一本缶坐二字无之

御門神豐石窓櫛石窓神
四至神四十四前宮中祭之
豐受大神一座 御靈御形眞經津鏡坐圓鏡也神代三面内也天御中上靈元丹波國與謝郡比沼山頂麻奈井原坐御饌津神大自在天子御間城入彦五十瓊殖天皇即位三十九年七月七日天降坐
相殿神三座 大一座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御形鏡坐前二座天兒屋根命形笏坐太玉命形寶玉坐大左方坐前二座右方坐

多賀宮一座 豐受宮荒魂也伊弉那伎大神所生神名伊吹戸主神亦名神直日大直日神是也靈形鏡坐
土御祖神二座 宇迦之御魂神形寶瓶坐土乃御祖神形鏡坐
月讀神靈形鏡坐
調御倉神 三狐神形尊形也宇賀能美多麻神保食神是也
酒殿神形缶坐 豐宇賀能比賣命缶坐丹波竹野郡奈具社坐神是也天女善為釀酒飲一盃吉万病除之形石坐也

一本形瓶坐三字无之

一本竪作堅

風神 神 八風
北御門社形瓶坐也 一名若雷神加茂社同神也形瓱座自在天男形著金鐙也
御井社 天忍石長井水是也七星羅列
御門鳥居四至神等二宮同前也
大國玉比賣神二座 大己貴命一座佐良比賣命一座
右大己貴命 亦名大國主神大物主國作大己貴葦原醜男八千戈神大國玉顯國玉神

日本紀曰神産巢日神之御子少名毗古那神與大國主神相並作堅此國之後者其少名毗古那神者度于常世國也神代下云高皇産靈尊勅大物主神汝若以國神為妻猶謂汝有疏心故今以吾女三穗津姬配汝為妻宜領八十万神永為皇孫

一本上作土　又一本作也

一本迷作述

一本此作比

一本倭作リ木

奉護
裏書勘註曰風土記曰夫所以號度會郡
者、畝傍樫原宮御宇神倭磐余彦天皇詔
天日別命、覓國之時度會賀利佐嶺火氣
發起、天日別命視云曰此小佐居歟禮使
迷命見使者還來申曰有大國玉神賀利
佐到于時大國玉神遣使奉迎天日別命

天因令造其橋不堪造畢于時則令以梓
弓為橋而渡焉爰大國玉神資彌豆佐佐
良比賣命參來迎相土橋鄉岡本村、天申
日別命歎地出之參會日刀自爾度會焉
因以為名也
一書曰神倭磐余彦天皇御宇惡神伊不
加理豆人民壬火氣發起而天下不安留佐

一本平字无之

仁以日別命遣使大己貴神復命令發兵
從西宮從此東洲之時崇祭大國玉神大己
貴命、復命天皇大歡詔曰宜取伊勢國天郎
為天日別命之村地此世不堪火氣伊勢
多賀佐山嶺仁造石宅住居天天日別命
殺戮荒振神罸平不遵堺山川定地邑者
也以天日別命子崇祭是度會國御社也

彥國見賀佐建與東命是也母大國玉神女美濃佐佐
良姫也

神服織殿

倭姫命入坐飯野高丘宮作之機屋令織
大神之御服從高丘宮而入坐儀宮因立
社於其地曰名服織社號麻績鄉者郡北
有神此神奉大宮神荒妙衣神麻績氏人

一本因作同

一本機字无之

一本御字无之

一本天智天皇以下卅七字无之

等別居此村因以為名也
垂仁天皇二十二年春三月飯野高丘宮
坐二十五年春三月從飯野高丘宮遷于
伊蘇宮坐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照大神草
薙劔度會五十鈴川上鎮坐因興齋宮于
宇治縣五十鈴川上大宮邊令倭姫命居
焉即立八尋機殿令織大神御衣號宇治

機殿是也一名礒宮
磐余甕栗宮御宇三年遷于本服織社令
織大神御衣難波長柄豊碕宮御宇丙午
年竹連礒部直二氏建此郡焉
天智天皇即位七年八月三日夜兩機殿
焼亡便所造假殿九月御衣勤仕依宜旨
也其後兩機殿別別立之相去各卅丈

一本見存二字无之

一本有此二字而无又一本書寫而无書 [illegible]

一本雜晴作雅清

大神宮本紀下
伊弉諾伊弉冊尊者天地万物之靈神天
照皇太神宮者惟天神地祇之最貴者也
我國家神物靈蹤今皆見存觸事有効不
可謂虚焉于時大神主飛鳥孫御氣書寫
之爰神護慶雲二年二月七日禰宜五月
麻呂撰集之

蓋聞垂仁天皇女倭姫内親王隨神託定大
小神社或神代神寶奉崇神體或以變化
之靈物為神形専致其精明之徳云云

大治四年十二月廿七日書寫之畢
外權禰宜度會神主雜晴判
丁卯歳五月書寫之

一本應永以下廿一字无之

豐受大神宮禰宜正四位上度會神主章尚判

應永二十五年戊戌仲夏端午後一日書寫畢校點了

明治六年六月　官許
同　年十二月　刻成

京都書肆　花屋町通油小路東　永田調兵衛

諸國弘通書林

京都花屋町通油小路東江入町　書林　文昌堂　永田調兵衛藏版

東京 須原屋茂兵衛
同 山城屋佐兵衛
同 岡田屋嘉七
同 出雲寺萬次郎
同 和泉屋金右衛門
同 小林新兵衛
同 須原屋伊八
同 村上勘兵衛出店
同 藤岡屋慶次郎
同 内野屋弥平次
同 椛屋喜兵衛
同 若林喜兵衛

尾張名古屋 永樂屋東四郎
同 菱屋藤兵衛
同 美濃屋伊六
同 萬屋東平
同 菱屋平兵衛
同 美濃屋代助
同 永樂屋正兵衛
同 金網屋伴七
参河岡崎 近藤巳太郎
遠江濱松 伊勢屋清七
信濃善光寺 小林屋喜太郎
美濃大垣 平野利兵衛

西京 村上勘兵衛
同 出雲寺文次郎
同 西村九郎右衛門
同 藤井孫兵衛
同 大谷仁兵衛
同 島林專助
同 佐々木總四郎
同 小林庄兵衛
同 須磨勘兵衛
同 勝村治右衛門
同 神先宗八
同 田中治兵衛
同 福井源次郎
同 下村和助

美濃大垣 岡安慶助
同 高田 田中弥兵衛
同 村上哲藏
同 加納 丁子屋平作
伊勢津 篠田伊十郎
同 丁子屋清七
同 松坂 本屋嘉助
同 柏屋兵助
同 山田 藤原屋長平
近江大津 本屋伊助
同 本屋總次郎
同 八日市 本屋文右衛門
同 高宮 本屋太兵衛
同 長濱 酢屋藤兵衛

同 辻本仁兵衛
同 杉本甚助
同 梅村伊助
同 川勝徳次郎
同 竹陶文助
同 澤田友五郎
同 河波卯助
大坂 秋田屋市兵衛
同 敦賀屋九兵衛
同 秋田屋太右衛門
同 敦賀屋彦七
同 河内屋勘助
同 河内屋茂兵衛
同 伊丹屋善兵衛

同 吉田作兵衛
同 坂口 大和屋市兵衛
同 高島 但馬屋七兵衛
越前福井 二文字屋安兵衛
同 帯屋喜八
同 萬司曽平
加賀金澤 近岡屋太兵衛
同 中村屋喜兵衛
同 當利屋卯兵衛
同 中越久二
同 池善平
越中富山 中村屋甚吾
同 古川屋吉兵衛
同 上市屋卯助

大坂 河内屋源七郎
同 藤屋徳兵衛
同 河内屋喜兵衛
同 敦賀屋為七
同 河内屋吉兵衛
同 河内屋真七
同 塩屋弥七
同 河内屋和助
同 河内屋忠七
同 藤屋禹三郎
同 河内屋卯助
同 堺屋卯八郎
同 近江屋平助
同 河内屋亀七

越中富山 中島亀卜
同 高岡 塩屋与右衛門
大和奈良 高橋平三
紀伊和哥山 坂本屋喜一郎
同 坂本屋大二郎
同 箕島 宮原屋態右衛門
播磨姫路 灰屋嘯二
同 灰屋長兵衛
讃岐金毘羅 柏屋仲助
同 寶屋小七郎
筑前福岡 岩田屋芳兵衛
同 博多 深屋弥助
肥後熊本 小島屋儀八郎
肥前佐賀 紙屋利兵衛

二

今井熊治　編

皇國神社志

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新潟縣中川書店鉛排本

據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
新潟縣中川書店鉛排本影印

權大教正溝口直亮君
權中教正松平晋之丞君　題詠

皇國神社志　完

内藤滿君校閲
今井熊治編輯

[illegible]
源直亮

[illegible]
源乗武

緒言

一本邦建國以來年ヲ經ルコト久シト雖ドモ未タ嘗テ外侮ヲ受ケズ内政能ク治リ嚴然トシテ東洋ニ特立シ能ク一國ノ体面ヲ保ナ國家ヲシテ泰山ノ安キニ置キ以テ今日ノ隆盛ヲ來タシヽハ　皇祖皇宗ノ遺勳餘烈ニ依ルト雖ドモ又世々忠義ノ臣民アリテ之ヲ輔佐スルノ功モ亦與リテ力アリト云ベシ而シテ之ガ祭祀ヲナシテ崇敬ノ意ヲ表スベキハ我等國民タルモノヽ最モ務ムベキ所ナリ然レドモ本邦有格神社ノ所在地祭神等ノ詳ナラズシテ或ハ知ラズ識ラズ不敬ニ流ルヽノ恐レアランコトヲ慮リ余淺學薄識ヲモ顧ミズ此書ヲ編輯スル所以ナリ

一祭神等ノ諸説區々タルモノハ或ハ大家ニ質シ或ハ該社ノ神官ニ尋ヲ務メテ考證ノ確實ナルモノヲ採レリ然レトモ猶或ハ誤謬アランコトヲ恐ル看者幸ニ之ヲ正セヨ

一縣社鄕社ノ部ハ目下編輯中ナレバ他日將ニ續キテ之ヲ刻セントス

一此書編輯ノ際内藤彌君ノ懇篤ナル補助ニヨリテ成功ヲ告ケタルハ深ク感謝ニ堪ヘザル所ナリ

明治廿七年一月

編者識

皇國神社志

内藤弼　校閲
今井箭治　編纂

○神宮

伊勢内宮

伊勢國度會郡宇治山田町宇治鎮座
祭神天照皇大神

伊勢外宮

伊勢國度會郡宇治山田町山田鎮座
祭神豊宇氣姫神

○官幣大社

賀茂別雷神社

山城國愛宕郡上賀茂村鎮座
祭神別雷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五月十五日

賀茂御祖神社

山城國愛宕郡下鴨村鎮座
祭神玉依姫命鴨建角身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五月十五日

男山八幡宮

山城國綴喜郡八幡町男山鎮座
祭神應神天皇神功皇后玉依姫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九月十五日

松尾神社

山城國葛野郡松尾村山田鎮座
祭神大山咋命市杵島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平野神社

祭日四月二日
山城國葛野郡衣笠村小北山鎮座
祭神仁德天皇日本武尊仲哀天皇大穂日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稲荷神社

祭日四月二日
山城國紀伊郡深草村稲荷山鎮座
祭神倉稲魂命大田命大宮姫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大神神社

祭日四月九日
大和國式上郡三輪町三輪山鎮座
祭神大巳貴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大和神社

祭日四月九日
大和國山邊郡朝和村新泉鎮座
祭神大國魂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石上神宮

祭日四月一日
大和國山邊郡山邊村布留鎮座
祭神布留御魂劒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春日神社

祭日九月十五日
大和國添上郡奈良町三笠山麓鎮座
祭神武甕槌命經津主命天兒屋根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廣瀨神社

祭日三月十三日
大和國廣瀨郡河合村川合鎭座
祭神和加宇加賣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龍田神社

祭日四月四日
大和國平群郡龍田村立野鎭座
祭神級長津彥命級長津邊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丹生川上神社

祭日四月四日
大和國吉野郡南芳野村丹生鎭座
祭神罔象女命
陞格明治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枚岡神社

祭日六月一日
河內國河內郡牧岡村出雲井鎭座
祭神天兒屋根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大鳥神社

祭日二月一日
和泉國大鳥郡鳳村大鳥鎭座
祭神日本武尊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住吉神社

祭日八月十三日
攝津國住吉郡住吉村鎭座
祭神底筒男命中筒男命表筒男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生國魂神社

祭日六月十三日
攝津國西成郡難波村西高津鎭座
祭神生島神足島神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廣田神社

祭日九月九日
攝津國武庫郡大社村廣田鎭座
祭神天照皇大神荒魂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氷川神社

祭日三月十六日
武藏國北足立郡大宮町高鼻鎭座
祭神素盞嗚尊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安房神社

祭日八月一日
安房國安房郡神戶村大神宮吾谷山瀧鎭座
祭神天太玉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香取神宮

祭日八月十日
下總國香取郡香取村香取鎭座
祭神經津主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鹿嶋神宮

祭日四月十四日
常陸國鹿島郡鹿島町宮中鎭座
祭神武甕槌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三嶋神社

祭日九月一日
伊豆國君澤郡三島町三島鎭座
祭神事代主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熱田神宮

祭日八月十六日
尾張國愛知郡熱田町鎭座
祭神草薙寶劒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日吉神社

祭日六月廿一日
近江國滋賀郡坂本村坂本鎭座
祭神大山咋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日前神宮

祭日四月十四日
紀伊國名草郡宮村秋月鎭座
祭神天照大神石凝姥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國懸神宮

祭日九月廿六日
紀伊國名草郡宮村秋月鎭座
祭神天照皇太神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出雲大社

祭日九月廿六日
出雲國神門郡杵築町鎭座
祭神素盞嗚命大巳貴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宇佐神宮

祭日五月十五日
豐前國宇佐郡宇佐町鎭座
祭神應神天皇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霧嶋神宮

祭日三月十八日
大隅國西囎唹郡東襲山村田口鎭座
祭神天津彦火瓊々杵命
陞格明治七年二月十五日

伊弉諾神社

祭日九月十九日
淡路國津名郡多賀村多賀鎭座
祭神伊弉諾命
國幣中社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今格同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香椎宮

祭日四月廿二日
筑前國糟屋郡香椎村香椎鎭座
祭神神功皇后
國幣中社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今格同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宮崎宮

祭日十月廿九日
日向國宮崎郡大宮村下北方鎭座
祭神神武天皇
國幣中社明治八年八月 今格同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橿原神宮

祭日十月廿六日
大和國高市郡白橿村畝傍鎭座
祭神神武天皇皇妃媛蹈鞴五十鈴媛命
陞格明治廿三年三月廿四日

祭日四月十三日

○官幣中社

八坂神社

山城國愛宕郡京都市下京區八坂上町鎭座
祭神素盞嗚尊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六月十五日

鹿兒嶋神宮

大隅國西噌唹郡西國分村宮内鎭座
祭神彥火々出見命
國幣中社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今格同七年三月廿五日
祭日八月十五日

白峯宮

山城國愛宕京都市上京區今出川通飛鳥井町鎭座
祭神崇德天皇淳仁天皇

陞格明治六年六月九日
祭日九月廿一日

赤間宮

長門國豐浦郡赤間關市阿彌陀寺町鎭座
祭神安德天皇
陞格明治八年十月七日
祭日十月七日

水無瀨宮

攝津國島上郡島本村廣瀨鎭座
祭神後鳥羽天皇土御門天皇順德天皇
陞格明治六年八月十四日
祭日十二月七日

鎌倉宮

相模國鎌倉郡東鎌倉村二階堂鎭座
祭神護良親王

陞格明治六年六月九日
祭日八月廿日

井伊谷宮

遠江國引佐郡井伊谷村井伊谷鎭座
祭神宗良親王
陞格明治六年六月九日
祭日九月廿二日

八代宮

肥後國八代郡八代町八代城跡鎭座
祭神懷良親王
陞格明治十三年八月三日
祭日八月三日

梅宮神社

山城國葛野郡梅津村西梅津鎭座
祭神酒解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三日

貴船神社

山城國愛宕郡鞍馬村貴船鎭座
祭神彌都波能賣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六月一祭

大原野神社

山城國乙訓郡大原野村大原野鎭座
祭神武甕槌命經津主命天兒屋根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八日

吉田神社

山城國愛宕郡京都市上京區吉田神樂岡鎭座
祭神武甕槌命經津主命天兒屋根命

北野神社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十八日
山城國葛野郡衣笠村北野鎭座
祭神菅原道眞公

日枝神社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八月四日
武藏國南豐島郡東京市麴町區永田町鎭座
祭神大山咋命

月山神社
陞格明治十五年二月八日
祭日六月十五日
羽前國東田川郡立谷澤村月山鎭座
祭神月夜見命

宗像神社
國幣中社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今格同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七月十五日
筑前國宗像郡田島村鎭座（海中大島奥津島ニ分社）
祭神田心姫命湍津姫命市杵島姫命

金鑽神社
國幣中社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今格同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十一月十五日
武藏國兒玉郡靑柳村二宮鎭座
祭神天照皇大神素盞烏尊

建部神社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四月十五日
近江國栗太郡瀨田村神領鎭座
祭神日本武尊

多賀神社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四月十五日
近江國犬上郡多賀村多賀鎭座
祭神伊弉諾尊伊弉冊尊

竈山神社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四月廿二日
紀伊國名草郡三田村和田鎭座
祭神彦五瀨命

宮崎宮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九月十三日
筑前國糟屋郡箱崎町箱崎鎭座
祭神應神天皇

吉野宮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八月十五日
大和國吉野郡吉野村吉野山鎭座
祭神後醍醐天皇
陞格明治廿二年六月廿八日
祭日九月廿七日

攝社
御影神社
祭神贈從二位藤原資朝贈從三位藤原俊基
船岡神社
祭神贈從四位兒島範長贈正四位兒島高德贈正五位
櫻山玆俊
瀧櫻神社
祭神贈正四位土居通增贈正四位得能通綱

阿蘇神社
肥後國阿蘇郡宮地村鎭座

祭神阿蘇比咩命
國幣中社明治四年五月十五日今格同廿三年四月十日
祭日七月廿八日

金崎宮

越前國敦賀郡敦賀町金崎鎭座
祭神尊良親王
陞格明治廿三年九月十二日
祭日五月六日

札幌神社

石狩國札幌郡圓山村鎭座
祭神大國魂大己貴命少彦命
陞格明治五年一月廿五日今格同廿六年十二月一日
祭日六月十五日

○官幣小社

鵜戸神宮

日向國南那珂郡鵜戸村宮浦鎭座
祭神鸕鷀草葺不合尊神日本磐余彦命
陞格明治七年三月廿五日
祭日二月一日

太宰府神社

筑前國御笠郡太宰府村太宰府鎭座
祭神菅原道眞
國幣小社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今格同十五年七月八日
祭日八月廿五日

生田神社

攝津國八部郡神戸市下山手通鎭座
祭神稚日女尊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四月十五日

長田神社

攝津國八部郡林田村長田鎭座
祭神事代主命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十月十八日

大國魂神社

武藏國北多摩郡府中町鎭座
祭神大己貴命素盞嗚尊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五月五日

波上宮

琉球國那覇間切若狹町村
祭神速玉男命伊弉冊尊事解男命
陞格明治廿三年一月廿九日
祭日十二月十九日

○別格官幣社

英彦山神社

豐前國田川郡彦山村英彦山頂
祭神忍骨命
陞格明治廿三年十一月七日
祭日九月廿八日

談山神社

大和國十市郡多武峯村多武峯鎭座
祭神藤原鎌足
陞格明治七年十二月廿二日
祭日十一月十七日

護王神社

山城國愛宕郡京都市上京區烏丸下長者町下ル櫻鶴圓町鎭座
祭神和氣淸麿

小御門神社

陞格明治七年十二月廿二日
祭日四月四日
下總國香取郡小御門村名古屋鎭座
祭神花山院資師

菊池神社

陞格明治十五年七月六日
祭日四月廿九日
肥後國菊地郡隈府町隈府城址鎭座
祭神菊池武光

湊川神社

陞格明治十一年一月十日
祭日五月五日
攝津國八部郡神戸市兵庫多門通鎭座
祭神楠正成

名和神社

創建明治元年四月廿一日改格同五年五月廿四日
祭日七月十二日
伯耆國汗入郡名和村名和鎭座
祭神名和長年

阿部野神社

陞格明治十一年一月十日
祭日五月七日
攝津國東成郡天王寺村阿部野鎭座
祭神北畠顯家

藤嶋神社

陞格明治十五年二月三日
祭日一月廿四日
越前國吉田郡西藤島村牧ノ島鎭座
祭神新田義貞

結城神社

陞格明治九年十一月七日
祭日八月廿五日
伊勢國安濃郡津市八幡町鎭座
祭神結城宗廣

豐榮神社

陞格明治十五年二月三日
祭日五月一日
周防國吉敷郡山口町野田鎭座
祭神毛利元就

建勳神社

創建明治二年二月三日改格同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祭日十月一日
山城國愛宕郡京都市上京區紫野船岡山
祭神織田信長

豐國神社

創建明治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改格同八年四月廿四日
祭日七月一日
山城國愛宕郡京都市下京區建仁寺町鎭座
祭神豐臣秀吉

東照宮

創建明治元年五月十日改格同六年八月十四日
祭日九月十八日
下野國上都賀郡日光町日光鎭座
祭神徳川家康

常磐神社

陞格明治六年六月九日
祭日六月一日
常陸國東茨城郡常盤村鎭座
祭神徳川光圀同齊昭

陞格明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祭日五月十二日

照國神社

薩摩國鹿兒島郡鹿兒島市山下町城山麓鎭座
祭神島津齊彬
陞格明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祭日十月廿八日

靈山神社

岩代國伊達郡靈山村大石鎭座
祭神北畠親房同顯家同顯信同守親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四月廿二日

梨木神社

山城國愛宕郡京都市上京區梨木鎭座
祭神三條實萬
陞格明治十八年十月十日
祭日十月十日

靖國神社

武藏國東京市麴町區富士見町鎭座
祭神勤王諸氏數百名
陞格明治十二年六月四日
祭日五月六日十一月六日

東照宮

駿河國有渡郡久能村根小屋久能山鎭座
祭神德川家康
陞格明治廿一年五月四日
祭日四月十七日

四條畷神社

河內國讃良郡四條村北條飯盛山鎭座
祭神楠正行

陞格明治廿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祭日二月十二日

唐澤山神社

下野國安蘇郡田沼町犬伏町界唐澤山鎭座
祭神藤原秀鄕
陞格明治廿三年十一月廿九日
祭日十月廿五日

○國幣中社

敢國神社

伊賀國阿拜郡府中村一ノ宮鎭座
祭神金山彥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二月五日

淺間奧宮

駿河國富士郡大宮町大宮鎭座

祭神木花開耶姬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社號改稱同十三年十一月
祭日十一月四日

淺間神社

甲斐國東八代郡一櫻村一ノ宮鎭座
祭神葦津姬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十四日

寒川神社

相模國高座郡寒川村宮山鎭座
祭神應神天皇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九月二十日

玉前神社

上總國長柄郡一宮本本鄕村鎭座

南宮神社

祭神玉依姫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九月十三日

美濃國不破郡宮代村鎭座

諏訪上社

祭神金山彦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五月五日

信濃國諏訪郡中洲村神宮寺鎭座

諏訪下社

祭神建御方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十五日

信濃國諏訪郡下諏訪村鎭座

貫前神社

祭神下照姫命

陞格上社ニ同シ

祭日八月一日

上野國北甘樂郡一宮町一ノ宮鎭座

二荒山神社

祭神經津主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三月十五日

下野國上都賀郡日光町日光鎭座

二荒山神社

祭神大己貴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十七日

下野國河内郡宇都宮馬場町鎭座

都々古別神社

祭神豐城入彦命

陞格明治十六年四月廿五日

祭日十月廿一日

磐城國東白川郡棚倉町鎭座

都々古別神社

祭神味耜高彦根命日本武尊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七月三日

磐城國東白川郡近津村八槻鎭座

伊佐須美神社

祭神前ニ同シ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九月十一日

岩代國大沼郡高田村鎭座

志波彦神社　鹽竈神社

祭神伊弉諾尊伊弉冊尊

陞格明治六年六月十三日

祭日九月十五日

陸前國宮城郡鹽竈町鎭座

大物忌神社

祭神志波彦神經津主命武甕槌命鹽土翁

陞格明治七年十二月

祭日七月九日

羽後國飽海郡吹浦村鳥海山頂鎭座

若狹彦神社

祭神倉稻魂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五月三日

若狹國遠敷郡遠敷村龍前鎭座

祭神若狹彦命
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月十日

若狹姬神社

若狹國遠敷郡遠敷村遠敷鎭座
祭神若狹比賣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月十日

氣比神社

越前國敦賀郡敦賀町鎭座
祭神仲哀天皇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九月四日

氣多神社

能登國羽咋郡一ノ宮村一ノ宮鎭座
祭神大己貴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三日

射水神社

越中國射水郡高岡市古城鎭座
祭神瓊々杵尊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廿三日

彌彦神社

越後國西蒲原郡彌彦村彌彦鎭座
祭神天香語山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五月十四日

出雲神社

丹波國南桑田郡千歲村千歲鎭座

祭神三穗津姬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月廿一日

籠神社

丹後國與謝郡府中村大垣鎭座
祭神底筒男尊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廿四日

出石神社

但馬國出石郡出石町寺内鎭座
祭神彦火々出見尊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月廿日

宇倍神社

因幡國法美郡國府村宮下龜金山鎭座
祭神武内宿禰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廿一日

熊野神社

出雲國意宇郡熊野村熊成峯鎭座
祭神素盞嗚尊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一月四日

水若酢神社

隱岐國隱地郡郡村鎭座
祭神水若酢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三月十二日

海神社

播磨國明石郡垂水村東垂水鎭座

祭神底津少童命中津少童命表津少童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月十一日

中山神社

美作國西北條郡一ノ宮西一ノ宮鎮座
祭神顯國玉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廿四日

安仁神社

備前國邑久郡大宮村藤井鎮座
祭神彦五瀬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月十一日

吉備津神社

備中國賀陽郡眞金村鎮座
祭神吉備武彦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月十八日

嚴嶋神社

安藝國佐伯郡嚴島町鎮座
祭神市杵島姫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六月十七日

住吉神社

長門國豊浦郡豊東上村楠乃鎮座
祭神表筒男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二月十五日

熊野坐神社

紀伊國東牟婁郡本宮村鎮座

祭神素盞鳴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十五日

忌部神社

阿波國名東郡德島市富田浦町
祭神天日鷲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月十九日

田村神社

讃岐國香川郡一ノ宮村一ノ宮鎮座
祭神興玉尊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月八日

大山祇神社

伊豫國越智郡宮ノ浦村宮浦鎮座
祭神大山祇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廿二日

土佐神社

土佐國土佐郡一宮村一宮鎮座
祭神味鉏高彦根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八月廿五日

高良山神社

筑後國御井郡御井町高良山上鎮座
祭神武内宿禰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月十三日

西寒多神社

豊後國大分郡東稙田村寒田本宮嶽麓鎮座

祭神應神天皇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四月十五日

田嶋神社

肥前國東松浦郡呼子村加部島鎭座
祭神多賀理毘賣命多岐都毘賣命狹依毘賣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九月十六日

住吉神社

壹岐國壹岐郡那賀村住吉鎭座
祭神筒男命三神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九月九日

海神神社

對馬國上縣郡木坂村鎭座
祭神豐玉彦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八月五日

大麻比古神社

阿波國板野郡板東村板東鎭座
祭神猿田彦命
陞格明治六年六月十三日
祭日十一月一日

鶴岡八幡宮

相模國鎌倉郡東鎌倉村雪ノ下鎭座
祭神應神天皇神功皇后玉依姫
陞格明治十五年九月十四日
祭日九月十五日

金刀比羅宮

讃岐國那珂郡琴平町鎭座

祭神大己貴命
國幣小社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今格同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十月十日

伊太祁曾神社

紀伊國名草郡西山東村伊太祁曾鎭座
祭神大屋毘古命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十月十五日

大洗磯前神社

常陸國東茨城郡磯濱町大洗岬角鎭座
祭神大名持尊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九月九日

酒列磯前神社

常陸國那珂郡平磯町磯岬角鎭座
祭神少比古名命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十月十五日

美保神社

出雲國島根郡美保關村美保關鎭座
祭神事代主命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四月七日

新田神社

薩摩國高城郡水引村宮内鎭座
祭神天津彦火瓊々杵尊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九月十五日

○國幣小社

砥鹿神社

參河國寶飯郡桑富村一ノ宮本宮山
祭神 八千戈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 五月四日

水無神社

飛彈國大野郡宮村鎭座
祭神 高照光姫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 九月廿五日

駒形神社

陸中國膽澤郡金ケ崎村西根駒ケ嶽鎭座
祭神 木股神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 九月十九日

岩木山神社

陸奥國中津輕郡岩木村百澤鎭座
祭神 宇都志國玉命 多都比毘賣命 大山祇命
陞格明治六年六月十三日
祭日 八月一日

出羽神社

羽前國東田川郡手向村羽黑山鎭座
祭神 倉稻魂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 七月十五日

湯殿山神社

羽前國東田川郡東村田麥俣湯殿山鎭座
祭神 大己貴命 少彦名命
陞格明治七年八月廿一日
祭日 七月十五日

白山比咩神社

加賀國石川郡河內村三宮鎭座
祭神 理菊媛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 五月五日

度津神社

佐渡國羽茂郡本鄕村飯岡
祭神 五十猛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 九月廿三日

大神山神社

伯耆國會見郡大高村尾高鎭座
祭神 大己貴尊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 十月九日

日御崎神社

出雲國神門郡日御崎村日御崎鎭座
祭神 大己貴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 七月七日

物部神社

石見國安濃郡佐比賣村池田鎭座
祭神 宇麻志麻治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 十月七日

沼名前神社

備後國沼隈郡鞆町鞆鎭座
祭神 綿津見大神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 三月二日

玉祖神社

周防國佐波郡右田大崎鎭座
祭神玉屋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九月廿五日

都農神社

日向國兒湯郡都農村鎭座
祭神醜男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一月五日

枚聞神社

薩摩國頴娃郡頴娃村十川鎭座
祭神鹽土老翁命
陞格明治四年五月十四日
祭日十月十三日

小國神社

遠江國周智郡一宮村五川鎭座
祭神大己貴命
陞格明治六年六月十三日
祭日四月十八日

伊和神社

播磨國完粟郡神戸村須行名鎭座
祭神大物主命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十月十五日

眞清田神社

尾張國中島郡一ノ宮町一宮鎭座
祭神火明命
陞格明治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祭日四月廿二日

古四王神社

羽後國南秋田郡寺内村寺内鎭座
祭神大彦命
陞格明治十五年五月八日
祭日四月八日

函館八幡宮

渡島國龜田郡函館區谷地頭町鎭座
祭神應神天皇
陞格明治十年五月廿八日
祭日八月十五日

神部神社

駿河國安倍郡靜岡市賤機山鎭座
祭神大己貴命
陞格明治廿一年五月四日
祭日十一月廿五日

淺間神社

駿河國安倍郡靜岡市賤機山鎭座
祭神木花開耶姫命
陞格明治廿一年五月四日
祭日十一月廿五日

大歳御祖神社

駿河國安倍郡靜岡市賤機山鎭座
祭神大歳御祖命
陞格明治廿一年五月四日
祭日十一月廿五日

戸隱神社

信濃國上水內郡戸隱村戸隱鎭座
祭神天手力雄命
陞格明治廿三年二月八日
祭日四月廿三日

皇國神社志 終

明治廿七年一月廿五日印刷
仝　年一月三十日出版





編輯者　新潟縣三島郡脇野町村大字脇野町第五十八番戸寄留　今井熊治

發行兼印刷者　仝縣仝郡與板町大字與板町第三百三十五番地　中川津兵衛

發賣所　仝上　中川書店

源紫偈迺部　著

古義神代考

文政五年（一八二二）浪速泰文堂刻本

據文政五年（一八二二）
浪速泰文堂刻本影印

古義神代考は由ゑよし
此乃書をしも。いにしへ語らるは。ことよ乃
かうがへを名けるに由ゑよしる皇大御國
は古事乃主むねをべきたもむきを考へ漢籍
ぶ多にうつして。おまに外國は説ども
なもひまず出て外國に古傳のかきなしる
遺まにことなき見し全古義をさもし〳〵に
にえなれぞな程。今それ天地はさるゆゑに大
御代にして。神の大御代のまねび語ともし

も萬は學乃本をも學をすゞ見て。いづれ乃御
書にも皆註解いできまてあにに足ぬ語をなきま
す。志りすがに外國乃説するでよるを。いまだ論ひ
及せぬものいらざ見まぞ戊申が聞たまつる
説どもはかまわなにくきも書集て。かくる
ものせなになかさて漢籍ぶをにうつして。
讀ざはも大氏をかきふ見語と姿を訓る
なをかの漢籍には染つまるに人等もかつ
讀く皇大御國乃正しまる道乃語るべへ字

志ちに萬を真心に直くおこなひしめんをよく
はまざぞかし。されば語どもさるには漢めかし
きふしども語ろもあるなきは。三神始造水火と書
るなども是を地いまだ稚して浮脂乃語
を大虚空に水月なす漂へましもあるもの
を水土とし其中より葦牙の語と萌騰しも
乃とあるを氣火をして如此るかけるも乃なり。
まして二靈生大八洲國下に謂生洲者即生
其主宰也。など註しるなども古傳乃趣と違

ふが如くなれども。是をかよつは考あるなもて。
志ぎらくかくを註しおきつ。又月夜見神を
素盞嗚神をの御事。經津主神と甕槌神
をの御事なども本居翁乃古事記傳に論ひ置
きなことあり。はれど今容易あるまじきかるけ
まそられ書紀はまくあり。すべて語まつらる乃
おも乃くはしまり論る別に古事記外傳をい
へるなあるをしていふべし。また星中神人乃
說を天乃なえしるてふ書にいへり吾徒を

神代正語神代紀葦牙直日靈葛花靈乃真はしら。大祓後釋玉鉾百首解仲子比礼。これら八部乃書に。おのれが天乃まなしらせ。これら古義神代考とを加へて。十部は書なりといふなり。おのれが書る書をしもあはせていへる證ところ。いとかしこきまざなれど。道乃ためなるよしや罪を得ることもありなむ。年おやうれこそせといふなしれ一ひ東。萩乃下葉乃いろづくころ。志乃ぶあきふるてびかう

かへらざ須ゐいぐに。なよくにゆころちのしま
なにはなぐさを經う須め人
つふみねの志ずのぶいち

〇古義神代考　〇凡例三

古義神代考上卷

源紫僊迺部 著

未有天地之時。空中自有神人焉。

漢人所謂。（凡海外諸國。呼支那之人爲唐人。見明史。此姑曰漢人。下皆倣此。）天地主宰。先天無始。後天無終者。（天經或問。）

名曰天御中主。次高皇產靈。次神皇產靈。是爲造化三神矣。

漢人所謂上帝。印度人所謂。梵王帝釋等。恐是詩以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詩大雅大明。）

三神始造水火。

漢人以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朱子說。）

水火未分。其氣混沌。其形譬猶魚之浮水上也。

水火既分。昇者爲日。降者爲月。殘者爲土。

土猶星也。說見下。

日爲之天原。

漢人以水土之氣升爲天。（物理論。）

月爲之黃泉。

漢人以黃泉濁水也。（孟子註。）

土爲之世界。

西人（凡歐羅巴諸國傳說。此曰西人。以下倣此。）天包火。火包氣。氣包水。水包土。重重包裹。人之肉目。止見水土二行。不見氣火二行。

其因昇者。化神。號可美葦牙彥舅。次天常立。此神皆棲乎天原。故謂之天神。

漢人以天之神棲乎日。人之神發乎目。（皇極經世。）日月者。所謂陰陽之精。（淮南子。）是也。天原黃泉者。

所謂日中有三足烏。（歷天記。）月中有兔與蟾蜍之類。（五經通義。）是也。日月土雖既有體。而未有用焉。及國常立。豐斟渟。埿土煮。沙土煮。角樴。活樴。大戶之道。大戶摩邊。面足。惶根。伊弉諾。伊弉冉。諸神化生。（諾音奴各反。此訓那岐。冉音奴甘反。此訓那美。）天神賜伊弉諾伊弉冉二靈天瓊戈。勅造國土。

佛經亦有造天地之說。

於是二靈立於天浮橋之上。

漢人傳說。堯時巨查浮西海上。十二年一周。

拾遺記。亦浮橋之類與。

投戈探之。水沫自凝而成山川。

漢人以。水落土出。遂成山川。故山形皺波浪之勢。草木子。又聞。度再格之地。有沙海。沙乘大風如浪。行旅過之。偶爲沙浪所壓。倏忽上成丘山。

名曰自凝島。

造化之妙。有度再格之一海。其性凝結不生波浪。嘗湧大塊。如松脂不能沈物。雖用力按抑。不能入翁加里亞之奇水。從地中噴出。即凝爲石之類。可以解自凝之義也

二靈降居彼島。作天柱。起八尋殿。

利未亞界內。有亞太蠟山者。天下惟此山最高。凡風雨露雷。皆在山半下。山頂終古晴明視日星倍大。國人呼爲天柱云。

乃巡天柱。制昏禮。見鶺鴒得交道。

漢人所謂。聖人師拱鼠制禮。淮南子亦近于此

初二靈分巡天柱。相遇之時。伊弉冉神先唱曰姸哉可愛少男與。

是爲一切言靈之根本。

伊弉諾神謂。婦人先言事既不祥。然同宮共住。而先生蛭兒。雖已三歲。脚猶不立。故載之葦船而流棄。

商船之通于天下。蓋起於此神矣。

次生淡洲。此亦不以充兒數。故還復上詣於天。具奏其狀。

漢人亦嘗說。女媧氏補天。淮南子黃帝登雲天莊子。史記。然世人多疑而不信焉。是亦所謂聞道大笑之徒。固不足論也。夫飛龍騰蛇。能乘雲遊霧。今謂龍蛇得之。神靈不得之。豈可乎。

時天神以太占卜之。乃敎曰。婦人之辭其已先揚乎。宜更還去。改旋天柱。乃降之。

百再西亞人相傳。太古生民之始。人類聚居言語惟一。自洪水之後。機智漸生。人心好異。即創一高臺。欲上窮天際。上帝憎其長傲。遂亂諸人之語音。漢人以爲天下之理。夫者唱婦

者隨。關尹子。
故二靈改復巡柱。是行也。伊弉諾神先唱、伊弉
冉神後隨。然後以淡洲爲胞、生大八洲國。
謂生洲者、即生其主宰也。漢人以天非自天。
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關尹子。萬物芸
芸。無主則亂。格致草。
既而伊弉諾神曰。我所生之國。唯有朝霧而薰
滿哉。乃吹撥之氣化爲神。號曰級長津彥。級長
戶邊。是風神也。

漢人以大塊噫氣。其名爲風。莊子。
又悉生山川草木萬物神焉。
漢人以天地爲鑪、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
爲銅。前漢賈誼傳。
至於火神軻遇突智之生也。其母伊弉冉神、悶
熱懊惱。因爲吐。此化爲神。名曰金山彥。次小便
化爲神。名曰罔象女。次大便化爲神。名曰埴山
媛。埴山媛生稚產靈。稚產靈生豐宇氣姬。是稻
靈也。

蓋是二便復能滋五穀之緣也。漢人以臭腐
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莊子。
伊弉冉神終爲子所焦而化去。
漢人以血爲火。關尹子。蓋是婦人愁長血白血
而死之緣也。小品方。婦人長血。又有白血。
時伊弉諾神哭泣流涕。其淚墮而爲神。是即畝
丘樹下所居之神。號啼澤女矣。
世人或以人之生命。祈此神。蓋是故也。
故其伊弉冉神者、葬於出雲伯耆二國界悲婆

之山。其魂則鎮於紀伊國熊野之有馬村。土俗
祭之則有花時。則以花祭。又用鼓吹幡旗。歌舞
而祭矣。伊弉諾神遂拔所帶十握劍、斬軻遇突
智爲五段。此各化成神也。
度再格國有鳥。名弗尼思。其壽四五百歲。自
覺將終。則聚乾香木一堆。立其上。待天甚熱
搖尾燃火自焚矣。骨肉遺灰變成一蟲。蟲又
變爲鳥。故天下止有一鳥而已。西國言人物
奇異無兩者。皆謂之弗尼思云。天下之奇。鳥

跋扈有如斯者。
復釖刃及鐔頭垂血。激越著天安河邊所在五百箇磐石。各爲神。又斬血激灑淙於石礫樹草。此草木沙石自含火之緣也。
天安河者。即天漢也。五百箇磐石者。即星辰也。漢人以星石也。孟康說便是所化之神。皆是星中之神人。近世西人嘗作惑星地動之說。其意蓋亦近于本教也。一說以伊弉諾神斬軻遇突智。血成赤霧。天下陰闇。直達天漢。化爲三百六十五度。七百八十三磐石。是謂星度之精也。天書

然後伊弉諾神。追伊弉冉神。入於黃泉。伊弉冉神曰。吾夫君何來之晚也。吾已飡泉之竈。請勿視吾矣。
世人忌食死家之火。自大古之法也。西域一種退攞特之人敬火。其說以天生五穀地産牲畜非火人何由而食之。人之所以生火養之也。西域聞見錄

言訖。忽然不見于時闇也伊弉諾神陰取湯津爪櫛。牽折其雄柱。以爲一片之火而視之。則伊弉冉神脹滿太高。上有八色雷公。今世人夜忌一片之火。此其緣也。
又婦死時。夫避其葬處。蓋亦是故也。漢人以今人新死未斂者。聞雷聲屍輒漲起。五雜組
伊弉諾神大驚。因將出返。盟曰族離。乃唾矣。乃掃矣。
漢人以鬼唯畏人唾。列異傳

既而走還。時伊弉冉神恥恨曰。何不用要言。令吾恥辱。乃遣泉津醜女八人追留之。故伊弉諾神。拔劍背揮以逃矣。因投黑鬘。此即化成蒲陶。醜女見而採噉之。噉了則更追。又投湯津爪櫛。此即化成筍。醜女亦以拔噉。噉了則更追。今世人夜忌擲櫛。此其緣也。又向大樹放屎。此即化成巨川。醜女將渡其水之間。已至泉津平坂。是時又雷等皆追来。故伊弉諾神。隱其坂路所植桃樹下。因採其實以擲之。則雷等皆退走矣。此

用桃避鬼之緣也。
漢人亦稱桃之制鬼者不一。其見於所謂經
則巫祝桃茢之類。禮檀弓是也。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祓除不祥。然後進弔。論佛骨表。
最後伊弉冉神亦自来追。故便以千人所引磐
石塞其坂路。遂建絶妻之誓時、伊弉冉神曰。愛
也吾夫君。言如此者。吾縊殺汝所治國民。日將
千人。伊弉諾神乃報之曰。愛吾妹。稱妻爲妹言古言已。
如此者。吾則產日將千五百人。

是日生者。多於日死者之緣也。
其於泉津平坂所塞磐石。是謂泉門塞道返大
神矣。謂泉津平坂。今出雲國言屋坂是也。或所
謂泉津平坂者。不復別有處所。但臨死氣絶之
際是之謂與。
黄泉一名根國。一名夜之食國。便是所在月
中之處。漢人以月中有物。婆娑者乃山河影
也。其空處。乃海水影。淮南子。凡在神世以現在
身。徃来於黄泉者。有伊弉諾大國主二神。此

是神靈之事。常人有涯之智。不可得而思議
也。姑以今人論之。夫如今人。形軀受之父母
靈魂受之天神。造化三神形軀可滅。靈魂不可滅
一至命終。則靈魂忽去而適於黄泉。故俗謂
蘇生爲泉返。靈魂又有體與用。所謂魂魄是
也。體則屬黄泉。用則屬世界。漢人以能人生
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
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左傳蓋至其死爲貴
神者。則兼體用。而神氣全耳。想若夫天堂地

獄之説。亦曾有取于此也。
伊弉諾神既還。乃將滌去黄泉之濁穢。往至筑
紫日向小戸橘之檍原。而祓除焉。
日向小戸。古事記。作橘之小門。蓋是速吸名
門古名。在豊後伊豫之間。漢人所謂。土佐至
佐加關。海面一百八十里。圖書編便是。凡海船
至日向者。必取針路於此門。故曰日向小門。
如橘豊日天皇用明諱。恐亦象此地。余別有説。
檍原。淡湧之原之義也。

因投其衣帶杖履。此皆爲神。
蓋是世人棄觸死穢之杖履之緣也。
乃興言曰。上瀨是太疾。下瀨是太弱。便濯之中瀨也。
是亦天下修禊事之緣也。漢人以倭人。人死已葬。則擧家入水澡浴。身潔以除不祥。魏志。晋書。
又聞東印度有大河。名安日。國人謂經此水一浴所作罪業。悉得消除。五印度之人。咸往沐浴冀得滅罪生天也。或亦有傳聞於本敎耳。

因以生神。號曰八十枉津日。次將矯其枉而生神。號曰神直日。次大直日。
凡人之死生壽夭貧富禍福。理之不可解者。皆神能爲之主其正命者。是爲伊弉諾神。主其非命者。是爲伊弉冉神。主其吉福者。是爲直日神。主其凶禍者。是爲枉津日神。蓋天命因果之說。自此而來。
又浮流海水。因以生神。號曰底津少童。次底筒男。次中津少童。次中筒男。次表津少童。次表筒男。其少童三神。是阿曇連等所祭神矣。底筒男。中筒男。表筒男三神。是住吉大神矣。然後洗左眼。因以生神。號曰天照大神。亦名天照大日孁尊。即日神也。
佛有大日者。是本印度人稱日神名。亦不可知也。
此子光華明彩。照徹於六合之内。伊弉諾神喜曰。吾子雖多。未有若此靈異之兒。不宜久留此

國。因勅曰。可以治天原也。是時天地相去未遠。故以天柱。擧於天上也。
天柱者。伊弉諾神吹噏之氣。龍田風神。號天御柱國御柱。延喜式。便是佛經以日月各乘五風繞四天下。起世經。漢人又說天了無質。日月衆星其行止皆須氣焉。晋書天文志。
復洗右眼。因以生神。號曰月夜見神。亦名月弓尊。即月神也。其光彩亞日。因勅曰。可以治夜之食國。故亦送之于天。

漢人以盤古死曰爲日月。曆紀。三五日。神是天原之大主宰。天原。所謂大陽也。月神是黄泉之大主宰。黄泉。所謂大陰也。日月二神。有人之貌身帶光明。照徹於六合之内。佛經謂之日天子月天子。

復洗鼻。因以生神。號曰武速素戔嗚神。因勅曰。可以治天下也。是爲至貴三神矣。

夫造化三神者。生万物者也。日月二神者。照萬物者也。天者。覆萬物者也。地者。載萬物者

也。神者。主萬物者也。故如人之所以生也。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周於身。漏水下百刻。一日一夜刻盡。天明日出東方。脈還得寸口。而更始也。史記正義。凡萬物皆如此。回疆之人。嘗立一種之教門正字通。回回國名。西域大食國種也。明丘濬曰。國在玉門關外萬里。陳隋間入中國。金元以後。蔓延滋甚。所至輒相親。守其所謂教門尤篤。今在在有之。者其說以天高覆我。地厚載我。日月明以照我。皆當禮拜。戒貪淫殘詐。尚敬謹敦厚。正人之氣不散。死而爲神靈。歐羅巴人亦敬天地日月。每日黎明男女禮拜。最戒軍事。其說以天地生人。無非同類。奈何以人殺人。自殘同類之理。茂羅三部盧國。亦多事天神。少信佛法。有日天祠。莊嚴甚麗。其日天像。鑄以黄金。飾以奇寶。靈鑒幽通。神功潛被。女樂遞奏。明炬繼日。西域記。西人嘗說。測地周九萬里。而日離地心一千六百零五萬五千六百九十里餘。七曜之體。唯日最大。其徑大於地一百六十五倍八之三。月離地心

四十八萬二千五百二十里餘。地大於月三十八倍又三之一。此說雖殊知其當否。亦足以語本教之眞義也。然大低世人。不曉造化之妙在理之外。以已所見。妄意以爲怪力之說。無足取焉。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荀子。夏蟲疑氷。孫綽賦。古人善言。是此等人。便是昧解聖人胸中。固當無怪也已。

是後。伊弉諾神。神功既畢。徳亦大矣。於是登天報命。仍留宅於日之少宮矣。

日之少宮。便是所在日中之處。猶月中有廣寒清虛之府。天寶遺事。想若夫日中黑點。日輪黑点。見天文經緯。又望氣經云。漢文帝時。日中出王字。益亦諸天神靈之所居耳。

其魂則鎭於淡路之洲。

右第一章

天照大神在於天上。勅月夜見神曰。聞葦原中國有保食神。宜再就候之。

葦原中國。猶漢人謂其國曰中土中華也。史記。騶衍言。中國名赤縣神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

月夜見神受勅。而降到于保食神。許。保食神乃廻首嚮國。則自口出飯。又嚮海。則鱗介亦自口出。又嚮山。則鳥獸亦自口出。

漢人傳。有騰黃神獸。其色黃狀如狐。背上有兩角龍翼。出日本國。壽二千歲。黃帝得而乘之。遂周旋六合。雲笈軒轅本紀。豈亦保食神之所產與。蘇子瞻曰。予於趙世家。削簡子之夢。黜扁鵲之說。以爲爲國不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則具載其說曰。世或有。是不足怪也。蓋孔子作春秋。非人事不書。而左丘明所記。鬼神變怪。世所共傳者。錄之無疑。世有達者當辨此耳。是可謂閎覽也。

夫品物悉備。貯之百机。而饗之。月夜見神忿然作色曰。穢矣鄙矣。寧可以口吐之物。敢養我乎。廼拔劒擊殺保食神。復命具言其事。時天照大神怒甚曰。汝是惡神。不須相見。乃與月夜見神。一日一夜。隔離而住。

蓋是日月有合度隔離。而時蝕之緣也。漢人以日爲德而君於天下。月爲刑而相佐。史記。

是後天照大神。復遣天熊之大人往看之。保食神實已死矣。唯有其神之頂化生牛馬。顱上生粟。眉上生蠒。眼中生稗。腹中生稻。陰生麥及大豆小豆。天熊之大人悉取持去而奉進之。

古之大宛今号哈薩克。歲有納支那之稅。牛馬百取一。羊千取一。其王初則大賚躊躇。蓋其衆之意。以爲。天生水草。天產牲畜。我等自

費經營。如何有貢賦之說。

天照大神見之甚喜曰。此是顯見蒼生可食而活者也。乃以粟稗麥豆爲陸田種子。以稻爲水田種子。又因定天邑君。即以其稻種。始殖于天狹田及長田。其秋垂穎八握莫莫然。甚快也。又口裏含繭。便得抽絲。自此始有養蠶之道焉。

漢人以神農始教民播種五穀。（淮南子。）黃帝元妃西陵氏。始養蠶絲。（雲笈。）

是時素戔嗚神年已長矣。復生八握鬚髯。雖然

不治天下。常以哭泣爲行。令國內人民。多以夭折。復使青山變枯。

伊弉冉神日縊殺千人者。於是乎見矣。

嘗天照大神之田有三處。此皆良田。雖經霖旱。無所損傷。

霖旱。以人事說焉。

素戔嗚神之田亦有三處。此皆磽地。雨則流之。旱則焦之。故素戔嗚神。妬害姉田。凡其惡事。曾無息時。雖然天照大神恩親之意。皆以平恕。容焉。至其當天照大神新嘗時。陰放屎於其新宮。天照大神舉體不平。

放屎詛人。蓋亦起于此。

又見稚日女神居于齋服殿。而織神衣。逆剝班駒投入之。稚日女神見驚墮機而神退。天照大神發慍。乃入于天石窟。閉磐戶而幽居焉。於是六合之內常闇。無復晝夜之殊。凡厥處事燎燭而辨。

或謂。日神入石窟。蓋支那五龍紀以前之事。

然三代以前。文籍未備。固不可考也。但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之類。亦不甚遠也。

故八十萬神會合於天安河邊。計其可禱之方。時有思兼者。（高皇産靈神兒。）有思慮之智。乃深謀遠慮曰。宜圖造彼神之象。而奉招禱也。故使石凝姥（鏡作遠祖。天抜戶兒。）造日矛及八咫鏡。其初所造之鏡。是即紀伊國所坐日前神也。又天明玉（玉作遠祖。伊弉諾神兒。）造八坂瓊之曲玉。天日鷲（粟國忌部遠祖。）造木綿。又

使山雷採五百箇眞坂樹八十玉籤。野槌採五百箇野薦八十玉籤。又聚常世之長鳴鳥。使互長鳴。

漢人以長鳴鷄高大過常鷄。鳴聲甚長。終日啼號不絶。桂海虞衡志。又意多利亞之一島蒲島皆鷄自生自育云。

凡此諸物皆來聚時。天兒屋神。中臣連遠祖。與太玉神。忌部首遠祖。則相與致其祈禱焉。是天兒屋神主神事之宗源張本。

○古義神代考上　○十九

又天鈿女神。猨女君遠祖。則手持茅纏之矟。立於天石窟戸之前。而燒火處置覆槽踏之。爲神明憑談巧作俳優。於是天照大神。乃細開磐戸而窺之時。天手力雄神侍磐戸側。則引而奉出。是時以鏡入其石窟。則觸戸小瑕。其瑕於今猶存。此即伊勢崇祕之大神也。

漢人以伊勢乃皇大神所居。武備志。朝鮮人亦記。崇神天皇六年己丑。始祭天照大神。天照大神。地神始主。俗稱曰神。至今四方共祭之。海東諸國記。

天兒屋。太玉二神。則界以左繩。乃請曰。勿復還幸。故群神大喜。即科素戔嗚神千座置戸之解除。拔髮拔爪。以唾洟爲幣。乃使天兒屋神掌其解除之太諄辭而宣之焉。世人愼收已爪者。此其緣也。

漢人亦說。成湯大旱七年。齊戒剪髮斷爪。以已爲犧牲。禱於桑林之社。帝王記。

既而群神嘖素戔嗚神曰。汝所行甚無狀。故不

○古義神代考上　○二十

可住於天上。亦不可居於葦原中國。宜急適於底根之國。即黄泉。乃共逐降去。于時霖也。素戔嗚神結束青草。以爲笠蓑。而乞宿於衆神。衆神曰。汝是躬行濁惡。而見逐謫者。如何乞宿於我。遂同距之。是以風雨雖甚。不得留休。而辛苦降矣。自爾以來。世諱著笠蓑以入他人屋内。又諱負束草以入他人家内。有犯此者。必債解除。此太古之遺法也。

一說以爲。素戔嗚神降生於北印度。改號牛

頭天王亦武塔神。嘗欲通南海神女。卒眷屬王。夜叉國其國有鬼王。名曰巨旦大王。四姓皆爲魑魅魍魎之類。天王乞宿於巨旦。巨旦閉戸距之。天王去又問宿於蘇民將來者。將來曰。臣是貧賤之人耳。何能収留若干眷屬。天王曰。吾獨宿留。請嘗愍念。於是將來以粟莖爲席。以粟飯爲饘。以饗天王。天王歡喜。因謂將來曰。吾末代必驅逐疫神。獨除汝子孫。天王遂取南海神女。生八王子。謂八王子者。

大歳。大將軍。大陰。歳刑。歳破。歳殺。黄幡。豹尾。是也。備後風土記。簠簋内傳等。載此。蓋古來所傳之說。豈唯蘇民將來之寓言耳。蓋聞之南印度之地。自五夏以至秋分。無日不雨。反是則片雲不合。酷暑難堪。惟日有涼風解之。本教曰。于時霖也。豈謂斯與。

是後素戔鳴神曰。諸神逐我。我今當永去。如何不與我姉相見。而擅自徑去與。廼復扇天扇國。上詣于天。時天鈿女見之。而告言於天照大神也。天照大神曰。吾弟所以上來。非復好意。必欲奪我之國者與。吾雖婦女。何當避乎。

漢人以日者陽德之母。春秋内事。磐余彥天皇神武曰。今我是日神子孫。而向日征虜。此逆天道也。神武紀。

乃昭裝武備。振起弓彇。急握劒柄。蹈堅庭而陷股。若沫雪以蹴散。奮稜威之雄誥。發稜威之嘖讓而徑詰問焉。

軍旅之事。始起于此。

素戔鳴神對曰。吾將就乎根國。如不與姉相見。

何能敢去。是以。跋渉雲霧。復上來。不意阿姉。翻起嚴顏。時天照大神。復問曰。若然者將何以明爾之赤心也。對曰。請與姉共誓。吾若懷不善而復上來者。誓約之中生兒必當爲女矣。如此則可以降女於葦原中國。如有清心者。必當生男矣。如此則可以使男御天上。且姉之所生。亦同此誓。

是此赤心。乃是祓除之功。

於是天照大神。乃索取素戔鳴神十握劒。打折

爲三段濯於天眞名井。𪘂然咀嚼而吹棄氣噴之狹霧所生神。號曰田心姫。次湍津姫。次市杵島姫。凡三女矣。

蓋是女人之國。闕神井。輙得生子之緣也。女人之國。見後漢書。及漢人又傳。簡狄見玄鳥墮卵呑之生契。姜嫄履巨人跡生棄。史記。是皆無人道而生子者也。

既而素戔嗚神。乞取天照大神。髻鬘及腕所纏八坂瓊之五百箇御統。濯於天眞名井。𪘂然咀

嚼而吹棄氣噴之狹霧所生神。號曰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次天穗日。次天津彥根。次活津彥根。次熊野櫲樟日。凡五男矣。其天穗日神。是出雲臣。土師連等祖也。天津彥根神。是凡川內直。山代直等祖也。

大荒之中。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是堯時益所說云。思幽之國。見山海經。王充論衡曰。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以上世之人。胸中無恠者可見。

是時天照大神勅曰。原其物根。則八坂瓊之五百箇御統者。是吾物也。故彼五男神。悉是吾兒。乃取而子養焉。又勅曰。其十握劍者。是再物也。故此三女神。悉是再兒。便授之素戔嗚神。此則筑紫胸肩君等所祭神也。

漢人所謂。林靈素三女者。丘文莊天妃廟碑。益亦指此神也。

於是素戔嗚神。白天照大神曰。今則奉覲已訖。當隨衆神之意。永歸根國矣。請姉照臨天國。可

平安焉。已而帥其子五十猛神。降到於新羅國。居曾尸茂梨之處。

朝鮮人相傳。當初無君長。有神人降檀木下。國人立爲君。是爲檀君。國號朝鮮。唐堯時也。至商武丁八年。入阿斯達山爲神。東國通鑑。當天國排開廣庭天皇欽明十六年。百濟王子餘昌。遣王子惠奏。聖明王爲賊見殺。時蘇我臣謂王子惠曰。昔在天皇大泊瀨雄略之世。汝國爲高麗所逼。危甚累卵。於是天皇命神祇伯。敬

受策於神祇。祝者廼託神語報曰。屈請建邦之神。徃救將亡之主。必當國家謐靖。人物又安。由是請神徃救。所以社稷安寧。原夫建邦神者。天地剖判之代。草木言語之時。自天降來。造立國家之神也。頃聞汝國輟而不祀。方今悛悔前過。脩理神宮。奉祭神靈。國可昌盛。汝當莫忘。欽明紀。此謂素戔嗚神也。蓋聖明王惑於佛。廢宗廟之祭。遂以佛法貢獻國家。其爲賊見殺。不亦宜乎。論佛骨表不謂乎。佛者

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一百十歳。至周穆王。蓋亦俱年不減百歳。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尤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九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以上

乃興言曰。此地吾不欲居。遂以埴土作舟。

漢人所謂。土船之類。後漢書南蠻傳。或是乎。

乘之東渡。到出雲國簸川上所在鳥上之峯。

所謂入阿斯達山爲神者。謬傳之耳。

時彼處有神。名曰脚摩。其妻名曰手摩。此神正在娠身。夫妻共愁。乃告素戔嗚神曰。我生兒雖多。每生輒有八岐大蛇來吞。不得一存。其大蛇。頭尾各有八岐。眼如赤酸醬。松柏生於背上。蔓

延於丘谷之間。今吾且産。恐亦見吞。是以哀傷。

漢人亦說。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隙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圍之一丈。土俗常懼。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諭巫祝。欲得啗童女年十二三者。搜神記。

素戔嗚神乃敎之曰。汝可以衆菓釀酒八甕。吾當爲汝殺蛇。二神隨敎設酒。至産時果彼大蛇來當戸。將吞兒焉。素戔嗚神勅蛇曰。汝是可畏

之神敢不饗乎。乃以八甕酒每口沃入其蛇飲酒而睡。
蛇性好酒。盖緣斯與南亞墨利加伯西再之地有一獸其地云虎餓時百夫莫可當値其飽後一人制之有餘即犬亦可斃之也云
素戔嗚神拔劍斬之。
一說此蛇爲八段每段成雷總爲八雷飛躍昇天是神異之甚矣。蟒蛇及鼻之屬今猶有如然者云。

至斬尾時劍刃少缺即擘而視之。尾中有一神劍。素戔嗚神曰。此不可以吾私用也。乃遣五世孫天之葺根神上奉於天。此今所謂草薙劍矣。本名天叢雲劍。盖大蛇所居之上常有雲氣故以名與。至日本武皇子改名草薙劍。即尾張國熱田祝部所掌之神也。其斷蛇劍號曰天蠅斫。古語拾遺。天十握劍其名天羽羽斬。古語大蛇謂之羽羽。亦名蛇麁正。亦蛇韓鋤。此今在寸鍬神部許也。
漢人稱日本刀者不一。謂日本刀極剛利中國不及也。上等曰上庫刀。次等曰備前刀。以有血漕爲巧。刀上或鑿龍。或鑿劍。或鑿八幡大菩薩。春日大明神。天照皇大神宮。皆其形著在外爲美觀者。日本風土記。寸鍬神部。備前國石上布都之魂神社。延喜式。便是。
是後素戔嗚神以其脚摩手摩生兒眞髪觸奇稻田媛爲妃。行覓將婚之處。遂到清地。乃言曰。吾心清清矣。故今呼此地曰清。於彼處建宮。時素戔嗚神歌曰。夜句茂多菟。伊都毛夜覇餓岐。

菟磨語味再。夜覇餓枳菟倶盧。贈迺夜覇餓岐廻。
三十一字詠。始起于此。
乃相與遘合。而生兒八島篠神。此神五世孫。即大國主神。大國主神亦名國作大巳貴。亦名葦原醜男。亦名八千戈。亦名大國玉。亦名顯國玉。其子凡有一百八十一神。素戔嗚神因勅曰。吾兒宮首者。即脚摩手摩也。故賜號於二神。曰稻田宮主神。初五十猛神天降之時。多將樹種而

下。然下殖韓地。盡以持歸。遂始自筑紫。凡大八洲國之內。莫不播殖而成青山焉。

漢人傳說周成王之時。倭人貢暢。暢艸可以織釀。芬香暢達者。將祭灌暢降神。珍物產於四遠幽遠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論衡。

所以稱五十猛神。爲有功之神。即紀伊國所坐大神是也。其妹大屋津姬。次抓津姬二神。亦能分布木種。嘗素戔嗚神謂韓鄉之島。是有金銀

亞勒瑪尼亞屬國。有博尼美亞者。地生金。掘井恒得金塊。有重十餘斤者。河底常有金如豆粒。凡海外諸國如此者多。如國家。淨御原 天武 朝。對馬始出銀。豐櫻彥天皇 聖武 時。陸奧始貢黃金。

若使吾兒所御之國。不有浮寶者。未是佳也。

浮寶者。謂船也。

乃拔鬚髯散之。即成杉。又拔散胸毛。是成檜。尻毛是成柀。眉毛是成櫲樟。

漢人以盤古死。毛髮爲草木。三五曆記

已而定其當用曰。杉及櫲樟。此兩樹者。可以爲浮寶。檜可以爲瑞宮之材。柀可以爲顯見蒼生奧津棄戶將臥之具。

奧津棄戶將臥之具。謂棺槨也。上古皆用臥棺故云。

然後素戔嗚神。遂入於根國者矣。

右第二章

古義神代考上卷 終

古義神代考中卷

源紫僊迺部　著

天照大神以思兼神妹栲幡千千姬配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爲妃。令降之於葦原中國。是時勝速日天忍穗耳尊。立于天浮橋。而臨睨曰彼地未平矣。不須也頗傾也凶目之國與。

頗傾也。地形偏傾之謂。夫地者在天之中。一彈丸耳。（地球圖說。覬元史天文史。本回回人札馬魯丁所創。）岐伯謂地在天中大氣擧之。（黃帝經）便是。地既一彈丸。則

無處非中。又無處非偏。故天祖自天上臨睨曰。不須也頗傾也。本敎之眞義。不亦大乎。漢人又以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故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列子。）佛氏又說。佛告富樓那。是世界地形相。圜圓如銅燭盤。如陶家輪。地亦復如是猶如燭盤邊緣隆起。（立世阿毘曇論。）

乃更還登。具陳不降之狀。既而生兒天照國照彥火明神。次天饒石國饒石天津彥火瓊瓊杵尊。其火明神。兒天香山。是尾張連等遠祖也。火明神亦名饒速日。後乘天磐船。飛降於河内國。娶長髓彥妹御炊屋姬爲妃。生兒宇摩志摩治。是物部氏之遠祖也。

後世呼武士云毛迺迺夫。起於此。

先是大國主神之平國也。行到出雲國五十田狹之小汀。而且飲食時。海上忽有人聲。乃驚而求之。都無所見。頃時有一箇小男。以白蘞皮爲舟。以鷦鷯羽爲衣。隨潮水以浮到。大國主神即

取置掌中而翫之。則跳齧其頰。

僬僥之國。人皆三尺。小人之國。朱衣元冠。長皆七寸。今所謂郭罕。男女皆長二尺餘。然尚氣好鬭。少有不合。即裂眦相向。有笑其么麽者。則抽刀併命。怒不可解。此雖不可比於神人。亦引備觀。

乃怪其物色。遣使白於天神。時高皇產靈神曰。吾所產兒凡有一千五百座。其中一兒。最惡不順敎養。自指間漏墮者。必彼矣。宜愛而養之。此

即少彦名神也。於是大國主神與少彦名神。戮力一心。經營天下。復爲顯見蒼生及畜產。則定其療病之方。

漢人以神農氏以赭鞭鞭草木。嘗百草。始有醫藥。史記。如天下溫泉。亦嘗二神之所造。彼又記。我風俗。以其俗信巫。疾無醫藥。（疾無醫藥非矣。醫學綱目。證治準繩等。並載我醫方。劉氏鴻書亦云。日本有諸藥而無甘草芎藭。甘草芎藭皆有之。唯近世病者裸而就水濵杓水淋沐之。重異產耳。）而四方呼其神誠禱即愈。（録）平撰豈謂此乎。朝

鮮人亦記。日本釋良心以神應經來獻。兼傳其本國神醫和介氏丹波氏治癰疽八穴法。其八穴雖未試用。神應經其傳授遠。有所自而所論折量補瀉法。皆古賢所未發者。其取穴又多有起發古人所未盡處。（神應經序）佛經佛告曼珠室利。東方去此過十殑伽沙等佛土。有世界名淨琉璃。佛號藥師琉璃光如來明行圓滿。（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經）又爲攘鳥獸昆虫之灾異。則定其禁厭之法。是

以百姓至今咸蒙恩頼。印度所謂大黑者。（見南海寄歸傳。又佛祖通載。）以大黑爲軍神。蓋亦指大國主神。當考下文。

嘗大國主神謂少彦名神曰。吾等所造之國。豈謂善成之乎。少彦名神對曰。或有所成。或有不成。是談也。蓋有幽深之致焉。其後少彦名神遂適於常世郷矣。

蓋少彦名神。初不順天神之教養。自立于海外。而開國土。如漢人所謂太古天皇氏以木

德王。歲起攝提。無爲而化者。（三皇本紀）恐是謂少彦名耳。故至大國主神起。乃自海外來到。戮力一心。造天下矣。凡天下爲大地者三。謂之三大界。其一界分爲三州。所謂亞細亞。歐羅巴。亞弗利加是也。其二界分爲二州。所謂北亞墨利加。南亞墨利加是也。其三界則爲一州。所謂墨瓦臘尼加是也。合爲六大洲。萬國各在六大洲之中。其屬亞細亞者。爲日本。支那。韃而靼。印度。巴再西亞。亞辣比亞。都兒格。

那多里亞。莫卧兒。如德亞。亞再黙泥亞。大灣。呂宋。錫蘭。渤泥。馬路古。瓜哇。蘇門荅剌。及地中海諸島。大小數百。屬歐羅巴者。爲伊斯把泥亞。拂郎察。意太里亞。入再馬泥亞。和蘭地。蘇亦徹亞。波羅泥亞。第那瑪再加。諸再勿入亞。雪際亞。没斯箇未亞。蠟皮亞。翁加里亞。厄力西亞。大貌利太泥亞。意再蘭太。依蘭地。則蘭地。鄂底亞。歇再魯。非土蘭地。倭再加日物私的再。馬與里革。米諾里革。野非加。亢再西

革撒而地泥亞。齊西里亞。馬兒太。哥再孚。甘的亞。匿苦魯波牟突。尖山島。新増白蜆。喜百再尼亞。諸種七十餘國。屬亞弗利加一名利未亞者。爲巴再巴利亞。馬路古。佛沙。皮力土再熱利土。沙拉泥利徳。入匿亞。工鄂。喝叭布剌賛西拔再。亞耶那。亞白祁私。亞毘心域。阨入多。怒皮亞。謨納尼牟機。扭平。馬拿莫太巴。福島。聖勞冷祖島。聖多黙島。沙哥多剌。葛不歌再垤。諸種大小百餘國。屬北亞墨利加者。爲南渚。北渚。諸龍伯再瓦卧兒。狼德。新伊西把泥亞。勿羅洛多。新拂郎察。新諳入里亞。加拿太。洛勿洛多古巴。諸種。屬南亞墨利加者。爲金加西蠟孛露。祈多故私可拔巴牙那。智里。加利巴納。伯西兒。巴剌孤亞。亞馬作搠。巴太温得再歌烏卧。諸種。如墨瓦臘尼加。國土未詳。蓋六大洲中。以亞細亞爲天下至尊之地靈也。若夫歐羅巴比於萬國則可也。而其地方近寒帶。不得四時中正之位。且其國聖

人伯多祿者。始即位稱伊多利亞帝也。實我活目入彦五十狹茅天皇（垂仁）三十年。漢平帝元始元年之事也。又如其國莫斯哥未亞帝。以伊多利亞千三百二十五年。爲開基元年。則亞細亞之至尊可以見矣。而我大日本。在亞細亞之極東。日出之處。昔者豐御食炊屋姫天皇（推古）聘隋煬帝書曰。日出處天皇致書。日没處天子。煬帝覽之怪其意氣高遠。遣裴世清等十三人。來觀國風。（見經籍後傳記。北史隋書。並作日出

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釋氏資鑑。作帝覽之甚悅。彼又以爲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爲名。見舊唐書。又明史。以近東海日出而名也。其說亦似不遠矣。想二神造天下。而亞細亞。歐羅巴。亞弗利加之一大界始成。大國主神以爲善成矣。然亞墨利加墨瓦臘尼加之二太界未成。故少彦名神曰。或有所成。或有不成。遂適於常世鄉。乃往造亞墨利加諸州也。古言謂底曰常。亞墨利加諸州與我脚底相對。故謂之常世。常世有三義。此脚底世界之義。取神世幽深

之傳。誠有旨哉。文德天皇齊衡三年。常陸國上言。夜半望海光耀屬天。明日有兩怪石在水次。高各尺許。體於神造。非人間石。後一日亦有二十餘小石。在向石左右。似若侍坐。彩色非常。迺憑人云。我是大奈母知少彦名神也。昔造此國訖。去往東海。今爲濟民。更亦来歸。文德實錄。嘗聞北亞墨利加西北諸蠻方。凡祈晴雨。則於衆石中。尋取一石彷彿似物形者。卽以爲神而祭之。或是祭少彦名之遺風耳。

其國又曾解有天神。用香花鳥羽供之云。實我文龜永正之間。明弘治末年。歐羅巴州一管家時紀言ニハ明應二年ノ事トス大臣。名閣龍者。生平講習行海之法。一日行游西海。嗅海中氣味。曰。自此以西。必有人烟國土矣。因聞諸國王。遂率衆出海。展轉數月果至一地。卽亞墨利加一隅。其後又有亞墨利哥者。至歐羅巴西南海。尋得赤道以南之大地。卽以其名名之。故曰亞墨利加。數年之後。又有一人。名哥再德斯。國王仍賜海船。命

往西北尋訪。復得大地。在赤道以北。卽北亞墨利加是也。以西把尼亞之君復念。地爲圜體。徂西自可達東。向至亞墨利加。而海道遂阻。必有西行入海之處。於是命一强有力之臣名墨瓦蘭者。率舟師而往訪。墨瓦蘭既承國命。沿亞墨利加之東偏。紆廻數萬里。展轉經年歲。已盡亞墨利加之界。忽得海峽。亘千餘里。海南大地。又復恍一乾坤。墨瓦蘭實開此區。因以其名命之。曰墨瓦臘尼加云。此西

人文儒略所說。
自後國中所未成者。大國主神獨能巡造
神世之真義。皆是帝王之舊辭。故初二靈之
生國土也。擧大八洲而不言他方。此又云國
中讀者勿疑。
遂又到出雲國。興言曰。夫葦原中國。本自荒芒
及磐石草木咸能强暴。
是所謂草木言語之世。漢人亦說。石言于晉
魏榆。左傳。

然吾已摧伏。莫不和順。今理此國唯吾一身而
已。其可與吾共理天下者。蓋有之乎。于時神光
照海。忽然有浮來者曰。如吾不在。則汝何能平
此國乎。由吾在故。汝得建其大造之績矣。大國
主神問曰。然則汝是誰耶。對曰。吾是汝之幸魂
奇魂也。大國主神曰。唯然。廼知汝是吾之幸魂
奇魂。今欲何處住耶。對曰。吾欲住於日本國之
三諸山。故即營宮彼處。使就而居。此大三輪之
大物主神也。此神之子。即甘茂君等。大三輪君

等。又姬蹈鞴五十鈴姬。
幸魂奇魂者。即靈魂之神也。漢人以魄者迫
然著人主於性也。白虎通。又以靈氣在心一來
一逝。管子。惟人萬物之靈。其至人者。上闚青天。
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莊子。故生爲上
公。死爲貴神。巫山賦。雖然。至人非自至人。有爲
至人者。是爲幸魂奇魂。其於大國主神也。且
如是。況人乎哉。夫天下萬國者。大國主少彥
名二神之所造。抑二神能仰觀俯察。以立濟

世之道。則自夫三皇五帝。以至萬方開國聖
者。凡天地間有大造之績者。皆是不得非二
神之靈魂。孔子曰。西方有聖人。不治而不亂。
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
焉。列子。亦神人之謂耳。今且試擧老釋證之。夫
釋氏者。以彥波瀲尊末年入滅。老子者。以磐
余彥天皇。神武五十七年生。孔子嘗問老子。老
子告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
愚。孔子去謂弟子曰。今見老子。其猶龍乎。老

子遂著道德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史記。是猶少彦名告大國主以幽深之致遂入常世也。釋氏亦記。甚深般若波羅密多。我滅度已後時後分後五百歲。於東北方當廣流布。大般若經。其說曾不虛。若支那秦西漢既知有佛。迨明帝夜夢金人。廼遣使印度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釋迦立像。併與沙門攝騰竺法蘭還。正字通。攝騰一作攝摩騰。並見字典。佛入支那三百歲傳百濟一百歲。百濟聖明王。遂貢獻國家。實天國

排開廣庭天皇欽明十三年也。初朝議忌之。逮橘豐日天皇用明始許之。是亦大國主奉天神之勅。愛養少彦名之意。多足驗于此矣。然則如支那聖教。則大國主之神靈所創作。如天竺佛教。及西方諸州種種之教術。則少彦名之神靈所創作。故其道亦自有神本教聖治也已矣。蓋山之高乎。有亞太臘山。江之大乎。有地中海。河之深乎有銀河。沙之遠乎。有萬里石墻。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

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海內之廣邈也。此自有善道。彼亦自有善道。皆須學之。雖然少彦名本最惡之神。故天下不能莫惡道。惡道者。聖神之所疾。王制之所禁。寛永十六年。停耶蘇商船。寛文六年。禁不受不施宗類是也。豈可不慎哉。是故不本本教。而取它道。謂之攻乎異端。君子正而不它。揚子法言。本教之準繩一立。則博文約禮。豈唯孔丘之學哉。昔者朝命立之博士。其萬事百物之學。靡有遺逸。故蘇因高。推古紀。唐國號妹子臣曰蘇因高。吉

備真備。開元初授經於趙玄默。見舊唐書。朝衡等數人。仲滿改姓名爲朝衡。其事蹟。詳于舊新唐書。文苑英華。古今和歌集。李白詩。東征傳。續紀。續後紀等。皆遊支那博學無方。金剛三昧至印度。金剛三昧。日本僧。見酉陽雜俎。真如王過流沙。元亨釋書。皆莫非爲法也。夫天下之大。氣質萬品。教術亦不能不萬品。故本教者。合宇內總古今。莫所不學。人能以最靈之性。通天徹地。心誠求之。何不成之有。孔丘無常師。學則不固。論語。孰謂之模稜手持兩端。唐蘇味道。世孰謂之。左手畫圓。右手

畫方、韓非子。不能兩全。後世識淺之人、不曉此義、求諸此道、則唯此是彼非。求諸彼道、則唯彼是此非。譬諸亞細亞之人與亞墨利加之人、脚底相對、而吾以彼爲傾倒也。彼亦以吾爲傾倒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孔子閒居。盍渾人我同天地、而後論之。譬猶歐羅巴諸州、以水火氣土爲四行、莫臥爾百爾西亞諸國、以地水火風爲四大、支那暹邏諸國、以水火木金土爲五行之類、各非無至理。世人苟詳此義、則應

知我神道本教之所以統記乎百學。知我神道本教之所以統記乎百學、則庶足以盡天地萬物之情邪。

一云、勝速日尊兒天大耳尊。此神娶丹舃姫、生兒火瓊瓊杵尊。一云、事代主神化爲八尋熊鰐、通三島溝樴姫、而生兒姫蹈鞴五十鈴姫。是爲神日本磐余彥火火出見天皇之后也。

右第三章

皇天二祖高皇產靈神、天照大神、勅八十萬神曰、豐葦原中國是吾兒可王之地也。然彼地有殘賊強暴橫惡之神者。當遣誰者平也。惟爾諸神勿隱所知。僉曰、天穗日神、是神之傑也。可不試與。於是俯順衆言、即以天穗日神往平之。然此神佞媚於大國主神、比及三年、尚不報聞。故仍遣其子大背飯三熊之大人。此亦還順其父、遂不報聞。故更會諸神問當遣者。僉曰、天國玉之子天稚彥、是壯士也。宜試之。於是天照大神、賜天稚彥天鹿兒弓及天羽羽矢以遣之。此神

亦不忠誠也。來到即娶顯國玉之女子下照姫、亦名高姫、亦名稚國玉。因留住曰、吾亦欲馭葦原中國。遂不復命。故天照大神、乃召思兼神問其不來之狀。時思兼神思而告曰、宜且遣雉問之。乃從彼神謀、使雉往候之。

漢人以雉者聽察先聞雷聲。前漢五行志。士相見之贄、各執雉。禮記。取其守介不失節。註。

其雉飛下、居于天稚彥門前湯津杜樹之杪、而鳴曰、天稚彥何故八年之間、未有復命。

凡在神世。鳥獸之爲人語者。越後白兎富良富良鼠。一尋鰐。頭八咫烏之類。不一。漢人亦說。宋處宗鷄。華表柱鶴。皆爲人語。且如介葛盧。公冶長。侯瑾。陽翁仲。李南。唐僧隆多羅。成子。楊宣。皆能解鳥獸之語。此皆載籍所傳。豈妄意臆斷可疑之乎。先賢亦嘗論焉。

時天探女見。而謂天稚彦曰。鳴聲惡鳥在此樹上。可射之。

俗以。毘沙門者。嘗降伏天探女。故其像令身被金甲。而足蹈女人之肩。陀羅尼集云。或云。乃其母也。

天稚彦乃取天神所賜弓矢射之。則矢達雉胸。而至天神所處。時天神見其矢曰。此昔我賜天稚彦之矢也。今何故來。乃取矢而呪之曰。若以惡心射。則天稚彦必當遭害。若以平心射。則當無恙。因還投之。即其矢落下。中于天稚彦之高胸。因以立死。此世人所謂。返矢可畏之緣也。

今謂鳴弦之術。以此爲原始矣。

天稚彦之妻下照姬。哭泣悲哀。聲達于天。是時天國玉聞其哭聲。知夫天稚彦已死。乃遣疾風擧尸致天。

漢人亦以風爲天地之使。河圖帝通記。當與第一章天柱并看。

便造喪屋而殯矣。時其葬官皆以衆鳥任事。

蓋以天稚彦爲雉致死故也。

而八日八夜以遊。

此亦日神之故事。漢人以倭國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歌舞爲樂。後漢書。

先是。天稚彦與味耜高彦根神友善。故味耜高彦根神。登天弔喪大臨焉。此神形貌自與天稚彦相似。故天稚彦妻子等。見而喜曰。吾君猶在。則攀持衣帶。不可排離。時味耜高彦根神忿曰。朋友喪亡。故吾即來弔。如何誤死人於我耶。乃拔神戶劒。亦名大葉刈。斫倒喪屋。其屋墮而成山。今在美濃國藍見川之上喪山是也。

意太里亞羅助多之地有一室。此室舊在如

德亞國後爲回回竊據。天神凌空移至此地、越海七千餘里。其趣不遠。

世人惡以宛者誤已。此其緣也。時味耜高彥根神光儀華艷。映于丘谷之間。故其妹下照媛。欲令衆人知映丘谷者。是味耜高彥根神。歌曰。阿妹奈屢夜。乙登多奈婆多迺。汙奈餓勢屢。多磨迺彌素磨屢。彌素磨屢迺。阿奈陀磨波夜。彌多爾輔拖和拖邏須。阿泥素企多伽避顧彌。是後天神更選當遣於葦原中國者。僉曰。磐裂根裂

神之子。磐筒男磐筒女。所生之子經津主神。是將佳也。時有天石窟所住神稜威雄走神之子甕速日神。甕速日神之子熯速日神。熯速日神之子武甕槌神。

天石窟。在天漢之中。漢人以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上浮。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衆星出焉。物理論 蓋漢者。衆石相聚。而畜水之處。凡自此土名曰星者。大氐皆然。其有光者。受日光也。故知自星中觀此土。猶我觀彼也。邵子嘗有水火土石之說。亦有意哉。

此神進曰。豈唯經津主神。獨爲丈夫。而吾非丈夫者哉。其辭氣慷慨。故即配經津主神。令平葦原中國。於是二神降到出雲國五十田狹之小汀。則問大國主神曰。天神勅豐葦原中國。是吾兒可王之地也。故先遣我二神。驅除平定。汝意何如。當須避否。時大國主神對曰。將問我子然後報。是時其子事代主神遊行在三穗之碕。以釣魚爲樂。故遣使者稻背脛。而致天神勅於事

代主神。且問將報之辭。事代主神曰。今天神有此勅矣。我父宜奉避。吾亦不可違。因踏船枻而避矣。使者既還報命。時有事代主神弟名健御名方者。此神獨違相鬪。及其遂知不可勝而逃去。二神追往而迫到信濃國諏方海。乃將殺之。健御名方伏罪曰。請勿殺吾。吾亦誓不出此境。此葦原中國隨勅奉矣。於是二神遂赦之還。既而大國主神白於二神曰。我子既避去矣。故吾亦當避。如吾防禦。則國內諸神。必當同禦。今我

奉避誰復敢有不順者。乃以平國時所杖之廣矛授二神曰。吾以此矛卒有治功。天孫若用此矛治國。必當平安。

漢人以炎帝世衰。諸侯相侵伐。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歸之。史記。

於是二神遂誅邪神及草木石類。則還昇報告。時天有惡神。名曰天津甕星。亦名天香香背男。便是星神也。

西人說。星體大小六等。上等全徑大于地全

徑。六十八倍。其最大者加二十倍。次小者減亦如之。其六等得地體三分之一。六等之外。更有微渺難見者。魏石申以赤點記星。百三十八座。八百十星。商巫咸以黃點記星。四十四座。百四十四星。齊甘德以黑點記星。百十八座。五百十一星。三家合三百座。計一千四百六十五星。蓋在數千歲之上。而言星中有神人者。獨我本教耳。但漢人以昭王恒星之降也。東方朔李太白緯星之托也。或亦近乎。

又張端義貴耳集。徽考實籙宮設醮。一日親臨之。道士伏章。久乃起。上問故。對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畢章始達。上問。奎宿何神。曰本朝蘇軾。是後謗議者言皆不入。雖道流之說出于懭怳。然不爲無補。佛經又說。我北辰菩薩。名曰妙見。處於閻浮提衆星中最勝。七佛神呪經。此等亦不甚遠也。

故加遣殿後神建葉槌者。則服。高皇産靈神。更還遣經津主武甕槌二神。勅大國主神曰。夫汝

所治顯露之事。宜是吾孫治之。汝則可以治幽事。又汝應住天日隅宮。今當供造。其造宮之制。即以千尋拷繩。結爲百八十紐。柱則高大。板則廣厚。又將佃供田。又爲汝往来遊海之具。高橋浮橋及天鳥船亦將供造。

秦始皇作浮橋于河。春秋後傳。穆天子乘鳥船浮于大沼。穆天子傳。

又於天安河。亦造打橋。又供造百八十縫之白楯。又當主汝祭祀者。天穗日神是也。於是大國

主神報曰。天神勅教懇懃如此。敢不從命乎。吾所治顯露事者。皇孫當治。吾將退治幽事。乃薦夷鳥神於二神曰。是當代我而奉從也。吾將自此避去。即躬被瑞之八坂瓊而長隱者矣。既而大物主神。即大國主神魂。及八重事代主神。即事代主神魂。乃合八十萬神於天高市。帥以昇天。陳其誠款之至。大物主神乃期曰。天照大神悉治天原。皇孫尊治葦原中國之八十魂神。我親治大地官者。時高皇産靈神。勅大物主神。汝若以國神女爲妻。吾猶謂汝有疏心。故今以吾女三穗津姫。配汝爲妻。宜領八十萬神。永爲皇孫奉護。乃使還降之。即以手置帆負神定爲作笠者。彦狹知神爲作盾者。

磐余彦天皇神武建都橿原經營帝宅。仍令天富者率手置帆負彦狹知二神之孫。構立正殿。古語拾遺。故以二神爲工匠之祖也。

天目一箇神爲作金者。天日鷲神爲作木綿者。櫛明玉神爲作玉者。乃使太玉神以弱肩被太手繦。而代御手以祭此神者。始起於此矣。且天兒屋神主神事之宗源者也。故俾以太占之卜事而奉仕焉。

漢人以其俗擧事行来有所云爲。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坼占兆。魏志。

是時齋主神號齋之大人。此神今在乎東國檝取之地也。高皇産靈神因勅曰。吾則起樹天津神籬於天津磐境。當爲吾孫奉齋矣。汝天兒屋太玉二神。宜持降天津神籬。亦爲吾孫奉齋焉。乃使二神陪從天忍穗耳尊以降之。

磐余彦天皇神武四年。詔建樹神籬。用祭皇祖天神。所謂神祇官西院坐御巫等祭神。高皇産靈。神皇産靈。魂留産靈。生産靈。足産靈。大宮賣神。事代主神。御膳神。便是也。

是時天照大神手持寶鏡。授天忍穗耳尊曰。吾兒視此寶鏡。當猶視吾。可與同床共殿。以爲齋鏡。

此勅是本教之大本。先教之教。先道之道。元元本本。渾然一理。所以寶祚之隆。天壤無窮。故無爲而治之法也。聖神之一言。聖聖相承。故謂之隨神道。亦自有神道也。孝德紀夫蜘蛛之布網。磨旋蔓生。皆循右而轉。埤雅禽畜之賢者。則有義犬義鷹。容齋隨筆國家人民良善之質。固不教而仁義忠孝。其無爲而治者。不待多言。是以孔子贊舜以無爲。老釋之所宗。亦無爲而已。雖然至世漸陵夷。則人心必有好異。人

心必有好異。則亦不能莫治之之法。於是始有學校之政。是亦明王之所以奉本教也。所謂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易彖傳蓋此之謂也。以來所以有裨神道聖治者。雖種種之教術。亦假用之以爲安天下之具。種種之教術者。謂天下所立之善道也。其善道惡道之論。既見三章。清乾隆年間。開創四庫全書之館。經有易。書。詩。禮。春秋。孝經。五經總義。四書。樂。小樂十類。史有正史。編年。記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

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録。史評十五類。子有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算法家。術數。藝術。譜録。雜家。類書。小説。釋家道家。十四類。集有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五類。此書共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五種矣。其道之大。其書之博。於彼六大洲中者。亦可以知哉。故其假用之之法。譬猶造物者之無盡藏。不能莫其旋轉運動。逐世而新者。又譬諸飲食有酸鹹。書説命。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宰我。

子貢。善爲説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孟子大迦葉之頭陀。阿難陀之多聞。舍利弗之智惠。目犍連之神通。阿那律之天眼。須菩提之解空。富樓那之説法。迦旃延之論義。優婆離之持戒。羅睺羅之密行。釋迦兼之。然則天下所立之教法者。廼謂之我。王道之一也。良不誣已。聖神之本教一理之所以貫萬理。亦不能莫不然也。學者思諸。

復勅天兒屋太玉二神。惟爾二神。亦同侍殿内。

善爲防護。又勅曰。以吾天原所御齋庭之穗。亦當御於吾兒。

國家生民之多。登穀之美。所以冠乎天下四大海。職此之由。漢人以日本土氣温煥宜禾稻桑麻。產金銀。琥珀。水晶。硫黃。水銀。銅鐵。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花布。漆器。扇。刀劍。鎧甲。志武備

時。忍穗耳尊有奏曰。欲以皇孫瓊瓊杵尊代降。因以天兒屋太玉及諸部神等。悉皆相授皇孫。且服御之物。一依前授焉。

右第四章

古義神代考中卷終

古義神代考下卷

源紫偈迺部 著

天照大神乃賜天津彥火瓊瓊杵尊八坂瓊曲玉及八咫鏡草薙劒三種寶物且以思兼神爲執政之神。因勅曰。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宜再皇孫就而治焉。行矣。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者矣。

猗歟盛哉。大祖聖神之勅。亘乎億萬歷。而不可易也。唐玄宗嘗稱彼禮義之國。神靈所扶。

張九齡曲江集。宋太宗以爲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宋史。豈其不然乎。彼又以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桴於海。欲居九夷。有旨也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前漢地理志。蓋姬氏之來。徐福之走。亦不得非是故也。

已而祖降之間。先驅者還白。有一神。居天八達之衢。其鼻長七咫。背長七尺餘。且口尻明耀。眼如八咫鏡。而艴然似赤酸醬也。即遣從神往問。時有八十萬神。皆不得目勝相問。故特勅天鈿女曰。汝是目勝於人者。宜往問之。天鈿女乃露其胸乳。抑裳帶於臍下。而笑噱向立。是時衢神問曰。天鈿女汝爲之何故耶。對曰。天照大神之子所幸道路。有如此居者誰也。敢問。衢神對曰。聞天照大神之子。今當降行。故奉迎相待。吾名是猿田彥。時天鈿女復問曰。汝將先我行乎。抑我先汝行乎。對曰。吾先啓行。天鈿女復問曰。汝何處到耶。皇孫何處到耶。對曰。天神之子。則當

到筑紫日向高千穗槵日之峯。吾則應到伊勢之狹長田五十鈴川上。

此即後奉齋天照大神於五十鈴川上之幽契。故古来以五十鈴川上爲天照大神始自天降之處也。朝鮮人記。垂仁天皇十三年甲辰。天照大神降二十五年丙辰。始立天照大神宮于伊勢國。東海諸國記。

因曰。發顯我者汝也。故汝可以送我而致之矣。天鈿女還詣報狀。於是天神。以真床覆衾裹天

津彦火瓊瓊杵尊。乃脫離天磐座。排分天八重
雲。以奉降之。時天忍日神。大伴連遠祖。帥天津来目
部来目祖。背負天磐靫。臂著稜威高鞆。手捉天梔弓
天羽羽矢。及副持八目鳴鏑。又帶頭槌劒。而立
皇孫之前。遊行降来。果如先期。皇孫則到筑紫
日向高千穗槵日之峯。其猿田彥神者。則到伊
勢之狹長田五十鈴川上。即天鈿女神。隨猿田
彥神所乞。遂以侍送焉。時皇孫勅天鈿女神。汝
宜以所顯神名。爲姓氏焉。因賜姓氏。曰猿女君。

故猿女君等男女。皆呼爲君。此其緣也。初適皇
孫降到於高千穗峯之時。天暗如夜。群神失道。
物色難辨。於茲有二人。一爲大鉗。一爲小鉗。奏
言。皇孫御手自拔稻千穗爲粈。以投散四方。則
天日開晴矣。故皇孫搓穗爲粈。以投散之。天日
忽開晴矣。故稱皇孫。曰天國饒石彥火瓊瓊杵
尊。火穗。訓呼其處。曰高千穗。二上峯。既而皇孫遊
行之狀也。則自槵日二上天浮橋。立於浮渚在
平處。而膂宍之空國。自頓丘覓國行去。到於吾

田長屋笠狹之碕矣。其地有一人。自號事勝國
勝長狹。皇孫問曰。國在耶。以不。對曰。於焉有國。
請任意遊之。因立宮殿。是焉遊息。其事勝國勝
神。是伊弉諾神之子也。亦名鹽土老翁。是後皇
孫遊幸海濱。遂登長屋之竹島。巡覽其地。時有
於秀起浪穗之上。起八尋殿。而手玉玲瓏織絍
之少女。皇孫見之問曰。汝是誰之子耶。對曰。妾
是大山祇神之子。名神吾田鹿葦津姫。亦名木
花開耶姫。因白亦吾姉磐長姫在。皇孫曰。吾欲

以汝爲妻。如何。對曰。妾父大山祇神在。請以垂
問。皇孫因謂大山祇神曰。吾見汝之女子。欲以
爲妻。於是大山祇神乃使二女。持百机飲食奉
進。時皇孫謂姉爲醜不御而罷。妹有國色。引而
幸之。則一夜有身。故磐長姫大慙而詛之曰。假
使皇孫不斥妾而御。則生兒永壽有如磐石之
常在。今既不然。唯弟獨見御。故其生兒必如木
華之移落。又顯見蒼生。亦當衰去矣。此世人短
折之緣也。

按火火出見尊得壽益七八百歲。至磐余彥天皇。神武則僅百三十七歲。古事記。磐余彥天皇寶曰。自天祖降跡以逮于今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餘歲。紀。神武然則此年數也。過半在壇覆杵尊耳。漢人以人壽不過百歲數之終也。故過百二十不死。謂之失歸之妖。然漢竇公年一百八十。日本紀武内年三百七[illegible]究熊氏醫姥年二百許歲。此皆正史所[illegible]宅小說。若宋卿党翁之類。又不勝其數也。五雜俎

是後神吾田鹿葦津姬。見皇孫曰。妾孕天孫之子。不可私以生也。故告狀知聞。皇孫聞之即嘲曰。雖復天神之子。如何一夜使人娠乎。抑非吾之兒歟。吾田鹿葦津姬忿恨。乃作無戶室。入居其內而誓曰。妾所娠若非天孫之胤。必當燋滅。如實天孫之胤。火不能害。即放火燒室。其火初明時生出之兒自言。吾是天神之子。名火照神。吾父何處坐耶。次火盛時生出之兒亦言。吾是天神之子。名火進神。吾父及兄何處在耶。次火炎衰時生出之兒亦言。吾是天神之子。名彥火火出見尊。吾父及兄等何處在耶。凡三子矣。彥火火出見尊。亦名火折尊。其火照神。是隼人等始祖也。

漢人亦說。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史記 蘇氏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鱉。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佛經又說。耶輸多羅抱兒。放火投之。[illegible]不燒。悲花經 然如耶輸多羅生羅睺羅。佛出家以後六年之事。豈可同日而論哉。

然後母吾田鹿葦津姬。自火燼中出。乃稱之曰。妾所生兒。及妾身。無所少損。天孫豈見之乎。皇孫報曰。我知本是吾兒。但一夜而有身。慮有疑者。欲使衆人皆知是吾兒。并亦欲明汝有靈異之威。子等復有超倫之氣。故有前日之嘲辭也。

於是以竹刀截其兒臍其所棄竹刀終成竹林故號彼地曰竹屋

漢人亦傳竹王所損破竹於野成竹林今王祠竹林是也。華陽國志

時吾田鹿葦津姬以卜定田號曰狹名田以其田稻釀天甜酒嘗之又用渟浪田稻爲飯嘗之

禮内則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

然是後吾田鹿葦津姬恨皇孫不與共言皇孫憂之乃爲歌曰憶企都茂播陛再播與庚耐母

作稱耐據茂阿黨播怒介茂譽播磨都智耐理譽久之天津彥火瓊瓊杵尊崩於笠狹之崎宮因葬日向可愛之山陵

右第五章

瓊瓊杵尊崩彥火火出見尊承初兄火照神能得海幸故號海幸彥弟彥火火出見尊能得山幸故號山幸彥兄則每有風雨輒失其利弟則雖逢風雨其幸不忒時兄謂弟曰吾試欲與汝換利器弟許諾因易之於是兄取弟弓矢入山獵獸弟取兄鈎鈎入海釣魚俱不得利空手来歸兄即還弟弓矢而責己鈎鈎時弟已失鈎於海中無因訪獲故別以其横刀鍛作新鈎數千與之兄怒不受曰非我故鈎雖多不取益復急責

此禍心也便是所以獲罪於天神説見下文

故火火出見尊憂苦甚深行吟海畔時有川鴈嬰羂困厄即起憐心解而放去

齊王見牛之觳觫而有不忍之心孟子宋帝洗

手而不注水於蟻子程此皆足以王之心

須臾有鹽土老翁来老翁問曰何故患於此處乎火火出見尊具言其事老翁曰勿復憂吾當爲汝計之即取囊中玄櫛投地則化成五百箇竹林

漢人亦謂玄王鬼之櫛用竹仙家来黑栢樹作櫛久之投地則爲竹簟矣竹之殖於地有梳地髮之義陰陽寶鑑

因取其竹作無目堅間以細繩繫著火火出見

籠而沉之。所謂堅間。是今之竹籠也。于時海底自有可怜小汀。乃尋汀而進。忽到海神豐玉彦之宮。

豐玉彦。便是海龍王名。其所居曰海宮。漢人謂之魚鱗屋。楚辭九歌。佛經謂之龍宮。

其宮也。城闕崇華。樓臺壯麗。門前有一好井。井上有百枝杜樹。故火火出見尊。跳昇其樹而立。時有豐玉姬侍者。持玉碗来。汲井水。終不能滿。俯視井中。則倒映人笑之顏。因以仰見天孫。即入告豐玉姬曰。吾謂我王獨能絕麗。今有一客。彌復遠勝。

書紀此語爲告其王之言。今考文理。姑爲告豐玉姬之言。

豐玉姬聞之。乃出見火火出見尊。便以驚還而白其父神曰。有一貴客。骨法非常。若從天降者。當有天垢。從地来者。當有地垢。實是妙美之虛空彦者與。

蓋水火氣土。皆能使人類住者。於是一言乎見之矣。

是時海神自迎延入。乃鋪設海驢皮八重。

漢人以東海島中出海驢。其皮供用。本艸綱目

使坐其上。兼設饌百机。以盡主人之禮。因從容問曰。天神之孫。何以辱臨乎。頃吾兒。姓氏録。玉彦神之子。有穗高見神。便是来語曰。天孫憂居海濱。未審虛實。蓋有之乎。

琉球自言。始祖爲天孫氏。其初有一男一女。生大荒。自成夫婦。生三男二女。爲神。一爲天神。一爲海神也。宋淳熙十四年。舜天即位。舜天日本人皇後裔。中山世鑑此謂天孫氏。或亦近指火火出見尊。宋淳熙十四年。實我後鳥羽天皇文治三年。蓋鎮西八郎源爲朝。幼而勇猛絕倫。其長七尺餘。猿臂善射。年僅十三。在豐後。陷數十餘城。稱日本猿臂將軍。後白河天皇保元元年。斷其肘筋。放伊豆大島。於是遂到琉球。開其國云。漢人以大小琉球。雖受中國冊封。而臣服於日本。其國敬神。以婦人

守節者爲尸謂之女王。世由神選以相代云。
自國王以下。莫不拜禱。三才圖會。
火火出見尊對以事之本末。海神乃集大小之
魚逼問之。皆曰不知。唯赤女比有口疾而不來。
或曰口女有口疾。
魚能作人語。又解人情。異域亦有說。見西域記
故因召赤女口女。探其口。則所失之鉤自口女
口出。
王昌齡割赤鯉腹。得金錯刀之類。傳記。異亦有

之。
於是海神制曰。你口女。從今以往。不得吞餌。又
不得預天孫之饌。卽以口女魚所以不進御者。
此其緣也。赤女卽赤鯛也。口女卽鯔魚也。已而
海神以其子豐玉姬妻之。火火出見尊仍留住
海宮。已經三年。彼處雖復安樂。猶有憶鄕之情。
故時復太息。豐玉姬聞之。謂其父曰。天孫悽然
數歎。蓋懷土之憂乎。海神乃語火火出見尊曰。
天孫若欲還幸本宮。吾當奉送。便授所得釣鉤。

因誨之曰。以此與汝兄時。乃可稱曰。大鉤。踉蹌
鉤。貧鉤。癡騃鉤。言訖。則可後手投。復進潮滿瓊
潮涸瓊二種寶物。仍教用瓊之法。
益在海濱。作風招之類。亦是用瓊之法。所謂
思則潮溢之瓊。思則潮涸之瓊。便是風招。卽
嘯也。佛經以龍王有摩尼珠。名立海淸淨寶
嚴普明。價直三千大千世界。
又教曰。兄作高田。則汝可作洿田。兄作洿田。則
汝可作高田。遂召集鰐魚。問曰。天神之孫。今當

還幸上國。你等幾日之內。將以奉致。時諸鰐
魚。各隨其長短。定其日數。中有一尋鰐。自言一
日之內則當致焉。
一尋鰐者至短者也。短者身輕而行駛。長者
身重而行遲。莫斯哥未亞西北海島多魚鼈。
其魚皮以爲舟。遇風不沈不破。如陸走則負
皮舟而行。或亦近矣。
故卽遣一尋鰐魚。以奉送焉。其將歸之時。海神
自言。今者天神之孫。辱臨吾處。中心欣慶。何日

忘之。皇孫雖隔八重之限、冀時復相憶而勿棄置也。既而火火出見尊歸来本宮、一依海神之教。先以其鉤與兄。兄尚怒不受。故弟出潮滿瓊、則潮大溢、而兄自沒溺。因請曰、吾當事汝爲奴僕。願垂救活。弟出潮涸瓊、則潮自涸而兄還平復。已而兄改前言曰、吾是汝兄。如何爲人兄而事弟耶。弟更出潮滿瓊。兄見之走登高山、則潮亦沒山。又緣高樹、則潮亦沒樹。兄既窮途無所逃去。乃伏罪曰、吾已過矣。從今以往、吾生兒八

十連屬、不離汝之垣邊、永當爲俳優之民也。請哀之。於是隨其所乞遂赦之。時兄著犢鼻、塗赭於面掌。而汚其身。乃擧足踏行、學其溺苦之狀。以服弟之神德矣。

漢人以、倭國其俗、以丹朱塗身。山海經。或謂火照神與彼、又以赭衣爲罪人服。漢書註。又唐吐蕃禁錮人、塗面以赭之類、間有之。

是以火照神苗裔諸隼人等、至今不離天皇宮牆之傍、代吠狗而奉事者也。世人不償失針、此其緣也。

凡人類皆受靈魂於造化三神。自天子以下至庶人、皆不得非天神所生者。故福人者、便是福已靈魂者也。禍人者、便是禍已靈魂者也。所謂天道福善禍淫者。尚書。非別義也。故聖人之道、皆莫不歸乎敬天者。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在神世神人自爲之、而示大戒於百世之人。世人其可不愼哉。

先是豐玉姫謂天孫曰、妾已娠矣。當産不久。天孫之胤、豈可産於海中乎。妾必以風濤急峻之日到海濱。請爲我作産室相待矣。於是火火出見尊、即以鸕鷀之羽葺爲産屋。

漢人以鸕鷀産婦執之易生。本艸。

屋甍未及合。豐玉姫自馭大龜、光海来到。

馬路古國有大龜、一殼可容一人。或用爲盾以禦敵。

時孕月已滿、産期方急。由此不待葺合、徑入居焉。已而謂天孫曰、凡他境人、臨産時、必[illegible]

之形。妾今以本身將產。請勿看之。天孫心怪其言。竊覘之則化爲八尋大鰐。匍匐逶虵。

外人龍女之說。與此全相似矣。見西域記。述異記等。今不煩記焉。今世不令其夫覘產屋。此其緣也。

豐玉姬大恨曰。不用吾言。令我屈辱。故自今以往。妾奴婢至君處者。勿復放還。君奴婢至妾處者。亦勿復還。遂以眞床覆衾及草。褁其子置之波瀲。閉海途而徑去矣。此海陸不相通之緣也。于時火火出見尊。乃歌曰。飫企都鄧利軻茂豆

句志磨彌。和我謂禰志。伊茂播和素邏珥。譽能據鄧馭鄧母。故其兒名稱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也。乃取他婦人爲乳母湯母及飯嚼湯坐人。凡諸部備行。以奉養焉。此權用他姬婦以乳養皇子。及世取乳母養兒之緣也。是後豐玉姬聞其兒端正。心甚憐重。欲復歸養。於義不可。故遣女弟玉依姬。以來養者也。時豐玉姬寄玉依姬。而奉報歌曰。阿軻娜磨迺。比訶利播阿利登比鄧播伊珮耐。企弭我譽贈比志。多輔妬句

阿利計利。凡此贈答二首。號曰擧歌。彥火火出見尊御天下也五百八十歲。崩于高千穗宮。故葬日向高屋山上陵。

盖火火出見尊。初未入海宮。定是數年。既入海宮。留住三歲。後御天下五百八十歲。其海宮留住三歲。豈唯三年之謂乎。大泊瀨幼武天皇雄略朝。水江浦島子到蓬萊。居之三年。歸來則林園零落。親舊悉亡。逢人問之。曰。昔聞浦島子仙化而去。漸過百年。故知火火出見

尊聖壽。恐是七八百歲也。人或難。神世年代甚久遠也。然正史確實無可容疑。但據如周髀以一年爲一晝夜等。則又神世日月之歷行。大異於今日。而有然者。亦不可知也。

右第六章

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以其姨玉依姬爲妃生彥五瀨神。次稻飯神。次三毛入野神。次神日本磐余彥尊。凡四男矣。

漢人以其王姓阿每氏。自言初主號天御中

主。王彦瀲凡三十二世。皆以尊爲號。居筑紫城。彦瀲子神武立。更以天皇爲號。徙居大和州。唐書。又以彦瀲等二十五世。並都於筑紫日向宮。彦瀲第四子號神武天皇。自筑紫宮入居大和州橿原宮。宋史。又以其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倭王姓阿每。其國號阿輩雞彌。華言天兒也。通典。又以國王以王爲姓。歷世不易。一統志。

神日本磐余彦尊。諱彦火火出見。初號狹野。後

撥平天下。奄有八洲。故復加號曰神日本磐余彦尊。

後淡海御船。奉勅撰諡号。奉稱神武天皇。釋日本紀朝鮮人記。神武天皇。人皇始祖。名狹野。地神末主彦瀲尊第四子。母玉依姬。俗稱海神女。以庚午歲生。周幽王十一年。四十九年戊午。入大倭州。盡除中洲賊衆。五十二年辛酉。正月庚申。始號天皇。百十一年己未。定國都。在位七十十六年。壽百二十七。海東諸國記。

其彦五瀨神。東征之役。與長髓彦會戰於孔舍衛坂中。流矢薨。稻飯神海中卒遇暴風。則蹈浪秀。而往乎常世鄉矣。此即新羅王始祖也。漢人以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北史新羅傳。羅益謬傳之耳。又以三韓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爲天君。又立蘇塗建大木。以懸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後漢書三韓傳。父之彦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崩於西州之宮。因葬日向吾平山上陵。

姦儒嘗以。日本元来無禮樂孝悌之道。兄弟叔姪公然配偶。是倭奴之敗風而已。嗚呼何物書簏。作此不敬姦邪之妄說。夫禮樂孝悌之名目者。畢竟制犯者之道。故犯者多則法益嚴也。天地不言四時行。論語風俗正而不犯則何禁之有。上古婚姻之禮。唯忌同母兄弟外。皆不避之者。本教之所以正貴賤。尊血脈。重宗廟。繼後世也。故雖彦波瀲之神。大鷦鷯仁德之聖。尚有之。若夫氣長足姬神功之攝政。豊

豊御食炊屋姫（推古）之即位。豈以不避同姓故王諸呂（漢呂后事）毀唐廟哉（唐則天事）。則是以天之眞宗豊天皇（文武）勅不比等撰律令也。其八虐之制。因隋唐十惡而省内亂條。略奸小功以上親。曰其以我王制爲昭公取於呉（論語）。襄公淫平妹之類乎（詩齊風 左傳）。及夫奸同母妹者。聖神之所疾也。嘗稚子宿禰天皇（允恭）二十四年。夏六月。御羹凝以作氷。帝異之使占之。卜者曰。有内亂蓋親親相奸乎。時皇太子奸同母妹軽大娘

因以大娘謫于伊豫。太子亦以故不能即位。遂自殺矣。聖神之道寔可懼者如斯。豈倭奴敗風之所稱也乎。腐儒不能解本教。妄發狂言。欲蔑如帝綱。自非姦回亂賊之徒何也。若以己所見妄設論議。彼此互競勢利。以得其計則謂乞于瞿曇。何以知五鬯方丈。漢子仲尼。何以知九重禁門。匹夫舜禹。叛賊湯武。何以得爲聖人亦可也。舜娶堯二女。便是取於同姓者也。周公禁之。便是以堯舜爲不知禮者也。太伯去之。夷齊餓之。成湯則放。武王則伐。其無乃是也乎。蓋春秋之間。弑君三十六。弑父比比不已。不知堯舜之名教。於何處乎。諄諄焉鄂羅斯人。最重君臣之義。自古無叛逆簒奪之事。視他國之朝夕易姓者。相懸矣。孔子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者。（論語）瞭然可見已。故刺他以爲夷者。自言爲夷者也。刺他以爲賊者。自言爲賊者也。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論語）君子重厚之

風。豈如斯哉。非君子不可以語變。文中子。亦本教之謂也矣。

右第七章

古義神代考下卷　大尾

須天迺屋藏版

文政五歳壬午秋七月發梓

江戸中通新右衛門町
崇文堂　前川六左衛門

京都錦小路室町西入
明學堂　城戸市右衛門

浪速心齋橋北久太郎町
群玉堂　岡田茂兵衛

同　南久太郎町
秦文堂　山本長兵衛

發行書房

松林加倉井忠珍　撰

天滿宮世家

文化十一年（一八一四）松林堂刻本

據文化十一年（一八一四）

松林堂刻本影印

文化十一年新刻

天満宮世家

松林堂藏板

天満宮世家 二

天満宮讃

公之文才　世少其類　敏踰陳思　達過白氏
况兼博學　咸達其旨　德行如玉　貞烈貫霜
奈何讒惡　搆罪醞釀　龍鱗一逆　身放西洋
哀感無極　不嘗饗祿　常仰賜裼　為升君情
忠誠至篤　享壽不長　天憫公德　無[illegible]央
爵世降虐　神德益昭　威靈騈格　村村鄉鄉
皆祀致恪　非覺聖明　其孰能若　追尊賢行
以紀遺蹟　庶幾不謬



天滿宮世家序

夫物有激而後盛人有阨而後德愈顯故靁逆于風而震益迅水觸於石而聲聞于百里若其在人則文王阨于羑里而周室龍興孔子困於陳蔡而春秋垂教於後世由是觀之賢人君子之逢阨遭難以困其身以空闕其名是皆所以天之還祐其人以成乎其德矣在我天滿宮亦爾公之賢德雖固足以自顯乎世而有築業之

論然後其德益明矣然則若公之事蹟則識勸懲之所要而敎義之所由其不可不正傳也明矣然而世匱于其傳雖間有紀之者或雜怪異之說以亂其正或誣之以侮人而汙其德或叨加浮辭以混其實是以若世小童及顓蒙者則雖睹信而尊之而至淺學書生之徒則却侮謾公以爲公德固不正故見放黜而反怨乎其上爲崇於朝廷是猶小人之所不爲其德不足法

何況其遺行乎豈不哀哉昔者周成王背周公之大德而烈風毀禾燕惠王困鄒衍之忠而盛夏降霜何者失其所當尊奉也推是以觀今世學者動輕視於公以妨兒童之所信者其罪豈少乎要是皆由公傳之不典矣余嘗憾之有志于編錄公之事而以窮鄉匱圖書故至今未果今幸得移于江戶而頗窺其所因書焉因取其確而証者刪其怪而疑者正邪正之義稍附抑

揚之意錄上至其先祖下及其子孫以爲一卷倣孔子世家號曰天滿宮世家間使圖畫賢蹟以使乎兒童之讀解其辭雖淺近庶使千載之後及異域之民皆諗定公之大德以獲罪於上下之神祇也已若其筆削改正之以編青史則俟後世之君子

文化七年庚午夏四月

常陸松林加倉井忠珍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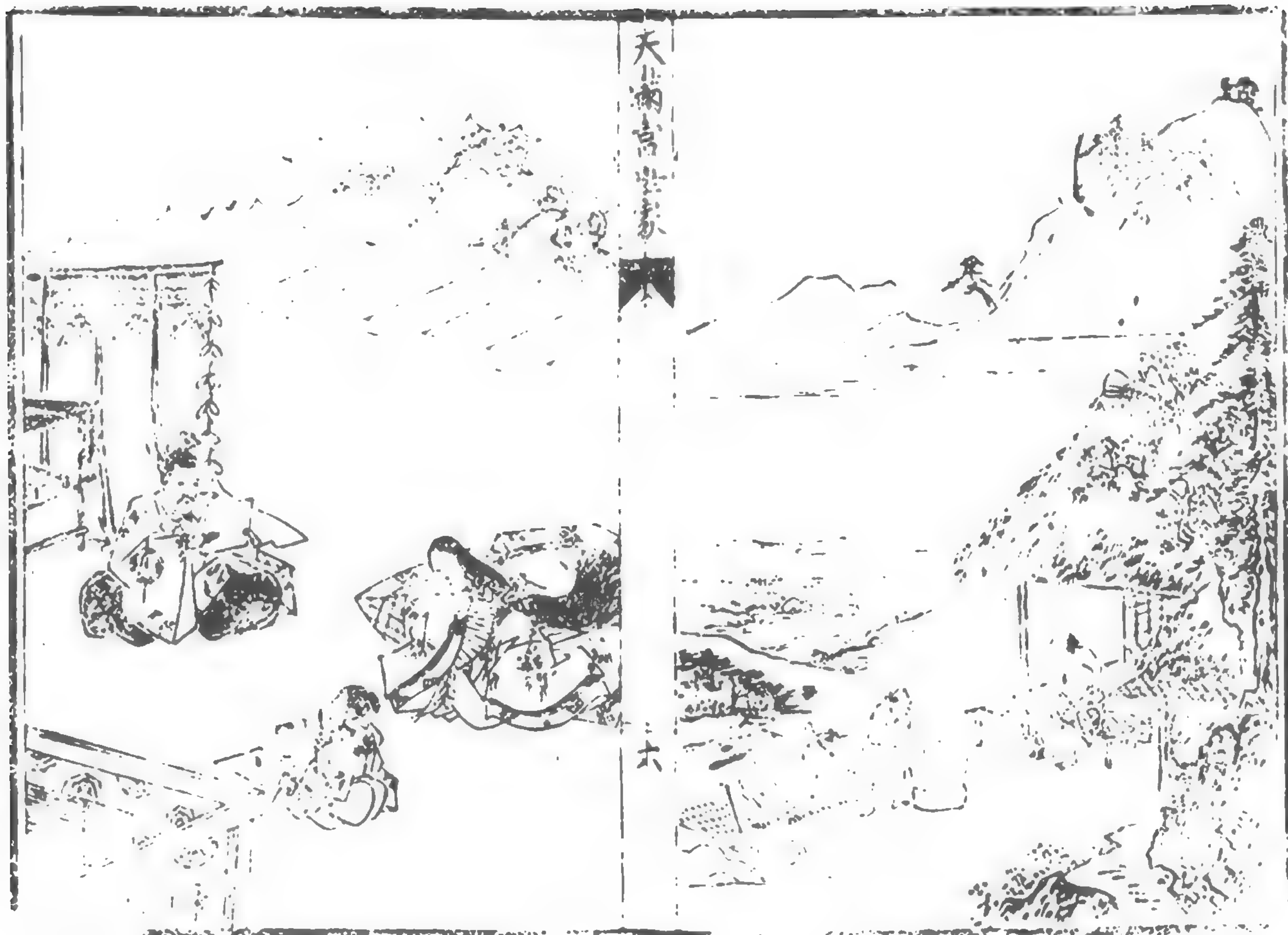
法橋菅原忠俊書

天滿宮世家

常陸松林加倉井忠珍著

天滿大自在天神宮。諱道眞。字三。姓菅原。山城國京都人也。其官至右大臣。故世稱之菅丞相。其先曰天穗日命。天穗日命生夷鳥命。夷鳥命降居于出雲國。自夷鳥命十二世有二子。長曰鸕濡渟命。為出雲國造。弟曰甘味乾飯根命。甘味乾飯根命生野見宿禰。野見宿禰仁厚而有材力。善相撲。戲于時京師當麻蹶速亦以材力聞。喜與人角力。天皇意惡之。因徵野見宿禰。令與蹶速相撲。則宿禰蹴折蹶速腰而斃之。帝感不徒卒。以其米地悉賜宿禰。因留京師數十日。會皇后日葉酢媛崩。本朝古禮當殉十數人。宿禰私聞其議。以為今群臣無辜而殉死于地下。惟可憫矣。然古禮不可徒改也。乃造土偶人數頭。請以換殉葬人。帝感其仁心而聽之。自是而殉葬之禮革。而天下服其仁。是以帝崩後上謚曰垂仁。是職由野見宿禰之功矣。故賜姓曰土師。而移居於河內。增以造土偶人為職。因名其鄉亦曰土師。而其子孫增昌。其後裔曰近江介古人。有文才。當平城天皇時。仕于京師。為

遠江守。從五位下。居於菅原。因姓焉。古人為人木訥。而不諂于世。安貧而好學。卒為文章博士。侍讀於帝。古人生清公。清公又好學。爲從三位行大學博士。清公生是善。是善承和二年舉文章生。以後漢書教授書生。頻歷官至參議從三位行大學頭。教授文德清和二朝。丞稱卿曰菅相公。卒。撰文德實錄。著東宮切韻。大補益於學者。有文集十卷。嘗作高雄山神護寺鐘銘。其鐘今猶存。其文曰。愛宕之山。神護之寺。三寶既備。六度無虧。唯所有梵鐘形小音窄。故禪林寺少僧都眞紹和尚始發弘願。有心改鑄。鎔範未成。衣裓早化。檀越少納言從五位上和氣朝臣彝範。悼和尚之遺志。尋先祖之舊蹤。以貞觀十七年八月廿三日。雇冶工志我部海繼。以銅一千五百斤令鑄成焉。恐年代久遠。後人不知。仍聊記於鐘側。銘曰。傳音在器。證果惟因。爾祖初業。厥孫聿遵。宿昔三尺。今日千斤。體有寬窄。功無舊新。山聲萬歲。谷響由旬。聞宜覺夢。和郎歸眞。憖周世界。感及非人。彫琢勝趣。蒙叟當仁。是善娶于大伴氏而生公。公以仁明天皇承和十二



年乙丑生。公生而穎悟倜儻，大絶于世。十一歲能賦詩，是年以為能。使學儒於田口達音，釋於天台座主法性房尊意，書於王羲之蘭亭帖。學業增進，而德行愈正。清和天皇貞觀四年壬午，公年十八，始仕于朝，為文章生。兼下野權掾。母大伴氏嘗祝公之學問昇進，作和歌曰「比佐可多乃津幾能可津良遠於留婆加利伊邊乃加世遠毛不加世帝之可那」。六年甲申叙從六位下。是年授後漢書於諸生，畢，各詠史，公得黄憲作詩幷序。人服其文才。八年丙戌，代是善序顯

天滿宮世家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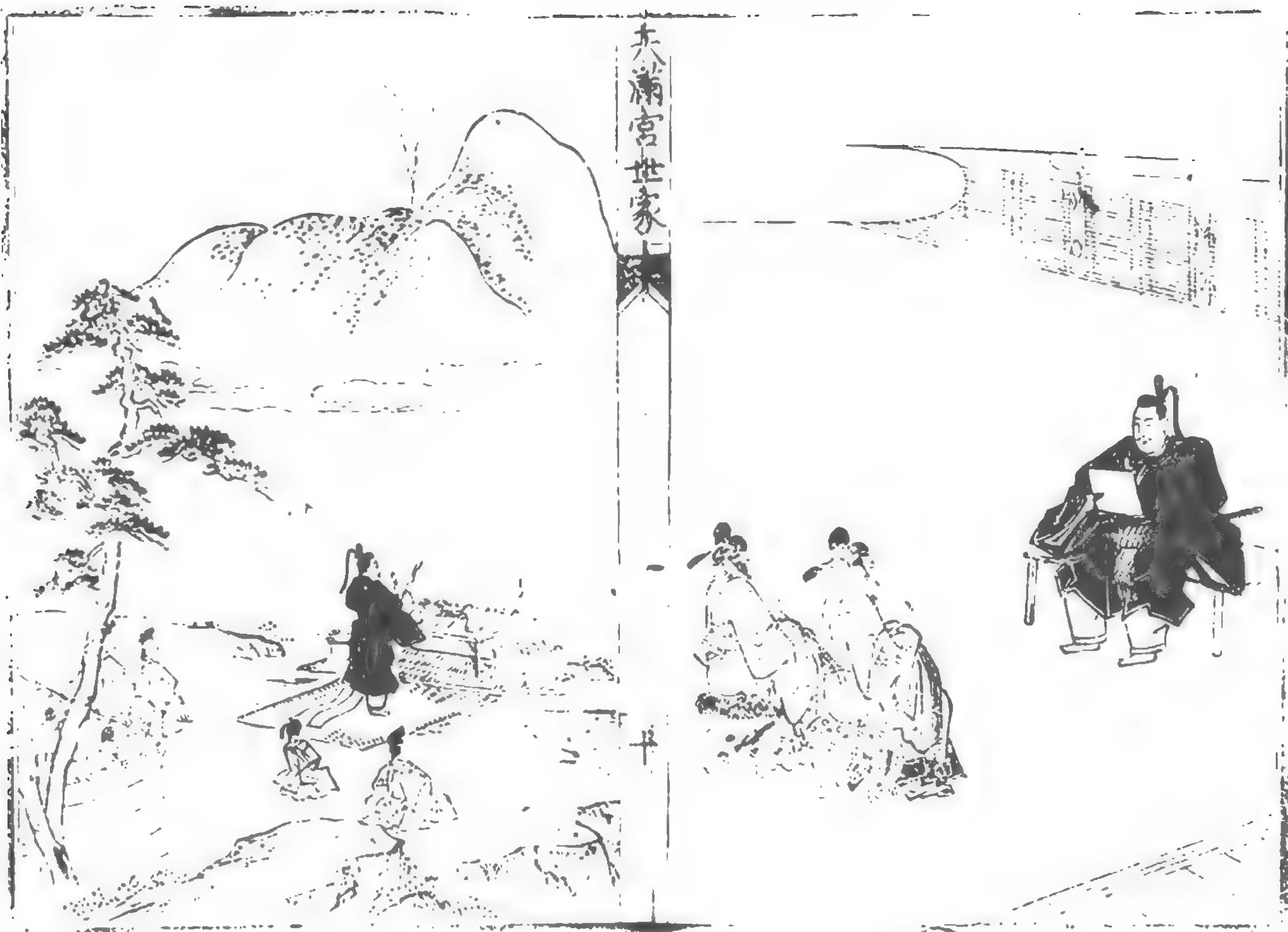
揚大戒論辭。亦奉父命作文德實錄序。其文曰：臣基經等竊惟自古人君王者，莫不用天度以叙憲章，立日官而平曆數。故姬漢之千餘載，善惡呈理於掌中；齊梁之百所年，昏明析微於眼下者也。伏惟太上天皇孝治有日，文思垂風，學想先皇之起居，庶幾聖主之言動。去貞觀十三年，詔右大臣從三位行左近衛大將臣藤原基經、中納言從三位行民部卿兼魚茂春、宮坊大夫臣南淵朝臣愛成、正六位上行小內記都宿禰言道、散位正六位上嶋田朝臣良臣等數人。

舊史氏始就撰修三四年來編錄踈畧適屬撰譯乃
筆暫休今上陛下武子文孫重熈累洽追尋前蹤愈
勸修斅月以降大納言正三位臣年名參議從三位
左衛門督臣音人天不慭遺奄然下世至元慶二年
更勅攝政右大臣臣基經俾命參議刑部卿正四位
下兼行勘解由長官近江守臣菅原朝臣是善等與
前修史者文章博士從五位下大外記嶋田朝臣良
臣等專精實錄潭志必書良香愁斯文之晩成悲彼
命之㝡殞註記隨手亡去忽焉臣等百倍筋力參合

精誠鋟肌所遺缺掌從事起自嘉祥三年三月己亥
訖于天安二年八月乙卯都盧九年勒成十卷春秋
繋事鱗次不愆動靜由衷毛擧無失唯細微常語鹿
小庶機今之所撰存而畧焉名曰日本文德天皇實
錄取諸雖百世可知也臣等生謝龍門種非虎乳殊
恐謬缺文於聖訓忝直筆於朋時謹詣天闕奉進以
聞是善善之九年丁亥公始侍宴於内賦詩除文章
得業進玄蕃助十二年辛卯公年二十七爲少内記
春偶遊于都良香家有客數人方射謂菅原氏之子

素專業于文學而不嫺于武藝必不能射矣請試使
射使公射則公善射一座賓客驚歎十四年壬辰公
年二十八正月渤海王使揚成規來聘是時公以内
記正七位上而丁毋氏憂雖然朝議以爲非公無可
與儐韓使者因命於公不脱喪服儐之是以公之名
震乎海内陽成天皇元慶元年公年三十四爲式部
少輔兼文章博士叙從五位下五年辛丑五月晦是
善卒公居喪毀食致瘠一如禮六年壬寅加加賀權
守七年辛卯渤海使裴頲來聘本朝古例儐外國使

治部太輔所職也然學問文章皆不若公以故復命
公攝治部太輔儐諸鴻臚館公相與賦詩屬文以贈
荅則裴頲見公詩大賞爲有白樂天風三月及第爲
著作郎奉命作報渤海國王書其文曰天皇敬問渤
海王成規等至省啟昭然惟王家之急繼紛渾施治
性之貞凝丹青守信風猷不墜景式猶全相繼舊基
於居城靡欺先紀於行聆言其篤信來覲既修贈以
翺仁放歸如速數千里之波浪雖有遐涯十二迴之
寒暄豈促圭晷苟謂拘禮誰爲隔踈德也不孤夢想



君子而已國信附廻到宜撿受梅勲王及境局小大無恙略廢遣此何煩多以是公之名聞於異域仁和二年丙午光孝天皇即位公年四十二詩語適有不合朝議出貶讃岐守正五位下就任讃岐牧民寛而嚴貴文而備武以故民大服其化一年大旱而民愁苦公潔齋數日乃作文禱于城山神曰維仁和四年歳次戊申五月癸巳朔六日戊戌守正五位下菅原朝臣某以酒果香幣之奠敬祭于城山神四月以降渉旬少雨吏民之困苗種不田某忽解三龜試親五

以分憂在任結憒惟悲嗟乎命之數奇逢此愆序政不良乎感無徴也伏惟境内多山茲山獨峻城中數社茲社尤靈是用吉月良辰禱請昭告誠之至矣神其察之若八十九郷二十萬口無損一口無愁敢不蘋藻清明玉幣重疊以賽應驗以飾威稜若甘澍不饒旱雲如結神之靈無所見人之望遂不從斯乃俾神無光俾人有怨人神共失禮祭或賕神其裁之匆惜冥祐尚饗即時山巓奮然起雲驟雨沛然百姓大喜居官五年宇多天皇寛平二年庚戌詔歸于京師

悉除前官授左大辯四年壬子公年四十八五月所嘗承命撰類聚國史成凡二百卷勅以上天子感公之文才欲大登庸公五年癸丑進公參議正四位下以參萬機公撰新撰萬葉集上天子嘉賞之是時藤原時平以大臣家督新任中納言從三位雖位在公上學問文章不若公是以始忌公六年甲寅公年五十門人公卿設宴以賀公之壽帝深勞公教授之德欲賜之賀詞而恐顯之則群臣嫉之因密使人置砂金一包及文於公之几上其文曰傳聞菅家門客與

賀知命之年弟子削跡人間無名世上而數託謬敎之風多改蒙昧之過古人有言無德不報無言不酬深感彼義欲罷不能金以表中誠之不輕砂以祈上壽之無涯莫疑其人可求其志遠居北闕之以北遷增南向之和南公見之心知其上所爲益感焉八月上欲使于唐命公爲遣唐正使紀長谷雄爲副使既聞唐有亂而止七年乙卯公年五十一春偶侍東宮太子從容語公曰吾聞唐有一日賦詩百首者吾今試與卿詩題十首卿能賦之於一時乎公操筆乃成

其第一送春云送春不用動舟車唯別殘鶯與落花若使韶光知我意今霄旅宿在詩家十月公任權中納言從三位行近江守八年太子復命公作五言律二十物題於一時公亦不辭一時而二十詩悉成人皆服其神速于時大内記都良香亦以文名一日眺望春色和暖柳枝青發之狀忽得氣晴風梳新柳髮之句未得其對句沈思考按者累日夢得冰消波洗舊苔鬚之句心大歡悅以爲得秀句以告公公莞爾笑曰可則可然後一句恐非子之作良香感其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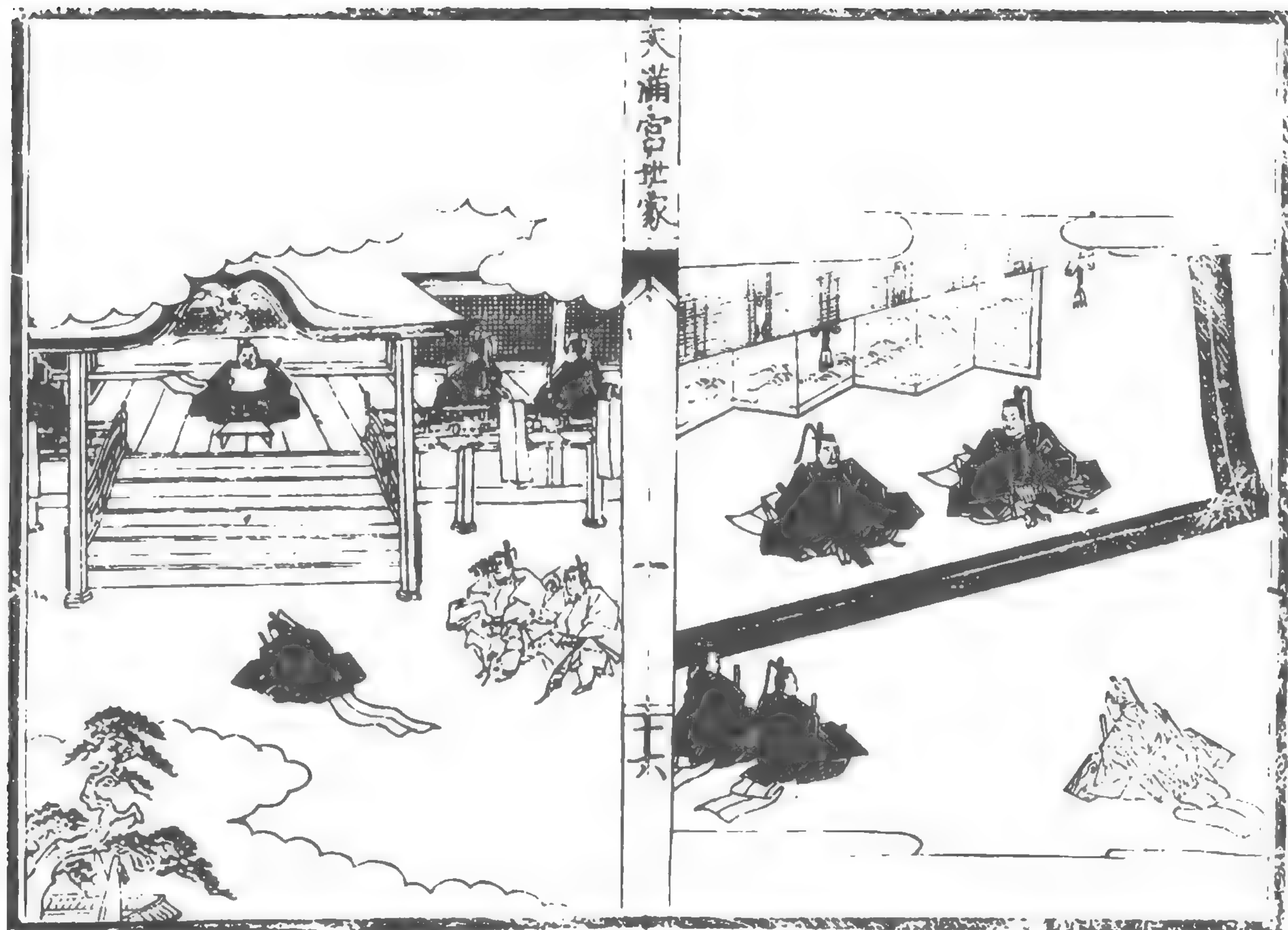
九年丁巳七月天皇禪位太子諱敦仁號亭子院是時公年五十三進權大納言行右近衛大將位如故中納言藤原時平亦爲大納言正三位行左近衛大將相與輔佐幼君于時大臣闕而不置天下之政專決於二卿是以二卿官雖未至大臣其儀同大臣此時京師風俗奢侈下令禁之而不止於是公與時平謀一日時平美服而朝上見之而怒時平大怖悉黜其衆輿從御單步而退使公謝於朝閉門而不出者累日蒙赦命而復常天下之民聞之以爲雖三公重

天子威命猶如是況庶人乎是以奢侈風俗乃改矣
於是上特貴公爲師而受學以故寵遇無若公者然
而時平者累世之貴族也故天子不能獨任公其讒
爵任官常左時平然時平猶慍其勢不若公雖陽欵
交而內欲黜公而已搏之百計不已醍醐天皇昌泰
元年戊午十月公扈從太上皇於大和及攝津謁於
神廟作倭乃太比波歌二年己未命公以從三位守右
大臣行右近衛大將如故而時平亦以正三位守左
大臣行左近衛大將于時上年甚少屢幸于神泉苑

公以爲不利御身時微諫以故帝稍疏公公以是竊
危焉因自以身自卑賤登位陪皇子外戚之列是可
不怖乎乃上表請免右大臣曰臣道眞伏奉今月十
四日詔旨以臣任右大臣仰戴天慈不知所措臣地
非貴種家是儒林向因太上皇拔擢之恩自至諸公
卿今日昇進之次無寢無食以思以慮人心已不從
容鬼瞰必加睚眦伏願陛下高迴聖監早罷臣官非
唯不奪志於匹夫亦復得從望於衆庶不堪懇款屛
營之至上表以聞臣道眞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上不聽公又上表以辭官職而上又不聽三年庚申
正月朔日食之上見太上皇公扈從獻詩上及太上
皇悅公之篤學謹愼親脫御衣賜公與以爲關白公
固辭而不奉命七月彗星出文章博士三善淸行諫
公曰今年正月朔日食之方今彗星又孛于天而明
年歲次辛酉夫日食者小人毀君子之象而彗者所
以除舊而敷新辛者金氣之老也夫老者變之所生
酉者西方主金氣而金爲從革是則大臣革命之時
也方是時有其機者必應之況天道虧盈而益謙乎

今夫以學問文章官至大臣者吉備公之他惟閤下
一人耳則可不謂盈乎公不若速辭高官以安其身
矣功成名遂而身退是之謂也公曰善乎卿之諫也
是同予之所願然上表及再而上不聽則吾無如之
何也已矣八月公集錄其祖淸公及是善詩文加之
以其自作號曰菅原三代集以獻朝廷則叡感不徒
乃賜御製詩賞之曰門風自古是儒林今日文華皆
悉金唯詠一聯知氣味況連三代飽淸吟琢磨寒玉
聲聲麗裁制餘霞句句侵更有菅家勝台樣從茲抛



却匣塵溪公愈不安處於其榮寵十一月又上書請減其食邑一千戸而不許居暫之公有所愈危復請若本官不得命惟願免右近衛大將然上卒不聽延喜元年辛酉公年五十七二月七日進爵從二位時平公風聞帝嘗竊許公以爲關白愈懼公竟擅天下之權遂使其族卿藤原定國菅根等詐勅命詔陰陽寮咒詛公而不驗先是宇多天皇方在位而倦于萬機竊欲禪位於太子議于公公曰方今陛下富於春秋而太子未長禪位恐未便於國家矣以是其議已焉居數年而帝又問焉公曰方今太子長矣其可也若大議一定則陛下毋遲遲也於是以寛平九年七月上卽位故至茲時平公姫既立爲皇后而公姫爲齊世親王夫人是以時平公圖其有所誣矯浸潤乃譏公曰上皇嘗欲禪位於陛下而道眞以其女故私欲傳寶位於齊世親王而沮陛下然而上皇聖明幸不用姦臣之說以故陛下得卽位今道眞雖陽似忠臣朝夕謀廢陛下而立齊世親王以已爲外祖陛下豈其未之察乎且内使皇后藤原氏媒蘖其事于時

帝年始十八聞之大震怒以為道真以私昵遺其君
暴虐無道乃二十五日卒召公於紫宸殿下褫右大
臣行右近衛大將貶太宰府權帥而位如故於是公
當自朝而直赴于太宰府自悼其無罪而就于放所
私詠短歌上太上皇幸留于京太上皇駭而遽命駕
參內將欲親告於帝以釋公直至殿門告內豎則藤
原菅根當直菅根時平公之黨且嘗有怨於公因承
命而不奏太上皇立蔟於殿門側久而不獲命太上
皇大愠曰命矣夫菅右相雖朕猶如此況右相乎則

天滿宮世家　二十八

遂比叡山法性房聞公放黜急下山訣公且請圖其
形以留之公則與之亦贈扇形硯以為別藤原仲平
時平公弟也而特善于公及公放來訣盡悲云于時
雖讒言行而古之交義可見矣於是公將赴于放所
秉馬而出途顧瞻其邸潸然流涕乃為和歌曰幾美
可壽武也土乃倭寸惠遠由久由久毛加玖留留末
天仁加遍利三之婆耶既而上怒增劇放公之子右
少辨高視於某地式部大丞景行於某地藏人兼茂
於某地文章得業淳重於某地（各地名諸書闕而不載故今某之以俟後之知者）公悲哀益甚因作詩云自從勅使驅將去父子
一時五處離口不能言眼中血俯仰天神與地祇是
時以公天子之罪人雖親弟子及親戚無樂從阨於
放所者惟伊勢外宮渡會神主白太夫年未壯而慕
公甚遂從公於太宰府由是公愛不徒是以後世從
祀之云既公至筑紫博多海濱沙漠無處於坐漁人
卷漁綱坐公後世圖之曰綱輪天神或圖其騎牛曰
牛天神皆慕公放黜後所歷也公在放所政餘樂思
於風雲致忠於北闕奉嘗所賜御衣掛諸架上朝夕

天滿宮世家　二十九

拜禮以為拜陛下之意其詩云去年今夜侍清涼秋
思詩篇獨斷腸恩賜御衣今在此捧持每日拜餘香
其謹慎忠貞皆如此類公又嘗遊于安樂寺翫月色
皎然鄉思至切乃為和歌曰與比乃間波美也古能
所良耳須美奴良武古古呂津久之乃安利亞氣乃
津幾延喜三年癸亥二月二十五日公以疾薨于放
所年五十九天下知與不知莫不悲公之大賢而其
不幸至於此者矣於是衆皆欲葬諸四堂之遊靈柩
既駕牛斃而不行衆以為公靈之所欲因窆其側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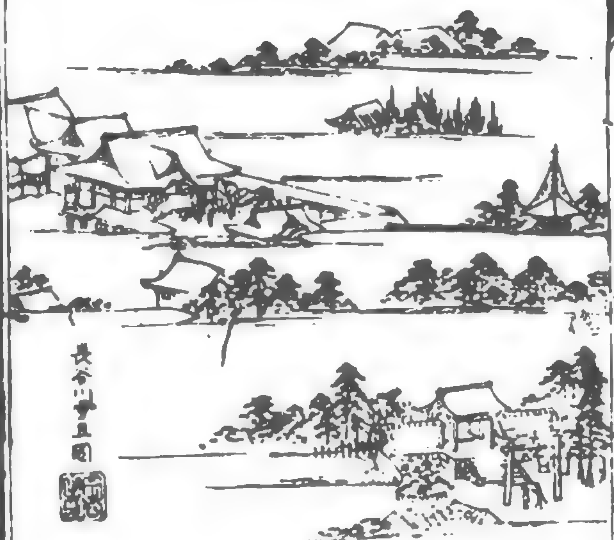


葬大宰府今神廟是也爾後水旱天災頻至盜賊疫癘之害數起而天下忷然時平公尋亦薨年三十九二十三年春太子諱保明薨年二十一四月復公之官更贈正二位公薨後二十八年延長八年庚寅六月二十六日黒雲起自西南風烈雷迅震乎清凉殿大納言藤原清貫右中辨平希世及小臣數人死天皇避災於常寧殿月餘而崩年四十六然而天災猶不息官以爲公之祟百官有司恐怖戰慄無知所置後十八年村上天皇天暦元年丁未九月天子追尊公爲菅神大立北野祠上始行幸後四十四年一條天皇正暦四年癸巳五月使勅使菅原幹正於筑紫安樂寺祠贈公太政大臣正一位尋復追尊菅神爲天滿大自在天神宮自是而天下災害乃息矣於是天下翕然皆尊信追慕公卿鄉鄉村村競而祀之以爲學問文章之主神矣嗚乎其非天下之至德其孰能如是乎公所著有菅家後集類聚國史菅家文集等數百卷或行于世或不傳公之夫人西園寺氏生世子高視高視後赦歸朝貶土佐權守從五位下高視生從

四位上行山城守雅規雅規生右大辨從四位上資忠資忠生從四位上行上總介孝標孝標生從四位上行大學頭定義定義生正四位下行大學頭是綱是綱生治部權少輔從五位下宣忠宣忠生大藏卿從四位上長守長守生參議正二位行大藏卿爲長爲長善書幷和歌著十訓抄文鳳抄本朝雜例等書其有益于學多矣爲長生參議正二位長成世爲菅原氏長者號高辻家而其他庶子孫以學問文章至顯官者頗多云

忠珍曰世多傳公之薨於配所然實錄多以公爲以其寃死故作靈爲祟於朝廷殺大臣時平公等是大僞說也何者公詩云恩賜御衣今在此奉持每日拜餘香其温潤忠正如此而豈有怨朝廷而爲祟之理哉況時平公之薨在其震災以前乎是全世俗小說者流求財而所爲無一可取者故予據天滿宮故實及菅公略傳菅家實錄其他王代一覽神社考等取其實而確者而其疑者闕焉然若公薨後時平公尋亦薨而帝壽不長天災頻臻王室多難豈其非以天之憎黜死無辜大賢故也與公薨後歷代聖主累追崇公至以爲天神者其良有故矣夫

天滿宮世家終





天滿宮世家作例五條

一貝原損軒松本愚山等勉辨公冤後天下之變災爲非朝廷黜陟公故徒時節之偶然余以爲辨則辨然是非制作之本義矣何也書誠作不善之殃易賛積善之餘慶則制作之法率取諸懲惡而勸善之義明矣而今從二生說則是爲作善作惡終無報應也若此則何以能道民是所謂深察而不知制作之法者故今不取其說

一世儒皆以兼字爲

今上之御諱而闕書書之余以爲二名不偏諱禮法之常典而韓子辨之盡矣則義亦不宜闕畫也若將以世俗所惑爲例則余之所不取故直書不闕畫矣

一母大伴氏貝原氏直書之曰大伴可謂實錄矣而松本氏以爲大伴者淳和天皇御諱不宜稱大伴卒刊其一字書之伴余以爲如是其甚矣夫臨文不諱禮經之常典況若姓則先帝王所賜乎是義非所宜諱雖然過敬人臣之職分故今假改其偏字稱大伴庶踰私刊其偏以失其實者乎

一貝原氏以天穗日命爲素盞烏尊子松本氏以天穗日命爲天照太神子余以爲天滿宮人臣也則以其先源於素盞烏尊固其義也若以其神道者流則繫諸天照皇亦非無其義也然而斯間甚有所難言之故今闕天穗日之所生而不敢載亦惟闕疑謹言其餘之志也覽者勿疑

一若初是善得公於梅樹下與公謫後父子法性房室喫石榴子吐爲火焰以燒戶牖等之類奇怪之甚者無一出乎實錄故今槩而例不取之

天滿宮世家作例終

門人田中晁書

天満宮世家跋

我聞文章者非徒為其觀美也亦非為其求名也實録天下之事蹟使覧者善則勸之惡則懲之以輔佐其政教者也故右大臣菅原公雖才德兼備實為天下後世之模範而其傳未有孤行于世者而俗傳多偽事實不明謬誤過半是以我松林先生嘗憂之而有斯作其文簡而密寛而嚴其懲惡而勸善之義虧満益謙之意隱然見乎辭焉誠至先生紀事文則近代希有其類矣嗚乎公薨之後至于今九百餘年則非世無文人才子也又非匱博物好事之士也然而未嘗有作若世家者矣況今且不朽之乎則公之靈若有知也其必當嘉賞矣然則先生之忠於公不亦偉乎余受文於其門則不堪欣然於是乎跋于其後若至其贊懲惡勸善有益於國家則非小子所能及也

文化九年壬申春三月門人　本山明謹題

戴山人箕勝書

松林堂藏版

惛黙阨無享大賢故也與公薨後歴代聖主累追崇公至以為天神者其良有故矣夫

天満宮世家終



施貲刻諸子題號次第但隨其先時先後而寸也以當從及其位階甲乙

□山氏純　字禪宗主　興善寺主

一鑑寺主　江坂氏　岡田博政

釋祥瑞　深見要言　婦人松尾氏

長安寺主　釋俊英　釋大榮

天滿宮世家

岡本監輔　著

祖志

明治二十三年（一八九〇）東京鉛排本

據明治三年（一八七〇）
東京鉛排本影印



二

一

祖志序

余讀莊子驚其言之河漢。曰是道家者流之志怪誕者耳。其言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而居焉。乘雲氣御飛龍。而遊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是言有人能爲神仙。主於氣化者也。又曰。豨夷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馮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傳說得之以相武帝。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是言有人能覆載天地。生成萬物。或爲山川之神。或爲星辰者也。噫何其言之怪誕也。其後反覆熟讀。然後知其大有寓意焉。蓋欲明聖王道德所以制其功跡。而道德屬無形。故爲此奇怪之言。以托之者乎。然則藐姑射之說。假神仙以明聖

王體天地之道。無爲自然而治也。豨夷伏戲等說。明其體天道者。萬世不朽也。如無形之物而僅發諸口。則涉形跡。大失其眞。故莊子全書盡以寓言發之也。我邦上古之史志我祖宗所本。固非寓言之比。而其言有涉奇怪者。余因南華之意。悟傳者之深意也。若夫言天神在高天原者。豈非謂其照臨下土。如日月在天乎。諸冉二尊生國土生日月百神者。豈非謂其開土宇立民主。如造物發生万彙乎。天地之始者。今日是也。豈其始神而今人乎哉。豈其始能造物。而今不能造物乎哉。顧者我神聖體天地之道。固非言議所及。盛德卓越萬古。漢土堯舜三王。猶一吷也。故其立言不得不然也。而皇統綿綿。永與天地無窮。則傳者之意。果有明徵矣。韋庵岡本君。有見於此。據古史作

祖志。盡加之辨。使聖神之跡。章章不復容疑。眞前賢所未發者矣。其書之成使余序之。余喜其見之有與余暗合者。書所啓感悟。以弁其卷首如此。余又聞之。天地者先祖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夫人情莫不尊本。況於我忠孝成俗乎。尊本之至。必欲神之。神之必欲天之。是勢之必至也。宜乎我邦尊崇祖宗之所本。而神之天之也。西人有以土偶爲人之本者。又有以猿猴爲人祖者。是大不近人情。可謂誣妄之甚也。我邦剖判之始。有斯神人。而造斯人世。無所謂土偶猿猴異物爲之始者也。此志也。不唯發古史之眞。亦可以爲誣妄者流之藥矣。

明治廿三年六月下浣

盛岡　大田代恒德撰

祖志序

天祖垂統。天孫經邦。人極由之以立。國體由之以嚴。安平之化。其來遠矣。修國史者。尤當致詳於神代也。而自古漢學者。往往暗於大義。見紀記所載。以爲荒唐不經。無足信者。其修史也。倣孔子修書。斷唐虞以前之例。起筆於人皇。其於神代則闕如焉。惑之甚也。孔子生周末。歎世道式微。欲擧前代盛德大業。以垂訓於後世。而前代帝王唐虞尤盛。實爲道統之始。故起筆於此耳。且漢土國體大異於我。革命易姓。德業不久。前代事蹟可疑者。不必傳而可也。我邦則不然。皇統一系。終古無變。事苟關祖宗者。雖至微。固當講究而明之。而况鴻業所本。聖化所由乎。是之不察。妄假例孔子。以忘臣子之義。是不

唯祖宗之罪人。實孔子之罪人也。至若夫國學者流。墨守紀記。以爲片言隻句皆眞實。無可疑者。詭譎妄誕。無所不至。其汚瀆神明。亦已甚矣。蓋上古人智蒙昧。又無文字。事皆由口碑而傳。是以平易之事。動輒致涉奇怪。彼紀記者隨而筆之。宜乎其呈荒唐之觀也。若能由理推之。以意逆之。荒唐之中。眞相自見。無復可疑矣。學問之要。在拆疑以求眞。若疑者皆舍而不顧。何以求眞。而何謂之學乎。取其疑者。直以爲眞。何以知眞。而亦何謂之學乎。世無活眼者。不能就紀記所載。洞察而開示之。大義不明。以至今日。使邪說詭辯之徒。至橫行無忌。可勝慨哉。葦庵岡本先生。學識海深。議論風發。開如炬之眼揮如椽之筆。經營歲餘。著祖志十卷。起自開闢。至於應神十六年。考證確實。

道理正大。向之奇怪者。悉變而爲平易。炳然赫然。如排雲霧而見白日。彼邪說詭辯之徒。無復托迹之地。其忠乎祖宗。而報于國家。可謂厚且至矣。嗚呼紀記之無正說也尙矣。正說之存。實始於此書。假令此書或有一二失正鵠者。其一新上古面目之功。何可磨滅乎。先生志存經綸。而身不用於世。忠厚之情。不能自已。每著一書。必以世道人心爲主。嘗著岡、木子五卷。以明道德之本旨。健吉既受讀而序之矣。先生著作至數百千卷之多。健吉將一一受讀而序之。况於此二千五百年來絕無僅有之書乎。於是乎言。

明治廿三年六月

周防　山中健吉謹識

祖志緒論

邦人說古典紛紛聚訟、漢學者以爲怪誕不經、國學者以爲的確可信、是皆判然爲二、余無取焉、余謂口碑相傳、不能無訛、增毀譽失眞、由其要他人諫聽、苟不如此則致湮滅不傳也、講古典者着眼于此、考證本末、則自有眞相呈露、可以爲日用訓典、是怪誕中有的確者存也、況我邦自古以賢托名而世代逖遠、神聖間出、其所傳者必有至理寓焉、如三神造化万物、比諸儒之大極兩儀、佛之三諦之說、如合符契、而眞理活潑、昭乎不可誣者、固非二家所及也、宜講明其說、一心崇奉、敬事以範四海焉、如幸魂奇魂、分析情性、神習人習、差別聖凡、亦莫非道德精微之談、信爲正心修身之極致、治國安民之要訣、學者宜發揮之、以爲上下男女諸學科之大本也、余持此說有年、欲編一書以問諸世、遂自去秋起草、逐次必加論評、無不迎刃而解、至今春忽告成、若有天助者、然是不過發明斯道散在之一端也、斯道廣大如天、隨人發揮、愈出無窮、固非朝夕所能盡、將俟四方博雅指摘精

思而通之、所以算草刷印也、

紀記二書、及姓氏錄、國造本紀、古語拾遺之爲正史、固勿論已、尙有可議者焉、舊事記、天書、倭姬世紀等、皆眞僞混淆不一、風土記、除出雲播磨常陸外、人多疑其僞撰、此等諸書、敍戰伐婚娶等事、往往文飾過實、其失易觀、如諸社緣起說神明靈驗、亦然、後人取捨、或偏于一已之見、妄逞臆說、間涉淫暴、自謂古人率性任眞、或恐直情徑行同人道于牛馬、其誣祖宗、瀆神明孰大焉、今斥其文飾太甚者、餘皆存之、務全原意、註書據某書、與正史異例、想像當時、蓋有如是者焉、未可一概爲虛僞也、苟以爲虛僞、則無不虛僞者、雖正史所傳、亦屬可疑、將言上世曾無一事、豈有此理哉、歌詞祝詞等字面、稍有異同、務從先輩公論所皈、所以重古傳也、而其義則余竊裁之矣、

本註多據先輩本居宣長平田篤胤諸子之說、折衷斟酌、不復識別其人、如平田氏最居多、諸子有功于斯道、實爲吾儕先覺、而其人未嘗以字号自標榜、如翁與大人之稱、非漢文所宜、故先書其姓

名次省其名專曰某氏後標論斷不敢輙從諸子務比忠臣爭子論斷全據余所見考覈事實明晰道理毋論高深與卑近固將辨誣非好立異也或譏余說過高深是一偏之見耳大道周遍充實毋有精粗淺深之別必欲以高深言之是非知道者也必欲以卑賤言之亦非知道者也況於史記神皇之事淺雖無窮乎人心有智事物有理彼此觸發以進高明是學之所以由起故余說或涉高深或涉卑淺要莫非學高深者是神習所在卑淺者是人習所在學者宜記二習之說而實驗之猶目視而足行也其中往往引用和歌自万葉集至近世諸家蓋斯道存于歌詠上下男女各言其志忠孝節義隨感而發可以通事理養德性也間引漢人之語亦所以公斯道也具眼者其詳之

本居平田諸子丹心報國固無間然矣順其說神超于万物殆近佛氏小乘之見而未有小乘滅氏之弊者以其言之不出國也準之四海其不致與祖宗孝敬之訓抵觸背馳者鮮矣夫神也者莫著於人心人心本體清明正直仁孝勇義亙六合貫古今生生活潑周流不息即是三神本然善善惡惡昭布森列雖天地不得易之雖君父不得奪之王侯而逮之則生無顏色匹夫而從之即死有餘榮萬物皆爲其所制而無一物能與之抗者亦不得與之相離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是之謂神明古之神聖皆能全之體乎虛明以爲万化之源而吾未能純于此常有親比欽崇之心猶手足持行以適其性而手足支離者常羨他人持行苟有一毫侮慢之念則害本體蓋綿阻喪雖寤寐不能安是爲惡魔入室侵擾故齋戒祭祀務與神明合固非得已也若夫諸神靈應昭著亦莫非我心感召我心精誠凝聚之極万物翕然來同其勢猶鳥之帰林魚之沒水其不誠者反之乃有吉凶諸徵故人道貴積誠保存本體孝敬勇義不懈不已也抑感召多類或由一人或由一家人或由一國人或由山人羽客或由一切万物靈怪雜出變化不測莫非三神妙用所在未有離物而孤行者要之與人心一體無間其所異者清濁大小遠近親疎之分耳故人心精明純真而日新之務不敢自恃自遏

則是直與神聖爲徒、山人羽客皆供使令、而小乘外道不足道矣、是雖與昧者言也、本篇詳之、

高天原清氣所會、人之必生與之同體、本無幽明生死之別、豫母津國濁氣所瘢、要不能外乎高天原、其所異者精粗本末之分耳、或指皇都曰高天原、所以尊之也、然皇都之説、既經先哲道破、非余創闢也、

我八大洲爲神明首出之鄕、大道存乎不言之中、忠厚成風、壽康安樂、德化被于四表、絕與外蕃不同、漢人自古傳扶桑蓬萊等説、艷羨不置、稱其三皇五帝出于扶桑之域、少昊羲和等國皆在海外、東經殆非虛語也、平田氏於此考證甚詳、其中有頗涉牽強者、余一一辨明、未知果當與否、然彼此關係之大、則不容疑也、後人昧乎古典、不察文運隆替所由、肆然取決一己、甚至謂皇神出于外蕃、是自侮之甚也、其致人侮亦宜矣、聞遠西人近講我古典、雖一微物皆徵驗之、以判文野、於其所疑不敢妄斷、蓋不敢妄斷、己未易達也、邦人自有神明眞傳、靈蹤灼然、不可誣罔、心誠求之、必有默契

十五

十六

者、而自處蠻部、斷祖先、啖人肉者、崇拜外人、視猶鬼神、是亡國之術也、顧彼出于蕃別子孫、凶德逆傳、其志不在國家、而然乎、國家病毒孰大焉、而其身之所以存者幾何也、須授此篇以拔病根也、

余修此篇、自開闢至應神十六年絕筆、欲人知純然大八洲世界之狀、察其正直自然之風、體其忠厚仁慈之德、以爲一切學問之根腳也、此際文獻足徵者、隨見錄之、雖片紙雙語、網羅無遺、於是乎五畿八道諸國太古之事迹在目睫中、閑居無事、刮目展讀、如躬歷其域、與古人遊也、豈不大愈快哉、

此篇全用漢文、欲其傳之廣、且使漢學生知講古言之益也、平田氏謂三皇六文伏羲八卦皆出於神州、西傳遂爲六書之祖、據上世所傳國文與漢文全一、其揆則知漢文亦我之固有也、果且有彼此哉、或以艱澀譏之、是率天下而無學也、大非祖宗神明之意也、

祖志目次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祖志卷之一

神代志第一

阿波　岡本監輔　撰

天地未生之時、有神在於高天原、曰天御中主神、次高皇産靈神、次神皇産靈神、三神者獨化隱身之神也。〔注〕天訓阿米、爲開聲、地訓都知、爲閉聲、是自然之音也。阿米即阿加昆梅之省語、阿加昆梅即空目、謂蒼空不見其涯也。或曰阿袁美延之省語、阿袁美延青所見也。亦通都知爲都牟比知之省語、都牟比知重積泥土也。未生謂混沌未分、古事記作初發、初發猶言最初、非開發之謂也。神者指凡德之異常者而言、不必分正邪也。在謂自然存在、古事記作成、日本紀作生、此據一書。高天原謂天、即太虛也。或以爲天日、或以爲大空一高處者、皆非也。天御中主、言在天之中央而主宰万物也。御與眞通。神字或作尊、或作命、諸神皆然。其訓美許登、猶言御事、本不分君臣也。後世君稱尊、臣

稱命、尊爲至尊之義、命爲傳命之義、自其所敬而言、則無復貴賤之別、故同訓御事、猶中古曰於許登也。次不前也、猶兄弟次序、非前神既去後神次之、如父子之謂也。高爲高顯之義、皇與御同、爲美稱。神爲幽隱之義。産靈一作産巣日、産巣日生産万有之意、日與靈同訓火也、古人以火爲人靈。靈即靈妙不可思議之謂也。神魯之魯爲助語、岐謂男神、美謂女神。獨化謂無對、隱身猶言不見也。我大八洲位乎東海、居于天地之中、爲神明首出之鄕。神明宣大詳辭以傳後世、其言眞率簡易、有類小兒告語、而其中寓至深至精之理、万世不可變易。古人清虛自牧、淵默恬澹、是謂隨神之道。後世人文漸開、從其言而解之、漸入精微、是勢之自然也。譯神典者著眼于此、則天下之理源源乎其來無窮矣。天地未生之時、自開闢後立言、其實連開闢前後而言也。神訓迦美、其義如上、又與鏡通、有照臨之意。高天原爲太虛清淨之名、在天則太虛、在地則皇居、在人則心性、而唯太虛爲本義、即所謂天也。天者不外乎太虛、其曰高曰原者、皆爲住上之義、本係尊稱、其實謂宇宙

也皇居則尊稱之以擬天耳心性者自其精誠事天事神而言人與天與神無二也倭姫曰産靈神乃靈父母乃氣爾入生出留神乎人神止申須吾黨乃體中留坐須神是非理是出于世紀其言之發于倭姫命與否皆未可知然亦必有所受也人神即心性其本體太虚淸明而無所不照者也覩彼頭腦及眼球之中皆有靈液玲瓏洞徹乃所以万物照映無遁形豈非有淸明者爲之本體乎是分氣與神而言故曰入其質併父母之氣莫非産靈神所生也此所謂高天原爲指太虚而言者而神人万物皆在其中蓋其曰在高天原者言無古無今無始無終而能爲万化之源也天御中主者爲在天地正中主宰万物之義不曰地者以天包之也神與上同訓者是爲上之上者乃有幽隱之意焉火爲人靈故人非火不生然是不獨人爲然而万物皆然也可見火之生万物万物駸駸醇化一屬高皇産靈之發張而万物有生斯有死必皈寂然無跡者莫非神皇産靈之靜復其所以保万物之平準無不太中至善能致生之非生死之非死万古秩然不變者

實天御中主之爲之根本主宰也異本古語拾遺稱天地剖判之初天中所生之神曰天御中主神有三男長高皇産靈神次律速産靈神次神皇産靈神而神皇質錄神皇系圖並以高皇産靈爲天御中主者是傳者之妄也不然自後世推尊有功之神以配三神而爲此說也獨古事記出于天皇述古之志曾無他說案之尤爲可從獨化古事記作獨神成坐謂一德完全而神用無方也隱身謂有神明可言無形體可見蓋存乎天神大諄辭由人之精誠隨神而認得之無方體可求也其實不外乎大道眞理祝詞有神奈我良之言而万葉集有神隨孝德天皇紀有惟神紀本註曰惟神者謂隨神道亦自有神道也此言奉天祖天神大諄辭之旨則乎三神以修身治民則神道在我流行不息也隨神道是用功所在自有神道是成功所在也隨神無違謂之聖聖訓曰知日者万物之宗也神之可見莫著於日能知日德者爲神聖之事如天照太神爲其極致故神明者不超乎人之實體也蓋三神者一體兩用不增不減而能千變万化苟無天地万物斯無三

神、而天地万物、皆非三神也、自其至中至正、能爲天地万物之主宰而言、則曰天御中主、自其生生發育不已而言、則曰高皇產靈、自其靜寂幽深不測而言、則曰神皇產靈、高神二靈、相須共體、不見不聞、而見者聞者、莫非其用、不由形而存、不恃力而行、而万物皆資焉、非自然非安排、常活潑屈伸無窮、而人之心性、即是三神所在、無復幽明生死之間、故人心體乎太虛、清明純一、無不中正者、天御中主之所以爲元神也、其至顯至實者、屬幸魂、是神皇產靈也、至幽至靜者、屬和魂、是神皇產靈也、而幸魂中有和魂、和魂中有幸魂、幸魂和魂、相爲表裏、未容須臾相離、而凡言善者皆賦天御中主、即產靈之本體、其言惡者、皆屬虛浮無根本、體傾側皆迷而然、非本體所在也、源藤高歌曰、大概波鏡迩見氐毛思比知禮空爾曇良努神能心迩、藤原經顯曰、理能違波努道迩、春日山神能心登問毛賴母志、藤原家隆曰、何事毛愛登能美見流世中爾神能誠曾現那理介理、豈非神人一致乎、故人能正其心、不容私僞、一動一靜、認其有神明照臨、不可誣罔、久之不息、則心與神會、身在高天原、莫不快活自由、而一毫有逆、則害本體、或偏于幸魂、或偏於奇魂、而無所主宰、則爲外物所束縛、不能與人相保也、顯宗天皇紀稱、阿閉臣事代銜命使於任那、月神著人、謂之曰、我祖高皇產靈尊、有預鎔造天地之功、宜以民地奉之我月神也、又稱日神著人謂事代曰、以磐余田獻我祖高皇產靈尊、可見大地成壞、本乎產靈、不待斯須相離、而万物在天地間、亦皆以產靈爲體也、拾遺集曰、君見礼婆結乃神曾恨米志幾強顏人遠何造介牟、長清集曰解詁也、良恐人乃心能都良起與理結乃神遠恨美都流加那、古人皆信斯民出于產靈、本無不是之人、故每遇橫虐、呼以訴之也、神人本無二、故古語曰現人神、又曰現御神、人之所以貴乎隨神也、嗚乎後之說神典者、何其粗淺也、虛心以求之、精思而通之、庶乎其不差矣、

于時太虛之中生一物、其狀難言、若浮雲無所根繫、而漂蕩焉、其中有萌騰者、葦牙者、因此有神化生、名可美葦牙彥舅神、次天常立神、二神亦獨化隱身之神也、而自天之御中主神至天之常立神、

凡五柱、是爲別天神、書紀本文作洲壤浮漂、譬猶游魚之浮水上也、此據一書、可美善也、旨也、是爲美稱、非止美味之謂也、葦牙訓阿志加比、其反爲伊幾、與生息勢氣同訓、牙訓幾佐志、即氣機、爲生氣發動之初、與加比同、義其訓加比者、津守國多歌曰、海原也浪留漂布葦牙乃牙阿留國登成留惶佐、是也、疏所謂有牙無牙者、亦本于此、或曰阿斯訶備葦頴也、頴謂穗即蘆花也、此就火德而爲稱之、古本作葦穗、後人省穗旁爲禾、或避歷代尊號也、萌騰謂火氣騰上、如蘆花飛揚於空也、一書作如葦禾、乱上、風中可以見矣、亦通彥訓盈子、即日子、爲男神美稱、舅訓遲、裘遲之省也、裘遲小父之義也、亦爲美稱、常與底通、一作底、謂極處也、天常立神、一名天角凝魂命、一名角魂神、角亦就葦牙而言、柱謂其序列如柱也、別天神、不以世言之、以其非父子繼之謂也、

太虛即高天原、不曰高天原而曰太虛、示高天原之爲太虛也、一物指大氣之凝成者而言、即國土本質、三神妙用所在也、古事記作國稚、如浮脂蓋水、氣映日未成一定之形也、萌騰若葦牙、謂

其生氣發動、如葦牙之萌出、非謂其形似葦牙也、葦牙彥舅、取其生氣不息之義、天之常立、爲立乎天極、堅定不動之義、蓋自其清氣直進無所不至而言、則曰彥舅、自其万古一定無所變易而言則曰常立、是主一物而言、故曰因此化生、言非有此物、不得有此神也、其實二神與一物而現、非有一物然後生神也、天者不外乎太虛、而此所謂天者、屬太虛之一分、即大氣包地者是也、而極天之上地之下、無不充實通徹、合天地万物、爲一無有間斷者、即產靈二神之妙用、即天御中主之主宰使然也、

次有神化生、曰國之常立神、次豐雲野神、二神亦獨化隱身之神也、國訓久爾、者爲久美之轉、久美者組也、謂構造國常立、取其立乎地極之義、常一作底、豐爲饒足之義、雲與組同訓、野與沼通、言凝聚生發之物、與湖泥混也、或作斟渟、有結構凝聚之意、一作國主、爲盛大主張之義、據書紀、則二神亦爲因葦牙化生者、是知泥土煑以下十神皆然也、書紀國常立、次有國狹槌、又曰國狹立、而無

角樴活樴蓋本爲男女二神覩其豐國主異稱太多亦屬無謂殆有誤也舊事記以國狹槌爲國常立一名而角㭉則列埿土煑上矣

此說國土成就之際自有此二神與國土而生言淸氣萌騰之餘漸有洲壤浮漂斯有此神非先有洲壤而後有此神也次字謂其次第有序猶別天神之例也蓋天御中主與二産靈爲万天主宰總統日月星辰國土一切万物芸牙彥舅天之常立二神爲一天主宰包括國土四面而國之常主豐雲野二神主宰國土收攝地上万物是所以日夜相代四時順而万物生化不息故謂之次非前後之謂也天之與國必有二神猶人之有夫婦其天常立國常立二神者天中主之神御也葦牙彥舅豐雲野二神者高神二神之氣運也氣運之謂靈妙用不測神御之謂德本體無變一而二二而一斯其至矣又按高天原有神者亦指此國初生之神而言邪蓋開闢之初自有氣化之神一德完全窈冥不測猶嬰兒在胎生生之功逐日長進子孫相續繁滋而三神者出乎

其類抜乎其萃因推尊之配諸天地曰天中主曰產靈以爲主宰天地生產万物猶天照太神之於日月讓命之於月口碑相傳以神明之使人從其名以按其義爲其三神之德不外乎天地之實理能知三神則知天地之實理也是之謂天神太諄辭獨化言未有男女配偶之節也隱爲未發而有待之義言有形體之質將現形體而未全備故未可以人言之也太虛之中亦謂地上無一物之處生一物者地氣上騰也蓋地勢之不同氣候之不齊遂致一種大氣凝聚於一處乃生此變化而其下化生諸神也其名曰葦牙彥舅曰天之常五係後來推尊之稱則又無論矣太古之說出于神明告語而各家所傳彼此異同未知孰是然以理推之不出于彼則必居于此姑存之以備後考云又按漢土古傳開闢之說混三神二靈及其他諸天神勵涉藝駁由其傳之不明也老子中經稱上皇大一者道之父也天地之先也一曰上上大一其神人首鳥身狀如鳳凰五色珠衣乃在九天之上太淸之中太冥之外微細之內吾不知其名也元氣是耳道之父言道出

于此也、九天東曰蒼天、東南曰昜天、南曰炎天、西南曰朱天、西曰成天、西北曰幽天、北曰玄天、東北曰變天、中曰鈞天、是也、太淸自其高顯而言、太幽自其幽隱而言、微細自其靜定而言、元氣謂其質體也、此似指天御中主而言者、而曰道之父、豈謂神超于道邪、既而曰八首鳥身是神、稍物而存也、則亦矛盾之甚矣、三五曆紀諸書稱古昔天地未分渾沌如鷄子、盤古氏生其中、万八千歲、天地開闢、日甲子歲甲寅、淸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天精爲日、地精爲月、日分爲星五緯各居其方、天左旋、地右動、盤古氏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万八千歲、天極高、地極厚、盤古極長、盤古氏夫婦陰陽之始也、日分爲星、春秋說題辭謂星之爲言精也、昜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日生爲星是也、五緯謂木火水土金五星、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爲經、五星右旋爲緯、緯星每四千五百六十歲、與日月俱入牽牛初度、日月如東蓋、五星如編珠、是太昊氏之所以爲元曆也、曰高深、曰長、自其地球凝成万物長遂而言、蓋以

地對天、故謂天高、其質謂太空無際、不必深拘也、世史類編述異記枕中書皆謂盤古氏生於大荒、莫知其始、蓋陶鎔造化之主、天地万物之始、乃元始天王大元聖母是也、大荒謂曠遠悠絕之境、據其生天皇而天皇與于東、則亦不外于日出之處矣、淮南子曰古未有天地之時、窈窈冥冥、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成、經天營地、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爲陰陽、離爲八極、剛柔相成、万物乃形、蓋謂盤古夫妻、枕中書曰昔二儀未分、溟涬鴻濛、未有成形、混沌玄黃、已有盤古眞人、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遊于其中、玄玄大空、無響無聲、元氣浩浩、二儀始分、相去三万六千里、崖石出血成水、元始天皇在天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山中宮殿、竝金玉飾之、復忽生大元玉女、在石澗積血之中、號曰大元聖母、元始君下遊見之、乃與通氣結精、招還上宮、大元聖母生天皇、後生地皇、地皇生人皇、於是所傳三皇大文是此所宣、故能召請天上大聖、及地下神靈無所不制也、此似指二靈而言者、曰生於大荒、曰元始君下見乃與通氣、可見氣化

之人而非所以氣化也可乎三皇大文按漢武內傳西王母説天皇因山源之規矩睹河嶽之盤曲陵回阜轉山高隴長周旋委蛇形似書字是故因象玄形秘於玄臺而出爲靈眞之信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羣靈尊奉親迎此八會之書五嶽眞形圖也玄臺在玉京山蓋天皇有七寶玄臺云信謂叙位之璽八會謂三元立五行具是三才五行之形乃爲文章之祖太平經文者生於東明於西故皆出東北而天見其象是知眞文初出在東北也蓋言天皇與于東方始製璽書也天皇製璽書則或有之然宏廓入持之而百神尊奉親迎者恐無此理矣此等諸説頗屬曖昧與我本敎天神時存其名而有妙用不測之實者不同蓋傳者失實也平田篤胤曰道之父言有此神斯有此道也天地之先老子所謂先天地生者也太淸謂北極紫微垣內紫微又曰紫宮春秋元命包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宣氣立精爲神垣也天經或問南北極者天體永久不動之兩點周天倚爲環轉之樞者也故名爲極而居中有不轉之所以爲之

必大冥謂冥氣極遠絶也微細老子所謂夷希微者是也天謂天日神典謂之天原玄家所謂水精宮於內流光照於外其中有城郭者是也後世指大空曰天非古也在天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神典所謂二座靈神在高天原臨身者也玉京山謂紫微宮在高天原高天原與天原不同天原專指日神所御之域而言也平田氏據古典徵事實毎毎出入宏表而謂神超于道與玄家同失神之所以爲神者其豈超于道哉神之妙用不測乃道之妙用不測也是爲眞妄所分之闗不可不察也

次有神曰埿土煑神妹沙土煑神次角樴神妹活樴神次大戸之道神妹大苫邊神次面足神妹吾屋惶根神次伊奘諾神妹伊奘冉神八神者稱生之神也自國之常立尊至伊奘冉尊是謂神世七代而國之常立尊與豐雲野尊各爲一世其十神者合二神爲一世也因埿土是初土之義謂泥壤初乾沙土謂現洲沙煑與根通一作根爲尊稱妹謂妻非同母女弟之謂也仁賢天皇紀古者不言

兄弟長幼女以男稱兄男以女爲妹可以見矣棲與牙通角棲謂物初生有象活棲謂生氣活動戶
謂止所道與戶通宮與富通遊爲比米之省語比米姬也是爲女神美稱面足謂面目具足乘而以
兼其他蓋泥土煑以下諸神形體與國土而長進至是方能具足也万葉集柿本朝臣詠讃岐國歌
曰天地日月與共滿將行神御面跡言國土與神體次第滿足也吾屋欸辯惶根謂心之德可敬畏
也伊奘諾是誘君之省語伊奘冉乃誘女君之省語是爲相誘引以成事功之義世訓與寄也人物
寄會之謂也神世七代之說出于古傳舊事記有天神七代之說天神謂高天原出現之神令義解
云天神者伊勢山城鴨住吉出雲國造齋神等類是也地祇者大神大倭葛木鴨出雲大汝神等是
也可以見矣天神七代地神五代之說係後人附會不足道已
此說氣化而有男女然角棲以下則其氣化形化未可知也泥土沙土謂其生於泥沙凝結之間
角棲活棲言未有火化始知食草木根芽與魚獸生肉也大戶大富皆就家居而言始知穴處

巢居也面足惶根因頭腦得名言頭腦完全而神智從之也人非頭腦完全則不得有神智也指
頭曰根者頭之於人猶樹木之於根也是與訓胸曰身根同義蓋頭腦者神明所舍也漢人言頭
腦者泰問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精神將奪本草備要人之記性皆在腦中小兒腦未滿老人
腦漸空故皆健忘凡人追憶往事必閉目上瞪而思索之此凝神于腦也醫學原始人之一身五
臟藏於身內爲生長之具五官居於身上爲知覺之具耳目口鼻聚於首便與物接耳目口鼻之
所導入最近於腦必以腦先受其象而覺之而存之故心之記正記於腦耳是能達面足惶根之
說者也或曰面足謂衣服稍具容儀可觀也人之修衣服容儀必在智識漸進之時則是與前說
相須而通者也惶與賢同訓加志古可見惶敬則賢明不可相離也諸冉二字訓那岐那美岐美
則君也陰陽合德以成事功之謂也凡此七神爲因萌騰若葦牙而化生者則知若葦牙者非國
土亦非神形即地氣蒸蒸而然也一書有言曰國常立尊生天鏡尊天鏡尊生天萬尊天萬尊生

沫蕩尊沫蕩尊生伊奘諾尊或曰天鏡即遲土煑沙土煑取其下泥水土明澄如物映水故有此名天萬即大戸之道大苫邊取其宮室既成萬物具足故有此名或以爲角樴活樴亦通沫蕩即面足惶根沫蕩謂其漂泯既斂蕩訓邪岐爲海無波之義舊事記作靑橿城根尊妹吾屋橿城根尊靑訓與淡通神代系紀稱靑橿城尊亦云沫蕩尊亦云面足尊則是以二神爲一神也或曰此所謂生者謂化成之神非生子之謂也御鎭座傳記國常立尊以天御量作員經津鏡鑄陶而發顯之其神名天鏡尊然此特就天鏡一神而言使天鏡果爲遲土煑沙土煑則有男女未可謂無生子也況於天万尊以下平澁泥迹煑以下相傳至伊奘諾尊無慮幾百千年當其時或有別神納多妻者而男女二神最顯故特書之耳辯淡蕩爲海無波之義殆無謂也是母乃粟之君之義歟言始知植粟也橿城訓與炊同恐是炊粟之義歟今阿波國蓋此神所住也神名式不載遲土煑角樴等神而阿波國名方郡小社有意富門麻比賣今隷名東郡在上八万村稱宅宮大明神

相傳爲大苫邊神則知遲土煑諸神亦與于此間也有意富門比賣而無沫蕩與角樴以上諸神者失其傳也書紀引一書所以垂古傳其於本文無甚輕重不可不知也國常立豐雲野二神本非有形之神而列諸一代者因其有所主宰乃能生物故分而言之所以示人之出于神其道一致也舊事記天神七代之說則以天讓日天狹霧國禪月國狹霧尊爲高天原首出天祖其次有一代俱生天神曰天御中主曰可美葦牙彥舅二代曰國常立曰豐國主三代以下皆爲耦生天神曰角樴曰活樴四代曰遲土曰沙土五代曰大苫彥曰大苫邊六代曰靑橿城根曰吾屋橿城根七代曰伊奘諾曰伊奘冉更有獨化天神六世配自國常立至伊奘諾六世矣俱生見淮南子曰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舊事記因此

神代志第二

諸天神詔伊奘諾伊奘冉二神曰有豐葦原千五百秋瑞穗之國汝其修理而固成之賜

以天瓊矛二神奉勅立於天浮橋下視有物若浮脂因投矛探之矛滴凝爲一島名曰磤馭盧島其
傳云渕許袁呂許袁呂畫鳴蓋攪回之使凝固也豐葦原者自其葦牙萌茂而言千五百秋祝之
之辭猶言千秋万歳也百訓毛毛而此云富即毛毛轉也凡穀以秋熟秋有飽足之意故特舉秋以
冠瑞穗也長爲恒久之義瑞穗謂稻然兼百穀而言也瓊矛謂美玉所飾之矛賜瓊矛者爲委任全
權之章徵馭盧猶言自凝也後世以丈夫言之者誤矣自凝島在紀伊淡路之間島體六十町無有
人居高丈許希見草石是新撰龜相記所載也仁德天皇御製於志氏流夜難波乃崎由今立弖我
國見禮婆淡路島自凝島阿遲摩佐能島茂見由万葉集武庫浦乎滂轉小舟粟島乎背爾見乍乏
小舟可以見其在淡攝之間也許袁呂凝也鳴訓那須成也鳴借字非取其義也
諸天神謂面足惶根諸神蓋泥土沙土煑二神生於海濱拾食魚介角樴活樴二神始動植諸物
而食之大戸大宮二神就鄉陽定住處其間有敲石取火以煑食物穴處巢居以避寒暑之事其

爲生與獸不甚遠其所以異者有惟神之道耳至面足惶根二神始製衣服乃有容儀可見凡有
血氣之屬無不畏懾此時人生者稍衆而知瀕海有膏沃之地可資生活故命二神經營之也豐
葦原謂瀕海諸國矛訓火發乃生氣發動之謂也古人以瓊矛爲大道所在曰玉矛之道蓋爲其
象心之堅定無動勇進不屈也嵯峨天皇御製曰久堅乃天與理降須玉矛乃道阿流國皆今乃
我國言斯道出乎天備於人上下由之自古而然是我之所以爲美不不可知也藤原基家歌曰
神古皆波野乎毛山乎毛造利置計人留誠能道乎履米登且槃仁親王曰敷島能大和嶋根乎
踏美曾米志神代能道皆今毛正志幾亦言其自然有道人皆可遊行也道訓美知美爲助詞知
與血及乳訓知父訓知知同義皆謂人之所由而立不可須臾或離也修理二字自其國土現存
而言可見下文二神生國者非生產之謂也天浮橋謂桴也以其遠流絕海故謂之天海與天同
訓自其茫茫接空與空同無涯際而言也阿波國美馬郡一字祖谷諸處今存太古之語而祖

川以浮橋命津者、七八處、麻川亦存此名、蓋伊奘諾伊奘冉二尊生于此際也、有物若浮杼謂海上霧氣暎日也、一書作立于天狹霧之中、近得其實、投矛挾之言以矛爲杖向淺渚覓土地也、蓋諸尊奉諸神命、與衆從者同乘桴浮川出海、冉尊亦從在其中、行著一淺渚、會霧深不知所向、冉尊尚幼、自衆中進助之、共立桴上、驗水淺深以卜其所出、庶幾傍近或有可據守之地、忽霧晴知其著一島、有類矛滴凝固、故名之曰自凝島、而口碑相傳、以爲信然、非有他也、自凝島蓋謂今沼島、沼與瓊通、沼島因瓊矛得名也、或以爲二島、或以爲三島者、皆非也、自凝島自開闢既著名、故後世遂併其近傍諸島而通稱之、不足怪也、

二神於是降居礈馭盧島、以矛植于島上、以爲天柱、營八尋殿而偕住焉、後瓊矛化爲小山矣、伊奘諾尊謂伊奘冉尊曰、吾與汝巡天柱、相見乃爲夫婦、汝自左、吾自右、巡焉會於一面、伊奘冊尊先唱曰、阿那邇夜志愛袁登古袁、伊奘諾尊和曰、阿那邇夜志愛袁登賣袁、伊奘諾尊謂伊奘冉尊曰、女

人先言不祥、然遂爲夫婦、生子蛭兒、及三歲不能行、載葦船順風放之、次生淡洲、亦不入子數、國柱訓波志羅、波爲永久之義、志羅標也、猶言永久之標也、八訓耶、爲彌之省語、如八重八雲皆是也、然亦有實其數者、蓋自彌之義轉爲美稱、以致之也、尋之爲言廣也、有廣大全備之意、後世稱神社曰耶志呂、蓋八尋之轉也、殿在宮內、宮統名也、殿別名也、瓊矛化爲小山、自後世而言、猶出雲風土記所謂梓山大神之御梓也、吾訓阿自命而親人也、又訓和其義稍廣、汝訓伊麻志、猶在也、又訓那古人相謂之辭、非賤之也、又有那邇某也、亦通上下而言、及中古、指降等者曰那曰那邇、又曰麻斯、其尊者曰美麻斯美麻斯、猶御座也、其曰奈牟知者、蓋汝貴也、古者亦通上下而言也、汝自左、我自右、古事記作汝自右我自左、殆非也、古俗左曰奥、右曰邊、左訓日足、生氣充足之謂也、右訓身隈、形質有局之謂也、阿那邇夜志、書紀作憙哉及姸哉、註曰此云阿那、而惠夜阿那與阿夏同義、爲痛切意、夜本歎辭、志爲助辭、愛書紀作可美、訓哀、袁登古書紀作少男、袁登賣作少女、結末袁與余通呼

擧也、齊紀作歟、是也、二尊唱和之言、是爲我邦歌謠之權輿、一書又有言陰神便握陽神之手握手蓋古俗也、後世謂立約不變曰知岐留即手握也、不祥訓布佐波受、古事記作不良者是也、又有訓佐賀那志者、猶無善也、祥善性皆訓佐賀、與直訓須久者通、又與滑訓須我通、蛭爲比流、牟之義、謂委靡怯懦者、淡洲猶言淡薄之土、此在紀伊淡路之間、非謂淡路也、一書及舊事記皆謂先生淡路島意所不快、故曰淡路即吾恥也、以淡路爲胞、生大八洲蓋淡洲與淡路音近、故致此訛、其實淡路即阿波道、取其往來阿波之義、以淡路爲胞、亦由其曰生子遂致若說耳

天柱即國柱、謂之天柱者、以其天神所賜、故安措之於此、以爲國家之中心鎭護、猶人身之有心也、伊勢神宮之制、有心御柱、謂中心之柱、又曰忌柱、取其忌惡持齋、又曰天御量柱、取其量度事物、万葉集有眞木柱太心、謂其心大不動也、可見天柱者、所以崇敬天神、而示與衆相保之義也、平春海歌曰天地能神也加多米志萬代爾立且動加努國能御柱蓋亦此意云、巡天柱者重婚

禮也、人與禽獸異、撰欲爲夫婦、不可直情徑行也、紀記二尊稱汝身吾身云云之說、蓋二神欲修夫婦之道、不欲顯言其實、故爲隱語以達其情耳、女人訓袁美那、袁下袁爲助辭、舊紀作婦人、訓多袁夜賣、即手弱女也、古人謂男曰益荒夫、女曰手弱女、強弱異性也、夫曰兄、婦曰妹、長幼異序也、則其智德勢位之不同、亦可以知矣、故男先女後、天地之行、不可易也、是非男尊女卑之說、男女之道、親愛相保、何尊卑之有、唯其剛柔不同、所以唱和異宜也、蛭兒非神名、蓋有自廢自棄之行、放命不恭、故有此稱也、抑伊奘冉尊一言之失、使伊奘諾尊蔽過、遂非以致生不祥之兒、可見婚姻之不可不正也、順風放之、終言蛭子一生非三年之終、乃放之也、言順風者、欲其不至死而備嘗艱難、所以懲之、亦所以自砥也、紫式部歌曰理奈志也八古曾八比言左良米自良身乎也思比、捨遺哉、二神爲蛭兒處置此意也、父子之親、出于天性、未有父母而棄其子者也、況於二神乎、山上憶良歌曰銀毛金毛玉毛何世牟爾愈禮流寶子爾如加米也毛、是人之恒情也、後世講

國典者至此動逞聽見渉猥褻莫非乱道壞徳之説侮慢神明欽甚焉其不得冥謐以羅奇禍者
幸矣可勝歎哉

二神議曰吾子不良常自天神請命乃登天具奏其狀天神以太占卜之敎曰女人先言不祥更降
改言於是復環天柱伊奘諾尊自左伊奘冉尊自右伊奘諾尊唱而伊奘冉尊和焉先生淡路之穗
之狹別島次生大日本豐秋津島曰天御虚空豐秋津根別次生伊豫二名島一身而四面面有名
伊豫國曰愛比賣讃岐國曰飯依比古阿波國曰大宜津比賣土佐國曰建依別次生筑紫島亦一
身而四面面有名筑紫國曰白日別豐國曰豐日別肥國曰速日別日向國曰豐久志比泥別次雙
生隱岐島與佐渡島隱岐曰天之忍許呂別佐渡曰建日別次生伊岐島曰天一柱次生津島曰天
之狹手依比賣由是始有大八島之號焉次生六小島吉備兒島曰建日方別小豆島曰大野手比
賣大島曰大多麻流別女島曰天一根知訶島曰天之忍男両兒島曰天兩屋又生越洲其餘小島

亦皆潮沫凝固而成者矣太占謂卜事太爲美稱占訓麻邇任也即爲聽命于神之義祝詞有物
知人謂任卜事者物謂神也知者使其灼然明白之意也或曰是太眞道之義也或曰眞似也謂似
事而顯也卜訓宇良逸裏合也骨裏之象與其事符合也敎訓阿知彼比味也使之玩味自得也其
訓阿知波比者爲天地合之義天地合而萬物生斯有味無道者反之故訓無道曰阿知幾那志言
無味氣也島字書紀作洲此據古事記別爲吾君兒之省語稱其健也大日本訓意保夜馬登即大
倭後世言大倭有四一謂大八洲全國二謂大八洲之一三謂畿内一國四謂大和國一郷也伊豫
爲彌之義二名二字借音名與並通言讃岐與阿波並列伊豫與土佐並列也一身四面擬人而言
然地形亦有頭腹胸背自然之理也愛比賣與兄媛同紀書例皇胤用姫字他姓用媛字讃岐訓佐
奴岐蓋竿木之義自其獻矛而言也宜者食也都助辞建與健通書紀率用武字筑紫訓郡玖志築
石也取其築石垣于海濱以禦外寇也久士比爲奇靈之義三子島言三島如子也隱岐與奥通謂

其遠在海中也忍訓於志爲大之省語己呂心也佐渡與狹門通謂水門狹小或曰䟽之義也津島
即對馬自其往來泊船而言壹岐即悠紀自其置忌部齋淨以祈海上之安寧而言也吉備與黍同
訓由黍得此名也知訶島總稱今五島平戶等兩兒島未詳越洲即高志爲伎多佐利之義即北去
也伎與古通佐利切爲志如指海外曰諸越亦此義蓋謂渡島蝦夷也三越皆係其所往來故其地
亦有此名猶安房之名出于阿波其出雲伯耆曰高志者自筑紫而言也舊事紀以越洲列大八洲
之中似是
天神敕教猶彼伏羲教嫁娶乎言行相須故言則改行故戒先言而遂改其行也事與言同訓亦
爲此耳生國者蓋創見其地之謂也先是無人知其地者至二尊創開之立己所生之子爲其地
之主神也古事記以島國列三十五神之中者可以見矣生淡路之穗之狹別島言最初探得淡
路即穗之狹別所知之島也據此下伊奘諾尊告伊奘冉尊曰汝所作之國則其非生産之義也

明矣古訓蒼生曰青人草諸尊有青人草之言冉尊亦稱人草其實與神無異異者材德之大小
優劣耳是當二神所鑄生哉鎭火祭祝詞稱生八十國島八百万神万物特賞其功烈耳不可深
拘也伊預爲愈美之省語言其地氣清淑可人也筑紫取其盡心經營之義蓋其地近韓異族出
沒故天孫以降尤盡力於此也雙生亦就形勢而言當二尊發撿時知其有二島對峙故曰雙生
也大島即薩摩大島其實総琉球諸島而言也古事記隱伎伊伎津島大倭下皆有亦名二字者
蓋對上曰某別某比賣而言蓋其以功德得名彼此相類故曰亦名也抑大八洲全成乎二尊之
經營拓開而一民莫非二尊之裔天照太神奉二尊勅御高天原而天孫一系万世相傳不容臣
民窺覦所以國勢鞏固禍乱易戢也源賴朝曰凡六十餘州雖立錐之地不得有不皈太神宮所
領者言不唯臣民不可得而私即雖皇孫亦不可得而私也賴朝創征夷府後人譏其擅權而猶
有此言豈非以其家傳受之言深銘乎心不可歷僭乎源君寔開先據淡路征諸國其民悅服如

皈父母因以國神治之一新故常故謂之生亦通然當時氣運恐未至如此也小嶋總海外諸國在其中此主大八洲而言故指外曰小嶋洲洙凝固者言與八洲同成乎洲洙也諾冉二神益生千四國之中央四國本爲一嶋不謂之葦原中國而與七洲同列者此國亦由二尊始顯于天下也然於阿波特稱大宜津姫者可見根據之地全在于此絶不與他國同也或曰四國冠阿佐伊土四字即厤系也可以見阿波之爲祖國矣未知是非平田篤胤曰大地成乎大虚之中其初浮漂若遊魚及二尊立國柱乃堅凝爲円體北極爲首南極爲尾而皇國位其額即爲前面所以望天日于南方也淡人言地輿者自古頗詳鄒衍嘗説儒者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耳名曰赤縣州赤縣州内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如赤縣者九所謂九州也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者乃爲一州有八大瀛海環其外此所謂八極也此河圖括地象皆説也括地象及河圖始開圖稱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崑

崙山爲天柱爲地首氣上通天地之中也地下有四柱四柱廣一萬里有三千六百軸犬牙相牽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有五色水出五色雲其山中懸于天之最中四維多玉乃所謂鎮山也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當我二萬四千二百七十里三十町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當我二萬四千百十四里二十一町而黄帝本行記山海經管子並稱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括地象亦載此説二萬六千里當我二千七百八里三分里之一而周圍四爲八萬一千六百八十一里十分之六當我八千五百八里半又按山海經海外東經曰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歩豎亥右手把筭左手指青丘北帝謂大昊豎亥謂東華小童君步謂禹步七尺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後次復前左足次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一步也選與筭通十筭五億則爲五百萬步與餘九千八百步併則得一萬六千六百九十里百步是大地東西直徑之數當我一千七百三十九里餘是就古鼎圖象而爲説者也倚會者靈曜曰地有四游

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亦三万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恒動移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覺也、西東猶言左右、尸子曰、朔方之寒冰厚六尺、木皮三寸、北極左右有不釋之冰、周髀算經曰、春分之日夜分以至秋分之日夜分極下常有日光、秋分之日夜分以至春分之日夜分極下常無日光、言北極而不言南極南極亦可知矣、是古人説地之大略也、鍾山在崑崙邱邱有五差、鍾山其中差也、十洲記鍾山上有金臺玉闕天帝治處也、鍾山之南有平邪山、北有峻崑山、西有岣峊山、東有束木山、四山高鍾山宮城五所、如一登四面山下、望乃見鍾山耳、隱真之人出入道徑自一路、從平邪山東南入穴中、乃到鍾山北阿門外也、八極者西方四維、淮南子地形訓、八紘之外乃有八極、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門曰寒

門是也、其九州者、洛書靈准聽及春秋命歷序稱人皇氏九頭、九男相像、乘雲車出谷口、依地勢裁度爲九州、各居其一曰居方氏、人皇氏居中州以制八輔、此名州之始也、河圖括地象稱崑崙之墟下洞含右赤縣之州、是爲中則、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迎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幷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柱州曰肥土、正北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申土、是所謂九州也、洞含即平邪山東南之洞穴是也、赤縣猶言空國、是爲中以赤縣爲十也、晨一作辰、二字同義、辰房是天時也、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淮南子迎作次、柱作台、玄作濟、成作薄、迎滔北義未詳、弇蓋也、柱因其有天柱山而言也、又有五嶽、嶽瀆名山記、東嶽廣桑山在東海中、青帝所都、西嶽麗農山在西海中、白帝所都、北嶽廣野山在北海中、黑帝所都、中嶽崑崙山在九海中、爲天地心、黄帝所都、四嶽皆在崑崙山四方巨海之中、此五嶽諸山皆神僊所居、五帝所理、非世人之所到也、非世人所到、謂神仙幽境、枕中書神仙到玉

京山雖有億万里往還、如一歩耳、世人安知此哉、亦復此意、抑天地同體、無方可言、而其有四方者、蓋本于呼春陽發動之處曰東、孔子曰、五行用事先於木、木東方万物之初者出焉、說文東動也、東方万物所甲析萌動、故爲動也、可以見矣、關令尹喜傳老子東遊至日窟常陽之山、陽谷神王陳丹椹朱實、次登祖山、復登風山、日窟即陽谷、祖山即十洲記所謂祖山、祖山因此爲五嶽之祖、故有此名、即所謂廣桑山、蓋謂磤馭盧島也、余按平田氏考證精博、固非他人所及、而其以磤馭廬島爲祖山者、謂二神生國如人產兒也、以余見之、祖州蓋謂四國、如實其山則阿波國祖山是矣、太古之時、神聖興于其域、德化光被四表、子孫遂適赤縣、故彼倭異之人常記其爲祖山、傳述不已也、祖字方言伊夜、其實太古語、與四國統名曰伊像者相通、伊豫毋乃祖之義歟、然則四國之爲祖洲、亦不容疑矣、

祖志卷之一畢

神代志第三

阿波　岡本監輔　撰

既而伊奘諾尊颺言曰異哉吾所生之國唯有朝霧薰滿哉乃噴其氣有神化生曰級長津彥次級長戶邊是風神也次生海神曰大綿津見次生水戶神曰速秋津彥曰速秋津姬速秋津彥與速秋津姬分治河海生神沫那藝沫那美頰那藝頰那美天之水分國之水分天之久比奢母智國之久比奢母智凡八神次生山神曰大山津見次生木祖曰句句廼馳次生草祖曰草野姬一名野椎大山津見野椎二神分治山野生神天之狹土國之狹土天之狹霧國之狹霧天之闇戶國之闇戶大戶惑子大戶惑女凡八神國氣訓伊伎謂氣息也級長訓志那我即息長也古者言風曰志又曰知風亦息也此訓志奴即息去也命訓伊能知即息內也海訓宇美產也魚介滋生也川訓加波蕃也

淺深無定也其訓海曰和多者渡之義也津見之見爲毛智之省持也水戶訓水之所出戶猶門也那藝凪也那美波也頰訓都良面也分訓久麻理分配也久比奢母智汲匏持之義也山訓耶麻止也謂無動也大山津見一名大水上皆紀有山雷即山津見也木祖草祖始祖之義神無異句句廼智爲莖持之義草野姬古事記作鹿屋野比賣鹿屋謂茅草一名萱草上古宮殿以此修葺其屋野椎爲野津持之義狹土訓佐豆知佐爲志那切級也謂坂路豆助辭知爲尊稱闇謂谷也

諸尊吹撥之氣化爲神就其精神感動天地而言其實使級長津彥爲之祭主也風爲清輕之物無色無臭万物之所以生化不息而皈一體蓋其運行無有過不及以生万物即產靈自然之本體也可不敬乎二尊與感于此盛德之至也至山川等神亦不外乎此義其有分職者猶漢人焉東陽侯之於水勾芒后稷之於社稷蓋因天地之自然而經營之不敢逆神明之則也後世直以諸神爲風神及山川等神殊不思諸神形化相禪父子一揆如大山津見之於壁土老翁火虛塵

之於豐受姬莫非血脉相續也按阿波國忌部郷之北重淸村有天津賀佐比古祠祠畔古冢二俗稱靈大明神相傳爲級長津彥或曰忌部郷宮内邑有荒岬祠其神級長戸邊也大和龍田祭此神者多天津賀佐比古祠存古冢尤似近古或曰倭建命之子建貝兒王爲宮首之祖是其祠也未知是非平田氏曰大山津見神成于火神之骸而今曰二神生之者誤也其說近是

於是伊奘諾伊奘冉二尊議曰我既生國土諸神何不生御宇宙之神乎伊奘諾尊乃以左手持白銅鏡則有神化生曰天照大日孁尊光華明彩照徹乎六合左手持白銅鏡則有神化生曰月讀尊光彩亞日而同首顧眄之間有神化生曰素盞烏尊二尊既生三神大喜曰吾生多子未有此靈異之兒也不宜久留此國當早送于天伊奘諾尊手執其頸所嬰之瓊綸瑲瑲然以賜之曰汝宜知高天原是時天地相去未遠故以天柱擧之於天是爲天照太神太神名其瓊曰御倉板擧之神次勅月讀尊曰汝宜知夜之食國也勅素盞烏尊曰汝宜知滄海原也國白銅訓眞澄言其淸明不留

塵垢也鏡爲正直之器照妍媸無所私是所以爲神明之德也日孁尊或作日孁貴訓比屢咩能武智咩與陪通統也武智持也是爲統持天日之義或曰咩女也月讀爲月夜持之義古事記有山野神持別之說皆謂由其所長而主宰之猶言爲神主也勤瓊綸者蓋古者男女皆用玉貫緖懸之頭頸手足等也太神宮式有頸玉手玉足玉緖所以祝壽康也古人謂生命曰玉緖故又稱魂曰多麻也瑲瑲謂其玉之搖動相觸有聲也御倉板擧取其藏于御庫安置閣上之義板擧謂閣也月讀者會月成年之謂或作月弓語之轉也或作月夜見代日夜現之義也食國謂所知食訓袁須謂食膳言身有其國猶飲食之也万葉集作御食國昔紀有勅月讀尊治滄海原潮之八百重之言蓋潮之爲虛隨月出入故配之月也素盞烏或作進雄謂其敢勇也

生日月及素尊先于火神者從一書之說也持白銅鏡祝其生美子也光華明彩言其明德自然成就照臨四方如日也是非如后羿妻奔月宮爲嫦娥傳說乘東維騎箕尾比列星之謂也平田

篤胤以爲神代諸神其身有光如高彥根猿田彥可以見矣太神其最也據史稱如螢光神如火瓮光神卽知雖邪神皆有光也未知是非此國謂降誕之地或曰伊勢國五十鈴川上是此時二尊經營國土有類伯禹治洚水則其生照祖或在此地也天謂高天原卽皇居所在也蓋三神在高天原者指太虛而言包天地日月在其中而言皇居者非其實上世遷徙無常如神祖以下歷世不住一處莫非二尊經國之意神后紀太神託宣曰百傳云云者言其遷幸頻煩也然亦常在向陽高顯之地穀菓易生之處其廟祀皆於山岡天下之人尊之比天命曰高天原猶漢人稱人主曰天子其所住曰天闕朝參曰朝天宗室曰天潢三公曰三台郎官曰列宿也弘仁私記序曰天地剖判泥濕未乾是以棲山往來因多蹤跡故曰邪麻騰或曰邪麻騰者止住於山之謂也或曰人民據山而居仍曰山戶或曰山外之謂也是可以見矣其地常在南海諸國大和伊勢常陸等處當時未以一處目之後世安知其所在自後世推尊照祖反有種種異說混乎其間莫非

神怪之談蓋當時民乏經驗見先覺所爲異常爲天降地出口碑訛傳不足怪也余謂高天原在南海者恐不外乎阿波國吉野川傍近之域高天與高海通蓋此國在礒馭盧島傍太古時海濤斗入者殆十里其左右平原多沃壤人呼之曰高海或呼曰高濱濱海二音與天相近而諸神所傳太諄辭本有高天原之言及二尊興于其地以爲造國之基天照太神生于外入而治之人乃相謂曰是眞高天原也遂有高天原之稱焉阿波風土記天神二分其山而降之其大者落于阿波曰天之諄辭山其碎片落于大和曰天香山諄辭山蓋美馬郡祖山也以其山下多忌部諸神常宣大諄辭故曰諄辭山爲香山之宗故曰祖山其實諸神首出于此山中次到大和據香山以鎭四方也祖山及一宇山重巒疊嶂不可究盡諸神之祠甚多一宇山主伊奘諾尊而有大宮天一神祠在彭久里天石門祠在法正里白山祠在峯切里其他吉良宮內等處有山靈祠鎭守祠八幡祠松尾祠杉尾祠星祠竈祠龍祠牛頭祠金午王祠王子祠三社祠五社祠者不可勝計祠

旁墳塚相望除八幡神外未詳其爲何神八幡亦多與他神混者竊意天一神與星祠祭大中御主神山靈祭大山祇神竈祠祭火神午王祠祭素盞嗚神也彼窮山僻遠之地唯有山川秀麗淸絕與淳尨太古之民而多祠宇如此可見天神遺跡于此者甚多而歷世之久皆皈泯沒無聞也然法正之天石窟吉良之神明祠八百万神祠宮内之神明山則其跡顯然今日十日所視有不可掩者固非他處所及也平田篤胤曰高天原謂北辰天原謂天日日國裏面空虛天神居此故曰原如天安河亦在於此而今曰高天原者自國土而言也是臆度之說未可信已然神之所以爲神固有非人智所企及者則附之不可擬議亦可矣天地淸明之氣常爲万物之本體無所不通如人之精神思想亘六合貫古今亦爲此故則其身體淸虛占位天日或昇降星辰世界者未可謂決無此事也仙人爲神之劣等者而人稱其不老不死白日飛冲況於太神乎然是自爲一說古史所傳未謂必然也伊奘諾尊賜璵于太神者所以寵章之異於諸神蓋將譲高天原之業

故賜之以爲璽符耳太神尊璵爲神奉祀匪懈繼述之意嚴矣豈非千万世人子之龜鑑乎天地未遠謂上下之分未白也自指皇居曰高天原遂致有此言猶後世呼公卿曰雲上衆庶曰地下也我邦自古上下之嚴莫非太神懿德所致蓋臣民出于二尊而統乎太神與一家居住無異故其親疎之分益致嚴肅自然之勢也如孔子之裔世襲衍聖公其國人稱之曰衍聖皇上足不履地亦不外于此矣以天柱擧之使太神攝天柱以嚴即位之儀也天柱者天神所賜二神常敬重之不附諸神今遂太神以之所以委任全權告成功于天神也送月神于天不過爲日神之輔佐蓋日神之業在于照臨四海愛育万民而月神輔之飄時施政也滄海原潮海諸國如説入所謂四海若率土之濱是也一書作治天下對日神御高天原而言故有此說使在臯部外瀕海要害以當禦侮之任也

次生火神軻遇突智軻遇突智之生也伊奘冉尊見焦病而臥焉告伊奘諾尊曰比七日夜勿來見

我伊奘諾尊與之先期見之、伊奘冉尊熱悶懊惱、歐氣化爲神曰金山彥、次金山姬、乃言曰、夫君不
用我言而見我、夫君當知上國也、吾知下國矣、去抵豫母津平阪曰、悔生惡子於上國、乃還生水神
彌都波能賣、土神埴山姬及天吉葛川菜、因敎之曰、惡子殘横、則水神把瓠、土神把水苔而鎭之、遂
神避矣、其軻遇突智者、是爲火產靈神、火產靈神娶埴山媛生稚產靈神、稚產靈神頭上生蠶與桑、
臍中生五穀、稚產靈神生豐受姬、一名保食神、一名大宜津姬、一名倉稻魂神、因軻遇取火
光赫赫之義、突如天津國津之津、智爲美稱、金山取其焦惱之義、惡子自其心之猛烈而言、非善惡
之惡也、彌都波即水速之義、吉葛因瓜蔓得名、川菜水苔也、蚕訓加比古、即蠶桑之義、桑訓久波、即
蚕葉之義也、受訓宇氣、謂食也、大宜與大氣同、氣宜並爲宇氣切、倉稻訓宇迦、即宇氣轉也、屋船謂
瑞殿、御鎭座本紀曰、船代謂天材木屋船之靈、故瑞舍名屋船、蓋屋船代者屋骨代之義也、船與骨
通、

國志卷之二　九

十

冉尊見焦若自火神出產而言、非其實也、或當出產時偶有火傷之變、遂爲此說、則亦未可知已、
軻遇突智生遇此變、所以能爲火神、冉尊深悔其怠忽、以爲後戒、故人之生產死葬、尤致愼于火、
淸潔以居、自古成俗也、紀並言生火遂神避者、終言此後至死之事也、平田篤胤曰、神避與
神集神逐等同例、非謂死也、未知是非、夫君知上國、吾知下國、言彼此不相爲謀也、然是一時忿
怒之言耳、故更還生水土神也、金山彥神因火神炫燿威武、遂蓄貨財得名、蓋有就山鑿金之
功也、歐氣化爲神者、謂其神出于焦思苦心之餘也、火神長于使火吞草味、世固所必須、然動有
暴戾傷物之患、故特生水土神以豫防之、一書有大小便化爲水土神之說、蓋因二神有化臭腐
爲神奇之功、遂致有若說耳、莊周曰、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二神蓋深達此義者也、
按神名帳波邇移旒比賣彌都波能賣神社、並在阿波國美馬郡、崇冉尊在此生二神乎、余美馬
郡人也、郡多天日鷲神故跡、赫赫如前日事、而世人未記二神神社所在、豈非闕其生于大小便

之說而忽之乎、然天日鷲神亦久不祀、忽諸可勝嘆哉、日鷲神社、本在忌部郷吉良邑御所平之地、天正年間長曾我部氏之亂、嘗罹兵燹、至今空留遺蹤、爲家氏所占、居余曾祖母之族村田氏世住貞光村、其家傳永祿四年上棟札、札上書曰天日鷲尊四國一宮、四國領無爲山上有御魂所二處、一係其后並數大石、可方丈餘、其外亦周圍大石、人不敢近焉、御魂所側並立七石、可長六七尺、圍三四尺、又有宮影、樂堂前門、觸立燈明地、產家谷、麻畑、御供田、下在家、其傍近有麻岩屋、麻釜、楮釜、城迹、的場、弓射谷、東隣木綿葉川、山勢高聳、是爲友內山、有字取石、幣立石、更有日名祇石窟、大巖壁立、其前有石垣、四周相傳、日鷲神所住、俗知照自稱日鷲神、後至此隱窟中斷食七日夜、遂自號曰日蓮山下、一路係手力男神所開、其旁多排列大石、殆非人間所及、云友內之友、音與木綿通、天正中禰宜叙位、有有山字、有音亦與木綿通、今從字謬說矣、定光村在吉良正北一里、本日麻殖莊、麻殖氏記、稱寛元四年三月大西小笠原氏、改阿波國村里名、稱悉以國

祖志卷之二

十一

十二

主姓名一字爲號、因改美馬里爲郡里、大村爲重清、宗重二村、忌部神社所有之山里爲貞光莊、是也、定光村有八門、假家、櫻馬場、御前社、朝日御子塚、夕日御子塚、其忌部市以四九兩日始于神代、鬻木綿紙、宮于四方、至今不絕、其人著荒妙衣、以靑紫線飾袂、負諸物于背、其風自大古傳至近代、有木綿葉川、發源于西南一宇、等山過吉良、至貞光入吉野川、藤原家隆歌曰、夏來禊波流留留麻乃木綿葉川、誰賀水上而御祓志部萬年、是也、此間道路名大下馬、貞光市外有間道、曰唐人口、吉良西隔木綿葉川曰宮平、有蜂窩祠、祭八十子神、質冉齊衆多之子云、有大黃蜂營房、大者五六尺、其上磐石二、各方一丈、似古塚、其外大石上有馬蹄蹟、相傳日鷲神乘馬到此、有一里曰吉野、其後溪水出焉、曰吉野川、吉野川之名、蓋本於此、吉良東毛加里有兒宮神社、據其上棟札、在德永明應弘治慶長等間、歷經建營、里中更有千陀神社、祭太玉命、更有綿織岩屋、四周河石作垣、苔蘚被之、又有鍛治屋敷、其東有楮山嶺、古植楮之處也、其東南一處曰宮內、有宮

人七十四戸、戸主一人、終年不觸糞穢、以祭白人宮、而不及神明山、殆必有以也、其祭者持花蘰、成列如葬儀、樂用鼓笛及鐸、神世之風可想也、白人宮祭天照大神瓊瓊杵尊豐秋津姫伊弉諾伊弉冉二神、或曰白人宮合祀崇德天皇、配祀源爲朝、西南更有神宮、或曰是祭崇德帝也、神明山亦在此、與穴吹山接、有石室、廣二三間、長七八間、皆用河中石、疊成苔蘚蒼老、古色可掬、穴吹村在宮内之北、其山有麻兒地二三十畝、自神代傳至明治七年、作麻兒税、神官武田氏營之、納幣于諸社、世呼武田氏曰幣元、貞光村西隣有半田村、半田印機之嚩有神戸谷、古巫戸所住也、吉良爾爲一宇、山有印部山定光寺、更有天岩戸、壯大容十數人、太古之狀宛然如見、相傳天照太神幽居之處也、忌部鄕方三里、古屬神領、不許穢多族住其間、本有禰宜三十五戸、僧寺十八房、禰宜今存二三家、如村雲氏武田氏是也、僧寺今存七八房、皆用福字、如岡福、福生、万福、西福、東福、皆是也、穴吹村與貞光村、嘗爭日鷲神社所有、然三好康長所願書稱日鷲神社在四國之

中央、吉良四方、去海各十二里、而據房州太玉社所記、其中有言曰本宮大日鷲神、其本社在阿波國忌部鄕吉良名御所平、本宮左爲天留命、右爲由布主命、攝社天太玉命、其本社在忌部鄕毛賀名、八百万神社在吉良大社之側、大田神社在大田村、母御前社在貞光村、稚子御前神社、在毛賀名、稻倉魂社在一宇古見名、社在半田村、末社罘眞彥社在貞光村、二柱社在穴吹、山神明社在穴吹山、神明山市杵島姫社在小嶋村、大麻神社在穴吹山、阿波志不載吉良名、有日鷲及太玉等神社、祖瀰亦甚矣、蓋亦有以也、阿波神社不以本末言之、而房州太玉命係攝社、由其曰鷲神子孫祭巳祖神、而太玉命特著者、其功德最盛、而無子孫奉齋、如藤原氏之於兒屋命者、故世皆贋重于此也、攝社有太玉命、未可謂末社、無有皇太御忍穗耳諸神、顧當時距天祖既遠、又有高天原之說、人皆以爲信然、則其於天祖發跡之地、當如夢與幻也、后社管係楮機千千姫命云、據阿波志穗野山與高越山之間、有字楮里、每歲以麻及紙充忌部祭料、高越山下有楔川、

過学取川、入吉野川、東北山崎村有忌部山、忌部祠在焉、日鷲溪在其東、天村雲神祠在山下、日鷲神子孫世居阿波、其祠必有在此者焉、恐非日鷲本祠也、川田村依高越山爲射立郷、其神主村雲某主張日鷲神社所在、然神迹可徵人心、飯神未有若忌部郷者、是不可改者也、村雲神祠、在種穗山、見神名式考證、其說近是、由此觀之、吉良之爲本社也明矣、神名帳忌部社屬麻植郡、而今則爲美馬郡、蓋分麻殖置美馬也、麻殖昔嘗爲一國、居今阿波國三分之一、今則爲第一小郡、不過美馬郡三分之一、日鷲社入美馬郡、而麻殖郡特存其名、亦何疑焉、康長所願嘗有言、三里四方之境內、禁末世不淨之醜徒、神孫無垢之民人、翻錦繡之袖於官途、貸賤渇仰之信者、拭賂窖之涙於賚庭、又稱望使威武、雁于日域、掌握天下之權柄、普爲國家之安全、當時祀典之盛可想也、今則神迹荒廢、莫人知其所由者、故老相傳、如夢如幻、何神之衰也、可勝嘆哉、貞光村有七家、自稱日鷲神之裔、織目氏、村田氏、宇山氏、織下氏、其三家則余忘之矣、更有三木氏、遇兵燹、

十五

轉居麻植郡一地、今曰三木村、三木即御調轉語、今貞光山一地、有三木栩、云余家在貞光穴吹之間、依山成邑、呼曰三谷、墨壁若列障、以向友內山、本是友內山支脈、與吉良宮內相爲表裏、樹木鬱然深秀、土人斬伐無度、而生氣未嘗耗竭焉、風土既異、民多壽康、余家世住山麓溪頭、本無姓氏、專稱曰谷、遠祖以來、墳墓累累相望、未知其所始也、安知其非日鷲神之子孫哉、今陳忌部諸神遺蹤頹敗之狀如此、是豈特爲日鷲神言者哉、彌都波能賣祠在忌部郷拜村、稱龍王祠、埴山姫祠在忌部郷北重清村、稱十二社權現、或曰埴山姫在北莊村、或曰彌都波能賣祠在三好郡池田村、或曰二神祠在井之內村、未知孰是、然余隣邑郷中島村有十二社、相傳爲水神、而余邑亦有龍王之祠矣、二神者司田之神也、至今春秋祭祀匪懈、而其爲田祖、則人未嘗記臆焉、何神之衰也、水神持瓠、土神持水苔者、自防火一端而言、其實金神及水土神之並其職、所以豊阜貨財、滋生衆穀也、此生諸神者、固非一時之事、蓋冉穿嘗厭人世、率火神營別宅、而再興諸穿合

十六

遂生諸子也、阿波諸郡、祭諸冉二神者甚多、三好郡天椅立神社在吉野川北岸、相傳祭諸尊今稱金毘羅奧院、靈驗無比、當是諸尊造天浮橋之處、美馬郡忌部郷一宇山、主諸尊而其白山祠、祭冉尊、云上野八幡爲地方大社、其實冉尊也、上野之邑在忌部郷之北、高陽爽塏、西南望友内山東南望高越山、山勢嵯峨、樹木千章、吉野川流于其下、水光瀲灔、與山映發、如畫也、當是冉尊所住之處矣、或曰冉尊祠在忌部郷口山之尾山恐非也、高越山在麻殖郡、亦祭諸尊、山下射立郷、相傳諸尊駐輿之處也、或曰高越祭冉尊也、山崎村白山祠、祭冉尊、而敷地村亦有二神之祠、阿波郡勝命村、則又有菊理姫祠、云、顧二神必與于此間也、稚産靈頭上生蠶桑、臍生五穀、言蠶桑穀種始也、農桑之業也、然是或與保食神混、而失其實也、平田氏曰、草祖木祖、爲豐受姫之幸魂、而紀記以爲諸冉二神所生者錯矣、據大殿祭詞、有屋船久久遲命屋船豐宇氣姫、御鎭座本紀、以屋船命爲草木靈、則知合二祖、曰屋船神、其實不外乎豐受姫、蓋豐受姫掌衣食居住三者

也、未知是非、書紀本文不載火神一段、省之也、非與古事記異也、按阿波國板野郡大寺村有岡上神社、相傳爲稚産靈命、蓋火神與埴山姫在此際所生也、火神祠在紀伊名草郡、曰香都知神社、又曰靜火神社、是爲的確者、豈從冉尊徙住者乎、據此則知豐受姫亦生于此際也、

神代志第四

於是伊奘諾尊歎曰、愛矣我妹、豈以一兒易我妹乎、匍匐伊奘冉尊之傍、而泣涙墮爲神、居香山畝丘樹下、曰泣澤女、遂拔其所佩十握劍、斬軻遇突智之頸、爲三段、劍及滴血激迸上、爲天安河五百箇磐石、而劍鋒滴血着石、有神化生、曰磐裂神、次根裂神、劍鐔滴血着石、有神化生、曰甕速日神、而火神之骸、亦化爲神、一段名雷神、一段名大山祇神、一段名高龗、其所斬之劍曰伊都之尾羽張神、國香山在大和國十市郡、畝丘樹下、皆地名、見神名式、澤訓佐波、謂涙落如雨也、雨訓佐米、者即佐波米之省也、万葉集哭澤能、神社爾、三輪須惠、禱祈杼毋、我王波、高日知志奴、蓋古人皆禱生命于

此神也。握字作拳。或掬。搏也。並列四指以知物之長短也。甄爲厳重之義。筒與槌通。磐筒謂石槌。蓋古鑄剣所用也。闇訓久良。與久那通。谷也。蹤。古事記作於加美。龍霊也。万葉集吾岡龍於可美爾言旦令落雪能摧志彼所爾散家武。蓋掌降雨也。伊都或作稜威。兼雄健清浄二意。雷訓伊加豆知。伊加殿也。豆助辞。知美稱。祇訓都美。與津見同。此皆火神之骸上爲香山。因此化生也。香與軻遇同訓。亦爲此。

火産霊二尊所生。而親斬之。非人情也。蓋火産霊爲冉尊季子。冉尊鍾愛之。後生驕慢之心。使冉尊憂愁。以招人世諸咎怒之固其所也。謂之斬者。制其心分其財。使不自肆也。化生爲神者。諸子各成其家也。擬火産霊與埴山姫合以生稚産霊。則其非爲冉尊所斬者也明矣。太凡神明事迹。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而不可信者附之不可思議可也。二尊及皇祖諸神盛德大業自有卓絶万世。非常人所能窺者。從而神之口碑相傳。必致失旨。譬猶要他人聳聽者。皆莊其語。否則不敢

傳之。以駭泯滅。然他尊常說話。不盈人耳也。謂神代史者。宜就奇怪中以求其實。乃爲善讀者。我邦天統相傳。終古如一。未嘗有洪水漂蕩國土万物之事。曾無立一種敎法。說禍福誘愚民者。以其民之正直自然。不要敎法勸懲也。其間有奇怪之談。難信據者。安知其非物理所寓哉。天下之事信疑難決者。即深妙道理所在。其用甚大。要在精思而自得之。後人未達物理。而一概謂之怪。豈不謬哉。

伊奘諾尊欲見伊奘冉尊。追往豫母都國。迺伊奘冉尊自殿戸出迎。如生平。伊奘諾尊呼曰。愛矣我妹。吾與汝造國未竣。汝盍還。伊奘冉尊對曰。夫君何來之晩也。吾既飡豫母津竈矣。雖然夫君惠然見來。吾今欲還。且與豫津母神議。請勿視我。遂入殿内。久之不出。乃折其左髻所插湯津爪櫛之雄柱一箇。點一火入而視之。則伊奘冉尊脹滿太高。蛆沸膿流。上有八雷。伊奘諾尊大驚。急走還。伊奘冉尊悔恨曰。何爲不用要言。令吾耻辱。遣豫母津醜女八人追之。伊奘諾尊抜黒鬘化爲蒲萄。醜女

撫嚥噉眾更追亦取右髮所插湯津爪櫛折其齒投之化爲筍醜女拔噉眾猶進後伊奘冉尊親率千五百豫津母軍來追乃拔其十握劍背揮且走向大樹放尿化爲巨川醜女將渉之伊奘諾尊逃到豫母津平阪有大桃樹隱樹下採桃子三箇以擲之雷神皆逃因勅桃子曰葦原中國顯見蒼生有患苦如吾者汝宜救之賜名意富迦牟都美命最後伊奘冉尊親來因用千夫所挽之石塞阪路石在中相向而立遂立絶妻之誓伊奘諾尊盟曰族也離矣不負於族乃唾焉有神化生曰速玉之男次掃焉有神化生曰泉津事解之男伊奘冉尊曰愛矣吾夫君汝如此者吾日絞殺汝國人千頭伊奘諾尊曰愛矣我妹汝若然者吾日立千五百產舍自此莫過即投其杖化爲神曰衝立船戸神是生者多於死者之緣也伊奘諾尊又言曰始吾爲汝悲者吾之怯也伊奘冉尊令豫母津守路者及菊理媛言曰吾與汝既生國何求更生乎吾當留此不可共去伊奘諾尊聞而善之乃散去矣因号伊奘冉尊曰豫母津太神塞路之石曰道返太神圖豫母津與夜見通夜見與耶美通即聞之義

謂人目不能見蓋與顯世有表裏之別也津與土若路通豫母津或作黃泉者自係漢人所傳以爲天玄地黃而泉在地中故曰黃泉非豫母都之本義也食于豫母都竈謂入豫母都神之伍是忌火穢尚觸淨之緣也古事記以豫母津平坂爲出雲國伊賦夜坂蓋冉尊之告永絶在此間也湯津啟辞瓜與妻通或曰湯津是五百箇之省也瓜櫛密齒櫛以竹作之也雄柱訓袁波志良謂櫛左右端大齒也雷謂凡可怖畏者非必霹雷之謂此指醜女而言也醜女謂剛猛者非謂醜惡也黒鬘訓久呂美加豆良蓋以黒玉作之垂下如葡萄子也上古男女飾髮皆用蔓草而其垂玉者謂之玉鬘云葦原中國兼四海万國而言顯見者見在之義也蒼生古事記作青人草古有神習青人草習之說青人草謂神之劣等者即衆庶也意富加牟豆美大神之實也速玉謂魂之速顯事解爲講和之義菊理訓久久利蓋聞入之義也船戸借字爲岐經此處之義速玉事解菊理三神社並在紀伊熊野速玉在新宮菊理姫在本宮事解在那智衝立船戸神一名岐神一名久那斗神道反大神一名八

衢比古八衢比賣神三神者謂之障神也、
豫母津國與高天原者高天原倚氣所會故正直無私及終天年者皆皈于此而豫母津國
氣所會故枉邪多私及强死横死者皆皈于此也夜見與讀通爲誦言之義謂其心不忘於物也
或以爲夜間見物爲陰暗不見物於義皆通要之自濁氣用事有所窒礙而言謂之黄泉者
自埋人屍于地下而言也抑古人謂蘇生曰夜見還可見諸尊抵豫津國者夢遊也夢遊之説故
説雷説醜女無一有其實也諸尊本非混夢現者然皆有此夢自謂妄想所致自今以後不可復
有此事深以爲耻厭告諸神以戒之後世傳述不已乃謂諸尊眞往根國遂致混一幽明也皆記
一説以豫母津平坂爲臨死氣絶之際蓋謂諸尊氣絶再蘇之時也陰陽升降鬼神變化皆在一
心故古人謂心曰高胸坂一心平正則無復怪物可見坦然無事是之謂平坂也點一片燭蓋謂
其靈明一悟走迯亦謂其悔改也速玉事解等皆就一心理會得名道返亦取其改過是與八雷

醜女並非有其實然彼爲昏絶之時會無精神可言此爲再蘇之時自有道理可傳所以爲異也
男女配偶由三神仁愛之德備乎我而生生之功不可息也然愛之或偏必致彼此不安其所是
諸尊之所以告永絶非永絶則無以界幽冥而保生者也盛德如諸尊而有此過可以見人之不
能無過也男女之道日夜之理日司生夜司殺而夜終不能克日故生者必多於死者固如諸尊
夢中所矢可以見凡天下之事其害生者皆非神明之意而善勝惡出于神明本體之自然不可
易也諸尊以爲再罪悲爲怯豈非知前日迷妄之過而漸復神明之本體者乎聞再尊不可共去
之言而善之蓋知幽明之際道一而跡異可以神交而不可以身從也藤原兼邦歌曰名毛知
禮天乃益人平坂遠塞伎志石曾命那理介理蓋言人非一心堅定則不可活也荷田東滿曰身
遣守留心能閼志末佐志久波世爾禍事能何傳出加牟言變怪皆生於心也可不察乎立產舍
關生子蓋二神以前既有此事實也平田篤胤曰人之性顯露中有幽冥神之性幽冥中有顯露

故入有生滅、神有生而無滅也、是或然矣、然平田氏所謂神者、蓋併形體而言也、可乎、
伊奘諾尊既逃歸、曰吾到不須也凶目汚穢之國矣、吾欲滌吾身之穢也、往見粟門及速吸名門、潮勢太急、遂至筑紫日向橘小門之檍原而祓除焉、先投其帶有神化生、曰長乳齒神、次投裳有神化生、曰時置師神、次投衣有神化生、曰和豆良比神、次投褌有神化生、曰道俣神、次投冠有神化生、曰飽咋神、次投左手纏有神化生、曰奧疎神、曰奧津那藝佐毘古、曰奧津甲斐辨羅神、次投右手纏有神化生、曰邊疎神、曰邊津那藝佐毘古、曰邊津甲斐辨羅神、乃颺言曰、上瀨大駛、下瀨大緩、乃濯之中瀨、因以生神、曰八十枉津日神、次大禍津日神、是因穢國之汚垢而生者也、次將矯其枉而生神、曰神直日神、次大直日神、次伊豆能賣神、又濯水底、因以生神、曰底津綿津見神、次底筒男命、又濯於水中、因以生神、曰中津綿津見神、次中筒男命、又濯於水上、因以生神、曰表津綿津見神、次表筒男命、既而洗鼻、因以生神、曰速佐須良比賣、其枉津日神、一名瀨織津比賣神者、天照大神之荒魂

也、神直日神、一名氣吹戶主神者、天照大神之和魂也、綿津見三神者、是爲志加大神、大神子宇都志日金折命者、阿曇連等祖也、其筒男三神者、即住吉大神也、速佐須良比賣、是與素盞嗚尊殘方者也、罔不須訓伊那否也、爲厭惡之義、凶目訓志許米、志許醜也、米與目同、訓自目視而言也、粟門即阿波鳴戶、速吸在豐後國海部郡、神名帳有早吸日女神社、即今早鞆浦、神武天皇紀有速吸之門是也、彼紀列綱于前、叙目于後、頗致混淆、須細講焉、橘小戶之檍原、在日向國宮崎那賀兩郡地、形似扇、中有橘鄉、南有小戶川、東有平沙、府北三里、号曰檍原、檍則穢也、或謂之栶、用諸灌水降神、或曰、橘小門之檍原、在筑前國、穢訓介賀禮、言氣枯也、取其無生氣之義、祓訓波良比、自拂除也、訓波良閇、使入拂除也、俗謂償物、假曰拂、亦爲祓除之意、又謂之須庇、須爲令清之意、亦與祓通、禊訓美曾岐、滌身也、蠲爲祓中一事、魏志倭人傳稱、人死已葬、則擧家詣水中澡浴、如練沐、晉書亦曰、器家入水澡浴、身潔以除不祥、蓋我古人貴潔清事神、故如此也、至今伊勢神宮之人、常存此儀、云長

道餉咋諸神皆由物得名稱小袴也手繦韛也與謂海中遊謂海畔甲斐謂山間曰峽也辨方
也羅助辭直日爲轉悪爲善之義箇借字與都知同都與之通知爲男稱伊豆爲明津之省語自祓
除既畢而言也本居宣長以此神爲遠津日神矣宇都志顯也日金折未詳信濃國有氷鉇神社冰
鉇鄕及佐久郡云祖訓意夜通祖考而言也子亦通子孫古言然也
諸尊嬉遊孫母都國一再次固爲一身小過而謂之汚穢追悔不已者所以不敢自欺自逸而全
三神本體在我者也隨身諸物皆化爲神自諸尊發悟之餘處物由當而言認其雖一微物皆有
神靈存善悪感應不可誣妄也枉津日以下諸神在一心祓除上得名愈清潔愈進高明皆爲隨
神不息之義諸尊默而識之漢人所謂造化在握者也後人據其所告語相傳以爲神而事之知
神之無所不在則知道之無所不在比諸漢人道德仁義之訓徒多枝節穿壞不啻也所謂悪神
者一由汚垢致之非大神本體固有之可見人之一心清淨則是無罪悪雖有罪悪解除之則散

直毘本體嚮猶汚垢已去鏡面光明而不自恃其無罪悪精精明明對越神明唯恐害其本體是
所以歴代有却崇及道饗之祭亦諸尊祓除之意也卻崇祭主除在內之崇其詞曰皇御孫乃尊
乃天乃御舍乃內爾坐皇神等波荒備給比健比崇給事無志弖高天原爾始志事乎神奈我良
毛所知食氐神直日大直日爾直志給比弖自此波四方乎見霽山川能淸地爾遷出坐氐吾地
止宇須波伎坐世止云云宇須波伎爲主長之意波伎佩也道饗主防外來之邪其詞曰大八衢
爾湯津磐村之如久塞坐八衢比古八衢比賣久那斗止御名波申氐稱辭竟奉久波根國底國
與利麁備疎備來物爾相率相口合事無久志弖下行波下乎守理上往波上乎守理夜乃守日
乃守爾守奉齋奉禮止云云八衢彥八衢姬謂道反太神下行上行謂妖孽自外來者也神之爲
崇與鬼魅皆由人有釁而起人無釁則彼亦無如之何然心禱于神以豫防之爲知其已悪之雖
知而恃奮之爲悪德也義解以爲禦鬼魅者祭皇神併及鬼魅乎將矯其枉四字是隨神用功所

在而神之本體、不外乎此、蓋本體在用功之中、雖神聖不得忽之也、枉與禍同訓麻賀、故枉津或作禍津、可見世間禍殃、皆由枉邪致之、枉邪即災禍也、枉者自外來、非我之固有、我之固有即產靈本體、太虛而生生、即高天原神明所在、至誠無二、中正自然、苟能體之、隨神無逆、則其處事接物、無不得其當、若有一毫枉邪、則致本體傾側動搖、不安甚至百怪横行、天地易位、是人之大累也、可不察哉、潛者沒頭於水中也、所以滅絕妄念、飯乎太虛、是之謂高天原鎮坐、即求與三神合一之謂也、是與儒家致齋、道家數息、佛家禪定、粗近、而其功尤爲著實、中瀬不疾不弱、尤適潛行、不唯爲治心之要、兼有衛生之益也、兼邦百首、橘乃小戸乃身禊乎始爾旦今毛淸留吾身那理介理、身兼內外而言、新後撰集、墨江乃朝滿潮爾身禊志旦戀忘草摘旦飯羅牟、蓋亦息妄之說也、以枉津日神、爲皇大神荒魂、據倭姬世紀、殆如無謂者、然是或有所受也、天地之大、而猶有陰陽錯行之失、則天地之大累也、神之有枉津日、安得非大神盛德之累乎、不敢拒絕之、而自爲己

之荒魂、是大神之意、所以要惡神飯者、大切莫非盛德之實也、抑八十枉津日、爲將造諸般罪惡之稱、大枉津日、爲積成一大罪惡之稱、而神直日大直日、正與二神相反、即爲祇禍所在之神、蓋一由汚垢而生、故常釀非理之事、而一因淸淨而生、故淸淨愈進、愈復神明之本也、然枉津日根於諸尊惡穢之靈、故無汚行者、未嘗無反賜福之由、直日根於諸尊欲淸之靈、故苟恃其淸、則未嘗無反降禍之由、菅原道眞歌曰、心陀爾誠能道爾合比那波祈受登旦毛神也守良牟、理則然矣、然恃之則不可、菅公致禍、殆有所恃也、藤原爲守曰、皆人能祈留心毛理爾背加努道遊神也宇久良牟、又曰、治禮留御世爾曾伊登登知良禮計留神波正志幾道守留曾登、宗良親王曰、理逆糾能神爾禰凝迎計旦猶佐理登毛登世遊賴牟加奈、歌意尤覺有含蓄、大凡人之禍福、其實在我、感召非自外來、襲者是人之所以與神合一、無間苟飯心于三神、身在高天原、則不知禍亦不知福、常常能保其快樂、是之謂現人神也、綿津見神有子孫、並二尊前日所生、非此時始化生、

因其浴于水、致有此訛耳、否則諸尊住其地之久、與他神婚以生之也、度會延慶考證藏長寛勘文引天地本紀曰、伊謝那支命娶惠乃女命生大夜乃女命、次足夜乃女命、次若夜女命、天地本紀其佚既久、其書之眞僞、亦未可知、然以理考之、諸尊生子、必當娶佗神也、日向筑前並有橘小門及檍原地名、蓋諸尊在此兩地祓除故也、古事記及書紀一說、以日月神及素尊爲生于此時、亦由有日神等說遂致此訛也、

初伊奘諾伊奘冉二尊生諸神、喜得日月及素盞嗚三神、而素盞嗚尊獨不率命、比鬚將八握至胸、哭泣恚恨不已、使青山枯槁河海乾涸、勇悍安忍、夭折蒼生、是以惡神之聲、如五月蠅、万物之妖悉起、伊奘諾尊問曰、汝何不治所寄之國、而恒哭泣乎、對曰、欲從母於根之堅洲國也、伊奘諾尊大怒曰、若然者不可住此國、當驅逐遠適根國、乃逐之、素盞嗚尊啓曰、請抵高天原與姉相見、然後永往許之、国八握、猶言掬束、言其長也、恨訓宇良美、裏思也、或曰裏見、見後而不見前之謂也、所寄之國、

謂青海原堅洲者、片隅之義也、訓隅曰須、如天日隅宮是也、天之御巣、亦與日隅通、此謂絶遠之國、非指出雲也、父訓知知、母訓波波、古言也、或訓父曰加曾、母曰伊呂、父數也、數世以父也、母色也、形色受之母也、

根國一曰底國、即常世國、謂海外諸國、如新羅高麗及漢土諸國、皆是也、以其地懸絶、人難往來、故謂之遠適、及後與豫母津國同爲黄泉之稱、自遠適之義而言、非本義也、蓋冉尊經營國土之志甚鋭、與諸尊營八洲、遂行九邊、知漢土諸國芒芒土曠、人稀、居常欲往而經營之、中道神避、不果其志、素尊體悉之深、以爲遺憾、欲驅國中蒼生、悉挈其地、大致人心不安、是諸尊所以發怒然強抑制之、適足以貽害、故激而逐之、乃所以教之也、漢人古說東海有君子大人之國、扶桑暘谷之域、猶我說根國、而扶桑之名最著、其皆指皇國而言、蓋始于素尊西征也、山海經稱禹益所記、其中多奇怪之說、而亦有不可易者、兩漢六朝諸儒皆不之疑也、其海外東經有青[illegible]邱在

東海南山夾邱在堯葬東大人國在其北爲人大坐而削船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
大虎在旁其人好讓不爭有薰華草朝生夕死䖝䖝在其北胥邱國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黑齒
國在其北爲人黑齒食稻啖蛇下有湯谷十日所浴湯谷上有扶桑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
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雨師妾在其北其爲人黑玄股之國在其北其爲人衣魚食鷗毛民之國
在其北爲人身生毛勞民之國在其北其爲人黑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堯葬狄山唐堯營墓
猶淡氏諸逐邪國有天子廟也君子國與大人國、今爲一國、大荒東經東海外有山名曰大言日
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說文東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後漢
書東方曰夷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黃帝本行記鳳凰出於東方君子之國
淮南子東方有君子國是也坐而削船不爲舟也使二大虎使馴服以獵獸也畢沅謂是經南
山西山北山東山中山五篇實係伯禹所紀而海外以下則本有附經所傳山川人物等圖周人

因此衆記古說如二大虎是也其說近是薰香草也一名蕙䖝同虹字彙補䖝䖝海外神名有兩
首言其兄弟狀貌甚相類也青邱因樹竹繁茂得名黑齒染之自異也大荒東經曰有黑齒之國
帝俊生黑齒俊帝嚳名湯當作暘大木即扶桑日居上下枝即十子攀樹闕也大荒東經補湯谷
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亦謂十子交登高樹而烏常在頭上飛鳴也雨師妾國
名蓋因女神司雨得此名也股髀也郭注謂髀以下盡黑蓋着黑色行膝也衣魚以魚皮爲服也
鷗同鷗毛民自多毛而言大荒北經曰禹生均國均國生役采役采生修鞈修鞈殺綽人帝念之
潛爲之國是此毛民蓋謂禹之子孫爲毛民之長也勾芒木神也是少昊之子其名曰重與大昊
同位東方淮南子曰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國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青土
樹木之野大皥勾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尚書大傳曰東方之極自碣石至日出榑桑之野大皥
勾芒司之是也曰烏曰能者自其陽氣用事而言由此觀之所謂大人君子之國扶桑暘谷之域

者其可知也扶桑或作搏桑搏與扶同或作搏木說文神木日所出也又謂之叒木叒而灼切音若或作若木呂氏春秋華之美者若木之華尸子大木之奇靈者爲若楚辞義和之未揚若華何光註義和日御也言日未揚出之時若木何能有明赤之光華乎四方以東爲本說文東動也从日在木中黃帝本行記註曰東字从日穿木以日出望之如穿扶桑之林木也鄭樵曰日在木中曰東在木上曰杲在木下曰杳木若木也日所升降是可以見矣東山經曰流沙三百里至無皐之山南望幼海東望榑桑自恐千誤然此經誠里數大畧不必拘也大荒東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葉如芥有谷曰温源谷顏羝未詳柱謂起高也温源谷謂湯泉也莊子曰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又曰搏扶搖而上者九万里扶搖即搏叒搏扶搖者以扶搖爲梯而搏之也或作扶搖爲是十洲記扶桑在東海之東岸一万里東有碧海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万里上有太帝宮太眞東王父所治之處也有椹樹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

根偶生更相依倚是名扶桑倭人食其椹而一體皆作金光色飛翔玄虛椹如中國之桑味甚甘香美地生紫金丸玉如諸夏之瓦石眞僊靈官變化万端蓋無常形亦能有分形爲百身者太帝史記作泰帝正義索隱皆以爲大昊伏羲氏之稱言伏羲長隱于此也倭人食椹蓋烝晒收儲以充餌食也尸子木食之人多爲仁者名爲若木是也平田篤胤以爲髮邱蓋謂薩摩國海門嶽至大隅國佐多岬其間有櫻島所謂兩山夾邱也青邱謂肥筑豊及四國木國等黑齒國謂豊後女島島有赤水明神祭比賣語曾神神體木像持竿染齒岩下有赤銹鐵漿水拍手則應響迸出云扶桑之扶是借字从木爲可扶桑即叒木也叒音與佐久良近即櫻之謂也淺人說叒木甚曚昧者以其地無櫻也其中最精者莫如十洲記而未嘗有一言及花焉唯楚辞呂氏春秋言之亦未能詳也文化中有一儒士遊對馬有記曰蹤日觀嶺土人相傳昔有巨櫻樹蔭方六里溪谷常若夜晨曀夕曦唯櫻爲見故曰日觀事雖似誕亦奇蹟也可以見古者櫻之多大木也同根偶成蓋

謂櫻樹之多蘖株也上所謂杜三百里亦然倭人謂神其證有光耀諸神皆然不必山食粃然採
彼櫻實與皮能解邪熱散鬱氣消飲食止痰喘治瘡毒其功效甚多其爲仙家所餌亦不容疑也
皇國自古多大木其埋沒土中化爲石者紀伊伊豫諸國甚多爲山爲磯連數十里木理現存或
有未全化者京都愛宕山成平檜柏之類和歌浦海底成平一株楠木玉津嶋成平大松樹伊勢
外宮天岩戸諸處及二見浦亦成平一株楠木如筑後三毛郡櫟木肥前佐嘉郡樟樹播磨明石
驛家楠木皆古人所目擊也今昔物語稱昔近江國栗田郡有大柞樹圍五百尋朝陰丹波國夕
蔭伊勢國志賀栗田甲賀三郡之民皆爲木所掩不見日光庶民訴諸朝天皇遣掃守宿禰伐之
百姓始得耕作至今其地多化石神異經東方荒中有栗木高二十丈栗徑三尺其殼赤其肉黄
白味甘食之使人短氣而渴殆是也後世以大樹稱者文化九年紀伊國人伐大榎樹于熊野深
山三十里圍百二十抱高三百二十間枝向南北者十九抱伐截之口徑三十四間四尺八寸有

寄生杉樹七株高各七八間其他松柊楓柯柏柹南天等寄生者甚多云現今熊野山更有大杉
明神其木三十尋餘陸奧亦有大杉大明神國三十三尋飛彈高山有巨木枝葉皆爲三叉其影
蔽一里信濃國戸隱山深阻之處雪深五丈餘有一大松樹隨地屈蟠二三里自古無人知其幹
者是其地方所誇說者也平田氏牽合地理未謂必悉然至擣桑之說殆不可易已顧我土性適
櫻樹尤易滋殖櫻本多蘖芽亦有數十株合爲一本者自水涯連山嶺當春候紅白爛發映雲照
水馥郁遊間邦人生于其間噓吸淸氣長生久視固爲茶飯常事而西人聞之飽羨不息如十洲
記所稱也然是蓋在素尊西征之後素尊之西也從神頗衆子孫繁滋屢相往來皆記其有樗蒸
大木口碑相傳故其國人傳述如此也扶桑實花其名特著於適松杉楠檟諸木皆謂之扶桑即
大木之謂也蛭兒曰放素尊曰逐放則寬逐則嚴要之莫非慈心之爲皆紀作父母二神勅素尊
烏尊汝甚無道云云果如此則從母之說非也許之者察其思親之誠也

是後伊奘諾尊、竣神功登天復命、居日之少宮、又在淡海多賀、又在淡路島、其伊奘冉尊者、葬出雲伯耆之界比婆之山、一陵在紀伊熊野之有馬村、土俗祭此神花時則以花、又用鼓吹幡旗歌舞云、伊奘諾尊背欲昇天、設梯立之、一蹉而墜、則既作矣、伊奘諾尊大怪焉、丹波久志比之嶺是也、古語久志比怪也、出雲國神門郡有古志郷、伊奘冉尊時、引日淵河造池、古志國人來宿築堤、故曰古志、有狹結驛、古志國人名佐與布者來居此、故曰最邑、國淡海本謂湖水、遂轉爲國名也、近江在艮方、日之所初出也、故曰日之少宮、出雲作築宮在乾方、日之所入也、故曰日隅宮、居少宮謂神避、古人葬禮如遷宮、祝曰天御蔭日御蔭止隱坐、其神祠曰保許且、與日藏通、亦日隱之義也、比婆山在出雲國能義郡日波村、或曰母理西南里餘、接伯耆之處、有一山、可望北海、山上平地有一陵、高四五丈、周圍石垣、即冉尊陵云、陵上生松樹幾株、其間小竹密生、牛馬不敢近其陵、以食之人諸其竹爲杖、蝮蛇見之不能動云、一陵在熊野、蓋遷葬也、那智三巻書稱、有馬村有田宮、乃伊奘冉尊神避之

地、其東有隱窟、曰產立窟、又曰花窟、窟高二十六丈、有石表、高一丈三尺、即葬冉尊之處也、每歲春、以繩作花及旙旗、繞窟歌舞祭之、蓋往古遺俗也、其產田舍祭冉尊及軻遇突智神、云伊奘冉神時、謂其太古出雲多伊奘冉神說話、爲其素尊住此、冉尊葬此耳、非冉尊召高志人役之也、登天報命謂死、猶漢人謂天子死曰登遐、賓天也、不曰神避而曰登天、不曰葬于某地而曰住于天、蓋其心精明純粹、與天合一無間、死猶生也、天之少宮在東北日出之鄉、万物之所以成始成終、言其淸明正大之氣、直皈太元三神本體、全在於我、以爲万物生化之源也、上曰居少宮、故下曰又在、其實少宮不外乎淡海淡路、或曰皇都在日向、則以淡路幽宮爲日之少宮、在大和、則以多賀社爲日之少宮、理或然也、昇天設梯、謂其還幸之時、架橋於河也、冉尊之陵在於出雲伯耆之界、而一陵在熊野者、蓋冉尊嘗住熊野、行惠于土人、故後世追思而爲之陵也、出雲多木國地名、爲其諸神出于木國、故擬以本國名、示不敢忘本也、非木國擬出雲也、

祖志巻之三

神代志第五

阿波　岡本監輔　撰

天照大神御高天原時素盞嗚尊將見大神告別羽明玉命來献八尺瓊之勾璁素盞嗚尊受之昇天溟渤皷盪山嶽震動天鈿賣命見之來報大神聞之謂曰吾弟之來蓋欲奪人國也結髮爲髻縛裳爲袴以八尺勾璁之五百箇統之珠纒諸左右髻鬘及腕背負千箭之靫腋附五百箭之靫臂着高鞆振起弓弭急握劍柄蹈堅庭陷股如雪蹴散而待之問曰汝何爲來邪素盞嗚尊對曰吾無黑心吾將永就根國是以來參阿姊胡起嚴顏大神曰若然者何以明之對曰請誓誓當生子吾所生者必男矣大神曰汝生男者令知高天原乃隔天安河相對而誓焉太神先乞取素盞嗚尊十握劍折爲三段濯於天眞名井鮚然咀嚼而噴之則有神化生曰田心姫次狹依姫次湍津姫凡三女矣既而素盞嗚尊乞取大神左髻所纒五百箇統之瓊瓊響瑲瑲然濯於天眞名井鮚然咀嚼而噴之有神化生果男也素盞嗚尊颺言曰正哉吾勝矣因名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次咀嚼右髻之瓊而噴之有神化生曰天穗日命次咀嚼御鬘之瓊而噴之有神化生曰天津彥根命次咀嚼左手之瓊而噴之有神化生曰活津彥根命次咀嚼右手之瓊而噴之有神化生曰熊野櫲樟日命凡五男矣於是太神察其無他勅曰五男本因吾物而生悉是我兒三女本因汝物而生自是汝子乃取五神而子養焉降三女神于筑紫敎之曰汝三神宜降居道中奉助皇孫而爲皇孫所祭也三神天降居埼門山時置靑瓊玉於奥津島紫瓊玉於中津宮八咫鏡於邊津宮以爲神體之形而隱焉因號其地曰胸形在豐國今在海北道中曰道主貴國溟渤皷盪山嶽震動所以攪寫勇猛之狀是與漢人所謂海不揚波知有聖人者反體同義爲髻假男相也男子合髮爲一以結之垂其餘于後謂之髻又有分爲二者女子則結髮于領插櫛垂後云崇峻天皇紀古俗年少兒年十五六間

束髮於頸、十七八間爲角子、今亦然、是即髻也、髻訓美都艮、組蔓之義也、北史皇國傳、垂髮於兩耳上、是也、戒菴筆記倭國婦人髮長散在後、可以見矣、緌裝爲綸、謂裝之于前、如男子也、裝者向後長垂者也、八尺謂其尺之長、一作八坂、借其聲耳、勾璁一作曲玉、勾者曲也、謂綰玉綸之形、非一顆之形也、或曰是彌眞明自赫玉之省語也、五百箇言其數之多、統總括也、以絲貫穿而総括也、纏玉亦表守備之嚴耳、稜盛箭室也、作靱誤矣、稱以鹿皮縫之在背者之使弓弦觸此有聲也、高鞆亦取其鳴音之高、其訓登茂者音物之省語也、或曰讀巴紋彌弭頭也、誓訓宇氣比、本爲固請證信之義、又轉爲祭立言以決吉凶之義、是與卜以問神者無異、故又用願祈等字也、隔天安河者遂之也、天安河在大和國、又在近江日子根、亦在近江、天眞名井、蓋亦美稱、指汲水之處而言、非別有其井、丹波國與佐之眞名井原、皆豐受大神御座之地、云眞名井、所以炊神饌也、出雲國意宇郡、亦有眞名井神社、伊勢外宮西南藤岡山眞名井、則二宮御饌所用也、濯于眞名井、取其誠之也、又有淳名井、謂

止水有去來井、謂流水、可然訓佐我彌盛、嚙之省也、凡嚙堅者其口必盛也、田心古事記作多紀理、與湍津並因湍水得名也、狹依是眞宜之省也、一作市杵島、市杵蓋伊都久志也、速日之日活用夫流、忍穗耳爲大大耳之省語、耳美稱、皇孫訓須賣美麻須賣、統也、美麻是御眞子之省也、孫字古訓比古、其訓麻古者眞子之義、通子孫而言、其稱子之子曰麻姑者始于奈良朝、非本義也、皇孫謂皇統與天孫謂天日嗣之統同義、非孫之謂也、埼門山未詳、或曰御許山、山上有巖石、常溢清水、湛然過旱不涸、雨亦不汚云、猶訓努字義未詳、奧津島田心姬所居、即今沖島、在中津宮西北四十八里、中津宮市杵島姬所居、即大島、在神湊北三里、邊津宮湍津姬所居、今曰田島、在中津宮三里之南、爲神體之形、言現身不居此也、胸形猶言身形也、胸形即筑前國宗像郡、道主之道謂海道也、索眸欲見太神于皇都、本於恩親之誠、即神明本體之所在也、故曰吾無黑心、無黑心者誠也、誠則丹心、黑訓幾多奈志、無片段也、謂人爲攪擾、丹訓阿加志、明白也、謂天眞自然、或曰誠訓麻古

登猶言天載僞訓伊都破理言忌敬破也旨哉言也孔子曰誠者天之道也天之道即神也莫以可尙矣忌敬破則自恣無度所以致自斃也可不察乎抑大神男粧以虞素尊横暴者出于不得已之勢率四海八莫非同一兄弟猶大神之與素尊也而驕横如素尊者何限故雖一家必有嚴君以訓勅之使子弟無有鬩墻之禍況於國乎列聖親征寇賊宗室勞於行間莫非大神之意及至誠既已貫徹則彼此精神合一無間生生活潑流行是素尊之所以献五男神蓋伊奘諾大神詔素尊知天下其意在遏亂畧以安四海使天照大神御高天原亦不外乎肇國經國之基故素尊献五神者所以謝前日之過而奉諸尊之意大神宿昔苦心實爲此耳今慶素尊有此誠故先賜三女神副以寶玉而素尊果献五神副以寶劍於是伊奘諾尊正統始定而天壤無窮之業成矣咀嚼且噴云者言其爲已有之意其實不外乎點撿男女性德而使者神之遂致有吾物汝物之說也一書作日神先食其十握九握八握三劍化生三神素尊含其瓊著手左右手足及

左右掌臂化生六神近是或曰人之於子猶左右手足故爲此譬喩其曰化生謂良美所生異于賤者也據三神置玉于宮莫非大神所賜豈與咀嚼者哉源若美謂素尊自以其子質大神大神亦給質子以脫危難也女神自爲他神之子史不足微已其說大粗然亦未爲無所見矣

天忍穗耳尊先生天照國照日子火明命火明命娶天道日女命生兒曰天香山命天穗日命之兒武夷鳥命一名武三熊命其五世孫曰久志和都命天津彥根命之兒天目一箇命一名天之御影命其三世孫曰彥伊賀都命後世臣連宿禰國造伴造縣主稻置首等出於其族者甚衆國火明命蓋天糠戸神香山命蓋石凝姥命云夷鳥與部照通因其有平邊之功得此名也三熊坂諸地名目一箇蓋謂隻眼也御影未詳伊賀都命蓋意富伊我都命見于姓氏錄臣訓意美爲大持省語謂統持其部也連訓牟良自群主之意謂在群中爲之主也是自他人尊稱之非對君之謂也臣連常住近京連比臣稍卑雄略天皇紀遺詔曰臣連伴造毎日朝參國司郡司隨時朝集造訓美夜都古

御奴也、夜都古、猶言侍仕公室之子也、國造領國大國曰國小國曰郡伴謂各部部訓辨、爲牟禮省
語、伴造掌其部也、縣主如字大縣曰縣小縣曰邑稻置或作稻寸猶言稻君管屯倉也、直訓阿多比
延、即直兄也、物價曰直、是代天皇治其地之謂也、首訓意毘登、即大人之意也、
久志和都彥命伊賀都命、蓋爲二神子孫之最盛者、案其年紀率在神代之末與天統準而不與
素盞嗚尊世紀合、蓋天孫西下之後久歷鴻荒、而子孫不能記其名也、當時必有世襲其名如神
祖之於彥火火出見尊者、而其人不甚著則雖欲不湮沒得乎、撿姓氏錄曰某神幾世孫、而其間
曾無別神可充其數則知唯記其爲幾世、而悉忘之也、
既而素盞嗚尊、其行益無狀、初大神之田有三處、曰天安田、曰天平川、曰天邑并田、皆爲沃土、雖逢
霖旱無所損傷、而素盞嗚尊之田、亦有三處、曰天樴田、曰天川依田、曰天口鋭田、皆爲磽地、雨則流
旱則焦、素盞嗚尊妬之、遂毀御田之畔、埴其溝渠、廢槽重種、又候穀物已成、亘以絡繩、插籤放天班

駒使伏田中、又當大嘗、放屎於新宮御席之下、大神不知徑坐其上、由是擧體不平、然且不慍曰、是
糞如者醉而吐爾毀畔埋溝者是土之愛也、而素盞嗚尊狂態愈甚、方太神居齋服殿織神衣、播天
班駒生剝之、穿殿甍而投入之、大神驚動、稚日女命墮機以梭傷體而神退矣、稚日女大神女弟也、
大神赫怒謂素盞嗚尊曰、汝猶有黑心、吾不欲與汝相見、入天石窟、閉戶幽居、高天原常暗、葦原中
國不辨晝夜、惡神之聲如五月蠅、万物之妖悉起、凡其庶事皆黜、火瓣之囲插籤謂立杭田中以傷
田人之足也、齋服殿謂織祭服之處、天班駒謂馬之飛騰異常者、班駁文也、雲笈七籤軒轅本紀有
騰黃、其色黃、狀如狐、背上有兩角、竅出日本國、壽二千歲、黃帝得而乘之、遂周旋六合、所謂乘八翼
之龍遊天下也、或曰、龍翼馬身、一名乘黃、一名飛黃、出日本國、六典曰、宋齊梁陳皆有車府乘黃之
官、今大僕寺有乘黃署、天班駒者豈騰黃之謂歟、新嘗、嘗新穀于神、亦自御食也、古俗新嘗通上下、
尤要潔清、万葉集下總國歌曰、爾保登理能葛飾早稻迺爾倍蕃登毛曾乃悲志伎迺戶爾立米耶

毛爾倍壽爾刈早稻會隣里而嘗之歌意此時閉門不許外人來入但不使意中之郎立乎外也東歌曰誰曾此屋能戶逌曾米流爾布奈未爾我我夫逌遣弖伊波布此戶逌爾布奈未即新嘗言夫曾新嘗吾獨齋居而誰敢來排戶乎此風蓋各國皆然也常陸風土記古老傳神祖尊巡行到駿河國福慈岳日暮請宿福慈神以新嘗齋居辭登筑波岳請之筑波神曰今夜新嘗然敢奉尊旨設食敬祇古風可想也古時新嘗與大嘗無異後世踐祚曰大嘗每年曰新嘗也天磐戶謂宮殿之堅固非必巖窟也閉訓多都建也蓋上古俗鎖戶于外臨閫持來塞之更掃別物使固也

據大神田旱澇云云之說則知先是自有日輪陰晴而高天原之非天空亦不容疑矣當時素尊有田三處可以見住皇都之久也素尊橫恣至絕衣食之源而尙且不怒乃曰醉而吐爾士之愛也合弘自處不言舊惡欲其掩飾悔悟好善之心長而惡惡之心短是爲誘人於善之要必至不可恕乃入天石窟是所以自責其身蓋謂吾之不能化弟者吾之不德故不見弟之傲慢也其修

祖志卷之三　九

十

己之心益篤欲弟遷善之念益切素尊雖桀驁無所與抗而其心有恥安得不屈服乎此爲法于天下後世者可謂至矣天磐戶本謂石窟蓋太古宮殿因大巖造之也

於是八百万神會於天安河上請高皇產靈尊子八意思兼神令畫策焉思兼神曰宜圖造日神之像而奉招禱也乃聚常世長鳴鳥使互長鳴採天安河之河上之天堅石與天香山之鐵科石凝姥命爲冶工全剝天眞名鹿之皮作天羽鞴以鑄日像之鏡始所鑄造二面狹少不合諸神之意是即木國日前神也次造八咫鏡一曰眞經津鏡其狀美麗以充日像即伊勢大神也仍科天目一箇神作雜刀斧及鐵鐸天日鷲神種木綿作白和幣長白羽神種麻作青和幣天羽槌雄神織文布天御梶神爲司天棚機姬神爲織女織神衣手置帆負彥狹知二神作天御量伐大峽小峽之材以造瑞殿兼作御笠矛盾天櫛明玉神作八尺勾瓊之五百箇統之玉山雷神採天香山之五百箇眞坂樹之八十玉籤野椎神採五百箇野篶之八十玉籤然後使天兒屋命卜之捕天香山之眞男鹿全拔

其肩取天香山之天波波迦燒肩骨而卜之卜合謀矣此鹿卜之始也固天安河之會實存大和國
高市郡菅原之地云彼有高市神社相傳八百万神會合之地也一書作會於天高市八意消思慮
兼八八與彌通日神之象謂其光明之心即鏡也非形容也招禱謝罪請出也常世長鳴鳥謂鷄常
世謂有夜無日即在此時指鷄曰常世者取其有功于常世自後而言也如常世思兼神亦然金山
即香山也一作香山史稱天香山本在天上天神二分而降之一在伊豫一在大和阿波風土記天
降之山其大者曰天山在阿波國天之諄詞山是也石凝為鑄重之義姥訓登賣利所見之義因鏡
光得名香山稱亦因其採鐵于此此神子孫稱斗米名者甚多斗米不必女稱如名草斗畔可以見
矣羽鞴韋囊所以吹火以其扇風似鳥翼故曰羽鞴也日像之鏡一書及舊事紀作日矛矛恐象誤
咫訓阿多謂手也一手廣四寸合兩手則為八寸謂之八咫也真經津真太也全剝謂扱去其骨使
中空爐也真名鹿謂鹿真名美稱也目一箇神一名天津麻羅命古事記有鍛人天津麻羅日鷲名

蓋取用其用鷲羽作矢也白羽謂衣服古言然也棚機猶言手之機也木綿以梼皮造之打揉如綿
也梼山梼色小白檽梼梼漆相似如一豐後柚富郡多梼樹云蓋古者合穀與杜仲與梼同謂之木
綿也古語拾遺作天日鷲神以津咋見神種殖穀木註云是時穀木與麻一夜繁茂津咋見蓋日鷲
神之族今阿波國美馬郡北莊村有此神之祠云以字可見日鷲神之司青白諸幣也和幣訓尼枳
底底為多閇省語即妙也文布訓斯杼理即筋織之轉布有青筋之文也古者專用諸帶謂之常陸
帶常陸風土記稱久慈郡有靜織里上古之人未知綾此村始織之因名是所謂荒衣也又謂之織
妙衣神衣和衣也以赤糸織之其糸曰赤引然古者荒和通木綿與麻而言不必分也伊勢神宮有
神衣祭所以供神衣也其有兩機殿始于垂仁天皇云神名秘書昔人面等遠祖天八千千姬殖桑
于天香山養蚕取糸以織御衣及大神垂跡之時奉兩機具天降其後以女子号織子男子号人面
以四九附月十四日進之人面訓比登母蓋一面之義言每神限一面織之不假機也手置訓布手

度物帆負未詳、狭知爲度知之省、大量謂天神所定之尺度、蓋以身長爲度而斗斛亦出于此云、峡謂兩山之間、其地必出良材也、殿訓美阿良加即御在所也、櫛借字奇也、五百箇眞賢木猶言五百枝眞賢木、謂一本繁枝也、仲哀天皇紀有五百枝賢木、似是箇訓豆、爲數物之語助、玉籤謂刺立於地、以祭神者、籤或作串、此謂著玉木竹、對根掘賢木大者而言、故曰串八十、言其多也、篶小竹色黑者也、兒屋蓋招祖泥之義也、平田篤胤曰、是爲心彌之義、即彌心之倒也、彌心即八意、蓋與八意思兼神本爲一神也、心訓古凝也、下呂是助辭、未知是非、波波迦朱櫻也、生於山野、其皮色如朱、故有此名、或曰樺樹也、鹿卜出于太古、其卜法七日齋戒、詣卜庭、讀降神詞自矢、曰吉則兆當如此、凶則如彼矣、判斷不容一毫私意、所以爲貴也、魏志皇國傳、其俗舉事輒灼骨而卜、先告所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坼占兆、蓋謂鹿卜也、

天安河古語拾遺作天八湍河原、未詳其所在、蓋由諸神遷徙頻煩、不住一處、然以余見之、其必

在南海諸國也、按阿波國忌部郷一宇山有天石門、自往古相傳爲天照大神幽居之處、其東北吉良里有伊勢神明、其傍嘗有日鷲神社與八百萬神之社、而山下有木綿葉川、其東宮內里亦有神明山、或恐八湍河指木綿葉川而言也、八湍猶言箭瀬、謂其流急如箭、木綿葉川有十釜鳴瀧等處、奔流激石、殷殷如雷、奇景甲于天下、眞不愧八湍之稱矣、木綿葉川向北而流數里、入吉野川、又東流十餘里注海、在磤馭盧島西南五六里、吉與安音相近、太古時呼吉野川曰安河、亦未可知也、古老說、太古麻殖郡迤東諸處皆爲海潮、久後土沙淤塞、遂成村里、理或然也、太古時沃壤近磤馭盧島者、推吉野川近傍爲第一、而一宇山在四國之中央、經營四國甚便、則二尊及大神屢幸于此、亦不容疑焉、其名國神曰大宜津姫、蓋亦因其掌二尊食膳也、一宇諸山多五金、自古傳之、當是天之詔詞山、紀記以爲採天香山之金者、以其爲同一天神所住、故訛傳也、而至今莫人能探知金鑛者、豈非神明深秘之乎、日前宮在木國者、蓋天香山命傳之也、神武天皇紀

有高倉下、實出于天香山命、如名草戸畔、亦然、蓋天香山命奉勅自阿波往住也、後風土記稱大
神勅阿波玉居伊勢國、因呼其地曰阿波、此昔人疑其出于後人杜撰、然亦有不可易者焉、阿波
玉藻大宜津姫之族在阿波者、魦毛賀里有絹織窟、恐是栩機姫所住也、諸山亦多賢木野蔦、與
朱櫻多兵男鹿、而其各地多御所平宮平中宮宮原宮成宮内大内等名、附近村落如拜村拜原
西林東林、皆因拜齋而得名、是恐非忌部諸神所獨當也、麻殖郡宮島村有八幡宮、實祭日鷲神
云、其地瀕吉野川、每洪水漲溢、社地乃高起、未嘗有漂沒之患、村民清潔奉祀、不留一墳墓、每有
死者、埋諸村端一洞穴中、屍骸忽化爲烏、有那賀郡宮内村有八桙神社、祭天八千桙神、相傳爲
大己貴神、其地昔屬神領、村民齋忌殊甚、村内不得築墓耕耘、不得用糞溺、亦不許斬竹木供葬
具也、宮嶋神之爲日鷲神、未可信據、八千桙神而曰天者、豈非以其住天府乎、淡路訓阿波遲者、
始于二尊之時、因其往來阿波得名、可見阿波之爲天府、而諸神之有事于阿波、即所以昇天也、

阿波諸郡到處有大己貴事代主健御名方神社、而其祭后妃諸神、須勢理姫、湍津姫、沼河姫、下
照姫、夏之賣等者甚多、豈非讓國之後徙住于此、以效誠款者乎、諸郡又多万幡姫、木花開耶姫、
豐玉姫諸神之祠、殆必有以也、皇大神住何許、則未可知已、然忌部鄉一宇諸處神迹靈蹤甚多、
峯巒重疊、溪澗縈迴、樹木深秀、水泉絕住、或恐大神所住也、名西郡矢野神山、祭天石門別八倉
比賣、其傍亦有天石門、亦恐大神所住也、勝浦郡日峯、俯瞰東海、常世重浪所攸、四望豁然、形勢
雄偉、其絕頂祭大日靈貴命、極多靈異云、其南金磯田野日開野三村、並有大神祠、闔村祀之、其
爲奇跡、是亦安知非當日高天原之所在乎、而後世記忌部諸神事跡、而不及天祖者、蓋天祖住
此未久、赫幸他處、曾無一定居住之地、且居至尊、不親民事、而日鷲神之子孫在此、常任親民之
職也、然神明石室、余久疑之、未知其爲何神之宮與陵也、聞土人屢入室中、撫壁之詭、其爲最古
之物、本居宣長嘗往而規之、至戶外、脫屐拜伏、長跪遂不敢近、宣長到此、則余未能信己、或恐是

宣長門人好古者也鹿卜視火拆左右縱橫文理一定是文字之源也世傳大卜占書有八字曰
𠘧飛天回冈凡凡𠘨人莫能解者清人沈文啓釋曰六四七五五八三十未知當否然清人往往
精通古篆即其非妄意解釋者也明矣恨其占法失傳也平田篤胤曰質疑于神尤爲難事而猶
有兆文可判吉凶況於人事乎安得不有必象相驗是知神代必有文字也神代口訣稱神代文
字象形也象形者如一𠮷、二𠮷、斗𠮷口玉𠮷〇是也釋日本紀擧善淵愛成說有言上宮記
古事記、日本紀皆有假名本假名用和字起于神代假名本在今記紀未成之前又稱大織冠中
有肥人薩人之書亦神代文字也愛成者陽成天皇時人必有所受或親視其書也閔書稱南倭
北倭皆有文字類鳥跡古篆意其初有達人製之邪蓋彼亦或目擊我之古文而爲此說也
於是天兒屋命掘天香山之五百箇眞坂樹上枝懸八坂瓊之五百箇統中枝懸八咫鏡下枝懸青
和幣白和幣太玉命奉持之兒屋命宣太祝詞天手力雄命潜立磐戸之側天鈿賣命爲神樂長探

天香山之竹節間彫孔而吹之用木合擊以合樂聲天加奈止美命驕置天香弓六張長白羽命兩
手持菅茅而奏焉時有金色靈鵄集高幡之上既而天鈿賣命以天香山之眞坂樹爲鬘日影爲襷手
持結束小竹葉且持茅纒穉著之鐸庭燎於天石窟之前伏汙氣登其上踏躍以爲神明憑談之
狀曰比登布多美用伊都牟由那那夜許許能多理毛毛知用呂都故出乳房垂裳緒于臍下巧作
俳優高天原鳴動八百万神共笑大神以爲奇又聞天兒屋命之稱辞乃勅曰頃者人雖多請未有
若此言之可嘉也少開窟戸而窺之勅曰自吾幽居以爲天原與葦原中國皆暗何由天鈿賣爲樂
八百万神皆咲邪天鈿賣對曰有至貴神勝于汝尊故歡喜遊樂如此也言未畢天太玉命出其鏡
奉示大神愈以爲奇稍自戸出臨手力雄命進排戸取御手曳出中臣神忌部神以尻久米繩廻懸
其後曰從此以內勿復還御以鏡入石窟觸戸小瑕大神既出戸天原天下忽得照明八百万神相
見面皆明白乃伸手歌舞相與稱曰阿波禮阿那於茂志呂阿那多能志阿那佐夜憩飫憩大庭會

於是爲始乃遷太神於新宮、令大宮賣神侍於御前、豊磐間戸櫛磐間戸二神守衛殿門、因太玉爲太手向之義、蓋白祝詞者兒屋命掌之、執幣帛者太玉命掌之也、大祝詞訓布豆能理等止等告說之言也、或作大諄辭、諄告曉之熟也、鈿賣謂其强悍、古語拾遺今俗强女謂之於須志、此緣也、箭間彫孔是笛之始也、用木合聲是笏拍子之始也、持笛以奏是和琴笛搔之始也、和琴一名曰倭琴、爲此也、加奈止美即金笛、蓋天日鷲翔矢命也、天香弓之香與鹿通、因射鹿得此名也、奏謂撫弓弦上代本紀曰天香弓與並叩弦是也、伏汙氣書紀作覆槽、借字耳、汙氣是空笛之省語、蓋其形如笛而空中、登其上蹈、跳使有響也、今東部俗用盤盛水覆盛笛于其上、以扣之、其聲如鼓、音謂之宇介云鈿賣命懸談、賣爲六言四句之諷語、此係平田氏據古語拾遺貞觀儀式等所補入、今從之、比登布多美川言八、宜見蓋也、蓋謂石窟之戸也、伊都牟由那那言稜威而成、成也、蓋大神出窟戸有光輝吾事乃成之謂也、夜許許能多理言彌心足也、母母智孫呂都言股乳宜也、此頌大神之言、本非數

名、世人常謂之遂定爲數名也、自一至十其下一語皆曰豆、蔑當字之義也、百千曰百智千智、爲其難言、百都千都也、十曰登袁、是多理之轉且混也、自三十至九十皆曰曾、是橫轉也、五百八百等百皆訓保、亦母母之省也、或曰此謂循環之理、有諷意焉、一訓比登、比日也、於物無雙、登語助、二訓布多隔也、言一氣判爲二也、三訓美、身也、一身生於二親而爲三也、四訓用、因也、物有左右、斯有前後、有長短、斯有廣狹也、五訓伊都、忌敬也、居四方之中、無所偏倚也、六訓牟、三之轉、睦也、身與身合之謂也、七訓那那、中也、上下四方而有中央也、八訓夜、彌也、即四之轉、四方四隅之謂也、九訓許許、凝也、八方與中央、是數之極也、故曰凝、如中心謂中凝、亦此意、十訓登袁、與止尾同、而尾與陽同、訓有終而復始之義、其曰百曰千曰万者、皆倍加之數、已未知當否、巧爲俳優、兼聲容而說、而其歌舞有節可見也、如律呂本出于自然、然非人巧爲之、則亦無可見也、稱辭之稱、與湛水之湛同、訓列、聚神之功、使使神滿足之意也、人雖多請、四字可以見請太神出御之多、亦可以見神之非與人異者也、至

貴神謂八咫鏡也尻久米繩書紀作端出之繩謂藁端不斷也尻瑞藁本久米爲能之義阿波禮見
物感嘆之聲通悲喜而言阿那切迫辭也於茂志呂面明白也多能志即手伸謂樂也佐夜憇分明
也懲飫蓋汗氣也大直會慶大神出御國中復曾大饗大神亦自祝也直訓奈保莒比即奈保理之
展也大宮賣即天鈿賣命侍於御前候命也是後世內侍之始也豐磐間戶櫛磐間戶即太玉命之
子平田氏曰天石戶別命之異稱也一名阿居太都命一名天背男命
大神怒入石窟者非遁世之意即使世知一日不可無君也凡河內弓恒歌曰世遠舍且山爾入
留人山爾且毛猶憂歲時波伊都知行瓦牟源定信曰假能世登此世遠言波波君親能惠波何
如爾入爾答遍牟是自私而無術者也人之氣力薄弱者淡薄自甘遺外家國勋致滅身賊民大
神經營四方未嘗斯須忘二尊造國之志豈爲此鬱哉聖德體乎至明猶天之有日溫仁育民猶
日生万物故天下尊之親之直指爲日而今遇素尊侵擾大神以爲是吾之不德也幽居思過而

天下無所受命不知所爲與居晝夜無異故命之曰常闇及其復位也民仰視之道路相慶有類
陰雨新霽日輪高照是比喩之言也然反有其實非如彼故入加足于帝腹因現客星犯帝座之
象有君人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三次也當其幽居諸神在位者安得一日安居乎故相與出力
從事大祭其儀甚嚴先輩謂此祭天神以慰大神之心蓋大神本欲祭祖考爲素尊所擾中廢故
今本其意以行之如祭保食神亦在其中可謂知言矣當時諸神各有擅長于工藝于器械于言
辭各執其所長合議以奉一君汲汲唯恐不及有類一家子弟會于一堂上以議家政推思兼神
爲會長以仰其籌略而各就其位亦莫非衆議推選未嘗有植黨爭權之風未嘗害一體親睦之
化如栲幡千千姬天鈿賣皆以女神敢參大議奏偉勳實由大神教養有素毫釐之利錙銖之害
上下男女皆同之也可以見當時上下之分未甚嚴政府之權亦未甚重也否則大臣在朝總攬
百揆唯一且空天位安得衆神齊會如此乎我邦自古上下相保至誠懇篤絕無海外人上下成

市烏合立約之風、是其所以有會議之舉、吾未聞海外万國有此事、若彼唐虞君臣都俞吁咈于
一堂之上、自爲千載美談、未免有椎瑳大過自衒其功之風、周官徒陳詢于万民之儀、不足道也、
況於漢唐諸國乎、鹿卜自矢廣厚稱辞和琴歌舞奏樂、可以卜當時之人心、祭祀首用斂者象其
人心無私、如鏡之虛明受善愛美之心、一出自然、非思議所及也、青白和幣亦在表心之清淨、蓋
人心本體、不容一塵、以制万惡、而妙用活潑、便是三神之靈存乎人我之間者也、事神者其可逕
哉、異坂樹蔭日影襷尻久米縄等、皆主潔清素樸、不使物勝於誠、漢人所謂清廟茅屋、大路越席
者也、北史稱俗無盤俎、藉以槲葉、食用手餔之、性質直有雅風、槲葉、蓋三綱葉之類、所以潔清事
神、雖黍庶無不然也、至于食用手、則視筑紫邊土之民、偶有此事而言也、素尊訪保食神乞食、見
其盛食百机、以爲穢而斬之、抵簸川上、見箸流至、沿水而行、是果如何世界也、況於數千載之後
乎、唐人迂濶如此、可笑也哉、或曰、此會實係高皇產靈主張、產靈下必脫詔命等字也、是處君權

下墜、而爲此臆說耳、曠古盛典、論于人心赫赫若前日事、安得移之殊、不思若然者、大非大神幽
居之意、亦非八百万神至誠報國之心也、

其八意思兼神者、高皇產靈神之子也、其子曰天表春、次子曰天下春、天日鷲命者、天手力男神之
子也、長白羽天羽槌雄二神者、天日鷲命之子也、天御梶神者、亦手力雄命之子也、手置帆負彥狹
知二神者、產巣日神之子也、天櫛明玉命者、高皇產靈神之女、栲幡千千比賣命之弟也、天兒屋根
命者、津速產靈神之子、武乳速命之子、天相命之子、與台產靈神娶玉主命之女許登能麻遲比賣
命所生也、天太玉命者、高皇產靈神之子、天底立命之子也、其后曰天比理刀咩命、子曰天神立命
曰天櫛耳命、凡齋部供作諸氏、皆太玉命所率也、手力男神者、產巣日神之子、天底立命之子也、天
鈿賣命者、天太玉命之子也、囲與台訓巳己等、即心利也、万葉訓心神爲許許呂、波是也、許爲凝聚
意、是言靈之神也、王主命蓋手力雄命也、供作諸氏、如鏡作服部倭文麻績諸氏、皆供大幣也、

平田篤胤考證諸書以爲思兼神即天兒屋根命是也天日鷲神一稱天日鷲翔矢命長白羽神一稱天物知命一稱八坂彦命天羽槌雄命一稱健葉槌命一稱天羽雷命一稱綺日安命天御梓神一稱天鈴杵命手置帆負神一稱天御食持神一稱多久豆玉命櫛明玉命一稱天豐玉命一稱天明玉命一稱天羽明玉命一稱玉祖命律速産靈神一稱神速魂命天相命一稱市千魂命與台産靈一稱己己登魂命一稱天之辭代命一稱天石門別安國玉主命兒屋根命一稱太詔戸命一稱櫛眞智命一稱櫛眞命一稱太麻等能智命一稱太祝等能豆神一稱國之辭代命太玉命一稱天櫛玉命一稱天神玉命天神立命一稱天押立命一稱健角身命手力雄神一稱天石戸別命一稱伊佐布魂命一稱明日名門命天鈿女命一稱宮比神一稱天之波波伎神即大宮賣栲機姫栲衾幡千千姫同一神也按平田氏考證甚精確據姓氏錄等所記蓋有如此者焉顧凡神之多異稱者由其功德大盛然亦安知其無合祖孫爲一神者哉謂孫爲子古多其例

如櫛玉神玉恐是太玉之子櫛玉櫛玉之子神玉也神立押立健角身亦恐祖孫相續者也

神代志第六

於是八百万神相議飯罪素戔嗚尊科以千位置戸使斬鬚髮拔手足爪以贖爲白和幣靑和幣以贖之始有手端吉棄物足端凶棄物天兒屋命宣大諄辭解除其罪割天小菅祓之祓畢八百万神譲素戔嗚尊曰汝所爲無狀不可留高天原亦不可居葦原中國宜速適根國也乃逐之時素戔嗚尊見大神白曰衆神處我以根國不見阿姊不忍離也今者奉覲既訖當隨衆神之意永飯根國請阿姊平安照臨天國吾所生之兒皆奉阿姊乃還降焉圍祓有二義一則解罪一則除穢而其義相因也徵祓具亦有二義一則科可祓之物以供其用如以唾爲幣亦是也用馬者蓋取其要神之聰容祓除如馬大刀取其斷罪其餘準之一則投棄隨身諸物併祓除所用諸物悉棄之也千位與千座同千顆其數之極多座置安置祓具之處是以楮造之其楮開之命木後世有四座置八

座置謂其位所置之物蓋連結小木造之是自爲一物非安置祓具者也或曰各用一束稻曰四八
者神道所尙也置戶謂祓具古事記有詛戶亦與此同吉棄物凶棄物者蓋解除有吉凶兩種吉解
主禱吉事凶解主除凶事吉解貴故用手爪凶解賤故用足爪也然二祓者古無傳其儀者是與置
戶其義未詳湊鼻液也以唾湊爲幣者既傾財貨而猶不足故以身躰所有繼之也
素尊見逐可以見刑之出于不得已雖貴近不得苟恕也我國開闢以來天統相傳未有禪讓放
伐之事實本于大神詔勅然科素尊祓具拔手足爪不要大神勅是諸神之所以自主亦莫非大
神之意也一書作以神逐之理逐之古事記亦此意言其非私意也或曰神代刑法有三載蛭兒
于葦船而流之與逐素尊于根國是爲流刑一也火酢芹命爲狗人是爲徒刑二也科素尊出千
座置戶是爲贖刑三也如諾尊斬火神之骸冉尊縊殺國人之言皆出于一時忿怒不足以言刑
也且神代所謂刑者非有約束條目蓋上古人民皆聽上所言而行故法訓能理宜之謂也上之

所宜下奉而行謂之法刑出於法之餘不得已故神代少刑也神代未有斬絞況於族殄夷滅之
刑乎其言不可易已抑流徒贖三刑出于天祖天孫之制諸神斟酌折衷以適人之性情無不周
到是豈三代以下諸國屑屑徒事刑法者之所能及哉是不可不知也
素戔嗚尊既爲八百万神所逐時會霖雨結青草爲簑笠乞宿諸神諸神皆曰汝以惡行見逐如何
乞宿于我雖甚風雨不得留休辛苦以降後人惡着簑笠負束草以入他人屋內犯此必督解除是
其遺法也逐乞食保食神保食神出飯其口又出鰭廣物鰭狹物及毛麤物毛柔物備百机饗之素戔嗚
尊忿穢之以爲穢拔劍一擊殺之後大神遣天熊之大人往見之保食神頭上生粟眉上生蠒與桑
目生稗腹以下生稻麥及大小豆頂則化爲牛馬矣天熊之大人悉取而獻之大神喜曰此是顯見
蒼生之可食而生活者也乃以粟稗麥豆爲陸田種子稻爲水田種子又定天邑君植稻于天狹田
長田及秋垂穎八握莫莫然又植桑于天香山養蠶口裏含繭抽絲始有養蠶之業後大神勅天之

阿波玉居伊勢國五穀長遂繁茂因呼其地曰阿波今曰阿系後屬伊賀国辛苦訓多志奈武是爲手足惱之義過硬難事大勞手足之謂也狹田爲真沼田之義長田之長猶長秋之長也皆爲稱辞

阿波玉説見後風土記似可信伴信友曰仲哀天皇記吾田節之淡郡所居可以合考矣

柔尊見逐艱苦所以化横暴飯粜敬後來大國主之經營國土亦以辛苦致之由素尊遺訓也艱難辛苦之事其可不備嘗哉保食神身生動植物亦出于訛傳益其神精通物産居常收集諸物可餌食者如五穀按其所珍重常在懐中若袖中自隨及見殺狼藉身邊也素尊怒出飯其口豈窺其先嘗以爲無禮乎化爲牛馬則逐甚之也藤原由道歌曰五種能穀物這姿保食能神曾那志計留万代能爲米是可謂知保食神者矣蓋其言爲万代者知其非偶然也而謂之其知其非偶然之實則亦未能信也定天邑君分狹長田種稻及諸物者使達植物之性者相土宜以種之嘗諸民以試驗之也口裏含蠶抽絲者其業頗難於農且屬婦女之事故躬親試之以教飼養繅

絍之法也衣食者爲斯民急務之第一故大神爲之一一點檢相土宜審氣候驅盜賊時培養務盡其性以開利源垂慶万世是大神一時之行而兼神農后稷西陵氏也其爲宏猷果何如哉我邦自古訓公民曰袁保美多迦良猶言大御寶多加良田力也是可謂深達大神之旨者矣而不知其所由來則可乎祈年祭大神者固爲此也保食神一段按書紀作天照大神在天上聞葦原中國有保食神勅月夜見尊就候月讀尊受勅云云恐非也保食神住何許未詳攝津風土記曰宇可乃賣命居稻椋山爲厨膳之處又稱居稻倉山盛飯因以爲名山城名勝志月讀尊到保食神許有一湯津杜樹尊倚樹立其樹所在今号桂里按丹波風土記往昔豐宇氣大神天降在伊去奈子嶽天道日女命等請五穀及桑蚕等種掘其名井于嶽灌水以植焉及秋垂穎莫莫大神大歡喜曰妍哉田庭因呼其地曰田庭丹波即田庭也丹波有十二月栗神無祠稱木曰神古老曰稚産靈神所植每歲十二月朔日生花二十日結實正月元日取其實奉大神至今不差據此

則似住丹波者伊勢外宮祭此神始于雄畧帝時自丹波遷之也丹後風土記比治山頂有井曰眞井嘗有天女八人降浴時有老夫婦曰和奈佐至井竊藏一女衣其七人皆飛昇天一女隱身水中懐慙老夫謂之曰吾無兒請以汝爲兒天女曰何敢不從請賜衣裳即與之因相與住十餘歲天女善釀酒飲一杯除万病其家大富後老夫婦謂天女曰汝非吾兒宜速去天女聞之慟哭老夫益怒天女流涙出門謂郷人曰久沈人間不得還天吾將奈之何嗟歎仰天歌曰阿麻野波良布理佐兼美禮婆加須美多智伊帶治麻土比天由久帶志良受母遂去至丹波里據槻樹而哭因呼其地曰哭木村至竹野郡船木村謂人曰我心奈具志久矣乃留其地是所謂奈異社即豐宇賀能賣也或曰是蓋保食神分身掌酒醴者也未能信已比治山即伊去奈子嶽云奈具志爾和平也

於是素戔鳴尊師其子五十猛神巡覽天涯地角降抵新羅國曾尸茂梨之地颺言曰吾不欲居此

也用埴土造舟乘之而東到出雲國安來之埃川上曰吾心安平矣因号其地曰安來乃又言曰韓島則有金銀吾兒所御之國而不有浮寶未可也拔鬚髮而散之則化爲杉胸毛爲檜臀毛爲柀眉毛爲櫲樟已而定其用曰杉樟可以爲浮寶檜可以爲瑞宮柀可以爲顯見蒼生奥津棄戸將臥之具而八十木種可餌食者皆播殖之初五十猛神天降韓地時多持木種然未之植也盡持歸及是始植筑紫遂徧大八洲盡爲青山故稱此神曰有功之神即木國大神也其妹大屋津姫枛津姫與五十猛神分種木種因亦奉遷於木國五十猛神一稱大屋彥神一稱伊大祁曾神客居石見國邇磨郡其地曰五十多伎一稱韓神曾富理神囲巡視天涯地角者在察外蕃之狀蓋體諸尊之意爲皇孫慮也祝詞作天能壁立極蓋此時既行赤縣諸國也新羅二字蓋係後人追書當素尊時未有此名也或曰茂梨者神社之爾也高麗曲有蘇志摩利一曰廻庭樂蓋據素尊故事作之也其道音皷在仁智要錄按其舞圖着簑笠以屈折蓋摸素尊流離辛苦之態也用埴土造舟蓋以藥土塗舟也

按出雲大社記社西鶴山之麓有天盤船素尊用埴所造之船化爲石者云安來郷名在意宇郡昔紀一書作安藝國可愛之川上誤矣埃與可愛同訓埃川即伯耆大川經安來郷入海者也韓國二字亦係追書韓訓加羅創于垂仁天皇朝大加羅來朝其實總海外諸國而言也古史記作辛國取其航海艱難云金訓久我禰又訓許賀禰黄金也黄曰許猶木陰曰許加宜荷前曰能佐伎銀訓志路加禰白金也吾見謂皇孫也浮寶謂船海表有金銀而欲得之非有大船往來不可故多植材木以備他日之用欲其交易有無以便彼此也奥津棄戸將臥之具謂棺槨奥津指遠郊地下而言棄戸猶言死者之室也將臥言上古皆用臥棺也據有功云云則五十之訓當是伊曾曾爲佐賁切謂其有功也紀伊本此神所住故曰木國自後世地名必用二字遂稱紀伊云杭謂四方木也伊大祁曾神居石見國出于石見風土記韓神因其往來蕃國得名曾富理未詳以韓神曾富理神爲五十猛神者據內侍所御神樂式大宗秘府略記也是與園神同列而祭之曰園韓神園神守疫賢大物主神也、

素尊於是既化爲大善神矣蓋其不能無遺憾于前日父母之訓所以鋭意飛飭以全功德也丈部稻麿呂歌曰父母賀頭掻撫幸阿禮弖言志辭曾忘祢兼都留　物部手力良曰我父母能袖母智撫弖我賀故爾泣斯志心遠忘毛衣努加毋　藤原爲氏曰多良知禰能在弖伊佐米志言能葉波亡後爾古曾思比知良留留　此爲常人言雖素尊亦當然也素尊說韓島有金銀其志在於交易有無以謀彼此之便蓋其子孫及從神在彼地者衆故不能忘諸懷也我邦出銀始于文武天皇時對馬國司守忍海造大國貢上金始于天平中陸奥國貢上稱徳天皇紀稱陸奥國馳驛貢小田郡所出黄金九百兩我國家黄金從此始出焉其時詔云此大倭國者天地開闢以來爾黄金波人國用理獻言波有登毛斯地者無物止念部流仁聞看食國中能東方陸奥國守從五位上百濟王敬福伊部內少田郡仁黄金在奏弖獻云云謂斯地無金銀者殆誤傳素尊之言

也、素尊未謂斯地無金銀、而必欲取之於外者、知貿易爲致富之要也、鬚髮爲杉、胸毛爲檜、言其良材在目前得之極易、未曾勞尋究也、可以見厭新羅皈此土之甚、得其策亦可以見我多良材易滋殖、固爲工買之資、不可不勉也、此等說話雖出訛言、頗有意思、天地間本無此理、而言之者使人錚聽而記憶也、植八十木種可餌食者徧大八洲、偉哉木國大神之功也、益烈山澤未聞有此事、四百餘州至今濯濯童山矣、比之大神奚啻月盤雲泥、按東國通鑑載朝鮮開國之說曰、東方初無君長、有神降檀木下、國人立爲君、是爲檀君、國号朝鮮、是唐堯戊辰歲也、初都平壤、後徙都白嶽、至商武丁八年乙未、入阿斯達山爲神、檀君當是大祁、祁與岐通、即君之謂也、是爲五十猛神之一名、蓋其子在韓世襲其名者也、檀君不言世數世襲其名也、東國史略又曰、檀君姓桓氏、名王儉、東方初無君長、有神人桓因之子桓雄、率徒三千、降于太伯山神檀樹下、謂之神市、在世理化、生子号曰檀君、唐戊辰即位、始稱朝鮮、都平壤、移都白嶽、娶非西岬河伯之女、生子曰扶

婁、丁巳禹南巡狩、會諸侯于塗山、遣扶婁朝焉、築城于海島中以祭天、又命三子築城、薨葬于松壤、後嗣避箕子來封移都於藏唐京、傳世凡一千五百年、桓是阿米若加武之轉、阿米即天加武即神也、王儉當是和氣、和氣即別也、因則伊奘雄、則進雄、此謂諾冉二神與素尊也、市在則素盞世理則勢理、是混素尊與須勢理姫爲一、傳者之失也、此曰一千五百年、而據通鑑檀君終于商武丁八年、則其即位在黃帝九年丁巳、在少昊金天氏元年、而曰丁巳禹南巡云云者、誤傳少昊嘗會諸侯于渤海之事也、東國史略又曰、聞新羅人自以少昊金天氏之故、姓金氏、蓋金天氏亦出于素尊之裔、與檀君本爲同族者也、

素戔鳴尊遂到簸川上鳥髮之地、見箸自河上流至、謂上有人家也、沿河而行、聞有哭聲、至則有翁媼相向撫一少女、素戔鳴尊問曰、汝爲誰、何哭如此、翁曰、吾國神大山津見神之子、名脚摩乳、妻名手摩乳、女名眞髮觸奇稻田姫、吾本有八女、頻年爲高志八岐大蛇所呑、今者大蛇將至、問其狀何

如曰一身而八頭尾眼如赤酸醬背上生蘿及松杉長亘八丘八谷之間腹下赤血爛然素戔嗚尊
曰汝能獻此女於我乎對曰未記尊名曰吾天照大神之弟也翁曰謹奉命素戔嗚尊乃自變爲童
女以湯津爪櫛插其髮告脚摩乳手摩乳用諸菓釀八醞毒酒且作周垣垣作八門門樹假庋庋上
置一酒槽以待少頃蛇至果如所言素戔嗚尊謂之曰汝是可畏之神也敢不饗乎每槽盛酒大蛇
垂頭竭飲之遂醉而臥素戔嗚尊乃拔十握劍寸斬之簸水盡赤蛇體每段化爲雷飛躍昇天至中
尾鋒及少缺擘而視之有一劍以爲是曾香帶劍之人也異之奏於天照大神此劍曰叢雲蓋大蛇
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名焉後至日本武尊改曰草薙其斬蛇之劍曰蛇麁正一名天羽羽斬一名蛇
蠅斫一名蛇韓鋤国簸川即大原郡斐伊川島上山今曰船通山八頭八尾言其多不必拘也源君
美以爲是土蜘蛛類事刼奪者也古人因名託言自其曰奇稻田姬而遂有湯津爪櫛插髻之說自
其名八岐大蛇而遂有一身八頭尾之說未知是非以櫛插髻是示稻田姬爲已妻者與古者婚禮

爲新婦上髮插櫛主定之義也万葉集橘寺乃長屋爾吾率宿志童女波奈理波髮上都良可此稱
未冠女曰放髮丱伊勢談比來志振分髮毛肩過奴君奈良須志豆誰可上階幾童女髮垂下至
目謂之目指至肩則斬末放之曰童放八歲以上則不復斬以至十四五歲云可以見矣結櫛八架
架置一槽使八首各入不可轉動以分其勢是用兵之法也可以見武勇之中自有知畧存矣據古
傳素尊常帶八握九握十握三劍云此一段天眷作插湯津爪櫛子稻田姬髮堀池蓄八醞酒數石
上設坾覆姬至期果有大蛇至見其池有人影飲酒沈醉而眠是自爲一說八醞古事記作八鹽折
醞釀酒也鹽折訓志本袁理謂絞復也盎一釀熟絞取汁藥糟更用其酒爲汁亦更釀之如此八次
乃成也盎與絞通折猶復也作八門蓋一處列八門也據此時釀酒則知少彥名以前既有酒醴也
有一劍古事記作有都牟刈之大刀刈訓賀理都牟賀理謂截物銳利之狀劍訓都流岐爲都牟賀
理之省語稱其用也大刀訓多知統名也小刀訓加多那片刃也上古刀皆兩刃唯小刀有一刃者

云、呑帶劔之人據天皆靈正、一作靈玉盞荒魂之義也、羽羽斬未詳、蠅所蠅剱即自砺之義、韓鋤釼

自其韓國所得而言也、

大蛇蓋有其物、非如漢人指殘賊曰封豕長蛇也、然其曰八頭尾生松柏者、特甚之耳、素尊斬大蛇、威風凜然、其氣直貫斗牛、使千万世之下讀其傳者、莫不扼腕慷慨以歎賞其餘勇、非如劉邦斬赤帝子之冷淡也、八醞酒八假度、可以徵當時之開化矣、按古今以酒滅身者甚衆、在我邦則以大蛇爲談柄、大蛇非八、然亦爲可畏之神、而其亡滅如此、八宜監于此、致愼于酒也、酒者酒爲百藥之長、忘憂合歡、其功如神、本非滅人之物、唯人爲之奴、不自知以致亡滅已、如夜行冒[illegible]、入洞穴、渉林遇疫癘流行、飲之微醺、使人勇壯、可以祛邪氣防百害、其稗益于人也亦大矣、應神天皇時、飲須須許理所献之酒、歌曰須須許理賀迦美志御酒仁我酔吾、許登奈具志恵具志爾我酔爾、乃出以杖打大坂之大石、石走而避、當時諺曰堅石避酔人也、許登奈具志恵和酒

也、愛具志笑酒也、清輔朝臣袋冊子、有夜行誦文、歌曰加多志波夜都加勢勢久理留久梅酒手恵比足恵比我酔吾、蓋本于應神帝故事、百怪怖去之意云、

於是素戔嗚尊相造宮之地、到清曰吾心須賀須賀斯、乃造室而居焉、其地曰須賀、初造宮也、有雲自其地升騰、因作歌曰夜久毛多都伊豆毛夜幣賀伎都麻碁微爾夜幣賀伎都久流曽能夜幣賀岐袁、其作室住宿之處曰御室山、召脚摩乳手摩乳曰汝任我宮主、賜名稲田宮主神、一稱稲田宮主須賀之八耳神、以稲田姫爲妃、生子八島篠神、稲田姫將産、覓地至一處曰久麻久麻志、其地曰熊谷、大神又娶大山津見神之子神大市姫、生大年神宇迦之御魂神、後居熊成峯、遂適根國、大神皆嘗佐世木葉而踊躍焉、其葉墮地、其處曰佐世、又至須佐郷曰此國雖小亦國也、吾名不著木石、因留魂、定大須佐小須佐田、即有正倉、又到朝酌郷曰朝御餼勘養夕御餼勘養五贄組之處也、乃定其地使居住焉、固相造宮之地爲婚禮也、上古婚禮、必新造宮也、書紀作行覓將婚之處、須賀在

意宇郡須賀須賀斯爲清淨爽快之義夜久毛多都彌組立也是爲出雲冠辭又曰夜都米佐須彌
詰刺也詰爲壓迫意刺猶起也伊豆毛爲伊傳久毛之省語夜幣賀伎彌重垣謂雲幾重非謂垣也
下亦然都麻碁微爾爲夫妻隱也若曰甚昧是使夫婦隱也袁助辭猶言余任訓多禮登阿禮之省
語也又有多理登阿理也稻田蓋須賀地舊名八耳蓋啟都美美美稱也篠一作士努美士努知主
也久㡯志謂幽遂宜生子也大年神一稱大歲御祖命年訓登志即田寄之省語謂其田作穀以寄
進天皇也所年祝詞有奧津御年謂稻也奧津晩成之義也熊成即意宇郡熊野山須賀宮所在那
須切爲奴是蓋隱野之義也遂適根國謂神避蓋由前有神逐之語故言此以結之嶺訓加無左之
髮插之義也佐世木謂鳥草樹似枌踊與舞異舞通悲喜踊止樂事不著木石言宜託田以垂後世
也須佐即素戔也正倉訓富久羅即祠也是自祀其魂也非正税之倉也捌裂捌用音發用訓讀曰
加牟加比加與氣同謂食牟加比向也而其訓牟久則自獻者而言訓牟加布者自受者而言五與

嚴通栲謂食物其訓爾倍者新嘗之轉也組猶言紫謂掌食者此言定掌食者之住處也佐世在大
原郡須佐在飯石郡朝酌在嶋根郡

素尊三十一字之詠蓋自賀也而有欲保守成之意焉所以自勵也是爲我邦千万世和歌之祖
三十一字能言天地万物之理邦國古今之變飛潛動植之微君親男女之極莫不包羅曲盡俗
夫爲之勇猂悍卒爲之和順其立言簡而其感人也深矣契沖曰三句爲上三陽數十七字亦陽
數二句爲下二陰數十四字亦陰數上句長下句短蓋天地之道也小澤芦菴歌曰素戔嗚能神
能御代與利阿良加禰能地爾傳阿呂茂言能葉藤原良經曰八雲起出雲八重垣今日爾傳
毛昔能跡波隔呂佐利計利藤原光俊曰佐波加利能朝政志計計禮登世世爾樂呂努波敷島
能道源和氏曰武士能古禮也限能遠理遠理毛忘禮佐理志敷島能道者能言此道者也顧
後世男女言情動涉淫褻其害風敗俗莫甚爲後光明天皇嘗推皇朝衰微之源以和歌爲第一

四十四

四十三　副志卷之三

益由源氏物語等浮華淫靡之辭、大行于世也、天皇深惡此等諸辭、不敢近諸左右云、文鑑深遠、卓越前古、凡修此道者、不可一日或怠之、若夫以言情為主、而不問正邪者、陋矣、非真言情者也、

孔子曰、誦詩以思無邪斷之、雖和歌亦然、安得有不用心之真妄、而專論辭之巧拙者哉、

副志卷之三畢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General Information]
□ □=14664071
SS□=14664071